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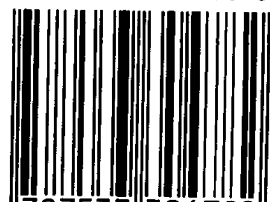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九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0/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韋弦佩不分卷

〔明〕屠本峻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居家必備本

一

寶子紀聞類編四卷

〔明〕寶文照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刻本

九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八卷

〔明〕周伯璘撰 徐奮鵬評 周家賢註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書林鄭大經刻本

一六四

聽心齋客問一卷

〔明〕萬尚父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三二〇

文園漫語一卷

〔明〕程希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三三四

辯學遺牘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 〔明〕虞淳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三五五

重刻二十五言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三六九

天主實義二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三七八

重刻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附利瑪竇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四五一

交友論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五〇二

七克七卷

〔明西洋〕龐迪我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五一一

西學凡一卷附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一卷

〔明西洋〕艾儒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六二五

靈言蠡勺二卷

〔明西洋〕畢方濟口譯 〔明〕徐光啓筆錄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六四九

空際格致二卷

〔明西洋〕高一志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八六

韋弦佩不分卷

〔明〕屠本峻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居家必備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韋弦佩無

卷數》提要

韋弦佩序

性急者佩韋性緩者佩弦聖人以此和劑於民使協中庸之軌也當其無所於觸則悠哉游哉義理之勇茂如當其有所於觸則悱然怫然血氣之勇肆矣尼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小人有勇而無義則亂故知義理者君子所尚而血氣者小人所乘吾常省躬不無戾是此韋弦佩者故父師之所謂勉也處方丈觀藥鏡却病萃以成書屠本峻撰

韋弦佩序

韋慈佩

引上層木咬

處方第一

中林之士有五不治之疵有七可處之方其樂天知命去得自在不犯五疵者上也紛華易染定力不堅或犯一二者中也利欲薰陶肝胆差別全犯五疵者下矣請列五疵假修隱逸獨鼓虛聲一疵也口挂雲林心謝煙壑二疵也浪語考槃極情聖斷三疵也厭苦寂寥轉添涼熱四疵也顛談游道

韋慈佩

真買山錢五疵也此五疵神農岐伯所未論之証本草圖經所不載之藥又安能鍼砭哉立此方為標本願醫我山林同躋壽域云爾

和氣湯 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鬱不平之氣

忍字一個

忘字一個

用不語唾送下先之以忍可免一朝之患也繼之以忘可無終身之戚也更飲醇酒數杯使醺然半

酣尤妙

常使幽事

快活無憂散

除煩煩

關安想

合此藥酒掃靜室窓榜虛朗前列小檻栽花種竹貯水養魚室中設几榻蒲團踞臥調息將前藥用清淨湯調服至三炷香久任意所適吟弄風月展玩法仙名畫小說倦則啜香茗就枕似息久之覺神氣爽泰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則神効可觀矣

高樓幽事

處窮方

顏嘯戰國時人隱居不仕常言處窮方其

藥四味

後四妙藥黃丹中有六字經九字經藥香

韋慈佩

一無事以當貴

二早寢以當富

三安步以當車

四晚食以當肉

右四味和勻夏月水冬日湯隨意飲之

鶴林玉露

一味長生飲 錄東坡云無事靜坐一日似兩日若

處此生常似今日得年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

間何物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

收得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

一靜坐一味

過便行之或止觀或納息任意 胡荅溪云下連

寒選調四十年在官日少在家日多固知靜坐之

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韓愈啼號之患方劇正

無好湯使嚙不下也

韓林廣記

六味治目方 積勞致目青者閉目養神去翳習靜

專修止觀不用藥攻昔晉范武子常患目病就中

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嚙之曰古方朱陽里子授

魯東門伯東門伯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

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

得此方而愈

素真

王

損讀書一 戒思慮二 專內視三

簡外緣四 且晚起五 夜早眠六

六味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

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牆之餘長

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吳一子白

無比逍遙湯 治倫理難醫之証

寧耐一個 糊塗一個 學聲一個

正經三分 痴呆七分

和勻用感化湯下如前証未便即愈再加逍遙一

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曉幾分曉便是糊

塗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

死醫倫理之要藥也

四妙誠實丹 專治拾人咳嚙附人聲響聽人嗾使

希人意旨替人標榜及模稜兩可褒嘆忿爭深情

詭秘並皆治之

守口 防意 熟思 審處

四味用不語津燕下久行不已自然噴噴不誑不

素真

四

綺不兩舌不惡口功効難以盡述甘紫庭中丞言

責條覽云子既有不度德不中機之言深自省識

集此書為有言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在

韋布與其行怪有述毋寧遜世不見知也書凡四

十餘章子取其九以定方若兼誦六字經九字經

自能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熟思審處無訛無驕矣

六字經一曰忍二曰方便三曰依本分九字經曰

勿欺心勿妄想守廉耻

神本草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開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小大皮肉骨髓精麤之異復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月世有徒輩多採聲教爲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顯密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處通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鬼神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靈驗錄

不

通

製炮灸論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爲法門昆仲因雅師世厚本

草乃製炮灸論佐之

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卽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履屢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且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厭心師授齒養不親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絕者以法水洗淨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入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到川性真火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節節之然後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密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

靈驗錄

不

未

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三見外別無所忌此

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益不淺也

艾觀第二

諱疾忌醫醫走艾棄疾於是乎不藥矣準此例

搜十六病作艾觀

龍統肝腸向人披歷

喫緊婆心對不信人

率爾任事不知引避

不解偏私從彼微蹇

君子行義責備小人

發放倒媚不能敬遠

聽言觀行全不究心

聽信膚惠代彼報復

密事漏泄幾敗乃公

好謀踈畧十事九舉

道聽塗說自貽伊戚

妄自標致擬倫勝已

拒諫飾非致人指摘

議論含糊樣樣枝蔓

但務儉嗇遂致徒費

誰能信諒

誰不增疑

誰不想替

以我為解

好沒要緊

終落圈套

終被簸弄

著甚來由

攬禍招尤

自誤自家

惹人駁証

秤尺在人

終難開導

善於託故

夫却便宜

如尚互異強齊已論

自仗自家

薏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武公年九十而

思黃髮老之箴規于齒垂六十有七尚不知六十

六年之猶未是也舛役無記豈不虛生方薏太遲

比武不早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切弗實諸所

無吾以此為觀察之資屠幽客記

幽客每為親故居間而兩家各以軒輊不付彼懷

不得者固不德而得者亦不德十六觀乃其自艾

自役歟和尚於十六觀下各加一轉語亦沒要緊

僧弘忍不辱識

藥鏡第三

予當衰遲之齒而有不慧之病歷述自恕自治自

慰念六事入藥鏡

才劣識暗不能料事

恕老駭

疑滯少斷不能處事

恕老煩

勢微力綿不能濟事

恕老朽

口訥性忘不能談事

恕老邁

神疲步蹇不能隨事

恕老鈍

拯困扶危不能應事

恕老匱

老戒微逐宜斷緣簡事君子愛人毋強所不能按楊

九

鐵甌常居小蓬臺不下樓自榜其門曰客至不下

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

默發言無引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于演

之亦以自恕

解紛無策終致兩怨

病不智

處事多作勞而無功

病不思

遇事輒發佻易辯急

病不忍

直言匡排不遠嫌疑

病自信

倉卒應事爲人所欺

病不疑

義形於色終致齟齬

病不量

老坐茲病宜見機明決與我同志須治所已病揆劉

道原能自攻其失捫鬚新語取其近似者自攻子

亦取其似者以自攻云

按節數時猶能記事

恕老圖

繼方校石猶能親事

恕老病

考詞度曲猶能擅事

恕老景

薰爐茗椀猶能給事

恕老閒

月尊星酌猶能敘事

恕老談

采真幽討猶能從事

恕老致

老棲林壑毋廢時失事有客同好幸聚所可能按周

鼎曰巖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藻歲榮日蔓室

間軒左幸有陳書座隅與右頗得宿酒按絃拭徽

繼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買爵星曉歉然不覺似

義軒後也予又倣之亦以自慰

卻病第四

衆生八苦病居其一愚者以苦生苦如蠶作繭智
者以苦滅苦如鳥脫籠我佛慈悲開示凡夫四百
四病盡從顛倒妄見所生真直截痛快哉衆生障
深難卽解脫茲方便法門爲長生第一方武林吳
伯霖識

病有十可卻

靜觀四大原從假合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素業識

木

士

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慰

宿業現前不可逃避歡喜領受

室家和睦無交謫之言

煩惱現前以死譬之

衆生各病根常自觀察克治

與竹石魚鳥相親脩然自得啣援飲羨一念不生

飲食寧少無多起居寧適無強

覓高明親友講說開懷出世之語

病有十不可治

縱恣恠淫不自珍重

窮若拘囚無滿酒之趣

怨天尤人廣生懊惱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營計百年

室人聒噪耳目盡成荆棘

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

寢興不適飲食無度

多服湯藥損腸胃元氣漸耗

諱疾忌醫使寒熱虛實妄投

素業識

人

士

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

佛爲大醫王起死人而肉白骨從此方便門觀悟

沉痾霍然矣屠幽夢識

韋弦佩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書凡

四篇一曰處方二曰艾觀三曰藥鏡四曰卻病大

旨以性情嗜慾之偏爲疾病以清淨忍耐之法爲

醫藥後視履一篇亦謹身寡過之意然語多近鄙

賓子紀聞類編四卷

〔明〕賓文照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紀聞類編

四卷》提要

賓子紀聞叙

秀水姚弘謨撰并書

學不貴博乎多識蓄德易有明
訓童而習之矣學貴博乎翫物
喪志明道先生之消讓上蔡者
又何嚴也要之易之識也蓄也言

紀聞集序

一

博而約在其中而謝之舉史不
遺一字直馳驚博洽以駭庸俗
耳後學察此庶幾不迷所往哉
魯郡光祿賓季泉君早及大宗
伯平泉陸公之門稱高第弟子
從事身心性命之學多所得

顧於三餘手錄古今嘉言善行
都為若干卷題曰紀聞藏之篋
笥動必與俱曰吾良師益友閒
卷而在胡可離也同志借錄傳
誦後失原牘遂謀入梓曰乞予
一言且曰顧藏不佞所學和師
者尚在筆墨畦途外也不然世
有知言安知不以程先生之消
衰謝事者識不佞哉予以光祿
君素敦孝友聲重臺司方奔走
仕途念古人以已養乞假歸侍
乃能博採典籍納以菁莪以飾

其辭以華其躬且確守師法傳
而能習梓行是締公諸人人皆
儒者盛事可書也予樂為森校
爰書其簡端歸之

萬曆戊寅長至日書于太玄亭



竇子紀聞序

古監官馮皋謨撰

光祿竇君庸拾聞見析類為編署曰竇子紀聞君自命之詞爾竇君寒澗之士哉君起家章布散孝義服冠紳稱光祿君

德陽集序

四

恂退讓見鄉之賢豪長者應游聞當世之鉅公名賢柳樞初清事而賢豪名鉅公亦多與君結納因日聞所未聞其屏居却掃跣坐寡營聚列古今書史裨官說家盈几案備閱諷誦素有所

當隨筆日記久之成輯其言

至高地遠則章亥所不能步

也極深研幾則齊諧所不能

志也奇文古字則楊雲所不能

也莊語玄言則孔墨所不能

輯成且屬梓君自少曰儒者博

德陽集序

五

綜載稽猶考證於六藝其以是

為拘爾者實事哉曰不然書集

賢立言垂訓大都彰人善瘡

惡後世言有枝葉多為不根

鐸不說誕則淫邪烏乎梓君

編也凡若干卷皆古今格言好

多

國朝事績有裨史館載穆宗

視之異帝嘉華嘖腹已寒肅有

裨身心矣君產嘉禾縣歷主區

薄穠治而嗜恬素餘海鏡錄

揚嘉於茲又翰墨間也爾察

紀聞類編

卷一

之士哉書之引偏首

萬曆庚辰歲秋七月上浣

書於君子軒



紀聞類編引

秀水馮夢禎開之甫誤

余生有書滄間嘗取古一先生之言竟

其業則既已洋洋纚纚洞心極目矣然

不利疾讀以意宏衍難卒卒會獨宜

杜門謝客風雨朝夕耳日衰章服對客

紀聞類編

卷一

揖拜偶有片皆無能辨也以故輒取難

短故事小有致而可速多者日括難語

以洵寫瓦礫頤稗官家蕪歲多端鐘聲

嚏耳鳴之占牛醫瓦卜之瑣濫及而鬼

物憑囁種種駭異又犯乎語怪端謹者

羞稱之不知高賢大良之語往往流藉

其間不可盡棄也意嘗欲標出之別為一帙懶未就而孝廉實君則已先為之矣孝廉醅雅士經明行修諸詭於去籍者悉斥勿覽而亦有是舉固知其棄精也一日手以示余余得沆瀣其國文抵寧簡而儉弗諄而淫寧朴而端弗華而放曰吾取是以養吾心非腹藟動衆也噫學術不明久矣博士孺經射策為委質階而以鞶帨塗上目豈意揮麈之助迺有是紀耶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孝廉獨得是焉



實子紀聞類編目錄

卷之一

天文類 地理類 聖賢類 君臣類

忠節類 孝友類

卷之二

讀書類 牧長類 脩身類 言行類

節欲類 安遇類

卷之三

儉約類 容忍類 報施類 命數類

紀聞類編目錄

隱逸類 僊釋類

卷之四

辯證類 詩詞類 飲食類 服器類

花木類 鳥獸類

紀聞類編目錄畢

秀水實文照子明彙編

同邑姚弘謨繼文恭校

友人馮夢禎開之同閱

天文類

乾坤坎離

周濂溪曰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

是為義舉未也

機也

授時曆法

二儀實錄曰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歲亦畧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勝國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為精密

形如鷄子

錦繡萬花谷曰天形如鷄子地如鷄子中黃居於

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各乘元氣載水而行天地之間無非一氣之流行而理則隨在寓焉是故扇舉而風則氣無不在可見矣鴻翔而序則理無不在可知矣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包舍偏覆無非天也

日月

許氏說文曰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君象也月者闕也言滿則復缺也太陰之精王充論衡云日晝行

是為義舉未也

千里夜行千里騏驎晝日亦千里然日行舒疾與

騏驎異相似

日蝕月蝕

邵康節曰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公道到此交加夫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交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未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

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彌
災戾也運斗樞曰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
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
而不書月食詩曰此月而食則惟其常彼日而食
于何不減即取此義

閏月立春歌

陶南村曰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
布揆箕中人之資卒以難解今取其易知併闡於
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

天文雜錄卷一

三

定閏月歌云要知來年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
盡決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如十
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
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來
年無閏

定立春歌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
謂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己巳日卯時立春
其刻數以後節氣法推之

定節氣歌云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

推兩時零五刻如丑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
己卯日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星

後漢天文誌曰列星之為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
事在野象物各因其變而占焉自天橫飛而過則
為流自下而上則為奔自上而下則為墮震澤長
語曰晉史中台星拆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
然中台星入我

天文雜錄卷一

四

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
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馬
總通曆曰黃帝分星常明者百二十四可明者三
百二十微星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此地皇氏所定
帝嚳序而名之

紫微垣

七修子曰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稱紫微者取
二色水火相交之象水火相交萬物以之為生是
為萬物之主掌故垣具天樞星天皇帝星所以天

字之居亦謂之紫宸微者取至精之義耳

五星聚

郎仁寶曰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取天下既而果然高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奎占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繁昌後歷年果多子意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此洪武初五星亦聚

天大難錄卷一

五

奎諒占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於室予曰室營室也甘德石申皆指室為太廟國家其必有事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大興土木九廟更新天道昭昭矣嗚呼自周迄今千有餘年而五星會聚如此孰謂天人之理誣哉

雷霆

齊東野語曰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電故先儒為之說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

擊而為雷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為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者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乃倒書者後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為神又吳中惠聚寺大殿雷震二柱有大書績溪火三字又宜興善權寺雷震有雷書謝均火者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耶此所以神而不可知也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斧取象於雷耳二月出地一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一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八則除害出則興利

寒暑動靜

薛瑄曰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寒不生於寒而生

暑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盛衰相感之理微矣

伏臘

禮記月令曰伏者藏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第五庚為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為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注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馬遷尚疑其人恐久而傳說也冬至後第三戌日謂之臘臘者獵也取獸以祭先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紀周曰大錯

雪花六出

七脩纂曰雪花六出先儒以雪為水結地六為水故六出也雲間唐龍江以為春雪五出獨非水耶不知水乃陰物陰盛極寒則成雪也地六為雪之說非謬至春則陽和矣一時雖寒而成雪非至盛之時故散碎而不見其形質耳非特五出也

霧雨異數

灼艾別集曰帝王之興誠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太祖命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太宗命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土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渾沌之水合不多讓也

虹霓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郎仁寶曰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爾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而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兩滴而虹生若謂之淫恐亦過也所以後人解縹緲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楊升菴見虹之詩自以為明若刺畫近如咫尺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似有泥矣

謹告自省

胡五峯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
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奉
命之幸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夫
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謹告者不
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夫天命為特遇災無懼肆
淫心而出暴政終未有不亡者也

盈昃喻論

竹下簷言曰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

天美集卷二

九

外晴而風雨來名高而說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
昃也虧也烟雲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真所忌也
故昃有時而中焉虧有時而盈焉烟雲有時而散
焉風雨有時而止焉惟說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
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取類也博人之聽之也
易以入是以聖人慨之詳納言之命存采苓之篇
嚴有昃之秋思患預防慎後世之信說也然有王
通穢行程順偽學而孔子之主待人齊聚甚哉其
說言也余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者說

必力而人必疑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
所忌也雖然苟此心不疚則說言之興猶夫昃虧
煙雲風雨之消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太
上亡名亡名則人不以名高為貴而諛言止舉世
皆皞皞也陶五柳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
真有見者

君子事天

許梅屋曰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
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天美集卷一

十

賢一誨衆

省約三書由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本
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
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地理類

四極

晉書曰諸子稱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地乃過日月之表山海經稱禹使章夾步東極至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堅夾步南極至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一統志

大學衍義補曰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

地理類纂卷一

十一

志永樂十六年又遣分行天下採撫事實然未成書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所舊修者命曰一統志請於地圖之外依周禮別為一籍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版籍首務

名山五嶽

史記封禪書曰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山皆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

至之者其鳥獸皆白色宮闕皆金色終南山唐虞

藏用所隱之處泰山為東嶽又名岱宗在兗州天

子受命易姓報功告成皆於此華山為西嶽中有

池生千葉蓮有三峯曰芙蓉明星玉女嵩山為中

嶽在洛州高大而居中央有三十六峰衡山為南

嶽有七十二峰最高者曰祝融恒山為北嶽在遼

州峨嵋在蜀中最高峻絕倫有大峨中峨小峨三

峰其深邃處六月雪亦未消廬山有五老峰蓋周

武時造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天台在台州

地理類纂卷一

十二

有醴泉諸脉天目在臨安山下有兩湖著左右目

故名乃張道陵誕生之處鴈蕩在温州奇秀稱絕

靈鷲在西天竺國有琉璃宮殿七寶池五臺在山

西文殊所居麻姑在建昌有瀑布泉茅山在句容

三茅真君兄弟各占一山有三峰善陀在明州海

中觀音所居之地武當在均州高帝脩煉之所龍

帟在廣信張道陵脩煉之所今子孫母居其處巫

山在楚州襄王常遊而夢巫山之女故名其山

黃河本源

王樵雲曰先儒言河出崑崙殆非也元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由吐蕃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亦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關即及關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

地理類編卷一

十三

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有萬里然其間溪澗流洛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稀少而山皆草木至積石林方茂盛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也

區宇九邊

輿地略曰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瀕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區宇遼邐前代南北

直隸二布政司十三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道里共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輿圖所轄之大略也設九邊以備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

古戰場

董漢陽雜存曰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魅人不能行聖祖既定都

地理類編卷一

十三

即其地為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既成下令敢有婦人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鷄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觀之今石磴猶存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負日裂柱下官一負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刳其肝而死故第一位無人敢坐六堂之後別稱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游太學者凡二三千人

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鍾焉今會饌久廢砌浴賢池引後湖水經其中南出俾諸生漂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麵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巍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南平號房一帶即昔之校尉營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類異之愆者立積水之法每考諸生以朱墨為優劣滿七百圈乃選以官出監遠者十餘年速者二十餘年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地輿雜錄卷一

五

林屋洞天

徐武功集曰武功伯徐有貞生平好奇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遊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為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濬下相接至地瑩然如玉謂之曰金亭玉柱中設石床類為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留作其間為同游者所促悵然而出自後

更無往者

空明洞天

輟耕錄曰浙江台州郡黃巖諸山脈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弗自知其為勝山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鬱然幽泉琮瑋若鳴環珮於脩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妙中藏洞穴僊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而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

地輿雜錄卷一

五

周正光澤五色雜錯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視米粒而小以斧辟之亦無不端方余幼時聞里人欲得方石者畏糧少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方石不爾絕無有也

武夷九曲

蕭子開建安記曰武夷山高五百仞巖悉紅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數百仞於煙嵐之中其石間有水碓叢篁籬簷竹器等物靡不有之顧野王謂之地仙之宅半巖有懸棺數十傳云昔有

神人武夷山君居之故因名之朱文公九
云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
奇絕處擢歌閒聽兩三聲一曲溪邊上釣船楊柳
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溪幽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得陽
臺夢興入前峰翠幾重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
棹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四
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盤穩金鷄叫罷無
見月滿空山水滿潭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

武夷雜錄卷一

十七

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款乃聲中萬古心六曲
蒼屏遠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棹巖花落
猿鳥不驚春意閒七曲移舟上碧灘陰屏仙掌更
回看卻憐昨夜峰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八曲風
煙勢欲開鼓樓巖壯水縈迴莫言此地無佳景自
是遊人不上來九曲將窮路詰然衆麻雨露見平
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黠淡灘

延平郡誌曰黠淡灘在南平縣界古稱最險宋大

聖中郡守劉滋開其港道紹興間郡守以義財募
閒民鑿其險為港闊三丈又為二乾港闊三之一
復以錢三十萬付寺僧收以助用於是東溪之險
始平吳恭詩曰鐔津東北水縈迴十里灘聲勢若
雷水面洪濤飛浩蕩江心恠石起崔嵬浮沉絕類
汾陰鼎出沒猶疑灩澦堆千古溪聲流不盡前舟
初過後舟來官保劉璋詩白亂石如林立奔流捲
雪花全憑濟川手穩泛斗牛槎

金山

武夷雜錄卷一

十八

九域志曰唐有裴頭陀挂錫於此洞有蟒蛇盤據
頭陀驅去之後建伽藍於水際獲金數鎰以開賜
名金山羅隱詩曰根盤蛟蜃路藤多四面無塵輟
棹過得似吾師始惆悵眼前終日有風波

焦山

丹陽舊圖經曰焦山以焦光所隱故以為名蔡邕
焦君贊曰猗以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
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皋音亮帝側乃徵
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患不遺一老屏

此四國如何蒼穹不昭斯城惜哉朝廷喪茲舊德
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北固山

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郭云
北固李白詩云丹陽北固是吳關画舫樓臺雲水
間千巘烽火連滄海兩岬旌旗遠碧山

慧山

陸羽記曰慧山古華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
於此山因以華山精舍為慧山寺在無錫縣西七

地理類纂卷七

七

里前有曲水亭一名歇馬亭乃士庶投息之所其
水九曲迴以文中有方池池生千葉蓮傍有洞陽
觀始皇塢華孝子祠獨孤及記云此寺居湖西神
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下靈池異花載
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迹竟陵陸羽多
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峰白雲相為賓主乃稽厥
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山之方廣勝掩
他境其泉濮涌潛藏潛滌無址無竇蓄而不注源
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壘表丈之沼疏為懸流

使瀑布下鍾甘流湍激若醴醴乳噴茲於禪床注
於德地潺湲有聲聽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
者讓燥者靜道者堅固境靜故也

虎丘

越絕書曰閭閻塚在閭門外虎丘山下池廣六十
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湏池六尺玉鳧之流扁
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榮郢魚腸之劍在焉
千萬人築之取土臨湖壘三日而白虎居其上故
名虎丘沈炯答張種書曰三江五湖洞庭巨麓寓

地理類纂卷一

七

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
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靈阜焉冬桂夏相長蘿
修竹靈源秘洞轉側超絕遠瀾溪岨交羅戶穴

月巘

西湖誌曰杭江千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高數
丈亦奇峰也將巔有一竅尺餘名曰月巘古今名
人遊賞題詠亦多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十四十
六日則外此竅矣願不奇哉湖廣道州亦有月巘
石上有洞遊人入巘則洞如初月漸入則漸圓至

嶧中則正如滿月出嶧又漸減如望後亦奇矣說者謂周濂溪因此而作太極圖云

天目山

郎仁寶曰杭山之龍自餘杭天目山來晉鄭璞有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來出帝王後至宋高宗建都於杭乃詩之驗矣及度宗甲戌天目偶崩京城擾動時有遷蹕之議未幾宋鼎果移此固天地之大數關於山川之氣耳

地理雜錄卷一

牛山

七脩類藁曰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歐陽子曰環滁皆山也今觀二地牛山乃一岡石小山全無土木恐當時亦難以養木也滁州四望無際止西有琅琊不知孟子歐陽何以云然

海市

文心雕龍曰登州海市世以為怪不知有可格之理古云桑田變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郭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於水下積物之久而

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寂然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郭山林而已蘇人徐太常翊嘗云陝西郊野忽日起煙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適有象狀想亦各有兩因積氣而成耳何足為怪

黃龍洞

南村錄曰黃龍洞在吳興去郡城二十里挑太湖其山惟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本小上大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傍壁立千仞頽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答深杳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輒有效應黃山谷書黃龍洞三字刻石猶存

黃鶴樓

荊州記曰江夏郡城西臨江有黃鶴磯又有鸚鵡洲侯景令宋子仙夜襲江夏歲船於鸚鵡洲間伯理黃鶴樓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憇於此因以名樓事列神

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我高標龍從
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達霞散坐觀井
邑俯視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
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崔顥詩
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
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嘉靖末年燬忽有大木數十顆自江而下止於此
磯時巡撫萬安劉公慈為之重建

地理雜錄卷一

岳陽樓

山海誌曰岳陽樓在岳州郡子城西不知創始為
誰宋滕子京謫守巴陵重新斯樓刻唐賢今人詩
賦於其上范文正公為之記白居易詩云岳陽樓
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凭曲欄春岬綠時連夢澤夕
波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鴈點湖飛度六
難此地惟堪畫圖幃華堂張與貴人看

湘口館

湘中記曰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

如樗蒲大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綠
竹生焉上葉甚密下疎遶湘口館乃瀟湘二水所
會元次山歎乃曲云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
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

寒亭燬谷

蔣之奇曰寒亭在江華縣南永泰中元次山為道
州刺史嘗巡行江華登縣南之亭愛其水石之勝
當暑而寒遂命之曰寒亭而為之作記刻石在焉
治平四年十月余陪沈公儀至其上見倚有燬谷

地理雜錄卷一

者方盛寒入之而其氣溫然雖絃續熾炭不若也
余甚愛之是可銘也已乃為銘曰維時有寒寒不
在夏夏而寒者茲亭之下維氣有煖煖不在冬冬
而煖者茲谷之中物理之常不以為異惟其反之
是以為貴茲亭茲谷寒暑相配寒暑千秋陰陽反
異名自天得待人而彰我勒此銘萬古不忘

溫公園亭

洛陽名園記曰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
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

者數十椽曰澆花亭種竹軒者尤小近水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園者結竹杪落蕃蔓草為之耳溫公自為之序有諸亭臺詩行於世所以為人歎慕者不在於華美

勞勞亭別墅

綠雪亭雜言曰上元姚三者貨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亭假山太湖怪石鉤闊窅窔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妝點如畫周圍有老樹壽藤葱蒨

北瑤樓集卷一

七

相糾秀色映義鳥為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癡來游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野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告我費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癡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初聞其言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曰真達者之言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南岳碑

金陵客話曰南岳岫嶺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中有千搜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鼓退之尚以羲娥之遺為孔子憾况此虞夏之書乎嘉靖丁酉余於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宗伯湛甘泉刻之貞石太史楊升庵諱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七言始以承帝曰嗟終於窳舞永奔未有隸書帝禹刻三字想秦漢人增刻者亦佳甚蓋山崩得於碧雲峰下泯滅數千載一旦出我大明之世固為是碑喜而重為尼父憾也今大宰姚公弘謨督學楚中以石本高大不便几案間觀覽手筆臨模小本為識刻石於高峰寺

北瑤樓集卷一

七

黃田碑

董漢陽曰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葬來而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楨亦甚矣札之墓今在江陰黃田山下尼父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見存大開徑尺但剝落殊甚聖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

年矣遺墨爛然優崇於墓道而沒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言也

三絕碑

維楊志曰馮子振在揚嘗作關壯繆祠碑起語欲壯久未下筆時蘇昌齡在傍代起云大丈夫忠憤不辭於尺寸而廟食磅礴於九州功名不啻於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馮大喜用之忽趙文敏公過其祠遂為之書號三絕

朱陳村

地理彙編卷一

卷一

玄敬詩話曰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溪山中民俗醇厚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曰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醇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閭里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忻忻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子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洒恨不生其地後讀東坡朱陳村嫁娶圖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画縣吏摧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

舊若以今觀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土色美惡

尚論編曰術家陰陽書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程子以土色潤燥為地之美惡藝家亦以土色辨地之吉凶此不易之論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吉乘其惡者凶山勢雄猛必得融液之土方為全美

瘴氣

地理彙編卷一

卷一

廣州誌曰二廣惟桂林無瘴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沍氣鬱勃蒸薰之所致也人中瘴氣如瘡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為急然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新禾瘴八九月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

地震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震於陰也

聖泉

古今說海曰夔峽將至灩澦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水自石下出冬則如湯夏則如冰凡呼者必曰萬歲龍王百姓渴矣水隨聲即注

浙江潮候

輟耕錄曰浙江一名錢塘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以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今潮候歌摘于亭止得春秋二時者予持編成三歌使渡江者無

地理類編卷二

章

中流之嘆 春秋畫歌曰午未未申寅卯辰辰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輪 夏歌云午未未申寅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 冬歌云寅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常分明 冬歌云午未申申寅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此於潮候之時固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時之晝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巳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二刻半未暝皆屬晝也冬日反是月滿則潮盛月虧則潮衰潮汐進退皆由於日也晝長則多熱晝短則多寒寒熱進

退皆由於日也

錢塘江不波

克謹篇曰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克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關是其變

江嘯

草木子曰元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關

地理類編卷二

辛

於塗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遺物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必有走不及而淹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此即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海嘯

七脩類藁曰野史載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高坡十餘里水溢數十丈死者數千謂之海嘯其後方國珍據海為盜屢犯永嘉兵刃之下死者無算正德七年七月秋餘姚大風海溢平陸數十

累沿海多死者前數夜人見海中多燈火往來予
以此亦可謂海嘯也後倭夷爭殺餘姚亦當其害
夫水陰物兵陰象也其所以屯之者宜然隆慶三
年閏六月十五夜大風雨海鹽縣海塘為海水衝
壞水抵城下城內水深四五尺城崩六七十丈漂
沒田廬十五六里萬曆三年五月三十夜海鹽海
鹽等塘又為海水衝壞數百丈淹沒田禾四五七
里百姓溺斃者千餘萬曆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天風復作無異前變與海鹽大異也

湖嘯

綠雪亭雜言曰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巳候天
氣晦暝俄會風雨雷電交併及一晝夜飄瓦搖室
合抱之木盡拔平地水高丈許太湖徹底巨浪流
去湖濱居民無筭沿江舳舻廬舍皆為漂溺江中
有火光閃爍聲轟然若萬馬馳馬水涸時亦有趁
湖濱幸拾物類者後萬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
湖嘯又作飄沒人家千百計自嘉靖壬午七月至
萬曆壬午七月花甲方一週夫亦氣數感召歟

衡山

石田開見錄曰衡岳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隸
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
聞數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餘株真神幻佳境
宜其靈安神安永久無虞也若天童寺松徑止
十里比之則不及焉

太和山

黃溥曰太和山即古武當山其真武祠與之威亦
有其由洪武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方兵至
四十餘萬無當之者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
中一神披髮仗劍旗幟上有真武二字自姓大賊
既而入正大統遂重其祀典焉

中峯草堂

楊循吉錄談曰中峰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
既高四眾歸向凡有所建即為之幻住庵有數
處余在吳中者在鴈蕩村之西二里許殘碑尚在
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趾去地五尺餘故老相傳
云禪師建此庵時馮海裏煉泥趙子昂搬運禪師

自以奎壁即此華堂是也

遷居顯貴

立齋閣錄曰建安楊文敏公榮其尊人贈少傅公未遇時其父常因地理家謂其所居云此地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為業則子孫世世榮顯少傅公從之風雨之夕密徹祠中神位香燭置於廳事明日告諸隣里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至再乃謀於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為祠耳衆推助之少傅公即以其家為祠而移其業於祠趾明年

地學雜錄卷一

遂生文敏公位至宰相

水關水介

西樵野記曰貴州普安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開鑿池相近前後土人居其傍者夜聞水聲搏激繼而響振甚大開戶視之波濤噴面竟不可通坐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識者以為水關萬曆戊寅吳中兩浙大雪水河水不派漸有事者輒涉水以行凍死者無算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水介

聖賢類

道統功業

薛文清公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翹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又曰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

聖賢類編卷一

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故嘗言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寔以是存心則千聖萬賢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分量時勢

西疇常言曰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我非堯舜之道不陳齊人莫如我教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誇大何也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懿將

如滄溟泰華無所不容孟子思濟斯民故行險
屬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遜聖賢分量自殊而所遭
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也

周孔至人

莊子曰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
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
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富貴貧賤

瓚言曰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
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
不安今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道德傳心

原道篇曰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
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陰陽合一
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此聖
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為傳心之典也

伊顏志學

周濂溪曰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

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聖希天賢希聖士希
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
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二過三月不
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王之容

諸儒奧論曰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觀其書
象則知其人之情性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
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由是知唐堯之容淳
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
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
尼之容皇皇然

顏孟好處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
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
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刑賞不濫

記論訓曰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曰聖人守約而治廣

人物祥異

呂東萊曰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奸佞之出為異而慧孛彗流彗孛牛欄之異次之

務學正心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也人主讀經師其意讀史師其迹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事故最盛

釋奠釋菜

東觀漢記曰諸侯會同釋奠以告廟社出征凱還

釋奠以告執職視學釋奠於先聖婦見舅姑則釋菜弟子見師則釋菜君視臣飲則釋菜周禮占夢則釋菜奠有牲幣而合樂與舞所以致其厚也菜無牲幣而興樂不舞所以致其薄也

三教圖贊

齊東野語曰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画三教圖黃面釋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地此蓋內瑤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即贊之曰釋氏跌坐老聃耑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可謂微而婉矣

君臣類

三至

孔子家語曰曾子問於孔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尊以導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國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世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任用三傑

漢史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曰通侯諸將試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

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得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服其言

納歲賜帛

唐史曰太宗即位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于禽勿責難得貨勿聽巨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悖士勿謂我智而拒諫誇矜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

唐史曰

卷一

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于禽勿責難得貨勿聽巨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悖士勿謂我智而拒諫誇矜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

知書云無偏無黨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一日太宗與群臣議止盜之策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之繁今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

紀綱理亂

蘇軾集卷一

卷一

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今之肥瘠察其脈之痛否而醫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系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真犬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夫人君為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

常變經權

宋史曰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潭州召入經筵時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止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消散而歡洽矣一日奏事便殿曰天下之事有常變而

蘇軾集卷一

卷一

正符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究吾未嘗求德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則天倫可正而大本可立矣

視民如傷

李樗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不之恤視之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

君民一德

程子曰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伊川常侍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顧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君人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

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聞者嘆服

三言為權度

歐陽修曰為人君者遇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人君之選將才因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者恒以此三言為權度則得之矣

程子曰

誠意為主

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強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且君臣相與之際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二去邪不能勿疑賢邪不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盡去之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

貞觀嘉佑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若
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
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是故君子在
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
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
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
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經筵誠敬

尹和靖曰講官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

養正錄卷一

聖

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再拜拈香又再拜齋於
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
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奉
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
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君臣相契

劉公嘉話曰君臣相謨謀各由其心之相契文帝
天資仁厚聞張釋之長者之言而悅景帝資稟不
及而晁錯術數之說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

刑措之風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變一契合而治
體係焉可不謹夫

帝納八事

五倫書曰姚樞為中書左丞言於世祖曰陛下於
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
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
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
桑以厚生帝納之

賢才國之寶

養正錄卷一

聖

皇明政要曰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
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
呂望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速舉者
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
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才為輔也

責難陳善

綠雪亭雜言曰孝宗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
學士機進講責難于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
之俯賜詳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

逮意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以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上文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不世出鼎湖龍去遠矣

君臣同樂

雙溪雜記曰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襖微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詞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寶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學士卿亞間與焉以

羣臣同樂

聖

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叅酌羣言

西疇常言曰人主立政造事圖惟永久則當叅酌羣言是之謂僉謀智畧畢達則當擇是而從是之謂獨斷視事必已出而弗加咨訪乃自用也謂之獨斷可乎且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偽也偽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形諸手飲未及醉而色已見諸面不可畏哉

史職

王守溪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貲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以前後奏疏而公曹書之且以宰官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公曹之人果皆才乎宰官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

羣臣同樂

聖

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已之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忠節類

五世一心

御史臺記曰王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所守確不可奪議論中正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常曰並驅萬馬中能駐足者惟王存乎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如一

為國四移

左氏博義曰人臣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可以不下席而躋咸五登三之風矣

忠諫有二

唐文粹曰人臣忠諫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塔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陳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

帝欲不帝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

義方白母

綱目衍義曰李義府為中書侍郎恃寵用事婦人溥于氏有美色繫於獄義府屬大理丞王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方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之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於母曰兒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何恨

籃輿歸蜀

母說新話曰范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名雖權貴不拒不召則不往見之常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肢體尤堅強元祐初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吾何為不往哉遂赴台

薦二臺官

張緯曰孫朴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我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油衣以瓦

唐語林曰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死經庫求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田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得將之體

名臣錄曰都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治以遠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之體

用人非私

畜德錄曰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

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以謝楊公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廉夫不屈

玄敬詩話曰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因其來吳以計要之不得已至賓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柳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屈遂不敢留

淵明赴叅軍

王露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州叅軍詩曰望雲漸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在前襟誰謂形迹拘似此宵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稿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

此意也

器之獨無書

漫叟拾遺曰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薦也

睢陽孤忠

劉賓客嘉話錄曰張巡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以茶酢

忠節類編卷一

李

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嵋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殪滕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巡之忠節人所知也而其表與詩或未盡見故錄之

義士死國

海鹽志曰朱良吳郡人世業儒建炎中任海鹽尉值金兵入境良曰正忠臣義士死國時也披甲執戈集射士百餘奮擊之一戰殺賊數十後為衆所圍力不能敵竟死馬事聞官其子思至漢陽守

留侍不可

畜德錄曰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仍還南京

忠節類編卷一

李

舜工節尚

尚論編曰李倬明道中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謂之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往見之倬曰若昔謁丁崖州則輒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康楊矯矯

緜雪亭雜言曰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華競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

妻宋也之姊宋也之妻栗也之妹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係焉則母道為重而妻道為輕何必死是故公父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

忠節錄卷一

孝

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也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寶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桓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理

拳拳為民

岳武穆集曰鄱陽魏石山有龍居寺武穆嘗過之智題云魏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未屬龍語為兩濟民憂可見忠臣為民之心拳拳不忘

聖裔貞潔

關里志曰孔氏名媛曲阜人宿州訓導諡之仲女宣聖五十八世孫也年十八嫁同邑王綸甫二載綸忽感疾及殆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幼無依

忠節錄卷一

孝

吾目且不瞑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毋念我我不負君也邑而綸歿媛抱尸號慟頓絕而甦遂自縊於綸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救之泣曰吾兒之死病不獲已汝何苦欲往從之耶媛哽咽云妾已許之矣自是絕不飲食以待盡既數日亦不能即死姑令家人輩多方開慰之媛乃飲食語言如常綸葬有日媛亦經營喪事家人輩防守始憐明日當戮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姑與家人輩登戶觀之死已久矣即與綸同葬時年十九

必傳經義

仰山脞錄曰鄧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在姪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為異及登第八翰林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說命有曰明君圖治常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唯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講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有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

忠節類編卷一

孝

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蓋舜所以無為武王所以垂拱皆常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嘗作內晏樂語以時方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寧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其忠誠多類如此

古今大老

張太史雜志曰人以太公望年過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伐紂救民以安天下為古今大老一人而已嘗讀壯史魏主以河內鎮將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歲精真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二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望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所罕有也

身心忠孝

忠節類編卷一

孝

陶隱君曰世人忠孝率從外求不知忠之一字不必仕進而後能致君澤民也人之心君為一身之主宰一念欺心昧理不可對人言即是昧厥本衷之君故此心不欺即仕進不仕進皆可謂之全忠也孝之一字豈必事父母能竭其力即如身是父母遺體但行住十二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于吾臟雖父母存與不存皆可謂之盡孝也若外事親而盡敬則終置其身于不善之境矣虧辱其身體雖名為孝非真孝也故善事身心即名忠孝豈必

仕進而後為忠豈必有親而後為孝

石門稱祝

古今說海曰石門梁孟敬應聘脩元史書成乃乞骸骨歸鄉日與二三野老婆婆丘樊野老曰吾輩出乳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石門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還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野老曰愈于華封三祝矣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蛟厲並仕儼邑瀕行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

忠齋集卷一

季

也子力行之失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書室格言

陳兩峯曰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而明道無負于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于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錄之以自警而願學焉

疊山死節

忠宣集曰謝疊山不仕元成將迫處上道臨行以詩別所親曰空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豚潔世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坐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二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

忠齋集卷二

季

帝服未明至京師不食而死

絕命詞

名臣言行錄曰王珣英浙之黃巖人為建文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鑿鑿格言如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于去草則或損于禾稼固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變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經濟遠略靖難師起知

事不可挽乃沐浴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充全嗟乎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相纏肥甘雖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輩慎勿稱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虛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遂自縊而死

出錢代償

仲康紀事曰宣和用兵雲燕厚賦天下緡錢督責

張氏續編卷一

建九

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數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危困與官府吏胥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代下戶之輸於是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于流離歟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盈遇災荒而幸糶價之高乘危急而規數倍之利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之

賢何啻霄壤耶

二母為法

劉賓客嘉話曰益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鮓二器以奉母母曰吾向命汝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為魚吏亦以魚鮓餉母母返之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致吾喜反以增我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徃徃累于父母妻子遂致貪污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

忠節續編卷一

李

罵賊死節

金陵日記曰徐氏名妙觀溧陽人嫁郡士張珂建炎間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輟潰多肆擄掠珂隣里皆往避之獨徐氏不去為亂所掠大罵曰朝廷高汝輩以備緩急今不能排難而乘時為盜恨我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為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徐投之江中嗚呼人於平時每每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繩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有矣徐氏恥

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壯哉

從容就縊

紹興志曰鍾氏浙之上虞人歸蘭谿孫景雲景雲令玉山卒鍾氏哭之幾絕甦曰吾終以身殉也絕粒數日姑慰之不能釋及卜吉喪鍾知之從容檢點舉裏儀衛靈座間更設一神主以自待忽泣而語姑曰若無伯姊則妾當奉姑今伯叔具在妾無慮矣其姑再三慰之少強從翼日扣之就縊矣時年二十有三部使者為之奏聞建祠致祭

忠節類編卷一

李一

斷髮身殉

靜齋手錄曰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兒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兒斷髮誓不再適青死春兒痛號垂絕囑匠人曰造棺務宜寬大欲納已者衣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歛乃自縊隣里用此棺同塋之奏旌其廬嗚呼春兒生長寒微不閑禮節尚知夫婦大義如此願世之舊家望族動以衣冠自賁往往有夫骨未寒而即萌求配之念者豈不為春兒之罪人耶

孝友類

守身稱孝

禮記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夫孝置之塞乎天地敷之橫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損齊集曰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黎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孝友類編卷一

宋二

曰黎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朱子脩儀禮經傳通解附此事於昏義之末又曰孝友勤儉謂之四寶酒色財氣謂之四賊人能守其寶而防其賊則上可以顯親下可以立身矣

行著命官

省心錄曰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

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愷悌其從事也安得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未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未知稼穡之艱難者以經典子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孝友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體認舜心

湛甘泉曰余觀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怨焉不蓄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李友黨集卷一

六三

其富也夫象之於舜念念欲殺其身奪其妻居其宮攘其所有無所不至舜既為天子象特其機上肉耳舜不誅逐之而反富貴之憂與同憂喜與同喜此舜所以為人倫之至也今之為兄弟者門戶各立一有不合相嫉如仇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之在手不分大小長短痛癢一切於心若使兄弟相殘是戕父母之手傷父母之心矣當平心觀理不聽細人之言能體認大舜處象之心不患不為仁人也

徒勞號痛

袁子正書曰蕭勵為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每思及必徒步至墓所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痛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持慰曰爾若此吾百年後其無子乎使左右節哀服闋拜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為人患勵之任獸為斂暴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及去郡百姓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勸母迎父

李友黨集卷一

六四

李文達公集曰黃文任丘人父鉉娶孫氏生文肅一歲商於鄧州守禦所百戶李興又以女妻鉉遂留鄧州音問不通孫氏零丁孤苦勤力紡績以供力役之征周衣食之費撫育其子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儕嘗艱辛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勗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官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愀然泣下曰吾慮之熟矣願處子之計莫良於

此雖信艱辛安敢辭未幾文試於有司得入邑庠
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業凡從師親友之需未
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訓潛心經史一日問母曰
吾父安在母告其故因相顧潸然出涕後文以歲
貢入太學會天下士一日言及其父不知所存有
同舍生王綱者鄧州人荅曰吾州百戶李興有婿
黃鉉非汝父乎文驚喜曰是也遂謁告歸省至家
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鉉離其子已三十四
年矣痛哭而蘇悲喜交集留數月鉉不能歸文復

孝友類編卷一

六五

入監天順改元文授兗州通判乃奉母抵任即遣
人迎父以就祿養父憚遠涉至再三終不赴母曰
汝之孝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再迎文悲思不已
曰吾父不來吾則棄官而歸同僚咸跪請其母母
亦悲感許之乃以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年
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以遂天倫之樂嗟乎黃氏
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孫氏之賢其子未必成立
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獲祿養遂
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團樂歡慶之堂予親見其

事因茲作傳

自縛請代

草木子曰繆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游寓居鐵
塘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
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
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義方氣象

鄭氏曰為子孫者須恂恂孝友有義方氣象出必
告反必面見兄長坐必起行必後應對必以名飲

孝友類編卷一

六六

食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將倫雖應對下人不渴
雜以俚語方言謔浪敗度舉動惟謹不得去巾徒
號以陷輕儇

代死不訟

醒俗錄曰單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爭
鬭鬭者邂逅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賴兄
以養不可不代之死乃往鬭兩代捕儼而死者蘇
見孟陽坐於傍問熙何往孟陽告以故鬭者感嘆
遂致不訟

舉世惑甚

程伊川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於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反輕於己之子乎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然惑之甚矣

形影相顧

炎穀子曰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

李處義集卷一

卷七

父母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如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僅供相為讐敵矣如此則外侮紛至誰禦之哉

金谿累義

王露曰陸象山家於撫州之金谿累世義居擇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每年量才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菜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

致恭祠堂聚揖於廳擊鼓三通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過貪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又唱云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饒寒莫致饒寒方終命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此須言語莫相攻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常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率久速固難

李處義集卷一

卷六

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鯨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六七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寶子紀聞類編卷之一終

實子紀聞類編卷之二

陽明

陽明

陽明先生致照子明景

陽明先生致照子明景

陽明先生致照子明景

讀書類

存養此心

大學衍義補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教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於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讀書類編卷之二

一

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然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親儼日聞謫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宰而物欲不能奪矣

負笈編茅

壬子年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刻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衣裳以

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以新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誠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仲車訓學

極余錄曰仲車訓諸生云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讀書類編卷之二

平

春陽臺

名臣錄曰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門外者數年

習慣自然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品之人不教則不知也當其童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止則止此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懼而生孝矣吾見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戒反笑宜止反獎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撻撻日加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終必敗德故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讀書類編卷二

三

須出好議論

蘇黃門曰人生逐日宵次須出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嘗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讀書墮淚

賓退錄曰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書種不絕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力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之讀書不能上進雖訓蒙為養使書種不絕亦為好子孫若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亦是美事切不可迫於飲食為市井小人事

君子三惜

西京日記曰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世以為名言

讀書類編卷二

四

學無常師

柳屯田勸學文曰人多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昧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大舜所以好問孔子所以無常師又曰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子石公明宣之學

杜陽編曰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贊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捨書其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

讀書類編卷二

五

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周孔不談非語孟學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達掖之所談義若有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曰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何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何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

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所未知也

竟日觀書

宋史曰宋太宗勤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

讀書類編卷二

六

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知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訓解

斯文之秘

蘇東坡與姪蘇二即書曰凡做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見爺伯而今平淡要學此樣當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投

不住不特做文字寓字亦然汝善思之趙德麟曰此一東乃斯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廬山講論

九域志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徹弟子中或有情者遠公曰衆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揚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心薦百物皆通

聲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

讀書類編卷二

七

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故心薦則百物皆通心擾則百物皆病

得心體身

朱子曰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為學固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問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朱子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

四斗子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已力量觀書務多恐自家亦照管他不過

循言入道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量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

讀書類編卷二

八

初不能及此也

勤學

朱文公曰廣積不如教子脩福不如避罪家若貧不可因貧而廢學家若富不可恃富而怠學貧若勤學可以立身富而勤學名乃光榮學必顯達不學無成學與不學之間君子小人之分

讀書法

楊龜山語羅仲素曰余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後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其所自為者如此其書銘曰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徐誠齋曰只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以在學者所當體也

吉凶垂誡

邵康節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

讀書類編卷二

九

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喻志道

文繪曰望山者謂其高蒼蒼望海者謂其遠茫茫及振屨而升蒼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速然後知向之所觀未盡也故志道者必學之日新之緝熙不已造次無忘則舊習漸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道之高遠者我其登涉之矣又曰遺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脩道積功大率如此

頭腦工夫

讀書類編卷二

十

王陽明曰為學須求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是義襲而取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物理有然

陳白沙曰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誦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重內者必輕外難進者必易退物理固亦

有然者矣

時存謹畏

薛文清公二錄抄曰人之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隱至幽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動矣斯須心有存則與道相離矣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能得其妙乎

讀書類編卷二

十一

至樂至要

養正語錄曰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以謙接物者良以善自衛者強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讀書不當責

王守溪曰讀楚詞不當責其重複讀莊子不當責其荒唐讀陸賈新語不當責其龐鄙讀六朝詩文

不當責其媚緩

老年進脩

薛敬軒曰衛武公蘧伯玉皆以老年而薦於進脩誠可為後世法康齊有詩曰無計可追前日月有功終作後男兒老子曰下士晚聞道愚嘗誦此可不惕然猛省以求至聖賢之域

禁中肄業

大學衍義補曰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殿肄業詔宋濂為之師永樂甲申命學

讀書類編卷二

十二

士解縉選新進士材質英敏者得修撰曹泰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為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為膏燭賜第以為居止其造就人才至此

學求諸心

王陽明則言曰德有本而學有要本不於其本而泛

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剛鋤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讀書類編卷二

十一

莫先立志

陸平泉訓國學諸生曰學莫先於立志志者志所至也志立而有不至焉者未之有也匹夫且猶不可奪志而況士君子乎故利之所在則深閨之婦皆貴育勢之所在則秦越之判皆雷陳何者志兩趨也況志於道而有不至者乎故學焉而誨之於力不足不能至者志不立也講學者講明而服習之以善其身心者也如徒講說云者是借以資口耳而無當於實者也曰如何而為心如何而為性

如何而為格致云者此解字法也可以善口耳而槩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為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舉業之制非不善也六經子史士童而習之長而訓解焉欲其理與心浹洽也發之而為文章譬由規矩而出方圓也近世業舉子者略訓詁而攻詞章舍鑽研而事剽竊或模倣成篇而迷其本旨是為方圓不有規矩而假以湊合者弊亦甚矣

書舍中修行法

讀書類編卷二

十四

讀書錄曰人於書室中如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看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發畢其事以寧吾神

牧長類

塞塘救民

綠雪亭雜言曰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佐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專城分陝

天寶遺事曰盧真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駕次陝城知真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

牧長類編卷二

五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擢兵部侍郎

便民省力

呂氏家訓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人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及人方便為上是積德於後人今人差科之行既不能免能就其間求便民省力者為之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有脚陽春

開元遺事曰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寬猛相濟

孔子家語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熾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猛易而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九符^蕭之渾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九符^蕭之

牧長類編卷二

五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

柴桑口碑

綠雪亭雜言曰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余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

增價興作

白沙遺言曰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
餓死十有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益米價公獨榜
令九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
反賤民無饑色宋皇祐間吳中大饥范文正領浙
西日與僚佐宴集湖中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興
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
夫監司勅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蕩財勞民
公乃條奏所以如此者正欲費有餘之財以惠貧

宋長編編卷二

李

民使工役庸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於轉
徙填壑荒政之施莫大於此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近時蒲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為此邦之望何不白郡而止之乎正仲笑曰吾
子過矣建塔之役豈寺僧能自為之必募此邦之
夫役歛於富饒之家而散於貧窶之輩是小人藉
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之時我惟恐
僧之不為也子乃欲禁之乎

緣令治績

則余錄曰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
違不報後上思式言召為中郎式辭之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拜式為郎布衣屬而牧
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
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民德之式在漢
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如此見奇于上夫
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

宋長編編卷二

李

脩理橋梁

多羞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哉
鷗峰雜著曰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雅時浩
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五溺而
死者什三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為誰也昔武侯
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
為庶幾先王之政莫切於牧民若夏令十月後杠
成周制十二月興梁成是皆為政之先務也今之
為政者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

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是不知民力之當休也與其視途人之病于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為寧為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西山論菜

鶴林玉露曰真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

牧長類編卷二

木

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是以西山帥長沙日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西山任滿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詞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

更作生祠祀四海蒼生口是銘

心有未盡

程明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處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未盡也

奉法利民

孔子家語曰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

牧長類編卷二

元

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興也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誚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取財有法

呂正獻公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取民常少與民常多聚歛得宜豐凶有備未有國之不興者也又曰人臣

聚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

廉潔揮交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又其次也當官不接異

世長類編卷二

二十

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簒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矣

修身類

我箴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

修身類編卷二

二十

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救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但知無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保身篇

黃石公曰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讓過省酒戒色所以修身遜嫌遠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免過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無患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近思薦行所以接人推古驗今所以不惑任才使
能所以濟務先揆後度所以應卒殫惡去讒所以
止亂設變從權所以解結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喜聞人善

極余錄曰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
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善終身不忘曾
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同
如此夫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
惡或損其真不失為小人

脩身類編卷二

五

隨遇而安

胡文定曰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
毋以妄想成真心客氣傷元氣如彼以慳吝狡偽
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

安樂法喜歡緣

鶴林玉露曰龍洲劉改之詩曰退一步行安樂法
說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可
也至於道三箇好無乃隨俗習非乎余曰古人直
而行理之所在直行將去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

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
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
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
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
萬事齊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
行言孫之說好盡言以招人過此國武子所以見
殺也可不懲哉

不以毀譽動情

希武頌先生曰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人之情也

脩身類編卷二

五

惟君子不以毀譽動其情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
而毀我無損益於我也

三恕三敬

孔子家語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
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順非恕也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友非恕也士能明於三
恕之本則可謂脩其身矣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
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兢兢業業無間是敬之無
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閒居肅容

丹鉛餘錄曰陳忠肅公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
蒞雖盛夏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與家人
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
欺於人耶不然何為此問也

視今猶古

畢臯錄曰詩曰佻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明鏡所
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
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戒今轍迹可見而

修身類編卷二

二十四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
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
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
戒之哉

善惡人居

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庖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老圃寒花

古史考曰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嘗九
日宴諸曹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
香李彥平深歎此語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陰德長久

司馬溫公家訓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
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上中下士

顏氏曰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

修身類編卷二

二十五

必善馬容色殊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名
名猶以惡貌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
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神福祐非
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
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
所以得名也

飽帆駿馬

省心錄曰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
至快反思則憂虞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

唯樂莫大焉故曰齒剛則折舌柔常存柔能勝剛
弱能致強又云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
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
易守君子則不然無令古無治亂出則忠入則孝
用則知舍則愚

見目省心

東川筆記曰吉水羅公僑知台州吏治精明人莫
能及常自書曰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如
何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如何每見草木

修身類編卷二

三

生意便看吾心生意如何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
心自適如何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不可有一
毫惡念不可一息無善念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
無不存而身無不脩矣

魚鳥同游

厲限錄曰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
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
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
若斯鳥者游則忝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

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
一何樂哉梁元帝世子方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
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尾恐墜若使
吾得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雷霆寒暑

省心錄曰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
肌為已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禍

修身類編卷二

三

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心田

許梅屋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
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洪仁齋曰博戲之交
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
可以終身

德進心閒

朱晦翁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
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譽慮及疾

病則用儉

治心養性

松窓錄曰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情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而於世利紛華博奕奇觀等事淡然無所好

韞玉含珠

自警編曰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嘆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曰不知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耳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平旦清明

景行格言曰事不可行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安心寡慾可以服鬼神人於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

可行蓋人臥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清明則欲淨理還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鵲突面盆之喻

警語

馬芝亭雜錄曰大怒不可與人書大喜不可許人物大怒不可發人過大好不可助人非大謹不可及人親大惠不可望人報剛毅中不可帶狠戾和易中不可帶頹靡踐履中不可帶拘泥脫洒中不可帶跌宕詼諧中不可帶玩侮迂直中不可帶改許施予中不可帶要譽盛名下不可久居倡義舉不可中變快心事不可屢逞得意處不可再往久居則生謗中變則無勇屢逞則名殃再往則取辱

玉碎瓦全

季氏三秦記曰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蒲荼艾榮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

座隅視警

張思林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

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
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
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
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點污終玷

王暉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點之污即
為終身之玷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
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楸八百斛生不足以
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

修身類編卷二

辛

凜然清風古今

不交近侍

蘇氏演義曰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
倉王驪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
加獎嘆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
有宰相才范純仁為諫議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
馬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僕曰范諫議一言
至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純夫也以
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鄰

居密閉後戶往來徽宗章黼第徘徊觀覽偶見此
門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以其所以為崇觀
政宣也

積善餘慶

王陽明論俗曰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
人其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
苟為不善人其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
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猶其不能自反也為善
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
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賤之朋
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修身類編卷二

辛

惟日脩身

陳白沙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去聖人
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在乎脩之而已苟能
脩之無遠不至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
今日脩之明日脩之脩之於身修之於家脩之
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

存養工夫

自警編曰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益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皆是工夫

敬上用力

餘冬粹言曰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為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

修身類編卷二

世

不盡不然何以知其為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毋自欺也邵康節居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坐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何人恐亦只如此也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逸樂憂勞

省心詮要曰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又曰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一瓢也

罪從傲來

薛敬軒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

修身類編卷二

世

傲上來傲則自高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湏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

恭允塞也

天地一家

陸象山與羅伯春書曰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未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從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伯春善之

修身類編卷二

昔

每夜必思

項峻始學篇曰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言行類

贈行以言

孔子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修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子行謹此二者而已孔子曰敬奉教

口箴

姚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言行類編卷二

三五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悔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太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煩則滯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君子小人之所為

仲車訓子弟曰諸生欲為君子設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如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智慧言行之別

賈誼曰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不見而不可掩者

言行類編卷二

言

行也故言行智慧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智者謹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

言可驗人

人相編曰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拗者言僻虛誑者言煩躁進者言急剛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乎有信又貴乎有理說言勿

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理察則言之所以為言與貴也

詞愈和平

賓退錄曰凡人語及不平事則氣必動色必改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若說到小人忘恩負義處言愈和平如道尋常事無論君子小人皆以誠待之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如致其欺亦每受之未常形色也

言滿無過

言行類編卷二

言

陳了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之是非利害雖多言亦無害所謂終日言如朱常言此所以無口過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何足道哉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真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真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或者見

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驚驚惟恐其不在靈圖間不亦異乎

學者大病

筆疇曰以言識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識之哉大抵好以言識人者必其伎心之重者也惟其伎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識之激之之言

言行錄卷二

三

幾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已家敗不能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不可言人短

羅念庵曰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蕭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文定垂訓

何文定公訓子孫曰天道好還皆由人致作善祥臻作惡禍至積德施仁舍生取義訓厥子孫當行好事貴賤異品莫切脩身語言信實德性溫純出則敬長入則孝親訓厥子孫當做好人言語文章由中發外出有善惡應有成敗欲訥欲慎必欽必戒訓厥子孫當說好話四民之中首先於儒非禮勿視惟正是趨勿從妄誕勿學驕奢訓厥子孫當讀好書

言行錄卷二

三

輕言害事

袁和舛曰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充夢寐亦安繞舒放即當收歛繞言語便思簡默且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忠孝人已

林和靖曰人能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非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

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六德行藝

盱江左贊曰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是堯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歛賢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言行類編卷二

四十一

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中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踐言重節

薛敬軒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

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其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出處去就乃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慎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又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視義之可否為何如耳

言行類編卷二

四十二

節欲類

受即是空

玄敬子曰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飭即空出行騎後既到即空終日游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其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寃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自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恣肆之罪予喜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聖賢下愚

龍舒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殺生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真二者相為助發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

簡靜之樂

自晉編曰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勸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戒飲

桓譚新論曰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盞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寓閑不離小齋俸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于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絕欲

元城先生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七其母必欲與俱百端懇嚴不許安世念不孝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止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

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祀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耳

甘陵甘始

聽雨紀談曰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都儉悉善辟穀號類百歲曹植

書後漢書卷二

中

作論辯之以操為匹夫所愚納虛誕之詞信晦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錘所以聳耳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如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辯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遇物訓誨

唐史曰太宗自立太子恐其縱欲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此飯矣見其

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四狗五病

本草衍義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謀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

書後漢書卷二

中

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為之病矣呼叫過常辨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是皆弗思而自取也

四養六害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聰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趾者常步履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廣貨財四曰

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伐生蝕性

養生要訣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腰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腦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刀斧蝕人之性，猛于豺狼。

簡休類編卷二

中

損益難知

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植，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脩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于微，成之于著，則知道矣。

一介萬鍾

楊龜山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予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領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遠於義而已，予之當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簡休類編卷二

中

寡欲循理

國朝事實曰：太祖高皇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為能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至於滅身，不可不知所審也。

聖人無欲

何文定筆疇曰福莫大於多欲福莫貴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矜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一身猶眾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擴然而已彼徇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福莫貴於知足

書錄彙編卷二

果

豐儉有節

李直講曰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餘而家不以富者內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也而況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至成於凍餒者固其勢然也今人以奢為榮以儉為辱不顧家之有無惟汲汲以從俗夫惑之甚者也

義皇上人

王陽明曰人於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

是人是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義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做箇義皇已上人

戒貪寡慾

薛文清公讀書錄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

書錄彙編卷二

果

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公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相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速此余目覩其事故秉筆書之以為貪侈之戒若能寡慾省多少勞擾只寡慾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在手敬以主之故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放逸而天德已百體俱

已憊弛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

僧治心疾

可齋錄曰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悶悶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如夢或發謔語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扣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

諸從類編卷二

五

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其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不患念起惟患覺遲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之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

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勗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速之則心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諸從類編卷二

五

安遇類

杜生閉戶

夢谿筆談曰潁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聞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輔曾往訪之見其人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答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為不出

夢谿筆談卷二

李

門也但無用許時無求於世是以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廼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以足食鄉人貪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

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顯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併書亦不知所在矣氣韻閒雅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游惟賈賂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閒話輒言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夢谿筆談卷二

李

東坡履歷

橘壯錄曰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空慧寺遷臨皋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用匱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以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成未幾責理

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就官屋為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隣天慶觀極愜隘嘗偃息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東坡涉世多難如以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餓窮苦曾不得居一廛托環堵為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

年過類編卷二

年

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我鄉亦可謂善處貧者矣

君平有餘

尚論編曰漢人嚴尊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

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耶

臨危勁節

畢取錄曰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季孫之賜也願曾元扶而易之及席未終而歿歟教為食于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吳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採薪者曰五月

年過類編卷二

年

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齊崔杼殺莊公邢蒯賁將入死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而夫子死之邢蒯賁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而其名皆不可得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夫於此有一焉則可以垂榮名矣今以童子之見加人鮮有不怒者誠者誰不忽之採薪為御僕固士之所耻也而所行不遠方且刺畫焉標榜焉以自矜衒於世豈不可嘆哉

損益之道

孔子家語曰仲由問於夫子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天下守之以謙益而損之道也

陶杜黃處貧

韻語陽秋曰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遺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皆

要選類編卷二

五

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洛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伯康個儻

霏雪錄曰戴伯康為人個儻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靴而食

參政董搏霄戴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其居袖白金一錠餉之戴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脯友人有告急者即其半與之

袖衣道人

芥隱筆記曰有友生見袖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友生應曰褊褐之臭外也豈甚於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余與山野有道之士游南朝高人以蛙鳴嵩

要選類編卷二

五

萊勝鼓吹吾視褊褐異于世之朱紫遠矣

秘密休糧方

陶南村曰胡長孺號石塘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胡潤筆請作乃父墓銘胡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是日正絕糧其子以精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胡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長孺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布袍質米

南平野史曰呂仲實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尚書左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于入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釜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大用

雪中聯句

卷之五

五

越圖經曰呂微之家仙居芳山中博學能文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樵以自給一日移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吟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呂不覺失笑閣中諸輩聞之遣左右來詰亦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微之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微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玉珮蝶事耳衆始嘆服欲邀入坐微之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前諸君子間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

題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枯藤驚驚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分得墨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山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梨花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米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畢即出門求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為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與之刺莊

卷之二

五

而去遣人遣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術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微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微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呂公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惠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翌日復躡其踪則呂已遷居矣

八莫十常

厚德錄曰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閒過名利莫貪求

嗔怒莫恣縱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妄守強梁莫倚
賴臨事莫害人守此八莫一生安樂富貴常憐窮
困受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未常畏戒懼
寃結常求解脫衣食常思未虞起念常教純正出
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
十常更無煩惱

救民賑士

懷麓堂窮說曰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極為
竟為究為塞今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為

卷之二

辛

民之窮對達而言為士之窮民之窮必有待於上
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
不外慕論語云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
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選
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
歸於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成式為留窮之詞
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
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
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

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為尚哉
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窮賑士之窮而已

不義富貴

瑣言曰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
肖為憂子弟之貧賤富貴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
貧且賤焉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貴豈非倒見耶

山雞愛毛

極余錄曰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日臨則溺人
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鶉愛形

卷之三

辛

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罹于世網皆由不
肯自藏故耳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
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
異於是哉

身心俱安

省心子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
如意事自少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
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
處亦有之與貧賤不如意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

爾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身與心俱安矣

賢愚進退

譚子曰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于人而不賢于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已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滅

一切有公

王虛中曰一切之事皆要有公若是無公雖極力

無過類編卷二

六

強求徒然而已譬如設宴請客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則謂之無公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豈可怨恨其間故晦菴先生有隨緣安分四字

求譽得毀

呂東萊曰禮義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牽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亦為牽奪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今人求速譽反得速毀

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

為造物笑

何文定筆疇曰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所能強世之人憂貧賤如虎狼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為造物者笑

無過類編卷二

六

學成身立

李文正苦說曰苦之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其一酸醎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所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為苦正與樂相對者也孟子曰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

遇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
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
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
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食冰齧蘗絕嗜慾戒
游逸而不於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
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斯
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

千載齒類

脩相錄曰漢程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

李選類編卷二

李

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遠之罷相作詩曰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嘑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橫
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
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
齒類也

壁上海絕

綠雪亭雜言曰予在湖南一日山行見農家壁上
有詩四絕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

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吉事不在鳥聲中其
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
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
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喙復四顧燕寢無二
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智巧

譚子曰虎踞於林蛇游於潭非鵲鷺之讐鵲鷺從
而取之以其畜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承眠於圃
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

李選類編卷二

李

是故麟有利角象獸不伏鳳有利翬象鳥不賓君
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聞者終於敗
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
不詐者所理

橫逆康寧

尚論集曰范忠宣公被陷安置永州三年怡然自
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氣貌益康
寧亦未常含怒於後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
已他事一語不出諸口如在中州時

缺陷世界

醒夢餘談曰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介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臨終沐浴端坐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殮絕無腐氣可見公之履踐

金邊類編卷三

辛六

議姻當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先當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假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者能無愧乎

逍遙說

百可漫志曰余既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宋吳處厚道遠齋記不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尾書之座右為逍遙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鬭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振功名可以智取神僊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則原憲黔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

金邊類編卷三

辛七

盡如王喬彭祖則顏子閔子不復為大賢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傅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則嫫母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之率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成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

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墜之深淵不以為辱震之雷霆不以為忍劫之白刃不以為懼喻死生為旦暮以盈虛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賤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履皆適出與天為民入與道為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道遙哉此詞足為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顧樂亭記

湘川集曰中丞羅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構亭

安適齋錄卷二

卷二

名曰顧樂目處其間有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大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北窓高臥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瀟然無俗慮却疑身世是壺天又自為記曰雨暘時若五穀登而百室寧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盜賊之發則軍旅興馬供億頻焉財力耗而禍亂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白髮耄顏步履康健眠食無恙可樂也一有災疾之

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昔溫公以獨樂名其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余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而必為此者意誠有在也

無棄物

陶靖節曰天下之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土之塵垢醫師好之至於糞壤老農老圃好之況自糞壤而上者乎故物有所遇則雖朽木糞壤亦不棄苟不得其遇則雖合抱之

安適齋錄卷二

卷二

材蘭芷之美亦皆棄之况一才一藝之子能無遺棄於世用手故君子惜才中人棄才小人忌才

誤信金丹

綠雪亭雜言曰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也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欲傳耳夫人笑曰君位至監司家業富盛乃不知止尚欲垂涎點化

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有貪財好色神仙話
開其壻來謁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壻何如監
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壻君非方士
之壻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
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後之監司追悔莫及夫人
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苑之會未知騎黃鶴
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又南都守
備某者建玉壘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守
備奪人玉繅環價值千金乃給之曰玉皇好繅環
守備即獻之不久方士併丹鼎而去滑稽作詩刺
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
來空裏去玉皇原不愛繅環

心王告詩

南郭子曰古詩云超九一句純商量說起交君笑
一場一切順違生死事莫令厭戀作心王大抵桑
榆之景勞逸不同勞心者甚於勞力善為心王者
勞亦如是逸亦如是如魚飲水冷煖自知勿以有
涯之身供彼無涯之事

惟得忠恕

厚德錄曰范純仁安置永州時課兒孫讀書每至
夜必怡然自得或加橫逆人莫能堪公為不動亦
未嘗含怒於後謂子孫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
二字一生用不盡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
未嘗須臾離此大凡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已則昏爾曹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
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四留銘

王留耕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
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
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寶子紀聞類編卷之二終

照子明彙編

誤繼文叅校

有明學禎開之同閱

儉約類

德從儉來

司馬溫公訓儉曰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

儉約類編卷三

乙

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為恥病異哉昔張文節知白為相日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如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布被之譏公宜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朝廷厚俸豈能常有吾身豈能常存一旦易于今日家人習奢以久不能頓儉必至矣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言有德者皆

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遠害以致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求福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故曰侈惡之大也

勤儉受益

王露曰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動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類

儉約類編卷三

二

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後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滛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顏范貪樂

園余錄曰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

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襟深杯大瓢祇以厭
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
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
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柿肴止脯醢菜羹
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
方珍異食非多品器血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
營聚方敢聚書為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
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忍助

食為類編卷五

三

之子公之在洛也文潞公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
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後不問一日文潞公有詩云
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
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
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儉
之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享用不細故
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儉食五梳

世說新話曰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梳

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食之雖欲
率物亦緣素性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遂
爾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
登枝而損其本耶

衣示惜福

宋史曰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
減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
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又永寧公主
汴宋太祖匡胤女也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

食為類編卷三

四

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歸公主笑
曰此所用翠羽所值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
官闈戚里必相訪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
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
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公主慚謝

儉說

李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
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
而養福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又朱晦翁警

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默然以怡性廣交以延譽
不若素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
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
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
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
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
果餌而刺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翫豈非以目

儉齋類編卷三

五

食者手

廉奢壽數

龍舒子曰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
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
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
則愈長矣

食象戴冕

譚子曰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
不足有所自廉奢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

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
下不足

有節常足

大學衍義補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
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
之無節則常不足故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
里而有餘用之盈虛在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
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朱門空宅

儉齋類編卷三

南溪詩話曰富貴于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
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姬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
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讀此二詩使人凄然誠不足為此也

借書沽酒

自警編曰滎陽呂公希哲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
居宿州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
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清

冷終如此

事物各有蠹

桓文襄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絲帛之蠹也犬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欲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

詩書勤儉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

食齋類稿卷三

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也可不戒之

謙虛免害

魏靜侯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上天地鬼神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覆寒露食取塞饑乏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此身之外烏可窮奢極欲耶

六悔

冠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

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惟儉助廉

范忠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夫儉美德也古先聖哲如堯之茅茨土階舜之投珠抵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顏之疏食飲水簞歟陋巷皆所以垂世範而立人極也教家者莫先於此

澹泊三養

食齋類稿卷三

八

仇泰然曰人之受用自有分量省畜澹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志意若蔬食漿羹則脾胃空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多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

清德

桐風新語曰尚書左丞相李廌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廌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廌

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何必勞心

李東谷曰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以知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固不可儲蓄以為憑藉之計又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人之知子不肖猶挾兔狡以規利逞巖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父之瞑目而家業散為之他矣吁可鑒哉

貴驕富奢

草木子曰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惑起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新必大費過悵必多亡皆失中道故也

耕織

曾子固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衣食為民之

本而工巧為其末也蓋彫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紅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沙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窮粒之年則鐔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是以先王教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

問無賀宴

筆談曰向敏中除右僕射命下母真宗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閣下賀客必多卿往視之明日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賀公有憂色或問之答曰某非勲非舊責重位高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上嘆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由是益重之

養情縱情

王龍舒勸誡曰喜怒哀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起傷之能忍過事堪喜

四休安樂法

醒夢餘談曰太醫孫昉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

徐鉉雜錄卷三

十一

說四休笑曰廉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事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詩云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吁充是心也與物無競其四海同春之氣象

乎惜乎世人之弗識而多勞累以自故耳

食有制度

呂東萊曰古人自奉簡約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此之後又簡約甚矣

創業守成

徐鉉雜錄卷三

十一

元史曰英宗常御天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繅素木棉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又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念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乎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汝祖拜住頓首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庸思及此億兆之福也

還朴會約

林退齋會約曰凡相見之禮止於再拜後世以親

師尊長加至四拜前輩襲以為常近者湯無隆殺
增益日多恭而無禮則勞何為者哉衆議此後允
初見拜賀送別之類止再拜亦不得過禮叩頭轉
換作揖凡賓主相接揖讓有度尊揖卑者拱手卑
揖尊長磬折稍有差等恭敬自存如折腰掃地卑
伏失容非禮也衆議此後同輩止平立拱手屬官
及後進相見稍俯拱手不下膝其送客入門但傷
立揖遜亦不得背客向內打躬凡稱謂宜稱情如
屬官稱堂上後進見前輩後來止曰老先生近乃

俗學錄卷三

十一

有稱老翁者殊不典其混稱老先生者亦無謂衆
議不必遠慕返古即查復三十年前舊規斯可矣
如長官兄長之類凡燕會席面及多品侈靡之習
已經革去尚有異同未定者衆議此後如有會集
務從簡約除菜果外有餘殺蔬不許過十品賓主
相對稍益以湯飯足矣其賞與皂及官吏等飯米
菜錢頗簡便可行盡革去橫盤酒肉之費既公會
外亦不得復舉私請凡投刺衆議同輩止卑帖如
有一時應用雙帖者非喜慶事不須加帖紅食者

會議數條自交接禮文以至於尊俎燕好皆緣人
情而裁抑其太過所以勵頹俗挽救風意在革薄
後厚去奢崇儉耳不有躬行君子其人誰知所嚮
諸大夫謀既僉同固不欲以身先物茲刊布傳示
庶幾有厭苦繁難樂從省便者寢寢乎黜浮華返
淳樸矣王道易易豈不可徵哉

驕侈取敗

俗學錄卷三

十四

五倫書曰國初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鑲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
一牀而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
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
此所以取敗也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
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
正當抑奢侈私儉約戒嗜慾以壓衆心況窮天下
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興亦
足以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處家有本

漢書曰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讀書成家

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勢交者近勢盡而亡財交者
密財盡而疎色交者親色衰義絕

服食須思

桓範曰服一縷當憶織女之勞食一粒須念農夫
之苦嘗作詩以示子孫曰家和貧也好不義富如
何但生一子好不用子孫多

學先治生

五官姚儒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蓋樊
遲偕諸賢遊聖人之門日所講論者仁義禮樂道

偷約類編卷五

十五

德性命之事而乃游心於稼穡則誠陋矣若夫今
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為學以治生為先而農
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為則舍農更
無資身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
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為士
哉况古者士出於農處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
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預講於平
時可也凡增拓產業當思子孫悠久之計其果直
幾緡盡數還足不可與駟會交謀潛萌侵人利已

之心否則天道好還久必失之交泰極務分明不
可以物貨相準或有欠者後當索價又不可以秋
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代輸官府積禍非輕

命書史冊

唐郭湜曰高力士於太祖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柝
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得一歎曰先帝首建義
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齒
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
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施賓

偷約類編卷五

十六

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負勝願更鼓聲四
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考固
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
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教如不可勝
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
史官書之典冊

公主儉素

敎家要畧曰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工部尚書
杜棕配也杜本大族主卑委怡順奉上接下終日

惕惕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度嘗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縉紳間稱悰為賢臣主為賢婦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為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開茸約所至不得食肉驛吏舁飲食候門外悉載以返京師講說以為美事悰在澧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姑涼國夫人寢疾主奉養晝夜不解帶湯藥必親嘗

徐勣類編卷三

十七

既卒哀慟感動外人悰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屋恬然安之凡六年許人桀驁無狀悰治外主治內帖帖以寧當貞元時政務姑息國壻皆豪橫不法官不敢問自主降於杜氏令自貶抑親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諸貴戚初怒中笑後皆敬畏云

誓儉草

談藪曰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以

示子孫蓋欲使後人知所勤儉也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作宮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卻置欄杆護青草丹墀與子孫看

自樂忘寒

聚善錄曰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作粥令奴婢適飲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答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天氣乃堪服役東山曰吾母高年而勞賤事何創行而逆施乎夫人曰吾自樂如寒不知寒且勞也後東山守吳公俸奉母夫人忽感疾乃出兩積白此長物也積此故心不樂遂致疾作今以謝醫則無事矣疾遂愈

徐勣類編卷三

十八

容忍類

氣平理明

筆疇曰書云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功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妻師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涵養器局

宋志類編卷三

二九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以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若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者能之不然此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所以貴涵養器局

寬恕

塞如錄曰大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

寧負人之言此奸雄之所以遺誅也陳述古有常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認履與履

東坡曰梁吏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其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舉以還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辱事難忍

宋志類編卷三

二九

松雲筆記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君子懲其忿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鬪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

子所以懲其忿也

對奕饒一着

綠雪亭雜言曰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之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辟如對奕且饒一着辟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外職

剥啄行

則陽錄曰韓退之剥啄行剥啄啄有客至門我

客集類編卷上

三

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何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又荅馮宿書云足下見僕有不善乎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避與已合者則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寒心故至此以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

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

座右銘

趙清獻公座右銘曰待則甚一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荅人東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能忍免禍

王荊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惡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

客集類編卷上

三

家有災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反已是非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也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杖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之是非若是在我而非在彼自有公論亦不足計也

利害賢愚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積

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自忍
者必敗此未知利害之公賢愚之別也

禍消究盡

陸放翁曰饒饒饒萬禍千災一旦消忍忍忍債主
冤家從此盡感事詩云陋巷何須嘆一瓢朱門能
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
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
迹不向杯中何處消

毀譽動情

宋孝類編卷三

三

顧希武曰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人之情也惟君
子不以毀譽動其情不知我而譽不知我而毀於
我何有焉

短袍得詩

本事詩曰開元中領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
士於短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
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
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
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

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
者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為感嘆

異蛇相向

自警編曰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
忌逮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罷之
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
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罷之不動也蛇
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罷之曰官異人也
蛇吾山之神見官來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
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
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感言全交

厲韋錄曰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盾
盾辭以疾遼出遇盾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
此盾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
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
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致嫌隙如盾才薄豈能
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武交嗟夫若胡盾

者所全多矣

贈行十事

李彌遠贈胡忠簡之貶所十事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二曰惟君子處困而不失其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常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敢作為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有大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

宋志類編卷三

主

明理記問辨說皆餘事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尋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惜不謹者諭以禍福俾知新而遷善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以語侵衍衍不為恨

不當疑執

列子曰人之於事見聞未真者不當疑執人有已

缺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缺也顏色竊缺也言語竊缺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缺也俄而得其盜缺者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缺者矣

脩省畏避

吳璠心惡書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至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個窟窿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

宋志類編卷三

主

便道理出來

忍過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拉忿爭之難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熾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火試

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其
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
有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
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
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產
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繞過片時則
心便清涼矣故欲爭之初貴能忍之果所侵有利
害徐以禮懇之不從而後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
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

卷之三

三

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
安樂法也比之忿鬭爭競勞心費財伺候公庭俯
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
蕩產者不亦遠乎

忿心自消

師友雜記曰或問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
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
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
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他一等矣以此自

處忿心自消也

曲全枉直

道德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
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
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
故天下能莫與之爭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
全而歸之

夢李追悔

伯林漫記曰尚書楊公有廉正之德冠於吳中獲

卷之三

三

夢誤入園林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
畫義心不明故致此夢追悔無地為脩撰時居京
師隣家有失鷄者指其姓而罵焉家人以告公公
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兩室
必從公家出水受其污濕之患家人亦以告公曰
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度量如此

快活方

藏經道清和尚曰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機
與對鏡妙在先見明佛語在無諍儒書貴無爭好

條快活路世上少人行忍是心之寶不忍心之殃
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思量這忍字好個快活
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

關傷無憂

劉舜卿曰兩人相關傷者無憂蓋傷人者既慮其
死又防其訟寧免於驚憂乎是其驚憂已足償其
傷矣舜卿之言如此夫豈好勝者哉

與道同貫

諸儒輿論曰孟子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

卷三

三

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
夜思之日行之孜孜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趁利日
復日歲復歲順達疏通與道同貫則堯舜我矣文
武我矣惡有不致者乎

天下豪傑

陳止齋曰臨之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非望之寵
而不驚然後可以見天下之豪傑楊雄之寂寞也
一懼而投閣謝安之開暇也一喜而折屐人之處
事不於卒然之頃觀之何以知所守哉

寬厚容人

仕學執範曰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宰相自唐
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少者垂手
扶之送客未嘗降階與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
公尊重踈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
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
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
斥公名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耶

視義隨應

卷三

三

陳白沙與羅一峯書曰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
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
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定便多差謬隨其氣質剛者
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必竟
未是蓋緣不是理義發源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
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之以道均為未盡學者先須
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
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
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禡之道非但氣象好而已

二屏書

聞見錄曰侯綸之任浮梁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
足資警惕其左曰圓者被人議方者被人忌不方
與不圓何以成其器至圓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識况我踈鄙流竊祿尸其位
人或議我圓我圓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
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
無二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
蘭香香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

卷之三

三

能忍

黃文定曰魏公子無忌能忍於執轡以事侯嬴卒
成破秦存趙之功張良能忍於取履以事圯上老
人卒申破秦滅項之志張釋之能忍於結韉以事
王生卒能全身遠禍是故士君子當有所容忍以
養其德器

學須反已

王陽明曰余有友常動氣責人余傲之曰學須反
已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得自己非若能
反已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
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
正他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了象是傲人如何化
得他又答伍僉憲書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謫曰無
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
豈能終掩其寔者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
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謫也有其事而辯之
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
平物也今日之事惟宜安靜自處以聽其來順受
之而已天下事往往多有求榮而反辱求得而反
失者在傍人視之甚明及身當其事則冥行而罔
覺何也榮辱得失之患交戰於其中是以迷惑而
不能自定耳

卷之三

三

報施類

無所用其欺

李文正公曰至高而不可欺者天也至尊而不敢欺者君也至親而不忍欺者父母也至疎而不當欺者塗人也四者皆不可欺則無所用其欺矣如有所欺彼必報復豈可存此念頭故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挾纊投醪

畢韋錄曰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

報施類卷三

廿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壺醪者楚莊王受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留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華王優劣

世說新語曰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不携之後賊追至王

欲捨所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諾其請豈可以急相棄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優劣

萬里數千

捫虱新話曰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雖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物理

顏瀆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鵠鵠畏其天也

報施類卷三

廿三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汚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吹啖羣蛙群蛙疑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視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簷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

視之蜈蚣已死腐爛如蠶醬矣蓋蜘蛛操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怒啖羣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然以凶毒自居者可以鑒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水太為強弱哉

聖帝垂訓

蘇林雜錄卷三

五十四

東嶽聖帝曰天地無私神明暗察不為享祭而降福不為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盡倚有福不可盡用貧困不可盡欺此三者乃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又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莫甚麼命問甚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

恢報應甚速諦聽吾言神欽鬼伏

元君垂誡

魏元君曰道生於安靜德生於卑退福生於清儉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嗔戒身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為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時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盡休休休盡世功名不自由忠君王孝父母敬尊長奉有

蘇林雜錄卷三

五十五

德別賢愚恕無識時未來者勿望事已往者勿思物欲來者勿拒物既去者勿追聰明多暗昧解算失便宜損人終自損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為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守樂平生可歎可驚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出處語默天地皆知唯正可守心不可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也樂極則悲勢盛則衰人之常也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如此何況於人乎有福

莫享盡享盡見貧窮有勢莫使盡使盡寃相逢福
宜常自惜勢宜常自恭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
性命猶如風燭常思身後之身形軀暫寄塵寰休
造業中之業善惡皆存靈府昭昭不昧毫厘業如
身在日中行止不能逃影世有不明之事天無不
報之條人能巧於機謀天能巧於報應可不謹夫

金還故主

石林燕語曰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後莊宗入
汴仁謙出避其弟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貴嘗藏金

蘇軾雜著卷三

三

珠數十萬於弟中會以罪謫不及取而去仁謙後
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取之仁謙曰
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家屬使發取之然後
入仁謙子居正遂為宋相至今居此地云

乘除數

醒夢餘談曰盧垣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垣
語之曰某家公子與惡人游將破產合察之垣曰
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矣不若恣其

不道以歸于人少示乘除之數古云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以疏廣之賜金尚不為子孫治生產恐
損智益過而況於非義橫得之財乎復歸於人亦
造物循環之意也黃裳驚異其言

行法俟命

曹武惠曰天生蒸民厚薄不齊君子惟行法以俟
命而已若不據所行之得失善惡而責効以貧富
壽夭是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齊也譬諸松柏雖日
遭戕伐亦未遽至枯槁槐柳桑柘縱極天時之養

蘇軾雜著卷三

三七

人事之培終莫能同其永年也今人有挾一行之
善一事之得而報或不稱者往往怨天尤人治不
揣其本者乎

善念得道

山家清事曰暨陽軍人張旺者素兇狠嘗言盜城
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
髓每思報其讐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罍往燒其家
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
步履聲穴窓視之見張前行而殤鬼持刀劍者數

十鍾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所厚者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屋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期遂棄火而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竟得道云

富貴公定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理冒法取不義之財

蘇苑雜錄卷三

三八

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宰相何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報復受殃

王陽明諭俗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致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

退讓鄉黨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者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利善人已之分

陸平泉誨諸生曰與人同利惟恐利之不歸於己也與人同善而不自力於善者惑矣然謀利者不實有其名而欲實有諸己為善者或陽剿其名而

蘇苑雜錄卷三

三九

陰離其實是何誠心於為利而不誠心於為善也況利者眾之所必爭專利於己者未必實有於己善者人之所同好有善於己者固可以及于人君子何憚而不為善凡人愛人處不如愛己責己處不如責人自愛而不愛人者自私者也責人而忘自責者自棄者也如能移愛己之心以愛人則人恒愛之愛人乃所以自愛也移責人之心以責己則纖惡必除責己乃所以成己也

赤蛇報復

國朝謨烈輯遺曰方孝孺未生時其父將娶其祖
擇有日矣忽夜夢一赤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
要築尊公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
百年子孫蕃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
從而避之庶便安厝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
乞辭去孝孺之父不聽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
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聚一穴其一長數丈蓋
所夢之赤衣也孝孺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
顧亦不憶夢中之事積薪縱火焚之是時母方懷
妊後生孝孺狀貌類蛇舌有两尖能舐入鼻中幼
有穎悟及長師宋景濂議論磅礴官至學士盡忠
於建文帝至夷九族蓋赤蛇之報歟

雜錄卷之三

卷之三

命數類

造物使然

筆疇曰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
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
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
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人
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聖
人自言命也世之人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
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非人
力所能為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
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
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
不取也大丈夫胸中洒洒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
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大算數

霏雪錄曰有術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
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石刻先祥

碩父雜存曰陽明先師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鏡於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雷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昭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世宗登極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屯馬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窮達有命

杜陽編曰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就舍經三十餘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薄尉耳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

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死生有數

綠雪亭言曰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有愛妻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陰子納之後寧庶人于紀率坐寧

命數難逃卷三

四二

黨被法此女入浣花局嗚呼有數焉無所逃也已

詩識

東觀偶談曰鄔公景和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水泮聞流水卽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暮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躁進愚惑

玉露曰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預慶賀事召徐文伯

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枕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糠粃借曰所見未起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適甘心作壽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

金華雜錄卷三

聖

壽祿過顏子

葆光錄曰陳瓚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秘書監

周朱同禁掖

綠雪亭言曰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

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為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夫子之窮

永誠子曰或有問於余曰夫子德聖矣化神矣然且窮之何也曰窮夫子者所以達天下也向使夫子達而君之不過曰文曰武而已達而臣之不過稷馬契焉而已六經未必作也四教未必陳也聖

金華雜錄卷三

聖

不窮於當時凡人窮於後時乎

登第預飛

翰苑名談曰何中正登第時求卜於郭從周贈之詩云三字來時月五圓一麾從此出秦關何後以八月十五日授以制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

荆南土洞

陶南村曰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吼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密議虎若不得人惡

得去因給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
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虎愈怒八人併力
排愚者於外虎即啣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
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
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
道果夢夢耶

蒼蒼者主張

梁元纂要曰余觀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
富於貨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

命義類編卷三

四五

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又
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
得而兼者信哉

不過有命

韓非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
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
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
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予以此即
齊王好竽而抱瑟於王門顏驥遇三帝而非其所

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悖矣荆山之
璞產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遇非有命歟

定分由天

許魯齋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本乎
天是一定之公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
者盡其正而不立乎巖墻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
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未當順受所謂莫之致
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
行險僥倖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

命義類編卷三

四六

亦隨焉人之自召也夫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
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
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
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強也是
以君子貴知命

二士天壽

樂善錄曰昔太學有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
歲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
人受黃州教授一人受鄂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

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後鄂教授官至典郡自此益惜福作善嘗作詩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壽九十而終豈非有所警乎

金華雜錄卷三

吳

信有定公

鶴林玉露曰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士自布衣交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密謂曰其當典貢舉省試程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其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人玉山終

不釋未幾以古字得取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吾友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未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負女也留此十年矣杳無骨肉未問又不敢葬之因相與感愴意欲殯此女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妻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夫此事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公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之觀者惑之甚者也

貴賤在命

魏鄭公紀事曰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

聲聞御前上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上默然即以二小盒各書數字藏於內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上怪問曰乃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先到焉

好施免難

聚善錄曰長安裴延年兄弟三人家貧好施一日有老父求漿衣服顏色殊異常人延年待之甚謹

朴齋雜錄卷三

卷三

問其所事云賣藥為業往來憇宿數年無怠色一夕老父辭去曰君兄弟皆至寡能施與不憊誠長者也吾蒙君厚惠後有世難當相接焉及安史禍作老父即駕車引延年輩入太白左掩洞中居處仙境咸授道術數年亂定盡室生還兄弟皆仕美官各年百餘歲子姓僕婢咸獲壽考

隱逸類

江風山月

杜陽編曰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清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繞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曰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

隱逸類卷三

卷三

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惟有一罪不放唐突明月清風

景綸高見

唐子西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松枝煮茗若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逕撫松竹與麋犢

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
竹窓下則山妻穉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美
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盡卷
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二段再烹茗
若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間桑麻說秔稻
量晴較雨控節數時相與極談一餉歸而倚杖柴
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數變幻頃刻恍可人
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予西此
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

應召使歸

卷三

臂蒼驅馳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
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
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伴赤松遊

青箱雜記曰王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
款海內無事天書薦降祥瑞皆臻而大駕封岱祠
汾皆為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云太平宰相
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

來伴赤松遊

應召使歸

劉青瑣曰來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
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
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
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使歸

水邊閒人

省警編曰詩人多以棄官歸隱為當然鮮有能踐

應召使歸

卷三

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
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
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
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未
還自來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平崖在蜀有一
幕職官不為平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
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然
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
何心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又嘗於驛壁間

見人題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予
深味其言而媿未之能也

南村雅會

輟耕錄曰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游山微云人有
殘鱖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
于日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母乃貴偽而賤真耶
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且和或
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
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驛書馳告盡

陸東隱集卷三

五三

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余避兵雲間泗涇時其地
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佳趣者皆文人
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余作約語云百歲光
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
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傷花隨
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盃盤
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歡亦是百年
之佳話敢煩同志互相邀遊慨元祐之耆英衣冠
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勿

替用錄於此以見真率會之高妙云

啼鳥修鱗

吳禮部詩話曰楊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
幽居詩云柴門閒寂少人過竟日觀書口自我餘
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詩云谿頭石
磴坐盤桓時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
須妄意要垂竿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語相
關窓草不際意同

除目道心

陸東隱集卷三

五

王露曰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此古詩也予謂
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
彼慕羶腥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
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係軒冕親山林泉石反若
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
人心耳豈道心哉

同志往還

郊外農談曰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
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淵明移居詩云昔

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歆賞疑義
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
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相近竹參差相
過人不知幽花歆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
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來往數追隨所謂朱山
人者亦非常流矣

不慕富貴

尚論編曰郭延卿者西京人少與張文定公呂文

隱逸類編卷三

五

穆公時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屢薦之延卿
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
餘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
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
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
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
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如諸君老夫甚
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陶尊果款以進惟演
喜其野逸滿飲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

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
之多若此也洙白留守相公延卿笑曰不圖相國
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
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
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
輩登車茫然若有所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
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嘆息累日不止

釣隱知琴

文中子曰子遊汾亭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

隱逸類編卷三

五

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
公之都磻谿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
釣者曰噫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力足濟天下
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
之釣者操竿鼓柁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
鼗武入於漢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焉

賣柑者言

劉伯溫曰客有賣果者善歲柑涉寒暑不潰出之
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余買
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子
怪而問之曰若兩市于人者將以實蓮豆奉祭祀
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
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
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也乎世之為欺
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
符坐車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

隱逸類編卷三

五

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
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
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坐縻廩粟而不知耻觀
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
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
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則惑之
甚矣子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
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仙釋類

昭王學仙

王子年拾遺記曰昭王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
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游崑
崙之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水雪形如
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
步升降游徃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欲
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游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
妖惑惑目美味真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
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游
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
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於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
表其墟為真明里

仙釋類編卷三

五

解禪偈

溫公解禪偈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
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
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然益入于迷
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曰

念氣似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
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
樂國孝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作善來百祥是名
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
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
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
聖是名菩薩佛嗚呼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
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理明無隱乎

去來倏然

仙壽類編卷三

七

桓譚新論曰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
倏然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
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
然之此說卻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
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
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
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
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洞賓詩

王露曰堽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
離於岳陽樓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今岳陽飛吟
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云覓官千里赴
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
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獨坐蒼苔

松窓日記曰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姓桑
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
山付詩四句云願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

仙壽類編卷三

六

相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
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道屍
二十年迹不下山年踰七十幾於得道者進士薩
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
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
斑雨在玉簫聲斷彩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跡獨坐
蒼苔補道衣

用功不同

元素錄曰或問大慧禪師曰和尚脩道如何用功

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思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希夷先生

宋史曰華山陳搏太平興國中帝聞其道召入朝待之甚厚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某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

仙釋續編卷三

卷三

異有天子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也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遂還華山

天堂喻

羅念菴曰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其勢甚遼絕也以愚所見不同蓋與人說好事所行依天理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弄人物色教唆人公事便是地獄何必更求之地下為善

即天堂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不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之差故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信哉

禦難息謫

中峯曰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獅子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獅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嘗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

仙釋續編卷三

卷三

慈忍三昧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獅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謫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

舍利

光明經曰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脩甚難可得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散身舍利其色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黃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如試舍利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金丹

山家清事云金丹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

仙釋類編卷三

李圭

此愚夫也何足以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也

不廢釋教

芥隱筆記曰宋藝祖欲廢釋教一日微行入大相國寺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且詈人無已藝祖益怒從傍過之醉髡攔臂抱曰莫發惡心天將暮矣俱有人害汝汝宜亟去藝祖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及還內命小璫往覘此髡在否并取所吐物未至則不見取所吐來悉御前香也釋氏因不廢

伯溫遇仙

陸燦唐已編曰劉誠意未遇時善觀天文地理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急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拆裂得一石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以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熟誦之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

仙釋類編卷三

李圭

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一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如流吾當傳汝其書厚二寸許公一夕記熟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即與講解兵書後佐

高皇帝常對御言及道士令召至闕下年已百餘歲顏色如童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畱之不可賜金帛亦不受放還山中不知所終

陽明遇仙

三餘贅筆曰王陽明初主禮部政章忤宦官劉瑾擅權降旨出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驛丞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聞風濤澎湃湏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其中左右騶從女樂所置明珠

仙釋類編卷五

畫

白璧平生未之觀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決旬而別其二童子復到登陸時瑾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仕至巡撫討逆濠功封新建伯

金甲神

隋史曰一書生王某居太原甚貧偶抵官庫見錢數萬貫遂欲携少許見金甲神持戟曰此庫中之錢命吾守之以付尉遲公者汝要錢可持尉遲公帖來吾當授汝生遍訪之無其人偶過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在煅煉之處乃向前求

之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笑曰打鐵人安得錢汝侮我耳生曰足下若能憐我但求一帖足矣何必用錢尉遲不得已笑而書曰付錢五百貫具月日姓名生遂謝而持去公與眾人大笑為生痴也生至庫復見金甲神以帖與之令繫於樑上取錢五百貫而歸後公佐神堯立大功賜錢一庫檢乏欠錢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樑上有帖飛下取視之乃打鐵時所書也驚嘆累日

仙詩

仙釋類編卷五

畫

閒中今古錄曰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又士人袖芭蕉葉入問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白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鴈落紅云如是者真可枚舉

九僊夢

仙遊志曰福建仙遊縣有九僊者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積脩行滿而成仙白日飛昇故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中塑九仙像祈夢甚靈凡求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因畝宿祠中夜必有夢多為隱語過後始驗有吳中士人都玄敬少讀書苦志不倦父維明詣之祈子前程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覺絕不望矣玄敬年四十而志益驥遠乾菴吳吏部延為塾賓

仙釋類編卷三

李

懸一文於乾菴之堂值巡撫何公謁乾菴而因目其文羨賞詰之知其為布衣也白宗主命邑令禮幣聘之玄敬始出領鄉薦遂登進士又文宗傳守溫州令一胥禱壽胥夢一人曰孔老人說者便是胥反命果有孔老人曾遺某處鋸木未幾孔老人呈事溫州問曰鋸木幾何對曰五十七片曰更有諸乎曰餘皆不堪用矣是後溫州年五十七果遘疾而卒又南安傳王門凱使夷域道經是祠傳禱以驗出使事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

度之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間夷王令主客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傳念前夢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吾華有九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知吾華之脉吾亦能博彼夷之累耳又鄱陽賀霖來守蘇郡遣妻娠於家未請子女浼一同年代禱之夢冕者屬色而坐語云是福清非是福寧同年書致賀賀擊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賀居家枕間嘗囑妻曰如生子名福

仙釋類編卷三

宋

清生女名福寧是也未旬日家人以生子報焉又王御史憲臣姑蘇人占籍京師既貴常有桑梓之思欲以女嫁於蘇且建一居宅為歸計及知浙之永嘉慕九仙靈異遣役者乞夢以決二事先析嫁女事夢一童子歌曰白石堦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裏人又問居宅事夢至一門第上貼一道家符有二紅印後王公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名龍華者及買第宅於城東入門見楣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與夢相合於是定居焉其靈驗如此

勸諭代償

聚善錄曰宋孫革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獄者甚衆有富人願出錢五百萬備革佛殿請於革老革老曰汝革所以施錢者何意也富者曰願得福耳革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像未剝落莫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什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而諾之即日輸錢因囹一空吁今之富家巨室為佛老二氏建琳宮梵宇粧神塑佛動踰千金為民上者何不以革老之法行之

仙釋類編卷三

卷三

行止分定

宋史曰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鮮其意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蠣灘遙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止禍福自有分定非偶然者

保性養生

顏氏曰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故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服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以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嵇崇冀服餌之微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鑒戒也

仙釋類編卷三

卷三

聖燈

兩陽雜俎曰名山大者往往皆有聖燈世人歸之佛氏之神如眉縣義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巖匡廬神燈巖四明天童山高麗太白山數處聖燈時現乃名山精靈之氣發為光爾夫珠之大者光猶照乘况名山為寶藏興焉之所獨無光乎

得性形影

草木子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

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佛以明神儒以明人

捨身鑄像

虞初志曰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佛像高七十尺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

仙傳類集卷三

華十

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誓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而己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

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僕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為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勣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嘆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開歲之內而重閣就成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勣建閣之日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勣也得非澄空之後身乎

仙傳類集卷三

七

寶子紀聞類編卷之三終

南史云：盧橘，實如蜜，味甘，可食。唐三體詩：裴度註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彭橘。又云：盧橘。

辨證類

兩水清琴

格古會要曰：水清古琴，見有二處。其一岳珂程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斲。其一周公瑾雲烟過眼所載為唐

開成中郭亮斲建中靖國修

兩伏波將軍

輟耕錄曰：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之史記及東漢書，蓋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林，下匯水，不特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盧橘

南村野史曰：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檳，枇杷檉柿。夫盧

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註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唐三體詩裴度註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彭橘。又云：盧橘。

和靖能棋

七脩稿曰：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若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此。始疑之後，見本集內詩有云：坐讀詩書下殿，看酒俗中則是棋慵下者。

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曾杜醉春風。彈子園圍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擔糞者耶。

沒字碑

輿地志畧曰：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曰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余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議封禪望祭山川，乃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琊臺祭之泰。

山正封禪望祭之地豈立無字石耶且始皇立石
頌德邀名後世安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
水殆恐磨滅而復為一套之理乎且思僂游錄載
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
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楊太守應奎
親見某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
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為隋時所刻是古人真有石
套事矣近仕宦題詩云莫怪無題字秦王不好書
想亦未改耳

天竺寺

遊覽圖集曰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
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
山雲前臺花蔌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
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此是題處州城外天
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塘志殆謬也見東坡詩集
第二卷

澄心堂紙

通解曰澄心堂紙陳後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

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有
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
軸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
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故後山叢談辨之今徽州
志又以為出於彼地與李廷圭墨為二絕則誤之
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之辨為烈祖所造無
疑惜歐陽公亦曰不知出處殆未考耳

針氈

郎仁寶曰世皆以人性不堪處曰如坐針氈不知
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
置針於錫坐氈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欄杆

七脩稿曰欄杆有三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
植詩曰月落參橫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
恨歌曰玉容寂寞淚欄杆欄杆眼眶也故韻書有
眼眶之訓

月內影

酉陽雜俎曰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

斫之樹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桂淮南子曰月中有物云娑婆者乃山河影也其空處乃海水影

祭海

鄭司農曰周禮四望以為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及考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可謂無祭海之文乎

名公姓字

莊子疏曰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

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莊周字子休杜康字仲寧楚狂接輿姓陸名通師曠字子野

王

補闕

恬谷子曰六經遭秦火後惟樂經全三西山則補以律呂新書八卦本於河圖周易詳矣九疇本於洛書乃獨無傳九峯則補以洪範皇極內篇蔡氏父子之有功於聖門多矣

祀典

定論編曰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顧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

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宣字子象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後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史記云申黨字子周家語云申績字子周今史記以黨為黨以績

六

為績其為訛寔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羊羔之潔無
申張之欲是以張為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
申張今圖有黨無張是以黨為張也唐宋加封申
黨申張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
姓氏有頗相遠二申猶二張也不祀薛邦而二申
復並祀焉不已憤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
事之大者又況其親炙之人而可憤之春嘗因欲
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補贈懸置爵號列
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於令式以改正數百

韓愈集卷四

七

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蘧
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其
訛春亦嘗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
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
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嘉靖年間輔臣
張孚敬建議釐正孔廟從祀諸賢申張諸子悉已
改正隆慶年間奏入薛文清公從祀我

朝廷特允儒臣建議再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三人從祀為一時之盛

超越前代

國朝記事曰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
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無也
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曌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
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榑房不預政事內庭甚正一
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國家
廓清馳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即

韓愈集卷四

八

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
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列聖
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侈更變之心
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何代無之國
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
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父之前耳後世忌諱
大甚殊為不典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改
呼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
進御合避餘一切皆略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

人無忌雖平居杯酒之間動以人命為戲如王愷
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因鳩貽禍伶人者其他快
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無法度我

聖祖在御先去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篇明著律
令使之趨避雖位極人臣不敢專權殺戮天下全
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雖張禹
大臣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狎縉紳
以為美談至于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朝
一革殆盡無寄綴之醜七也

物之至精

山崇考索曰中冷泉錫鼈乘之則漏是水之至精
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
遇水則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剛鑽可以鑽石是
石之至精者也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生丹砂則
光如紅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物理相制

汝南集曰鶴糞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和墨可以寫
字入石蟾酥可以潤玉可割是皆物理相為感制

而烏賊魚汁寫字如淡墨有為偽券以脫人者經
年則墨自消

綠珠

事物考曰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境有博
白山盤龍洞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
妾魚綠珠生於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為上
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君崇為夷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綠珠善吹
笛又善歌舞後趙王遣嬖人孫秀欲得之崇不

與秀言於趙主誅崇三族綠珠墜樓宛白州有水

十

一派自雙角山幽谷容州呼為綠珠江歸州有昭
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
為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汲此井者誕女必
多美麗里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具石
鎮之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四肢或不完具豈非
山水使然耶

九子各好

爾雅曰龍生九子各有所好一曰夬頭好負重碑

下獸是也二曰鼯鼠好文碑上兩傍獸是也三曰
鴟吻好望屋上獸是也四曰朝風好噉簷前獸是
也五曰蒲牢好鳴鍾上獸是也六曰蜥蜴好水橋
上獸是也七曰囚牛好音樂胡琴上刺獸是也八
曰狴犴好囚獄門上獸是也九曰睚眦好殺力上
獸是也

屍氣變化

閩南誌曰一進士宿南寺法堂上有物如鶴色蒼
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進士惶恐避之廡
下明日語僧僧對曰素無此怪旬日前有停柩堂
上者恐是耳又老僧曰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
羅鬼是也

得氣有異

廣志會獻曰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
異以骨故能吸氣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
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
以膻故香可通竅鹿之異以皮角故可裘而補襪
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

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
器鯊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鞣麟角鳳嘴也其
異以膠可以續斷絃以至象以牙鳥以羽魚以鮫
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也

陰陽各屬

禽雅曰十二時所屬各有不足之相鼠無牙屬陰
牛無上齒屬陰虎無脾屬陽兔無唇屬陰龍無耳
屬陽蛇無足屬陰馬無膽屬陽羊無瞳屬陰猴無
腎屬陽鷄無腎屬陰犬無胃屬陽猪無筋屬陰羊
馬臥起必先前足屬陽駝牛臥起必先後足屬陰
家鷄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鷄既鳴而鼓翼者三

胎卵濕化

周子曰物有貴賤乎曰有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
竅是胎生貴于卵生也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
而濕生者則不能矣是陸又貴於濕也化生者非
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為物益微矣是濕又貴於
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植物亦然夫草
木可揷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

荷茨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種之異也物之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物之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又其微也佛氏以胎卵濕化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六者窮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為蜚為蛾時也若無想是為蛹為蟻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極細微在乎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

辨證類編卷四

主

至似卵白以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

豐歉先驗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蕓也歲欲苦苦草先生

蕓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蕓也

歲欲雨雨草先生荷蕓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磁器

格古論曰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

甕器是也今人謂秘色甕器始於錢氏有國之且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觀龜蒙之詩則知唐已有秘色矣元朝以定州白磁器為不堪用命汝州造青甕器慶州造龍泉甕政和間京師自置甕燒造名曰官甕中興渡江邵成章提舉後苑置甕於脩內司造青器名內甕號邵局澄泥為範極其工緻色澤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甕比舊大不侔矣他如餘杭烏泥續甕皆非官甕之比若舊越甕則不復見矣

辨證類編卷四

市

臨摹硬黃響榻

韋續曰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熟熨斗上以黃臘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

形像相似

褚河南集曰君相之形亦有相似帝堯秀眉魯僂

司馬亦秀眉舜目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稽舛夜亦龍顏唐高祖日角世祖亦日角文王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非特亮眉八彩而舜目重瞳也

西國異香

博物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物非中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前奏其香帝取視之形如鸞卵三枚與素相似帝不悅付外庫

續纂類編卷四

五

後長安大疫宮中皆疫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允之宮中病者登日並瘥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日香猶不散帝乃厚禮餞之遣還

茯苓琥珀

神仙傳曰松栢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非茯苓即化琥珀也

孟子生卒

聽雨紀談曰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子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慶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罈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寔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之門

事有相類

續纂類編卷四

下

近峯聞畧曰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度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他如雪中高臥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以悉數也世稱蘇李咸謂蘇武李陵不知唐蘇味道李嶠蘇趙李仁當時亦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世稱李杜咸謂李白杜甫不知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

當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西子

寓園雜記曰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宋之間詩云一朝還舊都艷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臨夷則西施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蠡竊西子而

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

水火木石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性宜冷而有溫泉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燠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燠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水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香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是竹與雪皆有香也

本朝丞相

西樵野紀曰本朝承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等俱在相位又齊泰黃子澄皆拜相洪武八年

皇祖出師壯伐相府因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暨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之職始廢非本朝無丞相也

稱謂

聽雨紀談曰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為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相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目之則怒士不通古何至於此也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如魯西稱魯子曰吾先子之兩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

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孔子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敘齒別稱

羅文肅公曰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為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余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至

卷四

重

如耳為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為東坡為人如朱考亭則童稚莫不知晦菴猥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至鄉閭村曲細夫往往稱號重為可笑

返魂香

沈周紀事曰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鍋中湯沸揭而視之見二卵爇將熟詢于僕言行童於鸛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益僧曰

吾豈望其生但免其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

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

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

八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

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是內相捨供

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則與

之倭曰我乃八貢之人安可久留以待閣成但願

酬之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去後

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前老僧已故矣因白金為

卷四

重

卷四

重

莫其徒詢所取之香為何物倭曰此倭香也焚之

死人之魂復返聚即宦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鷄鳴枕

戴祚甄異傳曰武孟吳之太倉人有詩名嘗為武

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武孟枕之聞其中鳴

鼓起櫓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

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恠令碎

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

侯雞鳴枕也

肉芝

陸燦唐已編曰長州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宛然一小兒手也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農婦驚走報其夫夫往觀之亦甚駭乃掘其根深不可窮折而棄之湖中後讀神仙感遇傳曰蘭陵蕭靜之暮年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白烹而食之踰月齒髮再生力壯貌少後遇鍾南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按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同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類此耳不幸喪於農夫之手惜哉

畫角

三餘贅筆曰譙樓畫角之曲有三美相傳為曹子建作其初美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美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美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詩詞類

淵明談理

玄敬詩話曰東坡嘗贊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余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在新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名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真有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觀棋御詩

玉燭通典曰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曹子榮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稱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

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營戒遠
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
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任君
臣之器量見矣

瀛王全篇

青廂雜記曰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
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
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
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哉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

非前集卷之四

七

陶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
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為持危便愴神前程往往
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
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
豺虎禁中也立身

大庇寒士

芥隱筆記曰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
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
受凍死亦是樂天云百姓多寒誰可拯一身雖煖

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瑩篴引

古今注曰瑩篴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
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
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
於是援瑩篴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
玉傷之乃引瑩篴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
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瑩篴引

非前集卷之四

七

陌上桑歌

仲康紀事曰陌上桑出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
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
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
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歌以自明

倭使能詩

雙溪雜記曰國初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
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若何荅曰國比中原國
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簞新

酒金刀贈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
罪其不恭徐乃赦之

詩中六經

南溪詩話曰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
子之流也杜詩高妙處如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
丘墟顧開第一義回向心頭初可謂深入理窟晉
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綠衣碩人

萬九沙曰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

詩中六經

老

言外無窮之感後世惟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
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說刺之意溢於言外
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
外凝碧池邊奏管弦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
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
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
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深矣

得意句

木齋集曰古人得意句如王荊公青山柵虱坐黃

鳥挾書眠黃山谷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
江山皆警語也又山谷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
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荊公嘗云杜甫
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
手而天溫公云石曼卿詩天若有情人亦老可對
長吉月如無恨月常圓皆頗中的

蜀僧

草木子曰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
僧徘徊於其側問曰汝為何僧對曰詩僧也賈適

詩中六經

老

見湖中有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
僧應口對曰籃裡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魚船
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羅生復官

綠雪亭言曰李文達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
一事不無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為之畫策後文死
薛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發蓋棺薤歌
聲裡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
益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

陽李為道羅生已沒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脩撰之召矣

連十八書

續事始曰虞伯生幼年過蓊門酒樓題詩於鐸曰連十八書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稿蘇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當時皆以為呂洞賓作

薰風聯句

詩詞雜編卷四

辛

齊周謹父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唐文宗詩也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東坡亦以為有美而無箴故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于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諺語出詩

七脩稿曰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目但存方寸地畝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前夜之詩以為識也其詩云坐久喧暫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詩云一車致三穀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霞草中綠第四五句乃

詩詞雜編卷四

辛

宋駕仙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畝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壽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乃施肩吾詩也

要知大頭腦

劉公嘉話曰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為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為人譏子昂誤矣子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

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嘗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樯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元樞就第

齊東野語曰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臨江仙詞遺之云

詩詞類編卷四

章

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少未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送別

事文類聚曰于武陵與故人別贈詩云白日去難駐故人非舊客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話來天未曉月落滿城鐘又句

容黃錫祉仕闕中送鄉人歸云我獨送君歸故國君應憐我在天涯眼中一掬思鄉淚灑入君衣寄到家途人爲之傳誦

意寓規諷

名臣錄曰章楓山爲翰林庶吉士時嘗賦玉堂疏圃詩曰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又中秋賞月賦有曰天下之士有罹悲怨羈患貧窮孤苦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皆寓規諷時宰之意嘗因歲序却桃符題其

詩詞類編卷四

章

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秦墨衛門庭又題其檻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應須早挂冠及詔應制煙火燈詩則不肯爲矣遂被謫其節槩如此

閱世二律

懷麓堂日記曰余友實悅耕之詩如閱世二律見理甚明錄之以聞同志一曰人生安分只逍遙莫向窮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夜朦勞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碁不着高王謝功名有遺恨何如劉阮醉陶陶二曰積鏹多金生怨尤

一溫飽外更何求自甘輟邀陶元亮不愛贏餘馬
少游何取景素無若若終成莫莫與休休花前適
意三杯酒萬事忘機對白鷗

風落梅

灼艾集曰永樂二年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
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
一闕其詞曰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拚
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歎甚
留縉飲至東方白

讀詩集卷四

七

滿江紅

談藪曰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丙子北行題驛中
有滿江紅詞云太掖芙蓉全不似舊時顏色常記
春風雨露玉階金闕名播淋蘭妃后裏歡承笑語
君王側聽一聲鞀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
滅銅駝失那堪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
驚塵土夢宮車曉轉關山月問姮娥垂頭肯相容
從圓缺中原士人多誦之

風入松

武林舊事曰高宗一日游幸西湖經斷橋傍有酒
肆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克駐
目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余國寶醉筆也
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
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
裏鞦韆暖風十里簾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
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
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氣因
為改之曰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

讀詩集卷四

七

農家樂

謝良齋詩曰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
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
教義栽桑栽柘稼栽花閒非閒是都休管渴飲清
泉困飲茶又曰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
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尋新衣秋米白飯
鵝鴨成群猪羊滿園官稅蚤輸逍遙散誕似此之
人直錢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
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于聶夷中之詩矣寧渡

有此氣象哉

宜書諸紳

筆談曰華亭張弼一日遇事有感作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今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未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東海此詩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方寸地說

黎虛齋曰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

許顯雅編卷四

七

言也方寸地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之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

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養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怒必窒情必儆矯必克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

許顯雅編卷四

七

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涵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踰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植惡種常生於蔓延其或認棘棘為美檟蔑稗為良苗則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

矣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靜菴博學

世說新話曰自漢以來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真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薛濤倚門之流朱泚真寶滔之妻傷於悲怨我朝成化間海寧朱靜菴者周汝航之妻博學高明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存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游仙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艸金芝滿

詩詞類編卷四

葉

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胡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涼露濕宮袍不辭團扇空拋擲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為惜黃金悞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盡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衆難招真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興亡動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

臺荒草走狐狸殘香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山佳氣歇真龍又見起鍾離讀霍光傳云武帝果明斷付托真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神托晨失剛斷於禍成殺身赤族一何慘孝宣胡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誰為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佛印致書

鶴峯集曰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

詩詞類編卷四

辛

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寤寐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在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瞬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

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喫飯處病屎刺尿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膏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一生聰明要來做甚麼三世諸佛只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二三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何憂慮哉

帝王之詩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

詩詞續編卷四

世

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極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丕洽於是見焉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晚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石蓋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又詠扇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

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帝王之言也

各有所長

備忘錄曰人之才質各有所長故學者賦詩撰文不能兼美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至如宋潛溪為國初文章首臣一時文士誰則過之然於吟咏性情獨亞於當時諸公蓋天之生物實者不華淵者不陸不能兼全也梅舜俞嘗謂作詩之法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

詩詞續編卷四

世

寓於言表然後為盎然欲狀難寫之景非習之熟者不能精欲含不盡之意非養之素者不能到

本末主賓

李士謙曰文章德行雖物有本末而播今傳後亦互為主賓故周南商頌每假重於湯文圻者梓人則托名於韓柳然而有言者稱人有德者稱於人善為學者可以知所擇矣

詩傳經義

廣陵集曰茅大方作詩必傳經義嘗謁孟廟有千

古難忘義利辭之句一時作者莫能尚也洪武末陳弘以總兵守淮安茅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伏火龍焚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將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益臨風一歎一長歌其於義利真不忘所擇矣故百餘年來尚為淮人傳誦

韓柳李杜

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一二人能文章故唐以詩文取士能文者約千餘

詩詞雜錄卷四

世

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柳稍不及韓也能詩者約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李頗不及杜也世之至寶非獨造化所恡惜而亦造化所難成人徒知李杜為詩人而已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詩文體製

珊瑚鈎詩話曰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

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詞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吁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騷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季而上高蘭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

詩詞雜錄卷四

世

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道其常而作彞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

者說也記者記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諸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箴者脩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揮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之文也此皆文之異名也

各有所長

談藪曰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文法則漢歐陽玄虞集字學則晉趙孟頫單于樞詩學則唐楊載虞集道學之行則許衡劉因亦皆有所不逮

太祖詩

鴻猷錄曰 太祖居滁陽幕下志未得伸一日咏雪竹一絕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染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時上雖未即位婉然帝王氣象矣太平府有不惹菴太祖潛行至其地僧異之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云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嘵嘵問姓名後登大位聞詩已無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有臣師亡時留一偈在焉問偈云何誦云御筆

詩詞類編卷四

萬葉

題詩不敢留留時深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咲而釋之後命都督楊文征南贈詩曰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氣象英雄音律和暢婉似盛唐格局

松齋詩

白樂天曰祿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得久所以然者數有定分也有松

齊詩曰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
登一命初才小亦易足心寬體自舒充腸皆美食
容膝即安居况乎松齋下一琴數卷書詩不求甚
工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
順動方才付空虛恃此將過日自然多宴如昏昏
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詩識忠清

聞見錄曰于少保謙未第時題石灰云千槌萬鑿
出深山大火坑中煉爾顏粉骨碎身猶不顧要留

詩識忠清

詩

清白在人間人皆傳誦謂有忠蓋氣象吳閣老一
鵬少題赤壁圖云宋家學士愛風流赤壁磯頭作
勝遊明月在天天在水玉簫吹徹露華秋識者占
為翰林之具解學士縉紳七歲時其母孀居迫於
里胥催徵命紳訴縣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
却教兒子訴原由明公哀此孤茆獨好把春風判
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命小松為題即應聲曰
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
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寧大奇之遂蠲其稅

飲食類

放生文

丁銳放生文曰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虫鱗介無
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
不適其情此無他只是存心廣大一切眾生皆吾
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命放生詎可緩耶世人於
飲食之間能知戒殺足以解物之冤至若放生不
惟與物為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世豈無所願
欲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至脩道

飲食類編卷四

十六

必欲善行圓滿蚤成正覺余見世人遑遑百計求
是數者無一如意殊不知放生因果其效甚速不
觀古人已驗事乎漢楊寶放一黃雀報以玉環令
生清白子孫四世三公觀前人子孫昌榮如此則
為子孫計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宋呂公戲編竹
橋以渡羣蟻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
人名利超勝如此則為名利計者可不以放生為
急乎孫真人鮮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
籍壽禪師盜錢放生恬不畏死竟生西方則脩道

之獲報應又何如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因
事感悟或見物垂憐或過門而哀其無辜或出路
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人何憚而不為乎

戒殺文

俞仲寬戒殺文曰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
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不
同者人有智物無智人能言物不能言人之力強
物之力弱以其無智不能自救其身以其不能言
不能哀告求免以其力之弱不能勝人及物之受

錄金鑑卷四

七

生與人輕重不同是以殺而食之凡一飲食不得
肉為不美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食鳩雀者殺十
方得一羹至食蜆蛤殺命百數又有美味求達意
者不止見在之物平常之欲殺而食之或驅奴隸
遠求異品或畜養鷄豚擇肥旋殺生蟹投糟欲其
味入鞭魚造膾欲久經收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
腹取胎刺喉瀝血食之既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
怒罵庖者嗟乎深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
當如此殊不為怪既而深思痛念可不驚且懼哉

從權善哉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
橋見生鷄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訴於我耶
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
作一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
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膻之欲未能
盡斷且一時從權俞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
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
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

錄金鑑卷四

七

聞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
未免食肉安能逃闢老之責乎

茹素說

醒夢餘談曰世人以茹素為齋戒豈知聖賢之所
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
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
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
其平日用心何如也況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
趨利狗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為也古語兩

句說得好寧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戒殺要語

徐鳳竹戒殺文曰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王充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郭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竊歎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內翰通判江寧時厨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啣刀而藏之墻下楊傑提刑遊育王山因畫敗夢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往視行厨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

餘食類編卷四

第

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傷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含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或為鍼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號叫求救暫時頭昏腹痛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之所為也可不戒哉昔陸孝政欲收一聚

蜂收之不得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於其地忽為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書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以蒺藜與之皆背裂而死其後三子皆啞然則人之於物烏可恣其殘忍而不之惜乎

人物同氣

章楓山曰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洿池弋不射宿豈若今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

餘食類編卷四

四

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不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不及耳今人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多方置饌如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彘鷄鵝之類人畜以食者姑以供庖其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以成好生之德

禁絕嗜欲

張敞曰秦王好淫聲樂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樂楚王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

論茶

候鯖錄曰東坡論茶曰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閨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則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修之每食已輒以濃茶嗽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竈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

古今類編卷四

四十一

亦不為害此大有理人罕知之茶飲序云糴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灾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末茶

大學衍義補曰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僊約而盛著於陸羽茶經唐宋以來遂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無之物然唐宋用茶皆為細末製為餅片臨用而輟之盧仝詩所謂首閱月團范仲淹詩所謂輟

畔塵飛者是也元志猶有末茶之說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過於中國至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

茶旗鎗

茶塵史曰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又茶之始生而嫩者為一鎗寢大而展為一旗葉清臣著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至歐陽新茶詩云鄙哉數兩鎗與旗王荊公曰新茗齋中

飲食類編卷四

四十二

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云二公以崔舌為旗鎗耳不知崔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崔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

蒙山茶

七脩子曰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鮮謂之蒙茶士夫珍貴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養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

多香氣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于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朕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蒙頂之顛多秀嶺惡草不生生苐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竅高處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蛇龍人跡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飲食類編卷四

四三

煎茶七類

陸平泉煎茶七類曰一人品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于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砢宵次間者二品泉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減鮮冽三烹點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餅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湯少許候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脚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茶驟則乏味過熟

則味昏底滯四嘗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候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五茶候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六茶侶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七茶熟除煩雪滯滌醴破睡譚渴書倦是時茗椀策勲不減凌煙

酒

樵雲客話曰古有明水而無酒自儀狄始造之漢世酒之名不一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

飲食類編卷四

四

也酎三薰酒也醪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醪曰醑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釀之再曰醱釀酒曰醱酒之清曰醪厚曰醪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醪使酒曰醪甚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醺獨酌而醉曰醺出錢共飲曰醺賜民共飲曰醺不醉而怒曰異

葡萄酒

草木子曰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濃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冀寧等

諸造蒲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辨其真偽真者不
冰傾之則流注偽者雜水即冰凌而復堅矣其久
藏者中有一硯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蒲
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
蒲萄酒飲之令人有大毒亦令人死此元朝之法
酒古無有也

藍尾酒

七脩子曰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殊不
識其義余謂當求其字藍澁也說文云澁滓塗也

飲食類編卷四

四十五

滓塗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
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杯藍尾
酒一樽膠牙餠歲蓋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
餠可以意會矣

晉人飲酒

夢醒餘談曰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
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
可以踈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
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

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
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
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
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
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
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
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
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耶

逡巡酒

飲食類編卷四

四十六

吳明國曰山中神仙酒於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
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躑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
採芝麻花六兩六錢十二月八日取水春余日作
麴入杏仁二百個白麴十觔團如鷄子大用紙裹
吊挂風前四十九日客至取前水一瓶入麴一塊
紙封瓶口逡巡之間即成酒矣

服器類

歷代冠服

草木子曰蟬冠朱衣漢制也幘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華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負領唐服也仕者用之中笠襪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員領皇明服也士人用之

鹵簿

五禮精義曰朝廷車駕行羽儀導護之自秦漢始

服器類編卷四

甲七

有鹵簿之名後漢胡廣曰天子出行則具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扞敵其部伍之次皆著於簿獨以鹵為名者以大楯領一部之人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

鴛衾

南村野叟曰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謂之鴛衾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云嘗於官庫見之

火浣布

齊東野語曰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方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其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為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淨又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為火浣布有垢燒即除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刻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不可

服器類編卷四

四八

斷以為無也昔溫陵有海商漏船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為玩好大父嘗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黃白頗類木棉絲綾蒙茸若蝶粉蜂黃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為人強取以去

笏異

周公謹曰汪伯彥初拜相上殿謝恩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擾金淵

封參一日奏事下殿與臺臣劉應弼遇忽所持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地者殊不可測甫退朝則劉彈章已出蓋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太監帽

灼艾別集曰今太監之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內侍以為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語內侍而謂曰汝

履冠類編卷四

里九

王之冠與朕內侍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不臣服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香炬錦茵

博物志曰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師廣東為燭炬以象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諸相府厚遺主歲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啓命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歲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

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熱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成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茅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二公為計同一以見厚一以見疑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滿江紅

董漢陽曰皇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

履冠類編卷四

五一

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蚤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設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皇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併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舡謂之滿江紅云

几

雜存曰今世之椅卓不知始於何時古人席地而

坐其坐以膝即今之跪也但人授一几俸則憑之
几形稍灣三足而內向漢官寧常坐一木榻積五
十年當膝處皆穿則漢時固皆以膝晉庾顗醉憤
墮几上以頭就几穿取則晉尚席地齊武陵王畢
嘗侍宴醉伏地貂落肉盤帝笑曰肉污貂對曰陛
下愛毛羽而踈骨肉帝不悅可見六朝時尚席地
坐也柳子厚著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
知几為何物矣古人既危坐於地則列食於前艱
於俯取故為籩豆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

服器類編卷四

五十二

筆

許慎說文曰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
王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
之曲禮曰史載筆詩云靜女其姝貽我彤管莊子
曰紙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昔蒙恬之作筆
也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
謂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併吞六國

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於時成公綏曰筆者畢
也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筆數云筆者
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楚
謂之聿秦謂之筆

硯

柳公權曰硯言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
言端溪石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
妙益墨而至潔端州石工識石理得一窟自然有
圓石青紫色琢之為硯可值數金故謂之紫石硯

服器類編卷四

五十二

其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
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
耶或曰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石
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
世謂之鸚鵡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
於常其山號曰斧柯山即觀碁之所也今歙州之
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石工製之亦亞於端若得
其石則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
愛矣繁欽云魏銅雀臺遺趾人多毀其古瓦琢之

為硯甚工而注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沉泥以絺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眾瓦異焉即今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作古瓦之狀硯以市於人非昔之瓦矣

紙

蘇易簡曰古者大事書於冊小事簡牘而已漢興有幡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倫用樹皮及故布麻以為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答

服墨類編卷四

王

王孺虔曰子邑之紙研妙輝光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雲陽州六合牋蒲州白薄重抄臨川滑薄等紙太史米元章為十紙說書贈竇安撫刻於五羊黎氏之信古齋

墨

墨數曰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煙岱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為妙韋仲將墨法云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

趙唐末流離渡江觀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於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之上品昔人以三事括之枯來輕熟來馨磨來清故重按輕推磨墨之法

樂器

錦繡萬花谷曰琵琶始於烏孫公主所造馬上彈之古曲有陌上桑石崇謝奕皆善此樂箏則蒙恬所造笙則王子晉所造琴為成都雷生所斲笛則

服墨類編卷四

王

卷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忽有一老父泛小舟來曰某善吹此政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湖波湧動笛遂中裂老父即取囊中笛以畢其曲忽舟下有二龍翼舟以聽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花蠟燭

滙水紀談曰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冠萊公燭法萊公嘗知鄧州自少年

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為入清儉居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焚然欲滅與客相對惟清談而已三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告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為戒也

衣履

事物紀原白衣者身之章也服之不中身之災也古人之衣上下相稱今人為長衣短裳殊失古制

事物紀原卷四

五

裙褶下裳也袴腰衣也褌褌衣也褌取其溫厚是以禦寒也褌常服也被褌衣也衾大被也褌亦被也褌者禮也飾足以為禮褌約也所以拘足也褌底曰紹單底曰履靴一作鞞以皮為之鞋一作鞮夏商用草為之周用麻晉用絲布鞋者諧也鞮屨衣也三代謂之角襪前後相承中心繫之以帶至魏始裁縫為之即今之式也

花木類

瓊花

齊東野語曰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還祠中數榮如故淳熙中壽皇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官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堂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彷彿似之耳

事物紀原卷四

五

二臺異草

杜陵集曰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之處今建其馬其地生草一種能治人心疾蓋緣當時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曾璵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為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疾不瘳須一茹又徽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白之意予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謂之奇異

鐵樹花

七修纂曰烏鎮王天雨為橫州判官嘗云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貫家有盆樹一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問於主人曰此錢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嗅之微有草氣俗諺以事難成者則曰須錢樹開花然則果有此樹耶

香海棠

草木子曰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香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治前有香

花木類編卷四

壬戌

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醲郁觀宋真宗御製後苑諸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處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滿院香此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槩論也

娑羅廣藤

鈞玄篇曰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則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桂花四出

七脩稿曰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為成數也巖桂止四出者秋已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蘭蕙

山谷脩水記曰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時以沙石則茂沃之以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

花木類編卷四

壬戌

也余居保安僧舍開牖於東西西養蕙而東養蘭觀者必問其故故著其說焉

芸草

邵氏聞見錄曰古人用以藏書曰芸草是也置書帙中無蠹置席下即去蚤蟲葉類豌豆作小葉遇秋則葉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謂之七里香遠在數十步外已聞香自春至秋不歇也

人為花木

適苑誌曰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為種樹家謂苦

棟樹上接梅花則成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荷投殼瓮中經年種之則數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靛水調紙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其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牡丹

神隱記曰牡丹一名木芍藥不接則不佳接牡丹者謂之山篋子洛人春初買而種之至秋乃接種牡丹用白欽末一斤和之能殺虫盡去宿土換之

花木類編卷四

李

以細土此種法也澆花用日未出時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三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此澆花法也一本數朵擇其小者去之懼公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去枝勿令結子懼易老春初既去弱幹便以棘數枝置花禁上棘氣煖可以辟霜大樹亦然此養花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虫蠹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虫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窓以大鍼點硫黃鍼之虫死花復盛此醫花法也烏賊魚骨以之鍼花輒

死花之忌也

松石喻

范純夫曰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詩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兩朝名寵所染猶不免萬世之詆彈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花木類編卷四

李

仙樹

酉陽雜俎曰彬州蘇耽仙壇出仙桃有人誠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太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三寸核細如針甚甜無賽祁連山有仙樹行旅得之可濟饑渴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時人稱為四味木

取菓澆花法

神隱記曰山野中橄欖樹高峻不可採以鹽擦其樹則其實自落故詩有紛紛紅紫落青瑤之句今人取銀杏以竹篾桎其本擊篾自落有槐樹生青蛭食葉殆盡將鼓於樹下大槓則其蛭盡落於地種牡丹以白芨放根下則不蛀種蘭花以鹿糞拌土中則花多種茉莉以硫黃置根下則來春復開種海棠冬月以糟水沃其根則繁盛種菖蒲以積年溝中瓦片搥碎植之則易茂種水仙詩云五月不在土六月不在房栽向東籬下花開朶朶香

花木類編卷四

李

菊花

教清江曰余行蜀中遇兩宿於民家見庭中有菊一本時已冬初花開紅紫黃白色色可愛問之何能爾也主人曰春初取老艾極大者一株剪其枝葉用故土培其本根然後取美色菊一小枝接之各用本菊根下土和泥封固束縛之俟其枝葉暢茂則去其泥土秋深花開各依本色秋盡花謝艾亦枯死噫人力固可以奪天巧然生氣則不可繼人不能勝天也

鳥獸類

麟鳳豺狼

尹和靖曰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論其表耳麟鳳為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異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閑殆有甚於豺狼也

騶虞

載埴鼠璞曰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

鳥獸類編卷四

李

乃文王囿名虞則虞人之官之說又曰天子田獵七騶成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之決以不食生不踐生為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朝群臣皆賦咏之夏公元吉賦序有曰猊目虎身白盾黑章修尾隅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長倍身相同則騶虞果有之矣噫騶虞惟見咏於周時至我

朝復兩見之嗚呼盛哉

龍

綠雪亭雜言曰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子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莫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養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養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高麗雜編卷四

三

瘞鶴銘

輿地志曰陶弘景撰瘞鶴銘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荆廖廓耶奚奪之遽也乃累以玄黃之幣歲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淳丘著經乃徵前事出于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晨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

荆門歷下華亭奚奪真侶瘞爾作銘其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乃華陽陶真逸書也

獅子

南村野史曰元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巖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猓犬諸獸見之畏憚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鷄鶩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

高麗雜編卷四

三

紛然脫落有若燭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為之辟易也正德七年海外貢獅子盛以大鐵籠衆攪之獅怒火星四出籠莫能容遽尋主者主者至出腰袋中一物示之即溺下復舊矣識者曰此天牛皮也

象

廣州記曰廣之循州雷州皆產象惟雄者則兩牙人捕之爭食其鼻肥脆偏堪為炙象有十二肉惟鼻是其本肉象孕子五歲始生每一象死方有二

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者上也自死而取者次也死於山中久者則又下矣

捕猿戒

齊東野語曰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瘡艾感嘆投弓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跼蹐號呼而斃蕭氏為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鄆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

鳥獸類編卷四

六西

母母既中矢戾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洒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乃死既取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

寒號蟲

輟耕錄曰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已脫落索然

如鼓雜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饑餒如得尺寸之名則便意得志滿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噫可哀也已

禁人捕鹿

董漢陽雜存曰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尚虛

鳥獸類編卷四

六五

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兩偶於民家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聖意遂注焉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為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墻門每壞官府為之脩云

物得氣先

讀書錄曰禽鳥得氣之先丑前鷄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鷄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鴈往來亦如此又曰螢隨時而出虫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黃雀玄鳥

南郭子曰黃雀之為物也日游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游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役促此行伴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惑惑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論諸蟲

葉龍泉曰或問曰物性可齊乎曰不可也曰何也

鳥獸類編卷四

六十六

子獨不見乎物有直行者犬馬是也有曲行者蛇蚓是也有橫行者郭索是也有却行者夔躡是也有兩頭行者率然是也有屈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動其脅腹縮縮循行者喘喚之類是也聞以有翼飛者矣得非鷹鷂乎聞以有翼而不能飛者矣得非鷩鳥乎未聞以無翼飛者焉然亦有之龍與滕蛇是豈非形動而天隨者乎鱗虫有蟄龍蛇是也羽虫有蟄鷩燕是也毛虫有蟄黃鼠是也介虫有蟄龜鱉是也夫蟄物又造化減其半功也故其用

不能全

義蜂

灼艾集曰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鷩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閣老遽養令家僮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塚為文祭之

海鏡

海孺生曰海之渚有海鏡其腹空洞無藏惟中藏紅蟹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腹而海鏡斃矣

鳥獸類編卷四

六十七

蝗

七脩稿曰爾雅以蝗有四種子所見者灰黃二色大率於苗之心葉根節盡食之繞飛即交產子如麥門冬後數日中出如黑蟻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螽斯一產八十一子是也其子入地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遇臘雪則入地至深東坡詩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其飛止跳躍所向群往無一反逆者渡水則後啣前翅由由然若繩索之狀北方地旱恒有之江南視為災異

江魚

草木子曰江之水族如楊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蟹至潯陽則少鮓魚至鷺島磯則少鮓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其理猶鸛鵒不踰濟洛踰淮而死皆由地氣使然

鱣魚

太魏諸州記曰每歲三月中有鱣魚從穴中入河重千斤魚青皮如鮫魚皮有珠口在領下毛詩義疏曰鱣身似龍鰓頸口在領下背上腹下有甲大

鳥獸類編卷四

李八

者千餘斤

箕袋魚

奚棗廣要曰秦王箕袋魚即烏賊魚也昔秦王東遊棄箕袋於海化為此魚形一如箕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帛焉無行者多用之及考南越志云烏賊魚一名何伯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

白龜烏鰂

鵝峰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墨深水令黑以混其身魚人見黑即網之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猫犬喻

蘇東坡曰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余謂

鳥獸類編卷四

李

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鵒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鵒乎悉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猫蟹三足

紫泉閒話曰三脚猫兩足在前一足在後能聚鼠黃巽甫為予言向容一醫家曾生此猫以為恠而殺之後一中使聞而亟市之時已死矣嗟惋彌月乃曰用缶盛水於地猫以足踏之十里內鼠盡聚一室蓋無價寶也蟹三足曰能生宜與君山池中

孫思和言晉地尤多人誤食徧體奇痒沸湯浴之良久皮肉盡化惟存骨髮中官曾有此變土人無以自明取死因試之果驗

綠衣乞命

海鹽志曰嘉靖壬戌間夏六月指揮李振夜夢綠衣人百數乞命於前覺而異之晨往舟次遇籠蛙百數閣閣驚鳴若哀訴者李憶夢中事贖之放家池中因囑曰蛙可生特憎其聒耳我救汝生汝母聒我後蛙果不鳴李建止蛙亭以志之吁蛙一微物耳始有入夢之靈卒有不鳴之報螻蟻惜命豚魚可孚靈哉

長者所為

李士舉曰一切小兒嬉遊好殺蜂蚊蠅虫之類宜禁之非惟傷生亦熾其殺心至長大不知仁慈矣人能於行住坐臥間見衆生投於死地如蛾赴燭如虫投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全生此皆富壽長者之所為也

物理相制

鳥獸類編卷四

牛一

鳥獸類編卷四

牛一

變化論曰爾雅載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鵲以睛交鴛鴦交頸野鵲纏枝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孔雀因雷聲而應孕燕山錄曰猿有手可以捕鼠而掣於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掣於犬雞食蜈蚣而蜈蚣食其肉蚊噪蟻目而燠蚊以蟻骨玄龜食鱗飛鼠斷猿狼蝨噬鶴青腰食虎此以小制大也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也蜂交則黃退蝶交則粉退蜂採百花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於王物亦知蘭之貴也蛺蝶大者名為鳳子然詞人罕用之韓偓詩有鶯兒嘒嘒雖黃鸝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為此也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其色白秋深則來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露信故杜甫詩有故國霜前白鴈來之句

猫王

紀異錄曰景泰初西番貢一猫經過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譚問猫有何異而足以上供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

猫盛罩於鐵籠以籠納着空室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而死使臣曰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鼯鼠

格物志曰山中大木上多鼯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援其毛投虎身上着則生虫偏身瘡爛以至於死故森森林木之處虎則畏之而不敢至方悟古人画虎皆在平原曠野而未嘗有作林木者也隋文帝有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林間蟲所蠹損則又可証也

鳥獸類編卷中

十一

海扇

葵亭類纂曰海中一物其甲如扇其文如瓦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為海扇四明任松卿詩云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虫蒼蒼思自淺猶抱明月憑夷吾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知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智藏

陶安集曰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

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漁人見而捕之西方有白鳥曰半翅者亦痴見人則飛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得鰢魚入網輒伏者惜其鱗也孔雀愛其羽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常自照水因而有溺水者皆不智不藏也

物知時候

夢溪筆談曰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猶犬逢春秋則交虫蛇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夫物之種類不同而其生育亦異蚕蛾懷子出蠶始雄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着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為鯉遇鯖則為鯖也

天地分量

章子厚曰麝以香致害象以齒致焚翠以羽致戕蚌以珠致剖蘭以莖致摧松以明致燃物之無即

於人而人自即之非直禽獸草木惟人亦然君子
雖自修猶畏人知韓昌黎曰德修而毀來行高而
謗興盛名之下君子勿居非固惡夫名也惡夫德
之未脩而名為之最焉固謗之因也而况自矜自
貶以召禍乎又曰與其齒者去其角與其翼者兩
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齒即角之變翼即足之化
無角則為齒無翼則為足矣造物固無心也人之
知慮亦復如之勞心者或不能勞力尚武者或不
能脩文長於言語者或短於德行長於政事者或

善於文學此蓋天地之分量人不得而違之也

實子記聞類編卷之四終

紀聞類編四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寶文照撰文照字子明秀水人萬歷中官光祿
寺典簿其書每卷分六類亦格言之流朱國祚跋
甚稱其孝行蓋以其人重之其言則未能免俗也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
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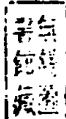
〔明〕周伯璘撰 徐奮鵬評 周家賢

註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書林鄭大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虞精集八
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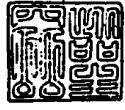
虞精集題辭



莆田周更生所著虞精集正續
計百餘篇因受知其邑侯廬陵
郭章弢先發刻四十七篇邑人
陳駕部鳴周與臨川湯祠部義
仍序行之蓋其言俱采之古今
名家而自成一家言竊比於信
古傳述云爾余所見前代人著
書若陸賈新語王符潜夫論荀
悅申鑒徐幹中論劉邵人物志
之類與此體相似然或執偏見
或未關至極是書談理精微格

物弘博於世務籌畫審諦而其
辭則傾瀝液漱芳潤奄有衆美
矣今人詩如陽伍伴侶文不如
韓陵一片石而裁木汗竹轉相
陵高積如丘山使人厭憎欲付
祖龍之火得更生編爲之快然
陳湯兩君子不欲私諸帳中尤
秣林之勝事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虞精集序

甫之周更生不遠二千里以所
纂組虞精集謁而正焉余呀其
書名無乃索微之說耶更生曰
虞人獵百禽之精以供靈囿吾
獵百家之精以給文苑故名余
曰凡著述家無不獵精而成者
子復何精而虞更生曰見百家
精語慮其散而不屬易以忘佚
雖爲百家之墮髓零齒可以累
集成也設凡而徵之比類而貫
之蓋十年之中易稿者四十餘

度而僅成八十餘首卽虞人植
表種別部置未足以喻斯勤也
余憐其功而奇其體時賤軀有
微抱姑撮一二閱之見其一篇
之羅櫺千累百一句之繳發五
加雙學士詞人取材至便余獨
惜生爲庋互衆爲割鮮耶更生
曰敝帚不能無自寶意而歲月
往矣柰攻苦無力以行其書願
先生有以重之爲異時知者地
耳余喟然久之曰更生不以虞
卿自比而以此自居謙可知已

近見士大夫號能文字者雖
不集句與集句等虞精中宛轉
接續善用古者也至屋軼等十
餘首是獨創大議不襲前唾以
此觀之更生非自不能作古文
辭者特以用古可以無敝於今
要於鑿鑿必行者也余有以慰
更生矣今觀士之處世窮通兩
者而已通者不必能虞而窮者
虞而精之不必能虞者日益以
通而虞而精之者日益以窮更
生欲攬司命之祛而問以不平

何也夫不平固造物者之所爲
平生能虞其精而更虞其粗乎
咄咄更生其取精旣多可無問
窮通矣

友人臨川湯顯祖書于清
遠樓中

虞精集小引

夫鑄百氏而以己也已何能治百
氏哉求之銀光穎上而赫蹄遺跡
焚、野馬馳隙中之光矣問兩淶
老不叩紫黃宮主人其能騁尺寸
今古間乎所貴宇宙人豪佳千秋
之契抒一念之靈共蔚玄風為後
學津梁不佞注此意爰非朝夕
媿目井衷溝何渠天閑刻藤邇邇
苦小兒於造物得謝置居壑與青
錢公子携手上下冀或一了夙願
有客自莆田來身掛虬甲叩疏櫺

問焉則周君更生父是更生父名
蜚雲肆間不佞亦久於雲肆間得
其試卷仰彌高篇閱之遂成神交
顧未熟芝宇也一旦擔簦前來矚
然大宅儼雞黍席中綢繆道氣襲
人留連旬日與之商訖今古文章

第覺爽籟自碧落外傳索奚囊內
延得其所著虞精集嗟夫陶泓一
滴大傾海濤謂其襲百氏而千秋
俛首為君役矣謂倚百氏而一念
首百氏出矣宣光縱橫五經為周
名卿君豈其苗裔耶今之更生不

昔之更生相掩映青藜下邪不佞
讀是書且霍然讀七對且其然為
之輟翰懸之都門有能指其中之
一字以買千金否無何君馬首南
携其稿去而案頭餘香猶恍然不
散因思萬字膏馥何緣先得沁入

寒酸鼻孔真可謂半生良覲矣夫
玄晏先生以三都重也不佞能辭
佛頭之穢哉余知虞精必為世重
謹為叙之而追以及之庶海內士
人知數千里外有鵬相附而飲
醇者是所謂不翼而飛者又知筆

洞山下有莆中異人一震雖啗鐸
世而來鳴者是所謂瑞一方而瑞
一世瑞世：於無窮者

臨川通家小弟徐奮鵬書

虞精集敘

自有書契文字以來即羽陵蠹
簡酉陽逸牒未喪於天闡繹不
在人乎若夫一家所勒一事所
臚哲匠代興英筆兩集其劇心
色之言往：衣被天下之膚朴而
其槌與屑腴之肯足以飫天下
耳矚目隅之夫而望其腹唯是
無千古之眸者則不能神境與
象境值而輒收之其陋識無怪即
畋渙矣而不能苴索融通若陶朱
公之出入萬貨則其業桶通融

矣而不能鎔裁凝液若火冶氏之
搏煉陰陽則其業亦局故知屋
錢貫索必屬之火豪傑焉彼蘭
陵之病爾字鬼瑣者為百氏之末
衷也匪為衷百氏而集大成者言
也及睹程夫子每以記誦喪心為

康稽集

序

十

上蔡病則借筏之不如忘筌也學
涸之不如合流也又明矣虞精集
者友人更生周君之手成也其高
之性命卑之才術鉅之倫物碎之
米鹽微之玄釋顯之勳猷抑何苞
孕靡挂也又何其鮮霞煥漢明

星燦空令人魂搖而目賊也徐率
業之而綜括纏綿若稗狐而成衆
聯絡焚圓若穿珠而參偈又如五
綵錯陳纹理必異九珍並御氣
味自殊則何其經緯井井也是其
為刪述編摩也者其非為刪述編

康稽集

序

十一

摩也者余謂周君其所謂知而
作焉者也夫陽翟賈人懸一帙國
門而世無能易片字彼豈盡出一
家一人之嘔吐手摘邪而淮南鴻
烈論者以為出入挾風霜氣則
既為蘇雷火小山輦所僞成而又

不免咀粕于漆園鄭圃之津乞靈
於白馬驪牛之沫安在其獨翔不
朽而呂劉二書之在今若二曜之
不隕晦者何也世無善述而妄以
二書為善作故也矧周君業成足
令海內操觚應旂之士不必厭汗

康肅集

序

十三

牛而勤祭賴者即二書且在鑪雪
中何渠不為大業盛事乎子長謂
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周君亦窮
愁蓋勝於卿則茲集所納稱哉
顧使周君蚤穎脫於世娛又安能
枯十餘年之眼精竭五年之心精

殫三年之腕精為世之溝徂窾
啟者津梁膏馥也余與周君同
受吳興沈師知而素以博奧嚴
周君沐浴之餘敬序首簡且
沾沾為今日之君山耳

友弟鳴周陳騰鳳謨

康肅集

序

十三



錄諸名公評文書略

李本寧先生書

讀佳篇八卷如得至寶復示續集羣玉冊府凡夫何緣寓目惟駭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從古已然深爲更生一慨題詞請教面晤不一

沈遠心公祖書

諱之整

承乏名邦甫閱佳集拾芳摘秀吐藻孕奇其雄氣宏議種種快人

郭章弢父母贈跋

諱如闇

甫號材藪士握靈抱荆擅著作者衆甚邇從謝廣

評註康精集

書略

文壇中得閱周生伯畊虞精集稿大都撫拾古今精華而鎔鑄之因嘆此生攻苦茹淡乃博綜豪華若此乎宜其伏櫪而思千里也聊附桓葛之好効裴公之遺冀以廣亭柱之傳焉

謝師尊書

諱必敬

謫陋幸得以俎豆從事文獻之區因睹周更生是集文雄詞偉氣邁意淵足爲修詞者取材不揣極舌贊成梓功

李衷一先生書

諱光緒

更生足下學窮二酉才雄九軍無所不有亦無所

不輟驟然讀之如入武庫而劒戟森臨如探春谷而花萼競秀令人誠心奪目應接不暇當撥拾鉅釘之世有博學宏詞如足下者真寰中豪傑詞壇翹楚也美甚甚公甚

謝武林先生書

諱行肇

三山距莆三百里而飲芳名殊甚近得讀琳瑯之章其間麗詞確論累牘連篇妙手也不佞馬首且北何時紀臂以豁懸遲

戴斐君先生書

諱澳

惠教虞精集登舟剪燭讀盡七對一篇慷慨歷落

評註康精集

書略

之思抒寫殆盡僕即鐵僕不覺青衫濕矣知更生非今人豈以窮愁著書終耶爲榜人促去晨起裁答莫罄追賞

陳鳴周先生書

諱騰鳳

老丈搜羅百家廼成茲集真字內有數文章屬弁言於弟得無續貂之譏耶苦塊枯腸掬管重於舉杵強成序稿郢裁何如

林玉鉉先生書

諱錦鼎

佳製毫鸞彩鳳吞吐百家讀之如入武庫而游五都之市又如餐沆瀣而濯鳬乎冰壺也蕩滌煩襟

針砭俗障豈不大快大雅久湮此道非門下主盟而誰耶莊誦莊誦

石鉛山先生書

諱棟明

虞精一集名言潤論發前人所未發其灝氣蒼顏直凌西京而上之此等胸襟乃廟廊法物非塵埃中可數數見也

周仲吉先生書

諱迪

咫尺德音少窺武庫乃今得竊受帳閱其炙轂談天之奇繭絲牛毛之致真足空今古而鐸聖賢弟雖疎陋豈以識寶瑰波斯哉

評註虞精集

書略

三

凡例

一篇中各段止處俱有此「」畫上有提挈要言

一辭句有裨制義者用此類◎圈之

一句法藻雅字眼新奇有裨論著通用者悉此類

○圈之

一事實間或兩用者句法各異全集俱鮮重出解

釋亦鮮疊見

一解釋遇習聞習見處略之

凡例終

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之二目錄

第一卷

發源篇

七對篇

崇正篇

士行篇

第二卷

體用篇

心性篇

性學篇

厚養篇

識略篇

通才篇

大受篇

審處篇

評註虞精集

目錄

第三卷

養正篇

篤學篇

博學篇

達命篇

安命篇

安貧篇

第四卷

居身篇

涉世篇

待賈篇

時行篇

登庸篇

鉅施篇

第五卷

盛世篇	創興篇
君道篇	君德篇
君心篇	君鑑篇
內德篇	
第六卷	
葆願篇	儲教篇
臣道篇	臣箴篇
寅恭篇	婉諫篇
忠諫篇	
第七卷	
屈軼篇	知人篇
精鑒篇	民情篇
仁民篇	邊事篇
第八卷	
振擢篇	高隱篇
沂雩篇	航齋篇
玄屑篇	滙海篇
目終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之一	發源篇	粵自混關初型、濤洋茫渺、泰元清而龜寶位、大
鄧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書林 鄭大經 道常 梓	評註虞精集卷一
莆田 周伯明 更生 著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矩奠而白阜圖、貝茨禪而真脉衍、 <small>濤洋浩大貌</small>
臨川 徐奮鵬 自溟 評	湯開遠 叔寧 校	嶽形勢辨氣脉、綰結之理、貝茨山名、五帝傳道
		所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
		致然猶神道無跡、天工罕代、有如栢皇栗陸之
		世、整頭卷領之代、赫胥泰豆之風、標枝野鹿之
		俗、栢皇栗陸古帝號並整頭卷領赫胥泰豆皆
		紀、只有泰逢泰乙無泰豆名曰泰豆善御者想
		也、物則由於夷庚、物性率乎由儀或存上志邈
		矣、止窺噴索、下迄乘載、登孔昊而上下、緯羣

龍之所經庚大道也由儀至禮也上志上古聖
聖也其間涉器千名含靈萬族萬族萬浸漫方
與之中迴迴洪覆之內何萬生之輪軫何紛故
之紛綰何物類之噪噪何淳元上派何澆風下
黷乎無乃起於情智漸寶世漸非胥庭人漸垂
穀飲俗漸非畏壘太撲散為犧尊希聲散為管
籥厭飲食為民質慕蒲菹為聖好紗故即多故
大庭皆上世帝號穀飲卵中未出不假庭赫胥
也畏壘庚桑子所耕之地蒲菹文王所嗜者
于是視聽混淆嗜欲冲起矣惟聖詰挺生天骨
許註虞精集卷一
疎朗墻宇高疑言其器圓靈方儀鍾其秀朝離
宵德秉其精離宵德指日月代明也十端五節
葆其粹廣輪德形萃其靈十端天一端地一端
水火土各一端人一端共有一上皇妙有注其
端廣輪指四方德形指山川上皇妙有注其
心人宗國工具其美上皇妙有上帝賦以義理
為國總三才之隔約萬有之塗達遂古標季之
運决隆期頤曆之機達古往古也標季為末季
也抗志遊千仞之上橫襟窺千萬之藏非所謂
天球韜粹月鑑涵清鑪於天冶於地鍾於五行

降於星嶽為胤明神之訖錄為結皇紐之絕維
耶天球二句言德器美也訖錄絕維故其居則
嶽屹動則雷擊嶽屹雷擊言其道業之昭夏麗
洪玄謀之龍驤螭屈玄晏清乎天步緝憲麗乎
光圖教新乎朝綱憲言綱紀責乎國風鋒摧
乎漂惡龍輝開乎質木龍輝句言雷厲變乎俗
惠心奮乎千祀清埃播乎無疆總歸於秋空無
雲滄海無波惠心言惠和之心貽千祀淵身玄
淵宅心道秘淵身玄淵身玄所以夷白一身盧牟
許註虞精集卷一
六合夷白道德純白之謂結精二儀丘貉千古
丘貉千古言我上友千古如揚旌後烈津梁萬
靈慈渡宵貌為風標之峻峭為斗譽之輝光足
以芟蕩神衢榮鏡宇宙俾柄燐掩昧震疊疊夷
等修名於流渤齊洪業於炎曦者靡得而鏡云
撮其涯略論之則始乎筭弁終乎齡背割乎夷
原成乎喬嶽此立德之基有常建功之路不一
真丹璫譬之非寶綠蘭比之無芳此所以會百
氏之英靈流萬寓之膏馥也後代津梁言極弱

也。楚渡句言凡有青龍者莫不待命神衢指帝
都炳燁句言尤燭幽暗瑩瑩夷窮髮之夷也詩云
黃者歸背言老人
之背斑文如歸也

林爾材評 詩陳

以發源命篇列於虞精全

集之首繼此數十篇汪洋浩博雖因題演

義其脉絡滂發起於此篇精練道勁蒼然

淵然末以滙海命篇收拾全集直與江河

同沛不與細流比潤矣

徐自溟評 古勁蒼鬱無一庸常語

許註虞精集 卷一

十四

七對篇

歲在屠維作噩月。在嘉平日。哉生明。屠維作噩
嘉平冬十二月也。客有自郢中來者。衣敝不垢
貌。臞不猥。叩鐵僮。齋屏語。主人曰。駑馬頗困於
長塗。暫茲稅駕。去燕來尋。於舊壘好為捲簾乎。
倂坐高譚。世態主人熟識。其超俗哇士也。遂與
促膝移晷。客曰。昔譚富貴驕人。貧賤驕人是耶。
非耶。主人曰。頭顱如許。而心自憐。髀肉已銷。而
名未立。敢言及此哉。雖然。懷璧之子。未必肯惠。
許註虞精集 卷一
而人競親者。以其有惠人之資也。蓬蒿之士。性
能輕財。而人皆疎者。以其無濟人之具也。競親
者。彼自親。富貴原非親我。我何故而喜。競疎者。
彼自疎。貧賤原非疎我。我何故而怒。無喜無怒。
驕曷從生。孰是孰非。之二人又何知。客曰。人亦
有言。勢家咳唾。自是成珠。被褐懷王者。雖蘭蕙
亦化。為芻蕘。賢者雖云獨悟。在困苦亦如羣愚。勢
咳唾世情。見之以為珠也。被褐懷王者。貧窮抱
道。即有蘭蕙芬芳之美。亦且化為芻蕘。賢者靈
心。雖有獨悟妙覺在。困是耶。非耶。主人曰。夫士
苦時亦如羣愚昧昧也。是耶。非耶。主人曰。夫士

平道不
網意以
意以天
道無心
聖賢尚
遺教奇
正解其
怨天處

之。簾弄英雄何。叵測耶。校尉拜封。而隴西不侯。
侏儒飽死。而東方苦饑。交尉。李廣漢名將反。
不得封侯。侏儒漢武所畜之人。東方朔曰。續錦。
侏儒受帝寵。飽欲死也。臣苦饑欲死也。
雖惡而登朝。練絲雖美而不尊。芳蕙芟夷。臭鮑。
佩御。汗血放驪。而垂耳。跋蹇馳騁。於鑾軒。續錦。
織成者。反見貴。於練熟之絲。所成者。臭鮑。敗絲。
至臭者。反見賤。在御於前。汗血良馬也。放驪。
駕任其垂耳。聞。在御於前。跋蹇疲。德焉。邈美。不暢於。
譽行焉。鴻夏不諒於時。合抱之松。無庸於曄人。
之國。呼人。國。人。如。獲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何。
詩註虞精集卷十
賦薄而予嗇也。豈履信易。憑思順。何置耶。履信。周。信。
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主人曰。春日麗。
天。隱者不照。秋霜披地。僻者不傷。莫仁於雨露。
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雪霜。而松柏冬青。日月不。
能摘光於曲突。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人造爐。
冶。亦若此耳。何豐何嗇。何厚何薄耶。如君山鴻。
漸。鑲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君。
桓。鑲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君。
六。安。承。之。官。意。不。樂。道。幸。易。曰。鴻。漸。于。達。其。羽。
可用為儀。鑲幾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鑲羽。
翼。于。高。雲。之。中。也。敬。通。焉。姓。少。有。個。儻。之。志。明。

第五段
人情以
問意以
煥士涉
投途答
意以常
痛通態
惟賢者
不隱此
風塵正
解其尤
大處

帝以為才過其實。而不用。風穴。姑置勿論。
所從出也。願濯羽。而水。暮宿風穴。姑置勿論。
乃若文公。壺其尾。周公也。宣尼絕其糧。顏回敗。
其叢蘭。冉。歌其芳。昔。叢蘭。孔子嘆。顏回之死。
已。冉。有。疾。嘗。歌。其。芳。昔。叢蘭。孔子嘆。顏回之死。
之。冉。有。疾。嘗。歌。其。芳。昔。叢蘭。孔子嘆。顏回之死。
喬哉。客曰。唯唯。天信何心哉。獨恠世之矜榮。華。
於尺影。總萬慮於寸陰者。視薄援寡助之夫。不。
能追參天高妙。復歛翼於故枝。無親朋在朝。高。
妙。謂。顯。授。見。拔。者。歛。翼。故。枝。好。服。指。為。奢。僭。惡。
衣。指。為。困。阨。徐。行。指。為。饑。餒。疾。行。指。為。逃。責。不。
詩註虞精集卷十
候指為倨侮。數至指為求食。空造指為無意。奉。
贊指為欲貸。此處子之羈縻。貧士之苦枯也。處。
者之稱士。際此時。外望已無寸祿。內顧又無斗。
儲。浮雲若為我陰。蟋蟀若助人嘖。登高若嘖。歸。
處如醒。如獨宿。憎夜。如嫫母畏旦。安能無介介。
此情態哉。主人曰。我惟困蒙。人皆背馳。浮雲六。
時。羞。澀。之。狀。獨。宿。孤。單。之。人。苦。夜。太。長。故。惜。夜。
嫫母醜貌。恐天明。畏人見也。故畏旦。我惟困蒙。
言人因我在。困。蒙。也。自。古。記。之。且。窮。年。鑽。故。
紙。未。窺。豹。之。一斑。寸晷試陳文。屢戰蝸之兩角。

微名求其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
昭國風之盛典。舍爐而冰之附。置飴而槩之茹。
鮮矣。君不見東家富財。車馬接迹。西家富德。風
雪閉門乎。又不見權要之門。喧煩會合。道義之
宅。圓寂荒涼乎。又不見下邳得勢。同病相憐。子
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誰不愛其所
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云。將恐將懼。實于子
懷刺友道。如厚終薄也。下邳得勢。坐上常盈。一
即翟公所居之地。得勢主居相時。坐上常盈。一
朝見斥。戶外無聲乎。苟名氣雖充。勲赫未融。則
官必無金張之援。游必無子孟之資。門必無結

卷一

十

駟之迹。堂必無好事之客。案必絕蕭氏之牘。庭
必滅貢公之藁。金日磾。張安世。皆漢貴盛之家。
席為門。在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好事
楊雄家。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蕭
氏蕭育與朱博為友。王陽與貢禹。密。雖圖南無
交。不相往來。書牘亦絕。茶履之跡也。雖圖南無
路。自甘從控地之飛。奈窮北欲春。誰肯費回天
之力。甚者戒閤者莫與通。視謁見若將免。捐半
菽如捐命。落一毛如拊心。名紙生毛。青松落色。
翟公之所以書門也。半菽。歲饑人食半菽。名紙。與謁所阻。吟曰。萬卷詩書劉魯風。烟波萬里。謁
文翁無錢乞與報知者。名紙生毛。不為通。翟公

第六段
客既悟
悲尤一
邊義一
邊義一
以君子
自修用
世非以
遺世

為延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
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情。人情大如此。何必
一一。矧高行默成之賢。甘心孤漠。嚙志玄耿。彼
且求無媿於夢寐。何暇激音鼓。聽拭面媒人哉。
客曰。謹承發覆多矣。而後乃今良願聽其難諧。
芳塗任其易舛。古心惟以自輟。世路任其難抑。
靜言思之。使奇音在。譽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
樞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
也。且平陂倚伏。誰其測哉。年。老而帝好少。命其
評註虞精集卷一

卷一

十

奈何。賣漿而天。又寒時。不我與。能為明堂路寢
者。而居無廬。能為乘輿玉輅者。而出無輿。利盡
萬物者。不能啟童昏之心。年光而帝好少。即顏
子牙少貧。賣漿而值天。對武帝之言。見下
值天。熱童昏之心。指帝堯不得化丹。朱不肖。德
表生民者。不能救桎梏之辱。自分公麼。奚怨奚
尤。奚敢俯憐末路。引眄亨衢哉。主人曰。幽谷芝
蘭。不以無人不芳。勵行誥人。不以窮遇改節。蓋
立德不絕俗。自難收美聲。而著厚實。執志不絕
羣。自難臻成功。而銘弘績。若朝為蜩翼之善。夕

望丘陵之益是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請
母以至寶多疑荆山有淚自銷磨其生平精采
乎客曰余洞主人胸矣桃李無言聽先花而後
實松筠有節誓老壯而窳堅將見呂梁飛水三
千仞盡供筆下之波瀾廟栢溜雨四十圍獨臥
歲寒之風雪千孔觀龍鱗三葉遶武郎潛眉漢
廟中有植彼郎潛麗眉三葉遶武郎潛眉漢
大四十圍彼郎潛麗眉三葉遶武郎潛眉漢
為郎眉郎潛麗眉三葉遶武郎潛眉漢
三朝為郎眉郎潛麗眉三葉遶武郎潛眉漢
必助其飛騰人畫為之鼓舞咄咄丈夫固不與
評註康精集卷一
趨羶嚇腐者同浮沈也亦安甘與草木不同朽腐
哉主人見客議論風生才情泉湧似涉陽鱗恐
其淺發鈔樹也陽鱗子賤宰父遇陽鱗畫畫曰
而吸之者陽鱗也請以鈎道送子夫披綸結餌迎
亡若食若不食者陽鱗也請以鈎道送子夫披綸結餌迎
賤日車驅矣陽鱗也請以鈎道送子夫披綸結餌迎
單父請其父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矣至復語之
曰余聞庖丁之技熟於戒視梓慶之鑠妙於齋
心紀渚之關雞馴於木雞此譚梓之說也梓慶
為鑠鑠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對曰
臣將為鑠未嘗敢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
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齋七日不敢然忘吾四肢形體然後成見鑠然後

焉易有之良言止漸言進惟止而後可進故止
之極至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又何身與人之
外得入其中而搖之夫是取象於鴻于之危盤
之安陸之泥蟠達之天飛隨所試而無不利此
豈漸之能乃良之能耳客爽然自失曰昔盧敖
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廣盧敖然自失曰昔
迎風而舞放曰子殆可與為友乎若士笑曰吾
方南遊罔象之野北息流墨之鄉西窮百蠻之
能往今子游濠始此先其窮觀不亦遠哉子處
吾與汗漫期遊九垓之外不可以久駐懷身入
于雲中放仰視曰吾此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評註康精集卷一
河宗東窺滄海方嘆秋水之不多秋水灌河涇
間不辨牛馬河伯自以為天下之美在已順流
而東至北海東南而視不見水端望洋向海若
嘆曰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未見若我之謂
矣吾非至于子之門則長現矣若我之謂
其謂是乎因知鴻羽期漸於可儀與羣龍徵吉
于藏首者均為吾儒出處旌鏡也在首藏首則
剛而能柔矣故敢不佩衿客遂辭出驟然謂主
人曰先正有云噐之真鐵漢矣其名齋耶其同
調耶
柯爾珍評 昔枚乘七發傳毅七激張衡七

辨崔駰七依曹植七啓張景陽七命咸蓄
 盛藻各相慕習曄曄震區向矣對客篇委
 婉弘深譬龍虎之文披雲霞之色出淵泓
 之思沛倒峽之氣縱橫七對情境雙融非
 博綜羣芳方軌前秀耶諱憲世
 自溟評 初讀七對洞心駭目反覆味之機
 神氣脉如珠貫星聯如川流河決有此宏
 詞宇內希觀具隻眼者寧不賞心

古

崇正篇

聖人爲學不發覆於冲穆不馳驟于無何有之
 鄉性履繩蹈準以收歛其視聽檢束其趨踰聖
 人爲教不開竇於靈府不宜洩於不可知之場
 惟周旋實地以允蹈其常經消耗其淫厲故語
 義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必研幾于六
 位之六位易此學與教皆有本原而不參以穴見
 詭說也昔者河以通乾出乎天包洛以流坤出
 乎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發河圖錫義實天所
 評註虞精集卷一
 以開五帝之治洛書昇禹實天所以啟三王之
 功合而論之九聖有作懸中天兩曜七經垂訓
 燭萬古重冥後之學聖人者譬如索物於夜室
 其良於火燭索道於當世者其良於典籍考其
 淵源所自有先知者知則無先有後覺者覺則
 無後如堯學君疇舜學務成禹師墨如且師庶
 秀者無論已逮玉書吐瑞繡紱係角木舌宣而
 萬里應宮牆輝而萬世燭焉扶輿之輝光曉初
 烝之耳目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述千

第三段
 論孔聖
 大成道
 大功宏

歷聖代
 有月

大段述
 歷聖代

破陳論
 聖學從
 實地爲
 本原

載若共一時論殊俗若與同室度幽明若見一
 情原治亂若指已効舉大道前矛芟百氏纂莽
 源鴻濛襍頌答禪代焚糾悟軒虞執象羌夔契
 為儔披髻悅瓊枝相黼黻皇猷此猶炳明珠於
 枯蚌之海抱戢池於龍門之淵奏黃鐘大呂以
 洗桑間濮上之穢陳太羹玄酒以清腴腴醢醬
 之味也是故愍世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搜
 舊章而定五禮採遺音而正六樂業資九聖時
 歷三古以十翼彰其用者即八卦宜其象也故
 評註虞精集卷一
 昭德取之晉講習聚之允多識取之大畜至懲
 忿改過獨以損益二象當之其開萬古羣蒙者
 精矣至矣由是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
 游塵彰王迹於詩亡之後則諸侯千有餘國風
 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而春秋一字
 之褒寵踰華袞片言之貶辱過市朝附勢匿非
 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
 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是故吾夫子之道真
 可置之前而不輕可以錯諸後而不軒可以內

之尋常而不塞可以布之天下而不究以為近
 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
 光昭昭以為顯乎其機冥冥譬如八卦之中有
 太極未嘗混於九而無所別也夫何歲歷綿綿條
 極未嘗混於九而無所別也夫何歲歷綿綿條
 流紛綽烟橫瓜丘矣昔侵魯壁矣綿綿綿綿
 之意昔侵魯壁矣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綿
 千鍾中得所藏古文虞夏殷周之書及傳論語
 經荆棘滿尼山非復絃歌之地藻芹虛泮水寧
 觀俎豆之容以至杏壇凋葉於龜蒙洙泗絕流
 評註虞精集卷一
 乎隋谷遂其辨練光於曳馬其窺寶氣於連牛
 杏壇施教及魯益衰王教不行是凋葉于魯之
 龜蒙也洙泗所傳一脈不幸至秦焚坑是絕流
 于秦關嶺谷之中也曳馬連牛言其道精英之
 脉如孔子登泰山望城劍不有萬戶定於繩墨七篇
 氣連乎河身能禽獸楊墨大開性善之門妾婦
 儀秦廣關丈夫之路哉是以建禮門以縣規標
 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股捷徑者滅趾也
 何異星聯軫埜以在天水會江流而宗海耶又
 何異登陟泰山更邇慶雲之河漢居臨泗水風

第六段
論學
後得真
信望出

第七段
揭二程
心學之
旨

第八段
聚諸儒
心學之
旨

早游夏之淵源耶。嗟哉秦政燎其書。簡帙與煙塵共盡。烏覩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平。母惑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續述。者舉一朝而空之矣。尤幸星奎水洛之世。周程濬其源。而張則支之旁出。游謝諸公。衍其流。而楊則流之嫡派。朱集其成。而二陸擬朱。猶張之于程。揭其大旨。則同堂合轍。一心也。伊川謂有主則虛。取虛入水之譬。明道謂有主則實。以主敬言也。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爲貴。欲人之畜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以顯道之玩物也。伊川艮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徇外。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兩忘。言學力之終也。知二程可以槩諸儒矣。若夫仁寓於么荷。性寓於庭草。心寓於芭蕉。節寓於竹。君尤之弄。驢之鳴。盆魚之自得。野馬之細。縕青山綠樹之多。天光雲影之徘徊。皆得境應心。言言皆真。境皆實也。有之未嘗有。是真有。無之未嘗無。是真無。見之未嘗見。是真見。譬之浩風入

第九段
合聖賢
精微開
本義

第十段
統言聖
學要領

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無。視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有。但得於勿忘勿助之中。便是鸞飛魚躍之象。自生白于虛室。發光於泰宇也。合孔孟諸儒之道。如波濤萬頃。爲世作津梁。如幽冥永夜。爲世作火炬。如疾驅駉呼。爲世作良劑。如火宅燃熾。爲世作甘雨。得其道者。如淨月出輪。萬波分影。如吹毛劒。用千里無人。如秉靈燭於昏衢。如飯青精於餓子。佩服其教者。不將垂橐而往。稠載而歸。披褐而入衣錦。而出乎故語。養心則猶水浸物。漸而不驟。養性則猶木培根。子而若棄。克己則猶兵禦敵。進而亡却。慎思則如濶井。浚其泉而愈新。辨疑則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攻異端則如大將逐寇。搗其藩而深入。其穴又以丘阜之止。不如淵泉之逝。故學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霖霖之潤。故學貴不驟。威鳳以難見爲神。得聖學以深爲根者。走麝以遺香不捕。得聖學以約爲紀者。然于聖傳心之道。圓融無漏。而世之爲邊表見者不少也。當必析其異

十一段
論儒儒
講學大
旨同歸
於真境

中二段
論正學
正教直
接正宗
殷應初

而歸於同去其偏而揆諸全可也舍求放心而
專集義則良知已晦矣闇莫辨吾不知所集者
何物舍集義而專求放心則荆棘叢生斧斤日
尋吾又不知所求者何物問學繭絲而本體或
疎於默識聰明發而初心或忘於赤子要之
以主敬入者謹此心者也安在其異于主靜以
致知格物進者辨此心者也安在異于良知以
集義爲事心之功何殊于致知之旨乎以復見
天地之心不通於黃中之理乎以洗心藏良背
評莊虞精集卷一
之庭不猶然坤腹居體之遺意乎會而通之則
知流水一經非義非旦芳花千首何雅何風理
圓無剖析獨還混沌乾坤情率易敲推更適聚
分方物何其妙也用是排羣昏而獨照逃多累
而上趨舍毫末之差檢完鑠之懿鑄義理於靈
明若貯在藏之富起經綸於心上若倒在囊之
物此不必盱衡而思挈尺而度疲精神以求合
也亦不必淘漉五鑿透露三明而胸自無纖矣
由斯爲教也函丈動中宸之采片言炳烈於丹

青臯比延上道之光載色流觀乎及象豈非得
其正宗直升鄒魯正大之堂入其閭域直窺濂
洛關閩之室者耶

湯叔寧評 譚正學一脉俾孔孟諸儒傳心
統緒炳若日星大有關係文字

評莊虞精集卷一

主

士行篇

夫士將風標秀舉而聲溢金石清輝映世而志華日月何也以其嘗陶化樂學陶化樂學言陶

問學澡雪其心志斧藻其躬行肩錡其神明檢

押其操履故能達豐安匱達豐安匱不逐逐於

也動若重規靜若疊矩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

以慮輕不弼譽以于澤不辭愆以忌絀不卷道

而悖時不遺身而匿迹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

之風者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者許由因

評註虞精集卷一

堯欲讓以天下臨河而洗耳投淵是舜讓其友

其辱行慢我吾蓋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在三

音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

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均之疎此身

事之如一父生師教君食之也

而順止遵繩墨而不跌如明鏡舉則傾冠見如

義和照則曲影覺而冲霄之志奪月之鋒終奮

翼而高揮耳此弘長風流增益標勝者之所以

留心也則士行大略可觀已若夫叔季之士愚

不揣汝窺光以卜智庸不慚陋躡跡而繩賢者

不自揣其故故不明反窺瞰光處自狂不忤病

以爲智躡跡專憑舊跡以繩賢者

二段論
士行所
以矢者
起於智
味濃

初段論
士有完
行大要
在出處
合適

未悖也乃模影以摘聖俗不悖流亦已矣復尋

聲而罵古吾謀其意必欲勝智上賢縮量就其

蟻裁達聖通古貶懷狗其鵲矩模影摘聖尋聲

士故德蠹裁蠹矩都是小節且汗行無節貧賤

淺見欲人貶道以狗已也

攝於饑寒富貴流於逸樂尚噫噫於人曰非展

季桑門誰能不管哉展季展禽季札遂管目前

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游於上體貌衰於下縱

鷗鴟東徙亦松檟成行矣鷗鴟說苑梟與鷗遇

惡我聲鳩曰爾改鳴則可不然東方之人亦惡

子也松檟成行如云墓木已拱時逝不及修省

評註虞精集卷一

也斯立辟以危身志士之大痛也豈照鄰殆庶

道亞黃中者所爲耶照鄰殆庶易坤辭云君子

子其殆庶幾故欲求完行者惟達人貴於自我

乎鄰近也

高情屬乎天雲薄身而厚志也菲言而厚行也

寧重道而不豫不至重昏以終身也董道不豫

於道中雖不豫悅於世亦如游震不能細其響

不至重昏昧而終其身也

以協金石之和游震雷發聲也二句言疊璧不

能私其耀以就曲炤之惠巨川不能促其涯以

通連濟之涉高嶽不能削其峻以副平陟之步

三段論
士行所
以矢者
起於智
味濃

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赴狹路之通清士不能搏其節以同濁俗之塵交雪霜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嗜響或不變其音貞柯早能全其性居焉不忘木雞之守行焉不異集谷之危靜焉不翅尺蠖之屈動焉不替蹇裳之懼擇地而蹈不啻處子之防抱真而葆不殊懷璧之慎囁嚅而言不弛守瓶之戒超超而行不涉寄徑之羞琅琅其璞乎岩岩其峰乎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也方駕遠步不以回路期通也惟道味自給世評註虞精集卷一

芬莫艤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室邇人曠物疎道親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與仁賢也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不以機務纏其心不以世故煩其慮廉耻為於家間邪僻銷於胸次故孝惟義養矣既思田生致親之議與父就重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則易為去親而事君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又悟毛子捧檄之懷也漢府義家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喜動顏色奉賤

四段論
行自不
同於世
之逐嗜
者

之辭去後義母死三微七碎皆不就張奉道必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懷邦矣雖如仲連輕乎齊組亦似子牟練乎魏闕也此進退可限之士何其悟之辨耶曾仲連不受齊國之封子牟曹丕之弟子建之然士行況也進退可限謂進退之間中規矩也然士行之所以為完者先恬退而後功名焉其逸翮之高翔其孤芳之絕侶真清標雅操立獨鶴於人間遠韻遐心逸孤鴻於天末追先民願意而潛山隱几焉堂堂處子無管無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主客雖至於鑿垤廓然獨居甘心焉評註虞精集卷一

鑿垤魯君將造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闔給彼豈使去使若者復來闔鑿垤而還垤垤也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視朝榮華夕憔悴者福不盈背禍溢於世商人且以為悔况吉士是賴乎此哲人所以識義大雅所以庇身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有以也

馬首之巢由槐柳齊列昔有一士日日往伺權之徒嚙馬首巢由在槐柳間問人呼為槐柳齊列以乘時策馬功名其人延自負少年高潔輕世肆志答曰堯舜在上何嫌巢由洗耳及隨隱仕路多年一日候調趙中令馬首有以于薦拔中令笑曰今日幸有巢由傑傑明達困而彌亮何慮在馬首可謂不偶矣

五段論
得則未
以終行

六段論
後文義
以終行

獨正者危至方則閨後絕配而前無隣哉益亦
 有清交相砥之友在焉一時所敷雅論心者皆
 韻宇弘深之士情瀾不竭之徒不惟然諾重於
 布言且氣高叔夜而嚴方仲舉矣雄推三虎而
 香耀八龍矣王劉美竹之潤裴李春蘭之馨均
 之可以比景可以共波可以比物荃蓀可以連
 類龍鸞荃蓀香草也屈原作離騷以荃蓀鸞龍比君子也周舉謂不見
 叔度鄙吝之心復萌房琯稱一見紫芝名利之
 心都盡者其在斯人乎豈與首路同塵輟塗殊
 評註虞精集卷一 美

軌者倫哉然士終非廣交以延譽也雖道潤金
 璧言炳丹青為河漢之炳靈為斗山之偉望至
 於義窮幾象文蔽班楊當其世非無譚詩避階
 者非無乞文環堵者非無藻繪之學可以鼓吹
 明庭者自視為浮華無用之詞如璿玉致美不
 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直委瑣
 齷齪視之耳較諸虛談誇論詡曜世俗之徒才
 遠謝於陸龍識已迷夫三豕陸龍陸機字士龍
 也子夏辨其訛曰必是已亥日濟三豕渡河不啻涇渭分
 師字跡久則磨滅誤讀三豕渡河

七段論
凡有玷
於士行
者悉為
屏絕

八段論
不易出
必足幾
類俗而
係人望

流雅鄭異奏矣豈肯自萎標格不希拔俗之韻
 專艷博綜徒矜腹笥之奇哉由此推之龍門可
 登冠裳輻輳月旦可懼轍駟充閭慮馳吾心不
 為也乘鑑衡以酌等操纖纖以顧息稍有強顏
 求附者即鄙為夏畦自勞慮黜吾心不為也陽
 施陰設牢石室戈貌結交而心仇離者此士行
 最劣慮澆吾心不為也真片心比潔於蘭雲隻
 語垂馨於芝露度渺滄溟之水氣溫陽谷之和
 彼牛溲同泥鮑繩共貫其眤此何如哉故其行
 評註虞精集卷一 主

之表著何異夫玉以瑜潤隨以光融者何異夫
 長松在林利錐處囊平得無係萬夫碩望動台
 階珪組耶此不過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
 冕宋人資章甫干越越人其如騏不驟進求服
 鳳不食餒求食何哉言士不求君也士方且閉
 戶自精每念箕山綠竹猶增商義之高苦嶺寒
 松實抱秦封之恨者非士行之旌鏡與猶未也
 他如史敷家風椒壁無以續桑林之汙史敷家
 法章狀貌憐之常稿衣食周之漣商既去舊苦中

九段論
處不終
處得時
則爲而
並今名

求○潘○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取○
自○言○於○是○吾○人○共○立○法○章○是○爲○襲○王○以○保○其○城○
而○立○太○史○氏○女○爲○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不○取○
姓○因○自○嫁○非○吾○種○也○汚○吾○世○終○身○不○睹○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如○狄○姊○懿○訓○藥○籠○莫○以○解○此○
睹○而○失○人○子○之○禮○如○狄○姊○懿○訓○藥○籠○莫○以○解○此○
朝○之○羞○狄○仁○傑○有○姊○寡○居○仁○傑○訪○之○有○甥○勇○力○
使○之○仕○姊○曰○吾○不○欲○其○事○諸○如○此○類○尤○勵○行○者○
女○主○也○仁○傑○聞○言○大○慙○諸○如○此○類○尤○勵○行○者○
所○以○務○白○而○常○惕○也○斯○能○托○性○夷○遠○而○令○芳○履○
潔○焉○揭○長○庚○於○曉○漢○屹○砥○柱○於○狂○瀾○何○必○懷○悵○
悶○於○知○希○興○永○嘆○於○川○逝○乎○卽○此○枯○寂○之○守○便○
足○以○檢○柙○末○世○節○雖○離○俗○而○德○合○於○王○行○雖○詭○
評○註○康○精○集○卷○一○
朝○而○功○同○於○政○東○哲○有○云○無○爲○可○以○解○天○下○之○
紛○淡○泊○可○以○舒○天○下○之○難○殆○謂○是○乎○令○人○望○之○
其○神○清○而○氣○茂○者○如○五○玉○之○明○潤○如○八○窓○之○玲○
瓏○如○喬○松○之○在○霄○漢○其○天○球○之○氣○韻○月○斧○之○精○
神○日○邊○之○佳○氣○雲○表○之○脩○名○乃○希○世○之○儔○民○瑚○
璣○之○宏○器○何○患○乎○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
立○耶○若○此○者○抑○豈○軒○冕○避○榮○自○甘○枯○槁○乎○乃○生○
平○雅○志○實○耻○衮○職○之○未○晤○也○冉○冉○漸○也○修○名○修○
達○欲○得○高○位○以○行○道○意○故○時○方○顛○沛○則○顯○不○

流露篇中

徐自溟評

炳若緝繡艷若春葩文章節行

楊任道評

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如○隱○及○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當○世○屯○旣○康○可○
以○尊○主○而○隆○茂○也○卽○以○芳○風○之○曉○暖○以○俊○名○之○
清○邵○自○能○奮○躍○淵○塗○跨○騰○風○雲○功○踰○砥○礪○道○邁○
舟○航○矣○如○雷○霆○必○發○潛○底○震○動○如○抱○鼓○鏗○鏘○介○
士○奮○竦○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有○翼○垂○雲○伏○
林○思○起○昔○之○多○才○豐○莪○者○今○一○出○而○乘○理○照○物○
焉○不○爲○觸○藩○之○羝○而○爲○見○田○之○龍○觸○藩○易○言○羝○
雖○之○中○進○退○不○能○自○如○以○比○小○人○自○取○其○困○鳳○
豈○若○君○子○爲○在○田○之○龍○世○道○日○泰○吾○道○日○亨○耶○
下○覽○於○德○輝○驥○出○驤○於○夷○路○在○室○也○勤○身○以○致○
評○註○康○精○集○卷○一○
養○在○朝○也○竭○命○以○効○忠○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
愆○乎○舊○如○淪○淵○之○珠○忽○呈○夜○浪○塵○埋○之○鏡○乍○煜○
晨○光○貌○耀○而○再○肥○心○判○而○復○合○何○必○守○奕○與○之○
螢○燭○不○仰○天○庭○覩○白○日○乎○此○道○敷○歲○暮○之○士○所○
以○昭○末○景○而○泛○餘○波○也○寧○不○令○千○載○有○雄○名○哉○
完

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之二

無錫藏

郢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周伯畊更生著

臨川徐奮鵬自滇評

湯開遠叔寧校

男周家賢齊甫註

書林鄭大經思鳴梓

體用篇

世有達不在廟廊達而為一身一家謀者是亦

評註虞精集卷二

初段論
體用合
二之學

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為天下萬世慮
者是亦山林之達也則是窮達一致也體用一
原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
徇功名者詎知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又有
竊性命之迂譚者益堅立功名者之僻惟狂氣
質識者益錮譚性者之愚詎知惟克己乃能
成已惟勝物乃能成物彼齊心板德時剛大之
氣不隱隱露乎抑緒性外更有功業乎彼經綸
注盾時道義之體不彰彰著乎抑亦功業外別

二段舉
明體通
用各殊
異極

三段論
體用可
名不可
分

有性術乎故明道術不為卑之蠹魚訓詁獨契
剽響不為高之穿鑿堂戶盱衡一切而稱獨契
惟飲真源嗽芳潤神識糟粕之外冥會簡書之
前如探赤水不得耳目得之罔象通世務不為
卑之牽制儕俗模稜觀望不為高之濶胸逞臆
見其為生事而豪舉惟鎮宗祏禪氓伍助勦乎
非常之原蘊崇乎恒久之業如庖丁解牛披卻
導窾芒刃若新兩者如皇軌轅于同歸非化瑟
廢于膠柱則沈湛道德游神理性似為芻狗世
評註虞精集卷二
故出之往往植乾坤扶宇宙策勲日月矢志若
民見為厭薄名理本之往往維道脉統聖真此
析圭擔爵者當識山林之味披裘拾穗者當桂
人代之憂方不局於一隅者如以箕穎谷口者
為高則伊管不齒於明智以駟馬高蓋者為雄
則商洛卧夫不列於人倫故有忽白壁而樂垂
綸負王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踏駁無異
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廊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知鯢桓之

四段以
體用合
一之
大人

五段歸
其相時
而動所
以能合

與龍躍各有其道哉惟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卜
居郊廓榮帶川阜顯不綯功晦不標迹縱則甘
霖濟蒼生而無負揀則山立標物表以完名吾
惡知弛担逃以成逸而任重孰以生勞又惡知
旂常可以策勲而丘園不可以樂道故出不極
勞處不巢皓泰則據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
昧在儒亦儒在道亦道為桐江一絲重漢祚於
千鈞為黃石一編感秦命於二世可蠖屈而藏
山跼蹐亦可龍申而經國飛馳可運屈行其清
評註康精集卷二
暉亦可時申散其龍藻惟研體用之共貫精俱
微之至機時微泰遇伸宜聲眺俱朗也又如坡
謁茹草垂綸免置之時而性體常湛時遭否遇
屈宜神情忸怩也又如服冕乘輅兼朱垂紫之
時而壯猷不減摘之莫究其外面之罔識其內
林壑而帝猷無意必商梅之夢柴桑以苟活隨
歡應漢水之求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耶譬如榆杏栢槐燧因其時炮燔烹炙調殊其
適美哉斯夫達不為身家之謀窮亦為世道之

慮本之秉行純壹志行忠友清淨足以勵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非窮達
咸宜體用合一之士能乎哉

自撰評 明體適用是吾儒合一學脉論議

中詞藻煥發氣勢恢弘步步中窠華實並
茂之文也堪賞堪賞

平生集卷二

心性篇

初段揭
習心不
可言性
當論初
習不當
論初

二段關
合性分
合妙旨

世每執習心以擬性之善惡者是根元未週級
節多營白首軋干之習見謂求放心不知其為
雕虫也援拾性命之唾見謂學有本源不知其
為耳食也無乃以四通八達之衢營而窟穴千
變萬化之府設而町畦分彼分此界限靈臺分
貴分賤藩籬泰宇獨不觀月園千樹同光風谷
百巖共響非本初一乎螳螂不與蟋蟀齊鳴絳
綵不與貉裘並服忻戚殊懷泣笑別音非所習
評註虞精集卷二 五

殊乎然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
涕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素而後歎歎哉詎知
心田本無穢草性地更絕塵飛心有存亡性無
增減心有人心道心性無有人與道之別心有
出有入性無有出與入之分心猶鏡也鏡之明
即性垢之則昏拭之而昏者復明心有昏明性
無昏明心猶水也水之下即性激之則逆導之
而逆者復順心有順逆性無順逆善者可言性
亦可言心惡者可言習心不可言習性有習心

三本體工
夫為一
之學

四段推
心身性
法論一

五段論
心而遊
濠濮

則操之而後存故曰存心無習性不待操而存
故曰養性然心性本體也格而致恭而篤存養
工夫也即所謂本體也格而致恭而篤皆工夫
皆本體也吾又安知家國天下之不為獨耶又
安知位育參贊之不為慎耶又安知睹聞之不
為不睹不聞言動者之不為無聲無臭耶故曾
不必專言心思不必專言性孟不必分言心性
學庸孟轉相訓誥于孔氏之精神而人自不解
也由此推之性而心也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
評註虞精集卷二 六

氣之周流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之
所由以靈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之所
由以生知心身性命之合一則知托迹者瞬息
已遷操本者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非機虛
明之用入塵非垢靜為之性心在其中動為之
心性在其中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寒月結水
為冰暖時釋冰成水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
成性如空無象湛然圓滿獨惟夫假睡圓通師
心而遊濠濮則曰吾以明心依空而勘成事則

衆心性
而空之
學從實
地存養
順其自
然而已

六段論
存養功
至同會
心身性
命顯顯

曰吾以見性。指忠信傳習爲下乘。則曰無還慧
照之化境。薄視聽思慮爲粗迹。則曰吾見定靜
之天根。詎知聖學正印。有如視聽克其非禮。即
終日靚聞。悉爲不睹。不聞。喜怒哀樂。於中節。即
日思慮。非何思何慮。心性本無知。去知而迷
者。靈。心性本無見。去見而碍者。微。心性本無言。
去言而縛者。解。惟無聞聞。則有聲之聲。與無聲
之聽。不隔。惟無見見。則有形之形。與無形之視。
不隔。索衆響于玄冥。羅衆形于罔象。天機自張。
評註虞精集卷十一
而各不自知。日用無擇。而成其自率。如在手應
搗。而搗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
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踣。而踣不知膝。心本覺
體。覺本無念。見念即垂。性本利機。機實徹照。迷
照亦失。是故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
矣。舍日用倫物外求心。性無心性矣。必也謹啓
閉於危局。放性來於與齋。鷹狡密其條籠。螭賊
保其根節。久而化之。與慮宜之。然後隨我。鳶魚
縱其翔逝。見其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

正純粹精者存。乃性所寄。爲命之根矣。心中之
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樂愛惡欲者存。乃命所
寄。爲性之樞矣。惟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
憎不接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此聖人盡性而至
命。賢人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一以貫之者
也。

自溟評 心性從衆論折衷歸宗孔孟讀之
瞭然參性學一篇闡發甚透

評註虞精集卷十一

八

性學篇

初段述
詩書孔
孟宋儒
言性大
旨

三限論
性本善
若執氣
不可以
論性

詩秉彝書降衷性學已昉孔言近孟言善性學已明古今論性當折衷諸孔子曰相近者非謂混善惡亦非謂無善無不善如后世之說哉蓋天命之初渾然一理正以其近於善耳謂之相近則二五凝成終有不同習既異而相近者始遠豈性本然哉大舜生而神靈由野人之習不同於愚由頑嚚之習不化於惡叔虎初生未交于習何聞聲于向母料羊舌之必滅此上智下愚不移明驗也聖言語上不遺下語常不遺變可謂盛水不漏矣若孟子專言性善此推本之論最益來學至忍性一言亦未嘗不及論氣正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者也而宋儒氣質之說足以互相發明至程子以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之言可訾其異于孟子耶大抵氣無定而有性有定氣有善惡性有善無惡有定者力能醒氣而使之回無定者力但能蒙性不能使之易雲霧能蔽杲日精芒一隙必決則性之

許註虞精集

卷二

九

論性
之說最
有功於
復性之
學

許註虞精集

卷二

十

力也南山蘭移北山不能變其不馨則習之不與於性也怒者思歐譖者亂言醉者若狂氣使之也而小定則悔覺則自然而嗜性回之也愚智清濁剛柔皆氣仁智百姓亦氣血肉之軀挾於氣則易動掩於氣則易紛偏於氣則為仁智之近見滑于氣則為百姓之不知然亦氣之自動自紛自偏自滑而性無是也如朝氣爽晝氣紛暮氣倦而人之神隨之豈神先有爽與紛與倦之根哉惟聖人之言大若玄酒太羹令人潛味自得故曰性相近賢人之言直若干將鉅刃蛟龍犀兕當之立割故曰善諸儒言一曲若入幽室而煖燈蒸煩一一數其秘藏使人披沙見寶矣故曰理兼曰氣不過令人知性之倚而豫為澄濁非謂性之中容氣之雜而可疑于根器者也不然三品之說已久軻氏何以決然排之專主性善豈非以盡性之事專屬於人乎而氣何為哉獨揭夜氣之說何也夫氣非性也而此若有賴焉者蓋以貞下之元天地一大剝復亥

宋段
程張
性上
詩書
孔

四段
言性
諸家
洛特
其說

中之子。人身一大消息。此時純天而遠人。此氣亦附性而無欲。論性善者。若曰氣皆若此。則氣亦無不善矣。然晝失而夜方醒。人汨而天稍還。危哉微哉。若火始燃。泉始達。此時不存。更待何時。復性者。宜何如警。醒而可。諉於習耶。迷人顛倒。認西為東。不知西方自在也。則性善之說也。貧子亡寶珠。不勝困。而乞於隣。一朝獲之。自喜過望。不知彼原有寶珠。則復性之說也。奈何談者不準諸孔孟。而奮其說。莊以為偽。荀以為惡。評註虞精集卷十一

董以天質非教化不成。楊以邪正每因修以異。昌黎分三品。而作原性論。李翱循不已。而有復性書。子瞻以性不可言善。纔言善。便與惡對。文定以堯舜不得已。曰中。未嘗分別善惡。歐陽以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司馬以善惡兼有。如陰與陽。小蘓有嘉禾稂莠之玄論。五峰有無適無莫之家傳。何紛其說也。惟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說。固卓越乎諸子者也。而西銘正蒙。尤開萬古之羣蒙者也。觀西銘理一。

之傳

之旨。則知性。無異理。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性。豈非接孔孟真傳。暢詩書秘旨哉。

評註虞精集卷十一

十一

初段論
厚養者
自別於
淺士

三段論
士養必
本於靜

厚養篇

士置身於蘅茅也。顧內養何如耳。必其淪迹埋
照。而植彩貞固也。淪迹埋照二句言撫壯棄穢其韜光欲鍔也
而斧藻百行也。撫壯二句言其去良玉以經焚舊染而進純白也
不淪。故其貞可貴。竹栢以蒙霜。保榮故見殊列。
樹。幾見房必雕。繪食必海陸。服必綺錦。而衷理
粹。白乎。又幾見動若鵠。張舉若驚。發捷若獬。升
而勲績登閭者乎。大都性明者欲簡嗜煩者氣
昏。驕奢者志溢。淡泊者神完。險躁者氣浮。寧靜
評註虞精集卷二
者養遂養厚者不以薄凌中封者不以外剝矧
綴刺組修之才。浮者鑄刺割之才。駸炙轂雕龍
之才。伎押開縱橫之才。俠蟬翼薄躬。知非世器
養可知矣。夫惟有淡然泊然之衷。而後其思密
惟有密思。而後幹濟周遠。天下無難事也。是故
齋戒凝神也。而鍾鍊乃成。鍾鍊解累。九三五也。
而承蜩猶掇。休為戒視為止也。而目無全牛。累
仲尼見痾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巧乎有
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言用志不墜。失
者什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此意出南華。貫風
分乃凝于神。下面數事皆是此意。出南華。貫風

三段論
其養不
本於靜

之舛削聖之斤。獨藹之鈞。繩旋中規之御。孰非
自凝定中來耶。故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
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理必然也。不觀諸踞牙
之獸。雖低伏而見憚乎。揮斧之蟲。雖踰形而不
威乎。又不觀諸谷氣乘條。必降彌天之潤乎。商
庭漂山。不與盈尺之雲乎。士君子觀三池之潛
波。方有五方之備色。魏書曰。波智國有三池。大龍子皆龍。潛處五方。備色唐太和。中五要。以抑龍會於密州。次第五至五方之色。備焉。
思疆志。博塞廣藹。而后發舒。其所欲為。信萬俊
評註虞精集卷二
為英神鼎綴雲連之氣。宗百川成海。龍圖氤河
幕之光。是有天下之大蘊藉。而後有天下之大
顯施也。譬之輪困離奇。朴略無華者。利於堅久
膠舟木。駟木。駟木。未試而解。和風甘雨。收功於
壑。潤而淳。溢凌暴。忽焉過矣。故善養者。必能叱
荊卿之劍。入紀潛之樊。荊卿之劍。言荊軻以劍
為宣王養。問雞十日。問可開乎。曰。未也。虛橋而
待氣。雞十日。又問。曰。幾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
矣。應者反走矣。不暴之于著。而攝之于微。不恢之
于廣。而守之于約。如乾之六爻。皆陽。而陽氣潛

四段論
無不
千世

藏○在○乎○初○九○守○其○潛○而○勿○用○而○可○躍○可○飛○皆○本○
 于○此○至○來○復○之○微○陽○亦○安○靜○以○養○之○養○何○盛○也○
 是○以○淮○陰○養○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應○
 侯○韜○奇○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昆○吾○之○金○
 非○百○煉○不○見○其○良○荆○山○之○玉○非○三○獻○不○見○其○珍○
 彼○韜○光○歛○鍔○惟○恆○永○圖○非○沈○思○不○極○鈎○深○探○蹟○
 誦○法○典○刑○非○歷○年○不○諳○世○路○山○川○物○情○戈○戟○非○
 涉○世○不○熟○鑒○積○衆○芳○聳○動○域○外○非○夙○望○不○售○斯○
 豈○旦○夕○斷○續○之○積○而○皮○色○之○襲○哉○皆○乾○潛○之○極○
 評○註○虞○精○集○卷○上○
 功○敦○良○之○至○槩○也○信○乎○金○鍊○而○不○遊○之○也○于○以○
 收○效○效○有○日○矣○真○羽○儀○所○歸○汚○隆○所○係○也○故○孤○
 服○非○一○皮○能○溫○雞○臚○必○數○千○而○飽○百○舍○之○趙○非○
 宿○春○所○資○千○里○之○越○豈○一○章○能○泝○齋○輕○難○以○遠○
 適○舟○弱○疲○于○濟○深○彼○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
 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
 之○嗜○好○高○閣○之○閒○可○來○高○門○之○地○徒○重○言○此○輩○
 可○束○諸○高○閣○之○上○未○可○托○以○世○玉○饌○羅○前○黃○金○
 道○而○徒○自○恃○其○門○第○之○高○也○一○旦○都○顯○榮○肩○宰○制○
 在○握○足○訾○栗○斯○容○與○自○烹○一○旦○都○顯○榮○肩○宰○制○

六段論
古厚
之土

五段論
不可以
發聲

叩○其○中○藏○自○許○者○何○異○于○今○日○讀○本○草○書○明○日○
 思○活○人○今○日○學○挽○弓○明○日○思○殺○人○乎○此○夫○或○以○
 嗜○欲○誤○身○以○貨○財○誤○子○孫○以○政○事○誤○民○以○學○術○
 誤○天○下○後○世○者○未○可○知○也○可○藉○口○於○作○必○行○動○
 必○中○乎○間○有○如○子○奇○穉○齒○著○績○宰○阿○終○軍○弱○冠○
 發○聲○羈○越○千○奇○年○十○八○齊○君○使○宰○東○阿○邑○大○
 受○長○轡○必○繫○南○越○甘○羅○童○牙○顯○名○報○趙○黃○童○有○
 王○而○致○之○關○下○無○雙○之○譽○臺○閣○業○隆○劉○晏○來○國○士○之○稱○度○支○功○
 偉○黃○童○即○黃○香○年○無○疆○京○師○語○曰○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劉○晏○八○歲○獻○頌○張○說○以○國○瑞○稱○之○
 評○註○虞○精○集○卷○上○
 備○其○神○契○天○解○不○借○資○于○見○聞○鴻○軒○驥○不○假○
 道○于○歲○華○辟○之○干○將○莫○邪○新○發○于○硯○而○鋒○芒○立○
 露○見○者○辟○易○安○可○以○此○輩○槩○天○下○士○哉○而○要○之○
 豫○養○后○發○者○終○不○以○此○易○彼○傳○栖○岩○而○神○交○伊○
 潛○華○而○自○進○功○成○毋○野○尚○父○之○壯○猷○捷○奏○先○聖○
 老○成○之○石○畫○蕭○綢○繆○於○豐○沛○故○拔○龍○而○先○躍○陳○
 傾○覆○於○楚○魏○亦○凌○霄○以○自○翔○哀○然○舉○首○公○孫○當○
 垂○老○之○年○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傅○夾○日○
 虞淵東之實崦嵫之會此皆樹功揚名不急急

七段論
士不可
以一職
以待而
待所養

評註虞精集

卷二

主

于旦。久。懿。謀。淵。畫。俱。表。表。于。春。秋。其。絕。畧。高。譚。
吐。一。言。可。以。匡。俗。極。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與。國。
何。異。於。喬。松。豫。章。飽。風。霜。歷。歲。月。上。于。雲。霄。下。
充。隆。棟。哉。若。以。挫。志。於。一。朝。遂。區。區。破。心。沈。寘。
邁。軸。則。寧。戚。胡。為。有。石。爛。之。歌。寧。戚。未。遇。時。嘆。
何。日。得。出。史。記。寧。戚。飯。牛。歌。云。南。山。燦。白。石。爛。
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
旦。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孫。禮。胡。為。有。十。上。之。勤。
唐。且。胡。為。至。華。顛。悟。秦。乎。是。以。君。子。雖。未。鵲。起。
不。忘。為。蟠。飛。雖。為。幽。介。不。沒。為。通。人。雖。處。人。林。

未段即
輕發之
士引易
以見士
之養不
可不精

評註虞精集

卷二

太十九

有待而著。萬里長城。在山虎豹。而閭穀之任。不
寄。則九鼎有待。而托可謂寒山之桂。無人自芳。
西極之馬。伏轅需奮。如繆鉏莘野。春雨一犁。如
版築商岩。秋雲萬杵。非早蔽而晚哲。乃振素而
竟遇。非初怯而未勇。乃危困而後達。如日光玉
潔。粹乎廊廟之珍也。地負海潮。凜乎社稷之器
也。視夫連雞錯趾。連雞錯趾。四句是蘇秦張儀
士之最下。敝貂吐顏。舌縮踏於洹水。步候遲于
滑關者。相去遠甚。即較諸墨翟熟腹。楊朱冷腸。
之徒。尤偏全而分徑庭耳。蓋蠅名蝸利之污。矮
場痴夢之陋。孔冠桀履之夫。高步距心之輩。處
無養而出。無資。彼天爵而鬱為人龍者。豈肯染
迹耶。易之願。蓋取養之義也。自六三以下。養口
體者也。逐逐於勢利者。似之。自六四以上。養德
義者也。內養者。取焉。悟頤之養。而葆以乾初九
之潛。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自漢評 前用乾初九束以頤六四磨勵吾
儒內養學脉段段得力言言膾炙

識略篇

初論
識略起
於老成

二論
識略
之人

國家寤寐嘉猷，延佇忠實，親仁罄丹腑之愛，披懷納赤心之謨者，凡以劇疾得瘳，必待命於國手。大川得濟，必待備於舟楫者，豈有他哉？蓋疾非膏肓，卽下醫奏効，起九死而一生，則惟秦越人能耳。臨安瀾以鼓擢童子可濟，遇颶風而出必覆之津，則惟長年能之耳。長年者老於駕昔工船者之稱虞集千疇咨薪，賴禎于王國，亮工咨陶納言，命龍此其洪識遠略，如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評註虞精集

卷二

三

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卓乎上矣。若夫蟻馬微而師其智，老馬得路，則雙賤而賴其用，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子貢一出說能存魯破吳強晉伯越五年之中五國之變皆子貢之力也雖是非邪正，固自有辨，亦不失夫嘉謨肆庭，讜言盈耳。鬼無遺謀，物無遁形，如輅之口負之相，季主之上無不中，如倉扁之劑無不効，如射革高墉無不獲，求經濟于成謀，如造合轍之駕，酌規恢于舊吻，如操點聖之斤。即人有以聖漫其鼻端若蟬翼匠石

斷之運斤成風，聖如風雨，至而觀，其符如。

陰陽交而律呂表其應，又有靈慶既啓，人謀共贊，則有規主以足，離項于懷者，以齊封韓信，離項卽損金，有拾代如遺，偃齊猶草者，二國如拾。

項反間也，有寧亂以武，斃呂以權者，寧亂二句。

行於地，有寧亂以武，斃呂以權者，寧亂二句。

乃乘權欲危，劉氏勃與平誅諸呂，高后崩呂。

帝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遂奉天子法駕。

帝殺沛公，增權項，掩淚悟主者，鴻門時項羽。

帝數日不出，朝直排闥而入，見枕一宦者泣，諫。

直有建信委輅，被褐獻寶者，觀去其羊裘見虞。

將軍曰：臣欲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解，皆以。

早計屈迂譚，以畫一罷聚訟，觀成策若中流。

壺之得力焉。至於點射六博，隣於狗矣，坐反僭。

移之命，點射秋仁傑在朝，與張昌宗賂雙陸，張。

此裴價，值千金，秋仁傑在朝，與張昌宗賂雙陸，張。

以當之，於是秋連勝，張即穿裘謝恩，趨出托言。

太和幾於詭矣，而款罷黃牛之擾，均非守株於。

一隅而不能通，方非臨岐於兩可而難於裁決。

者也，然而持重之略，似怯趨時之略，似輕百年。

之略，不可以目前効，見在肩曉者謂迂，獨睹之。

三論
其得失

略不可令衆庶見不得其旨者謂詭事苟就矣
何必顯居功實苟當矣何必兼得名志苟行矣
何必拘守法邁往者有却顧之思當局者具旁
觀之智邁陸者知捨舟之宜問伯者驚海若之
大如登百尺之竿而心不旌搖如決龍門之川
而目不轉瞬從噴室之中懸一照膽之鏡于盈
庭之際發一徹骨之言哲黜不淆文嫖不亂能
使隸首策亂陳子籌昏矣倘以狼瑣之夫當震
業之際則簡絲數米難以爲察疾轡灰筆難以

評註虞精集卷二

爲御得毛而失貌非善畫者也挈目而遺綱非
善漁者也又或拘於邊不問豆者或拘於衣不
問冠者哲黜黑白也文陽文美女名嫖母醜婦
問冠韓昭侯寢而寒典者陳子陳平多奇計衣不
以衣既覺罪典衣者並典者冠者之甚者若李季
之隨聲季原隨聲原妻與士人通未去而原適
髮裸而走士人患之其室家婦曰何不令彼散
見之以問家人咸謂無所見原曰吾殆見鬼耶
妻教以取隣家五姓尿以塗其若子車之伐異
身以爲祛鬼云是隨聲不審也若子車之伐異
其車氏之儲其色粹黑一產三最其二則粹黑
同於已者則字之譬如塗之羣鷺取道一夫相
如故見子華子

與拍肩隨之累累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
稱汚邪則皆曳踵不進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
故惟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遠者所窺窺於未兆
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
國亡臺輔果識智伯之爲趙擒趙伯與韓魏圍
荒也國亡臺輔果識智伯之爲趙擒趙伯與韓魏圍
談陰見二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
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變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
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易姓爲輔氏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穆生
楚王成門下客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穆生
乃謝病去鄒陽事吳王漢諫反屢諫不聽乃
評註虞精集卷二

北游梁後楚吳與七國連他若垂棘出晉虞虢
反誅穆生鄉陽不及於禍他若垂棘出晉虞虢
雙橋和壁入秦相如抗節愔愔幕衷筭無不經
惜情安靜貌若夫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
於介夫晏子時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
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起舞顧
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吾成不習也
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並也吾欲試其君晏子
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之謀
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之外晏
陽門之介也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過大梁者
說始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規國乎過大梁者
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欒賁

宋段以
識為先

隱士曰侯慶年七十有識畧家貧為大梁夷門
監者禮記趙文子與叔譽遊九原文子曰死而
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
其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夫子乎
士會也食又若唾耳悟大事之謀田光往侯荆
邑於隨又若唾耳悟大事之謀田光往侯荆
刺適柯醉唾其耳中輒覺曰此出三窟榮齊梁
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三窟榮齊梁
并重三窟馮驩為孟嘗君西遊於梁梁王聘孟
廟姑反國統民一窟驕命以債賜薛人及孟嘗
被發就就薛封未百里老幼迎附二窟致梁之
聘以要齊寵三窟立宗廟福師出隴蜀兼收曲
於薛請先王之祭器是也福師出隴蜀兼收曲
逆六出之奇中令雪階之畫邈哉惟人何識之
妙也其進謀誦志真心手與器度交習鞭策與
評註虞精集卷二

文子釋楚為內憂親如旬者尚訝之乃勝楚無
何而三卻難與李太初欲人主知艱難以杜倂
心賢如子明者尚訝之乃欵虜無何而天書紛
起何其先見識略也張復之當士卒嵩呼即下
馬同呼衆心遂散曹寶臣當叛卒投虜故伴言
特遣假手戮叛李沆字太初為相日取四方水
初不宜以此上聞太初日後日當思吾言後神
宗果以昇平無事紛紛封禪乃嘆曰李文靖真
聖人也曹瑋字寶臣握兵禦虜一日宴會僚佐
有驚惶報叛卒幾百人投虜去曹語之曰是我
特遣探虜虛實汝不必洩之虜之伺中國消息
者走回報虜虜疑其洩藏禍心故來降盡殺之
評註虞精集卷二

他若伍員行詐以渡關張丑欺吏而出境何其
倉卒識略也均一魏博從吉甫之言必叛聽李
絳之策必歸均一西夏從彥博之計必驕聽韓
琦之籌必服此料事識略辨優劣也中正已獻
錢之餌則藩方必笑而祐甫請淄青之勞懾德
明求粟之謀則逆賊肆侮而王旦救京師之備
此應事識略重朝廷也若此者如火之不窮于
薪如月之不窮于川如陽燧之不窮于艾鏡如
摩尼之不窮于映衣此雄略而加以神識則國

家利賴不窮矣。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執之。有美珠也，今爾執我，將言爾取去，關吏曰：捨之。戰國策曰：張丑質於燕，燕王出，境吏得丑，丑曰：燕欲殺我者，爲寶珠也。今我已失矣，而燕不信我，且言子奪而吞之，王必割于之腹，吏恐而放之。唐田季安據魏博及辛李吉直欲用兵討之，李絳獨以爲兵不必用，而魏博自歸朝，廷果如其言。宋夏諒祚入寇，文彥博以爲不當絕歲賜，而市韓琦以爲當絕諒祚，祚果歸，欽德宗立。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恐見欺，御之無詞。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滿青將士以所獻錢賜之，正已慚服。夏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廷不知，所出王旦曰：第諾已，勃有司具粟百萬，朝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驚曰：朝廷有人，陽燧金也，孰磨令熱，日中時對日，以艾承之，則燃之，爲火，摩尼佛珠也。

評註虞精集卷二

自漢評 述古人識略鑿鑿議論閱之風生
兩翼

通才篇

君子以清凌沆瀣之資，以和毓鈞倪之稟，所以應事以精，不以形，以神，不以迹，也是故，驥眉識往，倪瞳知來，理則探聖，言則窮微，隨其慎卑，省微之煩，疏舉廣謀之曠，何辭劇易哉？如救火者，汲水而趨，何今盆甕遭風者，共舟而救，何間越胡，又如目之察也，有畔而眊，周天壤之際，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皆其精與神之所運也，故叩之必應，不讓懸鐘，汲而無竭，不乖井評註虞精集卷二
小於芥子之心，而又有包乎乾坤之量，博大有自，精微斯真，博大也，有芻蕘兼詢之虛，而又有鬼神必避之勇，果毅合以翕受，斯真果毅也，有如山如嶽之重，而又有如風如雨之疾，警敏本於鎮定，斯真警敏也，體方而用員，中宏而外肆，篤修於幽暗，而鑒燭乎神明，發慮於朝廷，而標幟乎疆圉，以斯人而置之鳳池，鵷樹，則必唐虞世風，置之廣廈，細旃，則必神聖紫極，置之鑾波

五段論
不能通
者一試
檢因

四段見
通才者
必有定
見把柄
在我

玉署則必渾噩斯文置之蓬山德海必能展手
五花置之入光振鷺則譽滿三臺置之出據憑
熊則聲流十倍置之風察則必氣搖山嶽威聳
鷹鷂置之行部必能望擬寒帷風齊解綬置之
莠牧必能俗移佩憤政去烹鮮又或置之山澤
可以平分風月置之菰壇則可以馳騁賈馬置
之共事則皎日通衢無所欺負不徒燭文又通
習武不徒職事又通暢兵不徒顯施又通處默
兩弊也又能兼覈兩用也又可兼收有屯之志
評註虞精集卷二
行則動而非動故可以經綸有蹇之匪躬則止
而非止故可以利見不幸而習坎也而維心之
亨可以納約又不幸而明夷也而內志之正猶
可以晦明獨斷據神明之壘外若委蛇衆思提
中正之衡內存長厚牖戶之綱繆與兵革之搶
攘濟蹇之謀猷與榦蠱之籌畫無彼此歎也自
非然者缺隅缺裾尺短寸長如員方難以兩工
如李董桔梗或遞爲帝而不能相兼鈎鉅摘發
者易傷於束濕寬慈惠和者常短於威稜戴星

六段推
本其出
於精神
收束上
意

栢雨非不動事右文之風茂如開門置鐸號稱
好事黔首之愛靡切如揚虛之性置之北溟則
却步而去驚駭下駟責以千里不類則蹟耳此
名爲通材而實非通材也故稱通才者必其心
精而不昧而無負塗載鬼之爲見其神靜而自
正而無往來朋從之爲見精神所及何所不通
展咤而震迴賜而電席卷而風拮擊而霜而羣
生肅煦而和風漸而甘霖乳而保母溫而挾纘
而羣生悅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精明
評註虞精集卷二
外朗神彩陪映豈以紛員薄蓮卽至支閭不伸
哉論通才者必根極於精神而後可
自漢評 通才中有真偽此文前叙真才後
發通才立局立意自是高手

初段以
大受必
由於根
器之大
目異凡
流

二段極
論大受
之

大受篇

君子膺括衆能而不有武馴百行而不居者何
也由其秉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加以履
先王之正術嚮盛世之閭道其中之所藏固已
細入毫芒雄包渤海矣是以心無愧於古人世
已蒙其實惠高足驕行健之勢凡馬皆空善刀
遊肯榮之間全牛立解甚且隻手扶乾坤之傾
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詞視夫輕
才之夫一肩弘鉅如俯天球而心怖駕巨浪而
評註虞精集卷二
三
鬼消者不亦懸乎故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
昔代樂察未形極之爲義和測天而不爲歟爲
伯禹治水而不爲鉅爲臯陶明刑而不爲粗爲
夷典禮夔典樂而不爲細爲親六閭而仍金馬
爲入千屯而看木牛爲祥雲而入紫微爲甘露
以蘇黔首爲紫樞運堂上之兵爲紅朽督關中
之餽爲傳岩之雨沐浴江山爲益部之星漢和
遣使者二人各至州縣採觀風俗二人當到益
部投館吏李卻舍卻日二君發京時如朝廷遣
二使使問何以知之卻日而焚煌原隰爲福星
前有二星向益州分野

三段論
大受者
弘量之

消貫索之芒爲教雨茂園扉之草爲出五務之
手爲招半菽之鬼時或得地大固可以回旋時
或去天遠亦無難展布如天駟之驊足朝秣越
夕刷燕也如傾飛之湛盧水斷蛟陸剗兕也語
其騰執高騁也如華嶽零崇寧俟遊塵之壤其
醲化玄澤也如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珠其洪
謨碩畫也如春雨潤物自葉流根其功緒化條
也如鴟鶚惜功愛子及室其察篤天隱也明似
九天而升曉日其興懷起肉也賦云顧見爾體
評註虞精集卷二
三
要道傍于平悵然問曰我欲告之于五思如萬
歲轉之千神祇起于四骨反于四支
國而轉春風其變呻爲謠也如覆滄海以沃漂
灰十萬甲兵富乎樽俎半壁天下藏諸運籌此
非離礙而筭非旁魄而談也其赤誠貫夫天日
雄略轉夫乾坤白衷等夫皎日平懷象之虛舟
盛譽光夫天壤貴名耀夫日月爲參天松桂爲
瑞世虬鸞爲挺身任重六鯨背上之負山爲定
力鎮浮萬馬羣中而駐足及其功成運膚又譬
彼秋鳳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

關六翻哉論其人如汾陽出河朔鑄嘉績于燕山
潞國入平章拜微音于魏闕鄴侯收功于衣紫
梁公徵夢于鸚鵡鄭公振業于鼎鼐南海展枝
于獻贊宜其組織黼黻銘篆鼎壺真天下少雙
海內寡二矣然必主以木雞之養運以屠牛之
技察以觀火之智鎮以如山之守其道和而不
同而無包魚覓陸之為見其志貞而百攝而無
車曳牛掣之為見無九四包無魚起凶言包之
民心自離所以起凶也夫九五覓陸夫已之失德
馬齒竟陸是商陸二物皆感陰氣之多者吸六
評註虞精集卷二
五見與曳其牛掣之者九二與九四也我欲
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與於後我欲進而遇
上九則九四掃其壘空其窠往而聽我之自合
擊我牛於前掃其壘空其窠往而聽我之自合
而無所為包羞之愧咸股之災否六三包羞言
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其所抱畜謀慮邪溫
無所不至可羞耻也以其未發故無凶咎之戒
成九三威其股執其隨往各言股隨足而致止
不能自專者也三不能自守隨之往則吝矣止
其所疑其精來而聽物之自歸而無有所為無
首之凶滅鼻之禍喪斧之咎此上六比之無首
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
故比之無首至終則凶也噬嗑六二噬膚滅鼻
言五刑有剕滅鼻雖不至於死然已傷其膚比
滅趾為重比滅耳為輕所以謂刑之中也其上

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言床人所安也在
床下過所安之義也過巽失其剛斷喪資斧也
也斷宜其為利見大人為利涉大川其大受之
謂乎

自漢評 隋絲蜀練織而成錦披讀間似雲
霞生坐側矣

審處篇

天下事故多變者。猶方員之殊合。鈞繩之異態。而人之志操不同者。猶金沉而羽浮。火升而水降。惟其辨之未審者。斯其處之乖方也。何者。翰車疑朔。荃蕙疑茅。苟執之以處天下事。是欲穿明珠。先貫魚目。吾恐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矣。里醜捧心。不關西子之顰矣。以此相混。則曉可隱也。竈可煬也。黎丘可予也。今狐可誤也。安能先號有大師之遇。同八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九五同

評註虞精集卷十

三十四

三陰論
偶記其
者最難

評註虞精集卷十

三十五

塵下拜。拂鬚取容者。自異。秉節素絲。効風蔬食。與布被飾詐。垢面文奸者。自異。伏蒲悟心。引裾畢說。與掩袂進讒。飼鷹効搏者。自異。嚙臍矢天日。與碌碌避譏彈者。自異。懇懇訴神明。與慘慘辭咎者。自異。梁丘與晏嬰並立。而恭倭分於齊。朱雲與張禹並立。而恭倭分於漢。薰蕕匪同。器而藏。連襲不共操。而鼓至於蘭芷。蓀蕙之芳。衆人共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若者迥然各異。評註虞精集卷十

臣民
精者
之必

射。隼。無。忌。于。乘。墉。或。以。突。梯。納。譽。急。厚。利。百。鍊。
旋。化。繞。指。亦。或。以。鷹。鷂。攫。金。可。無。辨。欺。當。知。鬻。
嵬。山。之。石。于。市。智。者。不。着。于。目。奏。亡。國。之。音。于。
庭。賢。者。不。留。于。耳。繡。外。蒲。中。者。良。工。立。辨。虎。文。
麋。質。者。獵。者。易。知。故。觀。所。處。者。必。略。其。涉。世。之。
酸。鹹。惟。原。其。心。之。印。契。在。君。子。不。黨。觀。過。顧。可。
知。仁。在。小。人。無。朋。為。義。亦。以。為。利。豈。可。親。乎。故。
周。公。之。忍。不。失。為。仁。項。羽。之。仁。何。救。於。忍。甯。武。
之。愚。不。害。為。智。見。錯。之。智。適。所。以。為。愚。筆。瓢。與。

許註虞精集卷一

三六

蠅。李。同。饑。異。趣。曲。枕。與。布。被。同。儉。異。心。燭。奴。與。
花。燭。同。侈。異。度。天寶遺事曰申王以龍檀木刻
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
畫燭謂之燭奴歸田錄鄧州花燭是萊公所設
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則燭間燭淚成堆
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君。有。明。暗。顏。燭。直。諫。宋。玉。徵。詞。法。異。異。要。之。乎。
悟。主。世。有。清。濁。鮑。永。抗。節。太。丘。濡。跡。危。遜。異。要。
之。乎。弭。暴。俗。有。漫。殘。諸。葛。治。蜀。平。陽。運。何。寬。猛。
異。要。之。乎。救。時。機。有。微。顯。王。燭。絕。脰。程。嬰。托。孤。
忍。決。異。要。之。乎。報。國。苟。襲。優。孟。衣。冠。而。抵。之。掌。

五段
精者
之必

執。山。鷄。于。市。而。號。之。鸞。飾。飛。禽。林。猴。之。巧。而。昧。
于。人。皆。辨。之。未。精。耳。推。之。攫。金。竊。璧。利。也。有。揮。
金。抵。璧。而。亦。不。為。之。義。者。墻。間。嗟。來。利。也。有。據。
地。喀。喀。而。亦。不。謂。之。義。者。何。也。亦。顧。其。當。與。不。
當。之。間。耳。故。取。當。則。餽。戒。非。貪。不。當。則。為。郭。况。
金。穴。辭。當。則。一。錢。示。貞。不。當。則。為。黔。婁。輯。履。出。
當。則。問。津。非。煩。不。當。則。謝。安。殷。深。源。猶。為。贅。也。
處。當。則。洗。耳。非。慙。不。當。則。鮑。焦。爰。旌。目。猶。蒿。矢。
也。剖。心。斬。衣。忠。也。不。當。則。石。乞。之。烹。身。辟。戟。拒。

許註虞精集卷一

三七

關。權。也。不。當。則。鬻。拳。之。脅。君。推。之。忠。能。叩。首。王。
墀。或。借。以。益。其。短。亦。欲。根。耳。清。能。隱。迹。終。南。或。
借。以。張。其。譽。亦。欲。漳。耳。製。冠。可。以。別。同。字。而。盲。
目。子。夏。之。呼。終。難。掩。耳。漢杜散字子夏目偏盲
杜業亦字子夏時人號
欽為盲子夏以相別欽惡之更為
小冠京師由是謂欽為小冠子夏又有借老聃
之。術。以。托。忠。厚。則。為。錚。不。為。刀。為。舌。不。為。齒。然。
觸。其。錚。而。刀。有。力。焉。捫。其。舌。而。齒。有。助。焉。借。谷。
永。之。術。以。托。正。直。則。為。刀。不。為。錚。為。齒。不。為。舌。
然。刀。時。試。而。錚。乃。完。焉。齒。時。噓。而。舌。乃。存。焉。若。

左段論
此心

評註虞精集卷二

三八

夫梁公曲意以事周。解狐匿怨於舉讐。晏嬰頌
食鳧之德。曼倩謏煞鹿之非。則假忠厚以成正
直。田叔抗命于焚詞。國僑市惠于刑書。叔向忘
祈奚之德。裴谿發汾陽之過。則又假正直以成
忠厚。然而終不可假也。武子之翹過。與南史之
執簡。廣漢之鈞鉅。與申屠之風裁。並稱正直。婁
公之唾面。與丙相之吐茵。子雲之美薪。與曹參
之掩史。並稱忠厚。此其真妄虛實。均不可不審
也。君子端此心以提衡天下之人。物又澄此心

七段言
君子小
人之辨
自細至
大總決
于是非
兩途

水段言
君子必
真小人
必為偽
惡類

評註虞精集卷二

三八

審。而所處安有不當哉。是以君子自璣衡參兩。
以至於笑嚙簞食。悉歸于是。遂可軒黃虞。駕伊
呂。非必左繩墨。右矩矱。而後可。推之破東山之
斧。不為殘。懸太白之旗。不為弑。進文姬。不為諂。
食胤子。不為忍。六月征旅。不為輕。駕言天遺不
為誕。若小人自璣衡參兩。以至於笑嚙簞食。悉
歸于非。卒亦禽獸而襟裾。亦不必耽聲華。酣富
貴。而後為不可。推之割股非孝。引裾非忠。辭爵
非廉。均田非仁。吐哺非謙。長抗大被非友。焚裘

暮殊即同時共刻針芥不容之間大地有端山
河瞬盼呼之氣轉而為吸初念脫而為二念即
已陳陳不堪復拾辟之既謝之花既稿之重
黏枝上必無生理此審處者必本以認真而尤
貴於融通也
自溟評 古今人物事勢同異得失辨若蒼素

許註虞精集

卷一

四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

郢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 周伯璘 更生 著

臨川 徐奮鵬 自溟 評

湯開遠 叔寧 校

書林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鄭大經 道常 梓

養正篇

夫士也匪徒寓形黔首凡偶近器已也必葆真

許註虞精集

卷一

初段以
勿時不
可不學

於幼挺淳至之日完養於早標聰察之時乎

近器庸凡之偶淺近之器幼挺淳至淳孝之世

聽察是下面如植根於芳苑如濯秀於清流如

布葉於華幄如飛蕩於雲肆當建名後載不為

空生徒死之物污穢天壤如龍星之詢龍星之

源師攝祠部嘗謂阿那肱曰龍星初見當祀阿鷲曰

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等祀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教山之對范蠡子勝

於魯阿其山放山魯人不取對獻子曰不為具

諱為笑矣惟班固之貶張由古無學術對案嘆

不學故也

辭以兩都燕然銘由古甚至回顧兔園冊子之
 日此是班孟堅非固也
 匿者。免開馮道出自田家道入朝任贊劉岳在
 下。免園冊子耳免國冊乃僅皆不學之過何其
 儒教田夫所誦者道大矣
 鄙甚也。故際典謁之年。歲謂之典謁之年。傳主
 客之命。如關黨。蓋思之曰。吾質非菜屏。志追秀
 業。榮屏草菜屏弱之夫也。縱忘祿在其中。可安
 民斯為下乎。必屏好弄之習。好弄管仲弱不好
 戲弄。篤在孺之勤。時始佩觸心在鼓篋。勵蟻垤
 之功。咏鹿鳴之什。必始誦鹿鳴。四牡皇華。志勤
 許註虞精集卷三

蛾子之時述。學恐螟負之日垂。蛾子時述禮記
 微者亦時時述。嚙土。嘗念伏龍。非我馬也。白日
 非我燭也。母牽拙而謬東汜。母浮情而反西崑。
 伏龍非我馬。二句即時光易逝之意。母牽拙。母
 二句如不能挽水不東流挽日不落西之意。母
 失於壯齒。而望收於晚年也。蓋東箭貫犀。鏃羽
 更加其深入。西金躍虎。淬磨尤利其發。矧倘所
 謂榮榮門子。榮榮門子言俊秀之子弟也。如磨如礪。非耶。不
 然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
 石之勢。何以酬千金之價。收及遠之稱哉。間或

性天不類。家地最寒者。則少而熊膽之苦。當壯
 而羊腸之飽。歷恐學劍未成。欲學萬人之敵。得
 乎。恐牽經長在。終滯千里之行。可乎。故鵲鷺之
 訓。聿嚴。騏驎之驟。不後。思凝采於髮。歲思貢章
 於笄年。守日完之經。脩食膳之學。日完之經言
 為也。食膳之學。鵲鷺之美。必自能清香于唇吻。
 係芳夫。胸臆者也。故生嚙衣之智。吐對日之譚。
 嚙衣之智。鵲鷺舒襟子也。操馬鞍為鼠所嚙。庫
 吏懼虎舒故破衣。乃憂日俗以鼠嚙衣不吉。操
 日無害。俄而報白馬鞍。事乃不罪。對日食之余
 有詔問日食多少。黃琬時七歲。對日食之余
 許註虞精集卷三

如月之初。由長蓋膳之毛。傳紫鸞之瑞者也。長
 是京師知名。長蓋膳之毛。傳紫鸞之瑞者也。長
 膳之毛。士聰唐過人文章表。世者內必生蓋膳
 之毛。紫鸞之瑞。張鸞為兒時夢大鳥五色成文。
 止其庭。占者曰。此鸞也。若壯。又必避忿肆之
 殆。文章瑞瑞廷乎。因以為名。又必避忿肆之
 險途。遠燕雀於啁啾。正鳳鳴於玄曠。易不云乎。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者。蓋以謙可鳴。而豫不可
 鳴也。易謙之六二云。鳴謙則吉。二以柔順居中
 三。鳴謙則吉。六二鳴謙。則吉。二以柔順居中
 應九四。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
 豫。至發於聲音。輕如子昂書處滿居高之詞。如
 下蘭誦守玄執素之議。子昂諱子昂。座石銘曰。
 處滿常憚。益居高本慮。

言行既無毀存沒自揚名下蘭座銘曰皆能
守言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能
潔細帛之情愔守安節之善機化靜噪之途鎔
任已之見又以經師之易獲以人師之難遭經
人師魏照童子時求事郭泰供給酒掃奉日當
精義講書何求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
欲以素系之藍求其人倫妙天下者日夜就之如
質附近于藍見西施之冶容歸憎自已之醜貌執誨欣然若
享太牢抱佩至脊銘乎心膺言佩服何至如悍卒
泰禪坐馳千里亡子謁親自愧捫心乎強悍之
浮氣即泰禪時靜坐問心已馳逐千里矣迷亡
之子一旦見親未免天性間不能無捫心自愧
也終非自夫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
然而然也夫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
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是以戴
良倨傲一洗於千頃之波阿蒙寡聞刮目於三
日之別戴良汝南戴良才高倨傲但見黃叔度
來耶黃憲字叔度胸次若汪汪千頃波孫權謂
呂蒙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非復吳下阿蒙
矣所宜以青衫結髮以黃絹鞭心以文章鑒鋒
以勲業覽鏡屏五綦之緣而室無姬姜門多長
者矣辟三端之及左傳云雖有姬姜無廢樵悴
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三端武士也陳平少時
之兵端文人之筆端讓夫之舌端而言去其辨

評註虞精集卷三

四

卷三

評註虞精集卷三

行去其華矣志不欲為藻士習有見夫不自重
者致辱不自畏者取禍何似不自盈者招益不
自是者博聞乎拔陷區出溺途碎禍車登福輿
勿以行高而憤俗勿以高才而慢世勿以智高
而厭有勿以道高而樂無言人之善澤於膏沐
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恐為善不真必終其惡為
醜不擇必終其害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
之故廣學切問所以益智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過所以攘惡避嫌
遠疑所以不誤乏酒闕色所以無汚屏甘分少
所以平情即有磨研不為墨守翟守墨翟守城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難攻何休好公
成乃發墨守鐵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即有縑塵不虧昭質雖有俗染之
戈以伐我乎即有縑塵不虧昭質雖有俗染之
塵而亦不虧損即有負俗不廢英規即不有口
昭明之質也
不為無慧閱歷久而世故嘗入定深而智慧擴
雖才蜚縑虎而養必淡夫木鷄為縑虎之才木
鷄雖或勝氣籠霄不忘撮壤以崇丘雖或飛
譚捲霧不廢導消以通海雖博通羣籍而讓齒

五

乎一卷之師，雖劍氣凌雲，而屈迹千萬夫之下，
勝氣龍霄四句大意謂氣格雖高議論雖雄而循循學問則從積小以高大也謙商推尊也
 靜固可以御器矣，緩可以鎮急矣，庶幾哉鴻節
 未展而質已映于南金，靈略未據而材已踰乎
 東箭，衣服表容矣，圭璋範德矣，聲移官羽矣，采
 照山華矣，布武有章矣，立言成訓矣，其志節完
 整，豈不邈世卓時者哉？夫是勗以丹霄之價，弘
 以青冥之期，以丹霄之鳳青肩人義之重敦在冥之龍勉之也
 三之節，參二立之名，超駢服之良，綴靈根之祀
 許註虞精集卷三
駢服之良言兄弟馬行知駢服之中見稱
良也靈根之祀祖宗靈長之緒為靈根之祀培
 棟樑之氣，是真所謂有黃叔度風標不假竹帛
 可以永傳矣，不惟怵迫之徒，與陳人之夫，其凡
 胎劣質，井目溝衷者，無論也，卽以幹才之儔，晚
 蓋之士，林通之徒俗人林陽趨利陳人之夫猶
修行以蓋與之埒材角妙不猶廷楹施厲分耶
前愆也
楚小極大施美厲
醒言相分之遠也
 斯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
 往代，非所稱厲金成器，相遺滿贏，琢玉為寶，待
 價連城耶，而要之函源起，苗稌淳毓良，皆自孝

弟真心始，昔阮孝緒聽講鍾山，何知其母有疾，
講學其母疾篤兄弟未及來告緒
 乃因心驚而趨歸者，則至性之冥通也，阮孝緒
忽心驚趨歸省母而母將革命
 吳文章幼孤
 失兄，何識伯武之面，乃因手擊而難舉者，則天
 性之使覺也，吳文章與兄伯武幼孤時遭亂各
及三國爭荆湘時文章伯武無耐手持
扶教之手自執杖提杖不起因覺而問之兄弟
 相顧此一點真心，必常培其若在懷抱者，若在
 孩提者，而後為真之至也，及孝弟既植，何施不
 可，異日作用，從此片念中來，有識者以為遵陽
 許註虞精集卷三
 二轍謂必有迴車之忱，而後有叱馭之烈，李葛
 兩疏謂必有陳情之切，而後有出師之懇，漢王
 蓋州至九折板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棄此險
 遂謝去，後王遵刺益州，至板問吏曰：此非王陽
 所畏道耶？吏曰：是叱其馭驟之後，以王陽為孝
 子，王遵為忠臣，李密為義祖，母陳情一表，古今
 解孝諸葛出師一表，真心之所係，豈其微哉？君子
 表忠可泣鬼神
 觀山下之泉而知豫養之功大也
 徐自溟評 養正為聖功根本，前論學問而
 歸於專精，已究本原，至末段根諸孝弟，又
 開忠孝一理，百尺竿頭，獨進一步

篤學篇

極拙者之一得。可以聖而競巧者之百岐。不可
以至何則。專與不專之判也。故思捨前人之咳
唾。遵先哲以馳驅者。豈可染於弱思。牽於外獎
而不自省。孟晉自愛景光哉。捨咳唾者去其習
弱不振之思。外獎外當必痛嘗乎。越膽重惜乎。
禹陰嗟駒隙之易邁。懼鶴至之難持。慨深於覆
簣。悲同於棄井。聳然思曰。講學由心田之嶠也。
譚經起腹笥之虛也。惟是不趨於回冗。而亦不

評註虞精集卷三

九

遵乎常貫。不至馳枳棘而舍康莊。終期由文章
而見性道。履道為興矣。策質成駟矣。然抗心以
希古。躡志以方駕者。必如苦畊願學。審越成威
王之師。苦畊願學。審越成威。苦于畊。謂人曰何業
越日。衆人皆食。我不敢食。衆人皆寢。我不敢
敢寢。由是發憤。十五年乃為周威王之師。坐破
藜床。幼安作魏朝之彥。坐藜床。當膝處。席皆穿焉。
磨殘鐵杵。青蓮成唐世之儒。磨鐵杵。李白讀書
道
遇磨杵者。白問之曰。欲以成針。白曰。不亦難乎。
日功深自成耳。白感其言。乃竟其業。為青蓮學
士。甄琛勤學。寔感蒼頭。甄琛。率秀才入都。常奔
棋。通夜不止。令蒼頭執

育亡羊

以朱穆墜坑。不知馬足。朱穆墜坑。至不知亡失衣冠。顛墜
坑谷。其父常以為葛洪燃柴。不知棋局。葛洪少
愚。幾不知數馬足。葛洪燃柴。不知棋局。好學無
所愛玩。不知仲舒乘馬。不知牝牡。晁咏沈思。立
棋幾局。道仲舒乘馬。三年不窺其園。並不知馬
雨衣。陽董仲舒為學。三年不窺其園。並不知馬
不知衣。祖瑩藏帷幄之火。仲淹薰帳頂之烟。祖
幼。就學父母。慮其勞。勸令早寢。瑩藏火帳中。
侯父母寢。則燃火而讀。范仲淹苦學。每夜于帳
中讀書。燃燈薰帳頂。而黑後仲淹妻。曹褒寢懷
以其帳示諸子曰。此汝父勤學所致。曹褒寢懷

評註虞精集卷三

十

於鉛筆。不其香結於書帶。曹褒好學。寢時猶懷
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山下生草。薤葉長尺余。鮮
芳異。常名鄭康成書帶草。亦篤學之符瑞也。
童謁題掌以萃奇。董謁好學。每至人家。見有奇
竹。輒寫之。去掌中。文字以筆題掌中。還家即以
墨跡號仲玄掌錄。任木題衣夫合意。書有合
意。處則題之於衣。裳以記其。劉寔約繩以讀書。
事門徒。從悅其衣。爭為新衣。易劉寔約繩以讀書。
劉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手約。侯瑾畫幄而
龍口。諸書博通古今。行無玷缺。他若玄晏之書淫。
皇甫諸號。玄晏先生。耽玩典籍。志與食時。涿
人謂之書淫。如杜預。酷好左傳。謂之左傳癖。涿
水之警枕。警枕司馬光以圓木為枕。左傳癖。涿

三股言
學能變
氣肩

四股言
學在萬
厥初

經羅百代猶未足以酬其篤學之志也方且願
循菲薄之資曷儼璵璠之器所賴以功補過
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忘而正在積而精之則
泥塗可令齊堅乎金石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
沈麟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神海上人入月乘浮槎至天河得織女支機石歸况含五常
而稟最靈者乎所以互鄉之童始聞潔已楊氏
之子終見參玄楊氏之子云作太玄經有孫名楊烏九歲聰慧能參祖之玄
令匪由蘭芷晴變入室之情乎不自朱藍何遷
許註虞精集卷三

素絲之質乎故化赤漸乎隣丹為黔資乎通墨
欲陳堅固之學破夢幻之質當知高以下基洪
由纖起樹堅者必在於始也故日益不止勾萌
而豫章日損不止蟻穴而尾閭拂雲之松生於
一豆之寔聳壑之石穿於一絲之溜豈有爽哉
惟志士消之於葵日中士失之於鞮線達者悟
之運甕育修惑之菓蟲學子類乎牛毛成材有
如麟角此漂麥流粟者引光隨月者閉戶穿硯
者漂麥高鳳勤學雨過漂其麥而不覺流粟朱買臣事與鳳同引光匡衡鑿壁引隣之光夜

五股言
學成於
專攻於

六股言
精學注
精之功

讀隨月江泌隨月讀
書月斜以階倚樓均
以研精篤志聞也因
發於憤者見必卓開
於冥者造必深養流
盼而猿號李虎發而
石開養流盼楚王使養由基射猿始調弓矯矢猿乃抱樹
悲哭李廣居右北平
獵見草中石以爲虎
乃射之終不能入
之石沒矢視之乃石
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入標末枝者猶然
矧躬於道真乎所以
蘭陵不聞乎精兩易
辭致損乎疑三物以
守專得化道以一志
期通不然蚊虻挫睛
者射必不善視亭
搏鼠者歌必不成目
動言肆者心必不沈
矧榮曜眩其前艷色
餌其後良儔交其左
聲名馳其右不將伐
智本塞智源令寸智
腐於心胸乎是以
外駁進退者散志慮
於多端惟專精純誠
者合百爲於一致此
大志者必重甚精者
必愚彼愚公獨力魁
父不損愚公積力王
屋倏平愚公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將徙之智者曰子老矣以子之力不能損魁父小丘之謂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此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可平山神聞之懼告于天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泛芥舟於巨壑策駘足於長指朔東一指雍南
塗絲毫成兩聚燭爲
明均可鏡也是故懸
岩滴溜終能穴石規
車牽索卒至斷軸言
積漸也浩

嘆決石、搏膺、隕霜、悲泣、傾城、揮戈、退日、積思、成
璞、流血、化碧、言注、精也、蓋羣情、不能、以、傾、至、故
道、之、以、積、漸、衆、行、不、能、以、備、修、故、策、之、以、注、精、
猶、立、勲、者、必、由、於、小、善、故、諷、之、以、絲、篁、乎、絲、篁、
弘、年、六、十、舉、賢、良、鄧、長、情、贈、以、素、絲、一、礎、遺、以、
書、曰、五、絲、以、至、於、從、此、自、少、至、多、自、微、至、大、意、
夫、是、定、心、醺、粹、菱、析、心、茅、酣、蓄、理、窟、以、性、情、未、
煉、則、神、明、不、發、矣、猶、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矣、
寧、化、其、偏、私、無、成、其、學、究、寧、廣、其、定、用、無、抱、其、
空、質、非、不、刺、經、函、故、也、而、不、甘、丘、里、之、舊、言、非、
評註虞精集卷主
不、咫、聞、質、義、也、而、不、爲、末、學、之、膚、受、非、不、紛、綸、
警、問、也、而、不、爲、編、削、之、皮、傳、詞、與、秋、天、競、高、理、
與、春、泉、競、逸、万、且、堯、羹、舜、塙、道、岸、先、登、咫、尺、周、
情、孔、思、性、海、度、越、尋、常、矣、斯、非、篤、學、之、明、驗、歟、
徐自誤評 篤學約入心學見大頭臚處與
區區咕嚕懸矣中多點綴此意佳甚

博學篇

夫士也御蘭芬於絕代崇聲輓於遙年豈啻詬
窮舌離明窮目煩煩記醜已乎蓋理鬱者殆貧
博見爲饋貧之糧詞溺者傷亂一貫爲拯亂之
藥思昔義繩既代姍黃迭興以後方策旣載皇
王迹殊雖淵流遂泯詳略異同其間物任其情
理宜其與然典故由簡而趨煩學問由博而反
約如數起於一數數相乘而一必益色資於素
色色相成而素必文音祖於宮聲聲相和而宮
必旋故丘墳遺籍經術之機牙元愷蜚聲節義
之嚆矢無懷葛天氏老莊之宗派康衢擊壤之
謠卽聲律之勾萌合官衢室之訪卽議論之權
輿得其原本斯可窮其與義不然堯塙在案頓
令蠡測生譬孔壁盈廷自覺管窺致惑問祈招
而不知祈招詩名也周戎
靡識傳聲孤塗乃奮語漫曰知書以李淳風不
悟乎歲差以杜預竟消於閏率以江統悞鄧於
沛以士安謬商丘于潁陽顧門通識尚或失之

三段論
其傳之

四段論
其傳之
必先於

此皆購人方迷復於算子、曲學方牽滯於帖括、
唐考功員外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
帖括從此積弊成俗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饒
俸求其聞商羊而戒浩漢訪鳥帑而洽東肅、
齊襄公殿上獨脚之鳥知商羊之召水災鳥帑
有隼死搭矢貫之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其
來遠矣此矢諒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獺
以石為鏃 諒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獺
羊、萍實楚昭王渡江得之大如斗圓而赤以問
孔子曰此萍實也上狗季桓子掘井得一物
似犬非犬問於孔子孔 披雲臺而知山隱因折
組而說專車瞻畢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
覺閨餘之錯者不亦遠乎總之何神之有惟學
許註虞精集卷三

封岳摩崖之壁考麗牲懸繚之碑自岐鼓嶧碑、
塚書枕寶盲丹腐編湘之騷郢之辨石穴之藏
包山之秘皆宜先蔡照斯能剖豕迷逐迷十商
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
亥日濟師讀史者問諸晉史果如其言于是衛
以子夏 鼯鼠有必對之辨時得此鼠孝廉郎終
為聖 鼯鼠有必對之辨時得此鼠孝廉郎終
軍曰此鼯鼠竹書無落簡之謬竹書文人傳云
也賜絹百疋竹書無落簡之謬竹書文人傳云
得簡一校兩行對時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而
晉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而
燕說郢書之疑俱可釋焉燕說郢書韓子云郢
明謂待燭者曰舉燭書中亦誤書舉燭燭非書
意燕相受書說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
許註虞精集卷三

而已矣必弋志書林、耘情義圃、茹古含今、入神
出天、吹索漁墳、含宮嚼徵、隱詞叢而泛義、浪咀
藝脯而涵譚、釀潤假金、壺光分藜、杖御六籍之
珍、駕游百家之平林、洞四部與旨、發二酉秘藏、
李充為著作郎時因典籍混亂充以類相從分
作四部又唐經史子集通曰四部乃甲乙丙丁
也二酉山名大酉小酉 聆儒林之鐸、飫經籍之
腴、結典籍為呂、驅儒墨為禽、令茂先遜其淵博、
束皙謝其閎深、視漢臣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
五車若吞雲夢、又究金石磨勒、研鍾鼎精微、搜

培塿酌滄波以喻猷畝、博千曲四句言曲 又有
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物有微而毘著事有瑣而助洪、言即約可
以成博、鑽燧火木也陽谷日所出處 一隅可以
容日影也翻鳥羽也飛廉風師也

反。三。大。畜。可。以。前。用。豈。日。得。則。爲。嘗。鸞。而。失。則。爲。還。珠。獨。則。爲。說。鈴。而。多。則。爲。聚。訟。哉。可。知。全。鼎。之。味。言。學。之。涉。其。果。者。也。世。有。不。識。實。者。置。仲。尼。者。說。鈴。也。說。鈴。者。影。響。獨。見。之。說。也。聚。訟。者。各。執。已。見。徒。取。口。給。爭。辨。而。無。的。然。其。見。之。言。此。圓。炤。之。匠。所。以。務。先。博。觀。也。然。必。真。精。專。注。若。病。瘵。之。承。蜩。用。志。不。分。迺。凝。于。神。也。必。危。心。苦。志。庶。幾。遇。之。若。尹。孺。之。秋。駕。夢。寐。可。通。也。病。瘵。見。前。尹。孺。秋。駕。淮。南。子。尹。孺。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痛。苦。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師。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恐。子。不。可。于。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孺。北。而。再。拜。曰。臣。有。大。幸。夕。必。精。超。意。表。慮。審。幾。先。若。由。基。之。固。夢。受。之。必。精。超。意。表。慮。審。幾。先。若。由。基。之。射。未。調。弓。撥。矢。而。猿。先。號。也。見。前。必。善。會。古。人。意。念。若。役。人。爲。養。虎。調。于。喜。怒。也。梁。鸞。言。養。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有。血。氣。之。性。也。故。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與。之。爲。其。決。必。默。透。辭。旨。曲。直。若。斷。輪。不。甘。不。苦。優。乎。深。入。也。至。於。千。載。感。動。九。原。可。作。若。聽。雍。門。子。之。琴。拊。心。發。音。而。淚。漱。漱。下。也。雍。門。琴。淚。門。周。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我。悲。乎。周。日。今。足。下。千。乘。之。君。雖。有。善。琴。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而。千。秋。萬。歲。後。高。臺。傾。曲。池。壅。墳。墓。既。以。平。嬰。兒。豎。子。樵。採。者。擲。爾。其。足。而。歌。其。上。曰。

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彼見聞之學即誦般書不辨斧鑿司守藏而誇富貴安能彷彿實際哉

帥從升評 諱廷鈺

大旨論學不貴徒博轉

相處氣脉甚串未段議論精透收拾全篇大意

初段論
命不可
測及新

二民論
大無成
所召惟人

達命篇

君子而貧賤命也令昏夜乞哀猶然貧賤幸而
爲君子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令秉禮
持義猶然富貴不幸爲小人其自取也故非分
之達林丹之冬垂也守道之窮竹栢之履霜也
苟位不配望歸之于命若望輕而位卑非命也
我也福不副德歸之于命若德涼而福淺非命
也我也遇不信道歸之于命若道不修而遇厄
塞非命也我也世疑鞠凶宜以爲彰弗祿宜以

詩經虞精集卷三

九

爲償然而天亦何心哉謂天有心命德而夷餓
顏天是使善類含冤謂天有心禍淫而田侯柳
壽是使淫人蒙幸單治裏而外凋魯有單豹者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張修禪而內逼
兒之色不幸遇饑虎殺而食之張修禪而內逼
有張懸者高門縣簿無不悉也言高門富貴之
大家懸帷簿於門首之小家皆其往來趨走之
偏也教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聿中和爲庶幾
病以死故曰單養其內云云聿中和爲庶幾
顏與冉又不得平如顏冉之徒又不得壽命之
長推之禍福異流廢興殊迹亦何可支哉宋公
一言法星三徙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左傳有雲
如衆赤鳥

次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言諸有罪受罰天

焉移之丹雲赤氣也夫宋景善言即災感退三

舍此則莫應何事帝殷自剪千里來雲周宣祈

雨三璧斯罄同宜王勃勞祈雨蓋盡圭璧而雨

事自責七年大又推之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

早一朝雨至又推之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

高乃門高以待封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之

賢非若堯舜之延年殘續未甚東陵之酷迺掃

墓以望喪速敗盜跖以奇終東陵所居地

名嚴母見延年報四犬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歸掃除墓

地此皆未可槩論也自其顯者論之楚穆以福

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卻宛以覺深莫救宋

桓以愆微易目張蒼以厚報王陵壽踰百歲張

有罪當斬王陵救之及貴以父事陵陵死崔湜

而蒼相每洗沐先朝陵夫人然後歸家崔湜

以陷逐劉張身罹大戮張說力救獲免及湜相

而陷幽求逐張說後張蒼壽至百則知人爲陽

善正人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正

人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此可槩委諸命哉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

迷之橫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玄理喪馬弗希
 折肱愈喜憂樂禍福自有定數但世人自迷心
 中橫生以樂與福為欣以憂與禍為
 恥安有如塞翁獨信玄妙之理哉塞翁家忽喪
 一馬宜為可憂未幾所失之馬引一胡馬至似
 為可樂其子好騎馬至於隊馬折肱似為降禍
 未幾有旨抽選丁壯以從征塞翁之子以殘疾
 故得免此役豈不為福故淡此一生無泰無否
 云喪馬弗希折肱愈喜
 悟此大觀時相與共眺晴原白鷺山川明著義
 皇本色宛然在目而吾人自染自贖遂指目前
 世界謂之叔季不亦誣乎又或命駕而遊五都
 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舉裳而涉汶陽之田則
 詳註虞精集卷三

詳註虞精集卷三

主

西昌論
 一化
 之妙
 淵其淵流求者未有覺短乏深矣何必洞河而
 淪海宅彌半祇志狹九州跳寰中而立霞外逍
 遙放意不峻儀軌母使世情增半人品減半也
 蓋草木榮枯非四時之悲欣一時榮辱豈吾之
 憂喜且榮悴靡期孰測幽朗細非形骸之依巨
 非天地之廣西伯幽而演易姬旦顯而制禮不
 以隱約而弗務不以豐樂而加思吾惟視黎藿
 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醴醪躡履美於赤舄緼袍
 麗於袞服四朝而公非貴五柳而隱非賤牙籌
 詳註虞精集卷三
 而各非富土室而居非貧文王四於美里中演
 周公相成王時而居非貧易八卦為六十四卦
 陶淵明所植牙籌晉王戎極富尚自執牙籌土
 室張推之臺而壽非長十四而死非短又推之
 儉事推之臺而壽非長十四而死非短又推之
 比于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而復生智允之高
 風上開彭年日墨智墨允是何人對日伯夷叔
 齊名上開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卿冷秘開取
 此書既至令於第幾板尋果會閱之大孝人見
 其死道見其存故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早也
 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誦也自尊其已孩孺不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如宋纖

不知足
不知命
不知命

峭壁拒郡守馬吸不顧也晉宋繼有遠操不與
得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見歟曰名可望而身不可
龍也銘題于石壁日丹崖千丈如彭澤一履給
峭壁萬尋奇木鬱鬱蔚若野林如彭澤一履給
於江州刺史不疑也履命左右為彭澤置履直
仲其脚於衆生之如劉勣兩縷欺於取直不食
也劉勣家貧織屨為業偶有一雙一兩縷斷置
歸責妻欺人取此足於性者人損不能入貞於
死者時累不能淫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夫以布
衣雄世豈徒然哉蓋有見於持祿而養者祿去
許莊東精集卷三
而養衰戴爵而榮者爵移而榮絕八珍雖美入
腹則不知其味九卿雖貴還家則須失其榮何
為乎前美消矣而榮願於後美者如故前榮失
矣而歆美於余榮者無窮皆其溪情不止虎視
難厭溪情溪壑無厭之情也虎視迎世之心急
獨行之思寡窻以走捷者何實不鑽甚且揣天
之默以為可竊而代摩人之巧以為可幸而圖
其得也則果信天之無權其失也猶悔人之不
力如盲於舟者不知察於推幹之前津而闔於

六以命
者見命
自定

棋者不復能按其縱橫之後局則相與為謬誤
顛倒又安知其所之哉詎知使吾無身曷須此
為使吾有身曷須此為王僕射貽其子恢之以
朝請而不以秘書蓋厭其有競也王晞之為并
州司馬而辭侍中者蓋畏灼爛也謝覽之自吏
部尚書而出守吳興者蓋由處俗情泊也彼勞
攘於百途饗微於盈壑紛紛籍籍爭一世以沒
皆始於不能忍與不能割夫不能忍辱焉能忍
福我不能割于何能掇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
許莊東精集卷三
飯牛而牛肥身在甕外者乃能舉甕且智無涯
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必達命者而後世險不
以挫其平枉循不以亂其轍何知官路之白黑
人情之醇瘠哉此惟於世遠者於道轉親隨物
之來去有時任天之好還不脫見情之定則物
逆不留於曉意見性之定則宇現悉收於通胞
見命之定則遇迹不雜其平胸入三定以遐觀
恣一涉而滑碍寤逝來之不任瞬今昔於無遷
遇皮相之士不語以姓名皮相之士被裴公者
賢人也延陵季子見

道有遺金顧謂被裘公取金公投鏹顧曰曰何
子自居之高視人之卑乎吾被裘而負薪豈取
金者哉李方問其姓名曰吾墻東竈北之間足
以自老墻東竈北後漢王君公遺亂不仕隱墻
北坐版床不稟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此
語人來不視

真達命者也何必如復本知官祿於明通參軍
辨休咎於善相而後為知命哉五代有龍復本
簡竹笏以手掩之必知官祿年壽李參軍噫安
善相笏休咎人呼為李相笏出南齊新書噫安
得無勞著龜其人者與之敦我艮以其貞於一
定之府又安得有明大算數其人者與之觀我

評註虞精集卷三

生以其循於不必定之涯乎無勞著龜而定休
上九云敦艮吉敦篤實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
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上九能
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易觀之六二
云觀我生進退能敦艮則貞於一定能觀我生
則循於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夫義在
仕則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雖衆人之所
羞君子以為賁也以羞為賁者真能達命者也
徐自溟評 惟達命可與安命反覆感慨足
以解頤合安貧諸篇令志士浩歌天壤何
羈世網哉三起擊節

安命篇

朗識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高世之士自守足於
仁義是故知微而獨見者安肯諂媚以偶俗乎
體方以居直者安能獵徑以求容乎當夫初翼
之儀未展丘園之秀未揚人門之高未舉皇闕
之闕未遇遠用不騁於一世勛澤不加於生民
席上之珍鬱於泥滓如操築不值武丁如把竿
不遇西伯抱獨行於深岩幽壑中真坎壈落魄
而發擿無由者斯時也藏名則蘼草同腐依岩
序而托照燐螢燐螢野火也按迹則丘蚓喻廉因上下
而資泉壤此澡行挺修之士身窮而志達居鄙
而行鮮也彼其視身金也世治也雖有鏐銳必
付火齊人世之變為火齊也多矣塗之以富貴
挺之以功名宿之以艱危重大搏之以沓集之
譽毀突至之禍福我能時情一時鍛盡而後光
氣完焉試舉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為吾火齊
之變者莫如尊官大富盛名數者愚者爭之賢
者爭之攫取之心甚強保護之心甚柔饒胸脯

三取論
知通者
水

目俯首帖耳以就一物而物始得以持我夫惟
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我有以降物而後物之附
我也堅故無意於功名富貴者善以功名富貴
終始者也小夫陋學交利交名身念後念了無
已計得其一不得其一猶且艷之詎知陳嗣祖
以得死而免身後之惡名陳運字嗣祖為王敦
誅哭呼曰嗣祖焉知非福敦作亂敗其黨皆
彥回以不死而喪半生之懿行蕭道成謀宋禪
彥回少立名行使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
評註虞精集卷三
士耶何意拔獨至此名德不何論命哉夫惟安
命以其捐之者得之而世欲以爭之者得之捐
之者則我忘取物忘與其得全宜也爭則我之
力必不足以勝眾物足以勝眾物必不足以勝
造物之物資之而去莫為我于此捐之則愈存
爭之則愈去惟道念篤俗念輕者而後能捐之
而不爭也彼勞臣志士目竭于營視耳竭于收
採股竭于披疏心竭于算畫屹屹渠渠為國家
排大難建大功昌大名不愛其餘為天下用所

四段論
足已者
味自捐世

為情形者固已陰索矣一日知道萬念俱蠲一
切情形之類不用之寰中則還為無用幽澗博
林聊以自托顧前所謂大功大名直不知安泊
何所秋潦縮源泉見身世之機釋性命之真得
矣譬如極聽於音者不慕鈞天之樂如身足於
蔭者不慕垂天之雲如滿密之黎遺時雍之世
如豐沛之士忘桓楨之君如鄧林之鳥有餘棲
孟津之魚不借潤如農夫之望不過歲舟子之
願惟風此夫不知榮華之可貴非強身以自高
評註虞精集卷三
不知名利之可溺非防閒而自止惟足已而無
覬是以達命而自安也何嘗托龍逸鳳集之躋
躋論齒錄牙緋之顯晦滯淫於嘉聞之煨燿聽
籍之繽紛躁動求進至有逐鹿之吝亢龍之悔
哉坤六三即鹿無虞往吝無虞者無虞人以道
動求進之戒也乾上九亢龍有悔亢者過於
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觀
諸咸之六二即艮之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
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求其得艮咸之精
而善用者其范蠡乎觀其取富貴如撮似窮號

六段論
能相者
人

拙叩者之無術。范蠡輔句踐滅吳。固是取富貴。公又三致巨富。而散以與人。亦其焦光乎。觀其是取富貴。如撮尤見其術之高。其焦光乎。觀其臥雪霜而無求也。又覺巧進美藏者之為累。魏光結草廬於河間。號蝸廬。後野火一則放形宇。內以功利為戲。一則縱神合外。以身世為寄。得其意者。則知焦不問術乎。范而富貴有余於默弄。范亦不假逆乎。焦而雪霜莫戾其玄遊。是敦其良而戒於咸。可進可退。可榮可辱。把柄在我。是真能安者也。視世之僥倖得志者。如小家女。評註虞精集卷三

遺世紛紜。終證大道得乎。惟守孔約於不貳。斯乃轉德而無累也。守孔子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而外物。不是以滌襟舜海。濯腑尼川。騁懷於沂。雪之林。洒想於濠濮之上。縹車懸馬。閉門高枕。釋叢棘之余刺。踐積林之柔芳。抗手烟霞。追迹物外。弘道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畔柔順以為田。置之虛室。人野何辨乎。野人貴人。野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不愧影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必不困為環堵俗物也。想道結襟。希高敦古。文波千頃。沛泗水以揚瀾。節義一腔。並太山而比峻。議論鱗胸。豈以疑疑而折角。精神滿腹。豈以錚錚而摧輶。昔汲黯不拜衛青。而青反加尊。司馬昭而昭愈見愛重。王公拜宗愛之貴幸。而高允長揖。羣下趨高聲之顯赫。而元匡抗衡。未聞宗愛高聲。能加禍於高允元匡也。處天下事者。失亦勿恤。退亦何妨。至於屯險驟更。歡娛中阻者。則又照之以無滯之光。評註虞精集卷三

七段論
清修高
世者方
天謂等

八段
出處
安命
致能

委以自然之和處約不戚聞龍不忻榮不能華
威不能震恩不能喜譽不能怒則神有所特寄
世外一切可艷之物猶之未開其鑰何自入哉
故世味自淡出處自正心非不欲仕也恥夸毘
以待舉猶夫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有見
夫待時屬乎興運王佐侯乎民英一抑一揚輕
鴻所以凌虛也一屈一伸良士所以需遇也何
必嘆飛蓬感桑落思以增榮廣價拂意於省橋
之東哉有橋王尚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華
許註虞精集卷三
微有憐悵張恭忠公曰有意嫌兵部專惟安命
心望考功諱知脚腰腰却落省橋東
者不遺世而捐之亦不逐世而爭之非其本懷
之磊落與稿腐自甘者別乎吾舉之為世迷迷
者解也

湯叔寧評 先祠部公常道虞清中善審鑄
諸集菁華閱此篇信然其沈鬱而清處非
膚淺可及

初段
勸發
不足
致能
安

安貧篇

昔韓宣子為卿以貧為憂王質居相門則以貧
為寶此其識見相越豈不遠哉為士者宜何從
乎當知貧為士之常凡常不變舉世皆變而我
獨常則已非常又知貧為孤寒孤者無援舉世
援人而我援天則為不孤故樂道者不以處窶
而改焉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均貴賤於條
風忘榮辱於彼己丘園不勝其賁天地不禁其
瞬上不登王公之門下不步卿相之庭此曲屋

二段
外不足
致能
安

許註虞精集卷三
之士視身不失何急於獨弦哀歌以賣名叩角
彈欽以求遇也故不聞雲鴻下慕澤雉不聞野
鹿乃美檻猿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不謁乎朱輪
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謁乎朱輪
而華轂矣榮辱卿之祿曷其殺矣艱驕卿之餌
曷其且矣以孽卿之祿為榮曷其無祿為嫌
愈沒無也下二句意同且止也
之足扭也柔嘉之味當辟莫也雖音遣口
無言也柔嘉美味也辟
雖結褐嚼蔬而不悅悒
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悒也
黃髮終否言至老而
也悒也恨音朗不得志

三限論
卷之三

此段機
可與
此中真

也。視重階聯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
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托高反墜務厚更貧用情
塞允老氏所珍也。老氏曰塞其兌閉其門兌口
之在憂能泰處悶惟悅者其用此道乎所以瑤
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
以潛頴而怨青陽不以凌茗而哀素秋。古詩云
青陽凌蒼苔素秋言幽潛中萌藥之類怨青陽
不及發生也凌茗之花見秋風淒涼自不能耐
也。不以火焚而怨燧人。不以潮井而尤伯益。
氏初設火伯益始造井。雖至固空桑麻田無
可。以火焚井溺而怨尤哉。
評註虞精集卷之三
負郭惟葺宇家林汲流舊嶽霄盤畫瑟非舟非
駕。盤樂也。憩息也不用窓開兩片之月霜足一
重之寒以原憲懸磬之居或值皇天無已之雨
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蒿隰鋪床之冷
荷脆補衣之難紙窓竹屋風雪蕭然寒卷青燈
相對竟夕還趨床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即長
夜之難曉奚谷嗟而怨天煮黃當之草菜當黃
菜所謂琴作汪洋之羹饘釜運鈍而難沸薪鬱
糞是也。絀而不燃至日中而不熟腹雷鳴而饑懸
鳴人

此段

楚人稱
不披破
破損之

四段論
七於食
有自起
俗見

餓時腹常響若雷鳴丈夫兀坐於堂上妻妾支
持於竈間寒風嗽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時或
蒙饑於此隣謂先辟穀而非神仙有時見謫於
煩媳謂未寒食而屢斷烟甚且瘦妻僵稚子仆
嗟井臼之長勤皆由明主棄故人疎捨山林而
焉往戶外履空但有梅苔之跡床頭金盡況無
擺煙之禽戶外無人往來但長梅苔之跡設繫
襦以禦寒脅汗衫以當熱帽引四幅之縫裙爲
數條之殺其須提甚矣。須提楚人稱衣時或乘
車路之偃蹇駕爛草之疲牛連繩索以爲鞅結
斷梗而作鞅啣食掘飲荷擔拾實老不釋塗病
不釋紅。老不釋塗以貧故奔走於途也。紅女
工任健婦飽兒日嬉以慵而我何羨乎所以有
守心而無淫行如驚駿寧危苦於險峻之阪不
樂吁咈之役吉光寧渴飲於冰霜之野不願犧
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而易鹿臺之富子廉不
以困匱而貿銅山之封韋表不以班級之榮而
忘剪白之傷。吉光良馬名韋表將躍進士授監
察御史不樂曰爵祿雖榮也人

皆欲之吾年五十試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
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吾為松菊主人不憚淵明
高人何點躡屐於鍾阿何點隱東籬門常歸草
命駕造門點逃去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亦
不意叔夜景山已往故曰徵士劉蚪獻書於
古人服其所用也出齊書
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豫章王為
劉蚪為別駕蚪修廢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何曾謂晉太祖
日阮籍如此何以訓也太祖曰度外人宜共
容之此雖瀟條壁立寂寞囊空乎然人否其憂
語本此
我然其命人皆飄飄我獨據褐人皆啓宇我猶
評註虞精集卷三
匿穴人皆登僕我尚徒步人厭膏腴我甘梁糲
眾集苑我集枯不言而知不赴勢矣集苑集枯
害世子申生而憚里克乃具酒使優施飲克酒
中施起舞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
於苑已獨集于枯克笑問所謂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為苑乎其母已死其子又有
誇可不為枯乎克感其言竟以中立免眾從金
明日遂稱疾不朝三旬而申生難作眾從金
我從火不言而知非趨時矣從金從火韓非云
多竊采之雖磔人于市亦不能止魯積溫火京
公恐焚國下令使民救之民見賦奔出爭逐之
不救榮華如恐為我贅也聲利如恐為我羶也
贅去而羶洗則担弛而桎脫也視世之逐逐不

五限推
極安實
者堅志
不挽

休者則漢焉如秋潦之歸壑其洗冥白晝洗冥
山一谷詩曰沈雖景星甘露未覩為靈其領略青
山卽華寶蓬門終愛其鼎南金不以處幽可
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不潔猶言極而言之
可使一日腹中無食不可使一日眉頭不揚它
時為餒鬼見上帝雖顏色枯槁乎而神明湛如
何必區區以升斗故俛首翕肩從人涕泣下作
生涯耶故抱緼絺糠亦敵饑寒食糲衣其亦稱
溫飽安能舍靈龜而與鷄鶩爭食乎棄龍軒而
評註虞精集卷三
與舜華比榮乎易曰舍我靈龜靈龜不食之物
軒錫命貴重華美之物也舜華木花也何怨乎
釜中之魚何嫌乎春衫之典范史雲釜中生魚
炊午飯未夏典春衣孟蓋腸何知有苦辛室宇
何知有雕與曷靴而肉曷跣而逐曷靴而肉言
也曷跣而逐言村採薪曷憂得貂曷美採薪因
得貂一具將鬻之以供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忘
彼豐腴安茲薄素山梁本協孔聖黃屋更非堯
心孔子嘆山梁雌雉為時哉則知心之本協
堯以天下與舜則黃屋之尊便非本心欲居

也。為晏子之湫隘，為子夏之懸鶉，為子思之一
食，為顏燭之安步，蓬蒿仲蔚之室，依松蕪端之
屋。晏子居湫隘之室，景公更之以夷隘，一居
屋。鄭蕪端依松為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豈以世
變驚神，唯心作色哉？對青天而懼者，聞雷霆而
不驚，履平地而恐者，涉風波而不疑，何至立肺
石，伍窮民而號於人乎？立肺石，周禮以肺石達
於上，而有司不為之達者，許立於肺石，其心曰
吾蒙茸蟲故，品期軼乎簪裾。蒙茸詩云：狐裘蒙
茸，註云：亂也。裘將
誌何慕乎鍾鼎？方且荷樵東陂，任棲遲於衡泌
矣。方且帶經南畝，常偃息於蒿萊矣。仰聖賢之
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夫寂寞之居，忘懷夫
利名之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譽？
所以畢既往之餘樂，啓將來之長慶，非廣潔深
識者何能不移其植乎？是故原憲寧任貧而不
任病，莊周寧任貧而不任僊，原之所謂病在學
而不能行，莊之所謂僊在道德之不行。原憲居

室茅茨，桑樞上漏，下濕，子貢見之曰：「嘻！先生何
病？」憲曰：「吾聞無財謂貧，學不能行謂病。今憲貧
也，非病也。子貢遂巡有愧色。莊子衣布袍，係履
而過魏王，王曰：「何先生之德？」莊子曰：「士有道
德而不能行，德也衣，迺知克己不如顏，則簞瓢
何樂？省身不及曾，則晉楚可歉甚，無以苦節之
貞而槩以安貧目之也。」

絕甚

徐自溟評：非天與清高之骨，不能恬愉此

境，讀至餒鬼見上帝一段，足以立頑起懦。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之四

鄧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 周伯明 更生 著

臨川 徐奮鵬 自溟 評

湯開遠 叔寧 校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書林 鄭大經 道常 梓

居身篇

語曰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

評註虞精集卷四

寧四攸好五考終命六極一兇短折人徒知僞

是之中有真非而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何也

衆人皆能寫人之形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

世之非而不能求一己之所以非皆能知一己

之是而不能通人世以爲是豈知人者我之托

也世者我之居也交與接者我之衛也積愷猶

若無以隆其托况積刻而推之積平猶若無以

妥其居况積亢而危之積謙猶若無以開其衛

况積驕而潰之此憂喜聚門吉凶同城紛屯遭

初段論
居身者
當人
已存厚

大段論
澤朴堂

三段論
才華富

與蹇連何艱多而知寡乎

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

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有見夫水運鍾卑

人道惡矜豐因豐積祉緣謙升虛譽者不結之

空鮮遜世者無華之古度

而結實古度木名若懸旌自表豈隋和之珍乎

暴智耀世豈仲尼之道乎蓋動身振意顯光氣

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人所讒嫉也

評註虞精集卷四

乃知紉蘭握瑾誨妬之良媒

健駟方人擬物反刺之鋒刃

危幟載珍者致寇多藏者召殃

責大巧者必有奇窮有高人

有獨見之慮者徵怨於人執雌節者無爭雄之

禍操尚人者多召禍之門

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

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

才盡則困用廣其器者應博則凶

物勝權而衡

四段論
自炫者
其鋒露

許註虞精集卷四

三

殆形過鏡則照窮楊德祖斃身於曹操薛道衡
斥死於隋煬以露已之才也韋誕墓發於鍾繇
劉希夷囊壓於宋之間以吝已之美也他若正
平兆禍於鸚鵡惡其恃才傲慢殺於黃佐之手
機雲嘆鶴於華亭陸機陸雲兄弟才高一世年
蓋四表為吳牙門將軍吳平楊駿辟機為太子
洗馬後為江都王領司馬遂為穎所害臨刑時
謂其弟曰華亭鶴派可復開乎弟稽生受阨於
雲字士龍所謂雲間陸士龍也稽生受阨於
東市稽康字叔夜少有奇才傳覽徑籍無所不
陵散不傳於世書生三千人請關求赦以為師
不許後各解衣堆積如山爾之以超度幽魂云
許註虞精集卷四
四傑徵信於裴公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
先器識後文藝短之後四傑果無成惟楊炯為
縣令勃溺水盧得惡疾駱為徐敬業起兵撤誅
率遭此患也故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
谷以平安彼甘泉近竭直木近伐靈龜近灼神
蛇近暴松以明致熱雉以文受羈丹以合色磨
巖石以抱玉碎質鐸穴由於足響膏蛇起於多
明盛為衰始利為害門得為失媒滿為損招况
靈物至寶造化所靳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沈
於重泉如寄物於人經歲或亡寄寶於人取不

下段論
自炫者
其鋒露

許註虞精集卷四

四

越宿蓀其自愛猶懼不延况速自洩乎是在木
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卷異蓬子愚殊
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饒賓今關不材之資無用全
之馬以不鳴殺今乏善鳴之分此卷蘇之異蓬
伯玉其愚又殊甯武子匠者句應在水句饒賓
句應處豈如靈龜攝根精英衛足乎是以分金
者除後禍取瘠者弭遠憂枝指因畏痛而獲存
贅瘤實害生以蒙護詩人怨斗揭之求智人戴
魯縞之射斗揭之求詩云雖北有斗西柄之揭
以柄而揭之以拒取東人馭馬佚於力窮畫蛇
也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馭馬佚於力窮畫蛇
許註虞精集卷四
敗於漆足宜僚墜聲於不止良有以也宜僚善
空中解魯宋之難客有教之故信其心智所及
日止止不止將墜前聲也知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庸識也識其耳目所
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必至封情
慮於有封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彼蓋以寫
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盡於四海九州焉知太
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
塵乎母惑其拘短見於當年矜局畦於井谷哀
危蟄於十說蟄肉之虛名逐蠅頭之微利也

原缺第五、六葉

宋殿攝
聖門去
文崇質
之訓立
居身之
平

許註虞精集卷四

七

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林大中不與韓侂胄通
書卓乎正矣論者以爲君子不爲已甚假令陳
寔不送張讓之喪善類何由以保全張讓父喪海內名士
無有至者陳仲弓獨往送之後黨人禍王戎不
起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仲弓陳寔字孫秀爲郡王
登孫秀之品兄弟何從而得脫郡吏求品於鄉
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又危
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獨全
行言孫者所必採也而要之君子居身終不以
此易彼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凌清不增
潔名跡無愆矣操不持激素風愈鮮矣所以寶
以含珍爲貴松以負霜稱節麟以絕迹標奇士
以藏器爲峻是故孔夫子當假年學易之時與
門人同筮得賁夫子以爲不吉聖道辨吉凶非
休於後世禍福之說蓋以賁爲窮於文飾而或
虧其惠迪也故於序卦發之備焉賁以致飾而
窮必無妄然後能大畜而光輝故賁之極反失
其無妄之體無妄之盡適得其自然之賁由賁
而知不得不繼之以剝由剝而妄而知不得不賁
之以復乃知中正之賁必由於無妄之發剝復

之學惇本尚實不二於物此聖門致微之意
萬世居身之所珍也

林伯鉉評

講韓宗

名理名言錯綜篇中雲

驂駟半景星蹕下中天此文似之

周仲吉評

講迪

勘破世情模寫高識通宜

書一篇置之座側

徐自溟評

居身涉世二篇譚身世批卻導

竅情理俱融並垂不朽之文

許註虞精集

卷四

八

初段
君子
處世
大方

大段
世目
定人心
自擾者
起於所
見者小

涉世篇

乘德而處者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遊者當
世不能擾其度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
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有見夫天不可
以預慮道不可以預謀乘流則逝得址則止乘
二句言人處世如木浮水上何必巧故用機員
乘流則逝遇小洲之址則止何必巧故用機員
通狗世乎用機則逐物逐物則害道狗世則喪
已喪已則失德烏知拙為大巧迂為大通耶蓋
道雖絲分事則棋布道雖虎變事則龍行
評註虞精集卷四
多變也棋布者則有定局也虎變者
似為急迫驚行者則寬容以赴之也
吾惡知羊
腸降夫覆車而康莊可以緩轡乎
險多至覆車
而康莊大道亦不可忽
又惡知驚濤難以鼓楫
而止水不必溺人乎
借曰規行自無曠迹短步
登能逮人
規行二句言欲圖通達世不欲遂以
事生事又以事止事不猶揚火而使無焚乎以
智生患又以智備患不猶撓水而欲求清乎惟
無情以接物者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物者觸
應而成碍是故磨公察牛黑而白蹄苦心傷神

九

評註虞精集卷四

豈不殆諸孰與愚童不勞而知由基穿楊百不
失一少焉氣勅矢鈎弓撥孰與射客教以善息
善息養由基善射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左右
皆稱善有一人過曰可教射矣基曰人皆稱善
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
能教子支左屈右但射柳葉百發百中而不知
善息少焉氣力勑弓撥矢墨子木鸞三年而飛
鈎一發不能中前功盡矣墨子木鸞三年而飛
一日而敗遂同朽株孰與拙輓引重遠驅墨子
木鸞三年而敗遂同朽株孰與拙輓引重遠驅墨子
怨吳乃作木人手指東南吳人疑其妖殺之般
所為也于是卑禮謝之般遂斷其一手是日吳
始可見事無專功願有時謬責望者易垂取必
評註虞精集卷四
者難全彼石梁尚有餘勁終不能解遲久之疑
石梁餘勁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而成公曰
何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
此弓矣歸三日而死公登虎園之臺援弓東而
而射矢踰西藩之山集於彭城之東余力尚飲
羽于驚雀或無全目竟不免抑首之愧
北遊賀使羿射雀日生之平殺之平賀曰射人
其左目羿誤中其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心無止足之期何可勝道哉至於心受響於勢
利神濁亂於嗜欲得若虎挾之一失若龜藏之
六虎挾之一言其得時不捨之狀也龜藏之六
時言失時不勝畏縮如龜頭尾四脚俱藏縮之
也欲其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停筋饑食之時覆

許註虞精集卷四

十一

觴劇飲之際幾時得食誰停筋豈不難哉詎知
世界事幾變幻難測或暫苦其煩久賴其便或
小收其利大貽其害或近犯其患遠弭其憂或
前幸其成後當其敗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
或初存後亡或古約今泰或曜所聞而疑所覲
或上泯其名下享其利或我信其誠人愚其詐
或甚愛者必甚費或甚譽者必甚毀或甚喜者
必甚憂或甚藏者必甚亡此必上聖迂而後拔
豈羣黎之所禦乎上聖如舜有焚廩浚井湯囚
許註虞精集卷四
能防正邪迂竊也禦止也其所間有靜躁異尚
翔沈舛情言歡則木梗怡顏而若榮語戚則偶
象感額而垂悲抑輕則鴻毛沈於弱水抗重則
巨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胡越合異則品彙
聯和語切則秋霜春肅詞溫則水條吐葩推高
則峻岸頽淪疎早則淵池龜蟄底清則倚暗夜
光救濁則立澄黃河勢有所拮小柔可以服大
力形有所格大猛不能破小堅機有可乘隣姬
束縕以救婦束縕救婦里題有相善婦為姘姘
其益肉逐去之苦而告於姬姬曰

許註虞精集卷四

十二

安行吾今姑呼汝即束草縕乞火於去婦之家
勢有不脅說士結鞶以組齊理有毀之而爭實
之訟解實相聞者庚市子毀王於其間而關者
止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齊王病瘳往宋
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則殺擊如何不
子日臣當與母共請於王王必不殺子矣擊往不
解嚴登床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
瘳將生烹文擊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之
魔可以托嗣射鉤無害為仁變化屈伸交逐睽
合存亡並驅美其才者嗇其遇裁其躬者社其
後如精衛衛夫木石誰能測夫幽微哉又有患
許註虞精集卷四
同而生死殊德同而榮辱異昔衛叔之御昆昆
為寇而喪子衛成公會盟於楚其弟衛叔監國
叔方沐握髮迎公公令前驅管寧狐欲斃仇
射而殺之故曰昆為寇喪子管寧狐欲斃仇
作后而成已管仲寧狐射拒公公立為
雅造怨
而先賞丁繇惠而被戮晉稽康夏月問於柳樹
故會大恥殷音何其反覆無定耶至若稽叔夜
愛惡無迹而致憎於鍾會雍齒為漢高所惡其
灰也以忤物名丁公不殺高帝以為莫大之恩
皆此人也即斬之以殉軍中王藍田褊躁有名

六段論
知是知
止者世
味自淡

評註虞精集卷四

十三

而能容於謝。其仕也以忍性顯。太丘吏不遇仲弓之明。則取善譽。張志寬不蒙縣令之察。則大傷至情。陳寔為太丘長。更有許稱。母病求假。不孝其罪。豈復過此。殺之責人。之曰。欺君不忠。病母忽稱。母病。縣令問故。因言。母嘗有所苦。志寬即心。痛以此知。之令。怒以為妖。又何世途不一耶。大抵善不妄求。災不空發。所貴君子金鏡中懸。玉衡內正。知夫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截。身危者。或由於勢過。當去勢以求安。禍積者。或起於寵盛。當辭寵以招福。如田蚡權移人主。終致武帝之忌。顏峻中旨宣露。自取庾徵之譏。武子之怒。起於進狔。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進狔肥美異於甚。不平。食義康之禍。萌於取柑。宋彭城王義康未畢而起。義康而以文者供御。宋主嘗冬月皆以上品薦義康。而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啖柑嘆其味色並芳。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皆其竊威福之過者也。不柑大三寸上領之。觀於雨既決而雲收。鼎既薦而鉉逸乎。又不觀於祝辭向畢。芻狗須投。祝辭即祭文。芻狗即紙。物當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乎。之醴者已取出而焚之。

七段論
正
處
初

評註虞精集卷四

十四

則糟粕可必窮。涯知反。盈量知歸。不以朝野物以棄矣。其身不以身世并其志。不使塵埃刺眼。不使名利焚心。不使儒林烟薄。不使學海波寒。泉貨等喪身之阱。爵位比伐性之斤。富貴似空中之花。文章比木上之癭。推此心也。令委蛇其身。小損以肩大就。亦所不屑。矧小損而無救於大。則獲之詭遇。不若範之馳驅也。遷就其事。權宜以需成功。亦所不為。矧權宜而莫挽於後。則收之桑榆。不若慎之東隅也。秉椒蘭以獨芳。恥希世而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口。不道非謂之口。祥容不習。玩謂之色。吉摧折不以加人。謂之身。福報復不以畜中。謂之心。祿萬事水流而不競。孤標山立。以推移。此龍叟欲以守中悟世。麟父欲以無言還天。老子稱龍叟。是謂涉世而出世。黃長民評。諱公輔。從世故及人情。從人情及分數。約以知足。知止。總歸立已。以正暗破初段機隨之。非其想路玄深。轉關透徹。

名言確論相錯如綉妙絕

徐自漢評 以懸河之氣發綴錦之詞才情所至藻雅組練色々皆工

待賈篇

聖人不欲自藝以徇天下者匪獨自愛所以愛天下也夫自愛曷以愛天下哉蓋道之行不行於行之日其樹立必見於說初之日說初說即進故志不遠者用不博道不弘者用必拘抱世道之思者必視此道皆公共之物不忍少有所貶以促其用是以灑濯其心肩鑰其志而重於一出非一出遽爲利害恐輕於一出他日將不可措手足則不能出滯於時未必皆世主之無
許註虞精集卷四
十六
慧或者其自取也孔夫子道莫容於春秋乃以美玉待賈露出處之高踪示身世之定衡此詎自愛正所以愛天下非區區爲重道計也蓋出處身世原合一無二草茅之幅利者廟廊之蘊孽也尸居之沒振者大庭之貪冒也利是荷蘊孽猶節害也沒振汲汲不自振也貪惟貪冒音墨字即貪墨也此四句是出處之失者立節四句是出處之得者援此正見賈之所以當待也立節於里閭者挺肩於寰宇也冥冥無情行者昭昭有奇功也未有不愛其身而能愛天下者亦未有愛天下

而不根諸自愛者也。蓋悉心易合道難。心盡而
建鼓之應。尠尚可徐圖。至道廢而張弧之勢成。
寧須坐待春秋時。周之子孫日失其序。王室淪
於闕剪。萌麗濱於胥及。夫子思欲宥之於宇下
者。其心痛猶割。豈不知捷之速哉。闕剪讀作掘
胥及者載胥及而以待賈爲言則似不繫舟於
溺也捷邪徑也
世道也。噫。其不繫舟者。正其不暖席者也。獨計
濟人者。惟道耳。今荃宰無膠漆之孚。有枘鑿之
隔。不過蟻羶我也。嚇腐我也。彼眩玉求售者。徒
許註虞精集卷四
爲失身於世道。竟何補。曾不若重其身以待用
我者。夫此用我者。必其見不眩於燕石。識必洞
於荇華。燕石似玉非玉
荇華良玉名庶幾吾道有裨於世用。
此渾是愛天下一團真心也。古今稱自愛而愛
天下者。不少概見。商稱伊。周稱呂。斯固曩時王
佐儔也。方其春雨一犁。秋風一線時。而含生負
氣之倫。已壽其脉。及三聘賈至。后車賈至。遂釋
耒耜。歇釣竿。扶持商鼎。清明周宇。榮華至今古
之自愛愛天下者。類若此。籍令聘不三車。不命

遽然起莘璠爲商周矢馳驅。其標奇著異。安能
隆赫至是哉。管夷吾之事。可見矣。堂阜之囚。脫
而與桓公謀也。竟成伯業。四十載所經營。不掛
有道者一齒錄。其始進弗稟於正。則樹立蹇淺
固其所也。今有物焉。價倍徙者。利人亦倍徙。價
什百者。利人亦什百。惟價千萬者。其利人亦千
萬。管夷吾自索之價。去伊呂遠矣。春秋號爲士
者。率腐鼠充斤。其賈去伊呂又加遠矣。凡擔簦
鼓篋。從諸侯王遊者。類旌無招。帛無束而播乞
許註虞精集卷四
嗔受竊升斗膏潤。盜尺寸圭組。賈惟悉。不旦暮
遇之焉。知有待此夫。一濡首於冷熱之場。固知
其同寒蟬而不鳴也。或欲伸眉吐氣。動見掣肘
束縛。識不爲時采。語不爲世珍。身名俱辱。非善
自愛也。尺寸無就。則非愛天下也。皆起於自藝
其價用世之具。先索然也。彼諸侯王視士甚眇
少。遂驕稚其座物。惟吾願指無不可以屈致。三
聘後車。宜智慮之不出乎此也。上不以重價待
士。故棄賢蠹政而不悟。由於下不以重價自待。

故人已兩病而不悔、仲父卑烈且奄奄矣、奚望伊呂後塵哉、此無異故分隱見爲兩塗、不自愛而墜愛天下之具、將舉何物以爲愛地耶、堂堂至聖、主盟世道、以伊呂愛其身、以商周愛天下、故津可問、賈不可貶、磬可擊、價不可貶、轍環可徧、價不可貶、甚至桴可浮、夷可居、賈不可貶、恐天下托命之道自我一貶而吾無以應之也、豈索價自高耶、聞之曰、周士貴、秦士賤、時非有周秦待者貴求者賤此古今定價也、故叩關投壁

評註虞精集

卷四

十七

者是謂逐價、逃名鍾南者是謂邀價、罵辱不去者是謂無價、世道何賴若此等輩哉、觀賁之六二曰、賁其須、須也者來也、亦待也、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後應、未有不求而應、六二主一代文明之臣也、然非六五文明之君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乎、是可得夫子待賈之微旨也、宋人得玉獻之子罕、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愛子玉爲寶、子去矣、無喪吾寶、由此觀之士固有寶也、不待賈而沽者皆自

喪其寶矣、豈自愛哉、愛天下且無論已、

徐目冥評 以待賈爲聖人愛天下之心卓是大議其步驟有法詞調藻雅種種古名家矩矱

評註虞精集

卷四

十七

時行篇

初段論
上得時
則駕

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者，亦以才取世。資道尚偶時而已，故觀廟廊鍾鼎之盛者，事功之心，未有不與覽聲名冠裳之會者，則進爲之志，未有不增。第未遇伯樂，千載無一驥，時遇龍顏，當年抗三傑，遇之何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戚。母惑魏人揮王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耳。魏二句承上句，喪之何能無戚，所以魏人不議實。將王揮秦於外野，和氏因楚王不識玉泣血於荆山，解見必馬骨酬金。驥子方有趨燕之想，郭

評註虞精集卷四

主

天段論
士必遇
主而出

說燕王以致士，因設爵買千里馬，者駿馬已成，而買其骨四方，問之自是良馬，立至王欲致賢士，先從必龍陽拂枕美人，方有向楚之思，龍陽見君德，故君爲的，而士射之，君爲軸，而士旋之，君爲堤埴，而士肖之，君爲登高之呼，而士響答之，如跋鱉而遊康莊，如涸魚而趨巨壑，如水海而轉陽谷，如枯莢而生麗華，誠動鸞鳴之士，懽騰豹隱之賢，凡腹世略者，何忍蚤自匿爲禮樂三千，竹箭誇東南之美，吳虞謝會稽人以所註易樂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甲兵數萬，驛駟馳西之美，箭會稽之竹箭也。

三段論
士貞時
進世

北之區，此氣蘊風雲者，每欲身憑日月，良時在，最之而已，因春遊以發生，啓諸蟄以潛戶，春之時，萬物皆乘此時以發生，如蟄蟲之類，鑽屈潛伏於地下，春雷發聲，諸蟄皆啓其戶，鑽屈之氣，解疏屬之拘，鑽解猶云破其惑也，宋人較之，解疏屬之拘，屈數者，往見齊士田仲，謂之日，穀有巨強，堅如石，厚而無竅，願効之，先生謂田仲，日如石，不可判，而不爲棄物乎？今先生雖不棄無用此爲也，穀曰不爲棄物乎？今先生雖不棄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猶可棄之，穀也，田仲若有所失，疏屬之拘，謂貳負殺殺帝，帝乃枯於於世而苦，誰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實鼎形骸，敝帚名義，而不思擢身於泰辰乎？若日身在世

主

中而強言出世，夫世何可出也？棲泉而匿石，泉石亦世也，朋麋而侶豕，麋豕亦世也，舍其冠履而泉石，與居鹿豕，與遊君父，何仇禽鳥，何親則亦不情之甚而已，且天下惟瞽者廢視，聵者廢聽，不瞽不聵，而曰吾無樂視聽爲也，有是事哉，不觀諸易乎？鴻飛冥冥，在乾之或躍，干城赴赴，在師之貞吉，剥未復時，暫依芙蓉之泛綠水，否如泰，日卽絕雲氣，而負青天，復與泰在時，躍與貞在身，所當沛艾王路，隅何必泣，白駒何必去。

四段論
時行則
行之道

五段論
時行則
行之道

碩寬何必賦哉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考
也蓋有見夫洗耳而揚瀾者不必清於重脰
也負石而掩芒者不必烈於交鉞也
也如世道何補若國家多故正士君子致身之秋
也如申包胥重脰存楚可也故曰不必清於
也重脰也徐衍宜裁仲宣之賦心切依劉宜彈貢
也負石入海
也禹之冠遇同提萬
也王粲字仲宣少而聰慧有大
也依荆州劉表以避難彈冠王吉與貢禹為知友
也在位貢禹以其必若已乃彈冠待之語曰王吉
也再彈冠豈非為土壤增山上之高儀尊免溝中
也之斷耶
也詩云橫尊將將盡牛於尊腹也莊子云
也百年之木斷於溝中與其為溝中之斷

許註虞精集卷四

三

孰若為宗廟犧尊是以楚德方盛叔孫濯衣漢
也之器為有用也
也道克隆王陽結綬文種解屣紆青越演倪寬釋
也鋤衣緋漢殿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賢
也能鼓翼而奮鱗譽髦表珍而貢璞豪彥尋聲而
也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喜見連珠之入關驚看
也羣玉之照人其來漸羽之英修羔羊之節者豈
也其微哉吾見立而托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
也舟遂有利涉之用
也托乘車中而立不必自為步
也運不必為跋涉亦有功涉之將齊衡元凱方駕
也用駟臣之托君以弘功業也

后牧上同契於稷尚降合穎於伊望戴星趨班
誓作他山之礪傾日侍案肯同逝水之波惟爭
効絲粟各無負於時而已其志慮奮拔謀畫奇
鴻豪傑幹國家之急莫有前焉者矣而縮腹菲
躬質素無改獨行一己之志不壹逢當途之驩
鱗可櫻母滑稽以取容巷可遇母賣直以買間
中流可柱母和光而同塵町畦可鋤母內轍而
外獲我誠有利於國先零之請何嫌標鬻人誠
有利於國綿上之田何嫌縮胸謀不必雷我何

許註虞精集卷四

三

難署空頭之敕空頭敕韓魏公欲斥任守忠出
也昔者同僚曰韓議不必影人何難犯政事堂之
也公必自有說
也顏鼎鉉無務修邊幅聞諍而小友可呼也
也李泌為庶僚無務習攻訐當局而樽俎勿越也
也然亦不可過剛為也大壯九三之羸其角
也其角言九三強之極其強可以勿用不可以
也君子謂之廣其角廣因也徒如羊觸藩終焉用
也其角而已此小人吾於聞故有是象也君子可
也不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終為罔為吝
也而已
也上九以剛而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

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
而巳易如九之姤其角在彼也遇之為吝
其觸也其為悔吝宜矣合三卦此皆剛之過乎
中者也夫剛固不可過而與亦豈可過耶與之
九二曰與在牀下自處陰柔而又處於卑下是
過於卑與者易與九二與在床下則陰柔卑
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人臣則凶用之於事神
則無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惟不剛不與而

許註虞精集卷四

主

主之以不欺可也必若臣心如水平一鶴以來
歸天監不欺假清音以致告者庶幾哉坤載物
承天既得下裳之元吉鼎以木與火更守九二
之剛中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坤雖臣道五實君位
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
柔雖近之而不能斯無負遭時應世之義者哉
就之所以吉也
林心肩評 諱開芳 若斷若續變化分合深

得與時偕行大意末段及立朝丰度隱然
常山蛇勢佳

登庸篇

運際龍飛士當豹變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該賢
六幕塵清頓八弦而掩俊曹植與楊德祖書云
弦以掩之今欲使雕蟲歸品藻回風雲月露之
奇必由相馬出天機超牝牡驪黃之外始也置
博士之職著錄之生若雲繼也開集雅之館欵
關之學如市也欵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
趨縵紱市序中卷充街人蓄鉛針家懷油素鑽
研似蠹閉吝如蝸校書感太乙之精光清藜杖

許註虞精集卷四

主

琢向奪長庚之魄輝映錦囊韋竹霏烟聽蠶聲
夫筆陣芸蓀吐潤藻雲氣于墨庄未遇魏王廡
下有照室之惟魏田父得玉徑尺置之廡下
野鄰人取獻魏王王賜以若逢和氏荆山得連
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城之珍雖處塵壙埋頭
亦時冰條照眼周情孔思探鳳髓以調膠宋艷
班香拔鯨牙於刺手家潤雲漢之色人鏤追琢
之章鈴閣火三更校讐文字泮林春十倍唱和
弦歌瓊座風清視影動龍幡之麗綺窓春曉
墨花飛鳳腦之香兩藻

握平靈蛇高譚辨乎飛兔雲夢氣吞八九天池
水擊三千藜桂淹留伏丘樊而戢景風雲會合
仰日月以依光人憐十載之棲遲天畀一朝之
遭際空山數歲謝霧豹之雄文玉露三秋追雲
鵬之迅翮乘風破萬里之浪不負初心累土起
九層之臺方從此始燕郊名駿歷千里而來趨
葉縣真龍自九天而直下滿城桃李且色醉於
春妍遍野菁莪自怡神於冰鑑俄息天池于六
月共期鳳沼于十年蚬伏塵中跳雙九于指隙
詩註虞精集卷四
驚遷谷上儼八柱以摩空三千字而日未斜九
萬里而風斯下目瞻玉屏扇影身惹金殿爐烟
雷擊枯株自謂彼蒼有意天舒五彩應知御墨
先香蓮燈將彩旆齊紅柳色共官袍競綠觀鈞
天於帝所曾是夢遊望雲氣於神山迺今身到
昔時夢吞色鳥色鳥羅含常畫臥夢一鳥文彩
新會揮華國之文章今日才壓金鰲可試擎天
之體段為參天之松桂為瑞世之麒麟身托萬
間奚止咏歡顏於風雨心期一節誓將凌晏歲

之冰霜海宇睹之如景星慶雲國家寶之猶黃
琮蒼璧九天雨露進班序於松階千載風雲營
事權於桂館聖恩覃禹甸黃麻度鳳樓之春文
命出堯庭青瑣傳仙仗之曉心不剖而自獻學
姑舍以何從悚聽麻音寔深相悅麻音白麻綸
錫命也相悅松欣則相悅其睹丹霄烟露祥浮
言朋友相慶遭時遇主也入室之香咸期流水高山疾赴知音之節因雲
酒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徹自遠不負
所舉敢負所天素有苦心本無媚骨忠君之心
詩註虞精集卷四
自赤為國之膽如丹碧雞天近渥如膏志不忘
乎齒雪金馬朝回門似水懷益徹乎陽自靖
者行必融奉公者烈必著豈徒侈賢知之嘉會
空羨有生之通塗哉

坤從升評 登庸景象已備眾美未及立朝
風節見士人第一步占得極高

初段論
鉅施必
由於窮

大段論
鉅施必
由於窮

鉅施篇

窮約不失其守者斯富貴不喪其名居陋廬不
昧其心者斯居岩廊不欺其君此處暗室以無
愧者必其處明時而有立也故心即周孔心會
何求于紙上道非堯舜道不敢陳于王前惟其
有此宏負也則醞釀彌彪之極者斯擔當掀揭
之大苟有愧於微冥終有謝于智効智効者即南華所謂
官是也此必然之理也故山抱玉而草木潤川
貯珠而涯不枯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班
評註虞精集卷四 无

三段論
鉅施者
必不同
庸衆

四段正
表大施
之在

五段又
表其守
之高故

耳之得康莊自追星逐電豈若跛驢不出泥滓
乎黃鍾之登清廟自歆格神祇豈若蚊蛙不入
里耳乎施嬌之蹈後官則皎日煥雲豈若效顰
逐於鄉里乎蛟龍之騰天淵則涸垓澤物豈若
蝦蟇不離尺水乎卓犖之遇聖明則表勳揚烈
豈若麼眇連蹇顛頓披靡乎此排虛之辭自不
同於腹背之羽鸞翳之特自不同於鼯鼠之枝
青天之翼自不同於南畝之才倘施於經天則
日月星辰不外吾正朔而攝提就理施於緯地
則剖圭折壤不外吾輿圖而礪奠二室泰山有
帶係黃河施於書契則奎壁鬲書不外吾點畫
而神徂聖伏若揭顏面施於制作則五色八風
不外吾明聰俾冠履定而六合無鬱滯不通之
氣施於賞罰則雷霆雨露不外吾嘖笑俾不致
林藪有鴟結肺石有赭衣以干造物之太和既
堪大厦之材自入巨川之用當令朝喧市躍矣
豈肯自隘其施乎必其君果索偶充庭舉傑壓
陛而後解蘭以出索偶舉傑皆朝廷索之舉之
以充其庭壓其陛解蘭者

其說之

六段言
其相時
而出其
施自鉅

養之士解其幽人之非同於追趨之儔也。有風
 蘭佩而登於朝也。非同於追趨之儔也。有風
 雲玄感。玄感者。有落筌宰。信知而後耀。穎以登
 非儕於逐嗜之輩也。有登鼎等貴之隆。有都位
 處際之遇。而後為奮榮播馨。非馳於俗紛之陋
 也。由茲夾介於天家。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
 介助也。天家飛芳而展義。非有天竊之私也。從
 茲弘王活國而宇。昨蘇世非耽於驕主之餌也。
 從茲抱智磨至而休。否爽師不至為曠貴之誚
 也。智刃湛乎靈珠。辨圍均乎河注。不為款啓之

評註虞精集卷四

主

見也。抱智磨至各懷所蘊而羣登于朝也。休否
 言虛位也。款。華名耀於冊牒。洪伐勒於景襄。
 鍾名古者。景風生。不為華說之浮也。當斯之時
 持塵埃之幽質。拜日月之榮光。即懷忠當舜木
 之懸也。即抱策值禹門之啓也。以風鵬之逸致
 以天驥之上才。始之高尚。王猷者。今為投身於
 帝宇。屈屣而起。蟄震蜃伸。整轡夫高衢。驥首夫
 天路。仰挹於玄流。俯弘夫時務。沈冥之怨。既缺
 邁軸之疾。已消。人之邁考。樂在陸碩人之軸。軸

盤桓不行之意。文選攻軸病也。未詳大抵適引

鏡皆明目矣。臨流無洗耳矣。引鏡明目。公孫述
 任永托目。有屢召不仕。雖妻妾亦不知其假托
 常與隣人私通。以永真目。雖當時清則可以振策於
 日。明盡去其妻妾。洗耳巢父事。可以振策於
 鷄田。可以禹勳於麟閣。十載孤舟之橫水。一朝
 巨棟之擎天。鴻飛遵渚矣。龍見在田矣。殷說夢
 發於傳岩。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擊聲於康衢。
 張良受策於垓垠。始臯比崇伊。印洛繼璽綬。軼
 管駕伊矣。或無為以熙皇。或制作以炳帝。或光

評註虞精集卷四

主

飪鼎實。若梅調傳說之羹。或濬發錦心。如絳補
 仲山之袞。或直樹弼王。建或揆藻颺明化。或投
 水陳謨。邁漢王之三傑。或霑沙作相。掩虞日之
 五臣。或履舄處湛。露陽春。或棲憩時甘棠桃李。
 凡所以自獻明時者。如潛蛇聳吻而利見。如翔
 鳳弭翼而來儀。如借翰於晨風。如假足於六駭。
 如六鰲負員嶠之山。如五龍夾虞淵之日。如背
 負乎天風。如氣吞乎雲夢。此則結綬彈冠。其欣
 千載之逢矣。漢書王陽結綬。負禹彈冠。已用烏
 謂結綬未用謂彈冠。余解見前烏

七段言
鉅施家
像閣作
匪輕

八段言
鉅施非
厚養不
可收拾
上意

至掩面向隅獨抱一夫之泣哉蓋親脫無資者
身碎名朽空也不可謂輕羽沈溺迅足成蹇拔
茅有地者迹光名顯宜也不可謂重石可浮短
翅能遠彼曝腮龍門垂耳轅下者分升沈為雲
泥別用置為虎鼠其中之養外之施可知也胡
不觀慶曆得三偉士一榜增榮者何故河陽來
四書生諸藩稱賀者何為一慶世道之清明為
青雲干呂熙熙乎冬日陽夏日陰耶一慶其羣
英之彙進為朱紱方來濟濟乎荒年穀豐年玉
評註虞精集卷四
耶所以拜賀明主收拾沈淪也不然朱櫟之藻
不秀於枯柯奔湃之瀾不發於涸源霄行之焰
不能使萬品呈形纖巧之行不能令芳風邈世
此富貴必基於窮約岩廊必本於陋廬者良有
以也

江南昌評 諱中龍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避
逅間已窺一斑深為美慕

初段言
盛世起
於苦心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五

郢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 周伯畊 更生 著

臨川 徐齊鵬 自溟 評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書林 鄭大經 道常 梓

盛世

世之值嘉運而遇聖期也必知盛為可愛者斯

評註虞精集卷五

盛為可繼何也蓋泰階合而平三者原於比屋

封而為一也必有道之君立於朝斯民物煥然

新於下何異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林乎初景

方新則緒餘隆陳之風盡革初陽和何異斗柄

指而天下春啓明麗而長夜旦乎啓明麗天以

故著蔡襲吉山川貢禎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其

開階亭毒之功亭品其形物豈不在暢遂耶化

豈不關宸衷耶維時劇鳴其鳳吁嗟其虞其

飛劇劇其羽謫謫王多吉士若水渙其大潤

阿章詩吁嗟乎騶虞見彼茁章

二段論
上于朝
野臣民
參坐座

瑤星。纏其永曆。上焉帝畿。若水官道。如弦也。其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之象乎。下焉野多質直民
無流心也。其羣萌反素神。臯載穆之象乎。自此
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樂其業。士子世
其宅。樵夫恥夫危冠。與臺笑夫短衣。與臺笑卒短衣為益
之非也自臣工以至百姓。莫不滌瑕盪穢。而
鏡至清。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宅土之所安
樂。視聽之所踴躍。皆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士習舊德之名氏。士習舊德之名氏。即先民是程意。農服先疇
許註虞精集卷五
之隴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然
尤為四民共慶者。其在華實敷紛。桑麻條暢乎。
其在耕耨余糧。宿在畝首乎。華實五穀也。宿在畝首積貯之富雖
是餘糧其在登萬箱。國儲億瘦乎。始焉綠疇
千畝。連雲紫陌。萬夫帶月。黃犢焉而春深。鷄豚
焉而社雨。是何歲月也。繼也朱于玉戚。在朝五
秀。九扈在野。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園扉。五秀
九扈皆農官農師名號桴擊鼓木也鼓所以鳴
於路者蓋為益發而擊之也稀鳴則少益矣砥
平也鞠茂也固園空德星題于堂。瑞柳試于土。
虛園門之草自茂。

三限論
內顧外
風景

德星。唐書曰。崔氏兄弟六人。鄉鄰官同居。吏
體二部。居光德里。中宣宗曰。卿一門孝友。可為
士族。法因題其家曰。德星堂。賜之瑞柳。唐書曰。
中書省有古柳。建中已枯。死德宗自梁還。此柳
忽然復榮。茂人以為瑞。柳禮部侍郎呂。又何世
謂試進士。取瑞柳為題。帝聞而嘉之。
界也。終也。農夫逸豫於疆場。女紅吟咏於機杼。
士翔于官。旅愉于塗。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髮恣
鼓腹之歌。若耄若倪。並登衽席。天南天北。並屬
提衡。是何景象也。以故內之順治者。非特猷猷
相移。康莊交讓已也。海波晏謚。夜深犬吠。花陰
歲計。豐登雨後。人耕綠野。窮天盡地。相與飲醇。
許註虞精集卷五
于熙年。赤子秀眉。不識兵革。為何物。可謂順治
時矣。其外之威嚴者。又非特烽息紅塞。抽綠已
也。烽息紅火邊陸無警塞文軌加于殊俗。武教
暢於方表。輶軒騁於南荒。衡轡息於朔野。輶軒
者之車雖南荒之地亦宜達朝廷功橫海望。莫
德意也。衝轡戰車也。則息之不用。功橫海望。莫
八弦于和羹之鄉。國助祭諸侯。來王朝。言之詩
亦有。化覃姑餘。掩七戎于草域之涯。俱指遠方
和羹之地事域則達可謂威嚴時矣惟其內順外威
華荒野邊方也以至於此。故內焉野足一犁之春雨。外焉邊閒

萬騎之秋風。內焉接摺。不用日轉。棠陰接摺。外焉蒿矢無聲。而風清榆塞。內之平沙。雨潤綠陰。滿阡陌之桑麻。外之朔漠。風清紫塞。長關河之苜蓿。內之輕風。響岡上之桐旭。日暖階前之莢。外之候火。息於雕城。頽塞欵於赤縣。內之吏無繭絲。野無干楨。離城邊地。守禦之城。類塞。類擊之。羊不飲晨。犬不吠夜。沈猶氏晨飲其羊。以沈猶氏不敢飲其羊。漢劉龍內召山中五老。送之曰。作時吏徵發。夜不絕犬吠。竟夕自明。府下車來。犬不夜吠。布筵稟和。闔堂依德矣。稟受也。吏希至民間。

評註虞精集卷五 四

闔滿也。言羣臣皆受天子和。外之三革不累。五兵不試。兵革無事。乞以付鎧曹。曹植表云。先帝一領今世以昇平。偃甲辭軒。銷鋒罷刃矣。內之兵革無事云云。醒醉相扶。同歸景毫。且或謳且誦。總赴唐郊。以至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家廓之上。明無不燭乎。外之遐方殊隣。疏俗異黨。陸誓水慄。陸誓水慄。莫不陸云云。奔走而來。扶服蛾伏。以至元昶。俚臣。譬失氣也。保恐懼也。柔陪於武帳。老上震曰。耀于文機乎。元昶。柔俱夷狄酋長。稱名提屋之相。坊見王。當斯之時。褒甘泉頌。鑲琅瑯之文。謂之文提。

含鼓者。忘力。詎歌者。忘德。虔劉者。忘殺。亭毒者。忘生。凡部屋。寢廟。皆享大牢。登春臺。熙熙華胥。之國乎。而桂海。永天。亦積封豕。趨雨。夏。彬彬大。帝之庭乎。桂海南極之地。水天北極之。有樂胥。九錄。周頌。於樂。王師。章歌。投頌。吹合雅。和風。與碧漢。同清夜。月並澄江。共皎。豈不足以。鋪鴻藻。而伸景鑠哉。然不能無抱憂盛之心焉。既濟之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賢良。喪茀。雖盛。可憂。婦人蔽車之飾。以防內外也。重有婦喪其茀之象。安必函夏。長無塵乎。海。外常有謚乎。丹冥永。投蜂乎。青微終。釋警乎。未。濟之心。仁風衍而外流。義風激而遐驚。加以卓。彼髦彥。任仗忠力。光被心膂。列居槐棘。卓彼髦。言任用賢才。而則君有下賢之寔。士無喪茀之。悲如清風。與朗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訓若。

評註虞精集卷五 五

風行應若草偃梯航可以施教化纓綬可以蹈
綱常梯航日出之邦亦可以施教化也燦燦隱
隱各得其所天下無窮人之諺真在宥而天
下理吹萬而羣方悅斯其憂盛至願哉

徐自溟評 揄揚盛世景象煥若天葩篇終
以憂盛爲心以下賢爲本是根極要領華
不爲靡亦盛世之文也

虞精集卷五

六

創興篇

從古創業中興之君尊以黃屋總後身而濟羣
元寄之赤縣同釋智而登萬物者蓋有本焉觀
夫德茂始裳之主道冠初耜之君者始裳初耜
帝時始爲冠裳必其含辰象秀德體河岳上靈
胸包乎潛躍慮周乎卷舒宜其罄天作主而履
廣瀾天矣亘地稱皇而鞭長出海矣維時開亢
首正禮交樂舉整天盡天也亘地徧地也履廣
輶禮交樂舉正大采朝日之際也其靈武之獨
和之至也
評註虞精集卷五
運其奇謨之內湛足以總萬庭而旅五緯所以
纓綬世教者豈其微哉纓綬世教即提揭世道
意下面列舉制作之盛
正是發明纓綬世教之實吾見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
堂者豈非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耶華
謂不實也綜理也孔夫子豈非屬軒軌之易遵
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章
值堯民之可化耶當斯際修天子之業命者不
彰彰可紀乎故紀其讐天地以開基並列宿以
作制者則一姓承乎五行四海更無兩帝得一
流乎玄澤通三御乎紫宸故宜勛塞四表澤流

初段論
聖明創
與規模
自別

干劫也。紀其警天地一條言經緯天地得一即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紀其總攬大寰振釐羣服者則握乾亢而造物海內知春開混沌而為家中無外故宜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也。紀總攬大寰人紀其金玉王度光華帝俞者則天聲振乎岩谷陽德被乎幽陰中天普照青黎薄海盡歸瑤籍故宜軒翥廣運堯錦多輝也。紀金玉王度一條言身教言教美之紀其萬彙尊天羣流讓海者則萬物覩龍飛之會咏澤堯年千官肅虎拜之儀舞風舜日故評註虞精集卷五

宜具玉不脛而集風聲無翼而飛也。紀萬彙尊臣民信從之治紀其天聲必路宸渥滲漉者則農桑萬里歌吹喧乎井落文軌一家車馬塞乎康莊故宜惠風入於虞弦湛露晞於豐草也。紀天聲必膏澤遍滿惠風句即卑財解愠之歌是也湛露句即周王燕諸侯之詩云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若此者至仁與造化爭流威武與雷霆齊軌即基焉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其凝慶而辨畝其席昌而屬曆者何至瓜剖豆分哉夫何歷世綿邈其間有紹哀緒以興思頓世羅而矯手者則

三光厭於分景書軌欲以同薦斯時也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困時而惕故有來而必亨。陽德君子也在陰所處非其地也必艱貞自守而不悶困而惕若則將來之時其亨可必也則釀網流於淳素錄業基於惕衷矣其始也皇威一伸風飛雷厲天戈所指乾坤夷至於共工慝斃涿鹿妖除者可觀也。黃帝除共工其終也雷風通亨而幽明獻期三台摘朗而四岳增峻。三台之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至於燭苛削密銜策俱盡者可觀也。銜策俱盡則繩束寬解之意真評註虞精集卷五

斧鉞霜飛摧羣奸於朽木宸旒極拱羅萬國於繁星業何讓於補天功何歉於柱地哉。五色石以補天闕割鰲足以立四極所謂補天柱地類均言能同之也。視握機創曆之主誕命建家之君不改參辰而九星從此仰止矣。謂不久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九星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貞正也觀視也暴亂既除則天地正如悴葉更輝枯條以肄復生日肄視於天下如遷邑易京同歸乎殷盤如改奢節儉合美乎斯干。盤庚為商中興斯干周宣中興之詩可謂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干水涯也

未以以
剛柔相
濟為君
道所宜
見創與
之君均
用此道

中興盛際矣。然滿堂已樂，聲頌猶軫，方且陰陽垂仁，方且泣辜流憫。淮南子：武王陰陽人於樹下，罪人即是泣辜。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百里化生寡妻，吾咨政考其故實，播憲稽其遺風，奇踪襲其逸範，睿心因其令旨，豈不宏亮乎！洪業駿發，其遠祥哉！然必剛柔相制，張弛互宜，如乾戒亢龍剛而柔用之也。龍有悔，亢者過也。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坤利牝馬，柔動必有悔，戒其過剛以柔濟之。坤利牝馬，柔而剛出之也。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以柔順為貞，牝馬柔順而馴，悍躁以平和，馴健行故取象曰牝馬之貞。猘不越此矣，詎以暖溫拯孱弱，以英毅朝政家，猘不越此矣，詎以創者興者偏於尚而畸於用耶？率斯以宰世而加以仁義為圖，道德為獵，黔首為子，元臣為楫，自然虞肩周隨，漢僕唐妾，伊周奉轡，桓文扶轂，十堯九舜，曷足云也。真百王遜鑠焉。

徐自溟評 詞鋒璀璨氣象端嚴起伏結局段段古法

初段列
君道之
勸戒在
內觀

君道篇

人君懷晨宵之穠理，執初綱之宸化，達持盈之寶術者，遵何道哉？穠理盛治也，初綱起初之綱也。必其丹腑竭鴻碩之愛，紫宸洞龜鑑之觀，是以崇文時乎駐步東觀，還乎停輦，崇文館名宋興，臨于茲東觀，輟膳而玩三墳，留燈而披五典，寒心觀乎肉林，飛魄而看沈湎，肉林即紂之肉，是寒心流面酒醉昏迷，方知縱情之昏主常多，有者可驚而飛魄也。克已之明，君尤鮮滅身資乎累惡成名由夫積。善者，顧內觀何如耳，易觀六三，言君道最精，曰：觀我生進退，至於九五，亦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何？蓋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已，三臣位也，觀已所行通塞以爲進退，故曰：察已以從人，九五君位也，察人之向背爲修已之可，否惟恐不爲君子無以爲人，所謂我生者出於觀法也，故曰：察人以修已。

已也，人君欲觀已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可以知君道之所尚矣，何則？我懸的而彼不決拾，我樹標而彼不竭蹶，此其過在下，彼草偃而大塊不噫，彼川逝而壺口不注。

三指君
道所尚
在聖古
義微

四指君
道元始
於用實

此其過在上。大塊不噫。大塊天也。噫氣為風。壺
衡故禹治之。故為上者能知三寸之機。運而天
下足。方寸之謀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
一言倚而天下靡。令非道。隱。施。璜。信。充。符。璽。寧。
必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而俾宇內在。鑄造中平。
故其加勞五帝。勗勤三王。三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三誓
甘誓商之湯。誓周之泰誓。牧誓都是義氣。所發
故可觀義。五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都是
仁心。發為仁言。故可觀仁。甫刑懲儆敬慎。慮周
故可觀誠。洪範貌言視聽思故可觀度。慮周

許註虞精集卷五

十一

于見背。而明不蔽于當先。謀謹于未形。而勢不
使之極重。常念五風十雨。非假煉石之術。岳峙
河清。非假移山之力。家給戶盈。非假徙木之智。
不殫不殫。非假養狙之私。皆由於御得其道耳。
道在於勿匿矜莊。而漏噏笑。勿密戶庭。而疎衾
影。勿蓋持行。而泄夢寐。推之唾咳。聆昧無所私。
藩籬鍵。無所障。焚林東隅。無所用。而彰。彈振
勵之道。又自用人始。虞旁撓之侵。又思當局之
擅。懲負乘之溺。又誦越俎之非。獎廉懲墨。上素

許註虞精集卷五

十二

絲而下懸魚。絲上素絲。言居尊位者有詩所咏素
居下位者有懸魚之清介。漢羊續守廬江有懸
生魚者。清懸于庭。後又獻之。乃出所懸者以示
之。遠佞除諂。去膝。而培松栢。勿使鴟鵂翔而
鳳凰伏。毋使黃鍾毀而瓦缶鳴。勿堯在列。以遂
其便。勿堯在列。堯惑也。勿疑而拒之。列。蒲。輪。脂
而晝接可疎乎。則造膝之期無愆。金華啓而夜
分可倦乎。則沃心之聽無隔。髦士趨而辟王可
獨後乎。則主鬯之儀無失。鷄人虎旅傳而會者
可獨歸乎。則寢興之候無爽。銅符墨綬懸而銓
次可溢格乎。則隨牒之例無越。凡厥舉動。粹然
一軌於正。將見大法小康。緇衣伐檀作。而榮夷
之專。羊舌鮒之賄。周榮公夷公皆厲王之臣。奸
侯與雍子爭鄆田。叔魚斷獄。罪在雍子。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而侯怒。殺叔魚。雍子
於朝。鮒伯石之汰。伯石相鄭。侯如晉。相禮。無違
字叔魚。伯石之汰。者晉侯嘉焉。賜以州田。君子
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叔孫東門
為禮於晉。伯石其辭。况以孔始終乎。叔孫東
之侈。屏於朝。門子家皆侈歸。而語王曰。叔孫東
門其亡乎。若穿民淳俗愿。蟋蟀七月作。而朝飲
不亡身。必不免。民淳俗愿。蟋蟀七月作。而朝飲
之羊。飾價之豚。閭田之俘。荏蒲之戈。寢于野。蒲

五指是
道得而
萬物運

左傳云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荏蒨之澤荏蒨多作荏蒨乃荏蒨竹林間
也蓋信乎主聘儒賢奸雄乃遷主任齒舊萬事
乃理主聘岩允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主聘岩允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德乃洋溢此優賢著於揚歷其効至於法不敗
是令不傷理君子得而遵小人得而履惡生者
化夸權者革沒賄者廉赴華者墨是上以九五
觀我生之君觀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九五以
為君子斯可以居上而為而下用六三觀我生
天下觀也故曰君子無咎而用六三觀我生
許註虞精集本卷五
進退之臣觀六三觀我生進退失六三臣位也
可進可退故惟獨觀已所行道也六三居下之上
塞以為進退不必觀九五也君臣相得其道
益光也君道既光則天地民物無一不暢遂於
道中是故雲物稌祥義璧七鬯至是通于神祇
格于宗祏矣抵觸藩魚挂網至是龍奮于蟄鳳
采其儀矣不能自脫龍奮二句言君子道長之
象胥靡不能發夢雨雪不能言歸至是泥塗立
釐赭衣更色矣胥靡罪人也傳說代胥靡之人
衝激亦公役也赭衣罪人所處也雨雪載塗即
王者遣戍之詩也下泥塗句應此句赭衣句應

未段推
木於君
心義則
君近得
失

句草樹纏榮禽鳥沾澤沐雨露于春風奏陽
和于秋月至是骨白且肉膏塗且脂矣琴瑟襍
陳鐘鼓列奏聞者懌色覩者快衷至是懼溢官
闡慶溢海甸矣海不波嶺不瘁秋雲凝奏凱之
歌朔風喧獻俘之角至是貢珍綬弓者眾矣金
錢積于貫朽龍輔盈于左藏至是山可封市可
通田賦可罷矣推之山東老瘡可聽河西叛卒
可驚紫金之帶可封付其使太宗破高麗得紫
來朝因言於內臣曰紫金帶本國無是歲荒民
散于戈盡起幸還內帑一見足矣上憫之命封
許註虞精集本卷五
還其葵藿傾誠于離照魑魅醋舌於震威經綸
天緯有開剛長之風闔闢玄機盡屏氛陰之沴
孰非操之得其道哉雖然君道得失皆起於君
心之誠偽假令上設不誠以探人之誠則如握
爪亡簪之甚急左右因自割其爪而獻之
以此察左右之誠否周主故亡簪令吏求三日不
得周王乃令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問周主
乃曰吾知吏之不事也求符三日不得吾自
令人求之不務時而得於是吏驚懼為神明
白馬黃犢之試白馬黃犢韓非子曰子之為相
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白馬
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也韓昭侯時南門外

有黃犢食苗道左使者以報韓侯令母洩乃下
今日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
中亟舉其數以上不則重其罪於是三卿舉而
上之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
犢吏以亦借不誠以亂我之誠則如蒲脯鹿
爲明察江芋之詐以鹿爲馬羣臣言蒲爲脯
馬樛登江芋之詐以鹿爲馬羣臣言蒲爲脯
鹿者高恣中以法樛登韓子云陽山君相衛問
王疑已乃偽謗樛登以登乃王所愛僞謗之必
憤而發臣疑已之由也江芋左楚成王欲廢太
子商臣臣聞之而未信也其傳藩崇日享江芋
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芋曰呼役夫宜王之欲
廢汝也商臣曰信矣乃以官甲圍王王自殺江
芋成王之妹上下交相詐以至於此其何以觀
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以成此治哉必也本原既

評註虞精集卷五

清而未萌若睹未習若素聽無聲故亡國不失
於震驚現無形故顧盼不駭于鹿與惕無情故
悚惕不作於山崩加以文恭以處已文制以應
事文與以載德文帥以行義文施以布化文慈
以廣恩文材以推敵此一誠爲之君而衆美咸
集君道之至盛也

徐自溟評 篇首提丹臍竭鴻碩之愛終篇
以此兩語發揮顧盼辭藻爛然意旨悠然

初設論
君德之
所由成

君德篇

人君保大全祥保大全祥言保大位象渾穹以
遐覆式坤厚以廣載資春景以煥姬範秋霜以
肅物者非德孰可哉必妙善居質虔摯勞謙思
治終朝求人仄夜戒出豕之敗御出豕王于期
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飛伏滿中王于期
齊響策而進之飛突出馬驚敗駕故成之
飛鳥之時衡飛鳥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翻飛而
克止之蹟於乘傷帝左股以琢磨其令範以斧
故惕之皆以往事爲鑒意以琢磨其令範以斧
藻其至德斯能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効而棄

評註虞精集卷五

前驪則明珠在握不委于瓦礫隄防在梁不壞
于敝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此必得諸矜
府非由染習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
也自幾康既遠世主結習多以刑名之說艷爲
積珍傲色雖鋤狂心不化母惑乎德卑而治薄
也盖由爲君者捨純懿而論爽德伐智而多力
心是其所爲體安於所習如鮑魚不知其臭玩
其所以先入何不法禹湯嚴畏而祗敬何不景
周文論道而莫差何不徵夏桀之常違乃遂焉

大段論
君德之
所由成

三以論
小智欺

而逢殃何不痛商辛之菹醢殷宗用而不長德
 不建而民無援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愆尤
 而穢損君德焉此積德成王與積愆成亡者大
 宵壤懸矣間有聰明強察者不過衡石以示勤
 衡石泰始皇以衡石量書夜分視事以示勞
 陳世祖每夜取外審左高以示聰審左高是衛
 事分判前後相續不比乎左高子方辨性耳以
 日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辨性耳以
 示明辨性耳韓昭侯釐視廟之牲其豕小也
 之豕耶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侯曰是非向者
 何以知之侯曰吾以其耳也殿前論獄以示斷
 許詳虞精集卷五十九

親錄四于內苑握爪涕刑示之誠穆登之漫
 江竿之享示之智俱解見君道篇言鳥攫肉示
 之神烹譽賞毀示之公遺金禁犢示之察鳥攫
 有遺吏出境道旁食暴糧有肉偶為鳥攫去為
 眾共見有述之以告其主及吏歸故以問吏吏
 駭其為神遺金衡嗣君密使人遺問吏金吏受
 之後謂問吏曰某時有客過所遺爾金因遣之
 官吏大懼以發辱遺席示之周黃門取蜜示之
 嗣君為明察發辱遺席示之周黃門取蜜示之
 决噬嗑之閑中壅噬嗑言天下事所以不得
 噬嗑也噬而噬之則去其間而亨資限之關外
 通矣今君心自用是去其間而亨資限之關外
 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限身上工之際即腰
 榜也資臂也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

四段論
近智欺
德元直

伸而上下判謂如有所滲漏則肩輹不嚴有所
 列其資其危甚矣如有所滲漏則肩輹不嚴有所
 斷續則服習不茂去德滋遠矣加以侈多外嬖
 而富都那豎進焉那豎那美也抑兒動慨則蓐
 蟻見情抑兒動慨楚奉王所寵安陵君繆江乙
 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有兒從南來正觸王
 車被善射者射兒死車下王謂繆曰萬歲子
 將誰與樂繆泣下沾衣臣將為殉臨淵請間則
 以銜壞蟻奉王乃封繆三百戶臨淵請間則
 棄魚墮淚臨淵魏王所寵男曰龍陽君與王共
 得魚益大欲棄前所得者今四海美人甚眾聞
 臣得母棄之乎王下今日始稱謹身以媚上終皆
 敢言美人進者罪之

許詳虞精集卷五十九

借虎以威獸鹿為馬蒲為脯鴟為祥鸞大魚為
 河伯在上者拱手於叢神斂容於芒負矧燭處
 者愁眉為惑竟作裂身之車長舌在旁誰知破
 國之斧何異屬兵置寢雖安必危茹董救饑雖
 充必苦不厚其棟必弛其宅豈足為宅家者樂
 哉厚棟所以任屋之重弛毀也天敗德之途非
 一而此其尤甚者也獨不知百樂我德亦我讐
 焉百憂我讐亦我德焉百欲我恩亦我害焉百
 惡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

五段推
近愚成
欲防害

賊亦我生焉。最慮者伏弩筦，起戟床，策必勿
航。清房勿媚中涓，勿惑刑臣，勿荒饒燈。清房深
中涓，潔也。刑臣，刑餘之臣。饒燈，海魚有膏，然以
爲燈。然紡績勤業之事，則暗昧不明。若綺筵宴
樂，照之則母依綽約而銷剛勁，母事雕琢而刊
光彩，異常母依綽約而銷剛勁，母事雕琢而刊
廉劇母愛糞土以毀三常。三常，即寧卑官以贊
夏母阿房以効秦寧脫簪以興宣母裂縗以類
幽寧遺譏于蟋蟀母啜情于窮奇寧見誦于葛
履母啗志于饕餮寧烟戒于何曾母致悔于蹶
叔瑤臺九層而獨白屋，黼衣九種而獨大布官。
詩註虞精集卷五
中三市而獨鵲居。三市，齊桓公宮中珍羞百品。
而獨糲糲不特敦朴爲德基也。而且虛心以澡
雪實意以操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
聽輿論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恐藻粉於丹楹，
者比虎於屋漏，鄭重於倫理者，燕嬌於與居，蹈
楊於坦夷者，充訕於險阻，綴脊於修正者，比昵
於通宵洞囑於權輿者，情心於尾掉，握玄珠之
照無以蔽煬，竈持太阿之柄無以恣城社嚴枉
直之介無以蠹桑癰，辨廉墨之塗無以托神叢。

桑癰桑中有蠹，則外環蠹以比君，則之小人也。
神叢，叢木中有神，有得少年請以叢，博曰我勝
叢，叢藉我神，乃以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叢，勝
今國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精愛生命也，而節挺
刃，厭朽腐也，而折刀，雖惜賢才也，而愛職事，信
忠諫也，而徹釜，比嵩華以積壤爲高，擬溟渤
以合流成大，法二氣以廣陶庶物，象三光以普
照麗天，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中衢均
莫，縣衍共軌，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以此孕虞毓
夏，甄殷陶周，追堯舜之耿介，皇天所以無私阿。
詩註虞精集卷五
惟是德焉錯輔。私阿，私好也。錯置其輔。神歆馨
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則位固大寶，爵乃上天
宜其仰膺乾顧，俯萃黔黎，集矣然究其端本，澄源
之功，尤在於夷心以延白屋之士，俾仁人居左
忠臣居前，義士居右，聖人居後，右法仁則春生
植，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
則冬閉藏，不勞謗本重懸，暗折心于法家，拂士
不必排闥入告，早屈策于廣廈，細旃惟能宗人
故能繕身而至德所運，吾見噓春慘冬，喜膏怒

庖德刑遜君威福迭用昭蘇震疊翼朗森井巍
煥之治必出此也此君德成就所以責師儒也

叔寧評 莊練沉委歸本賢人君子語語藥
石



君心篇

助于易而知君心之通塞關否泰也而一通一
塞相為循環故有千古之通塞者如夏殷周以
通嬴秦以塞漢唐宋以通六朝五代勝國以塞
此久必往復者有一代通塞者如殷周聖明以
通中葉末季以塞此時見乘除者有一身通塞
者如玄宗之撥亂以通召釁以塞真宗之殷庶
以通封禪以塞此互成甲乙者有一擲通塞者
如唐太宗却封以通卒封以塞宋孝之却和以
許莊虞精集卷五
通卒和以塞此俄生玦環者然通有淺深塞亦
有淺深通淺則晴霽也深則陽明也又深則慶
宵也塞淺則掩蝕也深則霧暄也又深則積晦
也然泰山蔽于一葉雷聲塞于兩豆而所以通
所以塞者其起於微乎故發於章光未也而閭
汶為急守之以區畫未也而端倪為急慎之于
庭除未也而床第為急白于士紳未也而密勿
為急盖由其御金華白虎之時少居雕房麗苑
之時多延褒衣博帶之士寡處貂貓粉狎之態

衆此古今通塞之大局。鑰也。毋惑忠佞不分醒。醉互指妖試幸措。三日假叢叢神稿矣。一人煬。竈竈火蔽之。影可伏鬼。髮可立魅。渥注可神。石可有言。天可有書。眼前釘可以陳情。半山老可以再相。叢神竈火俱解見前篇。渥注漢武帝得神馬於渥注水中。宋神宗時紛紜天書。以王于明寇平仲之賢亦以此長君他可知矣。丁謂人號為眼前釘。宋王荆公號半山。居士築一室曰知妄為。語錄云知妄為妄。趙鬼可讀西。即妄是真。認妄為真。雖真亦妄。趙鬼可讀西。京之賦。趙鬼漢巫齊書曰。上後宮災時。嬖倖之於上曰。相梁既災。建章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上乃大起芳樂。玉壽諸殿。營漢巫可占粵俗之。

詩註虞精集卷五

災。漢武帝時。相梁災。粵巫占曰。粵俗有火災。當起大臺以壓之。帝於是度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跨城池作。于是納璇題于行月。結繡甍于飛簷。建章宮。于是納璇題于行月。結繡甍于飛烟。璇王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題納其光。飛烟。甍棟也。飾之五采之色。如綉連結於飛霞也。有此幽堂晝密。明室夜光。勢必至選色遍乎齊代。徵色市乎印越。充台閭于夾林。聚南威于蘭臺。齊代二國多美色。故選之。印越二國人。則多善歌。故徵之。台閭南威皆美人名。則青娥皓齒。蕙心統質迷矣。發清音于淒淚。透舞羅于瑤珂。則長袖迴風。悲歌入雲媚矣。凡千秋節珍玩。川蜀道美餘。荒嶼窮涯之珍。繽紛于庭。

關。玩物陶情之咏。爛熳于羽觴。所以日就淫名。而塞其通明之竅者。亦何所不至哉。吾見醺澤。闕而弗流。醇風翳而弗暢。赫靈佩而弗耀。釐祝。闕而弗臻。未已也。將涕流泣夜。醺女飾怨。是龍陽君事。見君德篇。施俊趙龍臣也。與王同寢。半夜啼曰。吾王千秋萬歲。後何得有此樂乎。王益寵之。武則天誣王皇后殺而爭妍。取憐之妖。得。以乞龍施之澤。而逞鸚鵡之凶。銅山市賞。余桃失甘。銅山漢文帝賜弄臣鄧通鑄錢。事彌于瑕。與公食時。以子取愛。已食桃之甘。且不自私。而如此。及後龍衰。怒曰。是當啗我以餘桃者。

詩註虞精集卷五

蠶室貂璫之黨。得以服金魚之寵。而弄斬馬之劍。王楊拜寵。魏灌受殃。而五侯四貴之倫。得以盜寶玉之藏。而肆羅織之虐。市幣啗虜。出塞犁庭。而劍騎穹廬之國。得以邀金繒之賜。而受吮涎。癢嗜之苦。其所蒞臨。莫不脫脉削根。並施螫毒。燕趙採取憐之姿。羔鴈墜化離之偶。材官募。賊張之雄。秋風慘。搗衣之聲。雲亭多車馬之跡。雲雲亭亭皆山名。秦隴下蔽江之材。厚賦重役。有封禪必多車馬。秦隴下蔽江之材。厚賦重役。秉賊懷殘。真甘餐毒。戲猛獸之爪牙也。秦隋之。

鑒良可寒心矣所以然者本於神不清不可以
化○羶○學○不○務○不○可○以○細○利○率○皆○短○於○仁○義○樂○於○
酷○虐○酖○於○宴○安○疎○於○祓○濯○由○忠○良○是○棄○諂○佞○斯○
獎○故○至○此○也○昔○齊○景○嘗○言○梁○丘○據○諫○我○於○內○房○
晏○嬰○諫○我○於○外○朝○遂○親○據○而○疎○晏○趙○簡○嘗○言○厥○
諫○我○必○於○無○人○之○所○鐸○諫○我○質○於○人○中○必○使○其○
媿○遂○愛○厥○而○外○鐸○何○其○悖○也○爲○君○者○安○能○關○衆○
正○之○途○以○惺○其○心○之○陽○明○則○豫○可○渝○震○可○行○而○
復○可○敦○
豫之上六冥豫成有渝無咎言上六以
資之柔居冥於逸豫其咎成矣而無咎

評註虞精集卷五

者極而能變故也渝變也此聖人發此義勸遷
善也震六三震蘇震行無言三以陰居陽
蘇蘇自失之狀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
可以無青過矣復六五敦復無悔言六五以中
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杜羣枉之門以屏其心
於復善者也故無悔
之陰翳則覓可夫杞可包
夫九五覓陸夫夫覓
是馬齒覓威陰氣之
多喻小人也若決而去之不爲過暴婦九五以
杞包瓜爲陰下者甘美而善清祀高大堅實
之木五以陽剛中正在上而下防始而泰可孚
生必潰之陰猶以杞包瓜其象如此而泰可孚
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
孚于食有福九三陽盛極矣豈待復泰將否矣
若臣克難守正庶可無咎也或曰此理之可
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
而盡之
凡夫市中虎喙三尺耦二五者不能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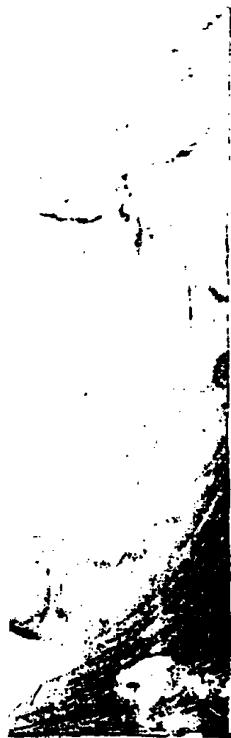
吾轉徙之見隣金隣虎破老破舌
破老破舌成
人也破舌破
忠臣之乘醉飽而覘床第者不能消吾淪漪之
舌也
宋帝乘醉謂張美人曰女以年亦當廢矣美
人密弒帝而以暴卒河水清且淪漪故爲
淪漪之識喻
孟明三北曹劌一鼓不能抱長遺
朽昏吾神識之鑒自此賦顏曼睞無操蒿掃除
巷伯無銜憲強臺明山無鬪勝張放李明不在
側文成五利不賈禍滑稽炙轂堅白異同之譚
可使不異詞五陵毛薛雞鳴狗盜之雄
五陵漢
高以下
凡五可使無奇計凡酒池也肉林也與夫禍水
陵

評註虞精集卷五

也迷樓也一切屏之
韓方成見成帝悅趙飛燕
姊妹入宮承寵唾曰此禍
水也滅火必矣迷樓隋煬帝經歲而成樓閣誤
入者雖終歲不能出帝喜曰使神仙遊其中亦
自迷也
此君心湛無所欲却昇室而不行屏
目曰迷樓不聽以此發矇廓然已昭將洞胸達臆
啁啾而不聽以此發矇廓然已昭將洞胸達臆
盡通無塞矣睽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繼日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上九睽孤見
豕負塗載鬼一
車言上九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明放過疑
過疑則無往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
車又疑崇已此六三不取近而謂之睽也其
後六三上九陰陽相和合而成雨故曰往遇雨
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此先夫其初雜然而疑
然後合先疑後明之象也

其○後○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明○遇○六○三○之○至○陰○
雖○欲○不○相○遇○成○雨○而○渙○然○釋○者○否○矣○信○乎○惟○天○
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又○非○天○下○之○至○
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知○啖○之○所○以○合○則○知○
泰○之○所○以○交○而○君○心○通○塞○之○故○大○略○可○睹○矣○

鄭鼎亨評 批卻導窾洞析通塞根原末結
局明生疑疑生明大有闡發



初段論
微心即
為至鑑

君鑑篇

人君一心操舍易忽於渺綿兢業每忘於游衍
令非三寶之復隍在心四壁之羹牆如見安能
蠲蒸乃心令四海澄于清鏡九塞奠于覆孟哉
故維縵于衆見不必無恨于獨念百順于態臣
不必一和于法家焉知薇垣之高以宅身蔭屋
之卑以宅心耶又烏知金甌無缺之安以娛神
累卵難持之危以惕真耶此鑑戒之益疎母惑
乎叢孤向錫悲衆欲之攻心岐逕亡羊悟多方
許註虞精集卷五
之喪我何不聞湯之聖也必覽九主以受規以
成王之賢也必省四墉以興惕古聖哲用心率
皆如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立櫺屏之
內霏然而雲生於牖有見夫君之冕非冕也而
冕危石君之履非履也而履春冰泰則慮復隍
奉土六城復于隍言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
道積累以成泰上九是奉之終將反於否如城
土頽北復濟則憂濡尾未濟卦未濟亨小狐汔
反於陸也濟則憂濡尾未濟卦未濟亨小狐汔
時有亨之理封才亦有致亨之道狐能渡水老
者多疑畏小者未知畏慎故勇於濟雖危然壯
勇但濡其尾而未濟見其當慎常翹翹以危懼若
見其可憂言未濟見其當慎

大段論
無微之
弊過防
之失

三段論
必不知
斷前疎

乘奔而無轡，又安知所以尊榮哉？夫何世主有警，則悚無警，則殍。苟庭無燎火，枕無鍾聲，室無圖書，則寢興之候弛，朝有籌夕有會，藏緇之積，狼戾不可盡收，則道義之防弛，龍輶鳳舟，萬舞千謳，卜晝卜夜，則幾康之救弛，營崇臺，繕別館，不惜塗膏，費血，則雕峻之戒弛，威慘于四裔，慮無敢矯命而雄行，則馭索之警弛，加以番栗為逢，番栗二人之氏皆幽王寵任之臣，詩云：番維司徒，栗子內史，栗音鄒字，而一堂有惜志焉，艷哲傾意，而一幄有戎心焉，肝膽為

評註虞精集卷五

三

仇而一膜有楚越焉，或有過為隄防者，出則有淵魚之察，鉤簞之偵，癥垢之索也，入則有機緘之獲，壁壘之密，城府之鑰也，彼方自以為觀火而不知其為豐蔀也，彼方自以為握阿而不知為狐威也，間有片念回旋之象，未必果重暉朗揭之光，矧師友不相漸摩，雖披文考古，無所沃其聰矣，疑難不根辨論，雖憑材任質，毋所中其窾矣，神理不相印證，雖襲武蹈規，亡所得其模矣，且萃血氣以按華，合陰陽以揆臆，則誘日攻

四段論
至盡在
審察小
實顯微

五段論
至得其
道

心孰敢進改紛之策，諷諭不能與絲竹爭音，慨憐不能與粉黛煥態，則玩日喪志，孰敢進指迷之忠，胡不覽土階環宮之跡，而思堯桀之所以殊睹求言，監謗之事，則察禹厲之所以遠觀脫簪之規，裂繒之悅，而悟幽宣之明暗，考石渠之論，守尉之燔，漢藏書之閣，名石渠以石砌，下通中與天祿閣相對，尉之燔，而辨秦漢之興亡，秦始皇收天下書，藉焚之，而辨秦漢之興亡，豈可涉必覆之川，而昧衣袂之脩乎，丁焚如之慘，而忌井收之救乎，是以大庭廣眾，非不嚴也，

評註虞精集卷五

三

而警必於盤輿，而嚴殿陛，睹記非不親也，而銘必於闢州里，蠻貊推行，非不遠也，而書必於紳，猶未也，醉裾女戎之戒嚴，則弄臣媚子之道消，投珠抵璧之懷惕，則賢人君子之交合，紫檻朱囊，丹楹，列桶之有戒，則傷恩于和之役絕，七情嚴于奔馬，故鳴鸞諸步，百感怵于奏刀，故桑林中解，宇宙奠于升降，而抱衷常若憂墜，蠟蟠恬于細微，而厘恤常若戒殺，皇輿自範，常思止輦于周行，宸景當空，每照傾葵于闕沕，則警戒非

視爲彌文疎節也思昔堯舜不視不聽聞之心放勳重華特此莫見莫顯之績廼知明庭法宮之箴銘不如鷄鳴之獨醒法家拂士之規諫不如神明之常竦祖宗謨烈之昭垂不如屋漏之時微祈暑流亡之畫繪不如光明之常照惟獨提此心爲傲首則替御嚴師保環佩襟謨鑑近習戒墉隍嘯笑虞矛棘暗室昭廣衢希夷儼聽睹斯謂之真龜鑑也

徐自溟評 雄詞勁氣勃勃篇端

評註康集 卷五 三

初段舉 內德舉 於刑于

內德篇

國家不敢輕禮弛防先色後德惟翼翼矜矜福斯以興者皆由於壺政穆宣房樂韶理中壺政官也穆宣和鳴也房中樂后夫人諷何有於逞志誦以事君子詔紹也理條理也 究欲窮身極娛乎故率禮蹈和稱詩納順敬始夫絃綰教先夫種稂敬始古者后妃親織玄純覆垂者也言皇后致敬始於此也教先種稂周禮仲春后率六官之夫人人生種稂之種而獻之于天內無出壺之言權無私溺之授閨房離肅險渴不行也險調險諫私調也 宜其坤則順成星軒潤評註康集 卷五 三

二段舉 內德舉 設

稽玄丘烟煴瑤臺降芬虞風成于嫫降夏德熾于塗微玄丘契母簡狄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之遂生契焉降指舜娶堯非所謂有娥舊國寔二女也塗微禹娶塗山氏詩云有女共姜以聞始生商詩云其女方長大帝立其子而商言有娥之商一代渭水大邦作合有子耶詩云文王嘉止之統也 大邦有子註嘉

止將昏之期大邦有子指嗣是如康王晚朝關
后妃在淵溪冷陽之間也
睢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康王晚朝內人誦
遂勤政周宣王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使師
氏通言于王曰君王失禮而晏起之與從婢
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尤可以寤前世之所
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尤可以寤前世之所
導也此皆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
比發毓德於素里棲景於宸軒易歸藏婦娥食
故謂望月方娥漢書北宮有發女星故處麗乎
云比發毓養也棲托也宸軒天子所居詩為締
締綌出懋夫蘋繁修詩貢道稱焉照言詩為締
后妃勤儉之德也詩云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
以用之公侯之宮美夫人相祀公侯之敬也修
許詩虞精集卷五
習也責光也稱協胥史也內德之至茂也次此
照光也言前人之言也
者賢鍾離之讜論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
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
西有橫秦南有強楚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
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賢者伏匿山林諂
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濁夜以繼晏樂
俳優縱橫大笑四殆也宣王喟然懿楚樊之退
嘆曰寡人之殆幾不全拜以爲后懿楚樊之退
身楚莊王夫人樊姬因王罷朝賢者諸侯之
今日與賢者語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
客與將國中土也王曰虞丘子樊姬揜口笑曰
妾幸得充官妾所進者九人賢於妾者二人虞
丘相楚十餘年所荐者非其子孫則其兄弟未
嘗聞其進賢退不肖可謂賢乎王以姬言告虞
丘子丘子即日避仰桑下之受教重東郭之來

迎閨王遊東廊百姓盡來觀女名宿留者獨沐
桑如故王召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
受觀大王王曰此猶庶乎稱賢已漢興頗制莫
奇女也聘迎之
釐帷薄不修衽席無辨然選納尚簡飾翫少華
其後世主好色而淫日增蕩費宮中揚袂風山
舉袖陰澤靚裝藻野祛服縹川揚袂四句言侍
袂則如風吹山舉其袖則蔽川澤而成陰觀裝
美人脂粉之色袂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
藻也縹雜色也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
齒維裾垂鬋目窈心與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
愛所丁矣何惑乎申黜而褒進班去而趙升
許詩虞精集卷五
周幽王黜申后而進褒姒漢成帝去班婕妤而
升趙飛燕飛燕膚體極輕遇風前即飛揚不耐
輕舉態度也因甲于內亂也間有蕙心統質十
故以飛燕名因甲于內亂也間有蕙心統質十
亂斯侯四教罔忒者或乖同輦之愉樂竟遭離
官之苦辛哉此小弁墮涕于伊何終風負嘆于
不處者小弁申后所生太子宜舊所作之詩中
小弁云云終風齊莊姜不見答于莊公而作此
詩中有道不古處句言莊公為人任善暴虐不
以古人之尤爲古今所痛悼也由於風憲愈薄
適情任欲顛倒之家容求好凡東都妙姬南
國麗人世主所溺君子所警可不辨乎書稱舜

四段集
如妃
爭正兒
極不
色

宋民歸
結君心
防微杜
漸馬官
開根本

克諸二女明刑于大道為萬世旌鏡何世傳舜
崩蒼梧時二妃泣淚林竹染班後之咏湘江遺
跡者咸嗟娥皇女英鍾情所至物類且革盡寫
其花容之結恨月貌之含悲是何徒騁其詞之
工巧不究其事之失真乎獨不觀舜三十登庸
方娶二女年雖少必在及笄十五六之間及舜
百餘年而崩則二女亦隨耄耋之年豈有耄耋
老嫗素被克諸刑干之化反不知造物有盡戈
揮不迴霰集必至而迴作少婦悽惋情乎此後
評註虞精集卷五
世導欲之靡詞非有虞克諸之雅化也彼烏知
官掖所係歲規所關甚非細故必抱晨鷄之隱
憂厓禁門之遠慮者而后切女戎之大戒牝鷄
牝鷄之晨維家之索見書唐太宗殺建成于禁
門女戎國語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
其若之何後是以小星不爽序貫魚不踰寵者
詩言小星以衆妾得進御所見言之也易言恐
貫魚以魚屬陰物取衆妾以大進御之象也恐
其有煽處傾城之禍鼓琴不徵夢王遊大陵夢
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若之花
異日王飲酒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
夫人而納其女孟姚于宮中生子名賜瑱不捧
何遜廢長子章而立何為惠文王

評註虞精集卷之五

終

玉者恐其有毒胙牽衣之誣大城不遠建金玦
不妄授者毒胙金玦一項事晉獻公使其太子
狐突曰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太子申生祭于曲
沃歸胙驪姬置毒于胙而獻之公祭之地地起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
子太子奔新城牽衣尹吉甫后妻謀殺伯奇前
人之子也置去螫之蜂于衣上故與伯奇同行
伯奇見蜂在母衣領上恐螫之牽衣去蜂妻因
無禮恐其有他日興鴻鵠之歌青蒲不待伏
黃臺不待誦漢元帝欲易太子史丹伏青蒲切
子離又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種瓜黃臺下瓜熟
四摘抱蔓歸此詞原為武則天時多殺其子傳
易太子李弘所作也及德宗時欲恐其有他日博
望之冤極而論之有羊引之官車必有駝生之
荆棘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踵足也
也連足繼路以喻覆亡者焦爛為期妖幸毀政
多也赴蹈謂不知戒也
之符外姻亂邦之迹終於凌夷大運淪亡神寶
矣故論女德者必自君德之淑慝始
徐自溟評 論列宮闈興衰詘然古詞至英
皇處獨高千古懸書國門誰易此議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之六

鄧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 周伯明 更生 著

臨川 徐奮鵬 自溟 評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書林 鄭大經 道常 梓

蔣願篇

人君必完養天地之大德者斯長享聖人之大

許註虞精集卷六

初設言
養必得
其道而
後善

大設言
順其自
然之理
則善

實乎則身是太和元氣世躋仁壽春臺皆實理
整鑿可據也豈若夸稱福則徵天地之所未有
杓微美則歷聖哲之所罕兼為郁艷之口俟而
罔情者同日語哉吾就其實理寫其真境則有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形紀言事於
仙室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
珥執也形亦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也從漢
書學名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言仙
室朝清夕寧其境淡焉飛魚躍其境靈凡席義
黃莫牆堯舜其境恬台辰拱北江海朝東其境

此設言
居導之
養未可
為善矣

此設言
道引之
養非正
理之養

定雲影來庭鐘聲過耳其境虛惟不誘以聾耳
之藥不棲以蒙蔀之屋寄胸懷於八荒垂坦蕩
於永日斯得之矣若夫居則天堂而衍宇行則
連駕而比軒寒暑閑隔於邃宇虹霓迴駕於雲
館龍盤綉柱花擁雕欄晴空欲雨夏午披寒今
以此為中天而居窮地而遊傾四海之歡彈九
州之腴榮以天人之大寶悅以縱性之至娛為
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膏其神則不整
丹泉之術安觀紫芳之心弱思何能不侵行光
許註虞精集卷六
何自容裔哉丹泉黃帝飲丹書之泉紫芳紫芝
行光容裔自在貌蓋俗處不侵則又或作意求
我神不減而得自在也出文選拂性則開道氣不
適已成勞擾勞形則微道力拂性則開道氣不
惟標症被體而此則痼疾之中於膏肓不惟容
邪搏人而此則沈毒之傳於骨髓俞跗見其已
困扁鵲知其無功也至若寤大暮之同寐廢人
事之紀經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寔下
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寧形徒謀虛無
空延鍾箭此道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負喧之

此段言
精氣
欲自是
善美

獻而非順風之請也。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
奈何而可以長久宏國有田夫謂其妻曰獨不
思宇宙在手萬化在身而墮體黜聰之爲務非
體也居如天神動如天帝而熊經鳥伸之爲習
非適也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鵝居鵝飲之爲
享非情也吐五谷而食非地之毛棄三物而攻
出世之法踟躕偃仰蜷縮自迫非計也。名曰落
之語曰瘦沿之水生陵焉而流水不腐棲題之
間多朽木而戶樞不壞可以得內養法焉。陵題
許註虞精集卷六
草也。瘦沿不去之水必生此草一名澤
瀉莊子至樂篇云生於陵屯則爲陵焉能知匣
劍轉樞以順形神又知射鵠酌尊以節求嗜者
當自葆吾精神始也射之者衆喻衆欲之攻也
尊以注酒酌挹之是故多藏厚貯累吾精神嗜
者多喻攻取衆也。好却而後精神之宇清。封瓠閉壘塞吾精神。車
奏下而後精神之竅徹。剏印反汗。稿吾精神。官
僚聯而後精神之衛固。以四聰爲聰。以四目爲
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心膂。以
耆儒宿德爲膏梁。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青北

此段言
和即所
以養壽
命之源

九陽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脉色以尸居龍見
爲養目以淵嘿雷聲爲養耳以一日萬幾爲養
性以堯之灋舜之鰲禹之胼胝爲養筋骨乃知
聰明強智之聖與壽遠者也。剏幾畏堯之聖與
壽合者也。吐納道引之壽與聖遠者也。備精覃
思之壽與聖近者也。養莫上養神而形爲下壽
莫壽於壽國而身爲小矧有清心以葆真無焚
和以捐性傳餐刺閨不勞於力簞言閨隱不勞
於躬鈎深索不勞於精馬矢牛笔不勞於慮
許註虞精集卷六
而又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怒則反中而自
悅以平喜則反中而自懾以正憂則反中而舒
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是陽和色笑渾
飄合殿春風冬日威儀盡覆于官淑景真華胥
之國舒以長春臺之人寬且碩矣將見光燭於
扶桑算多於御筭年徵夫楚樹謂紀於虞雲清
聞子晉之笙山聲萬歲美薦鄒陽之酒河色千
年楚有五谷之樹西京記梁孝王遊忘憂寧非
同人之歡豫大有之禎祥畢集於厥躬哉蓋由

宋結以
所養之
正前後
和應

其憑先民之軌執粹精之道斟酌於道德之淵
源殺核於仁義之林藪彼老氏以術養身敝在
於執方體神仙以身養身弊在於執形氣聖人
以心學養身超於方體形氣之外辨乎此者由
庚作而六氣自暢由儀謂而百脉自舒由庚由儀皆逸
詩篇名庚道也言萬物得由其道 涵養羣生葆
也儀禮也萬物之主得其宜也
願國祚此謂得其正也已

費無學評

薛元祿

氣若懸河麗若蜀錦酌

取壽命之源最為破灼

評註虞精集卷六

五

徐自漢評

反覆論議得失昭然亦關方體

形氣言言中窾

初段論
在在在

儲養篇

嗣君當浴威拂扶之初其在於定志維情杳始
鍼終乎日初出洗光咸池拂扶扶桑之上故 蓋
夜光之襲也虞其瑩也龍淵之削也防其折也
且矢函各術而仁殘別念農買異軌而愛憎殊
心可不慎乎故必示容合好左舉而右炙之則
木已抱而曲為輪悔心在拱竹雖直而括之
羽有入必深卯之性雛也孚而翼之乃鵠舉藕
之性絲也淪而練之乃袞藻此升采儲關保傳
評註虞精集卷六
伯林者所當知之也升采即展采也伯林儲君之謂蓋百金之
子且申戒於倚衡萬鎰之珍且委裁於鴻匠愛
千金者不寄東陵之橐寶拱璧者不委唐市之
衡東陵盜跖所居之地語曰一言之譽東陵况
炳靈丹穴藻五色以凝輝叶吉黃裳符千年而
誕命者乎蓋其生長尊手薪會之道未知生手
禽之生帝帝王之家探薪執言生帝帝王之家探薪執
禽之道論鄙事不知也 盈祿之享已極膏粱
之性難正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
胸襟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而孤寡為識所陋

三教論
儒教
係之重

猶多令悵道未弘踐義多缺日轉日而成曠東
壁無輝月附月以趨停少海誰潤其間閣豎保
監登盡恪慎之忠肝便辟纖趨誰効憂危之苦
口勢必乍寒乍暴譬弓妄想於射鴻遁傳近殊
覆轍莫開夫奔駟加以威稜貴倨之態日閉日
封荒淫恣肆之心轉坡轉弱驕奢淫佚所自來
也溫文恭敬其不冀乎夫以天地祖宗千萬世
所依庇之身此時不貽之以高矩異時視遠日
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聽淫日離其名視遠句言微亢
詩註虞精集卷六

視人所以日絕於義之所宜足高即史所云舉
指高心不固矣之意故遠德聽淫推通言是聽
自無雖有剖心碎首之論不足以回沈香玉樹
之情沈香唐玄宗亭名玉樹即雖有厝火倒懸
之懼不足以易澠陵卜晝之娛雖有風后力牧
之輩不能當雷開渭惡之黨此時令塵飯塗羹
媒孽侈肆異時春秋何以大路趨席而登殷薦
此時令寡情成習罔知創業之難異時不續基
碣何以日出宣事日中乘潔而繩祖步武此時
令二八迭侍山珍海錯積翠紆金盈眸艷日異

四教論
儒教
係之重

時有橡芋糟糠十咽九噎殘襦短褐暴背露膚
夜月啼號者何以體恤此情而蘇延殘喘吾見
戲媒無常寧不悖於李百藥之賦乎師保廢職
寧不乖於班彪之訓乎豈惟廢職至於拘甲族
之選與周拾並擢洗馬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
限以甲族指指床之龜為易求官侯父下朝而
問焉父不答但指指床龜示之和腥膾之鼎
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李綱為官傳有進魚於太子使贈之唐食趙元
鼎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贈腥和鼎味公等善
之若爾則屬網矣甚至中車作傳三關遺鹿走之殃
詩註虞精集卷六

家今傳書七國起賜張之譽者豈足為輔道青
宮資哉視夫招尋園綺期秋實有成尊寵房蕭
去春華徒炫招四陪事尊寵房蕭唐太宗好誦
晨風感君心復眷者魏文侯長子曰擊封中山
往來其傳趙舍唐諫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
恩父所好求北大晨馬與舍唐蕭至文侯喜曰
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侯曰何詩曰好
晨風晨風謂何曰詩云幸彼晨風鬱彼北林未
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何忘我實多文侯大
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
賢庶太子訴君不亦懸乎此將僕皇儲奉轡承
華者僕太子官也承華東宮亦惟端師老德學
門名皇儲即太子也

不漸窺豹道不謝抗禽抗禽周公常舉子事父伯禽使成王有所視効臣事君幼事長之法教故謂之抗世子之法舉秀髮危齒之老舍經味道之生尊爲北面人宗同於資敬居則下之動則吝之繩趨矩翔成幼而不倦焉秀髮謂白齒將落也北面執弟子之禮人宗謂人所尊出也事之如君父之敬也成幼自幼以至成人出龍樓而問曙入虎闈而齒胄所謂宗人以繕修者道固如此也由是教之以春秋使之聳善抑惡教詩使之道廣顯德教禮使之知則教樂使之疏穢鎮浮教令使訪官物教故志使知興廢

評註虞精集卷六

九

教訓典使知族類而又以施舍道忠以久長道信以廣量道義以恭儉道孝以教戒道事以昭利道及以除害道武以精意道罰以正德道賞此疏神達思之慧炬措足利往之坦衢也又教之以誠信如孟母之烹豚如曾子之殺彘孟子見殺豬問曰何爲母權曰欲啖爾旣而悔其示兒以不信也卽買肉啖之曾子妻欲止兒啼曰殺雞啖汝竟殺啖之以未信如曹沫盟焉而不使背如伐原利焉而不使貪如虞人期焉而不使失是已又聞之以正趨詔取文竹之冠文竹之冠周公以成王將加元服使人來

零陵取文竹爲冠見周書食去邪蒿之進邪蒿邪峙爲太子
菜名邪蒿時令去之曰此菜嗜無飽魚之登文
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嗜無飽魚之登王
使太公望爲太子傅太子欲嗜鮑魚太工無澤
公曰此魚不登俎豆非所以養太子
車之獻是已此耀臨以齊蕭宣翼以明行恭敬
溫文皆藉禮樂之養道德仁慈實由師保之功
矣然賢人君子之薰陶以述而官廢之密移以
神法固取於從繩學須達夫日出學須達夫日
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出師曠曰少
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矜莊殊序也
肅雝殊處也號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必晝選
評莊虞精集卷六
男德以象穀明霄靜女德以汰物爽庭絕授情
之偏閭杜龍蛇之妬色屏陌上之歌庶却煥愛
之嫌御屏優笑之列側遠那豎之睚故蓀龍燕
尾莫侵貫魚之序祗戈影弩務渙壓紐之羣蓀
褒姒事燕尾趙飛燕漢成帝所溺者也解見君
心篇貫魚解見內德篇壓紐左傳楚恭王無冢
適有寵妾子五人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
神望五人主社稷乃偏以璧見於羣望而祈曰
當璧而拜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用加焉于千子哲
皆遠之平王弱抱無縱斧於樛華宜庇根於葛
而入再拜皆壓紐
樛華周室燕兄弟之詩也詩云南有樛木葛
藟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美后妃不妬

七段論
成德有

八段論
成就儲
德在若
父心正

思之詩也相文王凡濁神昏智之事賊仁嫁威
 正心修身之化也○
 之私一切屏之所以渙疑憬聰谷納電爍者豈
 其微哉方且天門日麗時遊于三墳五典之中
 鳳閣風清時坐夫廣廈細旃之上則如鍾山之
 玉必炊之十日而始輝若應候之龍定升尺木
 而可奮庶幾磨礱震器慶主鬯之無瑕蓄德蒙
 泉知流仁之不匱麟之子不問知其為肉角鳳
 之子不問知其為九苞天之子不問知其為肖
 天以德如靈曜初曝而雲翳不障矣以人如嘉
 許註虞精集卷六
 禾在圃而秀萌不生矣雖夏啓作貳光顯高猷
 姬誦選升發揮王道何以加焉然而非真含蒼
 孕龍而生也非真重瞳駢脅枝拇而異也養于
 蒙天下曾不得襁褓弄焉出于震天下曾不得
 支庶窺焉定于鼎天下曾不得睥睨竊焉
 易六五童
 蒙吉自處童蒙聰明濟智守之以愚者也而安
 可襁褓視之震為長男之象出震繼離自不同
 支庶鼎至重之器倉九鼎如玉之在握可以重
 宅尊何得睥睨而生觀觀如玉之在握可以重
 淵臨之乎如孩之在提可以暮寇遭之乎所貴
 密庭之中毋不決成需因需構疑無需及于支

疑矯而移苑枯之集苑枯解見母需及于陰疑
 陽而戰玄黃之血當知于櫟之序已明而赤社
 桐圭之封不亂俾堯門增麗周寢重光街元扈
 以披帛臨翠嫵而受冊桂宮清穆九旗騰星日
 之輝冥曆永延萬國護山河之軸將增洪算而
 保福時寧不培皇根國緒之基於無疆哉
 徐自溟評 儲教箴銘官傳法戒井然有條

許註虞精集卷六

主

初段以
入臣當
精白此

次段歷
舉立朝
靖共之

臣道篇

易之旨曰五多功三多凶以三處下位之極也
 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以四之近君也知此義者
 顧已循涯以塵露之微思以補益於山海以螢
 燭末光思以增輝於日月塵露四句出曹植求自試表注心
 於皇極結情於紫闥計過憂天義不逃雨神明
 知之矣故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勲舉當混濁而
 素心不浣臨助勦而因應不爽智能拯物愚足
 全生也何至惑甚盜鐘功疑不賞范氏之敗有盜其鐘負而
 許註虞精集卷六
 禿者然有聲懼人聞之遠自掩其耳夫執嚇
 懼人聞之可矣自掩其耳不亦特甚乎
 腐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哉又何慮乎正以招
 疑忠而獲戾善立而勲則不彰聲名不流哉是
 故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溫德以成其名譽為遠
 瑗之下門為韓卓之趨社遠瑗即賞闕下車南
 為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為魯汜恐斧鎖之加
 好道人以善過社則趨魯有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魯君問曰子年甚
 長何不釋恭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
 恭以除其刑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
 恐斧鎖之加於汜悟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
 者何得釋恭乎

一以施重山岳者視君以義足灰沒者處已必
 絕無身家妻子之念而後可以奉主必盡如其
 所以謀身家為妻子之念而後思慮熟行之必
 精尊其君為天風雨雷霆聽其自至視其身為
 君之左右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寒暑不得不
 救莫邪傳體不敢不搏其強幹無留行無滯牘
 者其漢下邳槐里者之遺乎哉是眾目管方而
 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者也其身為
 右手數句出韓非子眾目四句出文選言綱一
 揭眾目整齊而綱自昶然四體護心膂也既龍
 許註虞精集卷六
 辭却外難而敢以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其
 必替自安也取以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其
 害耶國慶二句言不與共患難也即利不在身謀
 事則智慮不在已而斷義必確甚且鞅掌不辭
 板蕩不懼詩鞅掌即劬勞之意若日人皆喜逸
 而惡勞誰則任其勞者人皆晏安而懼危誰則
 當其危者至於君之用我吾何知積薪哉知積
 誠耳吾何懼刑印哉懼刑職耳昔者山甫勤於
 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皆字而敬也
 視數馬者何足稱慎溫樹者何足稱密哉數馬

必不
能
君

此段
言

少子慶為太僕御帝出帝問曰車中幾馬要
如此數馬舉曰六馬慶于兄弟內最簡易然猶
何樹光然不慮恐漏洩朝廷禁中以此操
心則君雖懸隔機則可投臣盡秋霜之戒君自
垂春日之溫臣有素絲之雅君自有抵璧之思
臣無重器之藏國自無大盈之積臣無衣帛之
御官亦無蓮步之風公儀子為相家無衣帛之
地今潘妃臣無卜晝之淫主亦無長夜之飲臣
有鳴玉之勤君自有脫簪之警下貞而上不獨
頗下恬而上不獨靡下齋心而上不獨戲豫下
評註虞精集卷六 十五

必不
能
君

捕風寸心盡是蜂螫伺邳則以耳屬垣以節為
窬而中垢勿羞也射覆則謬意龍蛇妄稱蜥蜴
而任口雌黃勿顧也有許一郡於秦藩而心溺
玉帶者陋也一郡秦藩蘇廷吉為司空平章事
逢吉遣人求先人玉帶以一郡許之有書
無有逢吉乃市一帶價千緡使平章事性剛
六典於粉壁而志切金鉉者拙也又有
介往往形之言論然無人唱和但舉六典
舊章盡之粉壁其經綸大略全無所施
托于屯之經綸明夷之用晦習坎往蹇之有功
胡不引所云居貞云有孚云艱貞云貞吉者衡
評註虞精集卷六 十六

此歷舉
能盡道
之臣

此段舉
精白之
臣在心
不在迹
在明其
道不在
計其利

不足。以揚名發譽。適足以貶君自損耳。則臣道之所尚可知矣。語經術。當並漢之劉向。蕭望之。語持正不阿。當並唐之陸象先。白少傅。語凝定鎮靜。招不來麾不去。當於宋之韓范富歐相。鳬列而鴈次者。又如周昌之期期。不可期。期期不奉詔。而後可以安國本。如汲黯之犯顏諫諍。守節死義。而後可以寢奸謀。如羊祜之嘉謨。諫論。皆焚其草。而後可與策密秘。如杜黃裳之受恩三朝。不以一官見賣。而後可以決冗豫。如韓琦評註虞精集卷六

之論事切直。有本末。主之以禮。將之以誠。而後可以開聽納。如呂誨袖中之彈文。確然先見。而後可與辨賢奸。如程頤之拾遺補闕。不撓索人短長。以沽直名。而後可與明職守。此美盡黃裳道。暢伊呂行事。甚恭。敬居位甚安。佚也。然而齋躬而事主者。即結禱而從夫也。譬如貞烈然。目不必剔。髮不必封。房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其妻盧氏曰。善事我。後人盧泣。剔一目以示不嫁。會齡愈敬。禮終身。唐賈直言。嚴嶺南與妻董氏訣曰。卿可別嫁。直引繩束髮以帛使直言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言既二臂不必十年歸。封帛宛然。一解冰髮盡落。無存臂。不必

斷冥靈之筭。不必算。懷清之臺。不必築。斷臂五。疑為龍州司戶卒於官。妻李氏攜幼子歸。至開封旅舍。主人牽其臂出之。李獨哭曰。我不能守此身。丈夫死。臂至為人牽。遂引刀自斫其臂。一泰始皇為一寡婦築臺名曰懷清。以旌其節。一念之貞。天壤敞矣。六尺之存。身名永矣。門驚如市。不慚屋漏。心抱如水。無欺暗室。必明其道。不計其利。而後可。觀夫願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道求也。易願六二。觀往來之。是以利動。謂之拂經。而凶。六五。君位也。賴上九之臣。以為養。雖非經常。但以陰資。陽雖拂經。實能誠於利。而揆於道。則功可也。凶可也。正理也。

評註虞精集卷六

譽可也。懼可也。吾惟效居貞。以始進。有孚。以心亨。艱貞。以不失貞。吉。以利見。則無愧。此心即無愧。此道矣。晏平仲有云。一心可以事三君。三心不能事一君。諒哉。

徐自溟評 臣道臣箴二篇機軸雖殊議論主張則一用易處確有酌見

初段舉
臣品有
辨

二段論
從上所
好

臣箴

大矯迹而廁王臣者、豈少方正瑩潔之君子、然
而廣鼎之君子亦不少也、豈盡蕩軼無忌之小
人然而曲鈞之小人亦多也、故必去其廣者曲
者、斯謂之恂恂德心、汪汪軌度、立行以恒、匡君
以漸、其所以勸相國家者、皆服義而追上、列豈
淹星鳥而愧忝素乎、勸音邁勉力輔相之意服
義者服習於義而追前世
上臣豈玩愒日月、顧上之所好、有偏喜才具者、
而素餐尸位乎、顧上之所好、有偏喜才具者、
有觴獎氣節者、因其喜才具、則貞方之士、屏若
許莊虞精集卷六
退淵因其崇氣節、則寥廓之英、忽若遺迹、然寒
蟬之孤噪、與陽驕垂餌孰多、綦綢之守貞、與娥
眉善淫孰得、吾獨取於真氣節者、一馬之田、介
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萬戶分
貺、終不若三頃之田、不有也、三千濫賜、終不若
四方之第、不營也、一馬之田、言少也、晉文公環
綈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
山厲高也、漢酈曼容位至六百石、酈曼容位至六百石、
漢馮異嘗請論功、獨坐樹下、漢馮異嘗請論功、獨坐樹下、
霍光以萬戶分
貺所親、甲士安辛帝謂輔臣曰、士安、士安、
有古人風、官至台輔、而四方無田、有古人風、官至台輔、而四方無田、
居第沒未
終喪、家用已屈、終喪、家用已屈、
歿後賣珠、終不若一錢、不取也、歿後賣珠、終不若一錢、不取也、
賜白金五千兩

三設舉
上治
民之事
總不出
忠清仁
恭四字

四段舉
右位不
知之道

李弘節以清簡聞、沒後其家賣珠、上聞疑之、將
罪舉者、罪舉者、
徵曰、弘節立功、大蒙賞賜、妻子賣珠、徵曰、弘節立功、大蒙賞賜、妻子賣珠、
未為有罪、故為臣者必忠清徹、于宸旒、仁慈孚
于萌隸、視君即親也、民即子也、果親視其君、三
諫不聽、有不號泣而從之乎、果子視其民、水
方蹈有不濡手足、焦毛髮以抹之乎、有叩關矢
三空四盡之言、官、桓帝時朝廷空田野、空杆、
盡鹿豕盡禽鳥、盡、盡鹿豕盡禽鳥、盡、
無空鑄低、回敗壞之計、臣有
民力盡謂四盡、民力盡謂四盡、
子育覆露萌麗之庶、正、無狠貪驚擊鼠蠹之百
司、有四知介氣、常滿關西之高士、無六月嚴霜
許莊虞精集卷六
再飛北國之冤、人有姑藏脂潤、不汚孔、再飛北國之冤、人有姑藏脂潤、不汚孔、
令之清、令之清、
無渭水波瀾、不浣商君之赤、無渭水波瀾、不浣商君之赤、
四知介氣、四知介氣、
八句言
刻吏、刻吏、
關西楊震所居之地、姑藏、關西楊震所居之地、姑藏、
色名、孔為姑藏、色名、孔為姑藏、
今凡有所遺、恐汚其節、今凡有所遺、恐汚其節、
商鞅臨渭、商鞅臨渭、
四渭水盡
亦殺戮、亦殺戮、
之多也、之多也、
此不竭民膏、不戕民命、非意沽名而投
主知也、為政自有本根、不謂名由此立、主知也、為政自有本根、不謂名由此立、
改節原
非性分、敢云清畏人知、非性分、敢云清畏人知、
胡威父胡質、俱有清譽、胡威父胡質、俱有清譽、
清威對曰、父之清、惟畏人知、清威對曰、父之清、惟畏人知、
則忠清仁慈、固節槩
知威之清、惟恐人不知、知威之清、惟恐人不知、
之權輿、臣箴之首務也、至於居鼎鉉者、調羹藉
白水之心、補袞賴素絲之節、閉心絕閉門之迹、

此段極
論臣子
當守之

閉心閉門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
日止之池淵蒙山不賦詩今不布閉心何事閉
門魚頭挺直無愧退思之岩宋魯宗道雙直號
名其直也營一室畫山水馬上吟詩堪誇上林
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岩馬上吟詩堪誇上林
之苑上林苑唐崔湜客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
陽城或獻白羽之賦或掩施戟之門白羽賦帝
身其何忘施戟達奚武位冠軍侯行常單馬不
施戟常掩門一扇或曰公位冠軍侯行常單馬不
性率若是武口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
或矢獨知以悟主或合衆力以回天或翼霜露
以調鉉或寢鳴鐘以體國翼霜露以調英陰陽
許註虞精集卷六
鐘鳴鼎食之盛以或緝熙事以寧宇或包蒙以
尚節儉體國家也或緝熙事以寧宇或包蒙以
匡生包含容納居愚自能匡且衆生也或倡
庶士以順風或動萬流以仰鏡萬流孔子問項
流言與萬物同流張急調下之悲既恥于越籟
匹也鏡喻明也張急調下之悲既恥于越籟
用光保耀之慮復忌于藏弓恐宰割太專則威
疑于震主恐丰稜太露則理昧于含章均非善
道也故以身從君者猶姊之從嫡也當如歸妹
初九爲跛者之能履而不足以與行則無僭上
之疑猶妻之從夫也當如歸妹九二爲眇者之

未段歸
重氣節
是根本

能視而不足以有明則無反目之嫌斯含章不
至於震王恪守臣箴無踰此矣然世有庸者曲
者之徒每每籍口於含章托避於震王便文自
營軟熟取媚買其聲譽以合貞衆是非則衆與
之爲是非衆成敗則衆與之爲成敗世何賴焉
夫逡巡者托誼於守繩執縮皇綱借竊遽起又
有驍銳者津咳於振舉更張鴻略窳皆相仍
皆未覩誠信爲事君要道也矧上貴才諂則下
運貨逐利而市譽上貴捷給則下冒舌調吻而
許註虞精集卷六
飾詞上不以至公理物下必以私賂期榮御員
者不以誠信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君爲
故以御員臣爲昔者城濮之役咎犯以詐進雍
季以正進厲兵時從咎而忤雍行賞時先雍而
後咎城濮晉文公伐楚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
戰之君寡奈何犯曰臣聞頃禮之君不足於文煩
言告雍季季曰期澤而讓豈不待獲而明年無
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穀詐僞之道
今雖幸勝而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言
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行賞雍季在上左右諫
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
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得以一時之務先百

世之利區區伯喬見亦及此矣何後世事功多
不本于氣節直土苴耳漢衛長公諸人淮南且
視爲發蒙振落乃摺息不敢動者僅一招不來
麾不去之長孺也漢武時淮南累畜逆謀嘗以
之臣若公孫弘輩文章多不出於氣節直雕蟲
耳唐柳河東晉問諸作顏頤昌黎一入伍文之
黨回視佛骨之疏若滑心竅無靈置形顏不類
遂覺黯然而無色也柳河東即子厚晉問諸作與
文八關十六子之何望登節於朝端加澤於生
評註虞精集卷六

徐自溟評 譚臣箴根極氣節古今臣品昭
晰不爽

初段述
同寅之
爲得焉
失

寅恭

臣之義取諸隣隣不孤也寒之後受以解解得
朋也故心惟于野之同義竊有丘之渙欲輸子
諒於涓埃必矢寅恭於寮案斯金石固於桑陰
椒蘭成於杵臼赤衷相照上掩古人令不操此
心則朝鬱郁于蘭漑未夕而一薰一蕕矣面婉
變于墳簾掉臂而一柄一鑿矣同室之風好頓
淪平日之徵逐若蛻豈惟結綬無雷陳彈冠無
貢禹已也豈惟季不獻綈帶僑不獻紵衣已也
評註虞精集卷六

二段論
欲免相
緊必通
於易之
義則
省可免

季札以綈帶獻于產子產亦以
紵衣獻季札物薄而意真也甚者楚胡起于
交臂并石下于同襟功可攘臂則人挾軔而我
拔棘焰不可向通則人爲刃而我爲鐔張陳凶
終蕭朱隙末孰念松茂則栢悅芝焚則蘭嘆哉
張陳張耳陳余也蕭朱蕭育朱博也其初相友
善厥後大相乖離張殺陳餘故曰因終朱亦與
蕭隙也松茂則栢悅順境朋友相皆由意懈于
慶也芝焚則栢凋逆境朋友相皆由意懈于
先登而遷喬旅廢氣盈于一簣而怙寵意深意
見立即同心至於相左事績著即同功猶或相
形鮮有引其曲而負任其咎推其直而功讓其

力也。胡不觀損六三云，三人同行，其眾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吊也。而得友於一人，損六三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損一人，只是兩相與則專三則難而觀三人行也。天地陰陽剛柔造化皆兩而已。豈惟損益無定形哉？親疎聚寡亦無定與矣。及觀睽初九與九四，則無定形無定與者，自有定則耳。初以四為惡人者，自睽而未合者言之。四以初為元夫者，自睽而既遇者言之。惟睽而既遇則初未合者無有不合矣。睽初九九居卦初睽之始也。評註虞精集卷六
之合則能行矣。易註元夫善士也。睽是孤立無與之時，必以氣類相求而合。以初九與九四以陽從陽是遇推之愛雖至不嫌，譬已危不擠，兩校而歸於君，不為模稜，兩裁而適於事，不為聚訟，兩衡而期于濟，不為結轡，兩揆而比于道，不為首鼠。首鼠即首施也。鼠欲出穴前一兩省而却猶豫不決，故曰首鼠兩端。兩省而宜于公，不為詭激，寧如棄仇從好而趨強也。從好蘭。母寧如挺劍拂衣而晉替也。寧寬綽以容納，母寧性深阻如城府也。寧知人善採擇也。母寧行任數以御物也。世方聚口以鑠金，而獨

出之以歐冶，世方積羽以沉舟，而獨挽之以河流，是故密交可貴，而國事為公，則寧為于門之同人，而不為過流。同人卦初九同人于門，無咎。始隔之者，門吾一出，門則天地盈缶可孚，而國四方孰不吾同？咎何咎之有？初九為同人之爵為公，則寧為比之初爻，而不為聞機。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無咎矣。若盈焉充實而不虛，在焉淳質而不飾，雅量可尚，而國罰為公，則寧為解九四而不為惕刻。解九四而解之，初六之陰柔則陽剛之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盈處已，而不黨為貴，則寧為中孚六四而不為睽絕。中孚六四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不盈如月心之誠人，誠信之君信之何咎之有？外托同升之誼，內聯骨肉之雅，公秉翼翼之猷，私瑾相矛之却，破障撤藩之公，可暴於道路，自可信於朋儕，補罅漏之勤，可撤於眾，愚自可孚於寮案，有時暖於布帛者，非樹交也，不必閉關以謝賓客也，有時殺於秋霜者，非伐異也，不必含垢藏疾以為溪壑之悲也。本無畛可分，何樹堅瑕之

四段以
象之不

和非實
奉之道

本校
本於正
直

敵本無遷可逐何開去就之場我獨守砥柱則
 衆自息于狂波矣等愛憎于浮烟飛沫則渣滓
 不碍太空任曲直于飄瓦虛舟則藩籬何妨孔
 道我既心化而心閒自能忘情而游世矣故曹
 參與蕭何不相得而何所舉惟泰正和與蓋勳
 有怨而勳所救惟和陰與之達鮮于哀不以素
 憾沒可用之才蔣欽之稱徐盛不以私隙隱忠
 勤之節古豪傑之用心蓋皆如此也若夫較短
 量長目前之恩怨幾何爭是就非局後之勝負
 許註虞精集卷六
 安在吾恐迅便刺譏寄吻以自挫也輕易凌慢
 借顏以自侮也憤恚折擊買身以自隕也怨毒
 傾擠假手以自淪也豈知加緒含覆為同寅協
 恭之道哉書皐陶謨同寅協恭和衷注云衷
 其寅畏協其恭敬誠無間融會流通也言君臣當同
 而民昇物則各得其所所謂和衷也夫易以包
 荒憑河明中行之德則所稱臣隣得朋者盡此
 矣迺書復以無反無側闢正直之理固知中行
 之德自正直中來必也心愉而不偽事素而不
 飾言略而順理行俛而順情當衆口為蜩而從

容數語密挽其轍際羣心為拂而堅決一行坐
 收其効轉圜雖不必投而公是非自我推轂雖
 不必迅而真臧否自我毋標榜風流醞節覽任
 文之孽毋抽揚月旦造顧厨俊及之端是又正
 直中濟以中行也和衷之極則也

徐自溟評 出入義經典確端嚴綽有風致

許註虞精集卷六

夫

婉諫篇

初段論
婉而顯
取婉而
正者

次段言
婉諫有
正不正
之辨

三段論
婉而正
者最難

人臣之居班心丹地也。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許欲行道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婉與許等之懸矣。惟婉而正者為貴。蓋用水投石。既成激。用水投水。又成隨。激固非婉。而隨又非正也。是故正而不婉者。指斤乘輿。以為沈湎戒也。不若髡之絕冠纓也。以為床第防也。不若玉之賦神女也。以為嬉遊規也。不若革之頌王度也。若婉而不正者。吾未見俳優侏儒之輩。能頌析招陳風。愆以斜繩也。未見龍陽安陵之屬。能出危詞。聳正論。以扶宗祧也。析招解。見龍陽安陵。未見五侯四貴之倫。能述民隱。寫見君德篇。艱虞與上之人論。當否議安危也。所謂婉而正者。蓋以君子主乎正本。或以正之。而中官府之所忌。君子主乎集事。或以集之。而梗獨斷之所裁。誠念國家最重者。在儲貳。令東海際兆黃臺孽滋。承乾鸞起。東海漢光武廢郭后太子弘自願就封東海黃臺解見內德篇。承乾唐太宗長子。非不可流涕痛哭。牽裾碎首。與魏王泰爭立者。

此段論
婉而正
者最難

也。恐情溺于官掖。或不密而生害。而必委婉許。徐反覆懇誠。默迴前星少海之自定。其次在君側之宵小。今伏城匿社。火閔於竈。神假於叢。非不可借劒尚方。折檻厲聲也。恐沫見於沛。前篇借劒斬佞臣張禹頭是朱雲事易豐其沛。日中見沫。注解沛作施。施之類。圍蔽於內。其暗更甚於沛也。沫星之至。微小無數。或謂沽名也。日中見沫。暗之甚也。不止見斗矣。或謂沽名而樹黨。而必開誠布公。旁引曲證。以防壅閑。暖扈之奸。其次在剝膏以自奉。令取之錙銖。用之泥沙。割肉吮血。非不可叩關請命。繪圖列誨也。許註虞精集卷六。三。恐智疎當事。或斥杞憂之過計。而必斟酌時宜。以救流離顛連之苦。此豈規望于主志。微會于侂中耶。蓋欲言恐以言為諱。諱言恐以國為黨。其言甚婉。其心則甚苦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終無咎。易納約自牖。見忠諫篇。夫坎者險也。勢至于險。而後始出于納牖。登其道可直遂。而顧以牖通之乎。易之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蹇者難也。難甚于險。至於難。而后人臣始不有其躬。易之明夷曰。利艱貞。晦其明也。箕子以之。夫夷者傷

也傷又甚乎難矣明夷彖詞六五近上六之暗
失其正如箕子之君周旋委曲以守其正而不
于之死寧伴狂為奴以自晦也蓋至于傷聖
人始悲其死之無益而訓之以晦夫使人臣至
于箕子之晦也豈得已哉故居諫垣者必明於
易之義則正矣又且理論機投濟以婉焉如桑
婦之招可以寢伐衛之謀桑婦事晉文欲伐
公問何故對曰笑臣之隣人也有送其妻適私
竊笑之也笑曠之譚可以悟失國之喻笑曠趙
公乃止笑曠趙
兵伐代舉齊有甲士笑簡子曰何笑對曰臣笑
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追之不能得其
許許莊虞精集卷六
妻怒而去之反成曠夫臣笑其曠也齊景朝嚴
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
晏子以朝嚴進吳王拒諫少孺以從禽規諸御
已委畊而入而楚莊之層臺止少孺從禽即螳
御已因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
猶曰將諫耶對曰何敢諫臣愚聞虞不用宮之
奇陳不用子嘉羈曹不用僂負羈來不用子猛
吳不用子胥秦不用蹇叔殺龍逢紂殺比干
宣王殺杜伯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以不能尊賢
用辨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追而
反之曰先足說者不足動寡人之心又色加寡
寡人今將用子之諫遂解其役此雖未免參之
以術而要亦不失其正也宋蘇洵謂于龍逢比

本於忠
君無怨
則得
之道

干取其心于蘇秦張儀取其術以為諫法夫有
龍逢之心者必無其術有蘇張之術者必無其
心如欲假說士之舌博良臣之名其心已非乃
稱諫法哉故必有焚香告天之心事而後可以
格君非有清畏人知之操守而後可以止君欲
不差衾影不愧妻子而後可以其靖獻不昏注
金不顧破甑而後可以矢感格動旁引廣譬之
辭而貫以金石貞心進忠讜格言之論而出以
委蛇衷曲其口之談叔季者其心之改黃虞也
許莊虞精集卷六
其口之誠板蕩者其心之望熙皞也其詞婉其
心正國家有賴臣主俱榮其斯諫臣之鵠乎
湯叔寧評 旋轉委曲婉而不媚最得人臣
進諫衷腸非直詞華爛然奪目

忠諫篇

初設提
進諫之

大以論
剛柔相
濟而本
以忠貞

嘗聞乾坤之泰屢交則不言旋轉衮衣之職無
關則不貴山甫者何也蓋旋轉之難人不能以
必天補衮之難臣不能以必上此敢諫之所以
為烈也故有貫日流金之誼又有弄丸轉樞之
力有烈日秋霜之槩又有和風甘雨之度有龍
逢比干之心膽而作為犯顏敢諫之氣魄則鬼
神泣其壯烈有岳峙淵凝之識見而出以壁立
風生之慷慨則日星揭其肺腑絕榮肥之觀聲
評註虞精集卷六
捐縻之想雖杞人過計妄肆憂天而片食孔甘
終思獻主當念諫垣之職非諸司比也天上太
薇官星映臺中之栢人間青瑣闥霜飛簡上之
花必自鴈約盈金之乎坎六四樽酒簋食用金
臣時當險難惟至誠見信於君納約謂進結於
君之道腦開通之義自驕自通明之虞以況君
心所明之處以燕享輪之難一遇巷陳用圭
之告朕九二遇主于巷言人臣居歷之時幸辰
曲之喻也益六五告公用圭言主者通信之物
有孚誠則能使上信之信告公上明主王也其
誠信能道而後為盡其職也豈徒衣拖金殿之
達於上矣

三股論
柔順便

同於茶
處

爐烟筆掌玉皇之案篆已哉必其流洛陽之涕
熄漢薪之火碎玉階之首扶唐舟之危慎握吾
操俾直於矢慎仗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
奸如批為而不矜作而不恃所謂朱衣封諫草
忠肝揭日月于重光白筆奏彈章正氣扶乾坤
于不朽者其在若人乎若夫直不輔曲明不規
闇鳴仗希聞投鼠多忌鳴仗李林甫欲專大權
仗馬平一鳴輒斥去梅之何及鼠近於器恐投
之反傷其器此賈誼論貴臣近主勢難直斥意
列百鍊之剛修三緘之業順比有統指之柔緘
評註虞精集卷六
默如不脂之尾文選云誰意百鍊剛化為繞指
之模言人也不脂之尾詩註桑扈窺脂之鳥倪
也此鳥食脂不食粟今啄粟則反其常矣倪
睡於眾議之中倪睡五代房日高畏薛文遇等
倪睡若明庭待問不希鳴鳳以朝陽世路憂議
不聞知明庭待問不希鳴鳳以朝陽世路憂議
上効寒蟬而抱樹不為高岡之劇羽反避當道
之豺狼齒腐肉而怯大輒緩齋疏而急租免書
腐肉之齒利劍大輒大骨也齋疏句如下孟叩
所云不能三年之喪而細小功之察者也叩
聞似乎履虎折檻比于批鱗惟朝章暮疏以稱
綬譽契既堯晉跡於片紙之上而不及當世之

此段原
直諫之
師

四段論
諫臣與
直母系

得失是不若木其舌之為愈也。無乃所謂裕者乎。治蠱者言父子即所以言君臣。幹於初則終吉。幹於五則用譽。二戒其貞。三志其悔。微與焉。猶幹之也。裕蠱則吝矣。木其舌不言語意裕將日深。故往則見吝。初六幹父之蠱。厲終吉。三六幹父之蠱。小有悔。六故寧為殿上虎。諫不畏雷。四裕父之蠱。往見吝。母為轅下駒。寧為獨擊鵲。王素字仲儀。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常與母為宛頸鳥。寧同列奏事。上前目為獨擊鵲。母為宛頸鳥。寧為秋天鶚。母為涪葉蟬。寧介如石。母轉如九。寧許註虞精集卷六

商寧辭於虎視。博叢解見前。虎視者言欲取君意也。此桑雍釜鬻之私。不為掣排山倒海之勢。不為回持之如金石之堅。執之如四時之信。握之如太阿之銛。而賁育烏獲不敢割。守之如深淵之阻。而嬰兒牧豎無敢窺。劉敞無折角之懼。劉敞遷侍御。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敞正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敞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溫造動落寵作威福。求舉紙奏之。彰伏不敢言。溫造動落膽之。史溫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夢蔡州城擒元清未。不顧爭引之患。嘗心動。今日膽落。溫御史矣。不諱羽孽之陳。可否在心。負蠅矢而不懼。進退在手。蹈虎尾而不辭。如富辰硬諫於周。士季反溜於晉。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不欲諱。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有日帝者。諫也。令官伍失亂。小人詣進財貨。公行政。諫出化日損。是帝不欲諱乎。帝怒下雲獄死。諫出遊以止乘輿。給弱馬以規西河之田。甚者以解衣赴而秦帝露威。解衣茅焦事。因秦始皇還太人焦解衣直趨就烹。願足天。以輿視投而天元賜食。天元時以棺木隨身而。此皆非公正不發。諫天元反賜之以食。

此說雖
忠臣
異不固
拒諫而
忠諫

憤諫之最難者也。雖其飢餓不媚乾稿無華總
所謂諫舌切切上磨帝關者也。縱君不吾聽而
吾盡吾心。朝陽之鳳不愈於立仗之馬乎。龍鱗
之櫻不勝於轅下之駒乎。鶴鳴之和其視木鴈
之瘖嘿又何如乎。必使孤鳳凰條爾一鳴頓驚
羣聽。飛龍馬為之增氣矧在班行乎。以此握血
抽誠。據胸見察。何計其羣耳。舉聞沃石不入。博
風不省乎。如洛陽厚斂之書。豈愛人主不必聽
而弗陳。淮蔡定亂之師。豈憚朝論不必聞而弗
言。註虞精集卷六
毛
議晏嬰之論徒赤誰直刺丘據之心朱雲之劍
空丹孰與斬侯臣之首。齊梁丘據以逢君為依
公登道臺日惟據與我一和晏子對曰據一
也焉得為和漢朱雲請賜上方劍斬侯臣頭帝
問為誰曰安使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救矣
昌侯張禹使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救矣
惻淵深而龍怒左騷必不出矣昔有駕東過河
深淵御者直入料龍然後左騷若此豈危邦無
封駁闇主無諫臣乎。豈嚴主皆剖心醢罰能箝
口乎。獨不知人臣進日致身退日乞骸明此身
非臣有也。矧不能以去就生死爭國家關失相

此說雖
忠臣
異不固
拒諫而
忠諫

與比容為悅。竄端匿迹立公于私倚邪于正。是
史臣也不過苟賴其榮。是為尸利不匡其失。宜
及墨刑可無懼乎。與臣與諫同孔子曰近而不
其刑墨刑見伊訓後世若仲郢諫望之臺
君加墨刑見伊訓後世若仲郢諫望之臺
世長斥披香之殿。漢武帝足方士築臺望仙柳
蘇世長侍晏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揚普
帝作耶高祖良久曰卿豈不知是殿雕麗非揚普
惠受職世欣諫議之得君詔書已下人美松桂
之不敗後漢張普惠并諫議王登曰不喜君得
張諫議詩云鶴鳴得路爭禁闔鴉班思存三年
先肅松桂凌霜黃後羽
毛
之葉三年諫草法筵龍象當急一義之觀龍象
希哲除石司諫蘇軾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
其力大木行中惟龍力大比之龍象亦庶乎得諫
惟象力大故負荷大法比之龍象亦庶乎得諫
臣體矣然必鳴和真同鶴子庶乎誠可及豚魚
若一體而兩心將九闕其萬里在軒墀且不相
喻即宇宙何由自通信乎諫君有本焉必吾之
心方澄夫鷄鳴平旦之時而君已默動于穆清
之上吾之志方端于幾微渺忽之頃而君已昭
察于黼黻之間吾之精神方洗滌左右承弼之

餘而君已乎契于不言之表故君以吾為師保
 吾以屋漏為師保懼其有愧于屋漏而不足以
 對吾君君以吾為輔翼吾以余影為輔翼懼其
 有慙于余影不足以承吾君夫修意嚴于折檻
 滌慮烈于剖心厲志在于請劍上盟諸冠綬下
 盟諸帝鳥願共矢於交戟下矣交戟天子陛前
 日交戟劉向曰今侯臣斯謂真諫臣乎何裕疊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下耶雖然泄治諫陳而被殺曹羈諫曹而去國春
 秋言兩人雖俱賢而羈合禮殺身傳負羈直諫
 計註虞精集卷六
 不難遂去國不遂殺身二臣均為賢臣均為異
 姓之臣去國者亦得孟子反覆諫之不聽則去
 意所以謂是又進諫之的也

徐自漢評 宋史云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
 石此文慷慨披握足步前芳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

郢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 周伯明 更生 著

臨川 徐奮鵬 自溟 評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書林 鄭大經 道常 梓

屈軼篇

史紀三五時如煉石補天十日並出騎龍升天

計註虞精集卷七

之類識者多辨其杳冥拂經獨黃帝時草名屈軼生于庭佞人入輒指史稱其與鳳凰麒麟同
 一祥符余獨未解其旨試稽維時治稱綦隆君
 號神聖植華平於春囿豐朱草於中唐芻為禾
 矣莫紀刻矣呈材梗楠芟夷蕘蕭矣雖有大奸
 侯敢頓足於其間哉如佞人充斥朝堂君也迷
 惑無以照奸必待屈軼而後辨是詰后金鏡不
 懸反不若草木有知令屈軼不指則奸究叢生
 於聖世根蒂盤結於清時化荃變茅而莫詰樹

二段雙
擒辨結
有新開
直入之
雄

三
如泰號
照肥然

四段百
尺竿頭
更進一步

穀累樞而不知其誰能說之將謂指其外廓倭
歟則耳目口鼻猶人言語聲音猶人彼先知屈
軼必指朝野不容必百計衣飾揜護反端人所
不及又安得指耶可偶一指之又安得槩指耶
將謂指其內肩倭耶則肝鬲密秘貌泰而心越
質烏而聲鵲處暗冀掩其盲並坐不知其覺腹
誹心異鬼神莫剖又烏得而指之耶且屈軼所
指必非宣吐言詞發憤氣色令人知其忠某
也倭不過枝柯條葉向背間耳若以指者為倭
許莊虞精集本卷七
烏知不指忠為倭耶若忠倭羣趨並入烏能獨
舉倭者指之獨遺忠者不指耶倭者既指忠者
不指則彈糾之司不必設銓衡之官不必置明
試敷奏之典不必建若君若相陰拱於紫極青
槐之上只聽命一草所向拔茅連茹真才輩出
矣令倭者創懲其見指潔雪前非化倭為忠欲
為朝家効犬馬力又恐心迹未白仍為屈軼所
指縮朒不敢進荃宰又襲執其夙昔所指一切
屏斥不少優容間有晚蓋之士將老於巖牖何

五段洞
徹深蘊

六段推
極收結
如車然
在山前

足相應
開發更
無剩意

能拔畏途耀光明耶予以為史氏用意微矣蓋
曰屈軼感帝心生之也當時鑒俊別奸辨於蒼
素顯忠抑邪分於玉石以故精神鼓盪瑞草生
階讒倭之徒見現曰消若或指之逮虞廷明目
達聰四凶屏跡是耳目中便是屈軼三代鄉舉
里選登司徒者不濫及惡德是黨庠當宁中便
是屈軼史氏盖有味其言之也輒近君心不聰
蘊崇弱植假托神叢俯仰晨昏瞻桂殿而竦躬
陪蘭檻而高盼趨承願指探求恩色遷蘭變鮑
許莊虞精集本卷七
久而彌信至醜迹彰聞春寵猶故豈惟屈軼不
能指即葵傾芹曝之士思以杞包瓜奠主于籍
茅係國於苞桑出忠舌以指其倭反被其荆刺
受其蘭鋤多矣此蒼蔚朝濟國風唏景施盈室
楚騷悲然後知屈軼應聖世而出其為瑞也固
宜
程新都評 議論獨空千古解駁可雄萬夫
湯季雲評 詳開先 鑒空生議悉前人未剖
之譚數轉見解獨到且關係用人至計字

三段舉
必心鏡
明而後
可以知

毛哲而棟任之哉如夏鼎陳而幽昧莫逃毫髮
秦鏡懸照人有鏡能而妍媸如見肝膽王長史
有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此之謂乎故有鏡心
而後可以明已有珠昧而後可以明人鏡心明
則情臆意無所逸其形珠昧明則深抱孤踪
無所遺其照其所以知人者自與木心無鏡蓬
垢無珠者別也故騏驥長鳴惟伯樂昭其能盧
狗悲號惟韓國知其才如伯柳達警人解狐薦
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韓詩
評註虞精集卷七
評註虞精集卷七
息禽息秦之大夫為萬里奚不見納穆公出
息將頭擊車上腦裂乃曰臣生無益於國不如
死也穆公悟用百非其知之真者而有是乎是
不陳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
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故立政有
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克知者知
之迪也灼見者見之確也書註克知灼見皆曰
諄面也三宅謂居常伯常在準人之位是已授
諄之位故曰克知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
是未任以事故曰灼見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有
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有
白駒維於空谷干旄賁於在浚明農保予之思

也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欲留賢而維其
言大夫出郊造賢者之廬引二詩見書所云周
公告老欲歸田明農而成王留之曰保予冲子
之意二詩出其真知者以官人如畫仰泰山不假
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龍燭之明上焉如姬
伯渭陽之獵失熊羆而獲人者卓矣天焉如遇
窺牆以釋縛窺牆釋縛說苑曰下蔡威公閉門
國將必亡也窺牆聞其言遂舉族之楚居數年
楚來伐蔡窺牆為司馬見威公縛在虜中乃薦
於楚王遂解其逢適楚以軾車者適楚軾車說
使至楚公子哲曰取問上客何之伯玉為之軾
車子哲曰吾聞上士托色中士托辭下士托財
評註虞精集卷七
評註虞精集卷七
日謹受命入見楚王言士王曰何國多士對曰
伍子胥生於楚外之吳苗裔黃生於楚之晉
今臣來逢公子哲在濮水又不知將何適知之
也楚王遂發車追逐之公子哲遂重於楚知
於不言之中也又次焉得三士以佐邦三士佐
好獵大夫諫其耽于樂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
其榛藪刺虎豹者吾知其勇其攫搏兕者吾知
其勁有力其罷田分其所得者吾知請一老而
作相者一老作相齊宣王出遊於社山父老勞
桐謝呂丘先生不拜且曰願大王選吏平法度
臣得壽焉無擾煩百姓臣得富焉令少徵長
徵老臣得貴焉無賜田不租則倉廩虛無徭役
則官府無便非敢望也齊王曰善請先生作相
知之於邂逅之頃也下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

千里深觀興廢妙識人英此明哲之君何有於
壅蔽之累俊乂之臣何抱乎後臣之悲高譚必
有與陳發義必有與展駟駟何垂耳於桐牧抱
朴何拭泣於楚庭哉雖然豪傑猶龍也寸雲尺
霧澍雨百里尚矣若元平劉秩其土龍乎又有
毒龍乎其怒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歡李密
輩非與好龍不得真則毒龍可慮矣此襟期之
士與羶悅之夫不得不慎其巧拙之辨也

四段結
以人品

許詩虞精集卷七

人

精鑒篇

世欲知人者如挹潮汐之池者挹鄭也潮無以
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不足知其遠近必有鑑
空之識超出於人情世態之外獨得其真者在
焉蓋美玉蘊於砥硯凡人視之帙焉良工砥之
然後知其為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樸庸人視之
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為輪也非有真識烏
得真情則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濫吹齊王
三百人每齊吹共食有南郭生素不能竿混在
衆人中吹之以微絲食王子立令其各吹不許
許詩虞精集卷七
合竿相混南郭生遂逃法溜混流者
水易口牙善知味能辨二水不同
衆矣能有如古之百揆可宅桑扈不必移玄圭
可錫八載不難需阿衡之左右可聘則鼎俎非
汚桐宮非逆霖雨舟楫可托版築之夫非賤篤
柴桔居可毘金滕之親非驪未試獨賞其功已
往猶原其知琬琰之璞未剖而定光時之價騏
驥之足未攄而信絕影之功知之最真者也研
其明哲思其所難則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
衆聽成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師曠字此賢

初段以
知人歸
於識鑒

大段論
有識鑒
者方能
知人

三以論
飾仍者
自露本

四段論
直情未
得外述
易脫

者無腐知之恨不肖無過情之稱者也不然盤
辟介紹之間麟齡有所不事睹睫者謂厚也觸
以虛舟擊以飄瓦切齒之狀莊子云虛舟相觸
雖福心之人不怒為此意則伎僕有所不用見迹
者謂容也較而后動慮而后言周章有所不形
望表者謂暇也端委縉紳容容于干矛戟有所
不施察影者謂洪也乃其真者畢露則向之為
厚為容為洪且暇者皆化之為網罟矣莊子牛
名觸國一名蠻國與兵戰必如因寬而墜地而

許註虞精集本卷七
陸地宋庠入朝奏事因東帝寬誤陸文書不顧
仁宗呼內侍拾而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
卜宋公有安寢而棄金魏公琦領四路招討駐
大臣度安夜被刺客塞公帷帳公問為誰曰某來殺
諫議公曰汝攜余舍去對曰某不忍願得金帶
足矣遂取帶而出次因試而知四兒之所就
日城牆上得帶納之因試而知四兒之所就
所就呂夷簡既相有四子名公著公弼公奭公
孺皆少公與夫人語曰兒他日皆繫金但未知
誰作相吾將驗之夫人令小鬟擊寶器貯茶故
使碎之三子皆失聲走入告夫人獨公著凝然
不動公謂夫人曰此斯得情之真者也令其真
兄必作相後果然斯得情之真者也令其真
者未得是斷蛟不試即驟冶不能識劍七札不
穿即養由基不能知弓康莊不驕即伯樂不能

以空良不觀神龍之躍何惑角于修蛇未瞻鳴
鳳之翔奚眩冠于狂鳥故睹在冶之金饕餮可
以為夷由過珠澤入銅山而後知饕餮之為貪
饕餮至貪者睹金在冶中火熱難取故可為伯
夷許由之清饕餮音叨貪財也饕音帖貪食也
當却馬之世綺繻可以為韓白鑿凶門建靈姑
而後知綺繻之為庸也却馬之世非戰爭之時
之千亦可為韓信白起之勇兵為凶器凡出兵
時必鑿開凶門而出靈姑統率三軍大旗也
按覆孟之籍而佐明主伴食可以為伊周植遺
腹當帖危而後知伴食之為鄙也安不搖之意

許註虞精集本卷七
唐虞慎短於才在政覈已然之成敗朱愚可
府人以為伴食中書覈已然之成敗朱愚可
以為蔡墨鑒百里侯百世而後知朱愚之為愚
也朱愚專愚也蔡墨大夫名蓋醜貌悴容莫藉
鑒於淄水驚足蹇步終取躓于鹽車可以一言
偶合併信素履乎一節偶奇併信生平乎或有
贊以潔白而充以污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
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豈前後分兩人哉蓋厚
概者無薄詞而薄人有厚色淺情者無深議而
深衷者有淺容令人或以正卯為元凱以莽操

五段集
不知人
者之所

爲旦文以曲裾壯貌爲奇士江充爲漢武帝初召見衣單衣曲裾
 容貌甚壯帝曰雖有犀鏡猶懼烟紛也母惑乎
 燕趙固多奇士以房琯之才委任劉李以康侯之賢力薦會之
 豈非偽買亂屢情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汙羣
 乎夫是輪困飾萬乘遽條充下陳膏夫蒙辨口
 之知王成漏僞增之罰阿大夫可封馬服君之
 子可將馬服君史記趙惠文王以趙者有功賜爵號馬服君言能服馭馬也其子趙括
 徒能讀父書非良眼之青白可擅榮枯口之雌
 將材趙用之而敗黃可埒斧鉞幾何不澤麋蒙雕虎之稱鼠腊冒
 詐詐虞精集卷七

連城之價濮上與雲門合奏燕石與碧盧並陳
 齊竿溷於韶夏魚目厠乎隋侯並茅絲以爲索
 維崑蔬於靡蒸甚至如直生取疑於盜金伯魚
 被名於不義第五倫字伯魚三妻孤女世人皆稱其笱父翁餘桃之悔
 爲啜竊鐵之狂爲肖市虎成于三夫曾杆投干
 屢至習聞習見者大聖被誚于東家創睹駭見
 者遼豕見奇夫白駒朱浮諫彭寵書曰人稱以遼豕見奇夫白駒
 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以又甚者
 言呼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豕也
 扶天之德不能蔽纖芥之疎一日之違可以沒

米段以
既知之
字方成
其真知

千載之績是皆執淺明而不見深理滯近才而
 不睹遠功豈識功在身外任出才表乎非所以
 章瓌璋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然知之真者
 必本於心之孚也後世若羊裘可訪嗟用詘而
 禮伸人鏡徒憐訝始隆而終替皆貌知而心不
 孚也孚之繇曰鶴鳴子和中心願也鳴不由中
 時其和之相應以心合而成孚此真知人也

評註虞精集卷七

七

初段以
虛華二
語敵小
人文飾
之由

大段論
虛飾者
易以敗
露

三段極
狀其文
飾之態

辨奸篇

小人上增國垢下招私讎材巧而行穢者何也以其虛華盛而忠信微也刻薄稠而純篤稀也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焚衆心不可假則膏之於形似跡不可假則閉之以神情譬如畫者含狗馬而畫鬼魅懼狗馬之易識也歌者含白雪而歌下里懼白雪之難工也趨世路不啻甘飴蔽形迹若將湮湎窒隙而蹈瑕見長而露短塗百出而百岐絲五入而五變

評註虞精集卷七

十四

肝膽成乎水火白日禿乎魍魎倭之見倭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大凡偽善爲倭倭指納之見倭謂惠公入而不予也詐謂泰以許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許惠公入而背之喪賂泰不得理所必然無足恠也獨不思方軌易其賂也險塗難御乎想其虛而飾實者性天不韻才地無奇其中若敗絮其實若羊質其用若敝帚其事業若刻脂而鑊冰爲錦囊之盛衲爲狗尾之續貂其心泥塗也而口可以清風朝墻間也而暮可以首陽終身便嬖也而一時可以龍比

四段指
任事特
狀益顯
飾詐者

評註虞精集卷七

十五

正直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于陸而發朝于川也何異敗葉止啼空券償責可謂信乎如櫻金粧佛攘鷄賽神可謂誠乎又以形影爲丹青以絲綸爲射覆可謂真乎如設以長封之壘禿於無人之境可謂實乎不過荏情之中人卷婁之間有轆裂焉非必睇目慶氏之車也夢覺之頃有湯火焉非必失色焦生之鼎也及其任事也揜敗以爲功張細以爲大匿瑕以見瑜赴機而生慧付之以重或怒臂而不敢前籍之

五段指
處人情
狀盡見
詳評者
搜探

未段列
指傳許
皆好者
終爲必
欺

以權又負竭而莫可櫻居之以厚或營窟而不
忍前課之以能又乘軒而無所用索之尋常尺
度之內方且猖狂而謬爲奇試之因應變化之
途又且紕繆而苟爲故議之時臯詵在庭如赴
敵之兵任之時築室在事如處女之守智不能
以衛其足而柔伏則工欲不足以望其腹而爲
墨則饒且其物情無冀其體悉而修却則譎汪
度無冀其將順而逢怒則巧又或競虺闖爲才
雄慕蹶張爲果敢燕雀近焉自伸豪舉刀錐未
詳註虞精集卷七
用妄肆矜夸苛於求人而提躬則略勇於持論
而課績則疎遂扼腕恣睢罵凌詬許駕說可以
市尊負舟可以赴壑卒使見狐而詫爲虎遇蛇
而登爲神爲吹竿削棘者爲矯車假旂者僭晉
威者按衛侯之腕倚漢勢者沒太子之車藉楚
權者戮宋公之僕孔光之庭諫谷永之攻主過
訓注之指治平棲楚之碎首玉階無溫太真之
忠計而徒爲錢鳳之擊晉記王敦以溫太真爲
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
外飾讓錢鳳敦之腹心覺此意而未言於敦嶠而
知將向已因敦公坐強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板

擊鳳言遂即懸斗如姜探囊若錯姜維後爲吳
所殺裂其腹
有膽大如斗又云李瞻竟何補國家之毫末哉
事見錯人號爲智囊
中孚卦上九曰翰音登于天貞凶漢史亦云朱
博翰音解者曰名非而實不從之謂朱博漢京
相臨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李尋尋曰
此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爲衆所惑空名得進
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
不聽後博有罪自殺翰音大非登大之物虛名
遠播是謂翰音登于天故其隕也一跌而不復矣
此可謂文飾者戒也

徐自誤評 秦鏡高懸洞肝徹膽任覓兒百

詳註虞精集卷七

態當令雨粟時夜號之狀畢露痛快

初段論
民情實

民情篇

二段論
君民之

情相類
不可減
於民

夫陽舒陰慘，生民之大情，惟合憂離，品物之恒性，故剝柱刻漆，非木之性，拔鵲裂翠，非鳥之欲，促轡銜鑣，非馬之適，荷輓運重，非牛之樂，則民情所綦重可知矣。不體其情者，上不能為女夷之司和，為豐隆之時雨。春日花神名女夷，司和百花皆開，豐隆雲師又日雷。天又不能為寒谷之吹律，為漠陰之抱甕，烏有念及勞哉鴻鴈，急矣鮒魚耶？獨不知君以其權制民，用置為虎鼠，擁戴為蟻蜂，民固君爐

許莊虞精集卷七

治中之一蠅蠕耳，然民又以情制君，共嚮為玉旒，眾叛為瓦注，君第民方罽中之一奕棋耳，故我鸛鷖而驚之，彼亦鶴使而去之。鶴使衛懿公好鶴，食以大命，授甲於衆人，以禦狄人，皆答曰：胡不使鶴？我畜獸而窮之，彼亦鹿走而鉅之，我川防而監之，彼亦土崩而散之，豈可以其懦弱也可玩，其顯闇也可欺，其誘東西委如鶩也可籠，其剪刈蹴踏之不敢印首抗也，可權使而威劫，則亦不恤其情甚矣，不觀諸書曰：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

三段論
民情切望仁

二段論
君民之

情相類
不可減
於民

小人難保，天畏棗忱，棗輔也，忱誠也，言上天可畏，惟誠則輔之，否則離矣，見書康誥。夫保民而難於格天，此天下大可畏而伏於不足畏之中，加以堂下百里，而日不聞階前千里，而月不聞門外萬里，而歲不聞矧甲民而視尊君夢之日，擬之龍，望之天帝，衛靈公龍彌子瑕見龍，君為見君靈公怒曰：吾聞夢見君者夢見日，今日見龍，君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並照天下，一物不能蔽若龍前之人，楊焉微獨君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有楊於君也。也。一命之吏，擁漢儀踞其上，桁楊呵衛，愕若鬼神，一言慰藉，感激欲死，何況人主肯體悉民情

許莊虞精集卷七

乎惜乎朝廷德意，任官府文書，而不被於赤子之身，守令循良，在臺使薦牘，而不採於閭閻之下，烏有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孺棲之寒女乎？徒室於嘆塗於議，甚非君之上懼任天下欣施厚之道也。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王難得見如天帝上懼任間有為國天命之重，下惟樂施厚澤於民也。恤民之士，繪耨勒誨，援古證今，為民講命曰：吾危吾官，民危危命，以一官博萬命，吾甘之昔汲長孺不恤其身，以活長安之令，漢武帝發長安車二萬乘迎匈奴。

此段即
不恤民
者不知
民生之
苦所以
必也

許註虞精集卷七

三

奴來降令乏錢從民費民多匿馬不具上欲新
令及黜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民乃肯出馬帝
釋陸功高寧燬其家以保吳下之民幸矣晉蘇
征將至吳密令闔門放火以示威陸遇知之謂
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謂從我
家始峻遂止然苦口易厭逆耳難收惟見龍有
鱗而馬有斥矣孰計室產棘而釜產蛙乎龍有
言為民請命之難者以進言難也
室產棘則則隨民輟轉流離矣有剝下媚上
者率甘美灰之快心有抗旨庇民者益惡芳蘭
之當戶美灰所以滋毒芳蘭雖美但當戶有碍
惡而去之四句言君多快心於剝斥辱且至矧
民婦已者不樂於忤旨為民者

能居位為民計哉而君廷縱情娛樂彼烏知層
巒聳翠高懸赤子之愁飛閣流丹下淋蒼生之
淚且刑餘銜憲漁已及于三家霄小磨牙虎彌
增其兩翼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之烈威二月
賣絲肉雖剝而奚補三星在雷毛安傳而不存
公私之軸已空烟炊半絕水旱之災頻告墟落
成嗟民惟殯首與歌悵茗華之難久天枝寫怨
美長楚之無知
殯首詩言饑饉之時百物消耗
取魚魚亦鮮少惟見天上三星照在雷中不斂
也詩茗之花其花易落詩云照有長楚阿離其

此即聖
王能恤
其民且
風于有
位

許註虞精集卷七

三

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以人有知不
堪催科煩擾不知長楚無知之物也木食草
餐莫問鵠形之狀命懸骨立疇憐虎口之殘凡
以外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好殫物以窮
寵忽下叛而生憂吾恐象齒焚身股民祇以自
削鳥窮思啄盡下適以虧盈必至穫薪莫載爭
弄潢池之兵號澤成羣誰解腰間之犢乎民既
不樂有生又何樂有君哉此公聚朽蠹而三老
凍餒嬰以此上齊之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寵
盼以此知晉之敗
公聚內帑也朽蠹積而無用
三老上壽中壽下壽也女富

蓋寵總是女寵盛於後宮齊晉皆剝民脂以充
此兩者此晏嬰與羊舌肸所以倦於告君也
豈非有見夫危民易動必殺其怒勞民易仁必
慰其心而後可乎夫惟明王之世襲茵重裘而
視裸體有毀裂之膚茵裘能自煖否陳鍾伐鼓
而視階下有向隅之泣鍾鼓能自適否朽貫紅
粟而視閭閻有未充之腹粟貫能自積否維時
誦王志于揮人以巡天下美公侯卿士登自東
除詢民隱而除其情
揮人巡天下之官誦王志
進公侯卿士登自東階以講人
或不得其所若
明玉志且下詢民之疾苦

已納之於隍，賚皇僚，逮輿臺，日月會于龍甍。

冬月敢無德于人，而求用于人乎？因休力以息

勤奉觴豆於國叟，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

民。奉觴豆句是行刑飲禮教及皇祗發生之始

后王布和之辰。皇祗發生正東作之始則進人

也。則烝人於農桑，勸之以勿怠，俾萬類奸貪失

氣，萬垓愁苦伸眉，皆所以善體民情也。而民始

起色矣。當是之時，君視朱提雖貴，不易蒼赤之

髮膚，白選縱珍，登膳墳墟之米谷，令四野積有

許註虞精集卷七

京坻則寧，朔九真自在，令百室空其杆軸，即瓊

林洛口何為。朱提山出銀故以朱提為銀名自

唐時入貢瓊林唐德宗于行宮簾下貯諸道貢

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洛口倉隋時粟最多李

密開洛口倉以賑貧民盜是以六合之內八玄

之外莫不仰皇慈霞洽慕聖渥天浮遐邇一體

中外禔福不亦康乎。然其要在簡其庶位，務稱

其職，自能令勤喚厥生，塗噫邑呼者。塗噫邑呼

之羣於芟牧之中不剝割乎黎萌是以咸寄以

命也。蓋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

末民情
其如易
之觀我
生觀我
則情斯

憂其蠹，保民者除其害，恐財不賙，國澤不涸。

也。易觀九五曰：觀我生，觀民也。主之聖也。上九

曰：觀其生，志未平也。民之情也。有聖主察民情

于上，而在位者又能仰九乾所寄，問路叟所憂

母，涸為鮒，母勞為漁，母財盡為反皮之負，母力

竭為東野之御。涸鮒魚莊子取譬聖濟之切

屬東野子之御也反皮負薪勢必疲瘁毛將安

御解見前俾主澤之下流，恤民事之勞疚，下

奉上施，早高理睦。下承奉上人所施至於卑宜

平德揚恩，溥物不得其所也。後世若懸弧竹

堂之歌曰：懸弧竹堂之歌日月光大兮，無不曜

江左一隅兮，還未照亦庶乎觀我生，觀民者也

能以光大之心，悉未照之情，則得矣。

徐自誥評 譚甘苦利病意飢詞麗言言中

窾

初段以君仁民出於不忍其心

次段論其心一被即上下隔絕

三段論不忍人之心

仁民篇

爲君者念天之視聽在民思民之饑溺由已蓋他山之圯可通於鍾鳥得而遠視之無情之草可飛爲螢鳥得以頑視之而況民吾同胞欲不洒罪人之泣而潸然不寧欲不恥溝中之納而惘然悼念欲不憫一民之顛連而剝然剥膚得乎若障之以塵情則父子可異庾藏兄弟可分甘苦則視民與我自分疎迤此不憐恻草便可與戎生隔髮乾坤可毀不忍愛恻草即是殘忍之心故曰便可與

許註虞精集卷七

五

戎天地生之理于吾心若間隔一髮之微則養生之機絕斷故曰乾坤可毀四句大意不培養一點不忍之心則將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關係至大所失匪小將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鼓吹酷吏以敲朴百姓血髓之竭囊篋之充也譬之一部肉鼓吹也勢必將本有念頭錮之水陸之搜朵順之快也勢必將本有念頭錮之一腔則痛癢僅周乎膚革比之親暱則惠愛不越於閨門扁之州里疆域則共覆含生之類必有滲漉所不該此無他民欲君欲判而爲兩故也惟哲后則不然能以深宮而見葦屋不因逆耳而廢轉圓縮遠地收如環堵無煩神悟之珠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千里聚在目前張詠爲相有遺忘處玩味頓悟名爲記事珠推寸心照及逃亡不啻光明之燭聶夷中詩曰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野泣隅悲如在輦飛之下攘肌剝骨宛在目擊之中軫及蓬嵬雕琢陸離罷其役洞及瘡疥鵠鵲星馳寢其征蓋土室而居謂之蓬嵬瘡疥寒天支體凍裂鵠鵲乃女子首飾惠帝時多男寵郎中官皆服此傳脂粉哀及菜色房蒸百邊咽其喉悲及窮子衛袖姨施節其娛痛及析楊頭會箕歛省其苛析楊長人頸中若木之有析更施夷光西施兩夫人披也頭會因人而會計之因箕之用而歛之

許註虞精集卷七

五

撥禳者或虞戈鋌之侵儲蓋藏者或慮輓輸之竭欄倚玉於長霄東坡詞云一更山盛時獨軫流亡之懼燭燒銀於午夜展卷如聞號哭之聲務長羅九挺千寸心不止列八荒于四壁綸書照日聲聞欲絕之呼帝惠如春肉起將枯之骨普化日和風之德暢深山窮谷之情渙若南薰喚若鄒律邊氓扶續以如豫父老須臾而願聞真能服溫厚而知穿敝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嘯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髮膚失

四段論
有不忍
人之不
斯有不
政必人

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故世有懸壺
霄帝飛埃晝舉之苦則爲之飲醇而賜醪世有
驚黑塚瘞木蔽之狀則爲之輟屨而拂裾世有
三木七市飛花落葉之憎則爲之泣網而解懸
世有築怨築愁力疲脛折賦魚察豚推膏瀝髓
之悲則爲之緩二而用一世有登巢以居琢蠹
以食則爲之開其肥瘠恒其泔魁山屯海梗必
亟馴之川防之口必亟宣之向隅之夫必亟撫
之柔暢協乎春風溫煥倖於冬日是以上無滿
許註康精集卷七
堂之念斯民有家給之饒必上有窮澤生流之
心斯下有枯木發榮之態上有表裏悅穆之恩
斯下有鱗集仰流之美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
人不樂窮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
畧因教祝以懷民感漁者之獻余悟楚國之恤
寡大乙湯也指解網德及禽獸事楚人有獻魚
故來獻也王曰庖有肥肉民有饒色漁者知之
其以喻寡人於是遣使恒綏寡故漁者獻余楚
國賴方且實陂池而勿禁方且虛官館而勿切
土事不飾木功不雕衍涓涓之流沛汪羊之勢

宋段論
君心誠
仁有本

培生生之脉回飽滿之春民且如燂鷄之出湯
如困魚之值水母施惠如出責出責債人人情
上之施惠於下惟垂意於至寧俾天下密如也
安可如出責耶惟垂意於至寧俾天下密如也
然君心仁不仁之分亦誠與僞之判也是故扶
杖往聽何文帝之詔獨令人喜彼其恭儉養民
信在言前者已深一錢不識何德宗之詔獨令
人怒彼其黷貨自專惠心不孚者已久故爲君
者必真有愛民之實心則窮簷有慶蒙煦潤于
日麗春溫盛藻忽頒散融和于單門懸薄使至
許註康精集卷七
者勸叛者慕格志協衷頌聲交作况懷之以典
言歸之以惠本則疏迷不蔽于宵爽闇昧盡擢
于光明斯真能仁民也豈與黷貨自專者同日
道哉
徐自漢評 不憐窓草數語名言可嚼各段
鑽心刺骨有鄭監門風度

邊事篇

初服險
李世多
忽遠防

大段列
邊境
亦之狀

昔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洎周宣哲王，而北難
儼然，自兵農既剖，並邊倍瘁于中原，上下情懸，
廣厦易忘于絕漠，王庭頓掃，漠南之膏血堪憐，
胡馬不嘶漢室之威稜，亦殫晉氏失計于求好，
神州永染腥羶，石氏錯畫于借資，燕雲久離天
日，加以無金城之方略，又將致玉宇之流離，廩
美粟，帑美錢，誰念溝中鬼瘠，服重裘，居重屋，不
管塞外士寒，視中國鄙食，寓望之區，若弦括參
許註虞精集卷七
夫
辰之隔，歷數邊境之酸楚，益知將卒之苦辛，草
未素而先凋，木既煩而後綠，想依依之柳色，先
懸情於渴饑，聽交交之鳥聲，美安集於桑榆，灌
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未幾遲日逝焉，倏
忽火朝靄矣，飛霜迎節，高風送秋，寒光照夫鐵
衣，朔氣傳夫金柝，時則商陰籠乎白日，太谷晦
于蒼烟，凡在邊庭懷土之儔，以及流宕百罹之
輩，孰慰還鄉之伴，誰嗟行路之難，孽子墜心孤
臣危睇，流波得無戀於舊浦，行雲寧無思於故

三既列
邊境
側之難

山盼。鴈山之參雲，望遼水之無極，少邊城之懊
氣，多關塞之寒風，瞻隴鴈之少飛，睨岱岑之寡
色，參雲言高也，無極言悲，黃英之朝落，悼望舒
之夕頽，黃英瑞草，上牛月一日開，一葉下牛月
也，雪無夏冬，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
而俱貞，憶路草以解顏，念庭樹以懷晤，冷月邊
笳起，六軍菜色，誰憐朔風胡馬嘶，萬竈寒烟可
念，陰山埋苦霧，於高壘，邊聚笳聲，交河照孤月
於連營，天橫劍氣，戎馬粟亦不暖，軍士水以為
許註虞精集卷七
夫
漿，人以爲漿，解李侯，煮木兼繼以析骸，量沙難
支於枵腹，恥壘莫續，誰恣飲河之賜，拊脾興嗟
獨殞，聽聲之淚，內地未提不繼，營中白粲時空
挾纊有如懷冰，重衾無復暖氣，饑餓在旦夕，恐
難因歸鴈以運糧，死生直須與不免，索涸魚于
市肆，木馬無臥龍之舌，誰令神輪，橋鳥非玉鐸
之風，難籌海運，魂飛起舞，辰鷄欲渡，漢關心計
轉迷，蝴蝶不成莊夢，堪念從軍之蕩子，深嘆在
彭之清人，地絕飛芻，家無半菽，自憐小人有母

轉予恤以司饗遙瞻陟岵無肝痛我辰之安在
神無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心與迴颺俱馳
情隨玄陰芟滯惆悵想秦山之勝涕漣洒劍外
之衣又遭藩棘飛蠅忽被地隍附蟻或恃延衰
四輔或窺鎖鑰三關或列障排天盡狐嶺鴈門
之勝或崇墉亘地峻狼奔逐突之防崇朝羽檄
交馳一旦軍書狎至鐵騎飲于瀚海羽毛拂于
狼胥旌霓指于蒼梧戈彗擁于驤冉兵車雷邁
冥火天聯禍弗悔於衽金謀或起於衷甲衷甲性理
許龍塵精集卷七
云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然談
笑而當衷甲之變甲在衣中曰衷甲
加以威懷
理二重以將帥慮殊蓋邊草未搖或紛紛而抵
掌及塞塵一警盡惴惴而奉頭酬士無金獨殞
無衣之淚量人有壑誰招胥井之魂野有委骸
路無歸轍胥井井之無水者輿喪車也溝壑枕旄倪之骨風
消萬竈晨烟室廬嘶葭苒之聲露冷千秋夜火
如漢兵屠三輔刈麥無人如唐虜潰兩河備炊
有姬二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漢武發三輔兵擊匈奴恒帝時童謡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後元加中菟反大爲民害益發甲兵麥多委棄不割婦人割而

萬狀枯稿千村。不亦慘乎。良可憫也。矧朝
不珍專閫。將不憐士卒。芙蓉帳裏。詎關青海之
愁。楊柳笛中。不度黃沙之煖。唐詩云。青海城頭。空有月黃沙。衣惟甲惡。飲或水餘。甲惡田贊本。王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對曰。又有惡于此者。王曰。可得聞耶。對曰。甲惡于此。對向新序。陸機苦行。曰。渴飲。嗟哉。長征之馬。少肥苦矣。久水漿饑待。零露餐。嗟哉。長征之馬。少肥苦矣。久戌之人。偏老。奈狼烟之易舉。何。鴈帛之難傳。誰憐。庚癸聒耳之呼。益動戊巳腐心之泣。古詩云。久戌人。

詩註虞精集卷七

偏老長征馬。少肥狼烟。以狼糞燒烟。直上雖風不斜。雖遠必見。鴈帛。蘇武事。庚癸是乞糴者。事庚米也。癸水也。民之起而計。雖歌風擊筑。非無米水也。戊巳。校尉官號也。

得士之思。如見月懷家。無有從軍之樂。念將軍分我虎竹。劍拂胡霜。痛戌士臥彼龍沙。身衣塞草。此所以推顏出塞。墜指履霜者也。詎知主將貴乎得人。兵食宜夫並濟。欲用兵而無餉。是無水而徒爲空甌之熬。不積餉而喜兵。是鑄鼓而立。盡升斗之潤。臨用兵而後處餉。如薪已燃而綆方汲。足糧餉而待用兵。猶水火既濟而貯用不

此段論
十字用
命威加
進隆

窮操此良苗，難以悉舉。如得一劉晏，則酌盈濟
虛，不難以積置為充溢。如有一裴度，則應變失
策，不難以積弱為必強。足食足兵，議安議攘，將
見烟生墟里，含飴鼓腹，起謳歌，漸看月滿關山。
投石超距，添氣色，守則共固，戰則同強。張拳効
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令明者卒畢其力。
恩厚者士輕其生，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霧飛
晉水，則地靡嚴城。泰階六符，不照星河之地，元
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襲偽之首，既奔竄於草
莽，誼虞精集卷七
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龍旗掣乎海雲，鵲
印摧夫邊月。張顯見鵲化圓石摧破之得金印
縣之印也李白詩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
木長風，咸有王師之氣。而又崇恩以綏前附，耀
武以臨後服。遂洗兵青海之外，洗兵六翰日武。
伐剋吉乎，日不吉將行之日，雨輻重車太公進
日是非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流濯甲兵也。
題刻石天山之前，報國取龍庭，日見捷書馳九
陞。圖形入麟閣，永看駿業揭千秋。誓書共證夫
三靈，斤埃相安夫億載。此揚威異域，隆碣可鐫。

未段論
有通之
君不遇
達對亦
功不貴

者也。雖然，欽五原，銘燕然。欽五原，漢宣時匈奴
原塞，順奉國珍，朝至元成，京三，世漢政，日索猶
數，欽塞朝，不絕銘燕然，桓帝漢政，始亂實，憲大
破匈奴，于稽落山，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登石銘功，而還。固不以增治，觀
夫棄斗壁，閉玉關，棄斗壁，武帝既取匈奴，河南
人斗壁，地名，光武閉地，策朔方，亦棄斗壁，以于胡
王關，以絕西域，朝貢，又不以貶烈，惟蒼旄，旄啓鑒
與風同解，雨俱馳，蒼旄，句言君心，照臨所及也。
言風聲德，必紫綈，單醇，漸石並飛，鴻在宥，紫綈
青澤，下於民也。詩云：漸漸之石，皆將，神苦征之
詞也。詩云：鴻鴈于飛，哀鴻嗷嗷，周宣王，安集流
民之詞也。在宥二字，註云：已無為而任物之自
為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
許誼虞精集卷七
幸
遷其德也。如紫貂，頒蜀，將三巴，積雪盡消，若白
緇，貯封，卽九塞，胡塵頓釋，一念而春，回萬壑，片
言而澤，遍八埏。若公權賜衣之詩，寫君恩難報
之美。公權，唐書曰：柳公權，為學士，從上幸未央
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奉賀，上曰：單賀
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
衣，上大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馬。朗白曰：於
扶桑之東，曙氣全鎖，朔夜吐明月，於瀛洲之半。
霄析不入邊愁，是遠略不勤，邊鄙無悚。明王有
道，守在四夷。若夫鳴劍馳夫伊吾，至於封泥貯

乎姑衍東漢臧宮馬武之徒鳴劍抵掌馳志伊
夷方之吾之北封泥以九泥封函谷關事姑衍
遠者不可耕而食雞肋見涉不過石田得而無補雞肋食而何裨世篇總言無益於事也烏有成謀乎無言邊計
矣

徐自溟評 詩孔棘我圉具贅卒荒模寫兩
語如畫

評註虞精集

卷七

初設論
屯為用
兵要務
宜復屯
以養兵

兵屯篇
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穀歲而無損餉夫兵
不自為食終不可養也食不自為備終不可足
也法不自為行終不可舉也然其廢也非一日
之積則其復也貴決而有漸其成也非一世之
利則其修之也貴實而有恒彼屯政之壞人知
其害明知而明故仍之是敝非為人害而人自
害之管子所謂人凶也開荒之說人知其利明
知而明故止之是地為人利而人遺其利管子
評註虞精集卷七
所謂土滿也人凶則食非養兵土滿則兵無仰
食均受其敝者也詎知屯田于無事則耕之所
入即餉也不必更籍于農為也徵發于有事則
屯田之卒即兵也又不必召募為也農資兵兵
籍農而其利溥者兵農合也民無憂轉餉兵亦
無憂枵腹者名分而實不分也故有可屯之軍
而無田者則計丁以及田有可屯之田而無軍
者則勾亡以補軍在腹裏之地則當以開為屯
在邊塞之地則當以屯為開在屯與開未成之

二設論
虞要便
宜之策

先○則○當○先○積○以○資○屯○開○之○衆○在○屯○與○開○既○成○之○
後○則○又○當○因○屯○以○減○積○穀○之○數○不○然○齊○桓○之○賜○
食○未○必○遍○於○國○中○則○魏○博○之○歡○聲○難○復○興○於○來○
歲○至○於○有○客○兵○者○則○以○兵○守○扞○而○軍○耕○其○無○客○
兵○者○則○抽○其○壯○者○守○扞○而○以○單○弱○耕○其○先○制○可○
採○者○則○漢○人○墾○棄○地○之○法○宋○人○民○屯○之○法○而○參○
以○唐○人○土○著○之○論○元○人○海○口○之○論○斯○地○無○遺○利○
而○兵○無○轉○餉○矣○宋○天○禧○中○以○江○淮○兩○浙○屯○田○與○
民○分○理○築○室○居○之○準○之○以○與○民○畊○而○荒○移○自○集○

利○多○植○榆○柳○以○爲○遮○護○數○年○之○後○溝○洫○坎○坑○木○
弱○茂○盛○取○水○以○溉○田○畝○取○木○以○供○爨○燎○虜○騎○自○
難○以○長○驅○虜○射○亦○難○以○及○遠○但○初○開○墾○之○時○恐○
狄○虜○多○以○相○擾○第○此○時○在○朝○廷○以○犒○賞○之○資○養○
兵○之○費○充○開○屯○之○用○加○以○戰○守○之○將○得○人○據○險○
隘○要○使○畊○者○不○憂○其○害○此○漢○宣○所○以○慮○趙○充○國○
計○之○難○行○也○惟○充○國○老○成○持○重○便○宜○策○上○庸○功○
旋○奏○爲○古○今○禦○虜○之○上○策○也○其○在○中○土○之○屯○多○
以○皇○庄○接○壤○騷○于○管○庄○之○軍○校○軍○民○難○居○又○侵○
于○投○獻○之○奸○民○遂○至○尺○籍○淪○于○貴○戚○而○無○地○可○
畊○番○卒○役○于○私○門○而○無○人○爲○畊○則○宿○弊○尤○先○所○
宜○清○也○夫○屯○田○漁○于○豪○右○其○仗○在○吏○治○而○荒○野○
翳○于○草○萊○其○仗○在○人○力○仗○吏○治○莫○如○必○罰○仗○人○
力○莫○如○信○賞○必○罰○是○矣○而○又○懼○其○有○勾○稽○追○呼○
之○擾○以○爲○平○民○殃○也○則○莫○若○擇○而○付○之○良○有○司○
賞○信○是○矣○而○又○懼○其○靡○費○而○久○無○成○勞○也○則○莫○
若○簡○而○付○材○將○帥○夫○人○貪○利○之○心○不○勝○其○畏○罰○
好○逸○之○情○不○勝○其○慕○賞○此○賞○罰○者○尤○與○屯○之○急○

五段中
論軍屯
則得運
亦可議
行以補
不及

未段結
與屯之
所關至
重故其
利去其
害可以
無弊

務也。今屯籍湮沒不可驟復。如潘傑言汾陽蒲坂下河棄地皆可田。得穀歲可三百萬。與關中塿準前法行之。則墾土皆爲沃野。若沙磧無用之地。又不必論矣。屯旣舉而復議轉運。如劉晏知取予行賑救可法也。嚴赦令而四方委任士人不惜小費可法也。晏當日分吏督運。囊米載舟。江南之運積河陽。河陽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積入太倉。故粟一十萬石。緡錢十餘萬。真通權度數酌機濟困起一時之術矣。可倣而通之。也。此屯之有資於漕而漕又補屯之所不及者也。然國家議屯是足食足兵之良法。當稽其興廢之原。審其利害之勢。洞其始終之宜。蓋鹽興而屯興。鹽復而屯復。海運設而附海諸夷之防不可不固。夷防固而海運因之得通。兩者交爲之而交濟其利互失之而互受其害。至於土着之盡於兵者尤甚。以彼與諸邊款市名爲息兵。而陰以消中國英雄之氣。名爲節餉。而實以耗中國士馬之需。盡莫甚於此哉。故舉屯之利消

卷十

五

土着之盡此尤治兵之急務也

費無學評 兵興資屯用武長策前代舉行灼灼收效第舉於無事日易舉於有事日難人情難以慮始每盈庭聚訟輒舉輒廢徒靡國家之費無救緩急之需如篇中所論段段確石足佐借箸之畫非迂譚也以俟知已

評註虞精集卷之七

評註虞精集

五

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卷之

無錫圖

鄧中李維楨本寧父選

莆田 周伯明 更生 著

臨川 徐奮鵬 自溟 評

湯開遠 叔寧 校

男 周家賢 齊甫 註

書林 鄭大經 道常 梓

振濯篇

余羈旅古綬中嘗過廖伯禮名士齋頭譚藝移

詩註虞精集卷八

日伯禮曰我輩安拘擥蠹魚之林哉天鍾靈秀有岡高千仞流長萬里每欲振衣濯足其間是何境界心曠神怡此樂何極耶我人往造之何如余驩然問曰第言相距幾里許可擇日執鞭詣之伯禮曰噫嘻易言哉相距安有幾里造安可擇日耶是岡與流不可名狀狀其大較者屹立於塵土之表前後左右無凌夷跛倚之勢可仰不可攀可逡循進步不可躐躐徑進中之發源於蒙汪汪千頃靡測淺深云有能振衣濯足

以歸者即暗室尸居山立淵泉之體段自在即震撼波蕩喬岳清流之氣象益壯即高厚福澤鎮定活潑之精神不泯君奈何易言詣之余得所殊聞請竟其說曰吾本來者自整自潔烏用振濯自高自廣又烏用此千仞高萬里長耶伯禮曰君不聞孫子荆枕流漱石之說乎王濟難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子荆曰枕流欲濯其耳漱石欲礪其齒彼振衣於千仞之岡濯足於萬里之流其意豈異耶我人衣鉢傳神聖真宜

詩註虞精集卷八

時振頓我人足下超塵躋峻宜時洗濯矧顯榮屯遭結轡暢遂日磨月盪於吾前者至無數也非千仞萬里曷能究之哉余大了悟知伯禮高俗畦上矣遂命工繪圖於齋壁余因作歌附之歌曰振其衣兮登彼高岡濯其足兮萬里浩茫劍倚天外兮弓挂扶桑舒卷五雲兮騰踏八荒丈夫到此今眇乾坤於針芒

湯季雲評 譚開先 尺水寸波變現靈性

齋記篇

辛亥之秋，余劍佩指臨汝，途中四野濛濛，百川灌河，至之日，天放霽色，散步於雲山之下，偶逢一叟，褒衣博帶，鶴髮童顏，似有道者，流前揖問曰：閩海鰥生，愛靈谷汝水之勝，浪遊于茲，此間有徐目冥先生，與僕千里神交矣，叟曰：余熟識之，其王河汾鄭康成之儔乎？君欲訪其居止，前去筆洞蒼蒼，綠陰莽莽，松青篁翠，一字巋然，是自冥氏所廬也，額其堂曰紫雲窩，題其傍曰千

許註虞精集

卷八

七

古日星懸印証一家機杼，識文章登堂維縑帙，克棟問字盈階，題其垂帷著述處曰一航齋，列於四壁間，一採國風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丈夫子不可無此氣節，二採小雅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蒼庚啁啾，采芣祁祁，丈夫子不可無此襟懷，三採大雅云：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丈夫子不可無此文章，四採周頌云：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丈夫子不可無此蘊藉，余間

叟采采言之，因問其一航名齋何居，想其四面水遶廊乎，其結構如航狀乎，垣牆棖桷一如樞橋樓櫓狀乎，叟笑曰：君殆持墨甲守硯城，未破拘攣之見，安悟寓言之深耶，一航非以形體着相言，借齋之名，以名達觀胸次耳，高天厚地，一航中之棟宇，日照月臨，一航中之戶牖，山明水秀，一航中之畫幅，鳶飛魚躍，一航中之物象，虫吟蛩響，一航中之瑟笙，木石鹿豕，一航中之隣儕，豈惟自冥氏居是齋，即余與君亦居此一航

許註虞精集

卷八

四

推之百千萬姓，往來古今，亦不過一航中人耳，航即是齋，可涉大川，齋即是航，萬象共載，此一航也，中流自在，風波不能搖，灘激不能衝，混濁不能消，淵深學海可遊，渺茫道岸可登，嘗揭柁鼓，楫於岐徑，路頭招招，迷津求濟，等輩曰：何不搭吾一航之橫江渡，汝羣蒙之沉溺乎，自冥氏之意，蓋如此，余恍然了悟，夷然自失，馬上遠望，其廬光景如畫，偶集毛詩四語成聯云：我瞻四方，誰從作壘，室有美一人，宛在水中央，遂入謁

自溟先生一見如鳬藻也頃間松雲掩閣書雨
劇談大書聯句以贈兼質所聞者先生莞然曰
有一航乎無一航乎其齋居之齋乎其心齋之
齋乎有有無無虛虛實實無可爲名也謹以是
名吾齋

湯叔寧評

有局有情意得象先神遊象外

許註虞精集卷八

五

沂雩篇

有吾心之真樂而後有景物之行樂景物之樂
樂之幻吾心之樂樂之真是以高大達士其襟
期與庸流迥別不獲世之滋垢獨能亭亭物表
至譚吐所志寫其所自得其寓意固已遠矣若
曾點者果非春風沂水不樂耶果限於春風沂
水間耶予以點非樂沂水樂此心活潑之沂水
非樂春風樂此心中和之春風謂是即點胸次
之故物可謂是即點之寄跡亦可有水與風樂
許註虞精集卷八
無水與風亦樂達此樂者則無微無顯無遠無
近無窮無達皆是樂也是故靜裏乾坤間中境
界即尸居屋漏中而春風沂水自在滿腔生意
觸自真機即身體髮膚內而春風沂水自在推
於八埏乘和九垓沾潤春風沂水在海宇嘻笑
五風含飴十兩春風沂水在闌闌風厲百僚廓
清庶尹春風沂水在岩廊千古一息取無禁用
不竭春風沂水又在古今是風不從天降從心
降水不從地出從心出城南溫泉特支流之水

方寸停蓄乃原頭之水舞雪虛拂特過耳之風
 襟抱卷舒乃長存之風童冠知水與風之樂不
 知已自有樂童冠知從點遊之樂不知點之樂
 其樂也豈區區沂雪云乎哉如謂必待此後樂
 則玩物搜奇之徒下至山童野叟之輩日濡足
 於沂水之濱日披衿於舞雪之壇亦得於聖門
 狂士並稱懷况耶何世之多曾點耶如謂無此
 景便不足樂則蕭殺苦寒之秋沂水凍矣舞雪
 賦發矣此際此象果能束縛狂士襟懷不曳履
 許註虞精集卷八
 浩歌于天壤間耶或又謂此樂不過恣於已終
 於狂于世道竟何補此是山林枯槁之士踵巢
 許者爲之點若此胡能契老安少懷之心便是
 堯舜氣象耶吾因是而知點之樂獨得於心共
 斟酌於世寓言於沂雪可以意會不可以迹拘
 也當星奎水洛之世若茂叔之庭草交翠明道
 之吟風弄月子厚之野馬細縕元晦之天高海
 闊堯夫之空中樓閣是亦沂水春風中人也若
 指之曰若何爲庭草若何爲風月若何爲野馬

爲海天爲樓閣無乃迂耶嗟乎世焚薰人垢膩
 汚心挽泗沂之水鼓舞雪之風不能滌之清之
 豈點往沂水春風亦往乎愚則曰彼不尋真水
 真風所在毋惑乎甘汚濁者紛紛也

費無學評 此論在閭垣中作也一氣呵成
 奇思秀發有注海倒瀾之雄有迴風舞雪
 之態結語大有關係

初段總
操高隱
載在風
雅者三
人與世
偽隱自
別

高隱篇

方與外紀載景空山穹巍隱天清奇絕世如衡
門泌水之英多卜居于此其言論丰采第弗詳
載載其最高者有石姓名寬字獨寤號澗谷居
士人稱為碩人石寬出處詩園風云考樂在澗
此詩美賢者之隱處言成此盤桓之居於澗谷
而碩人處之心胸寬廣其幽寂寤言之時真情
自誓永不素負才抱節裁詩以花作骨摘文以
錦為心滿紙春風翰墨走筆端班馬孤燈夜雨
事功講壇上唐虞第當年陸沉削迹藏體時事
許註虞精集卷八
多艱違拂雅心遂謝技屠龍無伏神靈之藪抄
經相鶴晚克霄漢之賓味太玄而拔俗守虛白
而辭榮遂築考樂於此山之澗過澗谷之陽有
桑姓名與還者號閒閒子人稱為桑者桑與還
國風云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還兮言十畝
之閒場圖之地桑者往來自得為其理亂安危
不關于心故足樂也此賢者因仕之危而思隱
者之行古為時人所笑文王為造化所憎因知
行藏惟在我何須更向成都進止獨隨流且復
觀之濠上時泄泄於十畝桑陰間矣又過一空

此段因
風雅及
人隱士
諸隱士
最高者

谷山水轉入轉奇石險見天貌之分林交觀日
容之滅靈岩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
漏是伊人如玉所從遁焉玉宇高雅關吏早逢
風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好乘
白駒逍遙天壤因號為逍遙子或呼為伊人或
呼為嘉客我場藿紫之維之以示今夕所謂伊
人于焉嘉客未章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還心此王君以
托名寫景亦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之意三人
相繼隱於此山攀桂紉蘭風敦雅尚衣荷製芟
許註虞精集卷八
共慕幽貞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鏗跡
幽溪銷聲窮谷企冲氛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
有類夫箕山揭許由之瓢飲喧而寂箕山許由
人遺一瓢飲詎挂樹上風吹漚神武掛弘景之
歷有聲由以為煩揭而去之
服辭顯而晦神武服漢永明中陶弘景脫朝服
隱君帝問山中何有詩對曰山中何所有客星
嶺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樂不堪持贈君
映寒江之影迹濁而潔商嶺茹四皓之芝棄濃
而淡富春山嚴子陵釣臺華山卧希夷之枕藏
巧而拙陳搏號希夷先生隱于西華山一日遇
趙普太祖太宗于途邀入肆飲酒畢出

此段連
碩人隱
處真樂

祖中一紙強太祖曰貴家華山乞寫與山人爲
業可乎太祖兄弟笑曰此先生所居與我兄弟
何干先生曰弟書之何妨太祖書以與之及太
祖即大位後累徵先生不應召太祖曰何不念
華山托迹他所乎使者以告先生乃出契書示
之使者報命太祖嘆息曰閱歷歲月竟爾遺忘
陳先生真仙品也出列蘇門發孫登之嘯去憂
仙傳其事甚奇因載之蘇門發孫登之嘯去憂
而樂蘇門既籍過蘇門遇孫登與商略今古皆
不答籍退至半嶺聞有鶴鳴聲乃登嘯也
又載籍二千之綬不易高士之心五斗之祿耻
康事
屈孤臣之膝祭乎松菊主人烟波釣徒草堂居
士烟波釣徒張志和自號也唐魏野屢詔不起
辭曰九重丹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
被白雲留住號草堂居士松寧非世代隔而襟
菊主人章表號解在達命篇
評註真精集卷八
期同耶三人遼宗有道思揖遠風邁探葵而齊
契超折菱以譚交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以旌
信援引也青松堅貞之意晉公子曰若折肝膽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旌表也
於丹鷄寄深情於玄兔高尚其事義光父象賢
者避世聲煥典墳真事美一時語流千載云碩
人好獨寐惟有琴鶴雙清秋月春風來結侶詩
書數篋高山流水是知音泉石依情烟霞入抱
苔蘚菁蔥常作隱淪之媚養蔬絲繞疑牽君子
之裾躡巢許之高踪白雲堆處人來少蹈夷皓

此段實
碩人考
樂真樂

之芳躅紅葉林中日入斜時或天雨霏霏增山
居之幽思山雲片片隨高隱之清標晝則博山
飛碧蛇夜則銀缸泛紅粟寂露封形恬風詘智
心飛泉石夢繞菊松乘不展之輪策玄運之馬
嘿遊九野臥歷八鴻言維姬氏之駒熟破子休
之蝶則有樹鷄嘯喚竹鳥亂敲獨寐醒來起視
滿谿止水預澄洗爵之清歌雨飛花先報隨車
之輶少頃閒開子適至未煖席間逍遙子又至
見其在澗考槃柱不必黃金案不必青玉惟纖
評註真精集卷八
宿楚以成門編霜葵以考室雉環階之宿莽誅
妨楚之陳菱編白雲而作瓦鏡采石而成階槿
奚離而不織蓬何徑而不羈柱因苔而綴繡牆
借荔而垂綱構鳴噪之所集樂町畦之所交因
犯簷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臨曲臺而布葉夾
綠水以挈莖有桑條而象雲構有密葉而來翠
幄兩生嘆曰樂哉斯槃何必璇題耀日聳瑤琤
之金椽蛛網懸星洞流滴之玉閣乎碩人曰蛙
居鱗穴永矢弗諼何當達人費品題哉但孤岑

此段連
碩人出
處大致
及山居
之樂

叢薄中有茅齋竹樓結橡岩根開橋木末聊可
對客解頤看簷花之落酒問童何事喜桑陌之
馴雛兼之曲塢茶烟殘杏紅雨橫塘蘋葉小橋
微風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曉霧將歇
晴鳥亂啼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又增我榮中之
景象也澗之上惟有白門柳色依依向人何美
紫陌青驄垂鞭緩步哉孔明不學龐公圖南不
慕垂崖龍蛇之德惟其時耳豈以棲林隱谷之
夫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耻哉蓋泰
評註虞精集卷八
之時以同征為吉否之時以同貞為亨有見夫
為邦之伎倆有窮而童冠之偕樂無盡今與二
君如霜降木落後畱得晚翠一兩枝一為歲寒
景色一為虎溪笑友也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
動情端志交衿曲方知鄰德之談何虛往牘哉
時則促膝間清磬度夫山翠閒雲來夫竹房雨
送添硯之水竹供掃榻之風雲展蔽山之簾草
鋪坐石之縹草中蛙可當鼓吹松中風可洗塵
眉柳中鶯可砭詩腸相與砍竹斬春風相與移

此段係
者與碩
人尋趣
於琴棋
書畫之
間

花錦曉月相與啞喉吸水雲相與飲竿吞風月
少憩樹下鳥驚棋響蜂識酒香矣桑間閒日客
至命觴君為政朋來尋趣我為政拂几正襟不
覺胸中谷應指下泉悲乎不覺剝啄玉聲縱橫
星點乎不覺春蛇入草暮鴈歸蘆乎不覺溪山
壯觀草木繪色乎碩人曰天誕英逸獨擅民秀
心貞筠箭德潤珪璋畱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月借人看山間點綴物色何可無閒閒子耶乃
今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亭亭皎色遠
評註虞精集卷八
照山扉蕭蕭清風傍來澗牖殘星幾點鴈橫塞
矣搗杵數聲人倚樓矣嚴秋殺氣萬物多悲此
際此景正是誰家砧杵三更苦何處關山一鴈
哀耶因呼江童理楫鷄犬隔書共載一船以百
丈牽江色可乎依然谷口覺子貞之咫尺靜聯
嚴灘信子陵之非遙三人把袂登舟聞淵客唱
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詞漁樵亂夫江晨樵
歌喧夫壟暮歌曰雲晴僧舍冷風起畫船歸三
人聞歌擊節久之遙見前村酒旗翻夫野色
詩唐

此段述
其自秋
而冬景
而各景
隨真

云輕烟淡抹青山外遊棹弄夫秋光聲振林木
却有人家懸酒旗夫陳雨人家殘於夕陽明月
風搖古度鳥道挂夫陳雨人家殘於夕陽明月
三徑之夜綠楊兩家之春洪濤噴擊於西陂若
華淪光於東沼蒼葭挹露素月流天餘霞散而
成綺澄江靜而若練微雲淡於河漢細雨滴於
梧桐岩下之雲方合花上之露猶滋景落崖重
烟生岫複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層峰出寒榮
壠首繚飲江濤哀過鴻於月曉悲夜猿於霜旻
前此千里桑麻環於積水乃今數家燈火促於
寒機連山卷平簇雲長林息乎衆籟繁霜朝氣
淒風夕發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
則掩寂而無聞端然一室不知白雲之封吾戶
也出囑四野不知蒼烟之張吾目也桑者田歸
鴈銜蘆多歷寒食鳴蜩抱樹亟見藏冰非所謂
乾坤聊濁酒歲月已層冰耶客至寒齋自少人
歸晚渡者多薄晚閑閑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
子隱士王伯與令狐氏相友善後令狐氏出仕
伯與妻兒隱山間一日令狐氏遣兒致書
伯與伯與於山居令狐氏之子車服華鮮舉止從
容伯與之子從田中歸蓬頭敝衣舉動慙慙伯與送

許註虞精集卷八

十五

此段述
頭人進
蓬生共

令狐子出門隱卧不起妻問何故伯與述其彼此
相形父子之間其情難掩是以不能無介介妻
曰子何見之未大乎以夫子抱道而隱躬耕而
樂孰與令狐高伯與欣然而起曰有是哉吾亦何
恨惟警梁鴻之妻且歸處於義和溫房之內天
慘慘而雲低樹搖搔而風急蒼鹿玄猿霜寒聲
苦白沙翠竹境曠神融正酌斗酒歌南山烹羔
豚擊西缶時也迨夫寒威離窓春色依樹雪消
冰泮百草摧與白日出今燦晚晨春雷奮今動
闌夜清景麗朝膏雨迎夕草深帶雨花暗藏春
喧鳥覆夫春洲雜英滿千芳甸離棟芳樅門拂
許註虞精集卷八
長楊兩岸好花橫于略豹一庭瘦竹護平芄裴
芄裴隱居之場也微風起而樹香晨露晞而
馥松既烟而接漢竹綠嶺而負筠圓桃春發窓
竹夏涼桑者又攜琴造石生之考槃焉見其雲
生香案草逼西堂點易曉窓丹砂研露橫經午
案寶磐傳風因語之曰客來深不知主人猶獨
宿耶他山杜宇聊助君柳巷之詩明日提壺更
嘗我杏村之酒可乎碩人約逍遙生共往十畝
之間爲人外之遊焉涉澤求蹊披荆覓路遠望

往遠景
漸入佳
境之佳

繁林陽彩，密苑芳叢。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
月映，琴響風哀。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萍開而林
陰合。方疏含秀，圓井吐葩。方疎方密，也謂屋內
於中也。積清風路，含彩烟途。雲生於梁棟之間，
風出於窓戶之裏。還窺入幙，瀉霧出檻。玩飛花
之入戶，看斜暉之度林。曙景張屏，挂晴光于露
壑。飛流界練，貫幽響岩阿。風下松而含曲，泉紫
石而生文。人靜院清，劍或鳴匣。茶清香冷，棋或
敲枰。幽禽晝啼，琴自橫膝。寒鳥夜語，笛自凭欄。
詩註虞精集卷八
初冷蟲自喧座，簾疎月自到床。探義而星歸腐
草，閱經而月墜幽窓。藥園望衡，芝房連掠。山葵
蔽曉，天韭初英。兔絲抱樹而生，薇蘅負風而挺
新柯。今始華，乳雀今初化。聚空倉而雀噪，驚懶
婦而蟬啼。蟬名此桑開閑所廬之景，槩也。碩人
凝神於幽岩之下，朗咏於長川之濱。日醉遊春
園，烟霞緩開。聽秋潭木石寒，自謂羲皇之人，安
知堯舜之世。其桑君之謂乎。開閑于方在哀絲
寫千古之音，又覺村春來雨外之急，聞語始開。

北發連
三萬隱
樂心行

門曰：問春多少，已在茶蘼芍藥之間。有客晤吟，
原是金馬玉堂之彥。二仲見訪，非既挹春風於
譚笑，復瞻秋水之精神耶。碩人曰：山林無青雲
之骨，珪組豈烟霞之姿。玉鳥雕檻，不取材於蟠
木。丹朱繡黼，豈襲冕於薜蘿。敢當金馬玉堂稱
耶。復駿賞烟墟，陶踪桂席。白雲作主，青障爲隣。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春芳春日之花
拂日使之返却也。握月擔風，吞花臥酒。行樂
窮乎曛旭，山心共乎野情。隨涉隨憩，隨玩隨賞。
詩註虞精集卷八
則見崎嶇今秋屋穿漏，今萌矣。簷直荷而妨帽，
戶平行而碍眉。又見犬隨春筥之女，鷄喚曉暉
之人。初鳥飛而巢空，新魚戲而荇亂。鳩眠傍母，
蜂去從王。歸鳧自能識家，行蟻如語往路。梁空
燕睡，簾暗螢來。蟬有菊兮不鳴，雉無催兮何懼。
草樹混淆，枝格相交。瓜瓞臥隴，菰蒲滿陂。竹暗
辟疆之園，柳深陶令之宅。籬隔蔬邊之雨，門開
樹下之風。池通西舍之流，窓映東隣之棗。晨烟
暮靄，春煦秋陰。桐林晨霞，石壁初晰。月軌梯岫，

此段連
三石文
惟情

日域浮川。水窮清以澄鑒。山隣天而無際。竹深
 蓋雨。石暗迎暉。花落春風。數鷺爭弄。帳戀秋月。
 一鴈孤飛。鷄鳴白板之扉。露浥玄除之側。窓破
 矣。容螢以入。船空乎載。鶴而歸。三入流連於山
 間之風景。惟夕慮曉月之流。朝忌曉日之馳。燭
 盡思以燃帶。衾寒起而覆衣。望衡對宇。歡情自
 接。如杜華卜隣。王翰漸染其才。王翰文士也。杜
 與王翰為隣。如季雅買隣。僧珍推拔其學。嘗對
 語論心曰。昔無階披霧。今有路倚雲。崇情符乎
 許莊虞精集卷人
 遠迹清氣。溢乎素襟。言以忘得。交以淡成。片善
 可嘉。朝聞甘夫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於白圭。
 人稱雙壁。譽等乙龍。既揮談柄。亦吐言泉。夫子
 長之托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暫
 馭而追悅。至今猶耿虹霓。襲簪舄而照環佩者
 也。碩人曰。爾凝情於霜栢。我發志於冬桂。帶瑤
 玉而爭光。握隋珠而比麗。固齊術而共營。真異
 袖而同襟。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昔施
 惠未往。子休厄言。尹生既至。叔皮達曙。子休
 子字厄

此段連
碩人與
桑者往
之虞精
集

言謂可飲而無實用者為施惠未往也。尹孟生
 生與叔皮相善。既至則對語。至於達曙也。
 棄甄。林宗納交。我人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摘綺
 穀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一編簡。素夙各具。圯
 上之資。半枕清涼。覺已破邯鄲之夢。何知有人
 世塵根煩惱也者。依水為沈。醉之川。假寐即招
 尋之路。鳶魚之著。飛躍千餘載。可想於風雲。賓
 主之美。東南五百里。當古於星聚。豈營道等於
 芝魚。擬量殊於水醴乎。碩人桑者從空谷造逍
 遙子之廬。見其臺有山鳥。庭有野虫。草深徑滅。
 許莊虞精集卷人
 水淨池清。嫩水陰翳。細草幽香。鳥語蛙聲。喧于
 枕席。流鶯蛺蝶。亂我書几。鳥多閑暇。花隨四時。
 一寸二十之魚。三竿兩竿之竹。籬披落格之藤。
 爛熳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
 之家。是為愚公之谷。碩人題其壁云。落葉滿窓
 雲不掃。往來半是雪。山僧自柴桑翁。織簾居士
 外。知此味者。其惟伊人乎。時于斯而縣車掩室。
 時于斯而晚沐晨興。龍送雨來。可留客住。鹿銜
 花至。便與僧分。六鶴檢書於階下。三鳥傳語於

此段紀
三生款
別無情

雲間追想春也醉夫門柳秋聲到夫井梧桂影
落于盃盤清陰上于几案任風情張目恣露色
橫襟隨彩烟飛眉聽芳月射眼最可關情者寒
蛩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隆此山間景色逍遙子收拾殆盡第性好逍遙
無拘雖足跡遍城市總之入羣不亂也乃語石
桑曰世之紆青紫者動稱祖帳之冥鴻時說衡
門之倦鳥而青紫如故則舌隱也宿泉石者清
望或峻于東山姓名日登于補牘而泉石如故
許註虞精集卷八
則仕隱也此兩人者有見夫笠中之繫維不寬
樊外之飲啄自愛谷芻之高尚不錄則棧豆之
戀志不醒非吾願也笠中句是怕在位督責樊
不飲仕也谷芻句是隱居無聞于世棧豆句寧
祿食在位戀戀不舍意總之世味皆濃者也
我以山河大地孰非胸中境界耶道有冥廢運
有昏消達隱不若玄跡不標此山有桃花流水
故晉漁人迷舟所朝吐祥霧晚孕奇烟其美景
暫與二君借支受用意邈澄霄神夷靜波春宮
為我閱青苔之色秋帳為我含明月之光余聊

此段紀
三生款
別無情

遊城市縱觀世態之塵囂益覺山中之太古曼
倩遊於漢朝于貞隱於吳市必不至抗塵容禿
俗狀釋蘿襲袞脫野登朝令芳榭厚顏薜荔蒙
恥也石生惜其一日三秋嘆日棲紫雲根餌芝
清壑寧契然逸麟離羣吉光拆耦哉其奈未倒
青樽之月那堪白浦之雲何追尋笑緒皆成悲
端只鳴四鳥之悲詎見三荆之茂四鳥孔子聞
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非但為死而已
又為生離者昔岷山有鳥生四子召翼既成將
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
音難知之問之果然三荆是田廣田真田慶兄
許註虞精集卷八
復合事因吟紀別曰聚散有時雲北去浮沈無
計水東流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桑者曰別雖一緒情有萬族無論明月臨階空
想玄度流波入曲絕賞鍾期者為知己也如銷
魂黯渭北之橋載恨滿江南之舸江州溫司馬
之衫讀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之句知方干
之思切讀樹靜雲垂野橋稀月滿湖之句知鄭
谷之憶深讀柳條不忍見梅花空斷腸之句知
高適之懷遠凡花前酌酒夢中覓塗梁間見月

此段紀
過蓮子
譚山居
樂事

誰非爲一別牽哉逍遙子曰奉所惠貺發函伸
紙是何文采之巨麗慰諭之綢繆乎竟別兩生
乘白駒出空谷入都門果有尸爵者喜其來悲
其去爲之賦白駒四章以挽其志大都以公侯
之塵物回玉人之遁思願白駒之食藿遂繫維
之素心逍遙生嘆曰山林幽質寧知有公侯哉
採西山之薇以樂饑暴南簷之日以禦寒弄蓬
空之月以代燭枕幽林之磴以晝寢乘虛空以
滌蒸無魚下長江之釣無芻浴晴溫之瀑無薈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

此段紀
譚山居
樂事

級芳鬱之蘭橫立疊峰爲樓臺蕪藤野蕨爲藥
餌喬松磨竹爲瑤琴懸壁飛泉爲玉漏小桃開
妍爲錦屏嫩草護苔爲重茵淡雲遠樹爲畫圖
鳴鶴翔鸞爲歌舞落花流水爲文章惟石爲玩
器豕鹿爲僮僕枝頭呼鳥爲朋儕層巒拱揖者
爲主賓乾旋坤轉太和流行者爲大父母何爾
公爾侯爲哉遂束生芻從空谷入林惟恐其不
密入山惟恨其不深以尋舊隱故處焉如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

鍾儀幽而楚奏冠而係者誰也有司以鄭人所

獻楚囚對問其族因曰伶人也因與之琴操南

音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

職不背本也樂操莊舄顯而越吟項而病楚王

土音不忘舊也

封曰凡人之思故在共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

聽之尚越聲也

人情懷土窮達同心掃除荒

町憐撫孤松依然形逸岩澤之隅神棲颺霽之

表緋衣不敝草鞵不穿高霞孤映結隣獨舉若

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結隣若雲山之水瀉

澌瀨而東也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有幕

評註虞精集卷八

天席地縱意所如之象乎石桑二友尋集窩中

復與講風談月課花督鳥矣逍遙子曰世俗情

深風雅道喪幸母以輶丘興啁仲子負薪華歆

出觀幼安分席目鄙人矣世務紛紜憂責是當

安得不屬道岩阿共成世美但異見起而正性

隱塵緣碍而慧用微管見以累行積功則蒲團

不如在位而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但煉

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

死紛擾垢溷政修行人以了道成功之地也矧

此段紀
其高不
根於隱
不覺

身履淹穢。心宅清虛。忘懷去來者。城市一江湖。若着情生死者。幽棲猶在枯古之捷徑。借借之山林泉谷之間。而今之捷徑。乃在不朝不野之地。且欲其中者。岩谷不幽恬。其中者。城市不喧。彼琴瓢流水。安問懷金。鷄犬村烟。是亦爲政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真。惟夫不知悅生。夫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評註虞精集卷八

幻一切傷恩害義事。反諸本心。謂何且身世之會。甲通乙紛。何一非緣。何一非幻。信爲緣。則何一不可愛。信爲幻。則何一可執。彼聲勢富貴。以較我子父兄弟之倫外。之不啻外幻之。不啻幻矣。繩逐蛾赴鼠。鬪蟻爭夢之解。夢優之笑。優莫爲已計。試一轉盼。誰爲可戀者。彼二氏以屏棄人倫。爲空諸有。而我輩以空諸有者。必不能空人倫。此吾儒與二氏懸矣。若夫變燧迴星。聽其自轉。從離得合。從悲得懼。懼與合。與旦暮之間。離與悲。與呼吸萬年。人生大夢。豈不信然。何必視陰惕日。類趙孟之徂年哉。何必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哉。我人幸得托形崇阜。息影長林。若足躡洞壑。心掛塵輻。則撫松而林懸枕流。而澗愧得非妄情。牽引何年了。孤負靈臺一點光。耶惟相與隨跡。人涉人逐。塵澤競清波。之跡人舟子謂之涉人。對溪山魚鳥爭清閑。專枯靜與松栢烟霞。闌魂爽戰滋味。隴薪井吸樂有余。驩切松煮木。此外何務。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此評註虞精集卷八

隱君子高蹈可步風雅耀山川輝載籍矣沒而
不朽身流名雅不亦皎潔當年無忤前修乎茲
特模寫其涯略云耳

徐自溟評 記載隱逸無如風雅高托名作
記便成千古美譚委婉淋漓情景如畫讀
之可洗塵襟

周爾修評 詩蓋卿

山間真景幽人雅趣出

處進退大師人倫物理至情滿志寫來令
隱逸高踪百世景慕絕唱



玄屑篇

聞之至人忘心不除境庸人除境不忘心者何
也蓋庸人係俗窘若囚拘至人遺俗獨與道驅
庸人惑惑好惡積臆至人恬漠獨與道息喧嗽
磐維忽焉盡屏惟有烟雲魚鳥卉木葦蕭迴巒
峻嶺峻然與吾應接一何妙也可見萬境本閑
人心自鬧眩則分岐染則素絲悻則蓄焚殍則
注金危則寢開警則浙矛耳則投杼目則攫飯
口則鑠金意則竊鐵跡則盜履形則吠聲影則
評註虞精集卷八
合沙此心一起物物藩籬安能覺妙規於心得
懸逸鑒于獨觀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故能會
忘心與不忘心除境與不除境之別則知身非
我有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既有不得不
去之固其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因其有而
有之則萬物無不有真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
本無執之而有外身雖有而原無譬之水土之
泡乍起而乍滅內身不見而原有譬之木中之
火有求即可得無中說有眼見空花有內尋無

手攬水月故動便失宗覺卽迷言詎知君子有
大身焉合天地爲府今萬物爲官有不染身焉
食苟簡之田立不貸之圃有不朽身焉埒汾陽
之需含畏壘之神居軒轅氏之宮遊稀律氏之
圃無心爲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卽病徒萬法
之強名雖敲空擊水尚落荃蹄卽舉目揚眉已
成擬議而不觀於鳥飛空境鳥過而空中還有
留影否魚遊浮境魚逝而浮內尚有遺跡否彼
弦有常音曲終則改鏡無留影觸形則照因是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

而知萬物自萬物兩儀中空洞本無物萬念自
萬念寸靈中空洞亦無碍童子弄影不知爲影
弄也狂夫舞像不知爲像舞也故天下本無物
至人本無我濠上之魚魚也亦我也惠子不知
其爲樂認惠子爲我也夢中之蝶蝶也亦我也
莊子不知其爲夢認莊子爲我也盍內觀其心
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
其物三者未悟如彼食不能此飽外心不能身
知三者既悟惟歸一空空於目則光溢無極空

於耳則心識常淵蓋人心方接物之際惟合於
目者最速方掛眉睫便屬心靈既接物之際惟
離於耳者最緩物已收聲心猶留響此視聽居
四勿之首而明聰列九思之初者也彼以爲非
空非色不有不無者吾惑焉夫不着色則着空
何以言非空非色不住有則住無何以言不有
不無但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
知心原無心若欲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
受用亦無時可用當母生鶴影母生鸞思可也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

耽幽寂者幽寂亦溺耽誦讀者誦讀亦溺卽令
屏居一室朝夕墳典耳目不與物接乃其意念
起滅憧憧往來俄而天飛俄而淵淪或操焦磨
比龍伯或捨榆枋笑南溟或溺謬詬失玄珠或
鑒多竅歎混沌豈必日遊乎芬華靡麗之途乃
始爲欲引戕生哉蓋飾其外者傷其內洩其文
者蔽其真扶其情者害其神而神充爲內真之
主焉故事於神者神去之休於神者神居之醉
人不惧其神全也達人不得其神固也至人不

憂其神安也。神安而性情亦暢。如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惟火壯則烟微。性克則情約。心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盡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以受。然後神泰而精不搖。甘瞑于霄電之表。一切名尸謀府。逆繫雄成之累。不以汨其蘇。夫是乘空如履實。寢虛若據床。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善惡不淆其心。山谷不蹟其步。破煩擾。賊揮維摩之慧劍。出是非域。見宇宙之道樞。樂者自樂。觀心上之乾坤。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

空者真空。貫一中之離坎。即席而境閒忘言。而機契妙中之妙。即妙元身天中之天。即天元境以一散萬。月落萬川。即萬影以萬歸一水。歸一壺。維一月大者。罩天地之外。細者入纖毫之內。昭靈府以晶明。未分日月。豁丹宇而曠蕩莫貯。乾坤世事都捐。害馬已去。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問理天下。童子曰。天下何異於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天下已今嗜慾已除。亦猶害馬者去。拍乘也。劫亦皆虛。目牛無全。莫係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天地癡瘖。日月暉賊。古今倏忽。大千毫芒。俯仰何有。

事業浮雲。高資荷露。捶腰頰頰。螳蛭逍遙。于富貴何有。役夫逸形。富人勞夢。役夫夜夢為富人。夜夢為役夫。不勝勞瘁也。銓蘭橫扉。芝墜穢于貧賤。何有。老氏無生。莊叟无注。鄭人覆鹿。楚國亡弓。于得失何有。鄭人夢得鹿。又失鹿。芝菌形均。鼠璞聲并。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淄澠孰辨。玉石難分。于是非何有。明妃窮瘼。宿痛金屋。宿猶醜女解。凡內德篇。鳴鴈後詠。文本蚤札。于美惡何有。虞鰥龍工。鄒尼漂女。賜眇宮墻。杜繁周孔。于毀譽何有。投枕投微。托兕風遠。體亡白春。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

薪佐靡顯。于榮辱何有。蟪蛄春秋。燕蝠晝夜。縣解旦暮。王侯腐草。于天壽何有。秋毫泰山。須彌芥子。螭鯢斥鷃。焦螟蒿山。于鉅細何有。乾卑耶。坤高耶。螢星暗耶。幽谷朗耶。齊州近耶。肩曉遠耶。五岳流耶。九河峙耶。夸父聖耶。軒堯愚耶。黃屋左纛。鄙耶。披策帶笠。崇耶。作萬物之觀。則我亦萬物中之物也。達人何所不有。何所有。有視吾事盡為黃梁。吾遇盡是白衣。蒼狗耶。真可以蛻凡軀。而趣聖品。延殤算。而躋彭年。為太虛之。

選客爲雲霄之勝賓，爲萬天之黜帝也。至於有
形必朽，有迹必窮，律谷罷煖，龍卿輟曉，照車去
魏，聯城辭趙，此廣霄大暮之中，藻袞與緼緒同
歸，山藻與蓬萊俱逸。藻，宋三公服也。緼，緒，其賤
也。蓬萊，山名。蓬萊至也。蓬萊，草
也。觸山之力無以抗，徑日之誠弗能撼，短則不
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宰衡之
與皂卒，倚頓之與黔婁，陽文之於敦給。陽，文美
也。敦，得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咸，得於天命，
使然也。才智，何事哉。悲，破涕。抑，六龍之首。頓，義和

評註廣精集卷八
三

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而後不凋碧王
之神樹，不銷紫石之靈根，不碎結綠之鴻輝，不
殘懸黎之夜色哉。此至人所以有順風之請，致
垂雲之拜，比天或劣於人，爲優者，由其聆身外
語，令人欲死，聆理外語，令人欲狂，聆世外語，令
人欲仙，聆物外語，令人欲聖，聆天外語，令人欲
神，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自能齊二儀
於傳舍，等千秋于疇昔，則恢恢道眼，下瞰迷津，
姚姚化軀，上騰亨路，看雲竹稍，吟雪梅塢，寸靈

收拾天地竹影光浮，梅香暗度，天地投入寸靈
廓此心之天淵，自覺滿腔內足以飛鳶而躍魚
會此心之動靜，自覺寸地上皆是山峙而水流
得此道者，鱗池可以潛虎，官可以入呂梁，可以
遊湯谷，可以浴豈，與庸衆雄心摧於弱情，壯圖
終於衰志，長算屈於長日，遠跡頓於促路，愁洽
百年苦溢千歲者，同日道哉。

鄭鼎亨評
千金之裘萬花之谷羣玉之峰

此文似之

評註廣精集卷八
三

初段以末學難

天賦論聖哲所

滙海篇

嘗試登璇璣眇邈則知井谷之低觀大明麗天乃知鷦金之陋彼以丘垤自崧者卑以溪澗自泓者膚以燿烜自揚者慙以品彙自多者妙以管窺雖指者狹以褚小懷大綆短汲深者敗其所期許者即其所抱負者彼肘後無醫國之心庸流耳舌底乏驚人之語鄙士耳皆由七竅鑿而混沌亡五珪琢而完璞散青黃飾而根柢殘輦輓具而純白染豈若聖神與賢哲也唐陶鈞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五

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顧揖百王仰怡泰素胎胞造化輶光韞韜決離運允咳義吐似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梗楠其質橡樟其榦蘭石其資河漢其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道則清猷大妙德則玄淵淑穆言則蘭蕙琪琚行則黼藻秀孝挈水壺以觸物提玉尺以操身和玉屑于金莖氣融沆瀣出層氷于巨壑心絕塵埃宜其氷鏡高懸茲金波于靈府瑤淵遙徹朗玉燭于神機心儲千古之秘眼照一世之豪岳立冠

三段論聖哲無所不知

此段論學術行

乎八荒淵停涵乎羣象肝胆鍾一雙之劍精神峻萬丈之峰遠想出乎宏域高步趨乎常倫語其抱匡時調懷經世方者則四顧千牛之立解一鳴萬馬之皆驚揮斤修月笑造化之小兒煉石補天伸經綸之大手真所謂仙才出鬼才伏者也故其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波濤之辨處則為戢翼隱鱗出則為慶霄覆露擒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腹笥五經言泉百氏錦繡五臟雕鏤

評註虞精集卷八

三五

萬化此文所以為辭宗行所以作世表也且才精百鍊而若斂其光芒氣雄萬夫而時鎮以凝定節凜一介而無事夫昭揭識洞三極而不墮夫玄虛辨析兩端而獨稟夫權度量涵千頃而不淆涇渭峻立萬仞而恒泯町畦學富二酉而自閔夫昭曠至若立名節而西晉不能使之浮虛尚經術而李唐不能使之辭章非不粲花懸河終不習黃馬之劇談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騮辨者以此非不躍泉哀玉終不雕碧鷄之雄辨

此段論
卷之八

碧鶴頌王 非不探抽冥贖終不外參驗於人區
褒所作 非不激朗清厲終不渝素德之淳至非不澄朝
 徹完兒獨終不涉智津法海之秘非不破綠城
 欲海之障終不流辨河辭辭之法非不味義根
 而忘意荃終不類秘經內學之術非不包衆甫
 而極榮觀又不長萃競之談非不扈江籬而寧
 玉英又不傷夫楚壘之怨終日揮蘭未嘗有聲
 守允法著未嘗不話學可架區中初不鬻邪而
 豫賈才可飛甸外未嘗窘步夫世纓譬古瑟而
 評註虞精集卷八
 無俗韻寒木而無妖花者也故氣之所凌溟渤
 非大意之所入毛繭非細是故嘗跨世凌時
 矣而風儀又與秋月齊明嘗遠蹈獨遊矣而音
 徽又與春雲等潤真山斗龍光江河屬其吐納
 瓊瑤鳳質日月佐其轉輸所以經紀天地錯綜
 人術者真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者也推其原原本本皆由天球不琢玉井無波
 則明分爽觀象洞玄則法也明日月也爽明也 燭三才暉麗萬有如鑑邪古鏡與日長明如抱

此段總
出評常

直長松到天不屈故形寓寰閭神栖皇古矜其
 天真外其翬務畜素以剛中散彩以彪外步先
 哲之高衢襲前修之玄軌思綿天地器兼元凱
 空天絕地隻古單今其德地負而海涵其文天
 清而水止羽翼六經含今茹古襟喉列聖咀英
 嚼華俯仰則山川生韻指揮則紅紫成章手掬
 四溟散作毫端之風雨氣吞八極蟠為胸次之
 江山據長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觚以寫胸中
 康濟之長策以答萬古豪傑之英靈則譚咲播
 揚乎風雲文章蔚蔽乎日月豈非舌有風雷筆
 有神耶合而論之其節操則一氣騰霜匣之滿
 冰置玉壺之多矣其卓見則納陰山於寸眸拳
 大漠於一掌矣其事業則鼓元氣而雷域中騰
 百川而雨天下矣其隨試輒効者文則琳瑯墮
 於筆端武則鈞戟摧於指掌抗鈴則威嶮秋霜
 擒翰則華縱春葩矣此所以航聖人濟冠儒者
 纓也為士林景附為羣英之式慕由毛羽之崇
 鵬鸞衆山之仰五岳也及其至也垂于竹帛無

東歸
立向行

窮之○光○勒○于○鼎○彝○不○朽○之○美○塞○于○宇○宙○無○垠○之○
芳○懸○于○日○月○不○息○之○耀○自○昔○聖○賢○成○天○下○之○至○
文○類○如○斯○也○豈○取○給○浮○華○與○服○稷○下○泣○窖○中○者○
同○日○語○哉○齊之辨者曰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
五伯於稷下魯仲連聞而謂曰今楚
軍南伐趙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
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者此之謂也如先生之
言有似農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獨惜古人之
終身不談泣窖中是鬼谷子事
之○言○也○心○之○聲○後○人○之○言○也○口○之○聲○古○人○之○文○
也○言○之○文○後○人○之○文○也○文○之○文○班○濡○足○於○憲○門○
即○書○藏○東○觀○何○取○一○家○之○言○許○回○面○於○景○龍○即○

評註虞精集卷之八

卷八

博識帝丘祗慙二九之選何取於連篇累牘而
興望洋之嘆哉

林與邦評

意高而句挾風霜詞麗

而文摩牛斗當令編于虎觀寧獨貴于鷄

林

徐自洪評 以滙海命全集末篇該括大意

其雄詞偉氣咄咄動人

評註虞精集卷之八

虞精集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周伯耕撰伯耕字更生莆田人是書蓋雜家者
流其曰虞精蓋取虞人獵百禽之精意也前有李
維楨序稱原書正續共百餘篇莆田知縣郭如閻
為刻其四十七篇此本實五十三篇殆刻板時續
入四篇序則未改也其書篇各立名鎔鑄故事以
成文欲以博麗見長而變積之痕不化蓋借文以
隸事而非用事以成文故往往堆砌擁腫不能運
掉維楨序稱其文格與陸賈新語王符潛夫論荀
悅申鑒徐幹中論劉邵人物志相似今考其文實
與數書不類晉宋以後以儷偶為子書者惟葛洪
抱朴子外篇劉晝新論有是體裁伯耕此書蓋規
撫二家而不成耳

聽心齋客問一卷

〔明〕萬尚父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聽心齋客

問一卷》提要

聽心齋客問說

夫聽心則弗以言也而客問則猶未離言也夫亦大士之于世音弗以耳聽而以目聽乎予觀玄書中間圖象鄙褻辟喻層磊至于去離本初不啻天壤使人迷惛驚疑卽弗省所云何而況能因言以入道乎又能以目覩而耳聽乎宜大士之厭聽而欲觀之以耳也夫音之清于物也豈有他哉心累之耳世之音固予欲以心聽客問

一至二

之弗以耳也因客問而發焉亦欲以心答之弗以言也乃若取辟取象一切放逆離道之音予不欲觀之矣尚父譔

聽心齋客問

廬山山人 萬尚父著

空青居士 陳繼儒校

三竺道人 陳天保校

客問道始無名何以見道曰只向興居服食上
回頭轉眼看這活潑潑地是個甚麼方知是
自己元有底本來無名聖人強名曰道

客問德之一字凡有心設施便是不德只恁地
問 三

不修習却是槁木死灰如何曰把從前聲聞
緣覺見解底一切掀倒只向平常踐履處損
而又損自得受用故曰至道雖無修無証塵
心要日損日消

客問才得靜已涉事復鬧作意安之如何曰只
好說覺照作意便不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
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或應事生疑且恁思量
所疑既悟卽是慧種經則順應爲常權則與

時消息悟已卽止勿復再思思則以智害生

客問遇毀譽橫逆如何曰一切撥去莫將心受
有所聞見如不聞見是非毀譽不入于心則
眞明不昧道自來居

客問衣食不可廢奈何曰雖有求營之事莫生
得失之心迹與人同心常異俗

客問病有難除莫如色曰色染皆由想坐想若
不生外空內忘誰爲色主

客問 四

客問他爲不善我生惱心如何曰他自爲惡不
道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障

客問見善而慕同歸障道否曰善與我同何障
之有但于美好無所羨慕則無所因任乃能
入道

客問貧病如何曰貧病之苦由有我身若無我
身患無所托故樂天知命在眞宰達觀耳

客問定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

無惱以無着爲眞常以有爲爲應迹此爲眞

客問慧曰虛極靜篤則慧自生但慧生非難慧而不用益資定慧不可于定中求慧即不得慧不求慧而慧自生乃爲眞慧慧能明心非見性也以恬養慧積久而成道德

客問尸解曰慧是心用用多則心勞初少得慧即悅而多辯神炁洩漏身無靈光遂致蛭終如鼻垂玉筋坐化出神之類皆爲尸解

客問

五

客問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與曰大人含光藏神凝神葆炁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隱則形藏于神顯則形聚于炁蹈水火交白外存亡在已出入無間謂之眞身不特長生而已

客問初機下手曰把從前所着的酒色財炁是非人我攀援愛念一切擺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所累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護持覺照眞言語節飲食皆

睡眠表裡相助本命元辰他時自然發露

客問慎言閉兌以交任督二脉是已晝作夜息睡眠何故亦省曰睡則神馳如夢中神游無所不之不睡安有夢神靈自異常希夷先生睡法常惺惺地亦復如是

客問在家出家何以異曰修行人剛果決裂能一刀兩斷在家亦可若不奮迅只恁悠悠度日雖出家濟得甚事

客問

六

客問所空既無無無亦無何如曰只無心無事無人無我把一切攀援妄想榮辱利害貪求染着都忘却他即有所得勿自以爲得若留在心上即成繫縛佛說無所因住而生其心最好不必太瑣碎太穿鑿反引到幻境去也客問如何是情識兩忘曰心上含着識則因境生情若內無境則外境依何而生外境不生則內境不出內外安靜

客問本來面目曰父母未生前本無一物只爲
有心生出許多情識聞見貪愛出來把本來
面目都遮了修行人猛然省悟如父母未生
前一無所着心源清淨本來面目自然顯露
客問心如野馬如何降伏曰着力做不得須慢
慢克去令他不動久之自忘若工夫纔有得
便自以爲得這是有我相不得到心空境界
客問修行人見魔如何曰凡所有象皆是虛妄

客問

七

乃自己識神所化心若不動見如不見自然
消滅無境可魔也

客問學公案照心是否曰只煉本性理會自家
公案數他人文字費盡工夫到臨岐來

都沒用處

客問虛靜無爲曰心歸虛靜身入無爲動靜兩
忘到這地位三宮自然升降百脉自然流通
精自化氣氣自化神神自還虛不必去安爐
立鼎採藥物看火候而所謂三元八卦四象

五行悉在其中若心不虛靜則內無真宰雖
精炁亦不可得而役矣况望其化神還虛乎
客問喜怒曰凡有所愛不得深愛凡有所憎不
得深憎喜至而心勿蕩怒至而情不留並能
養神益壽此至人對境忘情之妙聖人養心
定性之學修養之術不足以盡之也

客問禪宗修性玄宗修命鬼仙天仙之說曰性
命二字分不得天命之謂性卽天生蒸民有

客問

八

物有則之旨禪宗玄宗俱有漸頓其歸一也
玄宗亦有不能神通變化的禪宗亦有能神
通變化的願學力淺深何如耳天仙鬼仙之
說非是

客問煉炁工夫如自湧泉尾呂而上升泥丸復
從重樓而下丹田一點落黃庭非用意不可
卽用意亦恐難通貫奈何曰二氏之學雖
不外陰陽五行非神寧不能自運切忌在陰

陽五行上着只去神寧上理會父母未生之前則陰陽五行不求運而自運且人身中事非智術可運用一差變怪百出不可不慎父母未生只一息胎中無知識耳

客問爐鼎曰以乾坤爲爐鼎者乾心也坤身也腎也不必言爐鼎只自身心上做便是

客問一點落黃庭落在何處曰只須交媾神炁不必問它下落緣他自有下落處如水谷入

客問

九

胃游精上輸五臟水道下輸膀胱當其輸時自然上下五臟膀胱自然受其委輸不須人去安頓身中真炁升降亦自有棲泊處

客問元精元炁元神曰人身中元炁日日發生不柰二邪侵伐風寒暑濕爲炁之邪喜怒哀樂爲情之邪元炁都被他耗竭所以早逝真人知保命只在留得元炁住又沒柰他容易走作惟是元精方留得他住所以教人升元

精以保元氣禁得二邪侵伐則長生矣蓋精實於腎而氣融之隨炁上升心火自降陰陽交媾而成丹神行乎其中矣

客問元精與交感之精何以異曰非有二物未交之時身中五臟六腑之精並無停泊處却在元炁中未成形質此爲元精及男女交媾精自泥丸順脊而下至膀胱外腎施洩遂成滓渣則爲交感之精矣故煉精化炁養此元

客問

十

精須從一陽初動處逆行入丹田不令至於成質也

客問元神與思慮之神曰神一也稟先天一點靈明者謂之元神後來爲情識所移遂成思慮之神人能迴光返照去其情識則此思慮莫非元神之妙用矣

客問玄關一竅曰虛極靜篤無復此身杳杳冥冥二炁醞釀交媾處是爲神炁之府卽此

是一竅

客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天地根
曰玄者天玄地黃牝者牝牡之稱陰陽之別
名卽人之呼吸也谷神是念動處爲呼之根
吸之帶也人能調息至於忘情則性復性復
則靈應皆從根帶上來非門而何

客問鼓橐籥曰鼓橐籥卽調真息呼則炁出吸
則炁入出則如地炁上升入則如天炁下降

客問



十一

一升一降與天地同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
籥乎不能調真息則橐籥不鼓呼吸不應陰
陽否隔而病患百出矣

客問卦例曰卦爻反對寓火候之上下也如屯
卦之正體自初爻至上爻爲陽火之自下而
升進於泥丸也以屯卦反看是爲蒙卦卽屯
之上爻至初爻爲陰符之自上而降入于黃
庭也他卦皆然通乎此則火候可明不必論

卦例矣火候只是存神

客問年月日仁義喜怒賞罰之說曰前論卦爻
是喻火候升降年月日是陰陽消息之用蓋
一年有節候一月有盈虛一日有早晚自寅
至戌爲火之動自亥至丑爲火之靜所謂陽
火陰符也仁義喜怒賞罰以言乎其中也蓋
吾身陰陽過與不及皆失其候如仁義喜怒
賞罰不得其中則民無所措天下烏

能致太平哉

客問



十二

客問意爲媒之說曰意屬脾所謂真土也土以
和合五行人身火水均平又須以意消息之
使無太過不及之患此意者卽元神之用但
不可馳耳一馳於意則勉強助長爲患不細
就使善用亦不免執着只是元神覺照却好
但起一念安排卽馳於意矣

客問爐鼎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安爐立鼎曰初
機之士身心散壞不堪作用先要慎起居節

飲食調寒暑省睡眠收拾身心慾空室慾使
四大安和神完炁壯可爲入道之基然不可
用意動念恐虛陽上攻反以自焚其驅如見
魔是只就身上理會爐鼎等字一切刻去便
易曉

客問產藥曰產藥二字當以生明字代卽日月
相推而明也火候二字只是存神以馭炁
二炁升降明生矣二炁升降又在無欲天
客問

十三

一生水其位在北其卦爲坎在人爲腎念息
則神返於心心不外馳則氣返於身漸漸沉
深入于炁海

客問元精所以產曰元精雖產於腎然非靜翕
則不能生如一年之陽炁生於復而基於坤
一月之光蘇於朔而基於晦一日之陽炁動
於子而基於亥不翕聚則不發散心炁下交
於腎腎舍受而翕聚之然後能成變化

客問迴光返照曰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逐
自己一個身子却不曾照管今只將照外面
這個神收回來放下外面許多機巧一意歛
藏這便是迴光返照

客問心息相依曰心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
不能自立所以用調息工夫拴繫此心使心
息相依調字亦不是用意只是一呼一吸繫
念耳至心離境則無人無我更無息可調只

客問

十四

綿綿若存久之自然純熟

客問用意卽是不忘否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
無不泯之謂忘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
照常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或此心紛
亂覺照之力不勝不可強制且去應事姑緩
一步俟其漸定稍得和平自然貼服不是用
客問先天曰原來一身之氣會於丹田謂之太
乙含真炁卽先天一炁也修煉家行後天工

夫至于胎息漠漠泮泮入於混沌養得這一點太初靈明之體亦是先天卽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然非虛極靜篤不能造故曰莫向腎中求造化須從心裡覓先天

客問



主

元精上升能留得心中之氣住者益精升則化爲炁與心炁打成一片所以住耳此之謂交媾其論甚精虛極靜篤自然然而然不可有爲也明乎此龍虎鉛汞炁等語可一切刻去客問坐忘曰匡廬山中有竹林寺或曰阿羅漢所居昔人至者或以無心以有心往顧復不見也不謂神且奇哉予嘗病中久坐靜極忽一日見予身在白雲中唐巾方袍拄杖向予

而立一鶴自隨得大自在非言想可及也顧嘗靜中以意求之則了不可復得豈非匡廬之竹林寺世人可以無心見不可以有心求哉坐忘之學亦復如是

客問



末

田有似于採取耳豈區區意迎目送以運用之哉客問神棲泥丸有諸曰作丹之初只是凝神則炁自返于中沉入腎府當此之時覺其炁到卽是照未嘗用意但久之則炁常在下不能上升又須忘却不要照他則真火自降真陰自升一升一降無有停已非守泥丸也玄門設辟着象後人執泥流于用意也類如此

客問任督二脉曰二脉通則一身百脉皆通鹿
運尾呂通督脉龜納鼻息通任脉故二物皆
壽修煉家以閉兌爲功齒牙相着以交任督
二脉人三十六牙齒牙相着卽叩齒三十六
也今人誤以爲啄齒可笑

任脉起中極之下循腹裡上關元入腦下下
齒齦與督脉合爲陰脉之海

督脉起下極之俞循脊裡上風府升巔下額

客問

上

入喉上上齒齦與任脉交爲陽脉之海黃庭
經曰皆由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
經乃身之黃道呼吸往來于此卽任督二脉
二脉俱上行

客問流戊就巳曰西方金德之正炁化爲六戊
自西入北方生坎水故坎中有戊土陰中有
陽卽腎中正陽之炁也東方木德之正炁化
爲六巳自東入南方生離火故離中有巳土

陽中有陰卽心中真陰之炁也此謂真土北
方腎水上升南方心火下降水火相交合而
成形故曰流戊就巳巳已相交爲二土成圭
故曰刀圭刀者七也一點落黃庭如飲刀圭
非真飲也土德寄旺四時生長收藏皆資于
土故曰黃帝之功卽戊巳也金丹以意爲土
日此刀圭指人身中言晦翁詩云刀圭一入
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遽能安是

客問

大

真飲刀圭也似又在指丹藥吾儒飛昇說見
末章晦翁指外丹而言也

客問運炁曰天之炁運而不停故地不墜人之
炁運而不息故形不朽乃自然而然非能經
身伸之謂也人身左足太陽右足太陰足底
爲湧泉炁自湧泉入尾呂上合二腎左腎堂
右精府由此上夾脊雙關貫二十四椎會于
風府上朝泥丸由泥丸而下明堂散灌五官

下重樓玉闕直往絳宮流入丹田日夜循環周流不息皆是自然今人不知虛無自然之理妄行導引存思反致奇禍如白蓮道人炁蟲運炁道人黃癩是其驗也

水火並行則水升火降流戊就巳一點落黃庭之說俱相悖矣此運炁之所以有差也

客問火候曰火本無形安得有候心即神也神即火也行火有過不及之差則調而正之所

客問

九

謂候也其機在人用意太緊則火燥太緩則水溢全在緩急得中其曰不傳火者不可傳也起火時守虛靜聽其自然薰蒸化而為液下降灌溉五官不可一毫雜念

古人以交媾神炁為進火十二時中只一時者言一日之間行住坐卧自然凝神入炁穴便是進火便是子時所謂冬至不在子自初動處便是子時只假冬至一陽初生之炁非

謂必待冬至火動而後進火也

客問溫養曰只要常常守真息使神炁常常交媾若出息微微入息綿綿上至泥丸下至命門周流不已神炁無一刻之不聚此之謂溫養

客問卯酉刑德曰德主興起屬二月刑主伏殺屬八月二月有刑者升中有降也八月有德者降中有升也是神炁升降到一半處為危險之關恐人作輟易于意散則升者不升降

客問

二十

者不降留滯而成奇疾故言刑中有德德中有刑欲其防意如城勿令散失也

夫真人妙用在平抽添念動而散出乎卯門法當抽回使念靜息定或睡魔而昏入乎酉門法當添起則調息奮迅如此行之久久純熟到念念無念對境相忘息定心亦定神清夢亦清矣

客問陰符言機在目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

發乎目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非禮勿視爲其擾心也只調息息定則心火自降調息亦不可用意以目視鼻鼻視脢之說則着矣

客問神一出便收回神有定位否曰神者火也火有定位何以當其焰乎木遇之則灰金遇之則鎔水遇之則乾土遇之則烈人之形骸若遇其焰豈不朽腐所以然者念使之也收神之訣有無不着須大定靜中方有一也

客問

主

客問出神曰陽生則心虛空空無絲毫罣碍神當自出不從口出從目出目有異光從耳出耳有異音從鼻出鼻有異香當是時六脉俱息呼吸並止此游於混沌未判之初須令人守護之不可驚動只待分陰分陽或一七二七自然來復却以大定靜守之意不可散念不可動久之自然見性如月受日光一得永得矣然未離體也還須養虛待九年之功已

滿忽有一人與我相似立于吾前乃真人也其面向外是陽純矣面我則餘陰未盡再從鼻一吸卽收回只待面外方可放行初一步二步三步五步十步而止恐其遠去認自己軀殼不得迷入邪徑前功盡棄矣必從近而遠漸漸認熟則百千萬里頃刻可至此調神出殼也然陽神雖妙猶未能變化又有煉虛合道之功到此地位無他作用惟大清淨止

客問

主

是留神在內不令出外如用慧一般要舍光藏輝留一刻有一刻之變化愈久愈妙形自化而爲无矣此謂脫胎神化此謂返本還元按真人立于吾前吾親見之但面向我耳乃從靜定中得之非誑言也

客問道成之境可得聞歟曰人之一身皆屬陰陰魔消淨另換陽身所謂回陽換骨也時小腹其寒如水漸漸傳變其熱如火舊染新污

洩之淨盡則陽炁如春穿筋透骨一身骨節皆解勿以爲念更有外魔定心不動須臾自滅只宜大靜定以待之

客問炁歸元海曰人身中都是炁皆從炁海散去循環不息若不能收回則散而不聚不翕聚卽不能發散則炁幾乎息矣一呼一吸須令歸于元海乃得周流無窮然須任其自然不可有爲有爲則滯矣氣海觀于魚泡可見

客問

六

圭

工夫見煉炁運炁二章若捷法只存想心炁下丹田自入炁海

客問日月代明曰或云日月相交而明生所以象人心虛靈生慧卽太陰受日之光一般但月本無光人心本自光明似猶有間

客問環中之義曰坤復乾姤之間自是停留不住人身亦是炁機發動流行不已便長生吾儒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觀環中之理自一

陰行至六陰何嘗不動周元公說靜極而動動極復靜看來未嘗靜只是陰生陽陽生陰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自說得妥當如日月相交弦望晦朔循環無端也

初三日日出震在酉照艮上月月生明
初八日日在甲照丁上月月上弦

十五日日在丙照乙上月月滿

十六日日行健過乙過辰卯上月始缺

客問

六

圭

二十三日月復庚下弦至辛至乾
三十日月喪明至初三日復震

客問三昧真火曰心爲君火膀胱爲相火大腸爲民火三火薰蒸神炁乃交君相二火不動惟民火常有走失之患凡遇張狂奔走之時須任其自然則濁者徐下清者徐升穀炁常存矣佛書亦云三昧三譯曰正昧譯曰定言水火俱正定中生也亦此意

客問山澤通炁曰山澤之炁相通以其虛也惟虛故二炁相感以有成內煉之道亦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炁聚炁聚則蒸雲爲雨與山澤相似不虛則滯而不通安能成變化而行鬼神乎

客問以若所論教亦多術矣不有捷徑者乎曰然有三要第一要煉精第二要調息第三要養心精能煉則基立而息可調息能調則念

客問

五

任而心可養心能養則神清而道可居三要得萬事畢矣

煉精者寡之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化而爲炁充塞于一身之中此非無欲不可得也調息者存之存之又存以至于微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之無外想此非虛靜不可也得養心者思之思之又思以通乎神紛華靡麗毫不以動于中此非無欲之至虛靜之

篤不可得也

客問二氏宗旨與吾儒同否曰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修身只是存心養性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造化在我故又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則天地不息文王之德之純於穆不已無聲無臭至矣者也長生易足以盡之求長生者以夭壽貳其心者也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

客問

五

聞道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非神宰太虛乎卽所謂知天也夕死可矣未嘗死也何必求長生耶故文王之神在天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陟降于帝之左右非飛昇而何此吾儒之飛昇其亦異于二氏之所謂飛昇也與

知天則神宰太虛卽不死矣曰夕死可矣孔子若曰不必更求長生也深哉深哉

聽心齋客問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舊題廬山人萬尚父撰不詳其履貫書中大旨
皆宗尚二氏之學謂一切聲色弗以耳聽而以心
聽設爲客問亦弗以言答而以心答也大抵近俞
珍席上腐談而所言荒渺尤多紕繆之詞

文園漫語一卷

〔明〕程希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園漫語

一卷》提要

大園漫語
都門程希堯著
人心道心
前蒙解人心惟危二句曰心一而已向於欲為人心向於理為
道心是人心與道心相去也人有此心使有此心必有此心方
成此人蓋子曰仁人心也即是人心即道心也可以參三才可以
靈萬物但失卻此心便違禽獸不遠人豈為禽獸不過始於一
念之差關係甚大是艱險故曰人心惟危聖賢滿腔純是道心只
覺天地同春萬物皆通何危之有心至於可危則道心存焉者
察矣故曰道心惟微二句一聯不可斷者
性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上智
似性善下愚似性有不善相近又似性無善無不善何多歧哉
後人不得其解遂謂相近指義理之性言上智下愚指氣質之
性言不知自古言性未有以理氣對言者以理氣對言自宋儒
始猶二之也蓋天地生人止有一氣何別有理附之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道也者陰陽之中也人得氣之中物得
氣之偏同此人則同此性孰為氣質而孰為義理也但陰陽分
數微有多寡故曰相近而實無上下之懸絕又豈有上智下愚
可名也人自一念初分後遂日漸月染而不覺故習有漸積之
義焉而非驟至相遠者習未至於相遠猶猶在我我不思為上
智不免為下愚我不安於下愚猶可為上智習既至於相遠則
上智自上智下愚自下愚孰得而移之可移者在習之未定而
不在習之已定也習之已定移之極難又何移焉玩一唯字便

見有令人惕然猛省者意不然孔子又曰主而知之者上也學知
困知而為次為人知以其用功有難易耳及其知之則一也二
次字即近字義不甚相遠惟因而不學然後為下假令用者皆
學終無下愚一等人矣聖人之言豈欺我哉若又謂下愚不移
不免自相矛盾有何以為聖人之言

儒釋異俗

或曰佛之道大於孔子子曰何以故曰孔子之道止於中國
佛之道通行於四夷子曰不然孔子之道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人統宇即知崇祀孔子愚知九夷八蠻不皆元人若也故中
庸謂聲名震寰宇之聖尊親編血氣之倫豈同佛之道可行於
西域而不可行於中國者乎何也西方風氣與中國不同故所
生人其為質也剛故可以暴怒其為俗也樸故可以茹淡

大周漫記

其為信也固信故可以待成其畏罪心感故可輪迴以果報懼
之其提智心少故可以苦空寂滅防之其土產饒裕故可以喜
捨賢財化之是以不用刑而人自不亂其實地使然也今是中
國情變百出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乃欲全禮樂刑政而明綱常
倫理不亦誤乎黎陽子曰釋老之道不可以治天下猶渙泥不
可以膠物彼誠見禮樂刑政中國所不可一日無也或曰自漢
明帝時佛教已入中國至今日或一日何不可行之有子曰儒
衣儒冠者諱空而空諱愚夫愚婦者求福而福福德於佛教無
與也佛之道實未嘗行於中國也或人嘿一無以對
學者誦法孔子津一趨向佛氏惑亦甚矣佛理罕外於聖訓試
觀大學知止一節非佛所謂戒足者乎論語不逆詐即非佛

所謂大覺者乎吾有知子即非佛所謂無而未嘗無空而未
嘗空者乎曰不亦樂乎曰智者曰樂亦在其中非佛所謂極
樂者乎大學心有忿慢章非佛所謂虛無所住而生其心乎佛
言無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佛之不起念即孔子之意必
司我俱母也佛之萬法歸一即孔子之一貫也第聖人之言高
如天卑如地深求之則諸子百家難為言淺觀之則章句易為
解故童而習之以至皓首而不悟一見漢儒改頭換面之說佛
經之多出遂謂新奇而可喜如富家子弟祖父遺下大脂大脔終
日玩弄而習其為希奇珍偶見他人而洋洋然水紅顏無此
得彼不知人所有不足以當己所有識者因為之三嘆
六祖為頓宗建禪禪之派別于教與律也而却與儒道不異

大周漫記

王

別觀壇經云自性迷即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意即觀音言捨
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牟尼即彌陀人我是須彌合欲是海水
煩惱是波浪毒害是魚龍魔障是魚鱗合欲是地獄惡魔是畜
生除人我因彌陀去貪愛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
總行十善天堂便至據斯言也推之作用固有不同反之身心
豈與吾儒剏錫乎傳彼道者暗合於吾道之中泰彼道者別求
於吾道之外靡皆不愚信有之矣
內典
大部諸經皆言智為先導雖情五波羅蜜乃至萬行若無般若
智皆名魔業若忘失菩提心皆名魔業故佛見鬼心亂者則令
其作死屍骸骨之觀想見心不亂者則令其數息以調攝其心
見可於機用發明者則以禪枕攝之見泥於文義者則令其離

文字而學道見不知文義者學令其學智慧而明般若故云千	經萬論緣何事只為調治一點心世人誦經念佛徒勤口舌而	勿求於心寧獨寂子儒宗而亦昧於佛旨	羽化	或謂羽化之士脫塵之通稱也俗稱八洞特寓言富貴也賦	也老少男女也隨寓超脫即隨人皆仙豈真有登蓬萊跨鶴鳳	者哉此亦本於漢谷永而少更其說不免矯枉而過正又謂朕	食之術可以垂胎換骨而飛昇導引之術可以出神而尸解斯	言入妄誕而不終何也儒風道當出自天成郭景純曰照昭無	靈氣漢武非仙才麻衣道人曰錢若水無仙骨是以學者如平	毛成者如麟角獨所謂惜精調氣卻病延年理容有之爾	方士	方士誘人母乘人所喜好者而中之也人情莫不好貨故以奉	砂元承煉丹點化誘入之情莫不好色故以女誘入鴉借陰補	陽誘之是以言易入而人易從既而益母氣以破產吞熱藥以	長服求富而反得貧求壽而反得死非彼能愚人人自愚爾	元會運世	邵康節元會運世之說非是鑒空蓋以一年之數推之也一年	有十二月則知一元有十二月則知一元有十二月則知一元	十世一日有十二月則知一元有十二月則知一元有十二月則知	一世有二十年春三月主生則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冬三月主殺則知商會消人成會消地玄會消天今年過明	年來則知一元又來循環而無窮也何此心自然之數康節	月光半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儒謂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此亦本周鼎京房諸家之說爾夫	月出時日已入厚地之下更於何處借光惟考靈曜曰月當日	則光盈近日則明蓋故後人謂月星本自有光獨避日月而以	後漸遠於日其光漸增故望日光滿望以後漸近於日其光漸	減故晦日明蓋此說似矣猶未得也月來避日只宜漸近漸家	所遠漸明如何盈虧有上下弦也譬如東顧於庭燎之下燭不	顯光漸遠則漸明何嘗半明半暗乃如上下弦也夫月體原自	有光只是一半觀月盈時中有黑影則背面無光可知己觀月	晦時中有黑影則背面有光可知己如一彈凡半白半黑轉運	於天由晦而明也自暗而轉明如弓上丁弦漸轉則光漸滿而	為望由望而晦也自明而轉暗如弓下丁弦漸轉則光漸盡而	為晦予宜好異哉有目者所共睹也	交食非日日相掩	曆家謂日月同在天上日在下月在上月在下以月掩日故云月食日以	形月在天上月在地下月為日隱虛所射故云日食月以精信	斯言也月有黑質或能掩日若日乃陽精原無黑質曆家謂閏	虛者日大外明中精實閏何不視之天地乎尺乃陽氣上浮有	形無質地乃陰氣下凝有形有質月陰而日陽則月有質而日	無質也可知已胡謂乎中精實閏也况易有曰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傳水火不相射日月正水火也惡得隔厚地而相	射又謂閏虛乃大地之影月當望時與日正對月放地影遮蔽	故食曾不思天雖包地地雖包天大小不甚相懸觀日月升沉廢	可知何以大地之影上射於天僅如月體大也愚接目北極至	南順分之則為度川自日出至日日落橫截之則為道三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之度與東西之道相合處謂之交冊交之十字廣為羅喉通
運師者一名能神一名太陰首此乃黑熱觀日月離交不食當
交則食是日月視羅喉黑質遮蔽人自下觀之有似於食而實
無損於日月也或曰日月在天其體甚大羅喉惡得而蔽之不
知占書有數日相掩者有兩日相遮著其體料應如日人何獨
於羅喉而說之但羅喉掩日月由日月正在羅喉之而後照出
羅喉之體故非交食則羅喉之體常隱而不可見也

日月交食信有常度非異也詩人咏十月之交以告凶春秋書
日有食之以紀異同樓秋疏王親擊鼓舉陽事以壓陰氣何也
蓋天一人氣相為感通天象既會於上人事變應於下惟王者
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如詩註所云然後可以扶陽抑陰化災為

祥雖食猶不食也故朱子曰當食不食非真無分秒可見也學
者勿以詞害意可也

七十二候
夏小正即夏之月令也其志時物每以見字言之蓋據一時所
見而紀其概爾至泰呂不韋著月令增損其詞接為已有致失
夏人紀時之初意後魏時以之入曆迄今曆家遂物而分屬
之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候為一月七十二候為一年
夫此物之生未定在五之內五之內即有生者亦豈止
一物足驗而別無他物耶何怪乎王水素問往淮南時則訓管
子以家周書其所紀互有異同也
十二相生論理不驗形
人謂十二相生形皆不足最無牛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

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雞無腎犬無腸猪無肋信斯
言也何所取義乎按五行各有生旺衰金生水亥為水之生氣
子則水旺土雜土水之衰也猪得水之生氣辰得木之生氣牛
得水之衰氣故曰亥猪子鼠丑牛丑雖水衰而水能生木寅為
木之生氣卯則木旺辰雜土木之衰也虎得木之生氣未得火
之旺氣龍得木之衰氣故曰寅虎卯兔辰龍辰雖木衰而木能
生火巳為火之生氣午則火旺未雜土火之衰也蛇得火之生
氣馬得火之旺氣羊得火之衰氣故曰巳蛇午馬未羊火生土
土旺於四時而不衰惟土生金申為金之生氣酉則金旺戌雜
土金之衰也猴得金之生氣難得金之旺氣戌得金之衰氣故
曰申猴酉雞戌犬金復生水若循環然此原就相生之說其理
但未及論生剋之得失何如耳

大國彙錄

七

星名之改
眾星在天成象原無其名皆人強名之爾如紫微垣東藩第一
星為左輔第二星為上宰第三星為少宰第四星為上輔第五
星為少輔第六星為上衛第七星為少衛第八星為少丞諸如
此類以位言之如柱下史因近尚書王記君過大理因近陰德
主平獄從官因在大子西北為侍從之官即官因在郎位東北
為武衛之守諸如此類以職言之如東西兩藩在衛之闔闔門
如開門象華蓋在鉤陳上覆蔽大帝之座人星如人形天狗似
狗次諸如此類以象言之獨心為火故火星為心又以理言之
滿由是日星月星辰星可以天名之平道天田天江之類可以
地名之斛星箕星杵星畢星之類可以器名之天庫天庚天倉
天用之類可以食名之天厨天牢明堂靈臺之類可以室名之

紫微太白之類可以色名之龜星魚星之類可以物名之卷古
 天德之類可以人事名之卷旗九旗之類可以儀衛名之天錢
 雖珠之類可以寶貨名之執錢天槍之類可以武備名之積尸
 墳墓之類可以凶名之金木水火土可以五行名之天本無心
 而所象人不能無識而觀天不無夫人織女老人皆人也而星
 亦有此名果天上真有此人哉周鼎出自周時所起自秦而
 而星亦有此名豈星出於周秦之後乎軒轅尤傳說王良造
 父奚仲皆人名也而星亦有此名非因星以名人是因人以名
 星尚不然何其所主相類也

雷擊論鬼神在中

劉誠意有雷說三篇曰昔人耕野震死者或謂可畏孰是獲罪
 於天歟之矣劉基曰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

文淵閣書

我泰稷於而極長慶人而書市用小斗於背凡如此類不可枚

舉孰從而為之正所謂為德之盛而造化顯以示人也今日非
 天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通達之是天之於人漠然無所
 關而人之於天全無不足畏何得雷而君子思懼迅雷而聖人
 變色哉况雷之所擊不必盡惡人而謀之似有懲一儆百之意
 人之避雷於石室亦可避脫免又似許人悔過遷善之仁人君
 法此以用刑斯無愧於司牧之責矣天又何嘗拘拘執至若木
 石亦擊者天道好善而惡惡人有惡行物有毒害並皆惡而擊
 之毒虫常附於木石擊毒虫因以及木石也不知者以為擊
 木石云

龍不行雨

俗云龍行雨者非也天地間一氣而已氣有陰陽陰陽和而雲
 氣蒸雲氣墜而雨澤降龍性喜雲藏於江海而飛騰從雲故雨

中每有魚蝦之類龍起所帶也故曰雲騰致雨非龍行雨也

潮沙

或問潮沙乃地氣之升降但每潮皆自北而南何也且水行地
 中月在天上而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教皆合何也均是潮
 也又有遲蚤壽聲之不同其故何與予曰天地間四運皆水而
 相通謂之四海北風氣剛動南方風氣柔弱地為風氣所鼓故
 地勢北最高而南下北海湧水甚急冬月不冰故水溢而南奔
 其來既遠其注必怒而潮長方來則暴過去則柔而潮平者
 過未者續氣机自然而非過去之水又轉而為方來之水也
 四海之潮生長平落不同時波濤不為同者又是水之流因地
 勢而異爾夫水氣所運日月在天亦隨氣而轉但月只半光故
 人見晦朔弦望與潮之生長平落相應其理乃偶然而合而不

文淵閣書

相聞耳目未嘗不轉而人不見與潮應者由其光之滿轉而不
知轉也○海語載占城國外有分水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為
諸番之路西注為朱崖儋耳之路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岷
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望既至海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
汐之變蓋見潮因氣機而變與月原不相關也

海市

宋人謂海市乃蜃氣結成予始疑之及觀占書曰海旁蜃氣象
臺廣野氣成宮闕東海氣如簞簞河水氣如引布河漢氣如
杼濟水氣如黑蛇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一日如帛
少室氣如白虎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
如室屋南夷氣如閭臺或如舟舡樓榭北夷氣如群羊如麋鹿
始服其言有稽因思闕疑二字其後學之鍼砭也

左傳遺疑

十

劉知幾史通謂周室微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
乃與魯君子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經成以
授弟子○退而與書丘明恐失其真論本事而為傳明夫
子不以言說為也春秋所載當世君臣其事實實形於傳故
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後世口說流行有公羊穀梁鄒
夾之傳鄒氏元師夾氏有錄無傳不顯於世秦漢之間學者多
治公羊穀梁至魏晉左氏漸行史道斯言是謂公穀之傳聞不
如左氏之親見有可證也近人謂左傳至漢初始出於張蒼之
家蒼為秦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律曆乃與其徒根
拾所聞記為左史派傳至今有失本末面目改其言多與聖經
不合匪直公穀為然也不然臆者秦焚名也臆者秦焚名也底

長者秦官名也丘明既與孔子同時書中安得用此語耶其不
可盡信也元微矣 愚按此說不免過疑秦至始皇并吞六國
因在孔子之後自非子受封於周穆王時却在孔子之前故孔
子刪詩而存秦風叙書而錄秦誓當時秦已強大九黎祀會飲
談官分職諒有定名至始皇有天下不過仍其舊耳若謂至始
皇方有其名就遂疑左傳為張蒼所託而為今觀其文為古不
似漢人口氣晚令蒼果能為此文又非不知朝代者豈肯自取
譏諷而不暇一檢點耶

三頌

夫子刪詩而存三頌猶脩魯史而成春秋之意也蓋頌者謂也
後世子孫臣下誦美祖宗先王之功德也夫子系出於商生於
周而居於魯實有臣子之分焉此三頌所以獨存也若謂古詩

文周漫語

十

原自有三頌夫子嘗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夏禮既與殷禮並在豈無夏頌與商頌並傳者耶若謂魯
得周天子祀樂而有頌非列國可比則夏商之後並有淫威降
福孔夷何獨夏無頌耶夫子於彼刪之而於此存之其意可見
矣由尊而卑故周先於魯由親而疎故魯先於商
鄭風非鄭聲
夫子明言鄭聲非謂鄭風淫也天地間有形可以取聲者惟
金石絲竹土革木八物而已清濁高下調之平而協之合然
後可以宣八風之氣感而像之和鄭聲惟用絲竹清濁稍以疎
鼓絲之其遲濁難調之音悉廢不用於是為新乃康漢之謂
淫心耳是以什尼惡之若以桑間濮上為淫俗故其聲淫蓋
自為風自為風何與於聲也朱紫陽因夫子鄭聲淫一語

概以淫風日鄭詩取小序而蓋改其舊是因陰廢食抑亦過矣
春秋以前重一本氣諸系自後漸廢其礼朱紫陽悖於宗法
而宋不能行至今沿習蓋久譜錄相傳即素封之家亦不多見
甚至子孫而不知其為何人之派墳墓而不知其為何人之塚
故曰宗法廢而朝廷無世臣諸學廢而天下無世家噫本本水
源之思人孰無之第世遠人亡固不可冒認革宗如郭崇韜之
可恥凡人祖父孫耳目所及聞見者也創為一錄以遺子孫俾
世得以繼續不猶愈於日遠日疎乎
俗有新亡人每以七日為忌七、四十九日為盡相習成風而
莫之知也夫人始生七日為臘一臘而一魄成七、四十九日
而七魄具蓋始生曰魄形體之謂也故人之初死七日為忌一
忌而一魄散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散盡既死為魄如覺之謂
也此俗礼所錄承也輪見關恩之說甚詳
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兩儀
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微有不同易之兩儀指陰陽奇
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五根之象而言易以陰陽之消
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
易之離圖之圖詳圖固所以輔乎易也不知者以兩儀為天
地夫以易之兩儀為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周之
兩儀為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蓋太極理也陰陽氣

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
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屬
孔子謂樂則韶舞取其雅容揖遜而有揖讓之風不若武舞
干山立而有征誅之象也書言舞于羽於兩階謂伯禹征苗不
服遂整衆脩文于所以行羽所以麾皆即軍中之器而教之以
練兵備敵不事戰伐以明脩德之意爾故七旬而有苗後世因
以此為韶舞不知樂之可見者惟容可聞者惟聲至於德位不
過推其原爾若韶舞用于羽與武舞之摠于無異夫子何謂盡
善愈於盡美也
人言詩有別邪關學也固有未通六藝先製五言者時謂詩不
必父子仰謂文不可詩乎嘗觀史記云黃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有而後推讓左傳云深恩而淺謀通身而遠志詩云海日生
伐月江春入暮年詩云驚蟬移別柳聞雀墜閑庭尺水興波
寸山吐霧何分於詩與文也杜子美推較詩聖自秦漢文中得
來夢多人固未有長於文而不長於詩者若曹子固能文而不
能詩非才之不足思未留心兩主音節不同特刺技也人又言
三年李固舉子十年李不得第詩人此亦指李業文字言之也
舉業豈足以尺文哉
論語文訣
子曰詞達而已矣此萬世文字之訣也摘辭最難以達意詞能
達意即天下之至文也今人作文字常患心欲言而口不能出
即出於口而形於筆又多滯澁而不流暢皆非所以為達也蘇

東坡文章妙絕今古只是詞能達意欲長說便好短說短說便好洋如千頃之波任意所到無復滯礙視彼歸藻績騁博洽者反無天然之趣矣朱子註謂不以富麗為工亦無富麗可工也

大有奇偶

歐陽公文起八代之衰以其變對偶而為散文也文至六朝盛騁極矣故曰月露風雲胡能出也歐公崛起而變其格誠所謂迴狂瀾於既倒矣宋人因以對偶之文為不古夫文章始於六經伏羲畫卦便有奇偶他經儼然在在有之若果值變為得不對或單或兩任其自然可也殆枉過正均失之矣

孟子文法

蘇老泉批點孟子愛其文詞高古議論之杰也陳潮溪捫蝨新

文淵漫語

高

話亦載孟子二章謂充以天下與舜章云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渾濁濁不可名狀謂百里奚自鬻於秦章云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懸沫狂瀾乍起乍伏傾瀉洶湧而觀者悚然可謂濤發於巧心不受故於拙目矣後人模擬者不可枚舉如呂祖謙蘇氏謀夫論曰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碩雲薄則無甘霖鍾薄則無遠震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以一博字生下此學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大天下也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愚死亡而樂不仁是猶忍醉而強酒以不仁二字生下也昭明文選曰聖術之與足隸容彭之與鴟子倚須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洛此等句法全學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是

也而孟子亦有學古句者如曰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其管中而用之何為紛紜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此法本於尚書曰龍而思何憂乎懼而思何慮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又曰吾聞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此法本於左傳曰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夫承古範今大建斯文之前微隻詞片語亦為後學之南車也若出入經史變化無痕又獨擅作者之場固非後人所易到亦非後人所易知也

經權

經權二字皆是喻言經者常之經也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權猶帛之緯亦必紉軸緊密錯綜不亂然後斐然成文權者稱之猶也經猶稱之衡亦必斤兩星子有定然後錘可往來取中

文淵漫語

五

變通而不窮兩者不相類而實不相離也若謂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專專用經而不用緯專專用權而不用衡也其可乎宋人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非惟不識權字恐亦不識經字若能識得經字自能識得權字

物性

物至多亦不能成崇此常理也自人創見則為異若異者習見亦為常矣嘗觀弘明集云自梅山岳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鼉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貓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後猴伽羅自稱宅舍神者必是大羊猪獺門戶井竈破器之屬不惑自不悞孟子所以知言養氣而不動心也昔孔子令探聽而知麒麟王基至三怪而獲吉但公不理索衣之人周南靜聽依晨之陪叔堅佐戴冠

之大公處書入憲之手抑何恆而非常耶

孔廟禮

曲阜孔廟有夫子手植樹相傳一代受命則發榮一次因以見
吾夫子之靈異及考常孰縣泰山道觀有七星樹乃梁時所植
者今尚存吾愛錄載靜安寺有陳朝樹二株宋政擒閭媚
臣朱勰圖以進徽宗遣使求之暴風雷雨振拔其一茅山有計
注陽手植樹餘悉在祖晉千歲物也由此觀之樹性最壽莫獨
孔廟者為然况吾夫子之精神命脉昭在六經與天壤俱歟本
宜終焉而不朽木朽矣夫子之神亦朽耶雖曰尊之其實小之
若謂手澤之存睹物興思如甘棠咏愛則庶幾商人有心懷孔
聖念切堊牆不以瞻廟貌而加恭不以處幽獨而加肆則廟樹
何幸其存而壇杏何病其亡耶

大園漫語

去

草木有知

植物無知而亦有知如莫笑梧桐屈軼華平是也莫笑朝後一
日一葉生望後一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梧桐常年生十二葉間
月生十三葉一葉應一月屈軼見佞人則指華平天下平華亦
平有不平處華向其方以傾愚按物之始生也本乎天而物之
既生也應乎時理也亦常也如象之騰四時轉運於四足猶之
脂寬寬應十二時何獨於美桐而疑之至若佞人樂人以口
給夫子思其殆國險於山川幻於鬼域果一木能指斯無道
奸邪何用卑陶陳知人之術耶四方廣土眾民太平竟舜猶病
一方未平華傾一面四方未平華可四面齊傾乎惜曰聲傾古
帝王何勞巡省以察民隱太史何用陳詩以觀風化哉前二種
理之所有猶可信也後二種理之所無不可信也

品藻得失

評品文詞古多有之其間得失亦相掩宋人至論云屈原雖騷
有長鯨吞此不得伸之態妙作也或為露才揚己之說諸節歸
去來詞有閑鷗立海之狀佳製也或為以賦為詞之謂歐陽永
叔記醉翁亭得意之筆也金少游謂其用賦體范文正記岳陽
樓寫心之言也尹師魯謂之傳奇體此皆相馬以度者耳他若
司馬長卿家二五賦終百二十餘言而慧地謂其詞溢任彥昇
廣絕交論盡二萬二千字而文中言其文約張司愛抱朴子清
渠乃專華綺之稱常蘇州斷腸於高髻而享冲澹之譽後出
於此壯驪黃之外而得其天機

右軍書法

學書莫善於宗王而亦莫難於宗王嘗觀羲之法帖樂毅論太

大園漫語

七

史歲體皆正直儼然忠臣烈士之表告墓文曹娥碑色容憔悴
有孝子順孫之象道篇篇孤馬賦迹迹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
畫像贊洛神賦安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因義以成字非
得意以獨研豈摹臨遽能彷彿哉故學楷書者主黃庭經學行
書者主聖教序學草書者主十七帖法度嚴正而入門不差久
之熟過生巧而後可希其變格也不然雖腿筆成塚樂池為墨
其不為畫虎類狗者幾希

孝道

人有萬善先有孝此人有一身先有吾親畢親有誰萬善莫踰
聖聖垂訓昭然笑經之端書甚為簡古人亦不可不玩其詞曰
天子孝曰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
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之者法也諸侯居國能

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親安故曰慶也卿大夫孝曰譽
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則其親
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三者以明盡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
仕能當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
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親其獲安
故曰畜也大執孝乎斯其至矣古人之教此者也古人之學
此者也故教以從孝學字從子制字之義不既深乎凡忠臣
弟義友信友非孝子誰做得出

醫有四妙望而知病謂之神聞而知病謂之聖問而知病謂之
工切而知病謂之巧夫神聖極矣問病而反居切脈之上何也
蓋醫不必十全期於認真藥不必百味期於對症蓋古人問

先於切息有以也醫者諸古既登季鬼更區避執妙矣近如孫
帶亦不授見問病下藥猶懼執方脈理玄微孰克灼識乃醫以
不問為高手病以不言為試醫至於藥易妄投病難立起而猶
不悟嗚呼醫本活名射利不足責矣獨怪夫病者輕一己之生
而試他人之術可謂大惑終身而不解

龜卜
古有寶龜論出於鴻毛漢九君石室有黃龜石龜於若上刻書
云靈龜八百年反大如錢又云甲黃足赤腹白尾青眼黑者蓋
栗受乎五行之粹也由此觀之易曰靈龜莊子曰神龜自別有
種今賣卜之家皆用食龜之殼灼之已非其質安所問其吉凶
雖然顧人之精誠何如爾陸龜蒙雜說人苟精誠即季札以樂
卜趙顓以詩卜夷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

以政下孔成子以禮卜其應皆如響由是現之人若一念不誠
則見未積非以醫道醫則臺中說臺縱有靈龜亦不驗矣所以
為斷折足雖及門之弟不如師知其舛未未長金短雖親受之
亦不如父知其用斧也

文人
蘇軾演義引自陽雜俎云明星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
郎蘇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蘇
遷九品玄宗怪而問之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自此遂目
丈人為泰山青城記載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
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夫青城山
為五嶽之長若甥舅之義義則張說起遷其爵既曰泰山之力
後人只宜稱婦翁為泰山不宜稱為丈人今世俗稱丈人者多

春牛芒神
春王正月麟經首書今立春禮義人多不解愚因州古土牛經
而錄之芒神者耕夫也土牛者耕牛也牛以立春之歲為頭色
走為身而納音為腹也以立春日子為角耳尾色走為肚腿而
納音為蹄也身長八尺八節也尾長一尺二寸十二時也體長
七尺二寸七十二候也頭有龍色應春日受冠之干孟仲季之
年而麻草絲隨以變也鼻有狗色應新正中宮之色孟仲季之
年而桑柘木終不易也芒神高三尺六寸按三百六十日也立
春之年有孟仲季其陳亦有是壯少立春之日一也則以干為

衣以支為勤以納音為觀其色之不同有如此金日而警在耳
前本日而警在耳後水火王日則而警平梳其髮之不齊又如
此其行履鞋襪也水日俱有火日俱無金木日惟繫之而已土
日惟着袴而已金左木右乃繫則同而所以繫則異予立春之
時一也從卯至戌手提卷耳陽左陰右並見日扣也實時揭左
亥時揭右此二時乃為通氣故也子丑全戴此二時乃為嚴疑
故也執鞭用柳長二尺四寸按二十四氣也結用五彩春日有
孟仲季而麻苧絲因之矣春在歲前人在牛後春在歲後人在
牛前春在元旦人牛並立陽歲人居左陰歲人居右其制度也
詳矣其取義也猶矣名義考又載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
寒氣非於立春日也今有司迎春遣土牛芒神至日於門外酒
裏朝服以祭祭畢擊而碎之謂祭先農似太簡謂祭牛與芒見

文淵漫語

干

似太過謂為勸耕不應反碎以傷牛謂為句芒不應來牛以慢
神猶以為承訛襲舛未必無見云

飲器

飲器古制有爵之鳥也能食而不能飲爵上二小柱名曰止食
古人為崇飲之戒於制器之中亦猶飲酒百祥而不以為勞意
也不特此也羹有舟以載物多則覆餗有壘者雷也雷與
雨多則溢觴者傷也危者危者觚也觴者單也皆此意也
今人飲酒燭燭之害而博大量之名何異僅之醉血

星命

命書載五星當活者如宋興三台八座之官皆由儒術科舉而
進故五星專掌金水拱辰駕文魁文昌輔日月玉堂棟馬上帝
身生命及煞星不犯身命二主官福故能富貴全功名顯連

及家運既衰官祿等官用錢納粟補官故五星專重財二主
生強官實地用財補官卒皆顯達所以不可拘泥論也夫人生
之初有一定星象之命入人生之後無一定星象之主掌命之
不可思而諉也術家亦言之矣

玄理

儒家九轉丹成有內丹有外丹此鍊養服食之異也按名曰全
真之教術家驅鬼擒神此符籙科教之異也按名曰正一之教
凡此皆玄宗之流派爾若太上真玄老子正脉與吾儒不甚異
觀其言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即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也曰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孔子所謂無為而治予
欲無言也曰不貴難得之寶使民不為盜即孔子所謂君子之
不欲雖寶之不為也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即孔子所謂非禮

文淵漫語

干

勿視聽言動也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即孔子所謂賜不妄言
而中也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即周易所謂見兌而作不侯
終日也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即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曰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以貴為天下
者可以託天下即大學所謂平天下而慎身為本也曰不自伐
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天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即書所謂
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爭功女惟不伐故天下莫與爭能也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曰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即孔子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善人之
師即孔子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而不善者改也曰師
之所處利祿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即周頌所謂維萬邦屢

豐年以見天命匪懈也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即易所謂聖人神武而不殺也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即中庸所謂南北之強君子之強也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即周禮所謂司質執左契以司契執右契以司取蓋有與則有取也曰因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孔子所謂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曰化而欲作音時鎮之以無名之模即孔子所謂從先進也即述上篇已多荷契間有判謬老之所以為老也去人合乎儒言即包乎玄教區區流派思足區矣何也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符籙科放渺乎小矣竟舜雖往而其心至今在正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長生久視孰得與之較遠耶

醫論五臟

元周漢語

廿一

醫家以五臟分屬五行猶儒家取象於八卦也皆假設之詞耳自古漸遠漸失其真嘗觀歷代名醫淵源圖相以趙宋之王素列於南宋以大唐之蘇恭入於南宋以許崇為孝宗以范九思為范汪年代差訛姓氏錯尚且不真欲得真傳秘訣飲上也以見人五臟也難矣是以後世學醫者但於開不心陰陽之氣以成五行行一陰陽也胡可一一而分屬之所以然者因肝以氣為主春則氣盛春屬木故曰肝木心以血為主夏則血旺夏屬火故曰心火肺以液為主秋則液清秋屬金故曰肺金腎以精為主冬則精實冬屬水故曰腎水脾以穀氣為主脾土達乎此者其於醫道思過半矣不然難結亦謂東衛上應

天之度數下應地之分野豈人身真有二十八宿與天下十二州乎又謂經脈為經水豈人身真有海清渭湖河汝江淮漢河漳濟之水乎其不可執泥也明矣

熙熙壤壤

史記貨殖傳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蓋鑑論以壤壤為穢穢按字書然者尤也廣也壤者土之煖肥而膏腴也穢者豐也穢多也是穢穢然也重穢一意予意熙者光也熙者光盛而明也壤者土也壤穢者土厚而埋也郭隆之去人皆出閭閻而耀光明故熙穢為利來穢者利之至也壤穢為利往穢者利之去也非謂人之往來也穢是既富方殷之意觀上文倉粟寶而知札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穢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源而魚生之山溪而

元周漢語

廿二

歎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意自可見說者乃謂子長陷於刑罰無財可將故發憤作貨殖傳此二句正見天下人情無不好利弗思天下至大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其間豈無守孔守門義利之訓而孟氏利害之辨駁千劫難離而曉然不繼其人者而一概洞為利徒如朝趨暮散之細人參差鮮恥之下賤司馬情雖憤激亦不宜泛泛如此後人竄於上下之末曾細玩

詩韻改正

古詩三百篇上自宗廟達朝廷下至閭閻閭閻其觸而感者為詩惟有諧聲而無協韻漢魏以還大歷諸家始為近體崇尚此韻至今守為功令嚴矣予按沈約本吳音中如東冬清青之屬獨用當併為通用如虞模麻遮之屬一韻折為二韻前人論之確矣故元周德清鑒此而作中原音韻謂中原乃天地之中得

爲之正其音韻五方殊習皆能通解但其中以六爲溜以周
爲鬼之類亦不可以爲通訓是約爲南蠻之音而德清爲北狄
之音皆去正韻遠矣惟我朝洪武正韻一書字畫悉存今之
變聲音協陰陽之宜誠同文盛典也今臣下書疏必遵字畫而
詞林詩賦猶用沈韻何耶夫制出時王則當從矯偏歸正則可
從詞林校執主持在焉銘頌輔其勢又令人易從何憚而不爲
之一聲正也
樂可優古
班固漢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
生其竽原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
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
爲律本自古樂論亡今失其傳久矣漢人素泰定律實上古之
遺法也請嘗試之定律用葢麥則太尺則太尺則太尺則太尺
小通中故一黍爲一分九黍爲一寸九寸爲一尺則太尺則太
律管之長短容黍一千二百萬量可以較律管之廣狹稱黍爲
權衡可以較律管之輕重此一物也而度量衡衡生矣故曰黃
鍾萬事之根本八音之當即以此十二律管調之金音如銅削
之多寡石音如玉璞之厚薄絲音如絲數之繁簡竹音如中空
之廣狹管之長短穴之疎密匏音如匏之大小土音如土之輕
重革音如革之厚薄木音如木之厚薄漆之輕重一一比以十
二律之管何者屬宮商當以基管調之何者屬角徵羽當以基
管調之浸浸乎古樂可復作矣吁古人雖往拒泰固在歲未必
皆山地未必齊擇而用之存乎其人他若漢儒謂積德百年而
後興家儒謂先求生氣之元與律歷相通之說皆玄遠而非一

文淵閣

苗

時可能恐古樂終於莫復矣

五音取象

五音分配五象其義何居按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而唱始
施生爲四聲調也有統轄之義爲故曰宮爲君角者章也物成
熟可章度也有承受之義爲故曰角爲臣角者觸也物觸地而
出戴芒角也人爲萬物之靈含靈最靈故曰角爲民徵者祉也
物成大而繁祉也繁祉則事多故曰徵爲事羽者字也物聚藏
字得之也物得其所故曰羽爲物凡此不過取義取象其實彼
此不相聞涉漢儒不達此義乃於樂記而附會其說曰宮亂則
荒其居驕角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
動羽亂則危其財廣是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宮商角徵
羽之亂不亦近于誣哉

文淵閣

五

燕京八景

萬內勝景咸以八紀湖廣有瀟湘之景曰八瀟湘夜雨也洞庭
秋月也山市晴嵐也漁村落照也江天暮雪也烟寺晚鐘也遠
浦歸帆也平沙落鴈也杭州有西湖之景亦八曰花港觀魚也
柳浪聞鶯也兩潭印月也三峯出雲也南屏晚鐘也雷壇落照
也題院荷香也孤山梅雪也凡此者情與境適不咸搜奇景多
人題終非古若燕京八景則不然一日前門煙樹京城東南
有前門樂毅所謂前丘是也茂林叢生煙霞極目二曰瑞島春
雲瑞島在大內金人遊賞處也勢倚工巧遠近環抱因傍太液
池春氣上騰時作彩雲覆於其頂三曰太液晴波太液池亦在
大內西湖發其源漕河衍其流風來水面波映晴光四望蒼茫
不異江南風景四曰盧溝曉月盧溝有石橋長里許創於大金

而修於昭代原係沙壤故曉時觀月遍地如金五日居廣登翠居廣閣山旋繞疑是翠園自茶倦胡以來作焉天設之陰六日玉泉赤虹而山頭上出泉如虹飲潤衣朝大瑞就建梵宇點綴絕奇七日金臺夕照燕昭王墓黃金臺優異樂毅跡在易州迴光返照尚有餘輝八日西山齋西山神京右臂王氣所鍾大聖齊後翠玉爭奇矣此皆古跡之流芳不假後人之添景脫今並登運兩京之筆太冲騁三都之才未易殫述乃西湖瀟湘或擬狀於楮穎或吟咏於風騷汗牛充棟傳布人間獨帝都勝概圖繪題紀絕無一人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詎以堂堂天府可謂茶無人耶何無麟亦絕筆也

今人祭祀類是紙錢沿襲日久而不覺其非俗所從來矣予按

東周禮記

草

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琬為祠祭使析構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致堂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幣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滿祀既衆於是廢幣而用楮泉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可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由此觀之焚紙錢既無用焚幣亦未必有用但幣近於札錢近於賄前賢所以嫌嘆又焚幣必須於富室紙錢易辦於貧家時俗所以唯更也

寫畫

畫家有二體細事工巧謂之畫粗疎豪放謂之寫此不易之定式也予謂畫固貴細事而細事之中亦須活潑瀟灑方不拘板所謂氣韻生動是也若一勾描如臨舊稿此俗工之末技也胡可概謂之工巧寫固當粗疎而粗疎之中亦須布置有法方

不標亂所謂變異合理是也若信手任意不預理致此妄人之狂筆也安得濫謂之豪放畫中無寫上中為畫匪直山水人物宜爾即翎毛花卉亦然工繪事者當以鄙見為何似

五行源流

易曰而後生四象水火土石也不言金木緣且會生地時止有四者尚無金木故也變四為五者取陰陽老少非此五者不備也變象為行者以五者又萬象之所出也故曰五行一陰陽夫陰陽何為有五行乎白陽有老少陰亦有老少陽主動主煖主生陰主靜主冷主殺少陽漸長木之萌芽而合抱也老陽為火則活動炎熾之極矣少陰漸收金之疑固而內明也老陰為水則潤降耳寒之極矣陽不離陰陰不離陽如金木水火無地無時載也故又為土取物取象不過如此至於生剋乃後人推廣

東周禮記

草

之耳竇於陰陽之義無與也何以知之新本傳火火熾變灰厚壤產金金鑄成液水潤木長故曰相生金生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是陰後生陰不獨是矣若謂土中陰陽俱倫生家為陰陽生家為陰其於相承之義又不能通金剋木少陰剋少陽木剋土當是少陽剋少陰也水剋火老陰剋老陽土剋水當是老陽剋老陰也此一土也剋成萬少陰剋老陽老陽有足理乎後人不并此理遂有邪行五運之說主於相剋謂周以火剋商商以金剋夏夏以木剋商以土剋生謂夏以金生商商以水生周又有以人之五事配五行者素問以貌屬土言屬金視屬木聽屬火五行傳以貌屬水言

屬金視火火德屬水思為土蔡氏又以屬水言屬火視屬木
德屬金思屬土夫帝王受命而興何關於五行之數乃天與人
歸者也人有五事教亦偶合詎可一一分屬假配合而言道理
乎河海註又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
生土若有先後一定之教矣今日金生水四何以先於一也木
生火三何以先於二也土生金五何以先於四也火二雖居土
五之前然隔三四何以生土木三雖居水一之後然隔火二何
以生木所以人置一吸互相格特置無一定之論也

風水

郭璞奏書傳青島子之學也其最近理者莫如乘生氣一言而
論生氣有曰陰陽之氣感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行乎地
中而為生氣夫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

光緒庚子

艾

止夫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經曰
土形氣行物因以生氣氣聚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
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經曰
外氣橫行內氣止生蓋言此也何以言之氣雖流行而其聚者
猶有止雖零散而其聚者猶有聚近有地理心法謂郭氏雖曰
乘生氣不過詳言地中之生氣爾而天地流行之氣又秘而
未發其實天地二氣交相感者也譬如生子者坤也而所以始
之者夫也知無夫不足以成生育之功則知無天而氣而不足
成造化之妙矣又云地之言氣上交於天必著而成象如日精
月華雲英星彩玉露甘霖之類是也天之言氣下交於地必凝
而成形如龍穴之精氣砂水之美麗是也意此亦本昌不常月
令之誤耳月令振拾人言故據而不紀予按混沌之初止是一

氣噴則陽生霜則陰生一陰一陽若對待然陽氣輕清則動而
散統於外陰氣重濁則靜而結聚於中此天地之形體所由分
也天地雖分其質原無二氣地之周圍上下皆天也天雖自運
於上亦由地中氣上行而地中之氣亦足天之氣也試觀風生
於空谷雲起於水涯源委於高巖氣未有不目下而上者故易
不言天地交而為泰而書地天交而為泰其義可斷矣下氣通
則天地和在天為景星為慶雲為和風甘雨為瑞霧祥烟為神
光奇曜之屬在地為麟鳳為龜龍為瑞草紫芝為嘉禾瑞麥為
魚聚水湖之屬下氣塞則天地戾在天為妖氣為孽氣為陰霾
怪霧為非霜惡雹之屬在地為山崩為川竭為海沸河翻為人
妖物怪之屬故天之遊氣弗如地之藏氣藏氣弗如行氣藏氣
生行氣化故也若統所謂生氣止指地之藏氣則有望氣之說

光緒庚子

艾

者又德行氣言之謂若謂天氣下文則天為積氣將氣下文又
何以以上透而地下之天氣亦必下降厚地將何所承載而常寧
乎莊子謂則風舉之風即氣之動也蓋言地而不言天固論
焉而未詳心法言天而言下文又詳焉而未確古人地理二字
所以欲人窮理
擇子
常談考誤引佛藏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
子謂其形不可分也故人家有稗子弟謂其似苗非苗耳今人
作敗字者誤夫記嚴家無伴虜惡母多敗子穉非子先有此言
矣佛經當作別論
正建
今之正建必用夏時何也或謂周正建子以陰陽升降之始言

之周正建丑以日月所行之會言之夏正建寅以寒暑往來之候言之故建子不如建丑建丑不如建寅此說未盡予按一日有十二時時起於子一年有十二月月亦當起於子也太陽每

分象分野

二十八宿在天常轉不定十二次在天常定不轉天本無心而成象何嘗拘一然一而分配予自人以角亢為星曰壽星宮

大圖說

曰天秤時曰辰州曰兗國曰鄭以氏房心為星曰大火宮曰天蠲時曰卯州曰豫國曰宋以尾箕為星曰析木宮曰人馬時曰寅州曰幽國曰燕以斗牛為星曰星紀宮曰磨瑠時曰丑州曰揚國曰吳越以女虛危為星曰玄枵宮曰寶瓶時曰子州曰青國曰齊以室壁為星曰臨營宮曰雙魚時曰亥州曰并國曰衛以奎婁為星曰降婁宮曰白羊時曰戌州曰徐國曰魯以胃昂果為星曰大梁宮曰金牛時曰酉州曰冀國曰趙以胃參為星曰寶沈宮曰陰陽時曰申州曰益國曰魏以井鬼為星曰謁首宮曰巨蠲時曰未州曰豎國曰秦以柳星張為星曰鶉火宮曰師子時曰午州曰三河國曰周以翼轸為星曰鶉尾宮曰雙女時曰巳州曰荆國曰楚天象似乎有心矣其最為不經者亢莫過於分野何也天體無窮地形有限況中國不過海內之一隅

天象止分為一隅而不他屬牙古時舜方列十二州堯時祇為九州而已舜以前十二次將何所屬乎自虞而夏而秦漢郡國廢置大有不同又安能言山皆驢耳昔人又謂以列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為皇越同次者以同日受封也故星官以歲之所在為福歲之所為災果爾歲星一年更一次封國有一年而封數國者歲星固不能週有封一國而百年不易者又豈能常照如初而位次不改耶謬可知已

四靈

禮記曰龍鳳龜麟謂之四靈不曰瑞而曰靈者神異之名一字一典非漫言者耳按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伏羲則之以為卦黃帝時鳳鳴丹書降於玄扈山其文圖者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皇帝拜而行之謂其圖而明者曰啟勝意者吉圖而

大圖說

暗者曰皇勝意者威方而明者曰義勝意者從方而暗者曰欲勝意者建武王允商而有天下諸丹書於太公終身治天下以敬勝為主而義勝輔之大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第之以成九疇此亦就漢儒所云孔子生時有麟果吐玉至於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是此四物天地賴之以開其運道統賴之以行其傳祀記出於漢儒之手故得云然古人文亦與實類如此而後人忽以為常談則聞者不無天地間物尚有為鳳亦瑞焉也角端屬庚亦仁獸也何不概言之而只指四者為靈乎

養脈

今人養脈之制必遵二十七月者以子生二十五月則謂之三歲親後二十五月則謂之三年故聖人定為中制親養二十五

月而星而月而禮禮是月初表三終表通計二十七月為定準也

封禪

太史公欲求漢武求仙之失而作封禪書故漫及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而不專言封禪之一事予按泰山為眾嶽之長故封土為壇於泰山之上以祭天除地為禪於泰山下之小山以祭地古者五載一巡行每姓一封禪乃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三代之君若禹湯禪湯革夏正其封禪也宜矣至周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定故至武王而始封禪自後諸君皆未之行雖威如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寧猶憚憚國度戒禪而己武維女守成自無得而謝也自夷齊故為必有祥瑞之說拒齊君諸儒為必俟太平之言難秦帝而後立中材之主恭其美稱至一

太廟設設

葉

代而數封禪中則其相符應自修禪心以証清寧者此其真視先王制禮之初意相去何遠庭耶

烟花四喻

人皆謂家夫為鳥龜母為鴿兒婦為鴿客為燕虎鴿說此龜與蛇交雄龜去尋蛇鴿法為也任其子與諸鳥交係候類也旦夕無虎時食虎腦虎死不驚故名燕虎此說未盡申言之可也予按龜之為物也入水不濡居陸不涸見人頭縮身中藏身無之不察刺之不痛物類中無類者也鴿夫酒客臨門畏人知已頭欲出而步卻聲欲揚而口絨然亦夫也幻然一鬼也反至其後欺人而不反顧弱者託斯文以逞唇舌者假執利以鼓腹後大修小時卑時尊習與性成恬不知恥龜則負甲於背彼亦披甲於額矣如此然後見為龜之醜惡揭之為物也形似鴈

而不如其節趾無後而難以升高獨其體能肥大者以食不擇物故也娼母貪憐無厭頑頑無恥不擇好醜不問老少教在自挑心招意在瘠人肥己阿堵無物即投去眼內之釘家兄到來遂親附體中之熱計深於笑裏藏刀挽熟於火上插并晏安娼喜好音聽焉如此然後見為娼之貪毒憐之物也其體長臂短足賦性暴四刺三衣之則裂冠之則毀髮易上錯趾後淵娼婦一落烟花便入苦海娼羞羞花之妖醜效井木之孫形引鏡塗面顧影搖身惟知夜去明來之足隨惡知郵事一遇之為幸惟知淺斟低唱之為濃恩知播雲集茶之非淡琴瑟習苦自以為其曾不思夙興已夜寐是何人之妻生育已長大是何人之子若年不常華容難再傾蓋塞台白首絕交昔為錢樹今作飯糞黃髮珠今成踐土同行不以為羞而反以為嗤當家不念其勞

文周漫語

葉

而反憎其累疾病纏身勞瘁絕口元無三寸之肉猶若一庫之丘壠入袋猶係非敢望矣如此然後見為婦之吝嗇之物也其為物則冠乘風則翼少有挽關不識辨慚慚尾乞婦亦入室為食而皮為囊矣婦客良心迷於尤物天性奪於惡緣婦亦入室為食而皮為囊矣婦客良心迷於尤物天性奪於惡緣琴瑟周閑慢友疎親喚奴喚婢喚起家為不惠乘成業若後來一旦床頭告乏佳事成空有消翠冷愛轉情非無元和腹內之書更憶難傾刻衡公腰間之劍紅拂美奔流落無依朝不語夕父母恨其生敗子妻于慈其無下稍芳門羞與之為隣高士羞與之為友虎皮去而羊質存耐狼得而侮之矣如此然後見為虎之悲傷尤有甚於此者易言靈龜可以念及母彼亦有父母而獨昧其而反閉於自擇詩咏鴿羽可以念及母彼亦有父母而獨昧其

存親孫供奉不志舊主魂死迎新棄舊之流虎奮威知向冲破
明喻好色忘軀之輩是人不如物也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

元宮詞

永樂四年有宗人作元宮詞百首叙稱元年賜得一考堆年已
七十矣乃元后之乳母也雖通人書翰道元宮中事最詳史
官之所不及收也八閨之所不得聞也因詠成詞以遺多聞之
一助雖然予觀其詞所載皆流連光景全無政治之音第淫若
此安得不百年而亡語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不啻補正
史之逸實大雅之博而亡除楚蘇外僅得四十八首錄之於後
其詞曰大安樓閣雲霄列生三宮御早朝政是太平無事日
九重深處奏角韶又兩順調四海昇平堪大樂列優伶年正

元宮漫語

四

旦將劍會殿內先觀玉海奇又官裏前劍術未回六宮迎筆殿
門開簾前三寸手懸露知是嬈小姐來仙上一般無暇白王
元來從西域獻君王製成新樣如白製成東老四十年如夢一
宮中侍太十三初到捧爐香如今白製成東老四十年如夢一
場事親與和西路獻時新程血平波類勾捧入內庭分品第
一時宣賜與功臣又天馬西來自佛郎圖成又勅寫文章翰林
國語重翻譯機曾諸營賜百張又元統年來招勅殿中書省裡
事紛紜昨朝傳出官中旨江浙支監數萬斤以上奇氏家居賜
綠東威年餘得位中宮翰林昨日新裁詔三代家恩爵祿崇又
昨朝進得高麗女太平威稱奇氏親最苦女官難派散總教送
作二宮嬪又寶鏡延開珮玉珮侍朝堂是奉宸歡安知各位恩
深淺只看珍珠苦冠又河西女子年十七寶着長衫左掩衣

前南眺頭高一尺入宮是被聚人說又杏臉桃腮弱柳腰那知
福是禍根苗高麗妃于初封冊六月陰寒大雪飄又侍從度帽
總姑麻呂高麗勝六珈進得女真千戶妹十三嬌小紫衣
路都教唱此詞又十六天魔按舞時寶粧纓絡胸腰肢就中新
承恩者不敢分明問是誰又符番蓮掌聲天魔二八嬌娃賽月
城本是河西恭佛曲把來宮苑席前飲又江南名妓號針針貢
入天家抵萬金真向人前唱南曲內中都是北方音又湖上
駕鵲映水明海青常是內官薛二官皇后隨臺駕駕內開蕭者
放鷹又金章閣下文詞感太液池邊遊幸多南國女官多舞
外間抄得竹枝歌又上都隨駕自內回女伴遙騎駿馬來踏過
路傍青野韭白銅飛上李陵臺又上都樓閣揚雲煙風俗從

元宮漫語

五

東朔漢天自是無禁忌滿宮嬪御唱銀錢又折兩臂惜鮮
若名降龍刺馬胆已餅牛酥馬乳宮中賜小閣西頭聽曉又
安息煮鹽造衆魔聽傳秘密許宮城自從受得恩盧曉日持
珠念那摩又吉占年北俗淳樸燒羊脾問秋神自從受得金
剛戒摩頂然香告世尊又新頒式樣出宮門不許倡家服月新
妓女紫衣盤小髻樂女工或著戴青巾以上瑞氣萬歲山
碧池一帶水落溪殷傍種得青豆要識民生稼穡結又海晏
河清龍虎符開觀射足歡娛內中獨召王淵登榻得黃登孔
雀圖又諸方貢物殷前排召得鷹坊進露臺清曉九關嚴虎豹
遼陽先進白鵬來以上王孫王子值三春火亦相隨出門射
柳絮東苑裏流星散馬跳紅塵春景合有錢倚翠拳頭太波
浪澄暑雨收西峰雲揚千百尺荷花深處戲龍舟又年避暑

出居庸北望灤京列漢中經過縹雲山水秀異雄踞是越江東
以壯苑內蕭蕭景最幽一方池閣正新秋內官淨掃場中地官
裡時來多打毬入金風苑樹日光晨內侍鷹坊出入頭過者中
秋時節近剪我花磁開錦馬前珍重是黃鷹入鹿頂殿中連七夕
裡來楚雉滿數如組錦馬前珍重是黃鷹入鹿頂殿中連七夕
遙瞻牛女列珍羞明朝看巧開金盒喜得蛛絲笑不休秋比
脚我成土豹皮者未曉腸黑貂衣嚴冬校獵昌平縣上馬方終
賜貴妃又西山晴雪玉團屏因駕成樓眼界明供奉女兒嬌覺
冷貂裘特賜倚恩崇以關闔門開擁鉞花千官侍立曉星高
尚冰飲進虬龍眼錯捧天樹織錦袍又寒清金挑始獻新禁城
三伏絕驚塵失蒸微至清寧殿玉杆敲冰賜近臣秋紅

楚懷王為張儀所敗家死於秦到王負笏過秦所或百姓哀
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舊說漢高楚人而亡秦以應
民謠非也近人謂異人納呂不韋妻生子政盡秦自此亡矣異
人名楚故耳獨於三戶未詳予按三戶者異人也不常也妾也
姓有三家實有應三戶非三戶無其應也
萬歲千秋夜
楚王遊於雲夢安陵君曰大王萬歲千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
犀蜃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揚用脩謂後字原是夜字如左
傳註定字厚夜之夜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作後字失
古人立言之妙矣看來不無萬歲千秋祝生前之壽也後如身
後方指死時言既云不敢斥言當從今本為是若云萬歲千秋
後夜則直指死時言之何謂不敢斥言

頭觀
古人但知達能顯親而不知窮尤能顯親蓋達不過為公為卿
而顯其親為公卿之親若窮能為聖為賢則顯其親為聖賢之
親矣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非為通人也
靖像
這佛像者詩之以銅漆之以金緣西方為食生人皆食色取其
色之相肖耳今造神像者亦多鑄冶如之不思神像各自不同
如生人面也不一也若取其堅久必用紫磨不似以佛為神矣
嘉靖朝張聰作相令天下學宮毀孔子像謂少有不似反供他
人供金色者為供神又匪費不似而已
儒仙佛
儒者需人也古閑所必需也仙者山人也雖在人間藏於深山

也佛者弗人也不在人間超於世外也古人制自字之義亦精
妙矣
阿彌陀佛
古人念句無阿彌陀佛而不念諸佛者梵言南無華言歸命阿
耨無也彌滿也陀者光也佛者覺也言無處不充滿無處不
亮無處不覺照故也第月落萬川一光一月若待安排若待擬
議便不是阿彌陀佛之義蓋佛本無佛念亦無念亦成念佛
折安石字
呂東萊軒渠錄劉有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荆公嘗戲拆其父
名曰劉欲不負分文謂其名也責父復戲折荆公名曰失女使
成若無山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守荆公大漸而心術
之按此雖出戲語卻切中荆公之病

中解

中之一字治統道統不能外也。雖有唐虞以來無人說破子思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分明猶權之未用而不止於一端。但言其體而求其用耳。如曰執中曰中庸曰時中曰用中皆中其用矣。又孟子曰執中無權說出一權字中字義方完。尼後人泥於訓詁又不多得其解。無怪乎聖學之不明於天下也。宋儒訓中者無過不及此即萬世之常經又訓庸平常也。猶是中字意耳。字書庸者用也。試以孟子權字解之。權稱錘也。稱有錘有衡。上有斤兩星子中即星子也。如一斤須在一斤星子上進一星則多一兩為過中退一星則少一兩為不及中。有自一斤至十斤千萬皆如此用權非止一斤為然。故曰執其兩端朱子補出權度精切四字正識得中不離權謂或前或後兩頭往來

朱子語類

卷九

來那移以求一定一斤放在一斤星子上二斤放在二斤星子上方是用其中於民他若曰執中乃虛之理何以言執正以惟精惟一精即認得星子真一即一斤止周一斤星子用不得一斤一兩故曰元執厥中子真執中未嘗不是此中但執得一斤在一斤星子上不知二斤又當移在一斤上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無權何以執中但執一而不知二猶無權也。充此言執中而不言執一蓋中可執而一不可執也。子莫可言執一而不可言精一執一非精而精一方能中也。自其情發中節則曰中和非權何以中節自其變易合宜則曰時中非權何以合宜人言識得中不離權則知斯道切於日用而不屬於玄虛矣。易卦六十有四而中者五十有五蓋易乃變易之易即權也。非權無以用中非中何以成易不言權而執自倫也。孔子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又曰未可與權合而觀之聖言其折衷哉。若以正義言之中乃恰好至當之理一物有一物之中一事有一事之中如稱上星子人心如稱之衡人心之靈如稱之權人心不靈何以得恰好至當之理故曰中不離權。

朱子語類

卷九

文園漫語一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舊本題程希堯撰不著時代亦不詳其始末書中
詩韻更定一條稱我朝洪武正韻則明人也其大
旨合儒禪而一之謂佛法皆從儒出較明末尊佛
抑儒者其說更巧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變
幻伎倆也所考論天文諸條純以臆斷如謂地形
之大去天不遠其謬可知至於龜鵠諸解更爲鄙
俚矣

辯學遺牘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 〔明〕虞淳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辯學遺牘

一卷》提要

辯學遺牘

習是齋續梓

○虞德園銓部與利西泰先生書

不佞熙陳留人也。越故有蠻夷之虞，而不佞自陳留徙越，稱中國之虞。越人君子數為不佞言利西泰先生非中國然賢者也。又精天文方技握算之術，何公露少參得其一二，欲傳不佞，會病結轡眩瞽，不果學。亦不果來學。時時神往左右，恍石交矣。既而科太守周野出畸人十篇，令序升首，慚非玄晏，妄譏玄白，負弩播糝，聊爾前引，故當轉克醢雞障耳。不佞生三歲

辯學遺牘

一

許時便知有三聖人之教聲和影隨，至今坐鼎足上，不得下。側聞先生降神西域，渺小釋迦，將無類我。魯人誠仲尼東家丘，忽於近耶，及讀天堂地獄短長之說，又似未繙其書，未了其義者。豈不聞佛書有云：入無間地獄窮劫不出，他化自在天壽一晝夜為人間一千六百歲乎？推此而論，定有遺囑，夫不全窺其秘而輒施攻具，舍衛之堅，寧遽能破，敢請徧閱。

今上所頒佛藏，角其同異，摘其瑕累，更出一書懸之國門，俾左袒瞿曇者恣所彈射，萬一鵠無飲羽，人徒空簸，斯非千古一快事哉！見不出此，僅出謏聞，資彼匿笑。

廟其書近理槩可知矣且

太祖

文皇並崇刹像名卿察相咸峙金湯火書廬居諱何容最幸無以西人攻西人一遭敗蹶教門頓圯

天主有靈寧忍授甲推轂於先生自隳聖城失定吉界耶不佞固知先生奉

天主戒堅於金石斷無倍師渝盟之理第六經子史既足取徵彼三藏十二部者其意每與先生合轍不一寓目語便相襲詎知讀畸人十篇者捲卷而起曰了不異佛意乎遼豕野芹竊為先生不取也嗟乎羣生蠕蠕果核之內不知有虞

一何為計之疎也藉令孜孜汲汲日溫時習無暇盡閱其書請先閱宗鏡錄戒發隱及西域記神僧傳法苑珠林諸書探微稽實亦足開聲罪之端不然者但曰我國向輕此人此人生處吾盡識之安知非別一

西天別一釋迦如此間三鄒二老良史所不辯者乎古今異時方域遠邈未可以一人之疑疑千人之信也原夫白馬東來香象西駕信使重譯往來不絕一夫可欺萬眾難惑堂堂中國賢聖總萃謂二千餘年之今盡為五印諸戎所愚有是事哉茲無論其人之輕重直議其書之是非象山陽明傳燈宗門列祖孔

安知有殼況復膚殼外事存而不論是或一道惟先生擇焉倚枕騰口深愧謙占穹量鴻包應弗標外主臣主臣

○利先生復虞銓部書

竇西陲鄙人棄家學道沉海八萬里而觀先

上國於茲有年矣承大君子不鄙進而與言者非一

二數也然竇於象緯之學特是少時偶所涉獵獻

上方物亦所携成器以當羔雉其以技巧見獎借者果非

知竇之深者也若止爾爾則此等事於敝國庠序中

見為微末器物復是諸工人所造八萬里外安知

上國之無此何用泛海三年出萬死而致之

闕下哉所以然者為奉

天主至道欲相闡明使本

為肯示即於

大父母得効涓埃之報故棄家

身不惜也幸蒙

聖恩既得即次食失官棄

茲亦欲有所論著不敏未能昨畸人篇則是答閣時

偶舉一二理端因筆為帙質之大都人士其於教中

大論曾未當九牛之一毛也不圖借重雄文謬見獎

許諸所稱述皆非實所敢當也獨後來太極生上帝

語與前世聖賢所論未得相謀尚覺孔子太極生兩

儀一言為安耳太極生生之理亦敝鄉一種大論其

書充棟他日尚容略陳一二以請斧教至乃棄置他
事獨以大道商確則蒙知實深矣捧讀來札疊疊千
言誨督甚勤而無勝氣欲實據理立論以闡至道敝
鄉諺云和言增辯力台教之謂乎且鍾鼓不叩擊不
發音聲亦是夙昔所期望也伏讀來教知實輩素來
堅於金石不識區區鄙衷何由見亮即此一語蒙登
雖極慮畢誠於左右知弗瀉罪幸甚幸甚蓋實輩等
生所奉大戒有十誹謗其一也佛教果是聖來實
見其非輒遂非之不誹謗耶實自入中國以來略
識文字則是堯舜周孔而非佛執心不易以至於今

區區遠人何德於孔何仇於佛耶若謂實始佞孔以
誣士大夫而徐伸其說則中夏人士信佛過於信孔
者甚多何不并佞佛以盡誣士大夫而徐伸其說也
實是堅於奉戒直心一意所是所非皆取憑於離合
堯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為教則是之佛氏
抗誣上帝而欲加諸其上則非之實何敢與有
心焉夫上帝一而已謂有諸天不誣乎渺小人
羣欲加上帝之上不抗乎此為瑕累孰大於是
亦何必徧繙五千餘卷而後知也佛氏之書人自為
說聞大藏中最多異同側聆門下蓋世天才為留心

貝葉若其書中果有尊崇上帝虔修企念以此
為教敢不鞭弭相從若其未然即實之執心不易既
蒙台亮矣至其書中指義捕風捉月者實多微渺玄
通者不少雖未暇讀竊亦知之然譬諸偏方僭竊之
國典章制度豈不依稀正統而實非正統為臣者豈
可艷其文物褰裳就之哉舍衛雖堅恐未免其為
名也雖然而來教所云檢閱諸經探微稽實者實獲
我心所不敢廢頃緣匆匆未能得為仰惟門下博物
多聞素深此義若得樞趨函求各挈綱領實疑逆難
假之歲月以求統一則事竣功倍更慙鄙心矣此實

良觀當風宵圖之或遂得果此未可知也至於拙稿
中天堂地獄短長之說鄙意止欲闢輪迴之妄使為
善不反顧造惡無冀幸耳孟子云不以文害辭辭害
意也儻因鄙言悟輪迴之妄則地獄窮劫不亦天幸
一日千歲此亦言之有據者也又何待論乎若故處
處盡識故輕此人此偶舉之言也海內萬國頗當審
究某方某教千言其岐印度以東延入中國二三萬
里之內知有佛耳止一天竺無別釋迦但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理果是者何論其地此非異同之有際也
凡諸異教行久行遠者無不依附名理繼以聰明特

達之士入於其中著述必多自覺可信所貴窮源極本原始要終以定是非之極實輩所與佛異者彼以虛我以實彼以私我以公彼以多岐我以一本此其小者彼以抗誣我以奉事乃其大者如是止耳且佛入中國既二千年矣琳宮相望僧尼載道而

上國之人心世道未見其勝於唐虞三代也見學士撰述及云今不如古若敝鄉自奉教以來千六百年中間習俗恐涉誇詡未敢備著其粗而易見者則講義之內三十餘國錯壤而居不可易姓不一交兵不責讓亦千六百年矣上國自是弊來數千年聲名

文物儼以信佛奉佛者信奉天主當自擇遷化何佛氏之久不能乎此未見其難難以徵信也蓋其究其理以決從違表義若明即定於標祖其守之比而待授甲推轂為哉但其中一事廢棄佛書固多習者亦眾敝國經典及述事論理猶真者方之佛藏不啻倍蓰然未經翻譯實又不然徒未能辨此以今事勢如來教所云以疑疑其敗厥此為力屈非理屈也鄙意以為在今豈可未論勝負僅藉上國諸君子之力翻譯經典不必望與佛藏等若得其百之一焉持此而共相詰難果為理

屈即亦甘心敗厥矣自非然者則台教云不盡通佛書不宜攻合衛城實亦將云不盡通

天主經典豈能驟我聖城失我定吉界耶究心釋典以異同實將圖之究心

主教以極指歸非太君孰望焉此為天下後世別岐路以定一尊功德不報幸毋忽鄙人之言也風靡波流耳目所觸皆漢以前中國無聖賢耶門下所據漢以來而實所是者三代以上之聖賢若云堯舜周孔者佛教聞必信從則實亦云漢以下聖賢未聞

天主之教聞必信從彼此是非孰能一之凡此皆不可為從違之定據也來教又云鄙篇所述了不異佛意誠有之未足為過何者若實竊佛緒餘用相彈詰此為操戈入室耳今門下已知實未曉佛書自相合何不可之有實所惜者佛與我未盡合轍耳若盡合者即異形骨肉何幸如之門下試思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願我與人異耶逃空谷者聞人足音是然而喜矣遺豕自多其異實乃極願其同則羣豕果白亦是然而喜之日也肆筆無隱罪戾實深仰冀鴻慈曲賜矜宥悚仄悚仄

○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牕天說四端

天說一曰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爲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略辯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者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從大千數之而復至於千者大千世界則有千天主又從大千數之而復至於千者大千世界

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一天主中之一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亦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爲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錫堯而電察焉

辯曰武林沙門作竹牕三筆皆佛氏語也於中天說四條頗論吾天教中常言之理其說率略未備今亦率略答之與覽者鑑別定是非之歸焉其一首言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此蓋發端之辭非實語然不可不辯夫教人敬天者是教人敬天主以爲主也以爲主者以爲能生天地萬物生我養我教我賞罰我禍福我因而愛焉信焉慕焉終身由是焉是之謂以爲主也主豈有二乎既以爲主幽莫尊於天神明莫尊於國主皆與我共事天主者非天主也佛惟不認天主欲僭其位而越居其上故深罪之即吾教中豈敢謂事天主可事佛亦可乎彼既

事佛是以佛爲主也凡上所云生養諸事愛信望諸情皆歸於佛則佛之外亦不應有二主二之是悖主也彼得云敬天善事耶且彼妄指吾天主爲彼教中忉利天王其天主萬億倍大於忉利天王而大梵天主又於佛爲弟子列也則忉利天主之於佛烏得擬八百諸侯之於天子蓋名位至下特小有所統率如所謂與臣臺臺臣僕者耳今有人事周天子以爲主又謂其與臺亦可爲主乎舍周天子不事而事其與臺威福玉食望之以爲歸此乃周天子所必誅即亦臣事周天子者所必誅反可稱爲事事置之不辯耶故我以天主爲主汝以佛爲主理無二

主即無二是無二是即無二生利樂無二不受甚深地獄之苦此豈小事可相坐視者西士數萬里東來正為大邦人士認佛為主足可歎問故也彼以佛為主宜以我為非共相閔恤深相諍論孰是孰非令其歸一可也何為置之不辯耶以佛為主不佛者置之不辯亦非度盡眾生我成佛之本願矣故辯者吾所甚願也鍾不考不聲石不擊不尤不辯則本明者無時而明矣第辯須有倫有序如刺繆笑如析直薪方能推勘到底剖析淨盡使事理盡露無二尊此辯功之成也若憑訛傳之謬說以為根據信耳不信理因而妄相折挫辯之不勝即傲言詈語欲擊欲殺此為兒戲非正辯矣訛傳謬說者何也所謂四天下三十三天三千大千者即是也四天下三十三天其語頗有故蓋今西國地理家分大地為五大洲其中一洲遙隔海間始得之以前無有止於四洲故元世祖時西域諸國亦獻大地圖體圖亦止四洲載在元史可考也四洲者獨亞細亞歐邏巴兩地相連最廣其中最多高山故樹亞細亞之西境一高山為昆崙亦可或為須彌為妙高皆謂此四天下之說所自來也西國曆法家量度天行度數分七政為七重其上又有列宿歲差宗動不動五天共十二重即中曆九重之義七政之中又各自有同樞不同樞本

輪等天少者三重多者五重總而計之約三十餘重此皆以璣衡推驗得之非望空白撰之說也此三十三天之所自始也此二端者自有本末但言出佛經多竄入謬悠無當之語耳至於三千大千之說不知孰見之孰數之西國未聞即西來士人曾游五印度諸國者其所勸化婆羅門種人入教其衆亦不聞彼佛經中曾有是說獨中國佛經中有之不知所本以意度之大都六代以來譯文頗多此相肖之甚也蓋五印度近小西洋西國往來者其乘經籍教法從古流傳至彼其所為佛教皆雜取所聞於他教者會合成之如善惡報應天堂地獄是從古以來天主之教如輪迴轉生則聞他則剽自撰之論迨後流入中華一時士大夫醉心其說翻譯儒文共取中國之議論字而傳會增入之所以人自為說不相統一若其闢錮深索隱彼法中所謂甚深微妙最上一乘者綜其微旨不出於中國之老易蓋自晉以來人人老易文籍必多今皆泯沒不傳則當時之玄言塵論汪洋恣肆之譚微渺圓通之義盡入之佛經中矣不然何印度所譯佛法了不聞此等議論也印度去中國甚近婆羅門輩求之不難果欲真辯是非試覓彼人數輩令盡持其經典以來復覓此中才士

數輩其肄習翻譯之果否真偽有無竄入灼然自見矣若言三千大千以佛慧眼見知非常所識是佛所說當可據依則此一天中事佛尤宜識之何諸經所說日月星宿度數一一不合且自相舛錯耶又其顯者西國分天文為五十二相如大熊小熊之屬近黃道者十二相如獅子寶瓶之屬其說有圖有解分列位次與三垣二十八宿與陰陽類今佛經中但取十二名字附會中國二十八宿與陰陽吉凶之說湊合成文此外毫不知之云是文殊菩薩所說此即是抄謄三方議論雜合成書之左証謂四天下三十三天不出於西國謂三千大千不出於鄒衍可乎就令此

辯學遺稿

三

三說者出佛知見不當得妄即此三事所言亦宜統一云何四天下之最中處一經言昆崙山在地一經言妙高山在水孰是乎昆崙山一經言高一萬五千里一經言二萬一千里妙高山言入海八萬踰繕那高四萬由旬孰是乎三十三天一經言欲界色界無色界自下而上一經言昆崙四面面各八天其上一天又孰是乎孰為不誑語不異語乎然謂四天下總一天主尚可謂三十三天各一天主謬矣至三千大千則天主至衆有如品庶惟佛至尊罪尚有大有大於此者乎佛者天主所生之人天主視之與蟻正等今反尊之令尊卑易位大小倒置問孰知之孰言之

辯學遺稿

三

則又自知之自言之此又何等妄誕而賢智之士皆從而信向焉何居譬如有人本一鄉民鄉屬於國國屬於天子天子視彼鄉民大小懸絕亦何待論忽復中風狂語云此國外有百千萬億國國各有主凡此各主我皆得而臣事之同鄉之人不一核其真偽亦皆從而臣事之他日轉聞之天子何如惜哉何不一論其真理果可信耶否而空與其罪也若喜其微渺之言而甘心從之寧知微渺者又非彼自言乎可因而并信其猖狂無上之言乎若因其猖狂無上之言而可駭異以為非佛不能則莊周逍遙宋玉大言中國有之舊矣亦可信以為真乎規鵬之大以為龍規鯢之大以為金規夸父之太為衣裳冠履則人必狂而笑之今者披猖醉夢妄言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舉萬國數千年以來帝王聖賢所昭事之上帝降而下之儕於品庶反以為是必然不可易乃至塑造梵天神像侍立佛前何不思之甚哉儻云善惡報應在身之後必然不爽早宜修繕此則自然之理根於人之靈心生死大事關繫人之真命佛能驅人類而從之者本原在此不知此本吾天主之教法附會出之者也果為生死大事則當承事天主去偽即真脫履凶禍之鄉冀身吉福之境在一反掌間耳願有志者據理而論擇地而蹈相與講究從事可也彼又

言天主無形無色無聲則是天者理而已矣將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惜哉此言傷於率爾謂天主無形無色無聲者神也神無所待而有而萬物皆待之而有故雖無形色聲能爲形色聲又能爲萬形萬色萬聲之主曷爲不能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理者虛物待物而後有謂天主爲理不可也且佛經言佛菩薩不多有神通靈應乎佛則曾有報身涅槃後已無之諸菩薩并報身無之試問今佛菩薩爲有形色聲乎爲無神通靈應也則亦自相矛盾矣格物窮理之說甚長今未易盡請以異日儻向上所說更須折辯者仍乞示教共參訂焉辯者吾所甚願

前既已言之矣

古

其二曰又問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即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亦不得乘驟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已父母非法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

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已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信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昇輶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隸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之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勝小巧之迂譚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責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

主

迴者既魂常在禹湯文武何不一誠訓於桀紂幽厲乎先秦兩漢唐宋諸君倘不一致罰於斯高恭操等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叔子何能託前生爲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采羊哀化虎鄧艾爲牛如斯之類班班載於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惟其言之舛也

辯曰按實義第五篇正輪迴六道之誣略有六端今所辯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云者是其第六則前五端皆屈服無辭必可知矣第六端言據輪迴之說一切有生恐爲宿世父母不忍殺而食之則亦不宜行婚娶使僕役跨驟馬

恐其宿世爲我父母眷屬等此理甚明無可疑者今辯曰
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必有父母蓋恐其或已父母非
謂其決已父母也夫恐其或然則不宜殺之不謂其決然
則可得而婚娶之役使之騎乘之於理安乎夫生生必有
父母恒沙劫來轉生至多父母亦至多其爲叔伯尊行兄
弟子孫親戚君師朋友尤多而吾一生所役使用度諸物
又多輪迴果有必將遇一焉豈下可避免乎佛教明言非
筭等事皆不應作今又教人下度前世事不犯佛戒事
何能知人事即目前事下而偶中者百中有一耳其不驗
者至多能知前世事乎能知沙劫以來生生世世事乎

佛學通義

七

娶前小而避之則役使騎乘等亦可下而避之云何不
乎吾一卜甚易父母眷屬役使騎乘其辱甚勞又何憚不
以吾之甚易免彼勞辱也即日用間又不勝卜矣故又轉
爲倍年父事之說禮言倍年父事蓋父執也非謂貴賤不
倫者一槩皆父事之也不然以六尺之孤而臨王位無所
措其手足矣從上言恐爲父母轉生不應殺食等者謂眞
父母不謂似父母也云何得言今年少居官者皆以似父
母之長年爲隸卒則亦可以眞父母之轉生者爲妻妾重
僕騎乘乎何其引喻之不倫乎凡辯論事情宜循其本實
義所云蓋以此証輪迴之必無耳意若曰天主造物既

使人轉生爲禽獸又不令人知之萬一爲其宿生父母而
殺食之騎乘之又爲大罪則是以天下爲大阱而罔民也
是知天主必不使人轉爲禽獸也既使人轉生爲人又
不令人知之萬一爲其宿生父母而嫁娶之役使之又爲
大罪亦罔民也是知天主必不使人轉爲人也此本意
也若欲明輪迴之必有亦宜條論其所以必有之故既能
明其必有然後別生他論可也今者空然坐據輪迴之必
有而曲論其所以處置之術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猶
向者坐據三年大千之必有而遽欲小天主而尊佛乘
密雲摧泰山其失略等矣既明輪迴之必無則禽獸可得

佛學通義

七

而殺與用又可得而嫁娶使令此理燦然云何小巧迂譚
乎人死其魂常在必然之理必如是然後善惡之報無盡
然後可以勸善而懲惡顧猶有不覺不力者焉藉其泯滅
豈不令小人倖免而君子枉受爲善之苦勞乎哉天主
教與佛多有相左至言靈魂不滅佛教中亦有之云何自
背其說乎靈魂必滅彼往生成佛生天者何物乎輪迴六
道地獄受苦者又何物乎禹湯諸君其靈魂必不滅然桀
紂斯高等之殃罰天主主之非諸君事也此理甚長今
未易罄若言不行罪罰以証靈魂必滅則三筆所載其爲
城隍某爲閻王甚衆若將信之其靈魂不在乎其家子孫

童僕犯有過失亦能誨督罰治之乎此可謂輕於持論矣
其前生為某家子其轉生為某物佛書與小說書多有之
然而訛傳安證者至衆往往有載入刻中傳播遠邇而歷
其地詢其人乃毫無影響者是知書傳所說未可信也萬
一果有之則是魔鬼憑依以誑惑人使從其類信之是墮
其計中尤不可之大者且此等傳記皆佛入中國始有之
何漢以前了無一人知前身事乎佛果以輪迴誘人為善
去惡宜使人明知之云何億兆之中僅得一二也載於儒
書便為可信則今小說家汗牛充棟盡皆實事於理難言
矣

辨學遺蹟

太

天說三曰復次南郊祀上帝王制也曰欽若昊天
曰欽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三帝三王廟
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則天
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於予曰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是遵王制集千聖之大成者夫子也曰
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夫子而聖者孟子也
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為新說也以上所陳
儻謂不然乞告聞 天主儻予懷妬忌心立詭異說
故沮壞彼王教則 天主威靈洞照當使猛烈天神
下治之以飭天討

辨學遺蹟

尤

辯曰彼說所引南郊祀上帝與詩書所言欽若昭事等以
為從古帝王皆事天也夫釋氏而肯言帝王之事天此吾
所甚願也引孔孟言知天事天等以為孔孟教人事天也
夫釋氏而肯言孔孟之事天又吾所甚願也何者至是而
天乃大矣不若向者三千大千之云至衆多卑微矣雖然
其如背佛何佛既居大梵天王於弟子列其忒利天王不
能當周天子之輿臺中國聖賢所事之昊天上帝則亦忒
利天王耳堯舜孔孟等豈知有欲界色界無色界諸天衆
若果以佛為主則堯舜孔孟等亦所謂合周天子不事而
事其輿臺周天子所必誅臣事周天子者所必誅也今既
事佛矣又盛稱諸事天者為憲天立極為集千聖之天威
為亞聖則是以周天子為天子可以周天子之輿臺為天
子亦可也世豈有如是兩可之理乎既以為兩可則彼唐
一天之下其中心實未嘗不以一 天主為至尊無上未
嘗不以諸帝王聖賢事天畏天者為當然不易之理雖習
聞三千大千之說習稱佛言不詎不異實亦未嘗真見其
然以為昭灼無疑特溺於所聞姑為之因仍演說云耳今
設立兩端求其必定歸一從佛則 天主為至微至卑
天主必罪之從 天主則佛為至妄至誕佛必罪之將何
從焉必且首鼠兩難必不敢盡舍 天主而歸佛矣此等

意象出於人之靈心不可強也不可滅也不可欺也試人
人捫心求之誰獨不然乎哉誠見其然即是去偽即真之
機括故曰吾所甚願也若其兩難適從惶惑無措即當相
與講論商確研析幾微務求至當披剝至盡豈有永無歸
一之理故曰辯者吾所甚願也但云天之說無所不足何
俟創為新說此又傷於率爾矣若儒書言天果無不足更
無一語可加今來所舉止於推演舊文是則不名新說果
係新說為儒書所未有者便可發明補益又安知非是
所不足者乎夫帝王聖賢言事天畏天等信有之然帝
聖賢自為此必教人共為此又必期人人盡為此然後謂

帝王聖賢

子

之帝王聖賢耳今天下果能人人昭事奉若人人日日事
事言言念念皆無毫毛過失獲罪於天則聖賢帝王所言
所願無一不滿真可謂無所不足矣真無俟創為新說
若猶未也則帝王聖賢之志此時尚為未遂果有待後
之足之也然則堯舜孔孟而在今日撫此民物自知欽崇
奉若之志未為暢滿必將求所以滿之之術如饑於食渴
於飲焉聞有傳述天主之教教人欽崇奉若牖民使歸
誠於天主所天主願降祐於民究將使人人日日果
無獲罪於天者必且速致之按其書與言必共討論之論
之而當必尊信力行之何謂不俟新說事天者守其已

陳之說無俟於新所傳者必佛說而後可乎吾

天主之教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歷歷自有原委其間一
字一句一事一法不出於天主上帝不由千百聖賢真
傳實授的然無疑者不以入之經傳誰敢自立一矩矱自
撰一文言特中華遠未及傳近歲乃至耳非今日創為之
新說也若中國堯舜孔孟言天事天之書火於秦黃老於
漢佛於六朝以降又雜以詞章舉業功名富貴書既殘缺
所言所事又未見人人日日設誠致行之何謂已足乎則
使已足矣相與參求闡發又奚所不可乎若稍有其書有
其言使謂已足則堯舜之後安用孔孟乎真法堯舜孔孟

帝王聖賢

子

者必不據堯舜孔孟殘缺之言而距人千里之外也天主
之能無盡仁愛無盡謗者害者無不憐憫之誘接之今有
一言沮壞謂且遽飭天討吾安敢知然言天主威靈洞
照即又知有天主向者三千大千之說果未能灼然無
疑又一徵也不然佛至大初利天王至小果信其然何得
於佛弟子所命天神飭天討乎若真見其不能討而姑為
是語又犯妄言兩舌戒矣余聞此猶天資樸實有意為善
特囿於本教未能透脫耳惜哉惜哉
天說餘曰予頃為天說矣有客復從而難曰卜娶婦
而非已父母也既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已父母

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絕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被難者默然以告予予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姓不婚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爲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絕理則然矣不殺生而祀典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即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其辭事以權爲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子便作實法會典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譚俳場供戲謔之譚語也然

使愚夫愚婦入乎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言不可不慎也客又難殺生止斷色身行婬直斷慧命意謂殺生猶輕不知所殺者彼之色身而行殺者一念慘毒之心自己之慧命斷矣可不悲夫

辯曰夫卜筮陰陽之說人世之大害不可信用也矧曰用以卜前世事乎害之中復有害焉且卜而可信則三千大千世界尚不知其有耶否耶宜先卜之卜而無有宜屏絕不言如是可謂能信卜者苟爲不然則其於卜也猶在疑信之間祇以是爲權宜副急之策乃彌見其辭之窮耳何明之因何蔽之通乎今所論者輪迴之有與不有在實義

韓人七克諸篇稍說其二矣若信爲必有者願爲之篇對析其理勿以卜之一言姑借權比云爾也然則殺生如何曰殺生不殺生不可爲功與罪有所附則爲功與罪如殺生者爲事邪魔恣淫終及和合諸惡事則殺生大罪也如不殺生爲信有輪迴故是顯背天主賞罰之正經若世法擅改律令者則不殺生大罪也如少殺生爲事天主故則愛物亦徵其愛天主少殺生爲養人故則愛物亦徵其愛人此爲功矣儻無所附麗其愛情全向於物但能不爲輪迴而愛之者則非功亦非罪也若言盡不可殺殺之者爲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則天主未嘗有是命古西土聖賢及所聞於中土聖賢者亦未嘗有是訓萬國君臣所以約束人民者亦未嘗有是律何所據而名之罪惡若斯甚乎夫教訓法律因於理而出理附於事勢而見者也教訓法律事勢又天下古今之公物也一物不可殺即物物不可殺一人不可殺生即人人不可殺生一時不可殺生即百千萬年不可殺生如此豈非自今以前上邇之至於生人之初人人不殺生乎果若是也則世界安得有人矣造物之初先有萬物然後有人造物之主本爲人而生萬物也嘗命人主萬物矣嘗命人用萬物矣自生人之祖有方上帝之命因而鳥獸亦方人之命於

斯時也爪牙角毒鳥獸之猛百倍於人皆能殺人而食之
才智者出不得已作爲五兵網罟之屬以自救而制勝因
而食其肉衣其皮是食肉衣皮起於殺鳥獸殺鳥獸起於
自救其命自救其命起於鳥獸之能殺人也冠賊姦宄妄
殺人制治者殺之鳥獸能殺人何獨禁殺之乎相公至於
堯舜之世猶曰獸蹄鳥迹交於中國是堯舜以前更多也
益烈山澤禹治洪水然後害人者消益烈山澤不殺之乎
不殺能驅而放之而消之乎自是以來鳥獸之迹不交食
人之鳥獸既遠人亦不得恒食鳥獸於是稼穡之利興則
猶有食稼穡之鳥獸稼穡盡猶之乎殺人也於是作爲蒐

狩之禮

重

苗獮狝四時之田田者獵於田中去其害稼穡者此皆殺
生之辭自來也如生人以來天主遂著殺生之戒則六
蟲之微殺一人有餘矣況其他毒螫驚猛者萬端彼得而
殺人人不得而殺之豈能以生人之至寡當彼至衆乎堯
舜之世著殺生之戒不烈山澤驅蛇龍獸蹄鳥迹何時消
乎不爲四時之田稼穡卒痒人不盡饑而死乎如此人類
之滅久矣安得有帝王聖賢又安得有所謂佛者起而爲
衆生戒殺也則彼將曰生人之初固然至於今鳥獸不甚
殺人人宜戒殺如此豈非自今以後至於百千萬年人人
不可殺生乎果行此則數十百年以後世界又無人矣鳥

獸至易蕃育也不殺之則亦不宜搏擊恐致死矣不殺不
搏擊必將居人之居食人之食一蝗之類能盡殺一虎之
類能盡人何況其餘毒螫驚猛者萬端彼得而殺人人不
得而殺之不出十年而鳥獸遍國中不出百年而天下無
才遺自然之勢也若曰我不殺之而能驅逐之捍衛之豈
知何法而可乎彼見今畏死之鳥獸避人不知不殺也後
強者攫網弱者援簞攫人而奪之食矣度其勢不至於今
殺之則必至於殺人殺生之戒又焉能充其類也豈必
其類將拱手就噬而讓此世界於鳥獸不知天主造此
世界爲人耶爲鳥獸耶如爲鳥獸鳥用生人如果爲人必

殺生之禮

重

易爲拱手就噬而讓之於鳥獸如必曰生人之初可以殺
之百年之後待其殺人也以殺之特今世不可以殺之
即非世世通行之常法如曰他人殺之鳥獸既遠避矣不
我殺矣我可以無殺之即又非人人通行之常法如曰彼
能殺人之鳥獸可殺之此不能殺人之鳥獸不可殺之即
又非物物通行之常法夫我之法既不可爲天下古今之
大常犯之者又焉得爲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哉故
天主造物無所不能儻有意戒殺必不爲此鳥獸與人
不可兩存之勢既有此不兩存之勢即有可殺而用之之理
即不宜有禁殺之教訓法律故千古帝王聖賢止於愛養

時取節用之未為失也豈可與肉刑殉葬同類其議之手
肉刑殉葬人也人與物輕重之分久矣必欲等無軒輊須
果有輪迴而後可輪迴又必不可得有則人與物必不能
等無軒輊定有定無僅未信者請須後命相與商求是正
焉

利給之口以解張之舌和面之

聖人亦不得者也

辨學遺牘

王

蓮池韋儒師釋德園潛心梵典皆為東南學佛者
所宗與利公昭事之學莫莫乎不相入也茲觀其
郵簡辯學語往復不置又似極相愛慕不靳以其
所學深相訂正者然而終於未能歸一俄皆謝世
悲夫假令當年天假之緣得以晤言一室研義送
難各暢所詣彼皆素懷超曠究到水窮源盡處必
不肯封所聞識自錮本領更可使微言與旨大豁
羣蒙而惜乎其不可得也偶從友人得此抄本喟
然感歎付之剞劂庶俾三公德意不致歲久而湮
淺深得失則余何敢知焉
涼菴居士識

辨學遺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利瑪竇撰利瑪竇有乾坤體義已著錄是編乃
其與虞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
擊天主之說也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者起而
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悠謬荒唐之說
以較勝負於不可究詰之地不知佛教可闢非天
主教所可闢天主教可闢又非佛教所可闢均同
浴而譏裸程耳

重刻二十五言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五言

一卷提要

重刻二十五言序

太上忘言其次立言言非爲知者設也人生而蒙非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實本天數大西國利先生作也夫大西於中土不遼絕乎唯是學專事天見爲總總天民罔不交相利濟也者阡危則拯以丹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凡人之情厭飫常餐則尋珍錯於山海亦祇以異耳先生載此道腴梯航而來以惠我中

序

國如龍鸞鳳鸞無所希觀要以陳得失之林使衆著於性之不可虧而欲之不可肆則所關於民用固甚鉅已於戲立言難聽言不易中國聖人之訓夥矣然鋪糟者見譏於輪人揆藻者或方之優孟則今對證而發藥烏可以已儻誦斯言者穆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游夏於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四十二章孰可專用當必有能辨之者京旣受而卒業幸裨涼德乃付殺青

公之吾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此免
內刑且聽道說途于震脩無當也惟是滙流西
海不隱仁人之賜俾共載此天者曙所嚮往則
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心

萬曆甲辰歲夏五月穀旦盱眙馮應京書



序

二

重刻二十五言

大西利瑪竇述

新都後學汪汝淳較梓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志也勉也避也等我
事皆在我矣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
在我矣有我也者易持不在我也者難致假以他
物爲已物以已物爲他物必且倍情必且拂性必
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若以已爲已以他爲他
則氣平身泰無所抵牾無冤無怨自無害也是故
凡有妄想萌於中爾卽察其何事若是在我者卽
二十五言
曰吾欲祥則靡不祥何慮焉若是不在我者便曰
於我無關矣

欲之期期於得其所欲也避之期期於不遇其所避
也故不得其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患焉藉
令吾所欲得惟欲得其所得之在我耳吾所避惟
避其所不遇之在我耳則豈有不幸而稍爲患哉
爾冀榮祿安佚脩壽爾畏貧賤夭病死喪固不免
時不幸而屢患也

彼恒被遇富顯以饌具宴飲之以綈帛贈遺之爾不
得焉勿以爲意也何也彼所爲爾弗爲之則彼所

得爾官勿得之矣彼以順媚以諂諛得斯耳爾不欲順媚諂諛而復欲併得斯無乃悖乎不子其價能取其物乎如經過市中有買蔬者與若干錢而爾否也爾豈妬買之者而以爲得多乎爾耶彼携蔬而去爾存未費錢而往則同矣富顯者無饌宴無繒帛予爾無他焉惟爾無饌宴繒帛之價與之耳彼以順以譽皆價也爾如欲貨則勿惜價矣然而我代饌宴繒帛者獲何物歟不阿順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已則贍矣

子十五言

適遇難事縱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焉是在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譬如博塞之精者然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曰某嘗爾指爾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某人所未及知使知之何咎我止此歟認已之大罪惡固不暇辯其指他過失者矣芳齊西邦聖人也居恒謂已曰吾世人之至惡者也門人或疑而問之曰夫子嘗言偽語縱微小而君子俱弗爲之豈惟以謙已可僞乎夫世有害殺人者有偷盜者有奸淫者夫子固所未爲胡乃稱已如此耶

曰吾無謙也乃寔言也被害殺偷盜奸淫諸輩皆得天主祐引之如我苟得人誨助之如我其德必盛於我也則我惡豈非甚於彼哉聖人自居于是余敢自誇無過失而辯嘗者乎

儻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暨重焉愛甌耳曰吾愛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愛人者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喪常事難免焉

欲安靜其心當先舍俗慮俗慮曰我不汲汲於營貲恐卒無以望吾腹矣不恒怒則卒僕爲不良矣吾

子十五言

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無寧憊心生於豐饌也寧卒僕爲不良也無寧我爲不肖子也試言其小者如忽瀉燈油破確子且禁其駭怒默詢於已曰心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安靜貴無疑矣今何不以油一勺以瓦一片買此安靜心乎所得之貴如此捐價之賤如彼何惜耶又爾呼兒童兒童不應彼或未聞爾聲耳或已聞而有所避命耳雖然爾豈宜因他心之忤卽怒亂而挫損本心哉人凡立志脩學卽當預思必有指議我者如見端立拱翼必且曰此矜容也如見周旋中禮必且曰此

色莊也咸指曰夫夫也從何處忽發聖者耶今吾
爲學惟斯不矜吝不色莊而卓然自立儼如承上
帝之令列於行伍而不敢有尺寸之失焉此則始
也指議之者自心服其實脩且起敬自悔其議矣
若不然一因指議而驟自退屈不將爲人所重笑
乎先笑我進後笑我退也

物之奇異爾母傲而誇也若馬自傲而曰我乃良馬
也則已爾傲而曰我有良馬不可服代畜而傲乎
爾非馬也但獲馬之用耳已吾克以道義用物是
我事也而傲猶不可況矜夫不在我者耶

二十五言

四

物無非假也則母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
已還之兒女死則已還之田地被攘奪不亦還之
乎彼攘奪者固惡也然有主之者矣譬如原主使
人索所假之物吾豈論其使者之善歟惡歟但物
在我手際則須存護之如他人物焉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卽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
君子必有善以應遇勞事以力應遇賄事以廉
應遇怨謗事以忍應猶以鈇鉞加我我設于盾以
備之又何懼乎

在世界中宜視已如作客然宴飲列席饌具厚薄

由乎主人爾無責望行炙之人以次當及爾爾徐
徐寡取之行過弗及爾爾毋援之行而木至爾爾
毋迎之爾能于所服御如此于妻子如此于財貨
如此于權勢如此則爾宜爲天主所客宴諸天上
矣使如行炙人之及爾厚爾而爾無與焉爾已天
上客豈猶爲乃世人耶

夫仁之大端在于恭愛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
本主也仁者信其實有又信其至善而無少差謬
是以一聽所命而無俟強勉焉知順命而行斯之
謂智夫命也我善順之則已否則卽束縛我如牛

二十五言

五

羊而牽就之試觀宇宙中孰有勇力能抗違后帝
命而遂已願者乎如以外物得失爲禍福以外至
榮辱爲吉凶或遭所不欲得或不遭所欲得因而
不順命甚且怨命是皆失仁之大端者也何也凡
有生之物皆趨利避害而并怨其害已之緣者也
不能以受害爲悅必不能以損已爲喜父子之恩
而至於相殘無他謂其親不遂其所欲得也衛輒
子也蒯瞶父也子而拒父正以君國爲福爲吉焉
耳彼農夫之怨歲也商賈之怨時也死喪者怨天
也亦猶是也是俱以外利失其內仁也君子獨以

在我者度榮辱十吉凶而輕其在外於所欲值欲
避一視義之宜與否雖顛沛之際而事上帝之全
禮無須臾間焉

天下難事執有兩柄一可執一不可執試如父兄之
欲害其子弟也曰害人之事是乃不可執之柄則
難舉之矣曰父兄也是乃可執之柄則舉之矣然
則父兄不善欲害子弟也子弟不可怨矣雖有父
兄不善造物者以我屬焉豈容我擇其善否乎
若或取樂之淫想形於心汝先勤戒勿被其取焉後
退而念取樂之際自污自醜一時取樂之畢自悔

卷之十

六

自責一時終則思曰如此非樂何不捨之而獨樂
潔已正樂哉使我尅樂善乎使樂尅我善乎寧不
思取歡之頃瞬息而遺長痛于膺中乎哉若斯必
慙心自消道心大長而神樂於爾生矣

爾親受爵祿者得安逸者有聲望者勿萌妄想謂彼
獲真福而果幸也真福也者在於我所欲得即由
我得之不在於得其所不由我者也被皆不由我
者從外而來誰言其得之在我乎爾不願爲富貴
有聞名第願有德而爲正人耳然行德而爲正人
之道莫如賤視凡物不由我也夫不肯者竟不由

已懼害望利也而皆由他人焉君子一一責諸已
耳而恒曰彼能死我也不能害我矣彼能富我也
不能利我矣進德之兆多默少言言而不言酒之
旨殺之美不誦人少譽人不訴已之長聽已之譽
則默笑譽之者聽已之訾則不辯訾之者卒防備
已如仇如寇焉

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上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
諸帝王公卿大夫士庶奴隸后妃婦婢皆一時粧
飾者耳則其所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
搬演既畢解去粧飾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
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也惟扮其所承脚色則
雖巧于亦當真切爲之以稱主人之意焉分位全
在他充位亦在我

卷之十

七

務形上之工夫如多飲多食多眠多色是賤丈夫之
效也夫大丈夫之誠意惟在神心耳已彼形事若
恥之焉但無如之何姑輕事之耳我身譬則驢也
而神心譬則子也養驢則整其廐廐厚其飲食華
其羈絡飾其鞍轡而令已獨子穢也餒也凍也殍
於途中夫賤丈夫乎嗚呼今世之賤丈夫盈街而
八莫之惜也

欲知性之正當觀人與已不殊事試之如他僕作壞
甌子爾必曰常事也不可忿則可知爾甌子壞非
性也自微推巨他妻子死無不識曰命也數也儻
已所愛而死則遽傷神號泣嗚呼嗚呼哀兮哀兮
盡年不已胡不記曩爲他人言乎爾患兒童者嬉
則愚也乃欲弱非弱矣謹奴僕者情則愚也乃欲
駑非駑矣欲子不死亦愚也乃欲人非人矣
踰分之任智者毋負負所不能任者並失其所能任
者焉爾或爲虜賣爾身爲奴何等羞慚憤恨爾將
自己心役役於物束縛苦楚而乃熙熙乎哉

二十五言

六

有人通易善解輒以教人或自誇其能爾聞之默曰
使伏羲氏明著性命之理不以卦爻蘊蓄其肯此
人將無以自誇謝焉然有人欲學儒則慕性命之
理心將明之身將行之且稽古中國先進孰善說
性命顧聞其人莫如文王周公仲尼其說莫辨于
易即取易讀之讀之未達即詢能解之者而窮叩
之止于是其所事無貴矣既解達而能力行是乃
貫焉如徒誦其文而揚其微義是圖爲儒而成優
伶乎惟用易代樂府耳夫見人從我求易之講當
愈耻已之不能行其言也況教誇乎哉

交於小人爾慎戒賊心如行路戒踏釘失足焉相互
於穢物無不自免也故譚淫事者汝或有道以
移易其譚以潔論也否則以面之紅且現已弗悅
聽之

有毀謗爾爾想欲以是意爲其自所當爲也人各有
意孰能皆與爾爾歟然其狀惟自誤自妄耳於爾
初無關矣譬有人疑我會婚而我未婚彼昧也於
我曷傷乎則方遇忤逆者爾則曰彼以是意爲其
自所當爲則無詫異而不加嗔干人也昔吾鄉有
三善士坐道旁忽被無道人詈訕極甚其一士竟

二十五言

九

不動心一驟然喜一憂而泣焉心不動忿者乃心
已定無以外爲累也喜者乃思已或有愆則喜人
之知而我責也憂而泣者乃視其詈已之罪矜而
哀之也噫嘻吾儕陋焉凡遇受辱之患苟免報復
之戾且幸矣孰暇憐其辱我之罪耶以人德裨已
行常聞焉以人慝增已德尚矣夫

君子毋自伐自伐也者無實矣爾在學士之間少譚
學術只以身踐之可也若同在筵不須評論賢者
在筵何如惟飲食如賢者而已從衆之情於形有
利而於心有傷賢者不以形之苟樂陷心于難洗

之耻也評論德行宜讓齒爵之尊躬行道德無可讓者人愈謙愈爭先也設因訶有譏爾曰無知而爾喜之爾學已有符矣蓋羊之示飽非吐草之謂也長戒充酪而牧已知矣

學之要處第一在乎作用若行事之不爲非也第二在乎討論以徵非之不可爲也第三在乎明辯是非也則第三所以爲第二第二所以爲第一所宜爲主爲止極乃在第一耳我曹反焉終身泥濡乎第三而莫顧其第一矣所爲悉非也而曰譚非之不可爲高聲滿堂妙議滿篇

二十五言

下

跋二十五言

昔遊嶺南則嘗瞻仰

天主像設蓋從歐邏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丞吳銓部前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間邂逅畱都略借之語竊以爲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矣亡何齋貢入燕居禮賓之館月急大官殮錢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稍聞其緒言餘論卽又無不心悅志滿以爲得所未有而余亦以間遊從請益復聞大旨也則余向所歎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是乃糟粕煨燼中萬分之一耳蓋其學無所不闕而其大者以歸誠

上帝乾乾昭事爲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卽無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埽除淨潔以求所謂體受歸全者閒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

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蓋是其書傳
中所無有而教法中所大誠也啓生平善疑
至是若披雲然了無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
若遊漠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聞請
其所譯書數種受而卒業其從國中攜來諸
經書盈篋未及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
者復少此二十五言成於畱都今年夏楚憲
馮先生請以付衆棗傳之其人是亦所謂萬
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余更請之曰先生
所攜經書中微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同志
數輩相共傳譯使人人俱聞至論復厥原本
且得竊其緒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
也豈有意乎答曰唯然無埃子言之向自西
來涉海八萬里脩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行
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聲明文物
之盛如復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名公遊
與之語無不相許可者吾以是信道之不孤
也馮譯經義今茲未遑子姑待之耳余竊聽

其言嗚呼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
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大真人覽我德輝
至止於庭爲我羽儀其爲世珍不亦弘乎提
扶歸昌音聲激揚以贊贊我文明之休日可
俟哉日可俟哉

萬曆甲辰長至日後學雲間徐光啓檄



二十五言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
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
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
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
國習見儒言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
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爲超出教上矣附存其目
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

天主實義二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主實義

二卷》提要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綦備蓋即知即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周易爲文

天主實義

序

一 燕貽堂

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襲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懃于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

天主實業

卷一

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端澡雪以庶幾無獲戾于皇天上帝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義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濬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

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迂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

天主實業

卷一

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臯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并數語非

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共
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
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
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
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天主實義

序

四 燕昭堂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

吾中國人問荅之詞也 天主何

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

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

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空之說

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

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

天主實義

序

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

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

閉他臥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

爲輪迴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

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

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

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

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

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
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
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
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
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瘳天民而
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
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
三王周公孔子及我

天主實義

序

二

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駕說
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
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
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
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
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
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
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迴也
乃輪迴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
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
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
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
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
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
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
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
象旣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
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
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
無憬然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
生也晚足不徧聞域識不越井天第
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
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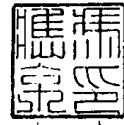
天主實義

序

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

謹序



天主實義

序

四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
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
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
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真主未夾懷
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
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
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
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
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
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
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
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沒 天主
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
之益彼此皆獲罪於 上帝所以天之
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

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
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
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取不及
意 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
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
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
語文字與 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
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瞶之鄙懷久有
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
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目忽
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
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
興起攻之竇乃述荅中士下問吾儕之
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
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
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 天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
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
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
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
如憲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 主
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
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
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
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
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
吾人欽若 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
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
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
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
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
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 天主

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
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 天主之
義也若夫 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
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利

瑪竇書

天主實義

引



四

重刻天主實義跋

自昔聖賢之生救世爲急蓋體陰陽之
微權隨時而登之覺路繼天立極有自
來矣三代以還吾儒主聖自象教東流
彼說遂熾夫世衰道微押闔變詐之機
相爲蠱賊母亦惟是徇生執有之見致
然竺乾居士予以正覺超乘而上庶幾
不墮于迷塗蓋化實而歸于虛欲人人

天主實義 卷一

越諸塵累不謂于世道無補也夫始而
入既而濡乃今虛幻之談浸爲真諦學
人不索之昭明而求之象罔喁棒則揚
眉持呪則瞬目豈不謂三昧正受乎哉
何夢夢也利先生憫焉乃著爲天主實
義夫上帝降衷厥性有恒時行物生天
道莫非至教舍倫常物則之外又安所
庸其繕脩此吾儒大中至正之理不券

而符者也蓋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持今日救世之微權非挽虛而歸之實不可夫逃空虛者得聞足音蹙然而喜不亦去人愈久悅人滋深乎今聖道久湮得聞利先生之言不啻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也淳不佞深有當焉特爲梓而傳之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仲秋日新都

天主實義

卷一

後學諸生汪汝淳書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乾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稟生命與禽彘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

天主實義

上卷

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

真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
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
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真僞而難欺之以理之
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
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
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稟神靈外觀物
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
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
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真者凡理所真是
三三集 上卷 二
我不能不以爲真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
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
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方遮日光而持燈
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伏
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
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
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
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
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

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悞誰得而異
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
宰之者子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
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
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
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
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
難者顯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驚懼如
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
天主實義 上卷 三
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
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
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實水上石必就
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
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
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
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
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
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斡旋主

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其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乳俱以保身卒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

天主實義

上卷

四

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況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

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已必宜先有一已以爲之作然既已有已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已則作已者必非已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

天主實義

上卷

五

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皆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龜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衆類得百官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

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狼而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已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

天主實義

上卷

六

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已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

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爲萬物始焉爲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

天主實義

上卷

七

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

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
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
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
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
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
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
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
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
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

天主實義

上卷

八

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
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
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
故吾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
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
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
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
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
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

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
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曰
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
滅否如不能相滅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
德之尊主如能奪滅則彼可以被奪滅者非天主也
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
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絕響
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
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

天主實義

上卷

九

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
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
耳聆至教益信天主之尊真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
西士曰天下至微至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
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
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答曰容退
一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
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答曰臣何敢戲但
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

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
謂嶼梧斯悌諾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
日浪遊海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
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
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
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既知大海之水
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
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亦
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益物之列於類者
天主實義 上卷 十

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
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
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
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
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窈冥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
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
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克也不
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
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
夫主實義 上卷 十一

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
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絀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
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
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
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
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
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
盡汲濱沙可計數宇宙可充實而天主不可全明况
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

能窮矣其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終今日不敢復賁詰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

天主實義

上卷

十二

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企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徃徃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

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嘿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告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日空曰無者絕無

天主實義

上卷

十三

所有於已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弁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既謂之空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有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

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某人既生而後有也然未生某人之先却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証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即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

天主實義

上卷

十四

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

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冊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况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

天主實義

上卷

十五

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特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

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彛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真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矣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

未主實義

上卷

十六

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開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况理本無動靜况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

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與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

未主實義

上卷

十七

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

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已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踰母也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

天主實義

上卷

十八

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

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其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

天主實義

上卷

十九

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

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
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
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
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
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未主實義

上卷

二十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
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
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
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
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
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

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
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
思之如以天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
爲物主宰也昨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况妄
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
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
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
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况鬼神未嘗
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

未主實義

上卷

二十一

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既未可爲尊
况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
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
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
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
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
蓬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
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
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

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然截業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已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

宋主實義

上卷

二十三

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疎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留疑慮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徬徨要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矧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難悉願以異日竟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

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聰者以受之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

宋主實義

上卷

二十三

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畝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頁一兩三百餘名况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難耶苦口即宇宙之間

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憊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喪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

未主實業

上卷

二十四

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有此爲愛惡忿恨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踐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誚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諸風浪舟船裂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簍

未主實業

上卷

二十五

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關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篡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識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

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

東主實義

上卷

二十七

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此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

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已私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

東主實義

上卷

二十七

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予試虛心聽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嗅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蕪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

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情身歿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歿形雖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

夫主實義

上卷

二十八

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慳合於身我方覺之達之則不覺也况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己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人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

世界之物凡見

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

夫主實義

上卷

二十九

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有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

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覩一物而並不覩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管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

天主實義

上卷

三十

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為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為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食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為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蕙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為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已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天主實義

上卷

三十一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為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為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

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碍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

未主實義

上卷

三十一

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微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還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

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譽譬或置妙畫以已既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既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名品

未主實義

上卷

三十二

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與遊于山嶺鬼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異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真福若吾

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甲州縣心無憊足又如仕者躡身世之浮名趨明時

未主實義

上卷

三十四

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袞爲榮即至于垂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盡此不足恠皆緣天主所稟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太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寔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

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獸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既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

未主實義

上卷

三十五

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簞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
死心堅乎身積惡于已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
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
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
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
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
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
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况被滅者
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

天主實義

上卷

三十六

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
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
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
性內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真散真亡也善者
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污之此本
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
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
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
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

泰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蕪金吾或以
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
其藏穢盤獨非蕪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
光增暝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
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
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
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
顧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
迥異矣行宜勿邇焉

天主實義

上卷

三十七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
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
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
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
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
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曰何虐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
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未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子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

天主實義

上卷

三十八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

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矣用此恍惚之亂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又况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荅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

天主實義

上卷

三十九

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觀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盞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任目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

者耳已決非有物况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奧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奈何以議聖賢之所

天主實義

上卷

四十

既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縲中既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

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鱉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

天主實義

上卷

四十一

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

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寔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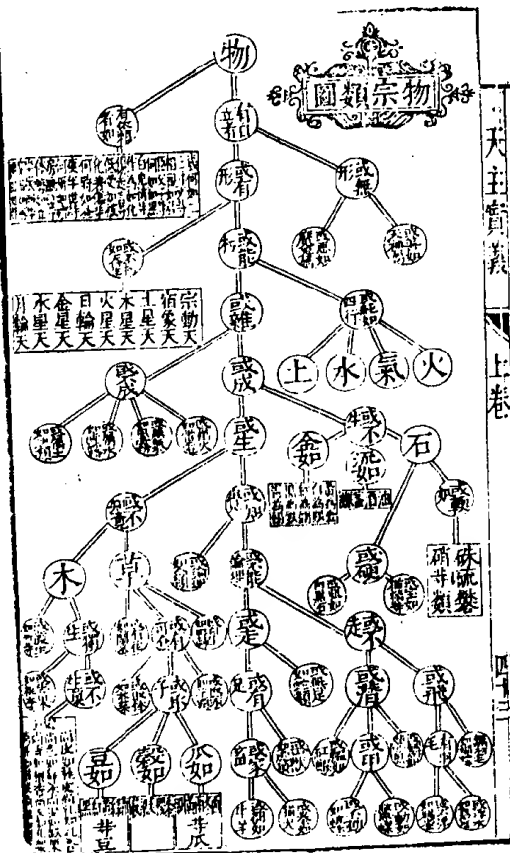
天主實義

上卷

四十二

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

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易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為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

夫主實義

上卷

四四

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為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為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為真以由外來者為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平將軍者有智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

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為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為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鰕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

夫主實義

上卷

四十五

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之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也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為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為神以為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

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恠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夫萬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涼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涼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涼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

天主實義

上卷

四十六

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竇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

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弇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

天主實義

上卷

四十七

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蟲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盡抗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

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未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翬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已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已奚知天主彼以

夫主實義

上卷

四八

眇眇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皆敗焉西士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翼軋軋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為務今以所當凜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嗚呼何甚乎至於裁成

造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剛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為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為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

夫主實義

上卷

四九

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真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弄溺也則吾

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咈哉有是毒唾而世人競茹之悲歎非淪昧之盍孰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尚不以磨涅變其真體物用疑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于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鮮矣且兩間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千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夫主實義

上卷

五十

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澈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鈎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未攸澄澈彼未攸澄澈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卽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

卽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糅物理况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既天主卽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卽上帝吾祭上帝卽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水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名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夫三實義

上卷

五十一

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絀無渣既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

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則天主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牆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罪乎。何以

天主實義

二卷

五十三

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

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盡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

天主實義

二卷

五十三

依賴之在自立者如曰在馬爲白馬寒在水爲寒水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未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

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

天主實義

上卷

五十四

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真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

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真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已之殊除人已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已則但以愛已奉已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已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

天主實義

上卷

五十五

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已家小入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強寇好究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即分當無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己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土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

夫三寶義

上卷

五十六

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并指各肢設如右手能補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

稱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左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匪一人爲盜而伯夷并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既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

末三寶義

上卷

五十七

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嗜聞亦吾月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第五篇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齊素

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

天主實義 下卷

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以彼爲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開他臥刺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已聞名爲奇論以禁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驕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得者變成牛驢偷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鷹鷂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

天主實義 下卷

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用棄正而從枉乎既沒之後門人少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迴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真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中士曰觀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况又遠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真其國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壞雖褊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西士曰夫輪迴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往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絕無能記焉弄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其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

類故附人及獸身詒云爲某家子述某家事以徵其謬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耳萬方萬類生死衆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異邦異門雖齊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記前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并忘已之姓名獨其佛老之子弟以及畜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譴談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辟雍庠序之間當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中士曰釋言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泥不

天主實義

下卷

三

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迴美醜之變必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迴竟何益焉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

今之靈而古之靈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喫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品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令禽獸之魂與人類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肖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

天主實義

下卷

四

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既異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木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魂矣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

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聞殉佛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卓必須用木欲成利器必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既知人之體態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誑詞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鳥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況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

夫主實義

下卷

五

劍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五曰夫云人魂變獸物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淫行曾效其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孰謂之刑乎奸人之情生平滅已秉彛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碍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已流恣詎不大快如暴雷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汚口乎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

狐狸稟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即謂之刑吾意爲惡之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今得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故輪迴之謊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即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果疑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畝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

夫主實義

下卷

六

乘之路乎吾意弑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弑其親與恒加之以鞭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于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迴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西士曰

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廢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碍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置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為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迴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鬼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若

天主實義 下卷

七

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為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充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碍也豈用因是而為輪迴妄論哉中士曰輪迴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為慈之宗何為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為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殺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齋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

殺人不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忍恣殺于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惡之盡乎夫吾既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并無殺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之以為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輭暖之物以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

天主實義 下卷

八

或有毛羽皮革可為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奇器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芻豢而付之美味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為悔亦不以此為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違者之言歟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蛇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為人用似非然

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內人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心全在於地惟泥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燕

天主實義

下卷

九

置彼醜毒于本界欲拯拔之焉況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之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

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不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澤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士曰草木雖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鱗多

天主實義

下卷

十

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驟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時者又遠矣况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况畜類乎西虜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

皆西虜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於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

天主實義

下卷

十一

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忤如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糲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與洗已

汚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已而須他人審判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

天主實義

下卷

十二

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苦言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誰一

言爲身而

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蓋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頗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殫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後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

末事實義

下卷

十三

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實我於是促促焉務脩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乎外又時簡畧肌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身益逃離禽獸矣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

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讓已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憊情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灾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

末事實義

下卷

十四

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園農舍之所畜犬身臞體輕走艱禽跡疾趨獲禽無算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恠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

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君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膳美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夫齋有多端予徧延天下多國已舊聞之或不拘飧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殮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殮耳此謂殮齋或隨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

未事實義

下卷

十五

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已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餓故天主教制老者六旬已上穉者二旬已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

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爲私欲之遏不可不敦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施其玉無知也中士曰善哉法語真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貧乏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矇上帝乎幸領高諭尚願盡其問西士曰道遠且廣不博問不可約守詳問即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

未事實義

下卷

十六

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上帝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教教也夫因趣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無意况有利害之意耶西士曰吾先哲子之末語然後答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堅基不

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爲意即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惡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

天圭實義 卷十

十七

君子小人之判矣中士曰母意母善母惡世儒固有其說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土石者耳謂上帝宗義有是哉若上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語然已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僉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既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名理獨非辯乎則既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

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脩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叅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况無意乎其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類然後無德無惡無善無惡如以無意無善惡爲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絕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盡力脩德於已以施及於民非止于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遙以充其百歲之

天圭實義 卷十

十八

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微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惡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即爲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即爲惡而稱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惡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鎔錫傷人復讐者不折鎔錫飄瓦損人首枝心者不怨飄瓦然鎔錫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

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惠無善無利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無有刑禽獸之愿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心之欲若能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吾發意從理即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

天主實義

下卷

十九

即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已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寔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發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笑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可謂曰吾西國有公

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試言其故人既爲善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甕決爲無用碎瓦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已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既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

天主實義

下卷

二十

以揀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中士曰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罔愆分北三苗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言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
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
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
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
勦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

天主實義

下卷

二十一

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離逃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
利害言之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
利害也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
以肢體寧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
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
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譴斥毀污爲害也春
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
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奚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乎孟軻首
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
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
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
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已勿加諸人既不宜望利以爲
已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
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
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
天下猶爲利之微況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

天主實義

下卷

二十二

雖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乎彼夫世
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
也而無相碍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
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
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
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
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
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
陋哉使犬彘能言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

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
碑曰汝今當飲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
猪竈門也詎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
猷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遠人愈愚
其思愈適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
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
藝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
江湖與老之安居鄉土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
髦壯勤苦博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

夫主實義

下卷

二十三

之事爲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先業虞公喪國夏桀殷
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管今日眼前事者乎中
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
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
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爲迂吾
慮爲已惟及二世而子以爲迂乎童子圖既老之事
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圖死後之事或
卽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奚冀得子孫
中士曰以有治喪葬墳墓祭祀之事也西士曰然是

亦死後之事矣吾旣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速
腐者軀體我以不能朽者爲切于尚以速腐者爲慮
可謂我迂乎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
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
世之利害甚真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
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聞
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
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粧
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

夫主實義

下卷

二十四

演旣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
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腳色雖巧于亦真切爲
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
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
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真
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愁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
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
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經卽後世
之真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貴賤也若以今

世利害爲真何異乎蠢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真貴人以粧奴隸者爲真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教世之責者孰先布其庵而後不闡其精必既切琢而後磋磨矣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需吾教者惟小人耳已君子固自知之故教宜曲就小人之意也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教之詎不知教爲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凡行善者有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答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

天主實義

下卷

二十五

也教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惡之莫之引領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錦繡之衣必用絲線但無鐵鍼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即過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心即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以天堂之樂將必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惡之成旨成者至則缺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

惡者惡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敝邑出一名聖神今人稱爲拂即祭斯穀首立一會其規戒精密以廉爲尚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初有親友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即祭斯穀驚秘不敢洩而心深痛惜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涕淚如尼伯陸屢見

天主實義

下卷

二十六

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某也日孜孜守戒奉敬天主幸在憫教適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涕淚于弟子拂即祭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尼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宰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即祭斯穀觀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悞哉前者所聞

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污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願定心於德勿移于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求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中士曰茲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七

與浮屠勸世輪迴變禽獸之說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偽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迴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辯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己況實有之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堂地獄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

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說哉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上帝之酬而於是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平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酬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八

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惡子孫爲善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即霸者之法罪不及胄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胄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已見無天堂地獄而決曰無何不記前所云乎智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真于肉眼夫耳目之覺或

常有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中士曰願聞此理
曰一曰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
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
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
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
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
有冀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
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
世悉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善於此則有之至

天丰實義

下卷

二十九

于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
乃知無窮之真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真有窮好
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
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
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
值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
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滿其咎
苟不以地獄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
主掌理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

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
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
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
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審其以明至公至審乎中
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
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
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彘者時遇饑荒之
災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酬
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

天丰實義

下卷

三十

盡罰之惡故終身爲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大
福樂而賞之終身爲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
禍災而罰之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中有
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歿後既無所欠
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爲惡而富貴者乃
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
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
外灾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中
士曰儒者以聖人爲宗聖人以經傳示教遍察吾經

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冊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況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即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一

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之說絕無可徵于經者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耳如真文王殷于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畧無駭色焉滋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若以經書之未載爲非且悞甚矣西庠論之訣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

三十三經載昔天主開

關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厄薇是爲世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時果有亞黨厄薇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厄薇二祖也不然禹蹟不爲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中士曰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二

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茲二人身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吾儕于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更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惟未減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有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

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于以求天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即可昇天也倘悔不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寬此等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之盡則亦躡天其理如此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

未主實義

下卷

三十三

士曰何也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上帝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孰謂君子而弗信上帝者西士曰不信上帝至仁至公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上帝爲仁之原也萬物公主也孰謂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西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堂何足云能愛人不迨惡人于地獄何足云能惡人乎夫世之賞罰大畧未能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上

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拘逆者必非君子也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尚願聞其說西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然天地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畧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嘗饑渴之至極

未主實義

下卷

三十四

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魔威恨妬瞻天神福樂愧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陷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

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克之所遠焉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五

舒泰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減常生不滅周旋左右于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溶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乏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憎之有衆善爲侶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暗而彌光也天主王教以此頒訓于世而吾輩拘於

目所恒觀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因婦懷胎產子暗獄其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日月之光輝貴顯之粧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甚囹圄之窄穢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或疑或謂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六

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群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願習回家之路西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及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者真似僞也僞近真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萬苦舉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上

帝與神人爲侶况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不知已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即非茲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七

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有依賴者而性兼爲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曰明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人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仁義禮智

在推理之後也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古有岐人性之善否誰有疑理爲有弗善者乎孟子曰人性與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矣釋此庶可答子所問人性善否歟若論厥性之體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可欲而本善無惡矣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我或有可愛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善惡無定焉所爲情也夫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于理無有違節即無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八

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而接物之際悞感而拂于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真者然本性自善此亦無碍于稱之爲善蓋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中士曰貴邦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固盡善惡之情蔽國之士有曰出善乃善出惡乃惡亦是一端之理若

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死在已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成善乎天下無無意于爲善而可以爲善也吾能無強我爲善而自往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天主賦人此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其能取捨此善非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故曰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此之謂也即如設正

天主實義

下卷

三十九

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真功也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德加于善其用也在本善性體之上焉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善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西士曰設謂善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

足以爲大功則固須認二善之品矣性之善爲良善德之善爲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無功焉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孩提之童愛親鳥獸亦愛之常人不仁不義見孺子將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良善耳鳥獸與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見義而即行之乃爲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故謂人心者始生如素簡無所書也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尚

天主實義

下卷

四十

絢而後其德可知也茲乃女子本德矣吾性質雖妍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之寶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謂服則可著可脫而得之于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即吾所謂神者衣之耳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衆矣如闡其衷根則茲始聞焉夫爲非義猶以汙穢染本性爲義猶以文錦彰之故德修而性彌美焉此誠君子修己之功然又有勉于外事而不復反本者西士曰惜哉世

俗之盡日周望殫心力以疊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畧啟心目以視千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真寶也宜其逐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懼慄如畜獸被牽於屠矣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于德業常自得無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趨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夫人非願爲尊富惟願恒得所欲耳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不在我者焉我固有真我也我自害之心之害乃真害也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于形故

末圭實義

下卷

學一

智者以神爲真已以形爲藏已之器古有賢臣亞那爲篡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者也此所謂達人者也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自殃從德者之自有大吉盛福而不須外具也然而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難進乎西士曰俱難也進尤甚焉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愆且減其知比于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充而無養反傷其身力行焉踐其所知即增闢其才光益厚其心力以行其餘試之則覺其然焉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

學聖教而爲聖今久非見聖人則竊疑今之學非聖人之學茲願詳示學術西士曰嘗竊視群書論學各具已私若已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庠學乎顧取捨之在于耳夫學之謂非但專效先覺行動語錄謂之學亦有自己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智者不患乏書冊無傳師天地萬物盡我師盡我券也學之爲字其義廣矣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其勢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營心焉吾所論學惟內也

末圭實義

下卷

學二

爲已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已也世之弊非無學也是乃徒習夫寧無習之方乃竟無補乎行吾儕本體之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故神修即形修神成即形無不成矣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于神貴邦所謂無形之心也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于物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凡吾視聞啖覺即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于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後吾欲明通一物即以司明者取其物之在

司記者像而委曲折衷其體協其性情之直于理
否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之欲之其惡也吾以司愛
者惡之恨之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善
又司惡惡者也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又其司愛
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
已司明者尚真司愛者尚好是以吾所達愈直其真
愈廣濶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
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真者司愛不得好者
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餒司明之大功在義

天丰實義

下卷

四十三

司愛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二者相須
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
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但仁
也者又爲義之至精仁盛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
學又以仁爲主焉仁尊德也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
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
德在百姓爲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嘗聞智者
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
先定所往之域而後尋詢去路也終之意固在其始

也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往者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
然則貿貿而往自不知其所求或學特以知識此乃
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勤或
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已乃所爲智故吾曰學之
上志惟此成已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
此者也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已爲天主也非爲已也
則母柰外學也西士曰烏有成已而非爲已者乎其
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
者不以爲外學也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

天丰實義

下卷

四十四

者崇其宗原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
親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猶爲外焉況天主常在物內
自不當外意益高者學益尊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已
何高之有至于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
乎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貴邦儒
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但是明爲私欲蔽揜以致昏
瞶不以聖賢躬親喻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悞認明
德愈悖正學耳然此學之貴全在力行而近人妄當
之以講論豈知善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

講亦不可遺也講學也者溫故而習新達蘊而釋疑
奮已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善之道無窮故學爲
善者與身同終焉身在不可一日不學凡曰已至其
必未起也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卽是退復於惡也
中士曰此皆真諦故問下手工夫西士曰吾素譬此
工如圃然先繕地拔其野草除其瓦石注其泥水於
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善所謂
有所不爲方能有所爲焉未學之始習心橫肆其惡根
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黽黽乎勇者克已之謂

天主實義 下卷

四十五

也童年者蚤卽于學其工如得工如于無前習之
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子弟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
以從他師者爲其已蹈曩時之悞必倍其將誠之儀
一因改易其前悞一因教之以知新也旣已知學矣
尚迷乎色慾則何以建於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
何以進乎謙德尚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
秉廉尚溺乎榮顯功名則何以超于道德尚將怨天
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程曰盈以醢鹽不能斟之鬱
鬱矣知已之惡者見善之僣而易入于德路者也欲

剪諸惡之根而興已於善不若守敝會規例逐日再
次省察凡已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
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
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目儼
如對越至尊不離于心枉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
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
在深悔悔其昔所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旣沐德
之寶服可衣焉夫德之品衆矣不能具論吾今爲子
繪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

天主實義 下卷

四十六

克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
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
愛人如已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口
篤愛一人則并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真愛天
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
乃因上帝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
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然皆由我內關特在一愛
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
我使我爲人不爲禽虫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

主即天主亦寵答之何適不祥乎人心之司愛向于
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
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
也然于善有未通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
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
之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
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
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
決所向徃西士曰人有形者也交于人道者非信人

天主實義

下卷

四七

不可况交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乎孝
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
生已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又忠於君雖
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孰自知其
爲已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真切明曉足
以爲仁之基也况夫天主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
正經諸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
不爲妄何恍惚之有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
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曰一愛已爾似

乎太隘西士曰血氣之愛尚爲群情之主矧神理之
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財
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棄志
既得之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
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
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強而難敵
則又或思禦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
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身體豈能靜
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交易以殖貨愛色

天主實義

下卷

四八

者必朝暮動費以備嬖妾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
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
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愛獨可已乎愛天主
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關彼
異端者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
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非虛愛必將
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
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
之既死則葬之而爲代祈上帝且死生不敢忘之故

昔大西有問于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善與曰
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哲引者固不
差路矣中士曰司愛者用于善人可耳人不皆善其
惡者必不可愛况厚愛乎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論
在五倫之間雖不善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爲瞽瞍
弟爲象舜猶愛友焉西士曰俗言仁之爲愛但謂愛
者可相答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
之而反以仇則我可愛之乎夫仁之理惟在愛其
人之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與美而爲己有也譬如

天主實義

下卷

四十九

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美愛其酒之好味可爲我嘗
也則非可謂仁于酒矣愛己之子則愛其有善即有
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
惟爲愛其奉己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己也何謂之仁
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善則無絕
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己愛人
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善者乎愛人之善
緣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故雖惡者亦可用吾之
仁非愛其惡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善也

况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
有天主誠令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
其不善豈容斷愛耶人有愛父母不爲天主者茲乃
善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爲豹均愛親矣故有
志於天主之旨則博愛于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
膠之爲一體耳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
而聞其音某曩者嘗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于天
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上帝即德無缺矣然仁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

既惟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
經作功乎吾檢慎于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西士曰
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無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
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酬報者獨人類
能建殿堂設禮祭祀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
愛人甚矣大父之慈恐人以外物幻其內仁則命聖
人作此外儀以啟吾內德而常存省之俾吾日日仰
目禱祈其恩既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之不忘且以
是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而因以增廣吾仁

且今後世彌厚享實也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帝恩德而讚美之或祈恕有昔者所犯罪惡或乞恩祐以勝危難以避咎愆以進于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關心明以達學術之隱也又恐汚邪妄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于是天主又教之以禮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叩以閑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于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于天主之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無異用之必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一

有其驗但今不暇詳解耳吾竊視貴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惑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于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觀拜其像比如欲枯槁惡樹而厚培其本根必反榮焉中士曰天

主爲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丁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舍官布政于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分任即不能兼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無限無外爲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笑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無二是設上帝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是則上帝之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二

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自不同况可謂天主同乎彼教不尊上帝惟尊一已耳已昧于大原大本焉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自任豈天主任之乎天主經曰妨之妨之有看羊皮而內爲豺狼極猛者善樹生善菓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即知何人謂此輩耳凡經半句不真決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能欺人傳其僞理乎異端僞經虛詞誕言難以勝數悉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輪夜藏須彌山之背曰天下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浸曰阿西以左右手

掩日月爲日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原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迴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迴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于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道果此皆拂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滅人類而讓天下於畜類耳又有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三

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脩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墜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而死後平吉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汙本身侮上帝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公失

正者天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妙即可赴重殃而著厚賞不讚德不祈祐不悔已前罪不述宜守規誠則從何處立功修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尚畢信其餘何也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西士曰上古之時人甚愚直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畧有威權或自戀愛已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禱以爲思慕之跡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四

假布誠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之塑像祀奉此其始耳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也則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自驚詫已而規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則天主弃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靈魂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幸得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發見於人間見亦少以美像

常睹醜惡或一身百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
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境惡
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金座拜之祀之悲
哉夫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
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函教庶氓所宜駭避高士所
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豈不愈傷壞人心乎中士
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願相與直指其失西士
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証其誣一曰三教者或各
真全或各偽缺或一真全而其二偽缺也苟各真全

宋李實義

下卷

五十五

則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偽缺則當竟
爲卻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人習一偽教其誤已
甚也况兼三教之僞乎苟惟一真全其二偽缺則惟
宜從其一真其僞者何用乎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
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艷貌婦人但乏鼻人皆醜之
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
惡謬矣一曰正教門令人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
函之教豈不俾心分于三路信心彌薄乎一曰三門
由三氏立也孔子無取于老氏之道則立儒門釋氏

不足于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己
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意強爲之同
不亦誣欺一曰三教者一尚無一尚空一尚誠有焉
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
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
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
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函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
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
教可從無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

宋李實義

下卷

五十六

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上帝正道而殉人夢中說
道乎夫真維一耳道契於其真故能榮生不得其一
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
一不深不篤其學烏能成乎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
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
焉動吾眼而使之覺雖然猶望卒以正道之宗援我
西士曰心旣醒矣眼旣啟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
夫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

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中士曰貴邦既習天主教其民必醇樸其風必正雅願聞所尚西士曰民之用功乎聖教每每不等故雖云一道亦不能同其所尚然論厥公者吾大西諸國且可謂以學道才崇者也故雖各國之君皆務存道正傳又立有尊位曰教化皇專以繼天主頌教諭世爲已職異端邪說不得作列國之閭主教者之位享三國之地然不婚配故無有襲嗣惟擇賢而立餘國之君臣皆臣子服之蓋既無私家則惟公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七

是務既無子則惟以此民爲子是故迪人於道惟此殫力躬所不能及則委才全德盛之人代誨牧于列國焉列國之人每七日一罷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聖殿謁禮拜祭以聽談道解經者終日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間有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已三四友者廣聞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真道也中士曰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尚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聞尊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財共焉事無

自專每聽長者之命焉其少也成已德博已學耳壯者學成而後及于人以文會以誠約吾中夏講道者或難之然有終身絕色終不婚配之戒未審何意夫生類自有之情宜難盡絕上帝之性生生爲本祖考百千其世傳之及我可即斷絕乎西士曰絕色一事果人情所難故天主不布之于誠律強人盡守但令人自擇願者遵之耳然其事難能大抵可以驗德難乎精嚴正行凡人既引于德則路定而不易矣君子修德不憚劬苦吾方寸之志已立則世上無難事焉

天主實義

下卷

五十八

使以難爲爲非義則其難爲義者也生生者上帝死死者誰乎二者本一非由二心未開天地千萬世以前上帝無生一生者生生之性何在乎人心之卑膜莫測尊極之心矧云咎之哉且人以上帝之心爲心非但以傳生爲義亦有隙生之理夫天下人民總合言之如一身焉其身之心意惟一身各肢之所司甚衆令一身悉爲首腹胡以行動令全身皆爲手足胡以見聞胡以養生乎比比此而論不宜責一國之人各同一轍若云以此生人又兼司教以主祭祀始爲

全備竊謂婚姻之情固難竟絕上帝之祀又須專潔
二職渾責一身其于敬神之禮必有荒蕪夫人奉事
國君尚有忍尅本身者奉事上帝詎不宜克已愆心
哉古之民寡而德盛而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思
非在人少乃人衆而德衰耳圖多事而少人斯
乃祗增禽獸之群豈所云廣人類者歟有志乎救世
者深悲當世之事制爲敝會規則絕色不娶緩於生
子急於生道以拯援斯世墮溺者爲意其意不更公
乎又傳生之責男與女均今有貞女受聘而夫

先生實錄

下卷

卷九

卒者守義無二儒者嘉之天子每旌表之彼其棄色
而忘傳生者第因守小信於匹夫在家不嫁尚且見
褒吾三四友人因奉事上帝欲以便于遊天下化萬
民而未暇一婚乃受貶焉不亦過乎中士曰婚娶者
於勸善宣道何傷乎西士曰無相傷也但單身不娶
愈靖以成已愈便以及人也吾爲子揭其便處請詳
察之以明敝會所爲有所據否一曰娶者以生子爲
主家耳既獲幾子必須養育而以財爲置養之資爲
人之父不免有貨殖之心今之父子求財者衆

也求之者衆難以各得其願矣吾以身纏拘於俗情
不能超脫無溺必將以苟且爲幸也欲立志責人於
義豈能興起乎夫修德以輕貨財爲首務我方重愛
之何勸爾輕置之哉二曰道德之情至幽至奧人心
未免昏昧色慾之事又恒鈍人聰明焉若爲色之所
役如以小燈藏之厚皮籠內不益朦乎豈能達于道
妙矣絕色者如去心目之煙霧而增光明可以窮道
德之精微也三曰天下大惑無窮財色二欲耳以仁
發憤救世者必以解此二惑爲急醫家以相悖者相

先生實錄

下卷

卷十

治故熱病用寒藥寒病用煖藥乃能療之茲君惡富
之害而自擇爲貧者畏色之傷而自擇爲獨夫者處
已若此而後無義之財邪色之欲始有省焉故敝會
友捐已義得之財物以勸人勿于非義之富爲脩道
以卻正色之樂以勸人勿迷于非禮之色也四曰縱
有俊傑才能使其心散而不專乎一則所爲事必不
精克已之功難于克天下自古及今史傳英雄攻天
下而得之者多矣能克已者幾人哉志欲行道于四
海之內非但欲克己已兼欲防遏萬民私欲則其功

用之大曷可計乎專之猶恐未精况宜分志他務將要我事少艾而育小兒乎五曰善養馬下真驥驎驎騮可一日而馳千里則謹牧以期戰陣之用劣嫗於色者別之於群不使與牝接焉天主聖教將尋豪傑之人能周徧四方之疆界者以明道禦侮息異論途邪說而永存聖教之正也豈欲懷其心以飽樂而不欲培養其果毅以克私慾之習乎故西土之專心積道甚于專事嗣後者也譬夫歛收五穀萬石未有盡播之田中以爲穀種者必將擇其一以貢

天主實錄 下卷

卷五

君一以藝稼爲明年之穡曷獨人間萬子皆磨費之以產子而無所全留以待他用者耶六曰凡事有人與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饑充饑以蓄氣蓄氣以敵害敵害以全己性命也咸下情也人於鳥獸此無殊也若謹慎以殉義殉義以檢心檢心以修身修身以廣仁廣仁以答天主恩也此乃生人切事可以稱上帝之大旨從此觀之則匹配之情于務道之意孰重乎天下寧無食不寧無道天下寧無人不寧無教故因道之急可緩婚因婚之急

天主實錄

下卷

卷五

不可緩道也以遵頒主聖旨雖奔致已身以當之可也况棄婚乎七曰婚會之趣無他乃欲傳正道於四方焉耳苟此道於西不能行則遷其友于東於東猶不行又將徙之於南北奚徒畫身於一境乎醫之仁者不繫身于一處必周流以濟各處之病方爲博施婚配之身纏繞一處其本責不越于齊家或迄于一國而已耳故中國之傳道者未聞其有出遊異國者夫婦不能相離也吾會三四友聞有可以行道之域雖在幾萬里之外亦即往焉無有託家寄妻子之慮則以天主爲父母以世人爲兄弟以天下爲己家焉其所涵胸中之志如海天然豈一匹夫之諒乎八曰凡此與彼彌似則其性彌近天神了無知色者絕色者其情適乎天神矣夫身在地下而比居上天者以有形者而效無形者此不可謂鄙人庸學也似此清淨之士有所祈禱于天主或天之旱或妖鬼之怪也或遇水火灾異之求解也天主大都鑒而聽之不然而上尊何寵之哉然吾此數條理特具以解敝會不婚之意非以非婚姻者也蓋順理娶也非犯天主誠

也又非謂不娶者皆邇神人也設令絕婚屏色而不
惓惓于秉彜之德豈不徒然乎乃中國有辭正色而
就狎斜者去女色而取頑童者此輩之穢汚西鄉君
子弗言恐浼其口雖禽獸之彙亦惟知陰陽交感無
有反悖天性如此者人弗報焉則其犯罪若何吾敝
同會者收全已種不之藝播于田畝而子猶疑其可
否况弃之溝壑者哉中士曰依理之語以服人心強
于利刃也但中國有傳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如
何西士曰有解之者云彼一時此一時古者民未衆

未主實義

下卷

本十

當充擴之今人已衆宜姑停焉子曰此非聖人之傳
語乃孟氏也或承悞傳或以釋舜不告而娶之義而
他有托焉禮記一書多非古論議後人集禮便雜記
之于經典貴邦以孔子爲大聖學庸論語孔子論孝
之語極詳何獨其大不孝之戒群弟子及其孫不傳
而至孟氏始著乎孔子以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以
比干爲殷三仁之一旣稱三子曰仁曰賢必信其德
皆全而無缺矣然三人咸無後也則孟氏以爲不孝
孔子以爲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謂以無後爲不孝

斷非中國先進之旨使無後果爲不孝則爲人子者
宜旦夕專務生子以續其後不可一日有間豈不誘
人被色累乎如此則舜猶未爲至孝耳益男子二十
以上可以生子舜也三十而娶則二十逮三十匪孝
乎古人三旬已前不婚則其一旬之際皆匪孝乎譬
若有匹夫焉自審無後非孝有後乃孝輒娶數妾老
于其鄉生子至多初無他善可稱可爲孝乎學道之
士平生遠遊異鄉輔君匡國教化兆民爲忠信而不
顧產子此隨前論乃大不孝也然於國家兆民有夫

未主實義

下卷

本十

功焉則輿論稱爲大賢孝否在內不在外由我豈由
他乎得子不得子也天主有定命矣有求子者而不
得烏有求孝而不得孝者乎孟氏嘗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也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以是得嗣無益於
得况爲峻德之效乎大西聖人言不孝之極有三也
陷親於罪惡其上弑親之身其次脫親財物又其次
也天下萬國通以三者爲不孝之極至中國而後聞
無嗣不孝之罪於三者猶加重焉吾今爲子定孝之

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爲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者命已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爲子者順乎一即兼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已弗顧其上其爲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爲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爲不孝者也國主於我相爲君臣家君於我相爲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平爲兄弟

天主實義

下卷

六十五

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夫萬國通大西之境畧皆稱爲出聖人之地蓋無世不有聖人焉吾察百世以下敝土聖人之尊者咸必終身不娶聖人爲世之表豈天主立之爲表而處已於不義之爲哉彼有不娶而爲積財貨或爲糊口或爲偷安懈惰其卑賤之流何足論者若吾三四友一心慕道以事天主救世歸元且絕諸色之類使其專任鄙見無理可揭誠爲不可然而群聖以其身先之萬國賢士美之有實理合之有天主經典奇之亦可姑隨其志否耶以繼後爲急

者惟不知事上帝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後世者以爲生世之後已盡滅散無有存者真可謂之無後吾今世奉事上帝而望萬世以後猶悠久常奉事之何患無後乎吾死而神明全在當益鮮潤所遺虛軀骸子葬之亦腐朋友葬之亦腐則何擇乎中士曰爲學道而不婚配誠合義也我大禹當亂世治洪水巡行九州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也當平世士有室家何傷焉西士曰嗚呼子以是爲平世乎誤矣智者以爲今時之灾比堯時之灾愈洪也群世人而盲瞽

天主實義

下卷

六十六

不之能視焉則其殘不亦深乎古之所謂不祥從外而來人猶易見而速防其所傷不踰財貨或傷膚皮今之禍自內突發哲者覺之而難避也況于恒人故其害莫甚焉如風雷妖恠之擊人不損乎外而侵其內者也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之乃無上其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蔑有尚存何德乎夫以金木土泥鑄塑不知何人偶像而倡愚氓往拜禱之曰此乃佛祖此乃三清也且興淫辭奸說以壅塞之使之

汜濫中心而不得歸其宗且以空無爲物之原豈非空無天主者乎以人類與天主爲同一體非將以上帝之尊而俾之於卑役者乎恣其誕妄以天主無限之感靈而等之於土石草木以其無窮之仁覆爲有玷缺而寒暑災異憾且尤之猶狎君父一至于此蓋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爲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彌山徧市豈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世人也皆習詐僞僞爲衆師以揚虛名供養其口冒民

未主實義

下卷

六十七

父母要譽取資至于世人大父宇宙公君視其跡而僭其位殆哉殆哉吾意大禹適在今世非但八年在外必其絕不有家終身周巡于萬國而不忍還矣爾欲吾三四友有子之心有兄弟之情視此爲何如時哉中士曰以是爲亂則亂固不勝言矣時賢講學急其表而不究其裏故表裡終于俱壞蓋未聞積惡於內而不遽發于外者也間有儒門之人任其私智附會二氏以論來世如丐子就乞餘飯彌荼正學不如貴邦儒者乃有歸元此論旣明人人可悟但肯用心

一思衆物之態必知物有始元非物可比聖也佛也仙也均由人生不可謂無始元者也不爲始元則不爲真主何能輒立世誠夫知有歸元則人道已定舍事天又何學焉譬如一身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刀鎗將擊其首手足自往救護雖見傷殘終不能已尊教洞曉天主爲衆物元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逆于理違于教者若矛刃將刺天主然亟迫往護此亦惟知有天主之在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尚乎故不但不念妻子財資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

未主實義

下卷

六十八

心綢結彷彿慕企輒淺信從奚云捨生命弃妻子有因上帝道德之故遷移半步遙費一芥且各惜之矣嗟哉然吾頻領大教稱天主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旣爲世人慈父烏忍我儕久居闇晦不認本原大父貿貿此道途曷不自降世界親引群迷俾萬國之子者明覩真父了無二尚豈不快哉西士曰望子此問久矣苟中華學道者常詢此理必已得之矣今吾欲著世界治亂之由者請子服膺焉天主始制創天地化生人物汝想當初乃即如是亂苦者歟殊不然也

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群以迨天地萬物豈忍置之於不治不祥者乎哉開闢初生人無病天常是陽和常甚快樂令鳥獸萬彙順聽其命母敢侵害惟令人循奉上帝如是而已夫亂夫災皆由人以背理犯天主命人既反背天主萬物亦反背于人以此自爲自致萬禍生焉世人之祖已敗人類性根則爲其子孫者沿其遺累不得承性之全生而帶疵又多相率而習醜行則有疑其性本不善非關天主所出亦不足爲異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爲

天主實義

下卷

六九

難分由性由習雖然性體自善不能因惡而滅所以凡有發奮遷善轉念可成天主亦必祐之但民善性既滅又習乎醜所以易溺于惡難建于善耳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繼起爲之立極逮夫淳樸漸漓聖賢化去從欲者日衆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拯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爲母無所交感託胎降生名號爲耶穌耶穌即謂拯世也躬自立訓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

天此天主實蹟云云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之人何以驗耶穌實爲天主非特人類也若自言耳恐未足憑西士曰大西法稱人以聖較中國尤嚴焉況稱天主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諸侯得天下雖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國未謂之聖亦有超世之君却千乘以修道屏榮約處僅稱謂蕪耳矣其所謂聖者乃其勤崇天主卑謙自牧然而其所言所爲過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中士曰何謂過人西士曰誨人以人事或已往者或今有

天主實義

下卷

七十

者非但聖而後能之有志要名者皆自強而爲焉若以上帝及未來之事訓民傳道豈人力也歟惟天主也以藥治病服之即瘳學醫者能之以賞罰之公治世而世治儒者可致茲俱以人力得之不宜以之驗聖也若有神功絕德造化同用不用藥法醫不可醫之病復生既死之民如此之類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來敝國所稱聖人者率皆若此倘有自伐其聖或朋輩代爲誇伐或不畏天主用邪法鬼工爲異怪以惑愚俗好自逞而悖天主之功德此爲至惡大西國

妨之如水火何但弗以稱聖乎天主教在世之時現跡愈多其所爲過于聖人又遠聖人所爲奇事皆假天主之力天主則何有所假哉西土上古多有聖人于幾千載前預先詳誌于經典載厥天主降生之義而指其定候迨及其時世人爭其望之而果遇焉驗其所爲與古聖所記如合符節其巡遊詔諭于民聾者命聽即聽瞽者命視即視瘡者命言即言覺者命行即行死者命生即生天地鬼神悉畏敬之莫不聽命也既符古聖所誌既又增益前經以傳大教于世傳

天主實義

下卷

七十一

福也不知尊師許否西士曰祗因欲廣此經吾從二三英友弃家屏鄉艱勤周幾萬里而僑寓異土無悔也誠心悅受乃吾大幸矣然沐浴止去身垢天主所惡乃心咎耳故聖教有造門之聖水凡欲從此道先深悔前時之罪過誠心欲遷于善而領是聖水即天主慕愛之而盡免舊惡如孩之初生者焉吾輩之意非爲人師惟恤世之錯回元之路而爲之一引于天主聖教則克之皆爲同父之弟兄豈敢苟圖稱名辱師之禮乎哉天主教文字異中國雖譯未盡而其要

天主實義

下卷

七十二

已易正字但吾前所談論教端僉此道之肯綮願學之者退而玩味于前數篇事理了已無疑則承經領聖水入教何難之有中士曰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先生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矜之豁然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大明之世得承大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當退于私居溫繹所授紀而錄之以志不忘期以盡聞歸元直道所願天主佐佑先生仁指顯揚天主教使我中國家傳人誦

皆爲脩善無惡之民功德廣大又安有量歟

天主實義下卷

天主實義

下卷

七十三

天主實義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厯癸卯凡八篇首篇論
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
人錯認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
釋鬼神及人魂異論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
篇排辨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
於正志六篇解釋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
地獄之賞罰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士之
學八篇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
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
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
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
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迴之說相去無幾也特小
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

重刻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
曲意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附利瑪竇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畸人十篇》
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提要》

刻畸人十篇

西秦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積
轔之夫啖人啖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留
不害致之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
致之絕始者有以爲異人已觀其不婚不
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
上帝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
畸人十篇序

崇正關邪居恒手不釋卷經目終逆順
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
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
倒囊爲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
人近十年所習之益深所稱妄妄行
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
己之德純粹以精意期善世而行絕

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
以解間商以事其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
悔而後識其為王人也至人伴於天不異於
人乃西秦子近所著書十篇与天主實義相
輔行世者願自命曰畸人其言関切人道文
約澹泊以明志行法以俟命謹之若志以
視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

畸人十篇序

三

聖賢所已言而譬喻博燈令人讀之而
迷者豁貪者醒傲者愧妬者平悍者涕
至於常念死候引善坊惡以祈宥於帝
天一唱三歎尤為砭世至論何畸之與有
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必能以遲
速料也上帝之臨汝而不貳也獲罪
于天之莫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帝

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練本原
怠忽祇事年富力強而志迅奮鐘鳴
漏盡而為漳改國者衆也非譚玄以罔
生即佞佛為超死可超生可罔世有
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
瞑眩瞑眩適于德猶是膏梁之適于口
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晦也

畸人十篇序

三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

序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之漸有善焉吾善細漸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未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吊詭者耶即

畸人十篇

引

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何漢欄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參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

亦無貳於死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

西庠之學蕪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天之節而不及叅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況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衆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

畸人十篇

引

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蕪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麗殊科然大指可觀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勾吳周炳謨書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
多顓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
不解利子乃爲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
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
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
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
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獺鬼之區
諸啖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窺上過之
畸人十篇 小引 三
去身毒爲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爲崇善重倫
事天語往往不詭于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
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
聲韻之詳不少垂盤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
冠履之便爲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爲能離
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
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
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爲吾人之常豈
不可乎即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

子之心也入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即世無
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
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
之遠近幽明之隔闕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畸人十篇

小引

四

或問畸人之言天堂地獄也於傳有諸曰未之
視也雖然其說辯矣顏貧夭距富壽令不天堂
不地獄也而可哉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彌溥
報以蒼梧伐木削跡之身兩楹奠而素王終耶
血食萬世浪得身後榮聖人不超而享也報在
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
惟是衍聖之爵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
號賢愚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賞此足以厚聖
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或曰秦談酷而其義不

畸人十篇

疏

存是一說也顧西泰子所稱引經傳非一固可
繹也然則與瞿曇氏奚異而云儒曰彼所爲實
王大弓之竊西泰子別有辯也經術所未睹理
所必有拘儒疑焉令瞿曇氏竊焉又支誕其說
以惑世而西泰子子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
以佐殘闕而振聾憤不顧詹詹者之疑且訕其
論必傳不朽其原則初非常是以自謂畸人

涼庵居士識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
曰臆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眇年眇人可以無
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人夜
屑越戲娛獸行禽化歲與年契年與歲離來者
誰牽速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
贈心嗜慾惟勤心活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
天主

演畸人十規

萬鎰行估百金僦屋旬子噉號一錢信宿息氣
接睫僦焉廼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人之處世
亦復然然棄家馳逐夫何有焉失或寒米獲斯
火熾仰離大圓爾司何事濁貪貪利清貪貪名
清其如蜩濁其如鼯西國先達黑臘德牧黑臘
恒笑德牧恒哭笑喧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
比諸破鏡堅忍順受棲澹化暝天主降鑒脫之
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死匪

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胡生斯繁而歸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脩行徐俟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至人生如其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能死非仙非佛不怖不恃法雅哥般問黑人多既覲天主不廢嘯歌

殀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脩曰俟旦晝所行宵無嗔平生生所營死無懼乎冰天胡婦爲燭熄乎南海黎澗湛矜式乎當境誼赫誰騰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繁乎施勞伐舍驕且吝乎

演晴人士規

二

邱老耽存櫃以爭乎馴茲五益用守三和如雲經天如水隨波數歲皇皇數消廩廩存順沒寧天主用賑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惟其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寂莫見載塞其窾載捫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瓊格刺得邦伴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惟天主守舌寡尤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厭薺饑渴害心

壓飢損氣清虛日來渣滓日棄先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玄酒調之以太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澹泊賞饗寧習於齋遠於豐中士治身上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爲是更煮夜夜朝朝心口相語經火燠灼見炭顫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是良方珍重一爲何用不臧辟諸農夫去礫去草苟無種莠萬稗翻好辟諸僕人不博不醕苟爲坐糜不如井杵纖惡必除微善盡體天

演晴人士規

三

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人不知遂心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是苦苦者不苦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百苦爲善亦苦去惡亦苦受苦一生却能離苦天路其樂天門甚卑天時甚長天堂甚低地下有獄一人不出向時耽淫變爲骸鯁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爲輪迴變人心志惟樂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

廖郭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或說
吾行或說風水一中膏有畏死不正請驅小數
請芟邪魔我生有爲我死無他善種種心惡種
種語黜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財虜剖身以藏珠朝夕事
歛聚纖利竭羊羔顆粟堆倉庾不肯矜窮乏但
知敬商賈疲精如馬牛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蚘
蟲驕凝類虺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會者
士之常善者福之府兩路分人禽智者自識取
多少聰明漢惺惺檢絲縷

齊人十規

四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利瑪竇述

後學汪汝淳較梓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
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
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
而曰有人于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
廩若橐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
空廩橐貴之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

畸人十篇

卷上

一

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
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
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
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
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
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卽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
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是無爲真無矣惜
乎竇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
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僞
云猶有乎太宰曰噫予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

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耄侮天耳
害人耳汚已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
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
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旣而太宰
易席于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
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呼時之性永流而
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
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
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
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

畸人十篇

卷上

二

可追復以勤可禪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
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
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
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
時可 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便于用者無如吾
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
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
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年有一士常默
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
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旣而猛省卽悔歎

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
道咤已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晉
已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
如短焉恐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
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實心務道者視已
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
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
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
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
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

畸人十篇

卷上

三

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
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
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蚋而數爲
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
此乎

夫世事世物吾不

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惜心焉不肖者贈心焉惜者
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誤也晨夕亟于
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事便曰難也難也第吾
不暇耳處不難不難則暇迄爲難且重者卽曰不暇
非徇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

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于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却冗於事隙亦足覩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哉

晰人十篇

卷上

四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 第二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目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

晰人十篇

卷上

五

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後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畝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磬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具往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戕今人猶嫌之武不利則更謀新者展轉益烈甚至盈野

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
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
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
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
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
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
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
少一日近墓一步常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誰能
夫此只謂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
當之凡世界之苦幸爲真苦幸其快樂爲僞快樂其
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
時人十篇 卷上 六
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
惡念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
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已欲所
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民
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
道而既從孔氏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
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
久而三教之岐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
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
父暴子逸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

滿世皆詐誣誑誣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
海中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
且各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
敗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
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
如禽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
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能苦醜至如
此極而世人皆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
長壽謀子孫慕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
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
時人十篇 卷上 七
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
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
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
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
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
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
以于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
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日
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
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

自卑也吾觀天王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于地人為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為本處所者是欲與禽獸同群也以天王為薄於人固無怪耳天王所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于地以是為鄉惟泥于今世卑事而不知惺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輩而

衛人十篇 卷上

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先忤逆上帝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夫多苦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太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天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常安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酌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且高論所云無非引烝人于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

真論也從是日太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所譯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帝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太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孤余之所望也嗚呼嗣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候利行爲祥 第三

余問于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答曰罔已也昧已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末盡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于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行南北二極以旋繞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偷者偷者闕王莫慮耳

畸人十篇

卷上

十

是以凡聞計皆驚曰其幾乎曰其幾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神稱聖者無不刻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徐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旦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于何處汝當處處候彼可耳故習上時冀死候相值此爲生也世之之年皆已爲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船中坐立卧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

欲不欲倏就岸而湏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已爲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逝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瓮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土流增之則江永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耳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

畸人十篇

卷上

十

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我念念言言行行悉向善即善矣如念死候之不祥便目爲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即爲吉祥施我凶孽即爲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執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實言至域之道矣欲至其域先由其途也惟途難焉子不聞爲善如滌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于縱恣者焉況以是憚凶心凶口而

諱言之豈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樂由忘死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夭矣蒼生之生宇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景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哀哉南方有國名黑人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居室陬隘而墳絕廣大訓居室次寓數年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爲急崇飾之也敝鄉昔年有隱士曰雅哥般棄家游世一切捐舍人目爲清狂有所知買得四鷄囑令携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諸

嘲人十篇

卷二

十二

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海將屈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報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矣以辰巳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頌白以未爲老而幸得至申酉爲耄爲耄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徵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爲湏臾特此湏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窳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于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箭先後比次次第裁上則前箭已傾矣席上設有肴饌百器而日中有一器盡也食必死則此百器者吾全不耳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帶死

嘲人十篇

卷三

十三

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疑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矣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首昂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僵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製衣者置帛于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也哉嗚呼母恃年之茂身之強矣所見死亡往來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畸人十篇

卷上

五

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人之身與神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模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如或遠焉或近焉世界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觀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豫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

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路不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通彌急於路費乎特伯國法時耳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爲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得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

畸人十篇

卷上

五

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聞之以爲大僂流之遠方其餘風及于閨閭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一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今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可疑也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以知覺運動爲坐旣以爲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于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觀

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人將死卽先遭
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屬耳誥之曰有後事
宜相付囑者速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葦間聞此
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
已矣我永永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玆貝
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
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
我至此殍殍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覩之甚傷心也存
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
子女此時避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

齊人十篇

卷上

末

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歛家具或
守財笈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
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身形分別耳凡二物相脗合
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
偕行于途臨岐尚猶惜別況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卽
見偏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耳燥足吟脉
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母痛入世以已
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
死則仰而見天帝忿怒吾前行俛而視一生之歲月
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之愆幽時下而視地

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翁吞左右旋而睹鬼魔僕我
神魂出身將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
欲悔而無及卽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
後所患苦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
魄卽爲尸尸爲腐肉腐肉爲蟲蛆蟲蛆化歸于土此
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人之靈魂矣夫旣出身外
忽見移幽陰異界輒置之天地主嚴臺前以審判一
生之所爲則盡出籍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冒非
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觥法欺君酷虐暴民順私意
傷剝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于是淆亂神道抗侮上

齊人十篇

卷上

又十本

帝妄尊異端詐僞誣世無所懼畏旣見天主威在上
審罰母奈顛慄而無所逃也于是不肖人所掩諸醜
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醜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
若諸隄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
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并
我自心皆從而訐我証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
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怒忿天主嚴威也
則我何禱乎誰獲解救之乎于是方知財賄已無而
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
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所招

人刑永悠不脫于身也則第得恨已恨天地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哭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畸人十篇

卷七

七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歲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其一以欽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舡三老使舡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舡後即知其舡前事乃以舵張翕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已于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系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事當行耶否耶即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于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斐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入之俗家門之外卽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槩葬死皆于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計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

名辨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誥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既爾暫免汝目下刑吾讓爾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卽解王衣裳袞冕服之令卽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

喻人十篇

卷上

五

遽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卽提票云七日期今已過若千日也如是諸目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卽太驚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啟請遊樂畢無歡悵矣王至期出卽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于是諸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

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災發于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于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証罪案犯人從囚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于道中適遇喜樂事猶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

喻人十篇

卷上

五

人行于曠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卽走龍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蟲多許斡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卽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都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爲虎狼食也是奚謂乎人行曠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

者乃吾血肉軀也庸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蛇
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蜂窩者乃世之虛
樂哀哉人之愚耳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拯援
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
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
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瘳疾
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其所以輕財貨
功名富貴也夫物者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
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
重財爲矣吾君不萃彼所之所尚乎惜乎妄人于見

畸人十篇

卷十

主

所不在受譽于已所在受苦也夫物汝曾嗜其得之
之娛而未試其失之之恨請母觀其來觀其去母觀
其面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僞樂而退乃大遺真憂
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寐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
人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即空
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
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惟曰夢得財蓋其富
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
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
于已其一愛重之如已其一甚非薄希覲面焉忽遇

事變國王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即急走其上友訴
已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
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
送汝衣一襲與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
益悲泣訴已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于厄也友曰今
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偕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
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
之悞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
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
啓曩之非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微太

畸人十篇

卷十

主

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今勿憂此等
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即先
行趨王所此友之寵于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
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即人至死候上帝將審
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
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
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
能人矣第德行陰陽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之
急且以我挾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
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

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携此衣一稱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餓身瘦臞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遂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入子人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拚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真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者爲真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于人火不得焚水不得漂盜不得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于諸物中獨爲堅久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于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四以攻伐我倨敖心也倨敖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教者其道心固敗矣夫教之根抵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他爲己也故常念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

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敖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歛其輪而折意退矣教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乃死之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厘山奄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敖甚猶若不足既薨葬埋之侈殯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呼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于楸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同道矣目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已也見已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已也識已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憫懷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懸于齋室以自警也庸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卽各賦以愛已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命人自求死卽不可人強求生卽不可

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旣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亞入西勞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流也別有真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

晴本十篇

卷上

主事

者曰旣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不拜受夫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於死入之域于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時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

驚也人心也於死候驚焉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于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卻去之也誠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时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論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籍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歛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荅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

晴本十篇

卷下

主事

夫子道已成也何懼荅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面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卽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殼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往行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慎不敢輒自居安輒自居

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徐子
曰於戲此皆忠厚語果大補于世教也今而後吾知
所爲備于死矣世俗之備于死也特求堅厚棺槨一
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余曰迂哉重所
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豐鎬而周公作詩
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
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已之精靈而獨顧休吾灰燼
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
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葬親者自是
人情不必非之所丁寧者惟母自非薄吾神靈焉此
齊人十篇 卷上

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
有不善可獨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
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于人而偶經
過于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且惴惴焉矧終其身
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于天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
嚴臺之前按我萬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
妄望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夫善備死候者
萬法總在三和三者和于天和于人和于己是也
得罪于天無所逃不從而禱於天孰禱乎繫在此則
祈解亦在此矣卽復勤詢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

責吾前非立心于守聖戒以息天怒以致其神寵此
以和天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卽還之其人嘗毀謗人
玷缺其名行卽以真實語獎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
交爭敖狠有讐卽恕宥和睦好待之此以和人也凡
有以酒色自污穢本身以醜念邪情亂熒心靈卽時
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惑我于非義遠離
廢之勿惜此以和己也嗚呼倘死者已受天刑今能
復生于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難出無量
數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承
啟心以時懺備死候之實絕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齊人十篇 卷上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調乎余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湏乃今人知我意耳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功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賈重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適於鬼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經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矣曹子曰吾勿讀孔子木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卽有志於

增人十篇

卷上

五

減言且聞貴邦尚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于同志也余曰實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舍之矣鳥出籠卽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不能無訛能守已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未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恒以手掩

口也東亂氏古之賢者于大衆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寄問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辭恐傳之以夢也中古西甌一大賢瑣格刺得氏其教也以默爲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

增人十篇

卷上

五

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刃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耳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詔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卽侵而

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已矣舌母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耳敝社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與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庭國主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備王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謂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

畸人十篇

卷上

三

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教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卽訥者于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倭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初發志修行卽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舌之咎聞此一句卽辭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後德各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削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

而愈晚長是以邦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于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吁今之學非爲己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西邑諺曰舌頻圓

畸人十篇

卷下

三

予病齒故吾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之往時有一士巖坐于衆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藝能療言之萬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彌以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光燭豈不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翌然如驢恒以耳端蔽之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髻之恐其髻工露之則使髻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衆心不忍則擇一謹厚者令髻髮畢語以前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

抱舍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大誓願曰寧死不言遂
生出之數年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
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俛首小
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卽復填土而去乃
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神其說曰此坎中
從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
王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
此歟是故昔西國君詰其賢臣曰吾于卿屬有人之
胸特爲流言溝焉卽入卽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
彼喧譁之心無殊於隙麀離斟之美液四處漏奚得

畸人十篇

卷上

語

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乎昌事
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請人之生
死都由舌也善馬不轡街不可御人士不謹言不成
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
所忌也鶴過山則街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
助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
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謹謹乎世之
害莫大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
耽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
塗朱傅粉兒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東格刺得氏

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
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色變于
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
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東格刺得持于公堂庭辨
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之東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
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中夫子之事奚云不對不堪
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于
殃不取于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
佞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
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

畸人十篇

卷上

語

汝以言之葉驟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
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圻出而量之多于初然麥浮
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乎也嘗聞人稱譽
人以多聞水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
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既爾字
內何以言爲寧不皆街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
人勸寡言極扶世流耳矣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
衆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
狄也人無言虞庭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
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杆國禦好也有妄持

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
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
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阮瑯
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于藏德
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
宴其高第命阮瑯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覓最佳物阮
瑯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瑯
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鼎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
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席無
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
畸人十篇 卷上 謹

他殺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
誰命汝特市舌耶阮瑯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
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
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
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
化之眇無舌孰究之不論與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
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
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
而和大衆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
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

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
理辯則躍然喜請質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謝語
昨事以謂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
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
命阮瑯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是
醜者第得鮮足矣阮瑯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
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
至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既佳嗜命汝市佳者何弗若
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
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
畸人十篇 卷上 謹

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
世俗乎逆主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之下乎曷
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
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
細民何得虛誣諍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
諛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
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說上
帝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
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
客累聞二義陳說既正音吐 雅俱離席敬謝教是

後至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舌也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卽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夫教言無丑毋有五有也汚邪巧誦誇五毋也真直益減時丑有也言毋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汚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已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鞫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徒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而正言之時必能據正

曉人十篇

卷上

七

恒自據正卽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并亦不能恒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平時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擾擾卽揚禽聲而復其嘯嘯也詐正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與人無異俄值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素樸而自光美不求鮮華之飾反言病醜不能不借于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之道言言今之詞耳毋謗則近恕而忠者若之世道衰下謗言易發易傳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

無端謗言者無端故未

識罪孰重矣毋誇則近謙而教者去之自伐善者非因已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爲實惠矣以愚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譽在我口是反爲譽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已德吾自稱已善冒名而泯已德也此五毋也言有真則無誕而人卽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真者如明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之言咸真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直路一而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

曉人十篇

卷上

七

也視利而行行不得義察色而言言不得直也發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絃不直則無音胡得和乎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也益則無窾而人以爲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買之言誰曰言無直欺富贈人財仁增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衆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言度言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繁而人好釋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淡且簡也約言近乎不言故爲趣矣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爲無餘無缺始爲減也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吾

言之未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聆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雨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衆也知當言之時幾人乎體仁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滅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言毋斯五毋復斯五有談自旦迄夕者或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子悅曰旨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鍾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音其妖鍾已請益余曰瞻已恐中國士誚我曰西士以喋喋勸希言也歟

斷人十篇

卷上

五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 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止蔬菓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敎國中國自三代以前佛教未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太牢事上帝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散齋有致齋齋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居官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而齋者將以齊一心志致其蠲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齋素何意時余篋中適有舊藁一帙中說天主教齋素三旨卽出帙觀之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

斷人十篇

卷上

早

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作如不置也
省疾于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
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奚堪
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
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新罪
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俱洗已污敢
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已而須他人審判其罪
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憫恤而免
宥之不再鞠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爲業人
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彼私欲所
勝人十篇

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
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
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
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
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
畜之何者吾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
服食爲腹飢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
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輩此身皆當
爲蟲所食其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
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
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煩反而賊人謂飲食極
太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獨指所傷乎心
多聚飲食之處多來貓鼠蟲蟻多饕餮飲食之人多
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
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
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
約諸欲自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爲學答曰脫身
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
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
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

于學者先當拔心于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
偏也飾墁墳也罪愆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
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于垢土俾不得
冲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
天游馴命矣古賢耳餓求餒不求飽其于身也似仇
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
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于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
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
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
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倉憂困而望乎外
時人十篇 卷上 聖

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
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俾
飲食之娛乃身之竊偷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
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
身益逃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
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
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饑
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
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
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已曰彼殉污

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
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憊情而不勉乎
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
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
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
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
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既而王出田
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圍農舍之所畜大身臞體輕走
鯁禽獸跡疾趨攫獲禽無笑顯家所養犬雖潔肥
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
時人十篇 卷上 聖

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
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
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
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
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
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翫亦不暇必思
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
實齋素真指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重刻時人十篇卷上 終

重刻畸人十篇卷下

利瑪竇述

後學汪汝淳 較梓

自省自責無爲爲尤 第七

吳大叅昔于白下問余曰貴教坐功否余曰吾輩爲功與俗功異焉吾所圖者蓋在神鬼不在形身吳子曰既神則無有衰老自得常生何以功爲余曰夫人體貌屬形至壯至老日漸衰減智志屬神至壯至老反更強確足徵神不可殺不能滅矣吾因其常生謀其常善永安無虞也常生而苦辛毋乃常死乎與

畸人十篇 卷下

其常死寧速死乎此功所爲用耳吳子曰善然則功在行不在坐與余曰坐坐而默釋之以擇以定以誠以篤用果其行也且行有二等有出於身外有留於神內留於神之行重矣而神之行於坐時固可行焉吳子問善神之肇瑞初功余曰夫初功者每朝時目與心偕仰天籲謝上帝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刻刻處處所思所談及所動作有妄與否否即歸功上帝叩謝恩祐誓期將來繼續無已若有差爽即自痛悔而據重輕自

行責罰禱祈上帝慈恕宥赦也誓期將來必改必絕每日每夜以此爲常誠用是功自爲己師自爲己判日復一日毋奈過端消耗矣吳子曰功哉功哉自爲己証則過不及辭況文罪與自爲己判則不欲欺已豈待外人諫責焉先治內心次攻其表于言于行則功得序得全得實喻如靈藥必效不誤也夫百人百罰不如獨責君子慚懼已知甚于人知之所謂自知則萬証矣殊乎小人惟念人知是愧是憚耳其於行也不圖善惟圖隱矣縱可欺人使之矇曰是也是也而夫心之良隱隱心聞若或警呼曰非矣非矣孰能

畸人十篇 卷下

強暗而已之乎則莫如當夜時晝事已畢燈已滅追求檢察一日之事何如且詔已令詳審責問今日嘗治心之何病禁止何欲洗滌何污改變何醜行今日移幾步于德域也夫身今日善於昨乎否也茲功行則怒心可滅可除惰心可振可豈慾心可懲可化矣且既自知日日又日會當追至天理臺前從公審判卽此諸種妄念不敢發也自貶自褒之後固可盡夜安卧無慮焉第此功也精矣美矣得至無過便已聖人何謂初功耶余曰去聖人猶遠矣是者初功又有初之初中末三也蓋凡未行道而立志行之其始事

猶混濁未得便澄惟戒其大非耳既聊進方克省其非也至近善地乃察細微過者也譬之如泉久淪濁欲清之先除其粗石耳水已靜方可視小石去之水既澄則其眇末土沙沉居水底悉可睹而汰之矣此三者皆掃除之役屏棄諸惡耳未及爲善也吾曾久作前功進于此則兼起行善之功行善精美矣行善者于念于言于行非惟審有妄否猶察夫既有善否未有善則自悔自責如犯誠焉此時又以無善爲愆也至善盛乃可入聖人域也吳子曰信夫聖德雖無惡及其成道尚在爲善貴教作功一在誠實斯途轍

喻人十篇

卷下

三

顯然程效不虛矣惜今之俗淪染佛乘云空尚無則

論道者一稟高玄無翅飛天乃人之所不能行矣但論以論不以行故不顧實虛乎子談道以行即所談者悉可效于事也然嘗聞志仁無惡無過失乃近仁也無過失曷爲與聖人遠乎余曰茲者能無疵誰乎齋舍中人與物一一蠲潔而日掃日除垢何居風中難免塵埃也故在本世德雖高前功之簋不得暫捨手也縱設有人了悉掃除諸等醜咎而於聖人之域邇乎農夫既易田者猛獸已驅荆棘已拔野草已燒瓦礫已脫地形已平而無所種藝是近上農乎哉子

有傭僕以應家役彼未嘗竊主財物未損家械不擊子曾子不博不醺而日惟游閑坐卧一切不爲子以爲是僕善乎不肖乎總總生靈皆農夫皆僕役爲天王所傭以治此道之田以寅亮上帝工也必欲收授而獻諸主庾必欲行其役而充本職也豈啻望不爲非禮耶今也全德之君子罕見則非但無過能寡過即目爲賢爲聖焉世衰故耳吾天主教論人罪惡凡有二端一因不善之有一因善之乏俱可悔也俱可改也吳子曰談愈微愈美矣凡夫孰知無爲于善有爲于惡兩者等乎蓋凡善吾力所能行無非吾分

喻人十篇

卷下

四

所當爲矣若此審已也進道無疆矣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第八

乙巳年龔大叅賁捧入京卽余問曰天也至公至正
凡行善者凡爲惡者必有吉凶報應第今人多曰善
惡之報全在見世加於本身若身後則無有佛氏所
傳輪迴六道天堂地獄之虛說也不識貴教云何余
曰是何言與豈可以輪迴六道之虛說輒廢天堂地
獄之實論乎吾天主聖教不如是輕薄德助以爲順
者天下福祿足賞之逆者天下災禍足罰之也德之
根柢高峻從天而發天下萬物皆卑陋異類孰有價
值相應可以酬德者哉天下君以天下位絀陟國吏

喻人十篇

下卷

五

天上君亦以是償天吏乎明達世界之情者咸曰徧
大地皆從欲者迥拔衆凡而爲君子每世得幾人耳
君子欲行道于世常不脫終身之苦辛則此世界也
謂之地獄氣象猶可若謂天堂殊不似矣試觀世人
羣類無不自稱苦焉苦中有天堂耶天堂中有苦耶
彼小民勞于農力險于經途汗于百工疲于戍守每
仰縉紳持權者爲安樂且曰世界有天堂居高官食
厚祿者卽是其人豈不然乎今子臨民有年矣敢問
身所得天上樂何如哉大叅曰否否世界有地獄居
官者陷于其深區焉泥塗中肩重負此之爲勞不及

於位小官署輕任者矧等而上之乎人不識縉紳士
所茹荼苦故謀撥而加諸身令識之偶值諸路必速
過不拾取也古人比吏道如黃金桎梏拘于囹圄甚
得其情也是以吾今思抽簪投綬歸耕娛老與幸不
虛此生耳余曰信矣子治一方見勞如此其甚矧治
多方乎卽其苦奚啻百倍也位愈高心愈危也西土
古昔有棲濟里亞國王曰的吾泥削國豐廣爾時有
臣極稱其福樂王謂之曰汝能居王座而安食一饌
則以位遜汝卽使著王衣冠升王座設舉盛饌百執
事以王禮御之而寶座之上則以單綵繫利劍垂鋒

喻人十篇

卷下

六

而切其頂此臣升座初觀王庭左右侍人奔走趨命
卽大歡喜旣仰視劍欲墮便慄慄危懼四體戰動未
及一餐遽請下座曰臣已不願此福樂也王曰嗟乎
余時時如此子以爲福樂也兆民畏君君無所畏耶
嚴主在上日時刻刻以明威之懸劍懼我焉俗人不
知居上之苦故慕之因嫉之倘知之反憐之矣吾嘗
且笑且惜彼經世之士謀安而溺于阨努力攻苦以
立功增職王法亦差功既爵次第加之誰知吾以苦
市苦朝廷亦以苦償苦乎今子謀歸田耶歸而能意
卻人緣專務一己生死大事則得矣苟圖度離苦就

甘恐甘者無時可就苦者無時可離也世如廣野滿
皆荆楚何逝不刺身焉

藥氏者西土聖人嘗曰鳥生以

飛人生以勞是以生人際此艱難未及了坦而逼迫
他患已便萌發如候缺次補焉吾于辛苦如仇國卒
世相攻中或可圖暫解解休局得其泰平乎智者時
防其侵也易居易職非謝苦也如茶蓼琴連僅易苦
之別味耳四方民無不哀號曰世俗勞生吾以為圖
免之不如圖忍受之必欲免者須尋他世界苟於此
未見未聞有人倖免焉此世界譬若細長繩作急密

窮人十篇

卷下

七

締結糾纏盤互令羣生一一解之我羣生者先盡解
其生命而繩之締結不盡解也造物主祐君子者令
不屈于患莫免其患矣毅其心以甘受憂不息其憂
矣故君子小人德雖不等憂患雖殊由而見困苦均
焉大叅曰信哉率四海之濱皆苦乎既三日韶陽侯
蘇子張飲為大叅祖道余在席大叅目我而哂曰世
界人皆樂矣何也今日又復相晤談論飲嬉非樂乎
且吾尚有疑焉生若苦者世何以無煩歟悉嗜生乎
非但問富庶康逸榮華者問貧窶裸程卧凌蹙水丐
于街市及諸耄耋目盲耳聾偏體衰憊若老病痼毒

窮人十篇

卷下

八

晝夜僵地傷痛不聞咸猶寧生不寧歟奚不咸恬
樂行世之驗乎此非樂地人人何肯愛戀之弗忍捨
去之且善惡之報天下萬國各立君主用專賞罰之
權君又選士居方定律設法綱紀民心以賞賜正之
以刑儆齊之是今善者必榮樂惡者必危辱足為勸
懲焉奚待後世之遐且遲乎余曰固也竇未始曰此
世有苦而竟無樂也特曰此世樂不足稱上帝酬仁
人之神德若此世苦亦不足明著上帝殃不仁之凶
禍也故當造身後真天堂真地獄盡善惡之報以大
顯宣上帝全能淵旨矣昔者吾述天主實義已揭其
理今復舉其端倪夫天降禎祥妖孽多不因善惡況
合其德惡輕重乎世病柄世權者賞罰偏私則以省
疑造物主弗理視世事或又解之曰此天之未定焉
嗟乎天豈有弗定有弗定豈可為天則曷不信此後
有日焉各得其所當得且補今之缺而并鞠彼偏私
之咎耶嗚呼持世權者縱為公平而所褒貶功績與
否惟耳目是信耳無審據者弗克究也民之庸情有
所妬憎則泯其善揚其惡壅蔽莫達有所親愛者友
是則在上者時或不及聞其人之功罪何能不失法
意乎豈惟人也已亦掩已矣雋德之精多含于內不

歸于外發外者德之餘耳非其人易粉飾焉善者彌誠彌隱已德何啻曰隱也且不具有其德也人與已不知之則疇從而褒之惡惡之本素釀于心不洩于外見外者惡之未耳詐善者不難文藏焉惡者滋熟滋匿已惡奚徒曰匿也且已不覺已惡矣人與已弗達則誰從而貶之夫已自蘊蓄已不有之同類之人又覆蓋之秉法君臣又不及知之復有天主暫容姑且未報或姑報而不盡也此必待來世天主宰明威神鑑按審無爽矣至若人情無不願生者此別有故天主造天堂地獄爲善惡之報本自親口傳宣令人聽

畸人十篇

卷下

九

信不待付量其奈人情染惡自塞天牖神傳大光無由得入便不能明知身後所受又自古人死後復生者益復不知死後事情也既不知其情誰願往乎譬如人情戀土若有人從他鄉還明知彼處利樂便願裹糧從之若去者自古及今無一人還非萬不得已誰欣然肯行哉狐最智偶入獅子窟未至也輒驚而走彼見遠中百獸跡有入者無出者故也夫死亦人之獅子近矣故懼之懼死則願生何疑焉仁人君子信有天堂自不懼死戀生惡人應入地獄則懼死戀生自其分矣大叅曰子論人之報人善惡苦樂聊小

不能相稱聊小之中又有法律所不能窮究者是則然矣然人與法律所不暨者吾方寸中具有心君覺是覺非切報之則報仍在已在今不俟身後也仁人有天堂卽本心是心眞爲安土爲樂地自然快足自然欣賞矣汝若辦一德心卽增福祿一品備全德卽備全福樂故謂仁者集神樂大成也惡生於心心卽苦海罪創於內百千殃械應時肆陳則惡自歎自罰矣吾犯一戒自招一孽放恣無法則是地獄重刑也何者吾旣違天命卽吾自羞耻心告訐証我我胡得辭乎卽我自憐懼心桎梏囚我我胡能遁乎自性天

畸人十篇

卷下

十

理審判按我罪我我可以賄賂脫乎可望主者慈宥乎則哀痛悔慘種種諸情四向內攻殃毒無方我何能避哉矇人者不得矇已逃人者不得逃已故曰逢艱患賢不肖無大異蓋苦樂均也則請毋睹其膚視其臟矣請毋睹其面視其心矣君子不因外患廢其樂小人不據外榮輟其憂也若然德惡之償在身內不由身外豈不信夫余曰固也凡生覺之類不論靈蠢行本性之順自忻愉遇已性之逆自哀憾矣飢渴而飲食滋液洗腴則甘嘗焉倘乏其所嗜或啖食草具謁飯敗漿卽委頓嘔逆焉此何故也造物者之與

造物以就其生育而避之乎失養也軀殼之固然
食之卑行物主引之以味而靈神之崇作德之偉行
無味乎必踐道即心休焉違道則心厄焉夫然後天
主賦我本性靈才本善無惡足著明矣但德之味誘
民以從德非以是賞德功也惡之困以沮人勿爲惡
非以罰惡之咎也世主馭臣從命者方命者褒貶
賞罰將由君何故此蒼生之衆其願逆天命之報獨
由已畢不關天君哉家有燕喜主人置酒召客命樂
工陳歌舞樂工謳歌舞踊終日曼聲趨容娛樂極矣
卒燕主人豈謂樂工曰汝今日妍歌妙舞自娛樂無

畸人十篇

卷二

十一

量也吾弗予若直乎仁者既集德之神樂大成洵自
愉悅然本以娛樂天人也即天地之主豈以仁人自
愉悅竟無他報稱用爵其無涯尊情也歟子曷不察
上國故典也三載考績三考黜幽陟明且有五服五
章五刑五用以賞善罰惡曷嘗曰賜義奸宄禦人國
門之外者身歷險艱且勞動困苦有餘刑矣無俟吾
法律誅戮之耶又豈曰幹國澤民忠貞之士縱懋勞
績自謀德不圖報矣作德日休已自享其福樂國家
無煩表門閭旂旂常不必詔之以祿而豐其爵耶夫
人知行善之愉悅不足以報德爲惡之況悴不足以

責咎而外設法例以命以討厚售其值詎不知天上
君法例愈精愈備乎君考臣功視勲庸又視國力乃
賞焉然國藏微矣上德嘗不得其酬也故有不賞之
功上帝六合之主其能無盡以無量數給人未減其
所有之毫毛則至校德之時德乃獲其盡報焉西國
史記曆山王至豐盛一日丐者進前乞捨王予之萬
金丐者辭曰小人得數錄幸甚敢微分外如此王曰
汝第知丐子承數錄捨則足矣何復知曆山捨人不
萬金不可哉命悉負之去夫寥廓之主寧若地尊氣
象福小哉俗之弊乃獨尚耳聞目見爾已不知其爾

畸人十篇

卷下

十二

目所不及之福樂也惟驚駭本世刑災不慮此世後
殊凶極殃矣龔大叅曰席中忻際其身後患不舉問
喜樂何夫天堂大事在性理之上則人之智力弗克
如余曰洞明欲達其情非據天主經典不能測之吾察天經
稱天堂者居彼之處一切聖神具無六禍此世中無
人無賄一具有六福此世中無人有其一六者一謂
聖城則無過而有全德也世道莫盛乎聖人聖人行
世猶以寡過爲功況其次乎經云義人一日七落落
者違也循義之人于小節每日七犯則不循義者何
如也世塗險滑道心惟危稟氣柔弱性理情昧民焉

克免乎凡自云無過過重矣居天堂者已臻其域安
毅光明無惑無屈潔淨庸正中立不倚無過矣侍世
之尊君其衣必靜嘉侍天尊其心畢無垢塵也且世
人不但過失稠而善行又疏也有窮年困攻一慝慝
不去有盡年懋致一德德不至故自少詣老幸得辦
二三德行民仰而稱賢矣孰勇具辦道德大全耶若
天上君子道純則德備也比之如上庾所蓄糧者批
糠已去惟精鑒是存比之如上庫所蓄財者渣滓既
銷惟兼金是儲矣是以曰聖城也二謂太平域則無
危懼而恒恬淡也吾于世有三仇焉本身一世俗二

畸人十篇

卷下

十三

鬼魔三者同盟以害我矣本身者以聲色臭味以
怠惰放恣媮佚闇溺我于內矣世俗者以財勢功名
戲樂玩好顯侵我于外矣鬼魔者以倨傲魅惑誑我
眩我內外伐我則我于其間亟于防守迫于抵拒自
不遑暇息矣嗟乎區區一心上畏天命下懼不虞之
變左恐覆于險難右憚逃于佚欲前怵往年積累多
愆後惕來世未決大凶內悚于已外驚於人誰得不
皇皇乎使吾不肖耶憊倦于克已之功窘于三仇之
勢而委心奉之雖得暫安而實奉敵讐之逆命反天
主之正命爲患大矣使吾爲君子耶立志存正而率

循天命其功雖高乃仇之冤對至夙方止則當在生
時功未成就畧不敢安寧矣既升天域則戰陣已休
功績已立釋干戈而特享其榮賞恬無事也故曰太
平域也三謂樂地則無憂苦而有永樂也世人不求
憂而憂屢至勤以尋樂而樂罕得憂已至力求以雪
之而憂反自熾焉樂既來吾慎以留延之而樂愈速
消焉茲真爲苦世何疑哉且世樂者五官受之受
之全賴此身身沒世樂并渙矣譬如葛藟纍木耳
木偃作葛藟無自立矣今人八十爲耄上壽也鮮得
焉縱得之較之常生得幾何長乎又八旬之中且得

畸人十篇

卷下

十四

全享樂歟請計其實數以著世樂之妄焉嬰兒時無
知覺則孩提之年竟無樂也七十以後大槩身疲勞
目昧耳重口不知味已失享樂之具即逢樂事無以
樂矣八十之中除其初末各一旬聊可樂者六十年
耳夫人寤則能樂寐則畢不省事無樂焉世習憊情
未厭夜寢猶耽晝眠故日之大半爲寢所得而六旬
之徑醒且樂者僅三旬也及三旬之徑計幼時習藝
業屬父師之繩束急于樹基時被夏楚樂無由至壯
而承其家任易其稼穡鞠其妻孥酬應萬事曷云喜
樂乎或暇日微及之其間孰不遭父母兒女之喪乎

孰不值水旱饑饉瘟疫之災乎誰久身安無瘡痍無傷殘無楚痛乎此皆非樂之時焉如是展轉淘汰三十年中日每十得樂其一幸甚矣則一生之樂日不亦希歟夫世之憂至極聊帶微偽樂耳若天上顰無憂焉憂于是處無根無種故無從發萌而全爲樂也聖經謂始進天門者曰善僕汝忠入汝主之樂矣言此世之樂微少則樂入於我中彼處之樂廣大則我入於樂中是以曰樂地也四謂天鄉則無冀望而皆充滿也人類本天民其全福獨在彼耳客流于他界故常有本鄉之望常歎息之既未得其本所則有

畸人十篇

卷下

十五

欠缺有欠缺則有希冀有希冀則明其無全福全福無冀也吾人衆性所欲必得無窮之美好乃慰耳世所謂美好者咸微耿咸有限焉則吾性于是不得慰滿不得其所欲得矣故人以爲世界缺陷福樂不足是乃實理實情不足異也倘以世樂自滿足此真足異耳譬如王有上嗣宜君大邦而自安寢陋之處行役度生且恬然不思復其尊位不亦異乎吾人本國天國也天國主乃吾世人大父而吾儕乃自忘本國逆嚴尊大旨惟蕩流殉世卑賤之務是湛是悅孰知而不深加歎恤乎哉吾既歸天鄉大小之欲無有不

遂所宜享福非漸次分取之惟合併全受之則無庸冀望也蓋天上君子分外不得而圖不得而望故雖享福者有巨細品級卻皆充滿比之如大小甕各以佳液飽滿斟酌故無增加之覬覦焉衆人爲伴侶爲昆弟相視如皆已身也常得其所願而不得願其所不能得也是以曰天鄉也五謂定吉界則無變而常定於祥也夫世界人未必無成德且備也無安且恬也無樂且永也無克且足也第四福者未定耳經曰無人知已在天主所愛耶所惡耶世事既畢吾吉凶始定無復更動矣又逐世務者如步行江流之上無

畸人十篇

卷下

十六

安隱之處可印吾跡也此心乍悅向道忽翻然而思非道者也本心汝不能持矧他人乎世態恒轉如輪焉何德無罪何安無危何靜無搖何樂無憂何隆無殺何峻無墮何往無復則本世謂之反覆無常世特以無常爲常耳所獲福祿惟暫借也吾不能爲之主焉若天上吉福是乃大定不易吾可恒恃遠攸據也是以曰定吉界也六謂壽無疆山則人均不歿而常生也夫有限之生其狀近乎歿也蓋生日日消化而不可遲留也故經謂世人曰坐于闇及歿陰也今見在天下萬國人民寒鳥獸等諸種生類百年以後大

槩皆歿而新者迭生其生歿之數正等則本世者謂之生域可謂之歿域可也又其生時短歿時長故西土古賢者常呼人曰將歿者呼世界曰將歿之士也常呼居天者曰不歿者呼天國曰生者之地也夫人世之壽縱修而歲月日時悉有既也有既則必歿必死則心懷歿之慮蓄歿之慊故能歿者其福樂不得全圓若神靈升天者固常生不亡矣是以曰壽無疆山也壽無疆則并前諸福俱永久不滅此天主切答仁人之情也何者仁人德盛至歿而已而其立志曰使吾常生于世卽常行善不止故天主賜之常生常

畸人十篇

卷下

十七

德以實其志也入地獄者不仁人亦未嘗滅亡曷不謂之常生乎彼受罪犯人不勝其痛苦萬端則懇求歿以息殃也而不得歿則其生似爲常生實爲常歿矣彼生時爲惡已熟至歿乃已而其立志亦曰使吾常生于世常爲惡不止故天主俾其永存不滅常受惡報者報其定于惡也是則天主之法一世之善惡報以萬世之吉凶大指如是已佛氏竊聞吾西方天堂地獄之說又攙入吾前世閑他卧刺所妄造輪廻變化之論遂造作教法云居天堂置地獄者過去若干劫赫又還生於世此奚知造物主情乎設升天受

福者知若干劫後將失其安樂而復生苦世更爲凡民受福雖大亦大有欠缺福固不全必生憂懼不稱天堂至樂充滿也又非天主善妙方以振世德者也蓋謀向道者將曰吾縱爲道至善而我大事終不得安定不移矣使人地獄受刑者知若干劫已滿其苦將止還於元界復爲世人其苦雖大亦大有異望不爲至極翻生喜慰非所謂地獄無量苦惱也且非天主所施沮惡善法也蓋小人迷於私欲且曰吾縱逆道至惡而我大事不得盡敗猶可幸復立矣此佛氏不知情一也夫樂之時易過則見短苦之日難度

畸人十篇

卷下

十八

則見長此情無賢愚共達焉吾推而可識樂甚也一日當一刻苦甚也一刻當一日矣兩者又盛則樂者一年疑一日苦者一日疑一年也若天上樂及地獄苦人言不及聞樂之心不及思測之則天堂之千年爲世界不能一日耳地獄之一日爲世界不啻千年也經謂天堂曰天主御前千載如已過之昨日也不日如現運日而曰已過之日不曰今日而曰昨日若無有者然以指其短之至也謂地獄曰大日甚苦也忻之日不長惟患之日長大矣聖神實錄記昔年西上有一道會數友共居一山舍中修行一友者失其

名道盛而天主殊寵眷之一日天神降命之入深山
某皇享以天筵使嘗天上福樂也朝往其處塗次稍
淹至其所延將徹矣僅嚼一二齋覺異常味即還詣
舍欲入聞人大詫之云汝何人輒闖入內也其友曰
余會中友晨出遊山中今返汝何人遂不識我乎聞
人奇其言請會長及諸友諦視之則無有知其名識
其面者矣彼此太驚愕審問忽一老友悟曰會中記
事書稱二百年前一友名某出遊山中竟不還則此
人是也覆視信然也此足證天樂千年一日矣又記
大聖人額肋卧畧者昔居持教尊位十餘年矣時有
畸人十篇

十九

止二刻耳更如許則迄期矣聖人聞之大駭搖首曰
已矣請終身腹痛則輕于地獄之一息也其後額肋
卧畧果終身腹痛也衆人知其病少知其緣也以是
可觀天上地獄之年日不同而佛氏曰入地獄受苦
若干劫止雖長固不爲過惟曰居天堂若干劫即速
逝之甚也此佛氏不知情二也竇今識真天堂所有
六福所無六禍常人不減者則天主賞善報德真實
法意也世界無斯六有斯六世界無真天堂矣夫治
今與治後兩世一主耳吾人之德業德報兩世一功
焉今者爲行路後者爲詣域西聖人設兩喻喻是事
畸人十篇

二十

總王德慝不相掩宜入地獄聖人惜之告禱天主願
代受苦罰以贖其無盡罪殃也天主俯聽即委一天
神報之曰代王或終身腹痛或四刻受地獄之苦二
者擇取其一則可免彼無量苦也聖人計之腹痛苦
不爲甚恐在終身久難堪忍地獄之苦至甚而四刻
之頃且幸速過遂擇地獄刑也天神置之地獄中而
去聖人不任其痛之極覺踰期且遠矣即自疑悔不
知可禱耶否耶抑罪應入地獄竟不得出耶既而天
神往見之問何如曰何如此大欺我先謂四刻斃耳
而乃使我受苦萬餘年乎天神曰何謂乎向者至今

理甚著明也一日務德業如造大厦木石諸材雜散
厝署顛倒失序愈富華美之處愈受斧鑿屢未成故
也屢成則峻美者萬年峻美卑陋者萬年卑陋今世
人位淆亂不可因所居位即徵其德否也善者頻患
苦不善者多安樂如司馬遷稱顏回盜跖之倫世世
多有之愚者或曰世無德慝或曰禍福莫隲命皆謬
也明哲之士乃知善者無位用以增其德而繕其功
耳終當結天殿靈庭不須憫恤之不善者曷得非其
位用以釀其惡而厚其罰耳終將寘最下處殊足可
憐矣一日譬之如樹木隆冬時佳惡無異非其時故

也常有苑枯二樹同植於苑俱無花葉俱無果實以判生歟則此時特內異耳一則根存液注生意勃然而一者根已朽液已乾淒然从矣春夏既至人方辨之生者即萌蘖怒生沃然光澤灼灼其華蓁蓁其葉有蕢其實也彼枯木者既負塲師期望衆棄賤之則斤斫斧截析而付之燎爨耳吾人既孜孜業業勤奉天主大教豈即榮富乎豈即身無疾乎家無虞乎與不奉教者無大異焉則汝何不俟其時乎彼其根液內充汝不得而見之是本世也真爲人之冬耳迨來世乃其春夏矣則善惡者之所受始分明焉善者則

畸人十篇 卷下 三十三

然其果神生太光輝視太陽七倍甚焉目得見此世所未見景光耳得聞此世所未聞聲樂口鼻得嗅嗅此世所未嗅嗅味香四體得覺此世所未覺安適也冬已往而爲春夏者無量年榮茂無替矣惡者既負天主重恩爲天神所厭惡則其身神變成黑醜貌相類鬼魔焉如不材枯木棄之地獄爲薪燎以供共未藝爨火耳其苦痛萬端非言所及也前世小惠已畢而後世大患無限矣請子無疑聖經及聖人醇言也大叅曰竊聽精論即心思吾中國經書與貴邦經典相應相證信真聖人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其致一

耳但貴邦經典全存故天堂地獄之說致爲詳備吾儒書曾遇秦火焉子知之乎故此盡餘大多殘缺而後世之報應具不明不諳焉因而伎儒者疑信半混之有無之間也然有能據今經典推明其說亦足與太教互相發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經載是語以示身後上升天堂以弘德享弘報而世反疑無天堂豈周公爲矯誣上天及祖蒙且以疑誤後世乎三王爲德必有反身而誠俯仰

畸人十篇 卷下 三十三

有嫌之樂于內而天猶從而榮之以至尊之位于外又錫之以天上福何也則子言身後有天堂燦然白矣周公仲尼老聃三聖之賢不干三王高于後世帝王遠矣而不得尊位則天未必以世之富貴酬德而咸令永享天堂樂又可知也三王周公仲尼老聃既已在天堂則夏桀商紂盜跖歷代之凶人何在乎暴虐奸回不地獄安所置之哉有此賞則有此罰有此人則有此置頓之處天堂地獄相有無也信天堂不信地獄其有陽而無陰造化安得運流乎惟中庸語舜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得無以是爲德之報耶

余曰固嘗言之天主者前後世禍福之原豈不能以世福報德乎思子誘世于德見世人重位嗜壽卽指人所期望之報而揚厲之但不可以足爲常以是爲至報焉故不曰什尼無位顏回無壽必無其德也苟世外無他報惟位與壽爲至報焉則正位之後所立功德何以償之乎爲道之故致命遂志此之爲積資誰乎余竊觀賢者位彌峻壽彌修其心彌勵其身彌勤則意者天主施彼以世福非酬其德之功也惟以廣其功耳酬德固在後也吾西偏庠校所論休戚大異他校也其言曰黃白出諸深坑珍珠探于海底美玉韞之石璞凡諸珍寶物每舉諸窮險矧德爲至寶必不可得之于安樂矣德者安地而詣德之道至危難也有育身之道可導我以育心者身無恙了無作務惟事閑居宴安鴆毒劇于病卧何者閑居則厭飫食飲不得其養勞身則餒餒則甘飲甘食雖粗淡常得其養焉心不動動以事道是不嘗德味不霑其養也貪得者愈得愈欲得嗜德者愈德愈歸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于積財不厭多于積德獨願寡乎道以行成名耳在道者固利乎進不利乎止利乎速不利乎淹聖經曰天道狹天門卑進者鮮矣汝索德于

自寬之地縱自高竦從衆不從賢恐非其路而難入天門矣生知者寡而學困者多世世然也故憚苦避勞而成爲大丈夫者希矣苦勞也爲萬善母安樂乃道德之賊止水不流不動必生蛆而敗故謂世樂爲仁人之苦仁者以是爲敵讐矣弱劣之輩入德無因焉其聞道語寒心驚魄如卒無膽氣吟鼓聲以接戰也昔賢暗幼年之迷于色者遽退而去或問之奚不化誨斯人乎曰新酥不上筋也夫取樂而爲愚者當念樂之忽逝而愚之獨留永久遺悔辱于身也行苦而爲善者宜釋苦之忽往而爲善之德永久遺光榮于心也葆祿聖人曰以瞬息之輕勞致吾無窮之重樂也予敢轉其語曰以瞬息之輕樂招吾無涯之重苦也若此兩言疇不當用爲終身箴儆與且天主經自始迨末無不戒人安于逸樂如陷水火也嘗誨人以今世眞福八端一一由劇艱趨義耳今惟述第八則子自可知其餘也曰爲義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生靈之類無不屯苦若爲利祿爲功名爲邪淫及種種非義者徒屯苦矣若爲天主爲義而受窘難此乃福也故謂已得天國矣茲且未離下界累曷謂之已得天國耶已積其賈也夫爲義而人

答之以讚譽以臆脫以敬崇以祠宇以碑記皆足爲福而非真福也將懼吾以是萌生矜傲反足敗德而後祈天主賞天主印曰汝曾得汝報已惟行義者竟無計賞且人反報之以毀以辱以讐而吾惓惓操節無悔此乃上品德耳人輩無以答之全功爲天主所酬必盛必重也所以天主教士以德報讐宜也不以讐爲讐且用讐以資已德也金無煉不成精美香無蒸不生郁烈君子德不得小人之窘難無以致其成就鴻聞于天下也敝邦所產木有一種曰巴耳瑪華言掌樹也性異凡木每以任重任重則曲凡木之曲

畸人十篇

卷下

五

曲而向下掌樹之曲曲而向上故戰勝有功者班賁有掌樹之枝焉蓋曰勇遇觸敵自然奮增不奮增非勇也凡德以屯患爲砥用自磨厲也不畏劬勞何功不成乎視苦如樂視樂如苦苦樂化齊不爲所動不爲所屈而反精粹斯亦爲德者之掌樹已是故吾教中聖賢習求分困甚乎俗人于冒安樂也或辭后王君公尊位重祿而終身順聽師命躬行賤役自古筋骨受凌辱以扶難拯迷者或豐家盛財久習安樂寺殿衣美而盡施於窮乏身行乞於衢市食淡服纈惟卧堅勁牀地克責體膚或在鄉文業已成足自聞達

而離父母國骨肉親客流遠方煩劇身心鏹滅名迹以談道勸德博修陰陽或睿穎足逢世而棄俗業特以闢邪啟謬言証天主正傳甘心服殃置命刑下也嘗有聊歇息非謀歇息惟以耐以勉以久受勞苦皆萬計謀爲義之故生死違樂就苦耳倘有曠日弗逢拂志之事輒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棄也蓋伏屈苦勞之下則是爲彼抑覆若踵踏苦勞身行其上是以苦勞爲上天階矣吾國人見學士者千數百年以來無異論無異行以此爲常無議之爲非人情也倘以是爲衆庶所怪即明哲者因是益尊尚之矣大

畸人十篇

卷下

五

恭曰施我富爵安樂名譽顯達則我不得已姑受之施我貧賤憂患鬱沒無聞則我領其意忻然取之此中國未聞奇範也此範得見尊尚以爲道何有乎子能行此說于中國民不治而治矣人所爭競者財耳位耳功名耳喜樂資耳除爭競之薪彼開亂之火從何而熾乎則太平自久長矣雖然身所甘受之苦身自取之則苦不爲苦吾惟樂之是避即樂反爲苦也且苦既習也亦無不樂也則賢人者此世亦樂矣後世亦樂矣

妄詢未來自速身凶第九

昔余居南粵之韶陽郡所交一士人曰郭某其尚德慕道非庸俗人也一日踵余門涕淚交頤而曰吾來辭吾師不再見矣余怪問所往曰將去世也余驚而曰子年未耄體壯甚何從知壽命當終如此其亟乎曰往歲之犬馬齒五十有五時遇高人談星命如神爲我推算預說後來五載事也其吉者未必然凶則言言驗矣謂命終之期曰今年四月中必不得免焉今月內果乃夢見諸不詳豈不爲徵應乎嗚呼客歲吾滿六旬方產一子今已矣獨此呱呱泣者誰顧育

畸人十篇

卷下

主七

之痛夫余憐其悞也數頓足惜之語竟大息而慰之曰此世間至虛至妄無若星家之言與夜夢所見兩者而子以爲實然以爲定然不亦爽與曰睹其乎得無信乎余曰拙工盡日射固有一二中的非巧也其偶得也奚獨人乎以數叩五木而問之數投之必有一二合者星命之允解夢之符則拙工之中五木之合耳況星家之輩有種種巧術傳遍鈎致能無合乎然終不合者多也有人于此十試之有三三焉以黑爲白以晝爲夜吾卽知其爲瞽人夫星家與夜夢者無日不混黑白晝夜紛紜其云而令我反爲之眩瞀

目爲神靈何與以多妄不爲妄徵以二三偶合卽爲信徵乎此無他乃帝之刑僂以譴責不肖子敢微達不可達之天命者也吉凶是非之應耳吾無是非非自爲之豈有吉凶非自招之乎天下無物能強汝爲惡則無物能強汝入凶也是故人心強于星家旣不知人之善惡豈宜妄言其知人之禍福乎汝冀吉忌凶我何獨不然惟迎吉避凶有道改惡遷善耳矣汝染惡不思洗見善不圖行乃欲僥倖免禍又福星家縱子汝而天主鬼神正理必不予之汝猶冀之與悠悠之俗錯指禍福吉凶久矣無不以富貴

畸人十篇

卷下

主八

禍以貧賤爲禍以生爲吉以死爲凶錯指之又錯指取之若是之吉福凶禍忠臣孝子難遇難避也而此間欲論道何由哉吾值君父家國之難則義當急拯之問星家曰吉我往曰凶我不往乎大小萬事皆然則何徒問之爲夫善惡是非可否惟賢智者能審明之吾有疑叩賢智者而問之則能謂汝擇地而蹈焉彼何人斯能許人大福而先索人少財何不自富貴而免居肆望門之勞乎自詫知未來百數十年曷不識今茲足下乎吾儕所踐土下多有古藏金寶何不拍一孔以自資而巡路求人乎則彼將曰非其命不

得而取之嗟夫果非命不得取有命不得辭安用推
筭爲彼是人者豈不亦明知其爲虛爲誕而不耻以
是爲業則吾能信其爲天神所寵異詔以未來之奧
幽乎夫又奚足譴也第有人焉甘以自欺又甘以欺
人強令信此僞術侈言某人不信星命不簡時日而
死而不言萬人深信之事事差擇亦死矣無理可據
惟贅述星家先言後允故事眩汝聽焉則汝曷不信
正理而令我信若人所記所虛哉且星家所自來非
中國賢聖所作有陰計有邪法鬼魔瞋佐令推得隱
事或自作迷人事正人以是故不屑求之曷足信從

畸人十篇

卷九

王九

與上帝恤生靈之勞于晝則使之夜寢以宴息無事
焉設人不以夢爲夢而強欲謂之事不負上帝慈旨
而自作孽乎有人偶誑汝以一二虛言其後有實言
不敢卽信之夫夢昔昔皆謬亂偶一合則爲實事乎
郭生曰星家誠妄吾往者故不信之惟此人先說吾
數年未來凶禍若神不敢不信焉一二偶合也一一
合焉云偶乎余曰痛夫子知往數年之禍胡爲來乎
彼授之子掇之藉令彼不言子不信畢不來矣則子
之問彼也自求禍也郭生大訝吾言問曰何謂也余
曰吾初入中國竊見大邦之民俗酷信星命地理之

術受其大害而莫之覺甚惜之遽有意爲說撻之第
復睹士民舊俗安于故習已非一日吾材質下不敢
以批土謀逆塞江流也然頗有俊士祗憤其行知凡
事行止當量實理不宜以庸人之度度之也因而垂
問敝國庠校士人風習吾論其大誠及天主教所禁
止無不稱善而憬然忖悟願改前失斷絕種種自作
之害也子能聽愚言其存命不難耳郭生蘇然喜頤
耳以聽余嗣曰夫身之安危咸賴心耳故名爲心君
其居身中如君于中國焉人值憂懼之耗不論真僞
卽四肢血氣急來護寧其心如兵將分列四外一聞

畸人十篇

卷十

王十

事變亟赴京師扞衛君主也以故人懼則面色青白
四肢搖顫良由血往于心不在肢體故耳若惶懼太
甚血氣迫聚于心反鬱逼之令心氣遑絕故有因懼
而死者夫民之貪莫切乎食生則其懼莫切乎懼死
也吾儕永居百險之中無處安妥則其危事易信焉
故忽聞之不服繹其真僞駭懼急發不得止矣恍聞
之音惚見之影屢生心之大傷也夫懼之病最難治
也療之愈增也謀消之愈長也過將蹈之患乃重患
也何者懼患亦一患也則懼患者是以患加患也豈
惟加之懼患之患頻大于所懼之患者也故曰不知

以忍受災者至災也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正謂此等虛妄事耳若實事者彼既實有汝縱不信何由得無乎然虛妄之事若言吉福亦非信之所能得有惟是所言凶禍之事因懼生災以爲驗耳何者汝信彼言當得吉福汝則喜悅人生吉福固非喜悅所能招致汝信彼言當得凶咎汝則憂懼憂懼之深則生病患其應若響汝向固云吉未必然凶則盡驗不其然乎吾行于地所必須者惟地八寸以持足耳然有八寸之木置絕高處令汝踐之縱無人推墜自傾墮矣使置木于平地則汝疾趨其上無恙也此何謂乎

畸人十篇

卷下

三十一

豈木在高則狹在地則廣哉惟天養人以從容耳見窄則亟矣故八寸之外苟有餘地乃安行也子今信妄人之云是則已命乃在八寸地耳意無餘地于行何得不急傾倒乎西國中古有一國醫論其時俗虛言榮惑大爲民害國王大臣竟未信之彼醫乞以王命往拘獄中罪人宜受大刑者來可徵驗也王輒許之罪人至庭醫謂之曰汝法重情輕斫首鉅痛王實憐汝我國醫也有術于此用鍼刺脉微漸出血累不覺痛已得歿矣王既許我汝爲何如囚乃叩謝但幸不痛安意就歿醫則以曾帛障蔽其目出其臂刺以

芒鍼了無創傷亦未出血別用錐器穿底一竅實水其中令自竅出承之以梳僞爲大聲曰血已出矣人身止血十斤耳如是出者八梳則歿矣如是每梳以次傳報囚聞水聲又聞傳報信謂血出漸次衰弱報至八梳宛其歿矣衆視其身實無傷也王始信國醫之說真實理論駭懼之言不可輕發不可輕聞焉則以嚴法大戒國民而禁華僞術迄今不得行也嗚呼造物者天主大慈也罰罪中不忘其悲心故藏世人未來凶咎于天命之寂寞不忍預苦之而妄人反鑿其空陰固欲拔之以盡其罪以速其禍以重其苦乎

畸人十篇

卷下

三十二

郭生曰未來喜其吉不懼其凶不亦可乎是故古人屢卜而無所傷焉余曰卜不卜在我懼不懼已不出我矣聞歿候至而不懼聖人難之凡人能乎故不若卜矣夫古之卜非今之卜也古之卜筮以決疑耳今者惟僥倖是求耳善惡之分易審二善之中指孰善難也于是決之以卜筮卜筮者以訊二善之孰善者已故春秋惠伯曰易不得以占險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汝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卜最後也今之問星命最先也大誥曰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可見

周公不以卜爲重也曩者子無二善之疑可決則徒卜不可况問星命以犯天主首誠乎若曰命在天主之上非天主所已定則謬莫大犯愈極矣若曰在天主下原爲天主所定而令小人用以取小財造作小術便可測量亦侮天主不淺矣人心不可測而至神之深旨可測乎郭生聞吾言大悟卽拜謝教曰吾命也吾師實更生之不聞大教枉自斷棄耳自今以後兒復得父婦復得夫一家安全敢忘所自乎余乃引之天主臺下叩謝丁寧之必勿聽五星地理諸家虛誕浮說惟正心候天主正命也郭生別後了無恙踰

畸人十篇

卷一

三

四年又得一子舊歲八旬猶健飯不減昔日也

富而貪吝苦于貧屢第十

余居南中時一友人性質直其家素封貪得而吝於用識者慨惜焉余爲說誠之曰貪得者或歷山谿或涉江海或反上於田畝習武者損力于弓矢冒險于戰陣習文者疲神于書牒煩勞於政事皆曰吾欲且聚財俾老弱獲賴耳此效夫蟻者也蟻蟲之智也以小身任大勞夏勤力急箝穀食以爲冬儲入其埕弗肯舍之出矣汝之情孰異于此徒欲以富上人耳無暑無寒殖貨不厭不亦異哉以積增積彌得彌欲欲與財均長焉汝度藏粟幾萬鍾而腹幾許大於我能容乎循塗負穀而鬻諸未必多茹於不負者也如曰吾取於大廩有味乎所取則一也於巨廩微廩奚擇焉余儕所須之水止一餅耳汝意將必酌之於大江不酌之於涓泉倘臨江而值暴風水大至波浪崩江涯汝身陷水中誰愍之乎知止足則不酌水於濁流又不失命于波浪矣欲者在衣食之內則可越衣食之外是則無定無止焉貧者之所乏也寡貪者之所乏無限矣萬金重貨也有以艷羨得之有以不意得之兩者孰高乎財之於用如履之於足也適度焉爾矣短則拘迫長則傾倒耳若財能增智減愚則世有

畸人十篇

卷一

三

客踰于我者吾耻之然吾觀智非因財長愚非因財
消也衆人昧于似善而非善者曰富善于貧求財不
可已也吾身榮辱在財盈耗耳財愈多人愈重我也
貧人終身受辱也噫嘻寡有非貧匱多欲乃貧匱耳
多有非富足寡欲乃富足耳夫財縱盛不滿汝欲汝
以爲薄焉如此豈不常居窮哉除此欲心則罔貧矣
貧者安于本分則富矣貧者缺財以爲不足富者嗜
財亦以爲不足也財免我何災乎財之禍自不能抹
矣財者習逃僕耳雖以繩急縛之偕繩而走矣嘗置
人以守財而守者携財而遁矣夫財本虛物如其實

畸人十篇

卷三

三

也何不能塞得者之欲乎如有甚渴者終日飲水而
渴不息必懼而覓醫汝久嗜財聚財得之滋多嗜之
滋猛何不懼而覓醫乎凡患疾用所嘗服藥弗瘳必
懼此藥也或反致傷耶弗服矣嗜財之疾醫以聚財
之藥弗瘳何不能捨其藥耶夫善者善得者之心者
也財也煽人欲培驕矜反謙遜速諛諂拂直言振修
恭誘和念非善甚也就如富而存貧者之節乎夫財
與德不共存之物也慕財之事乃世俗之大害也君
子倘不以得順其所欲卽以欲順其所得不屈于貧
不惑于富茲所以爲君子歟嘗有喜得而弗享其所

已得生平居患而弗得脫也吾若之何哉西邑古有
一人富而甚各所衣襪衾賤於奴虜過市人揚聲而
指謂之渠曰彼謂我我還室私視金滿笈自樂矣陋
哉誌傳曩一富家甚吝後懼滅其財則舉其資產盡
鬻之得數萬金成一巨錠埋土中自拾林下苦菓食
之旣而盜扣以去痛哭於藏所不已有鄉人慰之曰
汝有金旣悉不用之今覓一巨石大小與金等代汝
金埋之土中則同矣奚而痛哭如此汝今已得若干
萬金以百重所固收之笥篋中閉而不用則或石或
漆在笥篋中何異乎此如但大氏之渴也而不得飲

畸人十篇

卷三

三

近水焉古有云但大氏生世饑寒而客欲置地獄中
不受他刑惟居良水澤中口不勝渴水僅至下唇
夜欲就水隨口所就其水輒下徒煩冤竟不獲
其咎殃焉汝何笑耶後人將以但大氏事
爲法內嫌僕者外防盜者勤於扃守夜不敢寢懷
利未暢則節食補之而饒不饗也惶惶逐逐自勞
苦耳古語曰汝詛客者何禍乎詛其長壽而巳親戚
朋友鄉黨俱避匿之厭惡之惟願彼速死無有沾其
潤者故也客諸已胡能捨諸人乎客如牢豚生而穢
濁人不屑近惟俟旣死乃益于人焉客畜之汚亦無

親人既歿之後人利其財與貪者相隨貪必吝吝必貪如人已歿母望之言若人已吝母望之財專于殖貨者每思盈一鼓數盈即忌減缺以此爲念則常覺減缺所有無爾俱乏焉有人于此聚萬緡帑之衆而了無艘艇之用集鑿錫斧斤之廣而絕不爲梓匠之工貨筆研楮墨之盛而竟不爲文字之需不謂病狂者與汝今積金無數而一不捨用而自以爲智乎汝何不明哉財之美在乎用耳豈宜比之如古器物徒以爲觀如神像以參謁而已哉此非汝獲物物反獲汝也財主使財財僕事財爲人之僕人猶愧

畸人十篇

卷下

三

是而爾安心爲小物之僕乎上古之時馬與鹿共居于野而爭水草也馬將失地因服于人借人力助之因以伐鹿馬雖勝鹿已服于人脊不離鞍口不脫銜也悔晚矣爾初亦不知而惡貧且借財力以尅之迨貧已去心累於財戀財爲病且爲財役矣曷不如馬悔乎吾西土昔有一人忘其名富而愛財甚乎身命俄而病啻于治療久之增劇熟寐不醒其友醫也哀而謀醒之令家人設几席其榻前取鑰發篋置金几上其親戚皆手權衡爲分財狀其友醫就病耳大呼其名曰汝睡而不顧汝財人將瓜分之病者聞若言

迅醒而立曰吾不猶在乎病小間醫曰今病已愈但腹弱須服一丸藥卽瘳病者問丸之值曰一金病者怒罵曰此與盜者何異醫退而立歎奈何哉不久則歿亦將踵汝門豈可以賄賂辭耶所萃橐中金能携乎吾於此不見人無財見財無人也吁財無人不無人無財是以吾慘傷之爲此纂言三昔不寐思還汝於汝祈汝片時視而思歸也吾友聆勸恍然有悟卽捨殖貨之事焚其會計具而慷慨求道余爲欣然廿九日焚之初一日複製新器理前業矣悲哉

畸人十篇

卷下

三

附西琴曲意八章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竇具贅物赴京師獻

上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

音

皇上奇之因樂師問曰其奏必有本國之曲願聞之

竇對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習道語鼓曲今譯其

大意以

聖朝文字敬陳于左第譯其意而不能隨其本韻者

方音異也

吾願在上

一章

畸人十篇

卷一

三十九

識人類之情耶人也者乃反樹耳樹之根本在地

而從土受養其幹枝垂下而竦人之根本向乎天而

自天承育其幹枝垂下君子之知知上帝者君子之

學學上帝者因以擇誨下衆也上帝之心惟多憐恤

蒼生少許霹靂傷人常使日月照而照無私方今常

使雨雪降而降無私田今

牧童遊山

二章

牧童忽有憂即厭此山而遠望彼山之如美可雪憂

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遠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寧

易已乎汝何往而能離已乎憂樂由心萌心平隨處

樂心幻隨處憂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爾寬於串心
之雖乎已外尊已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未
安于故山也古今論皆指一耳遊外無益居內有利
矣

善計壽修

三章

善知計壽修否不徒數年月多寡惟以德行之積盛
量已之長也不肖百紀孰及賢者一日之長哉有爲
者其身雖未久經世而足稱耆耄矣上帝加我一日
以我改前日之非而進于德域一步設令我空費寸
之實因歲之集集已之咎夫誠負上君之慈旨矣

畸人十篇

卷一

四十

嗚呼恐再復禱壽壽不可得之雖得之非我福也

德之勇巧

四章

琴瑟之音雖雅止態盈廣寓和友朋徑迄牆壁之外
而樂及隣人不如德行之聲之洋洋其以四海爲界
乎寰宇莫載則猶通天之九重浮日月星辰之上悅
天神而致后帝之寵乎勇哉大德之成能攻蒼天之
金剛石城而息至威之怒矣巧哉德之大成有聞于
天能感無形之神明矣

悔老無德

五章

余春年漸退有往無復覺老暗侵莫我恕也何爲乎

窄地而營廣廈以有數之日圖無數之謀歟幸燕
日一日即亟用之勿失吁母許明日明日難保來日
之望止欺愚乎愚者罄日立於江涯俟其涸而江水
汲汲流于海終弗竭也年也者具有輔翼莫怪其急
飛也吾不怪年之急飛而惟悔吾之懈進已夫老將
臻而德未成夫

胥中庸平

六章

胥中有備者常衡乎靖隱不以榮自揚揚不以窮自
抑抑矣榮時則含懼而窮際有所望乃知世之勢無
常耶安心受命者改命爲義也海嶽巍巍樹于海用

畸人十篇

卷一

聖

復風鼓之波浪伐之不動也異于我浮梗蕩漾竟無
內主第外之飄流是從耳造物者造我乎宇內爲萬
物尊而我屈已於林總爲其僕也慘今慘今孰有抱
德勇智者能不待物棄已而已先棄之斯援于其上
乎曰吾赤身且來赤身且去惟德殉我身之後也他
物誰可久共歟

肩負雙囊

七章

夫人也識已也難乎欺已也易乎昔有言凡人肩負
雙囊以胃囊囊人非以背囊囊已愿今日俯下易見
他惡回首顧後囊而覺自醜者希今覘他短乃龍睛

視已失即瞽目今默泥氏一日濫刺毀人或曰汝獨
無咎乎抑思昧吾儕歟曰有哉或又重今惟今吾且
自宥今嗟嗟時已如是寬也誠闇矣汝宥已人則奚
宥之余制雷法人亦以此繩我矣世寡無過者過者
織乃賢耳汝望人恕汝大癰而可不恕彼小疵乎

定命四達

八章

嗚呼世之茫茫流年速逝逼生人也月面月易月易
銀容春花紅潤暮不若且矣若雖才而才不免膚皺
弗禁髮白衰老既詣迅招凶夜來瞋目也定命四達
不異正官不恤窮舍貧富愚賢駑駘幽道土中之

畸人十篇

卷二

聖

我與王子同塲今何用勞勞而避夏猛炎奚
勤而防秋風不祥乎不日而需汝長別妻女親
友縱有深室青金明朗外客或將居之豈無所愛苑
囿百樹非松楸皆不殉主喪也日漸苦萃財賄幾聚
後人樂侈奢一當即散兮

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厯戊申凡十篇皆設爲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一謂人壽既過誤猶爲有二謂人於今世惟僞寓耳三謂常念死後利行爲祥四謂常念死後備死後審五謂君子希言而欲無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爲爲尤八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詞未來自速身凶十謂富而貪吝苦於貧窶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援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粹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未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厯庚子利瑪竇覲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發明故附錄書末焉

交友論一卷

〔明西洋〕利瑪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交友論一

卷》提要

刻交友論序

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於中國爲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繫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友交非汎汎然相謹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於其中之不容已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爲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烏有友聲人有友生烏無僞也而人容僞乎哉京不敏蚤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遊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爲務殊有餘愧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付之剞

交友論

序

剔冀觀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見棄卽顏
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如陽燧向日方
諸向月水火相應以生京何敢忘德交
友論凡百章藉以爲求友之贊

明萬曆辛丑春正月人日盱眙馮應京
敬書于楚臬司之明德堂

卷之四

序



大西域利公友論序

昔周家積德累仁光被四表以致越裳肅慎重譯來
獻周文公讓而不居曰正朔不加未敢臣畜于是以
賓禮賓之而周官王會著在史冊自時厥後漢通漢
積唐聘海邦雖亦殊域並至德感鮮稱故庭實則繁
而論著罔列洪惟我

大明中天冠絕百代

神聖繼起德履無疆以致遐方碩德如利公者募化來
款匪希聞達願列編氓誦聖謨遵王度受冠帶祠春
秋躬守身之行以踐真修申敬事

序

天之旨以禪正學卽楚材希憲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
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
公遇于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從
公于韶予適過曹谿又與公遇于是從公講象數之
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
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

建安郡王 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
俾爲一言弁之子思楮矢白雉非關名理而古先哲
王猶頒示之以昭明德今利公其彌天之資匪徒來
賓服習

聖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錄之以備陳風采謚之

獻其爲國之瑞不更在栝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論義精粹中自具足無俟拈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使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

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友人瞿汝夔序



交友論

歐邏巴人 利瑪竇 譯

竇也自最西航海入中華仰

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卜室嶺表星霜亦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觀

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遠覽未

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奇挹秀計

此地爲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捨舟就

舍因而赴見 建安王荷不鄙許之以長揖賓序

朱表

設醴驩甚 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

君子辱臨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西邦爲道

義之邦願聞其論友道何如竇退而從述曩少所

聞輯成友道一帙敬陳於左

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已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相須相佑爲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僞臨難之頃則友之情

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真者益近密偽者益疎散矣

有為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如無異仇以加儆必有善友以相資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已友多乎實矣愚人妄自侈口友似多而實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鬧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為本

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樂以導和鬧則失和友知則如

樂仇不和則如鬧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無解

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仇之惡以殘仇深於友之愛以恩友豈不驗世之弱

于善強于惡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

日之仇亦或變而為友可不敬慎乎

徒試之于吾幸際其友不可恃也脈以左手驗耳左手不幸際也

既死之友吾念之無憂蓋在時我有之如可失及既

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

若使除其道於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發予心始為知己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又我我我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

之故直言獨為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我

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

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

額之感

友之譽及仇之訕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內外背異

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我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訾之害猶太焉友人譽我我或因而

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即退而離焉謂既不見其

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遂渙也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爲吾之真友則愛我以情不愛我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已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

可謂友也

小人交友如放帳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其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世得

幾雙乎

友之所宜相宥有帳

友或負罪惟小可容友如犯義必大乃弃

友之樂多於義不可久友也

恐友之惡便以他惡爲已惡焉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友於昆倫邇故友相呼謂兄而善於兄弟爲友

友之益世也大乎財焉無人愛財爲財而有愛友特

爲友耳

今也友既没言而諂諛者爲佞則惟存仇人以我聞

真語矣

設今我或被害於友非但恨已害乃滋恨其害自友

發矣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如我恒幸無禍豈識友之真否哉

友之道甚廣濶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似結

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已者則遐者邇弱者強患者幸病者愈何必

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

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猶可爲之聽判必一

以我爲友也

信于仇者猶不可失況于友者哉信于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如友寡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即悔

既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蓋親無愛

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

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留憂義友者聚而悅多

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即大犯友之

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

有成矣

友字古篆作受即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朋字古篆作羽即兩才也鳥備之方能飛

古賢者視朋友豈不如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焉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

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

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

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

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

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踈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

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踈而我遂自處于踈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

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

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

於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樂時請而方來惠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

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塵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污穢其身矣交友

惡人恒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

洽吾爲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長

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

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不可以變動何

殊盡日相與遊謔而徒費陰影乎哉

無益之友乃偷時之盜偷

時之損甚於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脩德尚危出好入醜心戰未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抹其將墜計莫過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覩漸透於膺豁然開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爲與

卷之三

八

爾不得用我爲友而憐爲嫵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素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已之譽而忘恐已者之德何歟一顯我長一顯我短故耳

一人不相愛則耦不爲友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慙矣

務來新友戒毋誼舊者

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壽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即念之于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曷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著而

卷之三

九

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于觀易散也而寡有用

耶

警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干人財不能友已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浮友且漸而違之非速而絕之

欲於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冤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爾爾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厭惟

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

歟

歷山王

大西域古總王

值事急躬入大陣時有弼臣止之曰

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于詐友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冀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以數

萬金善諾怫而曰王貺吾以茲意吾何人耶使者

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耳曰然則當容

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

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史記

歷山王未得總位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頒給與人也

有敵國王富盛惟事務充庫議之曰足下之庫在

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

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已乎對曰惠友之味也

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意徑異而均美焉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爲友至密

矣實法德古者名賢聞之曰既然何一爲富者一爲貧

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

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

何復用爾友乎

西土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興養之于都中以其

爲智賢者日曠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

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

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

當何如

是約亞

是北方國名

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史記

客力所

西國王名

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得國之所行

大旨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

俾仇爲友也

墨臥皮

古聞士者

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

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三月望日

交友論一卷

南江總督
採進本

明利瑪竇撰萬厯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
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爲利
害而言醇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譽者
過訾之害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
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
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爲友不應一富一
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
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卽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
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鬱
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
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
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爲肯堂所點竄矣

七克七卷

〔明西洋〕龐迪我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克七卷》

提要

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十道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照臨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

今上在宥天下遠人東賓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

七克

抵中國有古越裳南慎奇肱身毒所未徑涉者以此盡乎照臨矣夫麟遊鳳至皆稱聖瑞貴東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為瑞乎洋洋哉聖德配天非我

皇上疇嘗之諸君子觀光用賓久都聖脩自好其為人不說時向其為學不贊浮說

間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
燕私屋漏密脩密證皆鑒鑒不皆研闡其
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
曰欽崇一

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

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即吾

主

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權

至尊吾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即夫

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謂

至大至正而玉實矣夫課虛崇玄沈洋無

際要眇何難要以真實世諦使人可信可

解而不可易此為難耳則畫師圖鬼物圖

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教天稽顙對越

皆教也必愛人乃為教天之真泛而言愛

人休惕與矩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

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

者醫病者及顧園圍者贖虜者墜死者皆

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伏傲愆忿解貪妨

主

淫遠妬清飲食迷醒懈惰於為善之七克

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懷種凡所施愛

純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著著

近裏此之為學又與吾儒罔然為己之旨

脈脈同符學者循此繕脩存順後寧末去

偷然既不徒生之何畏死也惟是七克所

載大率遠於俗情如以富貴榮寵為級疣
貧窮苦楚為福澤驟聞之覺可駭可異而
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然
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機
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
推勘路窮如貧見家珍明得甘露更有津

七

津澄入靈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之
人靈府多滓難与微之視以不免嚼蠟或
以此方父字見解剛之更泥不通則不修
卷而外以昨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予未
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為
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法題理言

人人殊率企嚮深嘆口出即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遜齋書於明旦齋中



七克序

昔者魯鄒之立訓知天知人之說蓋
屢言之學莫要於知天矣知天斯知
人知人者知其性也共戴一天共秉
一命共具一性可知也泰西距中華
八萬里遯矣麗君順陽著七克各一
卷中華之士諷其精語為之解順此

七克序

何以故其性同也傲妬慳忿迷食色
情善七者情之所派上帝降衷之性
所無有也率吾天命之性未肯任其
流者中華泰西之所不能異也謂傲
妬之可長慳忿之可恃食色之可迷
善之可情豈天之降性爾殊哉平旦
而憬然見君子而厭然聞善言而快

然其憬然厭然快然者性為政情順

聽矣性如堂皇僕隸之所不得擾也

性不為主雜情熾堂皇無主僕吏登

矣性靈一覺雜情濯濯堂主一升群

僕寂寂故知人之性者可以盡人之

性矣盡人性者化其情者也化人之

情者自盡其性而已矣自盡其性者

七克序

自化其情者也化其情者率上帝而

已矣上天之載聲臭且無知天之人

纖欲俱絕詎令七者之潛伏之流溢

也乎哉而克之烏容以已於是麗君

梓其編索序於余漫書此以復之

晉人曹于汴撰



七克序

人處函蓋中央如人腹內有心則人之與動也俱來哉故墮地啞然而啼矣亡何天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已爲已而不復知無已之已無已之已靜也順已成好違已成惡由是從殼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爲傲爲妬爲貪爲忿爲饕爲淫爲怠

七克序

大約撰爲七種而究之不過啼笑之變然其性初豈有已哉常試辟之湛然者水平波于風則跳如沫盛如鱗吼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不從外得則已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爲風所壞則不可矣又試辟之土與人無愛憎也或埏爲盂取則宋玉惆悵埏爲隴簾則負薪者醜之矣

又或埏以爲鬼神遂走百家之社其埏以爲餅盂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即前日之土使解其埏則愛憎散又亡矣世間一切可喜可惡可恠可常之境皆捏土之類則物性亦靜也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異質則不可矣惟于靜中執一私已于是熒熒鈎瑣膠固而不能自脫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吾之所爲啼笑也感于動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也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即動也好惡非性病也附于已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無惡惡如嬰兒日啜日笑尚不知有已何知有

七克序

順違只為墮地有已此已一生七欲並作譬
蛾之赴火以有蛾已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已
故蚋不赴火以無蛾已故蛾不聚醯以無蚋
已故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已故已
者欲之根也如賊帥然吾夫子曰克已復禮
克已者主靜之謂也主靜則已無泊處而欲
自克如太末蟲處處皆泊而不能緣于火燄

七克序

三

之上以火能克之也凡師之勝敵曰克摧堅
陷陣者果也廓清剪除者毅也伐謀銷患者
豫也顧帥不靜則敵不可得而克矣即求賊
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此克伐怨
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殺則與枯株無
異殺弓矢不若殺空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
不少矢之殺人者求其為枯株亦何可得哉

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欲作七克以覺之曰
伏傲曰平妬曰解貪曰熄忿曰塞饕曰防姪
曰策怠讀之若立射候之下不覺令人恭可
以折慢懂若鶴鷃之愈慎青棠之蠲怒饕饕
之懲貪敝筭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為
窳夫之枉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苟可
以殺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于世教不無大

七克序

四

補也春秋抑祖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
藉乎成周為得尊王之體耳夫吳王夫差曰
好冠來好冠來慕中國之冠尚猶予之况慕
義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雖不知有當于主
靜與否亦可謂善藉矣故不穀樂為之弁其
端

上饒鄭以偉撰

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西泰利氏次順陽龐氏有綱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說海外謠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節竹特稗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

七克引

天官日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帝爲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異儒生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順陽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天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先生家戶傳之

即耕父敗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凜凜如也同文之

朝大牧篇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肢之五官而以命克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七克引

二

南州熊明遇題



七克篇序

曩余年方垂髫即於天主耶穌之教竊有聞也蓋吾鄉之舶於海者與大西人遊歸為余言天主耶穌之教以事天地之主為主以仁愛信望天主為宗以愛養教化人為功用以悔罪歸誠為入門以生死大事有倫無患

七克

序

為究竟余聞其說而心嚮焉其後二十餘年以待次都門得交西泰利君持所聞質之利君輒大詫因得畢聞其說所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者每閱卒篇余亦復大詫謂與周孔教合其後復因西泰以交順陽龐君一觀而稱莫逆一日龐君過余曰東方之

士才智絕倫從事於學者非乏也獨本領迷耳夫學不稟於天而惟心是師辟泛舟洪洋而失其舵也其弊方且認賊為子認邪魔而為天神也嗚呼殆哉余曰唯唯否否夫戒慎恐懼以率其天命之性而達於上天之載此吾儒真本領真學問也但恐愚俗不知天為何物而以為在於蒼茫冥冥之表故權而詔之曰天即在吾心是也而後之學者遂認心為天以為橫行直撞真機旁皇擺落規條快樂自在而卒流為無忌憚之小人豈周孔之教則然哉龐君殊擊節余說因持其所論著七克篇示余余卒業

焉其書精實切近多吾儒所雅稱至其語語字字刺骨透心則儒門鼓吹也其欲念念息息皈依上帝以冀享天報而永免沉淪則儒門羽翼也且夫克之為義孔顏稱之矣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並育並行聖神極事而其工夫惟曰非禮勿視聽與言動而已

序

無高詞無侈說真積既久上與天通是故孔門之教期於達天顏子之學謂之乾道故四勿也七克也其義一也或曰學貴達天固也柰之何其觀天報為也余曰否否稼不圖熟乎工不圖良乎鹵莽而稱熟器苦練而稱良其可乎所惡於觀者謂人世之報

耳天德無際天報無涯圖天之報俛焉日有孳孳惟日不足此文所以純亦不已而孔所以不知老至也柰之何其諱言報也周孔黜人世之報以虛其心大西希生天之報以實其証東西南北聖聖一揆豈非然哉龐君以序屬余余不文特次第其語而為之序

序

賜進士第出身
欽差整飭武德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陳亮采撰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為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為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上帝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容伴人惟汨之以私乃始罪愆萬狀諸惡振焉此根潛伏于心上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即生妬奪我即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訛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為實披為葉也地獄之

七克自序

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于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已視死如歸天堂境界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主上帝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于上帝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為已能謬執甚歟如知力量悉從上帝而出其於

事祈禱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認帝賜也彼謂我自能之不緣帝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悖自是

聞諛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是蠲潔

是蠲潔

是蠲潔

德之美也次則忘在乎生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天

帝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

七克自序

二

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譬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美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美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才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拆舊屋也先拆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拆簷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

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躡即速勒而委頓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提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己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為人物真主不思天堂有真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向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

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所管

主

闕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諄箴勸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固析俎之不一鬱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乎敢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迪我題



天主教要言罪宗七端

一謂驕傲

二謂嫉妬

三謂慳吝

四謂忿怒

五謂迷飲食

六謂迷色

七謂懈惰于善

又言克罪七端有七德

一謂謙讓以克驕傲

志

目錄

二謂仁愛人以克嫉妬

三謂捨財以克慳吝

四謂舍忍以克忿怒

五謂淡泊以克飲食迷

六謂絕欲以克色迷

七謂勤下

天主之事以克懈惰于善

七克卷之一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武林鄭圖若士楊廷筠較梓

伏傲第一 凡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顯也其端甚多綜統有四以爲善從已出不歸天主一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已功二伐有所實無三輕人自以爲異於衆人四自滿自用自驕自誇好勝人好異好名戲侮人爭鬪不恭敬不孝順飾罪詐善皆傲之屬也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蓄之者必滿

七克

卷之一

其禍災

聖厄勒卧畧曰傲爲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一不並立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忿倍忍妬倍怨一雖壞他未全壞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栽者必不生蓄傲于心德不能入有德在心傲亦滅之徒存德態絕泯德性故曰修心以攻欲爲急攻欲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傲去他

欲易除矣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漢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于登岸買勇爭先獲舟失載反由于此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賴以全喪乎

上帝惡傲何故萬善萬福皆天帝賦予傲者以天賦爲己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帝者反與爲敵讎也天帝豈不與爲敵讎哉世人皆天帝所育皆所慈愛傲者心心事事惟願尊己盡人類欲凌轢屈抑之則天人交惡焉故他罪離於天主傲罪遠於天主妬奪人怒奪我

七克

卷之一

傲奪天主

或問天主讎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墮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析遂出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慚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悉已去益恠之獨行入朝則王在

也。以爲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爲狂。晉而逐之。王不勝憂。憊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悲悔痛哭。矢必悛改。求上帝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王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上帝。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矣。傲入於心。心日遂翳。正平之義。忽盡亡失。他人爲善。雖大

七

卷之一

七

必厭。惟已所爲。雖小。自喜。人有功。輕之。抑之。已有功。張大之。視已在上。視人悉在已下。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自矜其德。欲人信其有是德。自責其過。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已事。則不信已。而信人。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傲者之情。一如此。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已則不屑爲。所或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貪賈無厭。貨直無幾。而高

誕其價。不肯以實直售。人又不肯與。以所求直。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一支

言其夢者。必曰。醒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治病之始。須識有病。若病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瞽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彌深。自視彌謙也。傲病日痼。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爲羞。反以爲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亞古斯丁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爲罪。懼之乎惡。惟傲一端。懼其爲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

七

卷之一

七

一忒。則以德生傲。甚害于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稿矣。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肯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即貌爲謙。謙厚。以富貌。不勝。即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即貌爲讓

爵以才辯貌不勝即貌爲靜嘿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
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行避傲之善攻
我我既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我譬之刺葱去其
一內復有一百刺百有墨魚體無定色隨所居水爲色
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
藏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夫傲亦如是不能明爲邪
即貌爲德我欲察而祛之彼亦然

他欲離大至死則止惟倣尙形於棺葬尙形於墓永世
不已他欲受克漸次消瘳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
時數如沸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多則廢老則

中竟

卷之一

五

應如忿怒忍則去靜則却惟倣一納於心時處附著焉
或動或靜或言或嘿或衆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
能老而傲不衰日以益其我易境而倣如境我易業而
倣如業愈什偃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闘我克之已力辨
之已精彼亦已就滅絕滅絕之中復增猛烈辟猶踈踈
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倣之一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
已芽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尚存勝在後也譬如裏衣衣
之最先去之最後裏衣不去終爲蔽體倣氣不去終爲
蔽人

倣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之

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終德之念未
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倣影乃附惟正德純心一與天主
對上下相合全身是光倣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倣二支

試問倣何故乎爾蓋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
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
爾則賤於獸微於草浮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
耳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言爾爲獨有要想
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
能乎未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

中竟

卷之一

本

而且倣嗟哉百爾納語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耻思
今所在甚可嘆哭思所從往甚可戰慄人恒存此三思
倣當自戒矣

假令有人手數銖錢自謂至富矣沽一命謂大貴矣生未
及暮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狹而受微
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富貴榮壽於世而
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
雖全亦缺况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
天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于得全福乎
天者哉我觀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

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惡得自恃而傲乎。

夫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傲爲謙也。或作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于天。有才智固學之于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帝祐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不能有用於物。物皆

主克

卷之一

七

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于我。我恒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上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稿其仁。就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儔類甚多。計算胥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傲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 三才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故存一喜伐念。獨知衆知之害均也。

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遇甘言受之。

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初結念時。辟之種果。此時傲種。朽不生。已行踐時。辟之發芽。此時傲芽。蠹不長。朽蠹內出也。追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此時以受人之甘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成。僕者以主賢。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資。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誨勸人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已榮。榮指矣。盜罪曷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帝。乃最惡也。聖博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已。僭爲物主。魔之徒也。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

主克

卷之一

八

已有是。則甚愚。若其知之。冒爲已榮。何異穿窬乎。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復且除已。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卽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知者。近立謝曰。謝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奸淫盜賊犯義。又大異此無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已財什一。爲天主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疎遠。不敢仰視。拊胸籲號曰。嗟乎。天主憐

我罪人耶蘇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惡願自悔自下入時

罪人出時潔矣彼誇者以傲以滿自戒前善也出時愈汚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德亡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德反爲罪惡反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以美德自漱不如以惡罪自謙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况與罪兼乎謙與罪兼罪全滅况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我欲見憫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七克

卷之一

九

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人之責少者

白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凡德之原上帝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才德受而復歸上帝故能生成不毀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須念非自我來悉惟帝惠既能與即能不與雖已與又能復取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我且不能爲我況我所有奚能爲我乎性命受之天帝則才德功績性命之永飾我曷與耶有真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讚歸上

帝益報歸我矣若以榮讚自歸并益報俱失也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上帝而頌謝轉歸之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忽自念以功德之盛獲救于天也俄馬蹢躅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赦幸而不死人也恃上帝之祐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七克

卷之一

十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不先自喜孰得喜之百爾納所遺聖跡甚衆四外聞名辭曰我聞聖跡之真者誠成之僞者假襲之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乎天主留以訓世勿以名我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天下一人之心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聖人如此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作之伐何不可曰其故有四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舟隨水下不能逾水自上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土自生荆棘不能自生百穀人情自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人曰爾損悉自作爾祐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舉宜歸天主不應自居一也善之合否我難自定若曰聖人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故凡人今世爲善如夜作事夜作之事不

至白日美惡不分人爲之善不質之天生就能豫定其真僞乎聖葆璋曰我察已無惡未必卽是善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二也吾所爲善雖似至純鮮不缺誤金雖精不必無滓我所爲惡則純惡係我自爲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自能爲也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未成之善人宜視以自愧可自伐乎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故爲德如守城一罅之瑕萬堅無益三也德非堅久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恃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形忽變遷至無常也故德之全虧受攻乃見德未受攻堅瑕未試未可謂真德况自伐乎四也

七克

戒好異

卷之一

十一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嶺視其下如蹲鳥也以爲我高矣貴矣異矣不知我遠視人謂衆鳥在地人亦遠視我謂一鳥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于人異于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

默榻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帝費理簿王欲誚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榻加默榻加以爲王之待已異衆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于他客進一饌則于

默榻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已也益喜終席如是衆飮矣弗復下肴慚極而去

人欲異于人者多知所以異于人與行所以異于人者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卽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慙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拍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既異于禽獸不宜同樂所樂于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七克

戒好名

卷之一

十二

契理瑣聖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易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于天而免永刑于地獄邪聖經曰爾賑窮乏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卽爾行善慎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世亦無天爲人爲者在天既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食飢

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或費心神。實費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捏曰。爲善求名。如實漏卮。此入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

有物于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于天。而以虛名微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主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其熟。百千萬果。竟無一成。

七克

卷之一

三

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女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女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羨者歎賞。令爾自喜。妬者訾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脩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卽芽葉乾枯。無復此麥。故德者。務居於靜。以深其根。後雖有稱毀之風。執犯矣。

聖賢

惟是媚茲上帝。徐以食報于天。若夫汚真入名譽。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穩之志。其避世譽也。甚於世人。

願得世譽也。罷西畧聖人曰。吾于當世名。微獨不敢冀之。縱偶值。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卽不及滅我德。亦必滅天報也。

係棘戀聖跡。甚衆名播萬方。來訪者日衆。聖人不悅。數徒避之。不獲而哭。門人問故。答曰。聖經云。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老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舉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七克

卷之一

四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卽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日擊矣。

聖厄勒臥畧曰。傲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天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脩。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僞金入火。隨烟而散。真金入火。彌鍊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

實德如活物也。無待于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箇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收。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

七克

卷之一

十五

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衆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哥博。嘗曰。我願當世善人。諸苦患。一切我身代受。而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

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真德常榮。卽有毀者。能掩不能滅。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

焉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同。何足自恃哉。

雕者玻離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當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共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人人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平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能判之。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

七克

卷之一

十六

必多。如輸稅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名譽隨之。其真能作德。真能輕譽也。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我向影取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遂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真德。或生於僞貴。莫非黑影。無實可持。惟係浮思。虛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十襲藏之。絨膝局鋪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實莫如德。藏德之器堅莫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人口無鍵之櫃。我寄之人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卧畧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 六支

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賈物也。不則竊以來也。矣。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顧以虛名之微價售之。賈乎。竊乎。其愚乎。

鷹

卷之一

七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于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獵名之便。則言貌飛出衆人上。一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下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饑。尚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置其德。不亦賤於鷹乎。

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即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一。詐善之害。甚于顯惡。

聖契理瑣曰。爾旣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更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何不欲除焉。旣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詐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奸名者。似善非直。故最忌直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真善。則善神與善貌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力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譽 七支

聽樂者。美聲雖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雖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更業俱弛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旣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衆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芻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卽嘻然而聚笑矣。

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及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右。彼在左。諛人之言。是非喜怒。悉悉如人。而其心。準背評。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諛人之。旣以受諛。誚之。峰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密受其螫。

寓言曰。烏栖樹啄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

耳鳥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鳥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且譏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人者。不重實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于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已而自下。譽者掩人惡。使人忘已而自上。厄勒卧畧曰。遇艱難而不失。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塞撈加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日沉淪於惡。不自覺矣。亞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王辣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撻其面。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撻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撻我耳。蓋受諛與造諛罪等。我縱不撻。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卽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技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

也。爾盡善人。安得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圓。誰稱譽其周圓。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籍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留。此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有識我如爾者。聖鐸斂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衆。已避居加爾加項。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加爾加項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老。惟以德自歸。反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謂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耻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汚人。譽我以汚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譽於惡類。爾德未真。况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

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讚頌上帝。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上帝。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懈惰。欽從訓誡。是於我事上帝愛人真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譽足貴也。

戒好貴入支

居高位。慎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至易遷流。莫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鰕。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四布。雷聲電光。轟炸交至。行道之人避之。雨收雲散。雷電俱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薰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徂謝。何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王曰。爾思居尊位高。與衆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衆不異。合此二念。自忘其尊高矣。

主

卷之一

主

昔有國王。統百萬衆。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衆。誰能禦之。我爲其王。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被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衆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

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爲真物。而實非真物也。乃惟真物之象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真福。而實非真福也。乃惟真福之影耳。真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真福哉。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既不能安。既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一。貪財第二。塞揚加曰。好貴者。辟之旋風。先自旋而後旋。

主

卷之一

主

物石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已上者。惟見在已下者。迨求貴時。不見在已下者。惟見在已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擠陷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甘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冀所未有。不能享所已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阮勅卧畧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于傲情之下。欲爲他人之主。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勞我以卑我也。我即得貴。益助我以抑我也。且人心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覺棟宇巍絕。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凜然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讐報復。覺頃刻呼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挈一人可至天。覺室下人。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恕之。覺天上人。戴謝我。我豁然自得。或僞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茫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

七克

卷之十

主

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目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搖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入之如溺。何哉。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入圓盤中。急轉之。少頃。眩瞀欲墮。乃下之。眩尚未定。良父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墮。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靈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

天堂。享永福。且喻我云。曩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污行。不能逃地獄永患也。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既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違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已徇人。諂諛百出。是衆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閼。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既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既便。又無從旁畜止者。是以在位。彌

七克

卷之十

主

久。造罪彌深。迨既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見輒欲嘗。方嘗輒受其苦矣。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堅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于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皇皇然惟恐不得。得而不勝。收轡迴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尺布。而欲爲衣。與履人以寸皮。而欲爲屨。必夾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

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其狹不足。以爲甚有餘。惟真能辭者。乃真能任焉。寓言曰。衆樹共議。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禰。阿理禰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衆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衆樹長也。已及辣末。辣末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多刺。一無可用。燎爇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逾者。逆則我辣末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于膏。豐於實。懼因貴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

七克

卷之一

主

畏不避。則辣末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餅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濯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于德者。非天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臥畧欲避主位。衆迫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廳中。兩人昇出城。而藏之復陶。衆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暮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居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覺終身之真辱。徒計在後。

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焉。適可媿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

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薄者。大國王也。勝敵國而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

七克

卷之一

主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第令人笑之。

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彌榮。有位無施。彌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問加當何故。不立像。不願人問加當何故。立像。

論謙德 九支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已之眇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卽下於人。斯謙已。

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是根。則暢達焉。兢茂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且取。衆人入。全奪我矣。

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于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毀。聖厄勒臥畧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而逆飄風。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以謙掩之。須臾而下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入之心。

七克

卷之一

主

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高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上帝寵爾。浮海之舟。帆旣高。無重載以厭之。鮮不得覆人者。樹也。身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沉。上下相應。乃能禦風。而本不撥。華且實焉。故身伸于萬人者。心屈于萬人。我位勝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逾甘。蜂房之在下者。蜜益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者。枝

必垂。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一不然。故重與下俱。德與謙并。重德結于身。其心愈不足矣。觀已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有餘乎哉。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孟。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算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于他德。如空位于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一若未嘗有所爲。所爲全成。

七克

卷之一

主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最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下。下不復墜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并其讐。亦且明叛之。隱假之。謙果吉德也夫。

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譬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污。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

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瓊。西國盛德士也。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令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疎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忘前修。則入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已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上帝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實天上人也。

七克

卷之一

手

拔刺諸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鵠服。誦經讚美上帝。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歸命製四積。其二絕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骹。及諸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傲人。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帝及天神則厭棄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汚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帝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曷怪焉。

動上帝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

視滿足。零無所需。故上帝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客無所有。恒若有求。故上帝哀憫付足焉。經曰。上帝盈飢者。遺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上帝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與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跳踯也。遇堅則激。柔則止。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舍。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讐爲友。矧謙心乎。豈不足感上帝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于亞吾斯丁。答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百問之。百如是答。夫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

七克

卷之一

手

之。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謙者實歉其無德在。無可受報。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歉其望。天主而未遑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故經中天主自言。吾所願視爲誰。謙靜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眞福有八端。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不自滿足。不恃已。不凌人。身居人上。心居人下。此神貧也。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以傲向上。似上實

下。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近之。傲者自上。天主益上。遠之。高山之隈。爰有國都。近君者貴。何嫌平地。遠君者賤。何必高山。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近天君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奇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酌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艱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

七克

卷之十

三

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我。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礙感以攻我。我欲存我德。防禦其害。計莫若自謙下。異祐於天主。勿恃已德力。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其故何也。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何謂干戈。曰。謙與

忍德也。魔之來攻。傲者訕訕自足。恃其德力當之。故屈。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祐於天主。以此敵之。故易勝矣。聞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輒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昔有聖瑪加累。嘗受魔攻。以謙防之。魔不能入。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遂不至。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污我心。消我功。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彼侵愈甚。我德愈成。彼又何利而攻我哉。

七克

卷之十

三

凡謙者智。傲者愚。歷山。西國之名王。好學。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上帝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蓋傲比山焉。雨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謙比谷焉。雨露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如是終其身。臨塲。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敢自智也。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于實理。又屢傲人曰。勿自恃已。

智聖寄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已智。自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答曰。謙。愚之至者爲誰。曰。傲。問故。曰。觀擇謙擇內。傲擇外。謙擇得。傲擇聞。謙擇本。傲擇末。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謙擇勝已。傲擇勝人。謙擇實。傲擇葩。謙擇味。傲擇色。謙擇真。傲擇似。謙擇義性。傲擇義形。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暫便。謙擇下。故安靜。而人盡欲上之。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孰爲智。爲愚哉。

七克

卷之一

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既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曰。是可見微謙之功。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識已保謙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異者。惟傲。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何得不畏。答曰。人不識已。卽傲入之。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聖經

曰。交傲者必著其傲。交謙者反是。熟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已。從人勿從已。

智者始於識已。終于識天主。識天主。故能事天主。夫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不知。則能成智。知已則生謙。爲衆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衆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已。故生傲。爲衆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衆惡之成。此二不知也。

野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三。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已罪過。抱以爲石。卽虛聲虛念之風。不

七克

卷之一

三

能散我德矣。聖契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况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已而已。

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則厭然自廢。飲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智。二年奮。三年愚。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

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罇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液入如許。氣出如許。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慎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

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真德。所進於真德。不小矣。厄勒卧畧曰。人進德彌深。修善彌精。其視已彌空。賤已彌甚。知天主之至清。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已入聖域。猶日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

七克

卷之一

七

日之急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已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即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愠。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悔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即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有過。但冀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其謙。人或責

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顧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宣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蘊火無烟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榮辱乎。

聖厄勒卧畧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所未知。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市故衣者。徧察遇破隙。指以消其價。

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賢以保謙爲急。觀已觀所短。觀人

七克

卷之一

七

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較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已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已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已。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已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覈其真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已。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以他人罪爲重於已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已之甚明故也。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

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己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卽有矜誇。毀詆。兩不善心。況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

爲德者。不獨戒人知。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夫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之善。執以爲實。晝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葆琛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夫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卽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

七克

卷之一

七

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沉神冥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往前。不惟阻于往前。抑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不欲進于善。乃既退於惡。猶以小舟洄溯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闇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効力同而取愛于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上命。悉守天主誠。卽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益之僕。

也

爾德既隱于人目。復隱於本目。

人之念眼。常聚於己所樂憶之事。故凡己所既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憶。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纖善。多惡俱忘。見居罪中。竟不自識。夫有責多選。不可謂償。全還始爲償也。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窮。已過者。去愈無用矣。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苟念及不可欺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必不喜一惡偶去。而惟懼全善未償。故聖人日觀所未爲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力舉天下。自不覺力。方爲之時。神能畢集。方爲之後。記眼已寒。

七克

卷之一

七

七克卷之二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武林鄭圖居士楊廷筠較梓

平妬第二

妬如濤起以恕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災。凡此諸惡。皆妬之情。雖大可鎮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顫齒切。言刺手驚。體寒神憂。通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

先以憂終

色擲加曰。真福益公益美。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向不足為福。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西土有兩人。一甚妬。一甚慳。俱聞於國。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先請者予一。後請則倍。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王命妬者先。妬者諦思曰。願王鑒我一目。此何意。王言倍必倍。王命先。不敢不先。已不得倍福。寧令人得倍禍。鑒已一目。易人兩目。深于妬矣哉。人有他惡。其心怡然甘之。而後從之。盜有財食。淫有色食。

類然。惟妬惡為憂愁。悉為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後永苦。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死魔為掌戮。生妬自為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悉出我傲。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灾等。故昔賢遇一善妬者。面憂色黃。問之曰。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已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視聽眾人之德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恒欲勝人。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為樂。不能勝一人。為不樂也。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己之憂。夫妬者。人在上。妬其上。人已等。妬其等。人已若。又妬其或已若也。盡人讐之。獨居無朋。上關不愛于天。外關不容于人。內關不休于己。雖全得世間所爭羨愛者。亦為天下無福人耳。

妬惡於吝。吝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妬者。自不肯傳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天主以賜為心。故美好吉福。恒願傳致人。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日月均照。霜雨均潤。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為心。惟願天主顧已棄人。

慈已怒人豐茂于已。吝嗇于人與天主正相戾焉。天主至公故至善。妬人至私。豈不至惡乎。仁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己。故見人凶惡。如己凶惡。痛憫欲拯之。見人德福。如己德福。則悅樂而讚美天主。為諸德福之原。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為己德福。妬人不然。見人福。為己禍。見人禍。為己福。自有人亦有。不為福。自大亦大。不為大。自有人盡無。自大人盡小。乃為有為大矣。故以人之德福為己禍。厄勒臥畧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悲哉。夫憂樂好惡同者為友。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

卷之二十一

王

妬者悉與同之。不亦魔之徒乎。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識為我徒。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為我徒。夫魔雖妬。妬人不妬魔。妬者。妬其同類之人。不已甚乎。

傲情雖大。遇讓則止。怒心雖甚。值謙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諸如此類。尚為可救。惟妬不然。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為滋長。爾愈忍。妬爾能忍。愈謙。妬爾能謙。不及喪爾德。滅爾財。不獲息焉。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舍以止之。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己德。捐己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妬者願得榮名。而無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已抑人於下。自抗其上。塗人以濁。自居其清。臨深為高。損人自益而已矣。

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己之事。未若妬情甚也。昔賢友數百人。遁世脩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孛。有妬其德者。欲伺隙蟻之。不得。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眾會時。伴亡其書。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覓之。得諸巴孛之室。眾益異之。或曰。作此污行。何所為德。貌焉耳。巴孛不辨。亦不承。惟跪而求赦。主者依法罪責之。斥

王克

卷之二十二

四

不與會。決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邪神忽憑焉。盡道其前事。眾而後服。巴孛之誠德也。天主亦賜焉。以誠德之徵應。蓋眾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不得。巴孛控首請之。邪神去之。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真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假惡屈人於己下。竟不能逃天主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已之妬惡愈顯焉。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故為天主所惡。目前每亟罰焉。微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人失之。不必歸我。矧妬者

欲損人益己。人未必損己。無不損。妬何爲哉。若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取焉。皆滿。彌散焉。彌長。辟之于燈。以一燈燃千百燈。分光愈多。本光不少。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于爾。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于爾乎。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已惡而去焉。如貧人遇富。以富對照。遂見其貧。妬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取照。而於或細缺。或微汚。處視之。是破鏡也。昏鏡也。得自見其醜乎。不惟不照已醜。且彌益妬惡。如藥火。以水爲薪。愈瀆。

七克

卷之二

五

愈熾。如鴟鳥。以日爲餐。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以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似。玻璃色者。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心從妬出。無事不受妬性。故仁與妬。俱如猛火。草木遇之。作火。金石遇之。作火。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見人惡。必解之。卽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曰意未必然。意惡矣。曰是偶然。至不可奈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焉。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花雖苦辛。取之作甘。妬者不然。見人惡。強之見微過。以爲重罪。見人善。必疑之。或曰。貌然非真。或曰。偶然非堅。或曰。勢然非常。是者見人善。

亦增我惡。何論惡。如蛇然。花雖甘食之作毒。卽德真實。堅甚。妬心不已。必毘。勉尋求曲處。一肖善之惡。以汚之。謙謂卑下。忍謂怯懦。勤干修。謂飾德。廉于取。謂釣名。簡嘿者。謂愚鈍。明辨者。謂浮誕。正直者。謂亢厲。慈凱者。謂柔靡。莊敬者。謂矯飾。和霽者。謂委隨。好施救人。旣謂妄費。少施節用以自給。又曰。吝嗇。蓋心猶準也。度人猶度垣也。以正準度垣。彌正。彌累。彌堅。以邪準度垣。彌邪。彌累。彌危。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妬逾增德。逾傾。

七克

卷之二

六

他人善惡。最爲難斷。蓋事之善惡。原本心意。心意如目。目明。全身明。目闇。全身闇。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故其真僞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聖經曰。未至其時。勿先斷人事。埃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能。傲罪孰甚乎。經曰。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爾一見惡象。遽決眞惡。豈能不誣。而以眞善爲惡哉。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眞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試以移之平交。爾復視果惡否。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且爾偶見人一不善。其貌雖肖。其意未覈。曷能遽決真似乎。卽直不善矣。反視已之多。且大不善而曰。我不忌已之多。輒忌人之一。可乎。或問一賢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已而已。昔數友同居修德。有犯罪者。捕致大德。每塞求判其罪。每塞持囊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我罪鎮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何暇判他人罪乎。加當。西國名君子也。有妬者曰。加當暮夜恣食飲。曷謂君子。則有解者曰。加當日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乎。見夜影。不見日光。爾目不病乎。一加當也。妬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不妬者。并亮其無違休憩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

七克

卷之二

七

西有近達襪爾者。誠德人也。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帝。安得如是人脩容悅世乎。生卒如此。洎死。兩目炯炯如星。其友惟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平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已。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戒讒言

契理瑣曰。思人污行。污其心。言人污事。污其口。如竊人污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已耶。

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卽置口矣。豕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汙泥是甘。是安焉耳矣。妬者見人奸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厭聞之。厭聞之。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積于心神。噓于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

毀人者如蛇。面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蛇曲行。毀人者亦然。始作奸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訖加惡毀。污人善聞。

七克

卷之二

八

毀之害甚于盜。盜損財物。人所甚輕。毀損善名。人所甚重。又重於地獄。地獄喻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并喻之。

邪魔誘人於惡。人未必徇。卽徇。亦不能使之明行。必也闇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計人之隱惡。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託造毀者之舌。而大害尤廣。尤宜避之。故百爾納曰。毀人者。虐於毒蛇。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三人。已一聞者一。受毀者一。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間父子。皆由讒言。聖經謂造毀者。

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又曰兩舌之人必負大禍每構亂相合者故也又曰屏放作毀者而評訟自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犬傷于矢矢不出不能休故聖經勸人曰爾偶懷傷人之言必使消融于內勿畏裂爾腹而吐之于外

厄勒卧畧曰吹灰者自汚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汚其心闇其靈神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屢自陷一賢禹言曰師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

七克

卷之三

九

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師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於大王疾曷瘳小狐則偏走求良方頃得之師來何敢後師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師子便搏狼如法用之詩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誑証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

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

失天主縱讒口噬之以剪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已加穢

賢者見重於王脩極尊貴偶出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即無以報冀幸天主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大爲同列所忌謀共間之于王曰某之寵于王極矣無厭今且謀竊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來日某見王王試語之欲棄國家入山脩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已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彼不利王之去而沮

七克

卷之三

十

王臣言則誣矣大抵西國賢王多有謝世入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弄慮無不入也翌日王如言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王以爲實勃然色變口不言心遂欲圖之賢者覺耳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自此不難今公禪冠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散棄家業矣請問行期王大悟曰爾真盛德忠

良彼言者皆媚疾謔諂人也。悉重謫遠竄之。經曰：陷于自作之窮，妬人如是輩者衆矣。

戒聽讒

經曰：憂面息讒言。如北風散雲雨，蓋聽者厭聽，而言者喜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即彼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逐不逐，能救不救，與率犬食人何異？爾聞讒吠，以正色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顧且傾耳聽之，俛首銜之，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于毀之罪哉？

造謗者慎勿聽之。與爾言人過，與人言爾過也。譬之販者，

卷之二

十一

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爾承爾美言。爾毀人，我則蔽耳，不堪受爾穢汗。又戒聞毀者曰：爾試思，不獨在道人，或于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速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謔言貫耳，注心，乃至虧損在德，切責速避，宜更甚焉。

有數友同脩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惡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然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告矣。少年悟曰：是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法蘭濟途遇乞者，愍欲救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于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舌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譬人者急責之。譬爾者，即勿怒之。併宜感之。曰：彼惡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讐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曷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其施之善乎？爾面浣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計鏡主讐爾，愛爾乎？爾果有是惡，彼辱爾，令爾能改歸善，爾亟宜謝。酹之，爾即無此惡。亟自反思，豈無他惡，加以重刑，亦宜。忤然而受，况忍逾言之微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訾，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謔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謔言之益德，善體上帝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譽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謔言比颶風焉。颶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彌疾。至彌速也。謔言，小德遇之，耗。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忤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毀之。聖女時厚餽焉，或問

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趣我。我當厚耐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俱有憎惡一情。病本相似。仁愛一德。可兼治之。故系諸平妬之後。與憊忿通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于妬。所喜德。亦莫過于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傲。必不妄行。不復讐。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徹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大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猶

七克

卷之二

十三

磬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于我也。故天主眞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已。愛人之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盎既耄。不能多言。恒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夫水敵火。與他水合。獅殺衆獸。不殺獅。同類之鳥。羣居羣飛。凡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其同類者。矧靈人哉。上帝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公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況上帝衆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衆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慢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衆人相負之責。雖恒還。亦恒負。

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合則勝。西有國王。集衆于大漸聚之。命牽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踪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輒盡。乃戒之曰。爾

七克

卷之二

十四

等愛合。即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力。皆相通焉。共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上帝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塗。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于人猶無日子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樂悉亡矣。夫福分則增。禍分則減。爾遇樂事。無愛爾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

如已故遠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上帝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恒求已所愛人。及愛已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亦有之。亦非上帝所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已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上帝。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真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真愛上帝。轉以上帝之愛愛人。故

七克

卷之十一

十五

望人識愛上帝。以享生死真福。真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于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上帝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真友也。非除貪妬。傲濫。諸惡情。非心契于上帝。真道實德。雖合于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所造人。泉上出。易下。愛上帝者。易愛人。仁者之人愛。原于上帝之愛。上帝之愛。又愛育于人愛。如衣。取熱于身。又自保身熱也。

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衆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宜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

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陵。尊者不嫚。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首。首未嘗輕足。目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于天命。不妬不慢。所得所知。不吝傳達。猶衆人公得公知焉。已亦非已。乃人焉。

七克

卷之十二

十六

一體所得。必分于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已。得財。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上帝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靳固之。猶竊諸貧人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一體苦樂。諸體與俱苦樂。仁者。視衆如已。故苦樂禍福。悉與人同。經云。與哭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于衆。以化衆。此之謂也。所施于一體。則以爲施已。故足痛。則口咄。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持酢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已得之。經中天主曰。爾施于我小者。則施我也。色榻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真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

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己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以抹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視衆之安。重于己安。故不辭入患。以抹人患。知君長代。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大天主之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愛我。乃先自愛我矣。非先受于我。而後授我。乃先自授我。仁

七克

卷之二

十七

者愛人。非視人愛己。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授勝于受。愛人是我德也。愛于人非我德也。人德也。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于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己益。惟圖我益。非望受于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圖人益。非圖己益。色榻加曰。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

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耳。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既用。置于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尚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日。故曰。智者愛人如友。愚者愛友尚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也。仁者愛人于世物之上。于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兩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友根已亡。友誼曷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于

七克

卷之二

十八

人。則禁求非義之事。于我。則禁聽非義事之求。

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於實行。必不在心矣。

天主之愛恒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既取。不妄棄。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趣向。美好而已。萬物

之美好。天主付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於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窮。言說所喻哉。

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吾愛已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已。實惡已也。惡形軀似惡已。而實愛已。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

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天主所謂。愛人如已。是也。愛人如已者。則先已。而後人。爾不

卷之十

卷之十

十九

能正已。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諸情。不能無諸已。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已。援人沉已哉。爾欲愛人如已。須先知愛已。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愛已。許爾愛人如已。未知愛已。恐壞人如已也。爾自愛已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為惡者。自憎。自為已讐也。則爾既愛已。必不行惡。爾欲為惡。而愛人如已。則亦愛人為惡如已。以邪愛壞已。及所愛如已之人矣。故既不知愛已。且勿愛人如已。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已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

輔之為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為主。而溺爾於萬罪矣。慎哉。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為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二。宜有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締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謂驕傲。真友必平等。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為真友哉。經云。有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卷之十

卷之十

二十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惡也。其二。心相通。真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為友者。心既無私。意悉相告語。事悉同擬議焉。其三。行惠報友之惠。不可操衡。宜如沃田。受一還百。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勿因益友而損已。勿因過愛而害友。其四。勸責人。孰無過。爾為直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佞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人亦弗怨之。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經云。以甘言偽語其友者。則布網於其足前也。色。榻加曰。友之過。必須破之。我不傷之。不愛之。我勸責效與否。

未可知也。與其不言失友。誼寧言之無效矣。亞歷山西國大王也。聞一士有盛德大智。結爲密友。同居數月。無所勸責。王謂曰。我人耳。豈無罪過。爾不見。不智。見而不我責。阿矣。非我所望也。遽遣之。亞熱西老西國王也。非恒責其過者。弗聽其譽。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見過不責。譽言可疑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人愛在前。友愛在後。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古有兩友。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友何益。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已不可爲者。爲友爲之合義。爲已

七克

卷之二

三十一

爲之非義。是在智者可與權也。其六。患難不忘棄。經云。真友隨恒愛。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其七。不露友秘。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卽失信。非弗能得心合之真友也。其八。隱友惡。經云。掩惡者。索友。其九。友所求。卽予。經云。友求。爾能予。卽予。勿言來日子。

七克卷之三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較梓

解食第三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吝者何。無度之財願也。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凡情早發晚息者。莫如財食。試幼稚之人。他情未發。而卽知求得多也。老耄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經曰。一貪財。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財食。諸惡之口也。忿怒。鬪訟。欺誑。盜竊。酷虐。邪淫。懈怠。諸情。受養於財也。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邪情無財發微易消。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生金之地。最瘠。不能爲五穀之田。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七克

卷之三

一

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奪攘。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歸于鬼域。經曰。惡莫大于貪財。貪者值益財之勢。心沒沒焉。天主靈心。天德。天國。遽以微財之價易之矣。售已之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售已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何

哉。已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已不願善美矣。聖亞吾斯丁謂貪財者曰。凡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妻子乎。役乎。衣乎。舄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望爾勿賤已。視爾心如爾鳥。可乎。

儼不生奸。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飽思奸。豐忘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劫。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恒逃。無或逼之。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夫財富。極能消人勇力。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負重任。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

卷之三

二

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累戰。敗之。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于鹵獲。達累復戰。亞立山敗績。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富於財。氣不揚矣。聚眾俘焚之。復戰。滅之。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犬馬矣。師子獸最猛。受人之恩。終不誣。亦無不報矣。龍蛇亦然。貪吝者獨否。恒冀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故曰。石人勿求之言。各人勿求之情。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善施周急以報之。可矣。貪吝者。不因恩求。誠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

彌恣回行。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其無友何也。蜜在蜂聚。藿在狼聚。羶在蟻聚。穀在鼠聚。富在友聚。爾富見愛於人。其為愛爾乎。其為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有何異哉。爾既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真偽友乃見焉。經曰。真朋福時不識。偽朋禍時不匿。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為荆棘也。或問曰。棘刺傷身。金錢娛心。兩者之情不異乎。曰。最不異也。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即壓之。不使滋長。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播之嗜財之心。財念亦即壓之。不使滋殖焉。夫棘以銳刺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入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擗爾衣。交于富者。非擗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伸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伸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蠶多匿於棘域。倚棘為城。諸凡罪污。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為城。人欲恣肆妄行。得財為之使。最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為惡。使貧人得為之。獄不足容罪人。

卷之三

三

焉。經曰：富恣惡而尚嚇，貧蒙害而反嚙。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眾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輩人為惡，令無所忌。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痛。財聚時，未必義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既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憂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真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其勞，得時甚憂。夫時其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吾斯丁亦曰：富者有金，遂有損益於簞，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平潤，惟末銳能刺。

七克

卷之三

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平潤懿美，至其末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財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于荷花之中，見花者輒嗅，方嗅輒受其刺。為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為誑財，所願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為人欽愛，而與以為眾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為善，以掠人。既得時，乃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據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主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既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甚聞天主語曰：爾既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七克

卷之三

本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為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真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真福者，必我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反在離於我。安可謂我之真福哉？

金之貴賤，從于人意，去人之意，瓦礫何殊？是以金寶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從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消。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鬪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大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為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如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

得進世富最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
不得有非多人貧我不得富惟德最富欲取者俱取而
不減其路最寬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僞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
財忽遭疾疫死呼求于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
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
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
貧人財既散而貪吝息死乃最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遽遺爾必爾物遺財故世財如
流水也先已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

七克

卷之三

六

暫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
洗我汚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財非我財
惟經我手先會已經多人乃今及我必用以敬天主周
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哉二人
同行一大從之當同行時孰爲大主難識也視別後所
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
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顧靈心者爲顧已顧身形者非顧已也顧已物也顧財者
非顧已也又非顧已物也顧與已不相關之物也故君
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去不消

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
子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
身也貪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已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
絕財者所得則已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已非已西有
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
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問多泥借以
勸衆令輕世富重天德也何死者曰是生則大富今
死其靈神遽墮地獄爲邪魔徒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
在銀籬中聞者初謂勸戒語耳已而疑其言視銀籬中
乃有肉心生血猶模糊也衆而後知聖人所言靈神受
罪於地獄信矣

七克

卷之三

七

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真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
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殷賑自樂頃焉貨財
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真
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
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
已耳非已遺財乃財遺已矣路之末有嚴關無論大小
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甚不可免必棄弗
携矣世路之末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
曰入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

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已。明徵不願升天也。有人自伐已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何也。伐已任大乎。美已負重乎。減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伴。貧伴已求已任。又減兩便矣。

大約人之匱貧。非因財乏。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尚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之所須乎。爲之所嗜乎。故曰。循性不貧。徇

七克

卷之三

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于富中貧乏。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制新蠶也。有新穀。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蠶廩容之。後有蠶廩。患無金穀實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食飲能實腹。衣能煖體。類然使食飲不實。腹衣不煖。體又焉用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于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軟鹵止渴也。夫水能止

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謀矣。金在積。金渴在心。易能相救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懸殊。積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積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于無氣。故謂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既得復嗜。無異於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聚之何益乎。

七克

卷之三

九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畧謂吝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日欺人。日詛人。日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積虛實。不謂貧富。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手俱虛。卽爾積實于金物。我不謂爾富也。貪吝者。未得弗任得。已得不任用。兼乏焉。不貪吝者。已得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分其財者。而日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匱乏。此之謂也。聖日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毫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既得一。卽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稱。以尺

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靈。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師虎驚鳥。餓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為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即盡天帝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衆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不知足者。其貧等。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不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天中世界甚多。我尚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

解嗜得之憂。世貪率類此矣。

饑渴者。得食飲而止。則微強。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微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食飲。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微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藥。不減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及物。是以爾願為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擲加箴一貪財者曰。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

得在已得。求得在人。孰易乎。

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為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之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囚繫者。獲桎梏。實非自獲桎梏。正獲於桎梏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患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為財役甚明矣。夫為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曰

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遣財出戶。而財能遣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貪吝一情。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止使謀財。不得他慮也。王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并我食我衣。悉將靳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蒂。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

多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子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已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漸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淫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并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萬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已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却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盡以遺子孫乎。答曰。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受之。何益乎。

卷之三

十二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予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貪。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取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脩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管井。互詈互擊。父罵

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罵父曰。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則恨爾。

一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瘞之某處。我靈神并我妻子之靈神。付與鬼魔。俱瘞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故。答曰。妻喜鮮衣。若金寶之飾。子喜佚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人。固宜并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忍也。樂貧。大智也。貧匱之樂。升天之翼。經曰。神貪者乃真福。爲已得天上國也。况樂貧者非貧。身貪心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貪。貧非德。乃患。今謂貪者非

七克

卷之三

十三

眞第假爲貧。用飾實貪吝。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恒垂於惡。得財之便。情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叢生難屏。則絕令無以爲之階。絕其階。情欲易鎮。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已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揀爾貧患。足爾用。是也。亞利士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其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西國大

名士撒辣滿祈上帝曰。誰言遠之我心。貧富咸勿見賜。賜所足足矣。富過有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災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榮財辱之哀哉。

一人富而吝。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擲加曰。若失爾財。兼失爾貪。大幸矣。卽不失貪。失財。去貪之媒。亦幸也。

聖厄勒臥畧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入所得。未得時。

七克

卷之三

十

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條。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當有妬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尚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

勞

財多。食之者亦多。費財之緣亦多。華衣。衆役。豐食。珍器。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蠹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于得財。

反因得財。故不免于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絕富喜貧。一日入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者。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平。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辣之。是人其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麵麥餅。所飲水。所衣惡衣。曰。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土也。竟却之。

我西國有兩人隣居。一甚富。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工。夕持直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貧恒樂。我富恒憂。何故。遂召貧

七克

卷之三

五

者曰。多年比屋。知子寡于財。豐于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任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毋錢足矣。貧者感謝不已。既得財。憂慮不間。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已憂生於貪。彼樂生於無貪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持其貲。逕還之。歌樂如初。

弟阿熱。擲西國賢士。早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諛言欺王。

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輦金投之海。曰。惡物。

我先溺爾不誤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勸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天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盡視空中鳥不驚縲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不貴於鳥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暨爾身命俱大於衣食天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滿西國大王也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衆多恐不足膺此重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

七克

卷之三

十六

此大衆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雙特求治人之智今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壽榮名也君子永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己定矣爾從其道易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于天主不求之以正義特巧計欺人恃威強奪人亟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

有賢者記所見一人貧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

售賣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鳥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上囊破金墮沈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豐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臥畧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卽得罪於上帝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劫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既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吝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劫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吝自消

七克

卷之三

十七

二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賢者坐乞自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早年因情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相焉特遺其相服既出又貪是服復入褫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二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亦有貪智吝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知禍福天壽及諸未來事悉屬上帝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矧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干支測之不亦智貪

乎。財食爲人之財物。智食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之。最險。惟從天命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于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敗。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算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上帝所以罰智食之罪也。愈驗。愈以爲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慘焉。

七克

卷之三

十一

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廸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抹人之疾。有力。可以援人於患。斯用之。皆各才也。才爲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目下愈散愈消。故靳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爲。

論施舍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莫崇於日月。其德下降。其光會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狀

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急也。上帝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爲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恒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獲已。而恒不及罪。故有實德者。必愛人於萬物之上。不辭勞苦。以抹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爲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即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

七克

卷之三

十一

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恒謂我樂爲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已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

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衆。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增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

西有歷刪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遷。貧今在王位。如丐焉。蓋位愈尊。抹衆心愈切。費愈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即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勿行可也。

西有尊者僕役甚衆家令請曰役太衆請擇其有用者餘
罷遣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閱竟曰此有用者我須彼
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強爾喜予予乃爲恩強而後可弗德也
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強擗也色擗加亦曰吾
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
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
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苦乎久久懸望
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卽拒卽拒欺微也譬戲人者

七克

卷之三

十一

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况遲施者久或靳之辱慢入人
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
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尚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
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賈貴也
自好之士啓口求人羞有餘干面爾不竢彼求先予之
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

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
人先已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上帝勿
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其惡而
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已

足矣刻仁之序從已身始故予貧不使我貧扶患不使
我入患乃善予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
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
之柔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之恐其罪惡
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于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于人者是爾
施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增惡
彼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忘三施之或并前
二能追憶焉若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讐乎且微

七克

卷之三

十一

爾量狹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失恩而施之乃足
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至化令有情如
良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也經言爾授乃受
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聲又
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于金寶之藏周貧者可以
消鍊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又曰爲我
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罰惡者曰我
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逝於水火與鬼
魔並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而不爾拯也帝曰

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我饑渴。食飲我。我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抹爾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必以嚴義審判之。畧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真福。為其將蒙哀矜已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忍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耐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抹彼貧患。尤欲抹爾罪惡也。但爾須悛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已物奉天主。以已奉罪也。能以

七克

卷之三

三十二

財施。民天主之直義。而免罪刑哉。

為上帝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土。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土。爾安能以賤土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耶。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牧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匿之。今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共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則不失。乃置於安隱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

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嘗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何。曷而謾曰。田里諸物。王欲取。即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為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仍蒙天堂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上帝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一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愈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七克

卷之三

三十三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強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有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抹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眾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食。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失。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求。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靳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各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

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帝必責爾償焉

七克卷之三終

七克卷之四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
武林鄭園居士楊廷筠校梓

炮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炮之作炮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刑諸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畧曰忿怒衆惡之門也聞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歛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回厲手奮身顛

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新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清汁俱盡不止金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徵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

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愠怒不止。爭鬪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鬪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上帝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者。卽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卷之四

卷之四

二

凡邪魔陷人于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益入人室。必俟冥暮。風雨交作。狼乃攫齧。魚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涓。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置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卽惡。善者非至愚。孰怒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揭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被害在心。甚深難補。蓋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綆。就不笑爾乎。

卷之四

三

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曰。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藉。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藉。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上永福。被害爾物。爾又自害己。害孰重。讐孰真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己。不能輕害人。况人未必害己。無不害己。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里斯多歲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

受人害。勿以已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被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尚未及一微怒之害。兩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畧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嘅不能忍。能忍大苦。遂解衣行野。令蚤啗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爾。遽往。

七克

卷之四

四

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食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斷決諸事。最忌者。二躁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更上於王。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貴之。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

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所行。

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風順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已。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令人行事。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怒。必責爾。

七克

卷之四

五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盂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

來徧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上帝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

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改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七克

卷之四

不

或問忿怒惡。惡宜絕。不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己。

愛讐一支

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

奉以供事天主。雖厚。上帝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主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既臻我前。偶憶人有憾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主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王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拒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之。曰。惡吏。爾

七克

卷之四

七

求我。我全貫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赦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上帝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於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卽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人不償爾少。爾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

操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微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聚物輒化為火太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家何報於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為上帝子也假令爾在上帝前曰彼愛我惠我我愛之惠之上帝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我為上帝愛之惠之上帝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即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可愛一可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愛爾欲復入讐則令魔爾欲勝人遂令魔勝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爾加曰

大容之君子讐既在手則以能復讐為復讐知復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况爾欲復人讐人又欲復爾讐爭鬪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為正辱

經曰勿曰以害報害望主而抹爾抹爾何也抹爾於復讐之勞之辱之費抹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主代爾

言爾不罰天王代爾罰爾言爾罰天王則不復顧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已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已故不能盡識已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者徇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已過惟讐我者而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上帝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

則敝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其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所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已也。

葆瑤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排人罪。以直報讐。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曰。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恒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其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

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攜其讐。同詣天主位前。普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二支

忍者何。以平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七克

卷之四

十一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即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卽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

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直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迺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上帝。須恒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惑。則三爲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勒臥畧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已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鬪。勝負不可定。以忍鬪。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污。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

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衆。常自屈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特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真主。惟有上帝。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上帝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僇。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箠磔裂之。聖人心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寘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上帝受之。即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鬪。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敗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卷之四

卷之四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怨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

夫既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上帝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上帝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上帝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第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擲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

七克

卷之四

十四

難強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利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平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上帝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卽罰滅。而尚寬容以埃悛改。蓋慈愛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上帝。爲天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賤。

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念。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其人以爲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曰。既爾何用過慟爲。獨爾受此患也哉。

七克

卷之四

十五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爲遭世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爲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爲惡。勿兩受害。

或嘗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爲榮。惟今日負者。善且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鬪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復。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真忍必愛。

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方不能復讐姑忍之卽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尚未能自治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爾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不與已鬪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愠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

寧口發而散

卷之四

十六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輩不畏天何道之脩畏天當如是行邪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脩德人必不爾弟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蹊而所赦慕此忍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頌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

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蹊而求赦如真得罪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已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上帝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上帝乎人人無不自

克

卷之四

十七

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天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臥畧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嫚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嘗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尚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嘗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脩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受人嫚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

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苦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歿。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茲天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愠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天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

七克

卷之四

十九

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焚之顯。其和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上帝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上帝有仁。而不喜上帝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上帝心。但願上帝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甘之。無罪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上帝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

辱。迺真樂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真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歎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尚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礫手足。肢體爲上帝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

七克

卷之四

十九

德人。值爲上帝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上帝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臥畧曰。上帝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入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

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脩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寬忍。常以忍備患。日風興。恒念今日必有嫂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衆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大狼噬我。即鷹鷂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衆兔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

卷之四

七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按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即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已。已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交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關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豈我德。蓋聖賢之德。况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習於心。靜處賢處俱安。賢

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擗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則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失多人。今行彌輔。居彌靜。上帝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

七

卷之四

七

之媒。諸忍試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予爾育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沉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岬。已登岬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於可得之所。酒散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恥也太濤之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爾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人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死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實其所來。處。卽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願死人。正以願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憑。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蓋隕於天乎。

七克

卷之四

三十二

少年死曰。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主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卽無他患。老老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早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取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妄視之地。裂側立而不

顛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閻弟吾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上帝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膏彰於下世。不可謂死。

七克

卷之四

三十二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天主使病如初。以苦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雙。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三十二

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者膺

謹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參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真善真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天理。此爲真善。微有不然。豈真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

七克

卷之四

七

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卽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苦加善人。疑天不明。天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真偽。真禍未有及善人。真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真福一。真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永樂。真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真禍也。夫人自不願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之。亦

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真禍加善人。以真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予之。善人微非真禍。予之惡人。微非真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富以敬天主。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貪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遇岐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

七克

卷之四

七

岐。惡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危。從彼避此。急急如驚。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於天主。宜如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真福。亦無不求得真禍。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弗敢自必。聽命于天。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途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途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途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

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於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異。直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卽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上帝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上帝所受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上帝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上帝不能不刑。今有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廼國刑焉。聖厄勒臥畧曰。上帝今怒。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微慈。今恕微怒。儀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

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冀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寔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於世。以苦鍊化其過渥。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

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上帝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於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遣我。而不遣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獨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上帝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直。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慘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天上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直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鑄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嫚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上帝活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

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爲天人故也。鷲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爲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於几案。以爲美饌。惡人世之鷲鳥也。生則豐樂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於巨壑。爲獄犬食。善人生或爲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於天几。上帝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隕。

卷之四

二十七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王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賁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德修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夫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上帝。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寒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上帝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即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灾。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及思目前之罪。訖。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息。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卧畧曰。上帝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滓。增其功德。因得豐報於天也。且使不溺於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釜。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於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上帝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

卷之四

二十七

乃爾况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平。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齧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上帝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上帝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上帝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需大樂於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上帝。凡上帝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

爾與人鬪。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八乎。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以安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上帝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滅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保羅曰。我衰時。乃疆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卽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上帝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已益故也。

卷之四

二十八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踞其墓前。曰。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厄午義生時。亦頗見抹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卽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尚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或有疾。告若闇聖人。祈抹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擱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厄勒卧畧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天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天灾。聖盎薄前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長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卧畧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尚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駁梓

塞饗第五

饗如饗受以節塞之作塞饗

饗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譟。淫慾。嗜食。懈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饗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遣國中之叛臣。何益耶。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饗情者。弗能勝劣弱。能勝強

之厄

卷之五

二

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己而成就其功德。非受天報也。若稽克己之跡。無不以克饗肇業耳。夫上帝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理。蹈實善。因而事上帝。非受天國之末樂焉。造人之形軀。使為神靈役。輔之為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神於善。意合上帝之意。食飲為德。且必不過節。身王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上帝之意。即食飲為非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上帝也。若圖樂者。縱口鳴讚

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二。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三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並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溢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以節。身養與身安無保也。否則無損焉。譬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加食焉。必生疾矣。色搗加曰。人有酷視仇我者。未如饗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熄矣。饗於從之者。盲之。瞋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

七克

卷之五

二

之樂。道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眇耳。屢致數年辛棄之苦。故曰饗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刃所殛人寡。饗所殛人甚多矣。能克饗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眾人冀之。饗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饗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無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脩德。即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驅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闕，其一強其一弱矣。蓋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蕪養其情欲，形軀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鑒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肆勞之，即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主聲欸，不誤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

七克

卷之五

三

反自擅纂為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故曰：『形軀優樂，靈神遽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既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齮截之，脩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排饑渴。』

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邪魔之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鑿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鑿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牽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已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最強，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果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無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膏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肴味，豈獨益於神靈，亦大

七克

卷之五

四

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或因饕餮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令不以苦裁，後安能以樂收？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況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求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啟其端乎？古有賢人，甚蕪於食飲，遘疾其徒勸之，稍洗腴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

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

耳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耳不生於豐腴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政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饕者腹恒飽飲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庶士必竢饑渴然後食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竢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猶加曰庶士必不犯食飲之時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既速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饑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脩士於情欲不務從之

卷之五

五

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畧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既除饑渴若過飽即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渴之疾既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唯

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

空中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真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饕餮奢性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饕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饕者食飲以徇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食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饕之僞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與中

消之渴彼飲微水即息此彌飲彌熾故曰徇饕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即乏橐非腹大于食即餒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即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爲苦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渴且暫且貽悔且非甚蕪以用之遽轉爲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諫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

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饑渴甘庸常之味夫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有言。去饕而貪。淫自已。饕之爲主甚侈。非大費莫能給之。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飽。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豐厚。淫慾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爲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告一賢曰。我淫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饕者。亦謂之急情之母也。恣饕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七克

卷之五

七

假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服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愁受之。欲持中。不過則其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並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

稱者。膏不淋漓。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液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養又能貪人。經云。饕情必致貪。聖厄勒卧畧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上帝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况斯身形。正爲無底之囊。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汚。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柄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並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柄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七克

卷之五

八

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則嚙未畢。遽圖復食。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何也。饕情令人飽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蕪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直饕焉。故欲識饕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有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蕪於人乎。

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饗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麤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麤過節。尤呈饗平。

饗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瞽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心無明。百骸亂。管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愈生。嘉言懿行。盡亡。

卷之三

九

亡。而妄言。曰。行群出焉。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闔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墮於坎乎。孰目鑿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女與酒若也。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滑舌。朽血。弱體。銷精神。滅壽命。又云。酒柔魔也。其毒也。倍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飲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令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厚

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已之不廉。正自辱乎。璦加得延衆賓。爲具甚薄。或謂之。答曰。人以待我。我謂敬我。我以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卷之三

十

醉者。人所自喜之。變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於常也。行儻離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祇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儻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罽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汚言。詈言。群出。詭言尤多。是且不獨食會

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
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
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
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
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卑人也。故彼國有
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已。
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
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敗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
曩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
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諸瑣

七九

卷之三

十一

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
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
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
飲猶犯奸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今未聞
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
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減之
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冀。我
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
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
殆滅者復生。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
淫慾。酷雪。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
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之敵。諸惡
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
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
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
能澄徹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
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

七九

卷之五

十一

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

海船風波之險。船師尚能用智。設方畧。球之遇劫掠。能力
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船堅。役衆
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拔之。恣饕之人。腹果於
酒肉。善念規勸。羞作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凡一切。迥
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靈神與形軀
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身力。保康寧。斯美矣。定所
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須。試聽從
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氣亦不能盡化。不聽饑

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饕嗜也。是以欲正饕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勿缺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偽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蔬惡。克饕愈易也。即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

七克

卷之三

十三

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饕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古賢羅羅徒者。有少年從遊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聖末魯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嗜所向。樂以克饕。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柰何。令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

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饕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饕。是天主自節之。易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曰。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上帝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曰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誦本身。贖其罪說也。人自知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微小。因饕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向天主。歸於道矣。

七克

卷之三

十四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尼勒卧畧云。不流於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旣壅。其生物愈繁碩暢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臞。情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饕情忽發。宜思世間貧賤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大幸。爾應饕一食之費。足拯多人之饑。爾一人饕。不令多貧人饑乎。上帝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饕。用上帝之恩。以違上帝。肯本負恩。罪孰道乎。天主生爾。欲爾勤於爲善。

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上帝。腹爲爾上帝乎。盍思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忍飢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饕餮。與聖賢異行。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上帝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驚。驚者最肥。恒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

七克

卷之五

五

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輕疾。氣清。立官有力。心靈明。念慮精微。能通豁與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閑而心自向於天主。冀天上之常命。識上帝及已。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狗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狗饕情之罪。譬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飢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飢渴之苦。

行求壓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令以身之須。掩飾饕嗜之樂。而令上帝所賜以抹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殺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愾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饕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甘旨。不棄。惟恐即于饕。加意節用之。增于美。減于數矣。厄彼古西國。無賴人也。一意求樂。而

七克

卷之五

五

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脆。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何。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靖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主。雖飢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朵頤延頸。攘袂振臂。看羞杯案。欲并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耽耽有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之跡。節士所

當避焉。

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砭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啟心之暗昧。策怠惰。滅寢寐。令人富于時。保身之安靖。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上帝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貪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饗為薪。饗既克。淫欲自滅也。故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饗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于安念。愈觸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闕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

如肴。節德為肴心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餒。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且無論脩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欲感格上帝。求罪之赦。早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減粗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為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

德之善。抄大益。比饗樂之污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鼓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為形軀之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為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食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上帝所愛。真節德也。真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遠。不

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減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為德飾。齋食而兼罪惡。為罪繫。不去心之罪污。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為之惡。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盡目齋於邪視。耳齋於謗聽。舌齋於詆毀。手齋於妄作。心齋於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

主喜而受之。若心蟻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榮爲敬耶。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念。僧。豈上帝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貪饕并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教入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邪。其志意善惡。貴國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七克

卷之五

九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比。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辨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又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上帝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肯。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遣此邪說。流傳於世。以欺人。亂正道。斯。

實上帝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自爲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上帝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於愛人。故於愛鳥。獸也。則其於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飢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卽有施予。

十

卷之五

十

豈緣懲其患。正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懲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遂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痊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者。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矜睞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鳥。豈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

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請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今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仁。而上帝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既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上帝不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早託生貴富家。正爾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親之罪。甚於

卷之三

三

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偽慈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執大平。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一言。爲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悉愛人慈人行。顯憎人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懷狼心。正邪魔害人類之酷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迪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他酬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

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宜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已曰。上帝降我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愆。嚴督其勸。勤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不反諸已。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

卷之三

三

前因不善。受今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弃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罪之窞。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爲獅虎屬。其次者。當爲馬牛屬矣。夫論性。彼鳥獸諸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情。即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閑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歟。夫據義。即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法。即最惡人受

最輕罰。豈上帝全智所建生死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以為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為人類。今以罪故。罰為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悛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為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上帝之心。能贖罪消刑。未聞艱難之任。足感上帝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而轉為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為人。今以罪罰。為鳥獸。必也以為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滿。及悲。苟與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為人。必不以見殺為患。其視見殺。猶破狂狂。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易為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既轉為獅子虎狼。既知為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為何物乎。虎狼為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

蓋建之懲惡勸善之法。蓋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蓋立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為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于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為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為樂境也。

人所為善惡。靈神為主。形軀共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為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為德與罪之報。彼為善為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相謝。即殮瘞。數

七克

卷之五

詩

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為善為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耳。夫為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為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間之愀然不忍。豈上帝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為善。以尊上帝之命。行德。為德之美。則真善實德也。行德以與名與財。詎真德。正屬做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今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做之性也。善德之性。以戒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

報哉。况世間諸罪惡之根柢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拔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牢也。詎上帝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既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既不能徵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乎。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認事。故上帝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密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目疑目。孰非執是乎。况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

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正道亦至公。上帝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見明驗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迴之說。佛氏之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易。曷足信哉。行非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累易攻。此真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害與。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皆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主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迪未建之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今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耶。

若言前生爲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靈神。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歟。若今身之父母。非真父母。乃託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亦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卷之五

五

或曰。輪迴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身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上帝所訓古人萬世聖賢所信於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

道矣。其他邪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牘明我心。難以盡識。鑒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即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今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即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迴畜生之說。俾人悟斯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既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即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歟。

卷之五

五

五

七克卷之六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武林鄭圖居士楊廷筠校梓

坊淫第六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已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慢苟安。二僕也。

卷之六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新酒食其醖倨傲。其燦熾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汚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羞置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揀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糴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

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榻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汚。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微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暫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墜。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魚入筍焉。其入甚順。出乃甚逆。萬入無一出焉。不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暫起。暫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汚。且害天主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頃。淫欲復發。遂忘而復墊焉。古有賢人。盛德願化者甚衆。獨一好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鈎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爲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之惡疾。稿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耆。鈍心靈。闇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熾。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以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

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食飲也。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闥飾。用物必參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遠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一人有淫念。必且目恣汚視耳。放汚聽鼻。縱汚臭口。肆汚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知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迫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

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朋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污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哉。四謂命令。命令者。既定于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尅如女婦。故悉奪其恒心也。夫淫欲喪德。妨智廢良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耻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向我前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

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盛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訝曰。市中衆見不耻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耻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耻。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盜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上帝。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慾。保完童身矣。既而親命強離焉。初婚之夕。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于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污念。外不作污行也。近約分別。各脩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污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媼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衡。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而爲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

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妨淫又益智巧於淫焉。如鷲鳥愈捷愈善搏兔。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彼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樂。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餌虎見餌疑併必棄餌矣。饑鳥疑巢見粒不下。人明見大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遏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入手。椰瓢甚甘。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握取滿握握不可出。終不釋手。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瓢之類而遺魔獲者乎。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第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行汚有樂而靈心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上帝至平之義哉。亞里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

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真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乏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心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寔於形物也。身飽於敝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上帝絕淫樂之樂尤大於淫樂矣。爾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上帝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上帝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焉。色慾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汚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泉勿食之於汗潦耳。况徇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懣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覺甘。後永苦。德行初覺苦。後永甘。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甘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

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賢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奸矣。絕色豈遠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已。戒形娛。以感天主。潔心脩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天主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卽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釣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旣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已所能守。旋復自

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坊。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所至。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闢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于敵爲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形。自

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警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毆犬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如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尚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人幾爲羅盡也。

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焉。經云。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

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汚心。言者亦汚口矣。罪惡。上帝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一夫一婦。是爲人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于男色。上帝久缺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

瑣奪馬人劇惡於上帝前。天主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燬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尚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上帝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上帝未遂降殃。詎寬爾罪。正埃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上帝雖寬。忍必有時而

報。目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汚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援善念爲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也。火扣不闕。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逼而不熾。得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汚也。淫欲者。渾皆穢。即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

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將聞。知我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闢。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我豈宜與闘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恃已德力。必難敵之。恃天主之能。祈求默佑。又加心功。乃能敵焉。問心功如何。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萌。輒思曰。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汚之。天主心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我曷堪以穢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燭潔。天主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事。此淫欲奪我此太福。豈不甚可憎哉。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懊惱。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發。永劫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其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蹙蹙不堪。

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頻亡矣。又不
息。自視已身。次及于死。曰。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
憂將來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
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復自
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
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不
從理。則宜視如寒蟻。鞭策之。痛自刻。自減疏其食飲。其
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發。妨邪矣。意辣少時。淫念暗
起。自怨其身曰。此驢也。欲不切蹄。豈不養爾。以救我。我
爾。薦累。加爾重任。使爾疲憊。思食思憩。勿令飽佚。而思
勝擲矣。自此恒負重任。或怪之。問故。答曰。我勞勞我者。
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一日不堪淫念。搏為雪丸。裸
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太著爾妻也。小者爾子也。今而後
當勤育養之。蓋以雪之寒。滅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
念不生焉。或問之曰。夫子不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
免大害。

被理斯西國賢也。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馬。
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
小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
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恒
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
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姿貌之美。非不
善也。又非我所自為也。是天主之賜耳。賢者恐害已之
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偽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
哉。

古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胃中。不能
遣之。越數年。女死。遠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斂。以巾
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即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
美女。今者具腐若此。淫念熄矣。聖尼勒即畧曰。凡能
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

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於守耳目。耳目門輒關
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汚無由
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
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我怒。見彼
憂。動我憂。見彼淫。動我淫。心見彼尊。難安我卑。見彼
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夫人所自有之
邪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人之邪情哉。
古有賢屢覺淫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自亦曰。我
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強嗜

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不當。俱不當視。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不能自禁。已自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斤達者。早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卽流汚行乎。荅曰。否。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險。天主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既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

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荅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賢者撤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滅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眇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眇。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眇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日。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暮。使肆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况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雨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汚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汚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荅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袪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微。內傲服。美明微。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已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經謂之鬼魔。

魔

卷之六

十四

一。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卧不應。問故。荅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一少年。鮮衣問道。荅曰。我尚未知爾男邪。女邪。何用荅爾。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葷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邪。

賢人多焉。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眞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市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塲。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

七克

卷之六

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尚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聖人亦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于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或子

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上帝。爲道德負勞苦。勞苦之中。參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甚重邪。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也。所免則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貞

七克

卷之六

十一

樂。而後娶嫁者。鮮矣。娶嫁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凡蔽人之性靈。令厭貞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天神。人下有地獸。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消人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

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爾益其熾焉。雖行後慙伏。其再發尤猛矣。亞里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徇之彌益之。迨其既行。卽惛昧。理心。侵禱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寢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卽徇。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旣以貞勝之。求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旣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瑩然燭潔。此中爲一小天堂。天主最喜居之。聖經中真福八端。其一曰。心

卷之六

十七

淨者乃真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顧析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上帝。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義以加焉。

聖盎薄利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祐。人力不能自造焉。賢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主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

祈求焉。聖亞斯丁云。愛譽。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真教中有之。此外。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況其人哉。天主未降生。而論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已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卽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真矣。

卷之六

卷之六

十八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踏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口。豕相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比童身人。所受於天王者。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旣升天域之後。燭潔如天神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卽已得之。居于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居于污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耶。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

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恒對天主。其貞無與爲敵。譬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帝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蓐貞。乃足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恒祈之天主。譬視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

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

七

卷之六

十九

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令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者報大於婚者報父。聖若盎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明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答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汚。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燦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

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強。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樂。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也。

東

卷之六

二十

西有名士。自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聚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劫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憐。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懼。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

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婿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婿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愆。即見矣。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減色。不槁。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七克

卷之六

二十一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爲止。上自國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爲己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與中泰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絜之直尺。乃知其直曲焉。天主自正直無曲。萬物天主所造。皆如其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天恒旋地恒靜。火恒熱。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我人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

七克

卷之六

二十二

欲循善避惡。事上帝建功德。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即上帝所賜直性不惑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帝王法令。無非訓條其曲。令歸本直也。即教訓法令。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主經典。悉載勸造天地萬物之真說。云開闢之時。天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禡。爲人類宗祖。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明微伉儷爲正禮。此即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即人自生曲矣。故上帝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男配二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以上。即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即失多子女。是害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能得正配。必恣奸淫。恣奸淫。必生爭訟鬭亂。而犯刑傷。

夫令人恣奸淫。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儻之道。可謂正乎。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大亂哉。曰。我豈論娶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于理。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罪矣。犯罪。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忿。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減愛。減亦生妬。即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是令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復讐之志也。妻待尊。妾待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兩婦爲讐。兩婦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尙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甚矣。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夫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一

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睚眦分。則必消。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大半由母。衆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稚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壯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試觀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母不能

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于子。有父之責。于妻。有夫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矧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度海。不足異。再度異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謂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

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上帝將譬其不孝耶抑歎其能克已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真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況人卽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

七克

卷之六

二十五

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旣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夫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于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妾交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所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慕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恣慾之愆耶中土所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盍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主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且堅甚必不因多而淫故寬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已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眞聖娶多妻皆以此今人無其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上帝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是守已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不獨守一夫一婦之正乃并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勲不止於已又及於人不止一世一方乃暨及於萬世萬方焉

七克

卷之六

二十六

七克卷之七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武林鄭國居士楊廷筠較梓

策息第七

怠如鴛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怠諸欲自諉不能善無恒毅須服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聖賢

七克

卷之七

皆足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關之初。天主命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興爾尚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斷條幹。迨至其時芽蘖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未嘗怠于本事矣。觀其眇末孰信鴻鉅。睹其擎藏孰信鮮茂。然而不覺致然者。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事嘉績上帝

不欲忽成之。必繼之艱難。事成彌艱。人視之彌重。守之

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良者必弗亟成也。歎逾大。孕逾久。

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蔑弗危。怠者豈不願

堅不續。成大美第。并其欲。且不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闢

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

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

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

世間善事。非中心優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已積

德。攻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

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埃漸積。尚未肇始。輒

七克

卷之七

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諉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為憂。俄視

井幹堅石。硬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

能深之。南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天主之祐。祛

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

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經云。爾怠者。蓋視蟻。蓋思其道路。法其

智慧。無王。無師。無帥。夏時知歛。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

老師稚幼。以為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

足。愧怠者。為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幾。

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

之智也。爲物微。取義

于謙。愈謙。愈智也。棄浮歲。取精粲。稱其淨。粹。精。能。剔。實。虛。棄。取。之。也。群。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嚙。穀。之。芽。俾。不。萌。生。朽。壤。示。能。豫。絕。險。幾。訓。人。克。已。去。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飲。藏。德。美。以。避。失。墜。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衆。人。令。讚。事。上。帝。也。身。負。道。任。示。其。慈。愍。不。辭。勞。罷。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傳。可。習。無。刑。戮。可。畏。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

七

卷之七

三

有上帝之默牖。可據有先聖賢訓。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頽然自廢。坐失。今世積德立功之幾。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目下暫時之微勞。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何時止。臥何時興。暫卧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逮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於天主事也。世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

德致道。事上帝。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暇本欲

廢不能管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海。蹈水火。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度海之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頗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末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豐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末年之樂。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尚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歟。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未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安甚幸矣。人

七

卷之七

四

之大情。與其失命。寧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丐。而且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語之。欲不死。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尊行。以得天國。常命未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上帝。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日敵邪。魔之誘惑。煽惑。恐小人之忌妬。謗誹。譏議。當疾病匱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仇視其身。謝世

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恒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罷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背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藉其財。僦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鹿駝。奪其妻。嫁廝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數年。國王偶遇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范黃金爲已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事天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於旁作大窰。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維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衆所宜最尊者。惟上帝而已。大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恠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窰。誰

復爾救耶。答曰。恃天主欲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于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並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遽毀其象。設歸依天主上帝。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於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於道德違上帝。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溪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况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既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既過而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尚未足一息。况爲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堀加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卽反諸已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

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大樂矣。今人所賤。莫過於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未殃耳。哀哉。色擗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盡用之。必不足。營所當營之業。矧修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當財小人之罪。當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旦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爲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衆。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我時。以

卷之七

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此大苦。於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盡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卽爲之。爾所奔赴。坐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毘勉事之。尚不足酬。矧卽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輩不還。上帝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天主必嚴鞠致罰焉。職業。盡心力爲之。猶不足。矧怠於今日之

業。須暇之。并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反足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上帝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未求不既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

卷之七

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于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初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先止。以與自毀業者。樹異哉。怠者。行而不恒。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或陳列實甘。以爲餌。乃能鉤致之。怠者。各無繩而拘之。無鑄而扁之。途平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

於無有之敵也。

大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遺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干。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一者何。天主也。色棚加云。凡如意不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解心之旗耳。終日一額。生平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曷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

卷之七

九

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舍已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不移。條積條毀者。條敗方爲圓。敗圓爲方者。明徵怠惰不固於善也。賢方云。始服有効。進用之心。瘳。日誓新善。不如守已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天主之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恒毅。及德行之益耳。君子慎擇。擇而得。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益益疾耳。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

益哉。今此所累爾者何。令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

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心任以捷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傾倚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以數易所。願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謐心之印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入如何。既定身所。又宜謐肆獨居。色棚加曰。爾問何當亟避。余曰。衆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清。先所已克。有所復旋。當淫酷傲諸

七

卷之七

十

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太有所害。柔靡好燕樂之友。漸消我勇毅。富隣煽我貪。縱令心卑。交一惡友。必染其惡。况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怒之。兩者須并避焉。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厄其行。或點汚我衣。交于衆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違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徇其閑者。居其貧。又曰。怠者曲手。

而齧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噉而靖安也。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關。不甘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惑。遇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屈于諸欲爲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開暇怠惰之密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惑穢欲之鴿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鳥飛。人何慕焉。棲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去之。溫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室曠易朽。罇兄於美液。惡者莫能入之。萬物盡然。人營業時。邪念

七

卷之七

十一

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乃就而煽惑焉。傷其心。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恒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開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損奪焉。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一爲開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開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予汝勿肄開也。或問故。答曰。以遇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畧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惡。故開人。惡人。一也。棘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開。一以示

習開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不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既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譚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慾欲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寐。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開厭飽。既自廢耳。故非勤者所憇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富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於聽視食嗅。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汚乎。

七

卷之七

十二

或曰。我事甚繁。無畧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明自人。不見實理。謂之替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煩勞於世事之人。天主以爲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于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己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真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

人撰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

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末年之事。至爲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遠爲益業也。業既畢。必遺益於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其二。不奪心也。內業者。本業德士。瑩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即務外行。無傷內心。恒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真慮耳。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靜謐。弗謂閑暇也。此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上帝。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知心力愈析愈微。愈無尊。故恒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詎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此時敵之。其至甚易。更增功德。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矣。次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則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燦。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爭於邪慮。邪欲也。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開。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苦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缺既入。門圖欲毆之。其不尤難乎。巨石在巔。安置甚渴。既始

崩墮。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大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遲遷善。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俟其怒。輒至。行罰日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諉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天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其虛耶。蓋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候之。不宜乎。色捐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耶。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缺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暇。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屈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宜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壘。此入彼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不欲入天主殿也。而爭先莫肯後

進並不能入焉。示傲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既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貫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罪彌深。帝祐彌絕。帝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彌多。罪惡注心。恒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回。念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即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即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已。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早年修諸者。情欲之根。尚為未深。擢之甚易。為善享樂。尤未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歲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早年為善事。上帝則以爾最強。美奉上帝。帝益嘉之。厚報之。勿壯回。邇老耄而後思善。既廢于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上帝。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於道。非久難還。勿壯年之

行。悉皆德違道。老耄不能行。次即還之。曷能迄歟。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於老時。珍器將貯。美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嫫。曰。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詣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防敵。沛酒。諸凡及時湏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馬藥痼疾。待敵入城。駭之。酒既酸而沛之。不甚遲乎。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即於未至時。豫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振舵。乃始備之。不晚耶。防敵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候登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未年之事。生人至急矣。豫備者。為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攻。上帝泣聽。訊鞠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上帝。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鞠及未殃之怖懼。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况人隨所種。必以是收。生種罪惡。

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使忘已。生時簡忽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災禍修至。爾求而我不聽矣。是以目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於修道。以是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審此時。奔走人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荅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自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今世人甚勤於俗事。甚怠於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即善有所趨。何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有主。虔誠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直主爲本。依行善而合此直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或則微眇。無報於天矣。人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舵。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直主。正爲諸惡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爲可恨。無有一爲善者。何謂無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於天主。亦自趨向於天主。

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萬如求正道。爾娶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事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冀得之。獨求道。即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輒取之物。有真贗。盡意求。正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賈物。則失微價。徇偽道。則失上帝。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勳。而終必不免上帝之怒。受末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劇寇也。其計慮所向。全在喪人德。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者在。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也。聖協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人無加於獸。皆以土搏抔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當天下宗祖之名子之神。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故曰。天地無主。爲惡無損。不覺天主之待。不亟罰。正爲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聚善。整衆情乎。工

人負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閑不務德。怠於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故沈溺怠荒。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頌爲狂愚也。世有智者。魔或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天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天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卽聖人之行德也。其太意悉爲上帝爲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况衆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意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己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勸于精修。况去主去報歟。是以德行所忌。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爲衆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境界。人昇之能見天主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于此。所上帝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大德耳。而反以爲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絀于此。曰。死後天堂

應報。縱實有我。毘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必信望之。余曰。有天堂之報。直爲善者。勤心事天主者。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上帝爲直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死後之報。卽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爲善。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未報。天壤亦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未報矣。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上帝。爲萬物共主。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後既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

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天主聖經云。今世瞬息微眇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目未見耳未聞。心未思。天主所備以酬受之者。或問一賢者。天主何物。賢者約締思。一曰。對之。既又約二曰。次求四曰。如是每倍之。問故。答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測一人之大諦。思目下世事。亦畧可測天堂樂之萬一也。

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爲獸魚繁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回爾之所。又何如。園牢中若此多且厚。帝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無比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爲牽動。但用以推思。天上福也。富賈資錢入市。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所資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渺小其直。輕微。

北苑

卷之七

五十一

天主隨用世福酌之耳。誠心愛事上帝之德。其直重大。總世福不足酌之。德士亦視爲簡賤。不願得之。其直則天主約死後全償於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天主至言。極能策人於怠。勉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聞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木形。不能視聽嗅覺。知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尚能與神靈同歸福樂苦難之

境。抑既降於地。永久不能復作。若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趣向。所急願望。得也。得之。卽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於充足。而後已。屢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北苑

卷之七

五十二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既得則慰樂。得彌大樂。彌廣。迨既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尚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卽覺所得尚有虧缺。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

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爲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也。愛欲者愛惡。冀望喜怒也。既獲所欲。獲則安靜。慰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願便既獲之。遂生慰樂。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以爲穢惡鄙陋。即增疾厭惡。趨欲避之。

卷之七

三十三

二能既滿。二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欲得者。既全得矣。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圓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即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充足。其冀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爲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天主。不全完矣。聖亞吾斯丁謂天主曰。我主爾造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靖矣。聖經謂天主亦曰。識爾及爾所使耶穌。

契利斯督。

天主降生之名號。

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

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日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爲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離逃。念慮願欲。悉若帝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大定不易。失其爲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既飽飫於真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肉身

卷之七

二十四

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謂福者。畧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徹。會通視聽。言動不爲物引。克積於德。太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矣。此種種諸福。在此塵世。則楚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未居天堂者。正得其直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低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

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復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神。相爲伴侶。相爲兄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人所願惟天主所願。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爲。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爲。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既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

卷之七

二十五

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目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遽當實信。卽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靈神肉身。最爲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孑然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一日諸神聖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爲主持。方結

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爲助。故凡種種善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榮。或墮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况靈神本自向善。惟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甘其穢欲。沉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

合之肉身也。蓋人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命

卷之七

卷之七

二十五

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爲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宥有罪。實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初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土。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大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於是今生所關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撓。是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日不能儼。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槩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神之能。德恩施。莫可數計。

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天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飫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神功德。巨細不同。天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神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為悉。皆克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為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既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

為清明。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廣。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其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即甚大甚備。可知知已。地獄之苦。多種。終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為苦。正如畫物與真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為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為王。已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即無他慰。尚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能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

苦者多。尚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相恨。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愈多愈苦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尚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神。悉不復哀愍之。即諸神聖。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為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肯虛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戒。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懺悔。是其苦難。

憂慮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患懣上帝。心言永承不間焉。

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神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神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神之福樂。從是滿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為痛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既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加以肉身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含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之。夫聖神既在天域。凡所欲為。無弗能為。

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為常死。為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忘人之地。荆棘充滿。是以克己之業。須更不可置。稱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群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污。寐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尚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易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間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為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邪。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為諸福所入。此為諸禍所入。汝恒閉彼闢此。不令滿城皆禍。災狀若地獄。為可恨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是關諸邪念。同行所由入之門也。

憎勤惡勞是閨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諸灾禍悉隨之
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易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十歲
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佛而
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即位今日詣臣借我事
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背爾命足矣諸臣中
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信天主外若
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則王
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
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

天主視一龜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龜勉者
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為善天上之樂大於九
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為罪人
故切於痛悔急於悔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上帝最
重之善者或曰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帝視
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而走忽返而力
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戰爾孰賞乎有地
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既拔復種五穀生產亦豐又有地
焉不生荆棘而甚硤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
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

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即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譬
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
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
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改犯之雖微命弗敢不尊之
自此之外又伺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
視此一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
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諸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翅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經
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如唾爾熱謂勤
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為惡又不勤於善行
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令唾
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于溫一近之
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于所當為之善
即所已為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莫止於此善不進
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退矣夫天主豈願人
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怠于精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
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為善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
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悔改
龜勉善行急於精進故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使於使
之者如酸於齒烟於目也亡不艱然厭怒之矧爾縱不

爲他惡特急於善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編不習不淫不誑諸罪不犯第終日游閑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他獨急於善必能令上帝憐慈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夫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既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戒命不怠於所能爲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之美好與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謝其萬一况

卷之三

三

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數未足盡贖之天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曷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詎可泄泄哉天主所備爲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邇其中危險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戒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道短今日盡爲我有邪否邪不可知半途息肩而臥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況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

能劫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融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于善勤事上帝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聖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人所恒望永慶之門聖急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口以造說故恒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羊羣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羖皆有所用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磨而游閑不可乘不可耕無羖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切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徇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闢祐爾勝輔爾弱報爾勸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徇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徇情罪後之憂以今徇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徇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

開勝勿自安而釋兵。組勝屢生忌。致負既得一勝。必欲于礪。亦以復開。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聞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鬪。若以傷增勇。必逐逐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鬪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爲負焉。誘惑至。勿徒不徇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怨。誘惑爾。爾因稍減。食飲正終。若貪攻爾。爾增拾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爾管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車。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赴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嫂。暫忽身命。及諸世之吉福。而重事上帝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魯就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尚不及獸。豈足爲德。惟敵情欲。恐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

色。擗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遠者。未然之慮。上帝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速前禽獸知避。避而有益。昨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禍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衆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顧何益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避之。亦不遲矣。且未必果爲災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更之後。不得不死。須更之前。爲道德死。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不功宏報。不

大幸乎。

七克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西洋人龐迪我撰書成於萬曆甲辰其說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傲二謂嫉妬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食六謂迷色七謂懈惰於善迪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曰伏傲二曰平妬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坊淫七曰策怠其言出於儒墨之間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其論保守童身一條載或人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遁於釋氏矣尚何關佛之云乎

西學凡一卷附景教流行中

國碑頌一卷

〔明西洋〕艾儒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學凡一

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提要

刻西學凡序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攷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序
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然而卒未有能盡叩其學緣其

國隔九萬里象胥絕不相
通所可譯者器象圖數有
跡可揣之物而其於精義
妙道析牛毛超象罔者書
雖充棟不能盡以手口宣
也推厥所繇彼中士人學

序

二

問修詣有次不能躡等徑
造極開敏者亦必廿年乃
成再三考試周德不亂乃
始聽許遠遊迨入中華間
關數載又以數載習語認
字數載通經學文始能融

會兩境義理有所闡譯而
老將至矣而我華人又鮮
肯虛心叅究與共功力者
所以後先數輩率皆齎志
以歿而學不盡傳而貌取
者第敬其操詣之純篤與
其名理之該洽又或以爲
淺譚象數而無當於精奧
抑孰知原原本本真有當
年累世而莫可窮竟者卽
如彼國讀書次第取士科
條種種實修實用欲著一

序

三

詞章功利欺世盜名如吾
三代以下陋習而無所庸
之以此作養成就其人才
自是不同教化流行風俗
醇美無可疑者若疑言涉
夸毗諸賢素不妄語以余

序

四

所聞又閱多人多載類若
畫一所稱六科經籍約略
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
具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
諸人近採印度諸國寂寂
數簡所可當之者乎而其

凡則艾子述以華言友人
熊子士旂袁子升聞許子
胥臣爲授梓以廣異聞夫
此其於天學也猶未諳象
緯而先持寸軌以求風莫
者也嗟乎吾中國文教先

序

五

天祕府名山所藏卽珠函
貝笈之僻大抵富有不遺
詎可令此種學問歲月遄
征而光彩久韜不耀假我
十年集同志數十手衆共
成之昭

聖天子同文盛化良亦千載一時而其如俟河之清人壽苦短何哉雖然善終不謂如許奇祕浮九萬溟渤而來而無百靈爲之呵護使終湮滅獨竊悲諸誦

序

八

六

法孔子而問禮問官者之鮮失其所自有之天學而以爲此利氏西來之學也天啟癸亥季夏之吉鄭圃居士楊廷筠題



西學凡引

凡也者舉其槩也左丘明以凡翼經而西學以凡翼天言天非自西學始也程子曰儒者本天蓋宗古敬天畏天言之游楊呂三家親出程氏之門而已有徑庭之誤朱子辯之詳矣浸淫於速化昧謬於提宗而格致一種學夙晦蝕幾盡不圖有返本窮原苦修實體而理析於繭絲牛毛教攝於踐形超性如艾氏所述西方之學者讀其凡其分有門其修有漸其詣有歸恍然悟吾儒格物原非汗漫西學凡

八

一

會通乎天人之際不負此生不虛此日茲於同志
者有深望矣或曰西學自漢購之白馬馱來寥寥
四十二章不聞奇論迨今迺出不餽說欺曰此身
毒之書非九萬里外歐邏巴之書也吾聞西國書
言大抵千里一譯距我中華雖心同理同而語言
文字別有天地窺不易知自利氏觀光三十年來
名公鉅儒相與投分研精夫非一人一日而所能
通譯者自實義畸人七克而外不過度數器用諸
書千百之一二非不欲譯不易譯也當時蔡諳秦

西學凡

木

二

景何人一往輒返乃能得其要領而況身毒距歐
邏巴尚七萬里影響相傳有何確據嗣後文人佞
佛增飾夸張幾與吾儒角立而吾儒顧且拾其餘
藩甚且入室操戈噫禮失則求之於野讀西學凡
而學先格致教黜空虛吾亦取其有合于古聖之
教而已矣未屑借資重譯而與彼佛較曲直也艾
子西來有年言不妄發是學之傳則余友人袁子
升聞力扣而請以華言譯之者至于加以句讀綴
之圈點則余不佞亦竊有所契于斯文異日者廣

致其書籍而盡繙譯焉鼓吹麻明小可比左氏一
經大則盡洗竺乾之悠謬竊所寤寐固不敢謂操
緹摘槩世更無揚子雲也

東海許胥臣識

西學凡

木

三

西海耶穌會士艾儒略答述

極西諸國總名歐邏巴者。隔於中華九萬里。文字語言。經傳書集。自有本國聖賢所紀。其科目考取。雖國各有法。小異大同。要之盡於六科。一爲文科。謂之勒鐸理加。一謂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一爲醫科。謂之默第濟納。一爲法科。謂之勒義斯。一爲教科。謂之加諾爾斯。一爲道科。謂之陡祿日亞。惟武不另設科。小者取之材官智勇。

大者取之世胄賢豪。文科云何。蓋語言止可觀。而相接。而文字則包古今。接聖賢通意。胎於遠方。遺心產於後世。故必先以文關諸學之大路。其文藝之學。大都歸於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自撰文章。議論又附有交接進退之規。有拊奏之樂。有合節之舞。有書數之興。讚經之詠。此諸學各有一公堂習之。自幼習文學者。先於一堂試其文筆。後於公所試其議論。其議論之法。大約必由五端。一先觀物。

觀事觀人。觀時勢。而習覓道理。以相質。所謂種種議論之資料是也。二賢乎先後布置有序。而不紊。三以古語擷華潤色。四將所成議論。嫺習成誦。默識心胸。其人靈悟善記。則有溫養之法。其人善忘難記。則有習記之法。終至公所主試者之前。誦說之。或登高座。與諸智者辯論焉。蓋議論本欲破人之疑。而發其志。以善處其事。不能通人之心。感人之情。無益也。故言語之輕重。疾徐。以至容貌顧盼。舉手瞬目。皆有其法。俾聽之者。愛惡悲喜。言下卽觸。不徒浮言散於空中而已。五者之中文。以實理爲主。以致於用決。可見諸行事。或矜紳偶有大事難決者。或民習於陋業。沉於邪俗者。或當誦說聖賢之功德。或當譏彈不肖之惡行。或防國家之災。而杜將來之亂者。皆須有識能文之士。立論匡扶。衆前剖析。使其事理調暢。羣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內頑者罪。及以修道設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也。文學已成。卽考取之。使進於理。

學

理學者。義理之大學也。人以義理超於萬物。而爲萬物之靈格。窮理則於人全。而於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砂。如玉在璞。湏淘之。剖之以斐祿所費亞之學。此斐祿所考立爲五家。分有門類。有支節。大都學之專者。則三四年可成。初一年學落日加夫。落日加者。譯言明辯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辯其是與非。虛與實。表裏之諸法。卽法家教家。必所借徑者也。總包六

西學九

八

三

大門類一門。是落日加之諸豫論。凡理學所用諸名目之解。一門是萬物五公稱之論。卽萬物之宗類。如生覺靈等物之本類。如牛馬人等物之分類。如牛馬人所以相分之理。物類之所獨有。如人能言。馬能嘶。鳥能啼。犬能吠。獅能吼等。物類聽所有無。物體自若。如藝於人。色於馬等。一門是理有之論。卽不顯形于外。而獨在人明悟中。義理之有者。一門是十宗論。卽天地間萬物十宗府。一謂自立者。如天地人物。一謂依賴

者。不能自立。而有所賴焉。以成自立。獨有一宗。依賴。則分而爲九。一爲幾何。如尺寸一十等。二爲相接。如君臣父子等。三爲何狀。如黑白冷熱。甘苦等。四爲作爲。如化傷行言等。五爲抵受。如被化受傷等。六爲何時。如晝夜年世等。七爲何所。如鄉房廳位等。八爲體勢。如立坐伏側等。九爲得用。如用袍裙。如得田地等。一門是辯學之論。卽辯是非得失之諸確法。一門是知學之論。卽論實知與憶度與差謬之分。此第一家也。

西學九

八

四

第二年專學費西加。爲斐祿所之第二家。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之道。以剖判萬物之理。而爲之辯。其本末原其性情。由其當然。以究其所以然。依顯測隱。由後推前。其學更廣博矣。亦分有六大門類。其第一門。謂之聞性學。又分爲八支。其一爲費西加之諸預論。其二總論物性。其三總論有形自立之物性。其四講物性之三原。其五總講變化之所成。其六總講物性之所以然。其七講依賴有形者。如運動作爲。抵受處所。幾何等。

各有本論其八總論天地與其有始無始否有盡無盡否而此八大支論各有本書具載此爲聞性之學也其第二門則論有形而不朽者如言天之屬三門論有形而能朽者如人獸艸木等與其生長完成死壞諸理四門總論四元行本體火氣水土與其相結而成物五門詳空中之變化地中之變化水中之變化六門論有形而生活之物分爲五支其一先總論生活之原所謂魂者是也次論生長之魂與其諸能次論

兩學凡

五

知覺之魂與其五官之用四識之職等次論靈明在身之魂與其明悟愛欲之諸理次論靈魂離身後之諸能何如而性命之理盡格物之學可造矣

第三年進斐祿所第三家之學所謂默達費西加者譯言察性以上之理也所謂費日加者止論物之有形此則總論諸有形并及無形之宗理分爲五大門類其一豫論此學與此學之界二總論萬物所有超形之理與其分合之理三總

論物之真與美四總論物之理與性與體與其有之之由五論天神諸若終論萬物之主與其爲獨一爲至純爲無盡爲無終始爲萬物之原等種種義理此皆因物而論究竟因變化之自然而究其自然之所以然此所論天主與天神特據人學之理論之尚未到陡祿日亞所按經典天學而論蓋彼又進一學也

第四年總理三年之學又加細論幾何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學幾何之學名曰馬得馬第加者譯

兩學凡

六

言察幾何之道則王平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復取斐祿之所論天地萬物又進一番學問是第四家蓋斐祿本論其性情變化而瑪得馬第加獨專究物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爲幾何大數其截者以爲幾何衆然度數或脫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二者在物體而偕其物論之則數者在音聲相濟爲和立律呂家度者在動天轉運爲時立曆法家而各家始分流別派矣此度與數所關最鉅

不但識各重天之厚薄遠近大小與其晝夜之長短節氣之分至啟閉年月之閏餘道里之圖徑地海之廣深而農以此知旱潦賢以此察運氣商以此計蓄散工以此詳堅脆無不資焉卽如國家大事治水者而不審高卑何由酌其聚洩用兵者而不諳器數何從運其方略故西方所尚雖不立此科取士若有精於此者便人人推轂而國王隆禮延之以爲其學之師尊顯之矣故士人多相傳習自備測天之器天地之儀

西學凡 八

筆算之書測量之具以爲讀書玩好其于國家之事屢顯有大功用

修齊治平之學名曰厄第加者譯言察義理之學復取斐鐸之所論物情性理又加一番學問是第五家大約括于三事一察衆事之義理考諸德之根本觀萬行之情形使知所當從之善當避之惡所以修身也一論治家之道居室處衆資業孳育使知其所當取所當戒以齊家也一區別衆政之品節擇賢長民銓敘流品考覈政

事而使正者顯庸邪者迸棄所以治天下也而身旣修家旣齊國旣治平則人道庶幾備矣故西土學者德業必求其精綱常倫理之詳日用細微之節無一不求得其處置之宜總從知己本性始以至知萬有知萬有卽知萬有之至尊然後可以復其初反其本也旣明於此又推廣至尊之仁以及於物使各充其職而盡其分數則學始大全矣

西學凡 八

大斐錄之學何所起乎昔我西土古賢觀天地間變化多奇雖已各著爲論開此斐錄之學然多未免似是而非終未了決其後有一大賢名亞理斯多其識超卓其學淵深其才曠逸爲歷山大王之師歷山嘗云我爲天下主不足爲榮惟一得亞理斯多而師之以是爲榮耳此大賢集羣書多方參酌採取凡普天之下有一奇物不惜貲費以求得不辭勤勞以尋究必親爲探視而奇秘無一之不搜每物見其當然而必索其所以然因其旣明而益覺其未明由顯入

微從粗及細排定物類之門極其廣肆一一鉤致而決定其說各據實理之堅確不破者以著不刊之典而凡屬人學所論性理無不曲暢旁通天學得此以爲先導此在天主降生前所作至今二千餘年無人不宗服之而與陡祿日亞正相主輔自此大賢之後遞生聰明才智青出於藍及至天主降世又有衆聖迭興各於斐錄之學互相關發而加之以天主超性之確理人學愈爲透露也斐錄所賈亞之學既畢則考取

南學九

八

九

之分爲四學或學醫法或學國法或學教法或學道法

醫學操外身生死之權蓋人世所重莫甚乎祛其所忌所忌莫甚乎害命之疾病病之名無筭也而療病之神藥正方又無幾故有垂死而得一神藥以復甦有輕瘥而投一妄劑以致殞古諺云賊心莫甚乎邪俗賊身莫甚乎邪藥又云病之厲者什死一二醫之愚者什死七八西國不敢輕易此舉必立國中講醫之庠延博學高明

之醫已曾留心斐錄者始令習醫之徒相從肄學詮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辯外體百肢之疾內臟諸情之驗及萬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用療治之藥大約六年之內博習醫經然後隨師日觀所診之脈所定之方所試之效而始令其得與考選也考非精熟領主司之命者不得擅醫人

南學九

八

十

法學操內外生死之權卽國王治世之公典乃天命之聲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五倫之紐也雅俗淆亂之斧也廢法度於世如廢日於天而靈性之神與蠢然之軀殼無異矣儻以不經專習公法之身秉國敷治輕重一任其意何以上合天理調萬事平萬邦耶夫君代天出政臣又代君理民若此處剖分一當卽天主何煩有審判之事其任何甚重乎故必先自成一聖賢之品而熟諳古典洞徹羣情既不因人吹噓而出音聲又不憑所私暱而發喜怒全不借已才暗合爲得意亦不恃已智摘發爲神明必至於

無刑可刑無訟可折方是臣承君命而君承天命也故西國從古恒立法律之庠以共講明決斷人事之本特請大臣老吏習慣斐錄之學者致其厚俸而聽其教亦六載爲期六載之末始應嚴試而取其剖斷精當可任國家之重者授之職事

教學操內心生死之權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靈魂之體原屬不滅所謂內心生死者全以道德有無分生死也此等生死最大有道德者

西學凡

八

土

則承天主之寵佑享常生之真福無道德者則觸犯天主之威命致受身後之永殃故教學者古來教皇所定教中之法度者也教皇親受天主之託以代行其教而代教化王者職亦非輕天下萬世之學術全係於一人所傳一差猶如毒藥入心又如敗種焦芽終無活理故教皇之道古來所定後來所從至真至正未有沿革之分學此者德行純篤心地開明專奉教皇之法使凡奉教之國同志而從更無彼此兩般歧路

蓋此學與陡祿日亞之學略有所分彼細剖天教之義而無一不明此區處闡教之事而無一不決兩相羽翼如左右手故西土獨重此以守教皇之法其師比之醫師法師又大不同亦要數年傳習教理曾從學斐錄中來其理易入必凡事規條通達無礙圓應不窮而後考取焉中式則教主授以官爵所任職事皆奉自古教化王所定而行

所謂道學者西文曰陡祿日亞乃超生出死之學

西學凡

八

土

總括人學之精加以天學之奧將古今經典與諸聖人微論立爲次第節節相因多方證析以明其道使天主教中義理無不立解大破羣疑萬種異端無不自露其邪而自消滅萬民自然洗心以歸一也蓋文字雖精義理雖透度數人事雖明若不加以天學使人顯知萬有之始終人類之本向生死之大事如螢光於太陽萬不相及他學總爲無根不能滿適人心以得其當然之至善內外之真補也故大西諸國雖古來

留心諸學然而無不以陡祿日亞爲極爲大如欲速成其學者講師分席且暮更互闡發亦必四年庶幾有成此種學問古來聖聖所闡其間有一大聖名爲多瑪斯者書甚博又取前聖之言括爲陡祿日亞略所言最明最簡最確而此後學天學者悉皆稟仰不能更贊一辭今就略中之略提之其爲書分三大支第一支先論陡祿日亞之學次論天主之本體而論天主則先定其有次論天主之至一至純至全至善至無

南學九

士

窮無變遷而無所不在無始無終而無時不有至靈無所不知至真不容差謬自主自專至愛廣博至公森嚴無物不照護而豫簡人類以授天福也次論天主雖爲至一其中則有三位一體而細詳其說次論天主造成天地萬物之功其間先論天神與其諸德諸能爲靈明之體通曉萬理備純德之性以敬事天主次論天神所享之福與彼做神被罰之苦次論天主次第造成種種有形之物終論人類與其形軀靈性明

悟愛欲自專與其初性之正一身之全福其後獲罪犯命失其性之正而陷入諸苦次論天主照護萬有而萬物無不服其命次論天神受命主張有形之物而照引保護傳主命於人以拒邪魔之害次論人物各傳其類以充滿世界也其第二支論人之究竟歸向與人生前身後之真福次論助人真福阻人真福者全係善惡次論人十一情之偏正與各情之本向詳其已然詳其所以然詳其調攝之法詳其善惡之得失次

南學九

士

詳諸德之分各德相比次論四樞德與向主三德次詳諸德之所以然與諸德之中正其諸德必由天主默佑而成則論主之七恩與真福八端斯彼利多三多之十二實效焉夫德惡相較而後見德之爲美也故次論罪過與其等第之相比內外罪之所從染次論原罪與他諸罪身前死後身神之害與其小過之害然諸罪旣因逆命犯法而致則講其治法先講天主之法俾講人性當然之法人立之法教中古法與諸誠

十法。新經之法。與古相較。而備論其所獨有者。次論守法避罪。由天主寵佑而致。則論寵佑之體。與其所以然。及其諸效。而終結之以諸德之功。又詳論信望愛之德。與智義勇節。及其相關諸德。相反諸罪。

其第三支。蓋前既論人之諸罪。至是則論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論天主在世化衆靈。跡及其受苦之故之效。與其復生升天。日後必來審判。及雷七撒格辣孟多。以赦人罪。以加佑於修行之力。

西學凡一八

主

使人終享身後真福。次將升天諸福。與地獄諸苦。細詳之。總之。凡人所能想所能疑。關係於教者。莫不節節實詳。其理使人了然。透徹於事物之本末。始終而快然。去邪歸正也。但其節次目。獨自有四本。包含三千六百題。每一題各有辯反解答。而大要略具於此矣。天學不得人學。無以爲入門先資。人學不得天學。無以爲歸宿。究竟所以從師必須二學貫串。學乃有成。學成而試分有二項。或爲教化主所任。以掌一方一國

西學凡一八

主

之教。或有既勤苦精究於已上諸學。更求入聖會。涵育以成絕德。修身不已。雖文學自足。聞達乃反辭尊位。重祿不居。離其父母骨肉。豐貴厚蓄不享。而甘居窮約。苦其身心。鏟滅名迹。以談道講學於萬國。以報上帝之恩。儻遇邪教異端。不靳盡力。闢之以扶正教。卽致命不顧焉。其他古經新經。浩繁廣衍。所刊行於西土者。不可枚舉。而此六學之書集。乃是生人入道之所必由。何得託爲不立文字。謾作空空之談。以自誤而誤天下萬世哉。

以上諸學。自非帝王之冒。莫能各覓私師。大都本國之王。就各名城處。所立公監。延請衆多高師。隆以厚俸。而令諸生從焉。不但師受供俸。卽諸有志願學而力不足者。國王爲多設社院。以資其學。亦有富貴大臣。捐資自立學舍。供養諸賢。以助學道者。至於醫學法學教學。或年稍長。工夫不得次第舉行。亦有不全學。斐錄而爲之者。然必曾由此學。而後三學乃有憑據。更爲精

淨若從徒祿日亞之學者則斷未有離斐錄而徑造焉者也。旅人九萬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繙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更將英年美質之士。乘重心之未泯。卽經歲相因而習之。始之以不空疎之見。繼加循序遞進之功。洞徹本原。發自廣漸。使東海西海羣聖之學。一脈融通。此真

聖明御宇千載之一時。襟航跋涉。抱此取衷而未知有當于芻採否也。

西學凡終

大

或

跋

夫易冒天下之道。開物成務耳。舜大智明於庶物。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首致知格物。參是而觀物也者。該凡落聲色臭味受名受數實有憑依在。豈如晚近高談性命塵芥六合。或認格物爲致吾心之知。於事物當然之則。或謂覩破天地間只是此一物。遂漫言格物也耶。善乎紫陽氏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凡天下之物。馴致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格物大指可觀矣。

跋

大

一

西學先生問學最上以昭事上帝諸所以然爲超性之學。其次格物窮理。蓋舉宇宙內萬有之形體性情。生生化化。更後先諸聖哲悉心殫究。師傳曹習。角材而試。登制科乎輿論。始梓行于世。總之欲借人人觀物理之至蹟。至精至實。因以邇造物最初之所以然。不忘其自非徒侈言博物洽聞云爾。余始獲艾先生是篇。奚翅拱壁亟欲塗說之。未逮若瑟生請付剞劂。實獲我心。故敢浪跋數語。具隻眼者。儻就篇中某學舉一叩之。西海先生請卒。

業焉則於開物明物格物之功思過半矣豈曰小補之哉

進賢熊士旂題

南學凡

入

子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元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揔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元元真主。阿羅訶。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唐景教碑鈔本

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娑殫施安。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覓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導。弥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

唐景教碑鈔本

二

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亦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為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

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摠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

唐景教碑鈔本

三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密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安汎彩。英朗景門。

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
榮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
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統布。
逐菟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竊盜。人有樂康。
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
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
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
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
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
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
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至
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
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
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

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駟雖遠。弓劍可攀。日角
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
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
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
榜額戴龍書。寶裝璀璨。灼爍丹霞。睿扎宏空。
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
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
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
皇帝。懷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
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軋以美
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
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闢九疇以
維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

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袞袞僧伊斯。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傳十全。

唐景教碑鈔本

六

始効節於丹庭。乃榮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揔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慙之金匱。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

來而飫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婆。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元元。湛寂常然。唯興匠化。起地立天。身出代。救度無邊。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軋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

唐景教碑鈔本

七

萬邦之康。高宗纘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灾苦。玄宗啓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秋氣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

功仁以作施。賜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
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
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
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
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
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

唐景教碑鈔本

八

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叅軍呂秀巖書

習是齋藏版

讀景教碑書後

廬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賡虞惠
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
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
未之前聞其即利西泰氏所傳天
學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先無元
後後妙有開天地匠萬物立初人
衆聖元尊真主非

唐景教碑書後

九

天主上帝疇能當此其云三一妙
身即三位一體也其云三一分身
即費略降誕也其云同人出代云
室女誕聖於大秦即以 天主性

接人性胎於如德亞國室女瑪利亞而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也觀耀來貢三君朝也神天宣慶天神降也亭午昇真則救世傳教功行完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

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昭合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碑云娑殫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畿東一道

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其至長安也以貞觀九年上遡耶穌降生近六百禩是時宗徒傳教殆徧西土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譯而來爾乃宰相郊迎翻經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內殿爲造大秦寺於義寧坊命名景教景者大也昭也光明也大帝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顯與儒釋玄三教共峙寰宇非特柔懷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者聖曆則武氏宣淫先天則太平

亂政貞哀旣相挺迕水火應必煎
烹用壯相傾理同盜憎禍來無鄉
蓋千古有同慨焉羅含及烈重振
斯文佶和再來渙頒睿劄玄肅代
德四朝寵賚彌渥汾陽重廣法堂
依仁施利修舉哀矜七端遂勒此

唐景教碑書後

三

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
具景教大指所稱賜良和懸景日
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續救世之
恩而貞觀所譯並所留二十七部
經文即今貝葉藏中或尚有可檢
者所疑天學儒行曷以僧名則緣

彼國無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強
指爲僧渠輩無能自異云爾即利
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
後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
髮稱儒觀光上國我

唐景教碑書後

三

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
武大臣有能繼房郭之芳踪演正
真之絕緒者乎七千部奧義宏辭
梯航嗣集開局演譯良足以增輝
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
迄今尚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
中土士紳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

行誰不歎異而敬禮之然而疑信
相叅詫爲新說者亦繁有焉詎知
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
世代之廢興不一乃

帝天之景命無渝是佑諸賢間關
無阻更留貞石忽效其靈所繇仁

唐景教碑書後

五

覆閔下不忍令魔錮重封天路終
闕故多年閔奇厚土似俟

明時今茲煥啓人文用章古教而
後乃知克已昭事以無俾忝生而
怛死此學自昔有聞唐天子尚知
莊事而況我

聖朝重熙累洽河清璽出儀鳳呈
祥之日哉碑文贍雅可味字體亦
適媚不俗世不乏欣賞者要於返
而證之六經諸所言帝言天是何

學術質諸往聖曩所問官問禮何
隔華夷即如西賢九萬里外繼踵

唐景教碑書後

五

遠來何以捐軀衛道九死不悔者
古今一轍而我輩不出戶庭坐聞
正真學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
全無福緣者何以尚生疑阻悖吾
孔孟知天事天之訓而不慙且驚
夫且借碑作砭明叅細駁即欲不

祛俗歸真祈嚮於一尊而不可得
不然者無論詭正殉魔自斲生理
政恐蜉蝣生死相尋共作僂民迴
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已爲絕德而
況其進焉者乎

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日躔

唐景教碑書後

末

參初度涼菴居士盥手謹識

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西洋人艾儒畧撰儒畧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
書成於天啓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
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勸鐸理加者
文科也斐錄所費陞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
也勸斯義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也陡祿日
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
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
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
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
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
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
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
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
經像來獻上京卽於義寧坊勅造大秦寺一所度
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載唐貞觀五年有
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
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
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

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太慕聞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許河中有火祇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祇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卽所謂波斯天主卽所謂祇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祇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祇字音阿憐切註爲祇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祇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祇教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桯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留中

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磬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祇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亘古未睹艾儒畧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祇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萬厯以後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卽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靈言蠡勺二卷

〔明西洋〕畢方濟口譯 〔明〕徐光啓筆錄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靈言蠡勺

二卷》提要

靈言蠡勺引

亞尼瑪

譯言靈魄亦言靈性

之學。於費祿蘇非亞

譯言格物窮理

學中。為最益。為最尊。古有大學。榜其堂曰認已。

謂認已者。是世人百千萬種學問根宗。人人所

當先務也。其所稱認已。何也。先識已。亞尼瑪之

尊。亞尼瑪之性也。若人常想亞尼瑪之能。亞尼

瑪之美。必然明達世間萬事。如水流花謝。難可

久戀。惟當罄心努力。以求天上永永常在之事。

故格物窮理之君子。所以顯著其美妙者。為此

靈言蠡勺引

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凡為人師牧者。尤宜習

此亞尼瑪之學。借此理以為齊治均平之術。蓋

亞尼瑪之學。理居其至崇高之處。以臨御亞尼

瑪之欲。能怒能

說見篇中

可以駕馭使之從理。凡諸

情之動。能節制之。治人之法。一切臨御駕馭節

制之勢。略相似焉。君子在上。以恩德柔善良。欲

能之象也。以威稜御強梗。怒能之象也。以法制

禁令。消弭亂萌。節度諸情之象也。亞里斯多曰。

醫者欲療肉體之病。尚須習亞尼瑪之學。治人

者療靈心之病。其須習也。殆有甚焉。等而上之。欲論天上之事。其須知此。又更有甚焉者。蓋從亞尼瑪。可以通達天神無質者之情狀。而亞尼瑪還想本已之性。亦略可通達。天主之性。為依其本性所有諸美好。可遡及於諸美好之源。故也。故古昔典籍。無不贊歎亞尼瑪謂之甚奇。如曰亞尼瑪為世時與永時兩時間之地平。時世者有始有終。永時者無始無終。天下萬物皆有始有終。天主無始無終。亞尼瑪有始無終。在天主與萬物之間。若周天十二宮。六宮恒在地。六宮恒在地下。而地平在其中間。為上與

靈言彙刊

二

三

下分別之如曰亞尼瑪為有形之性。與無形之性。兩性之締結。如曰亞尼瑪為宇宙之約。謂上則為天主之肖像。天神之相。是也。故亞吾斯丁曰。似。下則為萬物之所向。費祿蘇非亞。總歸兩大端。其一論亞尼瑪。其一論 陡斯。亞尼瑪者。今人認已論。陡斯者。今人認其源。論亞尼瑪者。使人可受福。論 陡斯者。使人享福。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總歸於今人認已而認

陡斯。以享其福焉。方之本論。未免挂一漏萬。聊當嚆矢。以待異日詳之耳。
天啓甲子七月泰西後學畢方濟謹書

靈言彙考卷上

泰西 畢方濟 口授

吳淞 徐光啓 筆錄 慎脩堂重刻

論亞尼瑪之體

惜哉吾世人迷於肉身。忘想亞尼瑪之至妙也。

聖白爾納曰。有多多人能知多多事。而不知

自己竟多多物。而獨忘自己求美好於外物。

而未嘗旋想自心之內。有美好在也。人人自

心之內。有至美好之形像。至美好者。天主也。何獨人可謂之。

天主像也。物則否乎。物無靈。不能識。

主。人之亞尼瑪能識之。能向之。能望之。能愛之。能得之。能享之。故何必外求物乎。

曰。有至美好之像。何必外求物乎。

欲盡通亞尼瑪之妙。非二事不可。一者依天

主經典所說。二者依我信德之光也。信德者。天主之信。

主之。今依聖經依信德略言之。

亞尼瑪是自立之體。是本自在者。是神之類。是

不能死。是由天主造成。是從無物而有。是

成於賦我之所賦我之時。是為我體模。是終

賴額辣濟亞。譯言。聖寵。賴人之善行。可享真福。以上

數端下文
詳言之

何謂自立之體。凡格物者欲定一物之稱謂。必

以總專為法。闕一不可。總稱者。衆共之。如人

生。生者。人與物所同也。專稱者。如人有靈。能

推論。理草木禽獸無之。靈者。人所獨也。故能

人。為有能論理者。此謂總稱。指自立之體者。亞

尼瑪之總稱也。自立體不止亞尼瑪。而亞尼

瑪則是自立體。如凡言有生之物。不止是人

而人則是有生之物。格物之說。有自立。有依

他物。所賴依賴者。不能自立。依自立之體。而

為有。不賴於自立之物。則不能自為一物。

何謂本自在者。言本自在。以別於生魂覺塊也。

塊有三。生魂覺塊。靈魂。草木之塊。有生無覺

無靈。禽獸之塊。有生有覺無靈。人之塊。有生

有靈。生魂覺塊。從質而出。皆賴其體而為有

所依者盡。則生覺俱盡。靈魂在人。非出於質

非賴其體而有。雖人死而不滅。故為本自在

也。本自在。與自立之體異義。如人是自立之

在。無馬。則無馬之體模。不得言本自在。人之

前謂神之類。言神類。以別於他不屬神之類。如

生覺塊等。又以正他諸妄說。如謂塊爲氣等也。

何謂不能死。以別於他物之生塊。覺塊不能自立。與體借滅也。又以正人死塊。與借滅之妄說也。又以正夫人有三塊。死則生覺已滅。靈塊獨在之誤論也。亞尼瑪是一非三。只此靈塊。亦生亦覺。人死之後。因無軀殼。故生覺不用。儻今復生。靈塊與肉身復合。仍用生覺。如前未死時。如草木凋落。枝葉花實皆歸於根。迄於春時。根力重申。枝葉華實。依然發。

靈言卷內卷上

三

何謂由 天主造成。以明非天神等所造成也。

天主造成萬物。造成人類。造成天神。造成天地。可見不可見。一切諸物。皆非他所造成。

何獨亞尼瑪由他造成。不由 天主乎。

何謂從無物而有。以明非 天主全體中分予之一分也。亦非他有大靈塊。分彼而予此也。

何謂成於賦我之所賦我之時。以明非造成之初。先造幾許靈塊。原居天上。與天神同。或他

貯。隨時取用也。又非欲賦予時先化成。後賦予也。又非肉身之外。造成靈塊。并合爲一也。日造肉身。肉身已成。日造靈塊。而賦之。新新非故。卽成時。便賦界。卽賦界時。便成。成與賦。但有原先後。無有時先後。時先後。如器先造而後委也。至如日光。一照而後用。如水先源而有。特從金水。月天。此謂原先後。而非日某時。至於金水。月天。某時。後至於地。故無時先後。又若父子等。相因而有之物。亦有原先後。而無時先後。何者。當無乎時。不可謂父有子。而可謂父故父子之稱。同時俱有。

靈言卷內卷上

四

何謂爲我體模。凡物皆有兩模。凡物有四所。以質。曰爲模者。模狀之。如是者。爲是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俗言爲樣。子譬之車輪。牙周。輻輳。較抱。實空。爲模也。若輪人是作。者。材木是質者。用之利轉。以行車。是爲者。

體模。一依模。體模者。內體模。物所由成。非是模。不成是物。依模者。外形模。物之形像可見者。是也。今言亞尼瑪爲人之體模。以明非由

熱冷乾濕四情會合所成。可聚可散。如陶人埴埴也。

何謂終賴。額辣濟亞。賴入之善行。可享真福。是

言亞尼瑪之為者也。為者四所以然之一如造矩為作方造規為作
 也。亞尼瑪在人。他無終向。惟賴聖寵。可盡力
 向事。陡斯立功業。以享天上真福也。亞吾
 斯丁曰。天主造成人之亞尼瑪。為通達至
 美好。通而愛之。愛而得之。得而享之。曰額辣
 濟亞者。以明天上真福。非人之志力。欲得真
 為善之功。欲立為善之功。亦必賴。主祐與
 若自願其志力。為善立功。以得福。未能也。主
 天主公祐所能得之。為善立功。主祐有
 一公祐。一特祐。公祐者。人與物所共得。一切
 生長安存。及其各行各動。皆須天主公祐。

故。天主為萬行萬動之原。所以然而行動。之
 之物。為其行動之次。所以然。如火為熱之次。所以然
 所以然。而天主為熱之原。所以然。此原所
 以然之公祐。無物不得。既所共得。即若物所
 自有者。然若專藉此。與物不異。用必有額辣
 以善立功。而得真福。亦未能也。天主
 濟亞之特祐。然後能為義者。不得其聖寵。或
 已認之。而因行惡失聖寵者。皆屬於不義。因
 於主祐而幸認之。幸改過遷善。即獲聖寵。是名
 為。天主所愛。而當受真福也。曰賴人
 之善行者。額辣濟亞之特祐。又有三端。一為
 初提醒特祐。二為次維持特祐。三為後恒終
 特祐。初提醒特祐者。非我功力所政。天主

徒與諸人者也。人向無聖寵之先。多為不義
 醒之特祐。我既不義。無光。為何得此提醒之
 祐。乃是。天主憫我罪人。自肯提醒。無因而
 得。故曰。徒與諸人者。如暗途中有坑阱。我次
 向冥行。將陷於阱。忽得明燭。道者之恩。我次
 維持特祐者。人已得提醒。又賴此維持特祐。
 與我偕行。日遷於義。而行義加勤。獲祐加重。
 此維持之特祐。為可與而與者也。可與者。未
 也。未可言必與也。能借維持之祐。日進於善。
 以應。主恩。如既得明燭。從此進步。進步不
 止。燭光不息。因其肯進。與之燭光。今可至於
 欲至之地。中道而止。亦不可知。未應得受能
 至之報。故曰。可與而與。賴此維持特祐。而偕行
 與。非當與而必與也。

諸善為義不止。又得。天主與我恒終特祐。
 時刻偕行。至死為義者。毫無間斷。此恒終特
 祐。亦可與而與者也。如是命終。而得真福。則
 為當與而與者也。當與而與。如工完可見不
 因自身善行。雖得提醒之祐。不能得維持之
 祐。又賴此維持之祐。進進不止。而得恒終之
 祐。至死為義者。然後得受升天之真福。享當
 與之定報。故曰。賴人之善行。而可得真福也。
 聖亞吾斯丁曰。凡能自主之人。欲去前不義。

不自悔。不能遷於義者。曰能自主。爲孩童無知。不能自主者。不論故也。

從此可推。他言人之亞尼瑪。可分散於諸有生者。非也。又言亞尼瑪有形像。附我形像。因人小大。因人老幼者。亦非也。爲人之亞尼瑪。是神類。無幾何可論。全在全體。亦全在全體之諸分。如天主無所不在。全在天地之間。亦全在天地間之諸分也。

靈言彙句卷上
七
三頁十五
從此推。人之亞尼瑪。非人也。但是人之一分。

爲其無形無象。又不能死。必與軀殼合。乃成人耳。

又從此推。或言亞尼瑪在人。如主人在家。舟師在船。此喻似之。而非也。信如此喻。將疑亞尼瑪不爲人之內體模。不知人之爲人。全憑此爲內體模。若脫離者。不成爲人。非若主人或去。家猶是家。舟師或離。船猶是船也。若不於離合際會。精求至理。但於生死論其粗迹。相合卽生。相離卽死。卽上二端。差可設爲權喻。

以曉愚俗

又從此推。或言人心爲亞尼瑪之所。但居中心而制百體。如國主居朝。宰制四境。此亦非也。亞尼瑪全在全體。而活其體模。其體若在一分。卽全在其分。而活其分。模其分。無有方所。何得言但居中心而遥制各分。然亞尼瑪雖全在所在。活之模之。而每於中心。施爲運用。諸關生命之事。如身中之火。身中之血。皆從心而出。若水自泉源。分別枝派。故謂心爲亞尼瑪之初所。又爲亞尼瑪之終所。初所云者。

非謂初居中心。次及各分也。爲諸關切生命之事。由心運用。故運用之初。似在心。始終所云者。非謂先在諸分。退歸於心。而人命終。爲諸關生之事。旣由心運。及於末際。諸分謝事。心猶運用。漸至終絕。故運用之末。似在心。終也。蓋亞尼瑪在心。而在諸分。活心而活諸分。模心而模諸分。無有時先後。止有原先後耳。又從此推。或言亞尼瑪是人之血。或言在人之

血分皆非也。亞尼瑪神類全在全體。全在諸分。何得爲血。何得在血。但血爲生命之興。又具熱性。而周行百脉。一切喜怒哀樂愛惡羞懼諸情皆憑血運。皆因血顯。比之筋骨皮肉等。殊覺迥然。故亞尼瑪之功用。於此特爲顯著耳。

又從此推亞尼瑪一種學問。早夜以思。比於他諸學問。致爲有益。如上文聖白爾納曰。人知多事。不如知己。覓多物。不如覓己。求美好於

靈言蠡勺卷上

本

三百三

外。不如想美好在自心之內。

論亞尼瑪之生能覺能

亞尼瑪既生既覺。其能如何。今略陳數端。

其一。爲人身萬行萬動。至近至切之所以然。

其二。凡生魂所有之能。三。一者育養之能。育養者。如草木藉於膏潤。人身二者長大之能。三者傳

資夫精血。日以滋養。生之能。試觀人生。既能育養。又復長大。旋至

充滿。充滿之後。又能傳生類己之人。一一如

草木然。是生魂所有之能。天主於人之亞

尼瑪皆全界之。卽人之亞尼瑪亦可稱爲生魂也。

其三。凡覺魂所有之能。二。一動能。一覺能。鳥獸等生而能動。草木無之。人亦生而能動。是有覺魂之動能也。覺能又有二。一者外覺。二者內覺。行外覺以外能。外能有五司。耳目口鼻體是也。行內覺以內能。內能有二司。有四肢。一公司。主受五司所收聲色臭味等。受而能分別之。二思司。思司有三職。其一。主藏。五司

靈言蠡勺卷上

十

三百三

所收。皆受而藏之。如倉庫然。其二。主收覺物

自然曉達之意。如羊知狼是其讐。卽知懼也。其三。主藏所

收諸物之意也。內二司之外。別有一能。曰嗜

司。凡外五司內二司所收之物。可嗜之。可棄

之。此爲嗜司嗜司之能。又有二分。一者欲能。

二者怒能。怒非喜之對。如草木於已相宜。則欲求之。不相宜。則欲去之。此爲

欲能。所嗜所棄。於已相宜。則敢求之。不相宜

則敢去之。此爲怒能。或嗜或棄。各兼二者。然

欲能柔。怒能剛。怒能欲能之敵也。已上內外諸司人與鳥獸等無異。是覺塊所有之能。天主於人之亞尼瑪亦全昇之。卽人之亞尼瑪亦可稱爲覺塊也。但人之欲能怒能本屬於理而聽其命。如此爲可愛。此爲可慕。此爲可捐。此爲可禦。理所是者。不得不從。乃時欲自任。當聽從時。每存抑惜。如馬於御者。意自欲騁。因其控止。特爲躑躅也。是在人情自可覺察。譬若威主烈士。或時憤發。如火熾然而

靈言彙編卷上

十一

忠臣良友力相規戒如火得水。旋爲消滅矣。

論亞尼瑪之靈能

天主於人之亞尼瑪。若但予之生塊覺塊。卽與草木禽獸等。無以大異。其予之令超軼萬類。卓然首出者。靈塊也。靈塊有內三司。一曰記舍者。二曰明悟者。三曰愛欲者。

論記舍者

記舍者。名之爲三總。第一爲亞尼瑪之能。藏物之像以時而用。能記有形無形之物。其所

爲亞尼瑪。爲腦囊。其功有二。其爲益難盡言。何謂名之爲三總之歸一。凡論物理。先考名實。如物有同名異實者。舉其名。先定其物之實。然後可得而論也。一魚也。水蟲名魚。走獸名魚。天星名魚。但言魚者。格物家未知所。指謂之疑謂。若定指其一而論之。謂之指謂。今言記舍名之爲三。其一記能。能記也。其一記功。記之也。其一習像。已記也。總之歸於記舍。今所指論者。記能也。亞尼瑪之能也。

靈言彙編卷上

十二

何謂亞尼瑪之能。是總稱也。亞尼瑪之能有三司。不止記舍。而記舍則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藏物之像。以時而用。是則記舍之分職。所以別於他司也。凡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有形質。不能入於內司。則取其像入於公司。此像甚粗。既從思司。分別取細。入於記舍之司。待至欲用。隨時取之。若無形之物。不屬外司。爲內二司所收。亦入公司。本無粗像。不必取細。徑從思司。藏於記舍之司。以時取之。取之者。

必有無形之舌。有形之司。收有形之物。其所記含。必有有形之所。無形之司。收無形之物。其所記含。必有無形之所。有形之所。則腦囊。無形之所。則亞尼瑪。

何謂其功有二。一者憶記。二者推記。憶記者。先我所知。今如先所知。復向而知之。何者。先所未知。直無所知。不可謂記。先有所知。後已悉忘。不可謂記。惟先所知者。今一念及。宛然如見。此謂如前所知。復向而知之。亞里斯多曰。

靈言蠡勺卷上

十五 三言世

凡經過之事屬於記含。見前之事屬於所司。將來之事屬於望。推記者。從此一物而記他物。如從記鶯而推記其黃。又因而推記黃金之黃。又如記今春之濕潤。因而推記去春之濕潤。蓋記含無他。止於先所藏者。今復覓之。覓未得時。設遇與此相似之物。或與此相連貫之物。乘其機緣。展轉相關。因而得所欲得。此爲推記也。推記須因衆物而得一物。憶記者。不須衆物。直記此物。此兩所記。總皆經歷之事。物像猶在。故可憶可推。其實一也。若本

無知者。知而悉忘者。無此物像。莫可憶矣。莫可推矣。

從此可知。人之亞尼瑪。既離肉身之後。尚有憶記。而無推記。何者。惟記而記。緣我嘗忘。所緣忘者。爲記含之器。或受他損。以亂其像。亞尼瑪。既離肉身。其所記含。不藉肉身之器。無可受損。同於天神之類。故也。

若禽獸之屬。亦有憶記。而無推記。何者。凡推記之節次有三。一者須記他物。二者由他物而

靈言蠡勺卷上

十本 三言五

推尋此物。三者因而得遇此物。皆緣人靈能推論理。以致其然。此中包含明悟。能推記者。則是睿哲之徵。非物類無靈所能與也。或有言禽獸能推記者。如補大爾歌曰。狐狸遇冰。先聽流澌。以爲行止。一似因聲知動。因動知危。因危知溺也。走狗逐兔。遇三岐之路。先嗅其一次。嗅其二。悉無兔氣。次及於三。不復再嗅。徑往逐之。此亦能推之驗。不知是等禽獸所知。非靈塊之正推。乃推之像耳。走狗逐兔。

緣趨利甚急。迫使速去。此知覺中自然之能。狐涉聽冰。緣其避患甚巧。平時遇水。聞聲不敢逕渡。今聞水聲。亦復知避。此知覺中之復記。皆非因此得彼。若人靈之推論矣。

何謂其益難。以盡言。凡人誦讀談講。思惟學習。

諸凡所得。賴此而得久存。賴此而得應用。故

天主予我記含之司。如藥肆然。任所取之。以療我心靈也。補大爾歌曰。記含者。百學之藏。諸業之母。智者之子。令人無記含。必不得

靈言蠡勺卷上

十七

三〇一

稱智者。謂智者必以昔視今。以往知來。若非前記不忘。將何藉以推測。得稱智邪。凡物有知其爲奇而不能知其奇之所以然者。若記含者。不知何緣能以不同類。不同品。無量數物入於諸藏。雜然并容。井然不混。無來不收。無取不應。分求分予。合求合予。簡擇而求。簡擇而予。試觀書生。背誦經籍。所取給字像。經歷數時。袞袞不竭。聽者欲厭。而記含之司。出之不倦。又且纖悉靡遺。次序不越。後出者先

不能逆阻。求此者。彼弗敢混投。此亦奇而不可知之一也夫。

西國有記含之法。習成者。試與一篇書。默識一二過。卽成誦。從首至尾。又從尾至首。又中間任命一字。順誦其後。逆誦其前。或更隔數字。誦一字。無所不可。又如伯爾西亞國王濟祿兵士四十萬。皆識其名。般多國王米的利達。能說二十二國方言。此皆原本資性。亦因學習。然足徵記含在人。奇妙無方矣。雖然。天主以此記含之司。賦之亞尼瑪。以予人者。何也。欲令人記憶。天主之恩。而感之謝之也。人能記百凡事理。而不記。天主恩。卽無所不記。如無一記。能記憶。天主而不能記憶他事。卽一無所記。其爲記多矣。

論明悟者

明悟者。分之有二。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以明諸有形無形之物。不獨明彼。而亦自爲所明。亦非恒爲所明。爲其能明。恒須物之像。雖

靈言蠡勺卷上

十八

三〇二

自無質其所不在有質之體而不受壞於所向亦不能死顧亦與司相似其功有三

何謂分之有二總之歸一。分爲二者其一作明悟其一受明悟。作明悟者作萬像以助受明悟之功。受明悟者遂加之光明。悟萬物而得其理。作者能爲可得。受者所以得之也。何以必言二者。凡物之所然皆有二緣。一爲作緣。一爲受緣。先有作者後有受者。試如器用造之者爲作者用之者爲受者。又如耳所聽之

靈言蠡勺卷上

十九 三十三

聲爲作者以耳聽之爲受者若未有作安得有受。盡所然。如何獨明悟否乎。今有一理於此。已得明悟。是所然也。其緣則先有作者爲可明。次有受者明之。則遂明矣。試以有形易見者解之。凡明悟者非明悟其物之體物之質。必將棄其體質。精識其微通者焉。體質者爲專屬。微通者爲公共。如遇一有形之物。彼先出其像入於我之目司。此時物去則像隱。其像全係物之體質。是爲至粗。非可明之

物。能被明悟者也。既而入於公司。公司者。五司之共所也。此像既離於此物。然物之專像。無所不收。像與物各有係屬。是在精粗之間。亦未爲可明之物也。既從公司入於思司。而分別之。則此物咸別於他物。既不能無分。彼此。卽像與物微有係屬。不能化於大通。亦未爲可明之物也。既而歸於作明悟者。不惟盡脫於物之體質。并悉捐棄其爲彼爲此。但畱物之精微。衆物所公共者。則可得而明悟之。

靈言蠡勺卷上

二十 三十四

矣。譬一尺度於此。木爲體質。尺爲其全。寸爲其分。所當明悟者。其全大於分也。目司所收。有形之度。載尺與寸。未離體質也。公司所收。脫去木體止。有體之形像。載尺與寸。卽與他物總受總藏。未能分別也。思司所收。則已從他物而分別之。脫去形像。獨畱其分與寸矣。作明悟所爲。則全脫於度。并其尺寸。但畱微妙玄通。至公大總者。爲全與分。是則爲可明之物。足以被明悟者也。既爲可明。則受明悟

之器矣

何謂亞尼瑪之能。亦總稱也。亞尼瑪之能。不止明悟。而明悟卽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以明諸有形無形之物。此言明悟之分職。以別於他內司也。明悟之司。所職者。凡物皆通達其公共之理。公共之性。但物之有形無形。截然不類。其明諸有形者。不能脫其公質。而獨脫其私質。如人本有肉體。則從其肉體者。明悟之。而不論其某肉體爲某人也。若無

形之物。不係於質。則可得而通之。如天神等無形之類是也。此謂靈塊離身之後也。蓋欲明悟此物。

必令其物合於明悟之司。有形有質者。不可得入。卽不可得合。故必脫去私質。取其公共者。與作合而明悟之。若無形無質者。不須解脫。自能成靈像而作合也。故亞里斯多曰。亞尼瑪者是萬物。謂一切諸物。凡有形者。盡歸五司。亞尼瑪得用明悟者。取其像而通之。無形者。盡歸明悟。取其靈像而有之。而通之。則

亞尼瑪不化爲萬物。而萬物皆備。是得有萬物也。如外五司所收之物。皆歸公司。若輻輳於轂。爲萬物之總府。卽公司亦可稱爲萬物。內司所收之物。皆歸於明悟。而承受之。通達之。亦萬物之總府。可稱爲萬物矣。

何謂不獨明彼。而亦自爲所明。亦非恒爲所明。凡明悟所明有形之物。必須解脫私質。獨取其公共者。明之。若本司亦自無形質。無容解脫。是以不獨明彼。而亦自明。故明悟比爲亞

尼瑪之神目也。形目者。能見萬物。不能自見。明悟者。能見萬物。又能轉見自己矣。其非恒明者有二。一者須復念。自明其明。不須解脫。了無隔礙。應得恒明。但緣自明。必須迴光反照而得之。故非恒明也。二者亞尼瑪在人肉體。恒接於有形有質之物。中多混雜。不及時返照於己之無形無質也。故不獲恒自能明也。

何謂爲其能明恒須物之像。格物家言明悟者

靈言蠡勺卷上

廿三 子九

之受明悟。必有靈像以爲明悟之種。何以徵之。五司於其所司。若無司像。必不能司其所司。明悟者於其所明。若無靈像。亦不能明其所明一也。又明悟者之能明物。無物不屬其能。於彼於此。原無定向。欲明此物。必有明此物之種。以明之。焉得不須此物之靈像。以別於彼物。欲明彼物。必有明彼物之種。以明之。焉得不須彼物之靈像。以別於此物。或言明悟既屬能明。則思司所收之像。無所不呈明。

悟者隨呈隨取。自足爲明悟之種。何事又須靈像。不知思司所收之像。猶微係於物之形質。若彼若此。未能全爲公共微通之物。且思司所呈自外而至。未爲明悟者本司所有。凡物之所以然者。必須所然之原在於所以然本已之中。乃能作其所然。若從外至者。必不能作。所以然之熱物。熱爲火之所然。火爲熱之後出之。以熱物是爲作其所然。若不能故明悟者必須有物之靈像在於本已之中。而後能

靈言蠡勺卷上

廿四 三

作明悟。非藉外之司像所能作也。又因此靈像而作明悟。故既明之物。恒留而不滅。緣是格物之家。分物像爲四等。其下者爲屬五司之物像。恒係於所向。在則存。舍則亡。其次上者。屬內二司之物像。脫於所向。亦自能留。顧其收藏之所。尚屬有質。因其有質。初則存。收後亦漸次墮壞。其又上者。爲明悟之靈像。當作明時。向於所向。既明之後。已脫於所向。而靈像尚在。爲其存留之所。爲亞尼瑪。不係於

形質之所。是以所向既去。猶抱而不脫也。其最上者。爲天神所有。萬物之靈像也。人類所有。明悟之靈像。雖屬精微。不免漸次而得。天神於萬物之靈像。自天主造成天神。卽萬物之靈像。同時俱得。不由漸次也。

靈言最切卷上

新報

1

所謂本自無質其所不在有質之體而不受壞
 於所向亦不能死依前論明悟者既能爲萬
 物卽不宜自具一物之質若自具一物卽不
 能爲萬物如大質本無一物之模故能爲萬物之模若自有本模卽不能爲萬
 言爲卷上
 模卽古本無味然後能別萬味若者先自有一味卽不辨他味他司如外五
 司固在有質之所卽內司亦不能無有質之
 所惟明悟獨在亞尼瑪不在有質之所其在
 全不係於肉體既不在有質之所而獨在亞
 尼瑪卽與亞尼瑪同是恒在雖肉體滅有質
 之所亦滅而此爲不滅故不能死其不受壞
 於所向者他司係於肉體其所向若最大者
 卽所向在此不能及彼所向旣大卽能向之
 力或受衰滅如目視日是所向也日光旣大卽目力但能向日不能向於地

物自受日光。力既不敵。卽目力受其衰減。惟明悟者無所不明。所向在此。亦能及彼。無多不應。任所向者最大。最難。愈增其力。愈加其明。不因所向之大。壞其能向之力也。

何謂亦與司相似。凡司皆有受。乃有作。不受所
向。則無從可作。不作是功。則受功不竟。明悟
者。亦作靈像。受之而明。故爲相似也。

何謂其功有三。其一直通其一合通。其一推通。直通者。百凡諸物。一一取之。純而不雜。如甲知是

靈王御覽卷上

丹木

三百八十三

甲病知是病冷水知是冷水乙合通者和合
知是乙一一直知未相和合也
二物并而收之分別然否如甲與冷水二物
合其然也乙亦一物今言乙推通者以此物
不飲冷水是合其不然也
合於彼物又推及於他物如冷水能作病甲
也冷水能作病乙不直通者皆真無謬一物
飲冷水推知不病也
自爲一物故也是病何謬之有合通者推通
者有真有謬以此合彼有中有否以此合彼
又以推他岐路愈多愈多不中故也如甲飲
卽是中或其一不飲則是不中乙不飲水不飲
卽中或其飲之則是不中也又如水飲作病

甲飲水。推知其病。果飲果病。則中。或其一不飲。或飲而不病。皆是不中。飲水作病。已不飲水。推知不病。果其不飲不病。卽中。或凡推通者。其飲之。或不飲而病。皆是不中也。獨人類爲然。禽獸不能推通。天神至靈。天上天下。物物皆能通極至盡。不待時刻。無有先後。皆屬直通。人則以此推彼。漸次迫及人之推知。如積時累日。先後序至。天神之直知。如無窮之時。無始無終。故天神稱爲靈者。人稱爲推靈者。

明悟者在人。明哉尊哉。曷言乎其尊也。論在我。

靈言秘訣卷上

七

所得之服習有兩端。其一自立所得者。則愛
 欲所得。屬諸義。明悟所得。屬於知也。知方於
 義。則明悟者爲尊。其一 天主所賜予。我得
 而服習者。獨於明悟者。錫之靈光。以慰亞尼
 瑪之內目。而得見 天主。則明悟者又尊。論
 內外之行。凡亞尼瑪之行有二端。其一出外
 者。外五司之接物是也。其一在內
 者。內三司是也。則愛欲之行。雖在於內。未免出而交
 於所愛。故曰。人有所愛。其心每在所愛之物。
 不在所居之身是也。明悟之行。恒在於內。每

攝入其所悟之物。兩所由全完其功用者。一則有藉於外。一則全藉於內。如是則又尊。又愛欲不能自行。必先明悟者。照之識之。然後得行其愛也。記含亦然。故愛欲瞽也。而明悟爲其目。照之引之。若駕馭之。主持之。爲其萬行之所以然。故天神爲 天主所使。大天下之原動者。十重天各有天神主持運動。因之運用四行。化生萬物。是神動天。天動物。故稱爲原動者。明悟爲小天下之原動者。人身萬行萬動。若小天下如是者。則又尊。故明悟之能。似於天神。

[illegible]

廿八

明悟能使人別於禽獸。明悟可通達於至微至玄至深之所。可達於至高至明天上之上。爲亞尼瑪警省守視之神。爲諸讐之間諜。爲分別萬真萬僞者。試金之石。爲分別諸毒物之靈藥。爲亞尼瑪中居堂皇審判功罪之官司。爲照察黑暗私欲之燎燭。爲炳耀潤飾心官之夜光珠。爲亞尼瑪渡海舶檣最高遠照以察視深淺險易之明燈。爲亞尼瑪辨可否決嫌疑定猶豫之指南鍼。爲亞尼瑪中遍

照遠近巨細明無不見之視遠鏡故亞尼瑪
藉明悟以克明明德其在亞尼瑪之國如大
天下之有日也吾人既有此光可得窮理格
物致極其知以至於萬物之根本若有人明
悟萬事而不識根本如在大光中而目眩如
盲與黑獄無別豈 哉

論愛欲者

愛欲者分之有三總之歸一爲亞尼瑪之能任
今愛惡諸物得自專不必自明不能受強其

靈言靈句卷上

十九 三六

所向爲先所知之美好惟於至美好不獲自
專而爲至自專巍巍尊高王於内外

何謂分之有三總之歸一三者其一性欲其二

司欲其三靈欲性欲者萬物所公共生覺靈

之類皆有之是各情所偏宜專欲就之不待

知之如石欲下就於地心火欲上就於本所

魚專就於海又如人舍此所宜雖百方強之

不安必得乃已亞吾斯下曰主造人心以向

爾故萬福不足滿未得爾必不得安也司欲

者生物所無覺類人類則有之是各情所偏
偏於形樂之美好其在人爲下欲下欲者今
人屈下近於禽獸之情今人失於大公專睚
已私也靈欲者生覺物所無惟靈才之天神
與人則有之是其情之所向向於義美好故
在人也居於亞尼瑪之體爲上欲爲愛欲靈

爲諸愛欲中之至尊至貴者故可獨名愛欲司欲與靈欲其所以

異者數端一者靈欲隨理義所引司欲隨思

司所引隨思者不論義否惟所樂從也二者

靈言靈句卷上

二十 三六

靈欲所行皆得自制司欲所行不由自制惟

外物所使隨性不隨義其在禽獸絕不自制

一見可欲無能不從故聖多瑪斯曰禽獸所

行不可謂行可謂被行不能自制之謂也其

在於人一見可欲或直從之或擇去之或從

否之間虛懸未定如是者稍似自制實則稟

於靈欲以使其然非由本質蓋乃自制之影

耳又人最初一欲不待思辨觸之即發者雖

屬靈欲而靈未用事若者不得爲罪嬰兒有

欲靈亦未用。病失心者。靈爲病阻。三者亦皆不能自制之類也。其曰總三歸一者。爲是三。者依其本情。雖有三向。如性欲本向者。是利美好。司欲本向者是樂美好。靈欲本向者是義美好。然歸於一總美好。故曰總之歸一也。或曰。愛欲與明悟同爲亞尼瑪之內司。向者言明悟有二。其一作者。其一受者。今言愛欲。却不分作愛欲受愛欲。何也。曰。外五司皆不必言作者受者。爲是諸司所向皆自能發其本

靈言蠡勺卷上

三十一

三六

像動其本司。且諸司所向皆係粗像。有質之物。未能至於無質之等。物與司皆係於質。則皆相似。則所向之物。卽是可司之物。不必作司作彼之像。與司相似。而後收之也。明悟不然。所收之像。皆從有質而來。不得爲可明之物。必有作者化有質以爲無質。是名靈像。然後爲可明之物。遂從而明之耳。且愛欲者。凡物可愛可惡。皆從明悟所明之靈像。呈於愛欲。愛欲者。遂受而愛之惡之。故作愛欲之功。

似明悟者。先已作之。不待愛欲者自作之。故愛欲一司。不必分作與受也。

何謂亞尼瑪之能。亦總稱也。亞尼瑪之能。不止愛欲而愛欲。則得稱亞尼瑪之能。

何謂任令愛惡諸物。此言愛欲之分職。以別於他內司也。所云任令愛惡者。獨指靈欲也。依於亞尼瑪之體。爲其不可離之賴物。

何謂得自專。得自專者。亦獨指靈欲也。靈欲在人。自能主宰。凡明悟所呈。一切所向。雖有可

靈言蠡勺卷上

三十二

愛有可惡。然可愛者或能惡之。可惡者亦能愛之。或可愛可惡。虛懸以待其去取。若性欲司欲。覺類所共具者。自無主持。惟意所便。惟欲所使。一見所向。卽偏向之。於已所利。不得不趨。於其所害。不得不避。勢不由已。故聖多瑪斯曰。凡禽獸所行。非作者乃被作者。蓋先不能知其可否。惟他所使。是名不自主之行也。惟靈欲在人。先知其合理與否。而後行之。故自爲主之行。不能自主者。其行隨性。故無

功亦無罪不可得賞亦不可得罰譬如生身長大飲食便溺等皆不得不然非我所能分別去就何功罪之有能自主者其行隨理故順理爲功逆理爲罪功可賞罪可罰也

何謂不必自明愛欲者雖不能自明亦不必自明爲其隨明悟者之明一切所呈可愛可惡已先爲明之故也或言愛欲者既不自明曷爲又有功罪曰明悟雖借之光照明其可否至其主宰全在愛欲譬如輔弼之臣陳言是

靈言蠡勺卷上

三十三 三十五

非得失豈能強之國主其獨斷獨行者君也明悟則輔愛欲則主故功與罪歸之愛欲矣何謂不能受強凡自主之行是名人之行若本非願作因有所畏而強作之是亦名爲人之行否曰是亦人之行也何故因畏而作作者是我是亦自主之行安得不名人行而無功罪乎故記含明悟皆可受強如邪魔顯設多像呈於記含彼記含者不得不爲容收溷散真僞呈於明悟彼明悟者或因而謬誤分別

惟愛欲者操棟獨持雖顯諸可愛莫能令我必愛顯諸可惡莫能令我必惡但能誘惑莫使必從凡所向者及諸邪魔及諸萬苦萬刑皆不能強我所行如瑪商底兒雖歷無量艱苦其德意屹然不動更加精勇足可徵驗是知一切所行皆屬愛欲自主自作故不能受強而功罪歸之也或言假有暴君強令是人拜禮魔像抑按肢體稽首屈膝無能不從安得爲不受強者曰凡若此者是名體行不名

靈言蠡勺卷上

三十四 三十六

意行彼能按抑我體不能按抑我意凡罪所罰必由意所愛欲是體行者不由本意卽得無罪向言不能受強者意行也暴君能強抑我體我不受強之情可出之舌縱斷我舌我不受強之情可形於四肢百骸縱斷我命不能滅我與愛欲爲一體之亞尼瑪安有我不愛欲而強之可令愛欲者乎豈惟他不受強卽於天主亦不受強蓋天主欲人之愛欲作一善功如悔罪等則視其時候乘其機

適與之額辣濟亞。既得額辣濟亞。兼乘此機。適其人雖能不作。畢竟作之。則此人之作。此善功皆由自主。天主特以今切行之特賜。額辣濟亞。額辣濟亞有二。其一為足可行之。額辣濟亞。其品數皆同。但不乘機。適人莫之。用是雖可行而不必行。則為足可行。若乘有。機適而。今必行。則為今切行。故。人。總。覺。有。此。機。適。則。是。天。主。所。用。以。救。我。者。此。時。足。可。行。者。即。為。今。切。行。者。不。可。不。亟。承。聖。佑。乘。機。作。之。若。失。此。機。會。後。此。雖。有。額。辣。濟。亞。亦。但。是。足。可。行。者。我。委。曲。引。掖。作。此。機。緣。今。我。肯。不。用。之。必。行。也。譬。如。小。兒。在。彼。我。以。果。餌。作。非。強。我。作。之。也。

乘其飢候。出而示之。彼雖可以不取。畢竟來取。是我特引之使來。非強之使來也。從此可見。天壤間。萬樂萬苦。皆不能移人之愛欲。故曰不能受強。何謂其所向為先所知之美好。凡美好。若先不知之。則不為愛欲所向。若先知之。則真美好。是其所向。即本非美好。而蒙以美好之貌。亦是所向。或問有人自斷其命者。此何美好。而亦向之。曰。凡愛欲所向。無有不以為美好者。

若欲死者。為是生時必有甚苦。當受苦時。不知此死為更甚大苦。而謂死者得免目前之苦。則亦以此死為美好也。凡美好有三。其一樂美好。其一利美好。其一義美好。世間所有萬物之美好。皆至美好之一微分。而天主則為完全之美好。樂者利者義者。無不備足。無不充滿。故世物之美好。為愛欲之分向。而天主為愛欲之全向。世物雖盡得之。我不能足。我不能安。而天主真福。我得之。則至足。或問既爾。世物為分向。為不足不安。情惟樂與利。慕之求之。天主為全向。至足至安。乃不必慕之求之。此又何也。曰。樂美好最能動人。一見便生欣悅。不煩計慮。故向之最易更甚於利。勿論義也。若利美好亦能動人。稍須計慮。乃可得之。故次於樂。此兩美好。皆着於物。其美好易見。故庸人小人。皆趨慕之。若義美好在物之外。非庸常所見。必須智慮籌度。乃能知其美好而願得之。故

向之爲難。獨君子能然。此三美好。趨向難。等級分異者。緣人靈魂係於肉體。樂與利。最爲肉體所便。義美好。則靈魂所便。肉體所不便。故也。至若天主。其爲美好。無形無像。更非庸衆所見。必遠慮卓識。思路超越。乃能知其美好。今有人得向此美好。此其所爲。必邈然出於樂利之上。寧違世間萬樂而受萬苦。寧去世間萬利而就萬害。必欲得此而後已。凡人有甘歷苦辛。冒危害。而求之者。爲樂與

靈言蠶句卷上

三七

利在其中也。求得天主。至於受萬苦萬害。欣然欲之。安得不有至樂大利在其中乎。特尋常識慮。不能及此。故雖全備滿足。至樂大利。反不若世間暫樂微利。足動人意耳。庸人惟肉體是徇。惟樂利是求。不知其違義犯天主。陷於萬罪。故罪人謂之愚人。

何謂惟於至美好不獲自專。而爲至自專。謂若能明見至美好。卽不得不愛。勢不在已。何者。明見之後。凡諸至樂大利。可願可求。爲愛欲

所向者。完備滿足。自能全攝愛欲者。而愛欲之。爲此是亞尼瑪愛欲者之全向。故得之爲得至足。爲得至安。爲得至樂。爲得至利。爲得至義。是不得不愛。故爲不獲自專。而此不獲專者。正是本情所最向。所至愛至欲者。故又爲至自專。譬如向日之蓮。其向日也。爲受彼利益。不得不向。似乎不得自專。而以向之爲益。不然則害。是其本情所甚願者。得非至自專乎。凡在天之神聖明見。天主者。皆如是。

靈言蠶句卷上

三八

也

何謂巍巍尊高。王於內外。或言愛欲與明悟者。如學生姊妹等級不異。無有尊卑也。亞利斯督格物之論。獨明其不然。爲愛欲明悟。本不同類。凡物之類。如數目然。無有二數可相等者。則物類之中。定有等差。無有二類能相等者。亞吾斯丁雖云三內司同等。特言二內司皆在亞尼瑪之體。以亞尼瑪之尊。而爲同等之尊。若各論其本類之尊。不得不有差等。則

最尊者愛欲也。何者。欲明亞尼瑪之能。孰尊孰卑。凡有三端。一視其所習之德。一視其所行之行。一視其所向之向。愛欲者之所習所行所向。尊於明悟者之所習所行所向。故愛欲尊於明悟矣。今論所習。愛欲所習者仁也。明悟所習者智也。以仁方智。則仁尊。則愛欲尊。論所行。愛欲之行自動。又令他動也。明悟之行爲他所動也。自動又令他動者。方於被動者。則自動令他動爲尊。則愛欲尊。又如指

靈言蠡勺卷上

三九

我以爲善之路。與令我卽得成爲善者。兩相較。則得成者爲尊。明悟者。開我迪我。使我知有真福。愛欲者。令我得有真福。則愛欲尊。又反論之。明悟之反爲不知。愛欲之反爲惡。人之不知德行。方於人之惡德行。其惡孰重。惡者甚重。則愛欲尊。論所向。愛欲所向爲全美好。明悟所向爲分美好。蓋明悟所務。惟在求真。真雖美好。特美好中之一端。美好中尚有多端。愛欲者無不愛之。是爲全也。以全較分

則愛欲又尊。夫天神幹運各天。次天主而爲大天下之初動。人之愛欲。在人之小天下。凡內司外司。百骸四體。各聽所命而効其職。亦次亞尼瑪而爲諸動之初動。故曰巍巍尊高王於內外也。夫以愛欲之尊如是。其所向爲至美好。而有人焉。用此愛欲。俯徇世間之至輕至微。以王尊而見役於卑瑣下賤之類。豈不至爲屈辱。至可愧悔者乎。

靈言蠡勺卷上

四

靈言蠡勺卷下

泰西 畢方濟 口授

吳淞 徐光啓 筆錄 慎脩堂重刻

論亞尼瑪之尊與 天主相似

天下萬物其美好精粹皆有限數其與 天主無窮之善無窮之妙無相等者亦無一能彷彿無量億數中之一二者今言亞尼瑪與 天主相似特是假借比喻爲是其影像耳形與影不爲相等之物亦無大小多寡可爲比

靈言蠡勺卷下

一 三

例也儻不達此意而泥其詞謂我真實可比擬之豈不屈抑 天主而長世人莫大之傲哉後諸比意惟爲顯揚 天主全能大智至善之性又讚美其普施於人亞尼瑪無窮之恩云耳其云相似凡有數端總歸三者一曰性一曰模一曰行如左

性一 天主性分本自滿足不屑他物充之聖亞吾斯丁曰亞尼瑪乃無形無壞自立之體與 天主甚相似也雖本無形像有 天主

之像在焉伯爾納曰人之亞尼瑪能幹萬物之務而萬物不能充其欲蓋亞尼瑪既爲 天主之像則可容無窮美好其在 天主下萬物之美好必不能滿之故相似

性二 天主之性極純無質模無總專無一毫之雜亞尼瑪之性亦純無質無形無分但亞尼瑪之純有總專之合與 天主異耳

者人各有亞尼瑪是名爲專凡人之亞尼瑪同是靈者是名爲總 天主無是也

性三 天主純神能灼見萬事萬物而不屬於

靈言蠡勺卷下

士

人目亞尼瑪神類也無形無質亦不屬於人目而明達萬物萬事之理至幽至蹟至眇之情皆能洞識

性四 天主至靈至理至義而爲萬理萬義之準則人之亞尼瑪有靈有理有義方諸草木禽獸無靈無理無義之亞尼瑪特爲超越

性五 天上天下惟一 天主其功行甚多而有所不同人身惟有一亞尼瑪其功行甚多亦各不同

性六 天主本不能死而無終。人之亞尼瑪亦不死而無終。故與天主相似。其異者。天主無所始。而亞尼瑪有始。始於天主。
性七 天主體在能見在。而無所不在。人之亞尼瑪能充周於全體。其明愛無際。能徹於天上天下。徧於地上地中。凡厥所欲。無不可在。

性八 天主之體。無所由成。天主之功。行惟由於已。人之亞尼瑪。惟由天主親所造成。

靈言蠡勺卷下

三

亞尼瑪既備物之靈像。以行其功。卽其功行不由他物。其居本軀時。明悟愛欲記含之功。行不由於本軀。離本軀後。亦能明悟。亦能愛欲。亦能記含。如在本軀時。故其體其行。皆不由他物。與天主相似。

模一 天主本性。常明達自己。常愛樂自己。人之亞尼瑪。若效天主之性。則能向天主。能明天主。能愛樂天主。而賴其額辣濟亞。以明之愛之。雖未能全明全愛。亦與天

主相似。故肖天主性之像焉。若效天主之三位。亦爲肖天主之像。蓋天主雖一性。實有罷德肋。費略。斯彼利多。三多。三位。人雖一亞尼瑪。而實有記含。明悟。愛欲。三司。天主費略。生於罷德肋。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則由罷德肋與費略。亞尼瑪之明悟者。由於記含。亞尼瑪之愛欲者。則由記含與明悟。

靈言蠡勺卷下

四

二五

亞吾斯丁自爲問答曰。亞尼瑪何以爲天主之像。曰。爲其能記。天主能明。天主能愛。天主故爲天主之像。又曰。亞尼瑪爲天主之像。有三。依其性。依其額辣濟亞。依其榮福。榮福。西言我樂利亞。依其性者。亞尼瑪本性。能明能愛。天主。此能明能愛之性。人人所有。則皆有天主之像。依其額辣濟亞者。人有額辣濟亞。卽能行明行愛於天主。特求全耳。此行明愛之功。惟義者有之。亦皆有天主之像。依其我樂利亞者。凡獲真福之神聖。

賴我樂利亞之光

榮福之光。天後。天主賜之。亞尼瑪。榮福之光。以堅固。乃可見。天主也。如無。榮福之光。必不能見。天主。亞尼瑪。得榮福。者。得眼鏡也。

主如此無間隔得見 天主而向真福惟天

上之神聖有之亦皆有 天主之像

模二 額辣濟亞者譯言寵恩乃 天主賜人

以增美乎亞尼瑪而寵愛之實爲萬善之根

升天之憑論額辣濟亞之性其尊超越於亞

尼瑪與諸諸若而似 天主之性故亞尼瑪

靈言蠡勺卷下

五 三十九

得額辣濟亞時其欲愛與否之意轉合 天

主之命若額辣濟亞有以變亞尼瑪與其明

悟愛欲之行而相肖於 天主然

模三 天主與萬物爲物任意行之如用械器

然亞尼瑪以其神能全模肉軀并模各分而

爲人亦任意行之如用械器然

模四 天主所已造之物與所未造而能造之

物盡有其物之意得亞意得亞者譯言物具

存於已人之亞尼瑪因外五司所司之物以

明悟者明之而明悟者明其所明之物時翕

然歸一故亞尼瑪所明之物則有其物之像

具存於心而亞尼瑪與 天主相似

模五 經曰居於聖愛者則與 天主偕而

天主亦與之偕焉又曰親附於 天主者則

切體於 天主焉蓋 天主所愛之人則與

其人偕焉諺曰亞尼瑪所愛者比其所模者

相居更爲親切蓋亞尼瑪所愛之物則與其

物偕焉故與 天主相似

靈言蠡勺卷下

六 三十九

模六 天主性體充徧於天上天下而天上天

下不能界容於 天主人之亞尼瑪充徧於

全軀而全軀不能界囿於亞尼瑪之諸行

模七 天主全在全宇宙亦全在宇宙之各分

即各分內有一分毀壞而 天主全無一分

毀壞人之亞尼瑪全在人之全軀亦全在全

軀之各分雖軀有或分而亞尼瑪不可得分

軀或有壞而亞尼瑪無一毫得壞

行一 天主是萬物之始萬物皆由天主造成故也又萬

物行之始

凡物將有所行必得天主扶持之乃可行也

人之亞

瑪是本軀

內外諸司之始

人有內司外司內等外有視聽嗅覺觸等皆由亞尼瑪而成其所司也

始又其介然行之始

自然之行有賴其本性魚躍人之視聽嗅等皆行乎自然無善無惡無功罪者也介然之行係於人意故或善或惡或功或罪可操可抑可貴可罰介有兩端之意也若此兩行皆由亞尼瑪為之始也

行二 天主是萬物之終是萬物為者之所以然。是萬物之成是萬物所向之福人之亞尼

靈言蠡節卷下

瑪是本軀之終

本軀為亞尼瑪所用器械器故亞尼瑪為本軀之終亦天下萬物之終

靈言蠡節卷下

主造人貴於萬物為其在世能敬事天主而世後得享天主之福故世人此靈才乃造成天地如房舍然人隨其足今人之禽獸等物如錢穀然人隨其足今人之亞尼瑪得以泰然為其所自而終得享天主之福故人

終之

行三 天主通達明悟萬物而其通達之勢超

越於神人所通達者無量倍數

神人之通達有未盡惟天主之通達能洞徹各物本性之淵微窮盡其義理之幽眇至其所以然之

所以然而毫髮無遺故超越於神人所通達無量倍數人之亞尼瑪亦

能明達屬造成之物不屬造成之物

屬造成之物者分別天主與萬物也萬物皆稟生於天主惟天主無始無原豈屬造成能通達屬質不屬質之物

屬質不屬質之物分別有形有像與無形無像者也如天神靈魂道理德業等皆不屬質之物而亞尼瑪悉能通達之

其屬質之物通達之際變為神物

亞尼瑪通達之際變為神物馬故相似

行四 亞尼瑪通達物之際即生其物之內言

內言者是物之義若外言方出於口即通於耳倘亞尼瑪不先生內言亦無以通通物之性與

天主通達自己之性亦生內言

天主通達自己之性則生自己內像為第一徹已之性則生自己內像為第一

行五 萬物不自活皆受活於天主

天主

自活而不受活於萬物八之肉軀不自活皆

受活於亞尼瑪而亞尼瑪自活不受活於肉

軀

行六 天主公潤天下所潤之中又有得潤之

膏澤者焉

萬物至洪至微受天主之公潤各得其分至觀天之垂象晶瑩森

羅尤為受 天主公潤 亞尼瑪公潤肉軀所
中之極精極粹者焉 潤之中又有得潤之膏澤者焉 肉軀四肢百
之公潤各充其量至觀首之統貫聰明從容
尤為受亞尼瑪公潤中之至美至好首焉
行七 萬物自不能動而受動於 天主 天
主為萬物之原而常自安然不動人之肉軀
全體與各分自不能動受動於亞尼瑪亞尼
瑪為肉軀萬動之原而常自安然不動
行八 天主治天下萬物於可大受者與人有
靈之 照之教之於可小受者如草木禽獸等無靈之物護

靈之 照之教之於可小受者如草木禽獸等無靈之物護

九 三美

之引之全之今各得其分人之亞尼瑪治肉
體之全軀乃及各分今諸司皆得其職諸情
咸得其正肅其明悟正其愛欲富其記含而
潔清其心不惟肅正富潔其一已且可推而
肅正富潔其人群以治天下亦可馴狎禽獸
脫其猛性而柔伏焉夫亞尼瑪以本性之力
又賴 天主賦之聖祐庶乎彷彿 天主之
能故與 天主相似
行九 天主是宇宙大天下萬物之主宰其權

無以尚之天下萬物悉歸嚮之無不聽其命
者人之亞尼瑪是肉體小天下之主宰其權
能自專而肉體之全軀與各分悉皆歸嚮之
又賴 天主之祐能主制其七情及願欲等
而天下禽獸萬物無一能外乎吾人亞尼瑪
之靈意夫亞尼瑪之靈意強果無比天下萬
能萬力莫有得強其意者故與 天主相似
行十 人之才雖妙好天神之才雖峻捷若自
憑其本能之力均不得全識亞尼瑪之尊何

也亞尼瑪有 天主之像焉

也

也亞尼瑪有 天主之像焉 如欲識像之肖
其肖像之物人與天神才既有限皆不足以
透徹 天主無量之妙亞尼瑪既足 天主
之像若欲全識亞尼瑪先當明識 天主然
人與天神不足識 天主又足識其像乎
有一道可推測而識因其願推其尊也亞尼
願極天地萬物之至尊至貴至珍至奇凡屬
於 天主之下者皆不足以充其願獨 天
主爾由是可知 故撒羅滿古賢 欲令亞尼瑪
亞尼瑪之尊也 故撒羅滿古賢 欲令亞尼瑪
自識其尊而言曰萬物最美者此稱亞尼瑪
欲識爾尊爾出隨爾羊群之踪跡 羊群者指
耳目口鼻等踪跡 牧爾之羔羊 羔羊者人之
者指天下萬物也 牧爾之羔羊 情人之欲也

近牧者之牢。

牧者世間狗欲之徒牧者之宅名榮貴等暫是世人嬉遊戲樂逐利溺色功

歎之所也。

乃得識爾尊而可安也。

撒羅滿之云若

謂亞尼瑪。

爾出隨爾之五司情欲歷諸事物之景況以隨爾情以從爾欲道歷徧諸境時

將見世間之萬美萬好萬寶萬珍榮祿富壽皆不能充其願而且隨以多多勞苦若辱然

後一意復原歸於

天主

既不知

天主即

不能識亞尼瑪之尊。可知亞尼瑪與天主

相似

或言凡物兩相似者必兩相向必兩相愛。亞尼

瑪既與天主相似。即亞尼瑪之所向所愛。

靈言卷下

十一

三六

應是天主。今觀人之所向所愛。多在世間

之利與樂。為是亞尼瑪寄在肉體。故隨肉體

所向而向之。所愛而愛之。甚順甚易也。若亞

尼瑪能違肉體之所便。能超出於世利世樂

不為所牽。不隨所引。而專務想亞尼瑪之本

向。想至美好無窮之妙。想至美好無窮之真

利真樂。想至美好中包含無數美好。即世利

世樂。都可漠然無營。淡然無好矣。欲知至美

好之情。下文略言之。

論至美好之情

至美好者。原美好也。無他美好在其先。其為美

好也。并無所以然。無所以然者。非由他造。非

由他化。非由他成。不因傳授。不因積習。不因

功勛也。但至純至一之性。自然而然。其善與

體。其體與其善。是一非二。

此美好為大美好。能包入萬億美好。為總美好。

他美好由此而美好。此不因他美好而美好。

為最美好。他美好不能如其美好。其勝於他

靈言卷下

十二

三八

美好。無倍數可論。為恒美好。定美好。無時不

為美好。無物不為美好。無處不為美好。

論至美好之性情。其尊貴也。為無窮際之大。論

至美好之品位。其峻絕也。為無窮際之高。論

至美好之包涵。其富有也。為無窮際之廣博。

論至美好之存駐。其無始無終也。為無窮際

之久遠。論至美好之精微。其難測難量也。為

無窮際之幽深。

至美好之美好。其體不因他美好而有。其功用

不因他美好而成。他美好之體。則因此而有他美好之功用。則因此而成。

他美好之物。必具四端。其一有其次存駐。其次作用。其次知作用。萬美好之有。藉此至美好而有。此美好不藉他美好而有。萬美好藉此而存駐。此不藉他而存駐。萬美好因此而作用。此不藉他而作用。萬美好藉此而知作用。此不藉他而知作用。

此美好爲公至足。公至足者。無所不取資。無所

靈言彙句卷下

十三 三六

不足。至足於已。亦至足於萬物。亦至足於無窮世之萬物。乃至萬物萬世。更倍之倍之。以至無數可論。亦無不足。是謂公至足。

他諸吉者。善者凶者。惡者萬端。此至美好。悉能利益於善者吉者。悉能治療於凶者惡者。於諸上下大小貴賤。所營職業。悉皆取資。左右隨足。無有匱乏。

此至美好。其在今也。目不可見。耳不可聞。惟當信之。惟當望之。惟當存想之。我此信此望。此

想。卽是所惠教訓。所施慰勉。所予欣悅。所垂祐助。至後來明見之日。自當茫然懔然。若攝我心。若失我身。若眩我睛。若壓足我中情。

怡然得所。而大寧福我。永我乃以常生。

此至美好。非我可得。惟依額辣祭亞。譯言聖寵而可得之。得之者。便爲成善。使我疑於天神。使我

疑於聖人。使我疑於天主。使我衆行百爲。皆似天主。所差別者。天主自然而然。我

依額辣祭亞而然。

靈言彙句卷下

十四 三六

此至美好。而與我亞尼瑪偕焉。則天主收之。天神聖人愛之。衆人仰之。儀之。邪魔懼之。賢者讚之。述之。令我勇。令我貴。令我樂。令我富。今我有功。令我於萬善衆德。種種備足。

此至美好。我若得者。莫能妬之。莫能沮之。其與諸我也。無不與之。無不願與之。其情性自然如此故。

此至美好。常與人偕。有四端焉。其一。以造成人。與人偕。與人偕者。爲造成萬類。獨人爲其肖。

像也。人爲肖像者。非形體之謂。爲獨人類能識之。能愛之。能與受其福。故人爲肖像。以造成人與人偕也。

其二。以備所須與人偕。備所須者。人人屬其顧念也。有二端。肉身所須。日用糧。如衣服飲食器用等。萬事萬物。種種具足。如父母育子。又令我備具他人所須。若家督上承父母資糧。徧育家衆。皆父母所養也。又靈魂所須。日用糧者。如額辣濟亞。以及道德仁義等。萬善具

靈言蠶句卷下

十五

足如父母教子。又令我訓誨他人。若承父母家訓。徧教家衆。皆父母教也。故曰。以備所須與人偕也。

其三。以保存人與人偕。保存者。護衛之。留駐之。使免散壞也。而有數種。如四行等。無生覺靈者。保存之以有。卽偕焉。以有。其保存人也。亦與四行等同。有如草木等。無覺靈而有生者。保存之以有。又以生以養以長。其保存人也。亦與同。有同生長。養如禽獸等。無靈而有生

有覺者。保存之以有以生。又以內外諸動令。彼運用。其保存人也。彼知覺。以內外諸動令。彼運用。其保存人也。亦與同。有同生長。養同知覺。運用諸靈之外。其於人也。又保存以記念。以明悟。以愛欲。以主宰。是則四行草木禽獸等。所無也。而於人獨也。故曰。以保存人與人偕也。

其四。以無不在與人偕。無不在者。體無不在。見無不在。能無不在。其無不在。於人至親至切。而人不能覺。比於靈魂在人。使我生。使我行。

靈言蠶句卷下

十六

使我通達外來事物。又通達內心情性。而我不覺。是靈魂所使。比於日在天生。養萬物。所可見者。皆承大光。而我不覺。爲所生。養照臨。其爲親切。皆倍萬不啻也。故曰。以無不在與人偕也。

此至美好。任我所在。無處不可依向之。無處不可得之。無處不可饗之。無處不可留之。無處不可想慕之。無處不可講說之。無處不可見之。無處不可聞之。無處不可嘗之。

人有二光。其一自然之本光。推理致知。人力可及。者是其一。超於自然者之真光。在理之上。惟天主賜與。非人知見所及者。是此至美好者。在我今日。依我本光。稍亦識之。其在他日。依藉真光。果得見之。而此識者。見者如飲海滴水。見日隙明。悉難罄盡。惟獨自能窮究。自能全通。自能全愛。此全通者。全愛者是名無窮真福。

此至美好。在此世間。依我本光所能識者。極為

靈言蠡勺卷下

十七

微細。雖則微細。以視世間學問。倍萬為真。倍萬為確。倍萬為益。倍萬為宜。倍萬為足。倍萬為貴。倍萬為樂。

此至美好。我此世間而欲識之。非因講究思惟。便可必得。惟是衷情慕愛。心地蠲潔。方可得也。

此至美好。我能明悟。我能愛慕。而有恆者。即是常生。即是真福。得此福者。雖以世間美好。并合一處終莫及之。相去倍數。非復計量所及。

此至美好。為純美好。非如他美好尚有雜者。為足美好。非如他美好尚有闕者。

此至美好。無有他美好在其上者。無有他美好與之等者。非獨此耳。并亦無他美好在其下者。若云。或在其下。便屬比方。此至美好。無比方者。縱令并合世間一切美好。至大至多。求與之比。其為比例。若有之與無。不然。亦其影也。影之與形。不為比例。終屬無耳。

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蹟。置此美好之前。猶靈

靈言蠡勺卷下

十八

華一點耳。不足論於多寡輕重。更復倍此天地。倍此萬物。倍之又倍。至於無筭。其為多寡輕重。亦復如是。

此至美好。為他諸萬億美好之準。則為此美好。能節度於他諸美好。彼諸美好。論其本體。自無美好。為與至者相近。稱為美好。愈切近。愈美好。其分別差等。皆以至者為其法式。如精金至貴。下至銀銅錫。近者愈貴。分別差等。以金準之。是名準則。

爲此美好而能遺棄他諸美好。爲他美好而能遺棄我抑我。今我不得此至美好。故須一切棄置。視若敝帚。如是者。世或目以爲愚。其愚不可及也。

此至美好而我得者。是徒得之。其與我者。是徒與之。何者。我無功。故就今有功。而此功績從何得之。我本無功。何出可得。故與我者。是名徒與。雖然。亦須我與同行。不然者。雖欲徒與。而莫或受之。

靈言蠡勺卷下

十九 二八七

能識此至美好之繇。有七端。因於自然之本光。一。因於超自然之真光。二。因於心之潔清。三。因嘗其味。四。因於恒相密交。五。因於謐靜。五。司六。因於默想。透達經典深意。七。

欲知此美好爲至美好。當觀古今無數聖人。大才至智。而爲此致命。受無窮之苦。聖女亦然。其受苦難也。他人視之若苦。而彼甘之若飴。嗜之若渴。古今無數主教賢人。恒歎息。恒仰慕。恒祈求。恒行百計。建立功勞。行人所難行。

講解傳說言語踪跡。徧天下。又屏棄一切。身世所有。克已習勞。忍辱耐苦。終身如是。是何所爲乎。此不足爲至美好之徵乎。

試觀古今聖賢。所爲講解稱說。覃精竭才。造作無數經典書籍。不啻汗牛充棟。而此輩聖賢。皆言喜等所說甚少。所當說所未說。所不能說者。至多至多。無有數量。其比例。若有與無也。此又何也。

欲讚歎此爲至美好。不能形容。不能窮盡。卽以

靈言蠡勺卷下

二十 二八八

海水磨墨。尚恨其少。以諸天爲楮。尚恨其狹。以天神之聰明才智。尚恨其鈍。以億萬萬無窮極之年。尚恨其短。窮古終天。無數聖賢。無數天神。并合其才智心思。窮慮極想。於無涯無量之才智心思。而此才智心思。猶不足摹擬萬分之一也。

欲知朝廷之尊。觀得罪於朝廷者。其罰甚重。則可知之。欲知此至美好者之尊。試觀罪者之罰。無窮盡時。爲萬苦聚。又無法可以解之。可

以救之。如此其罰至重。卽知施此罰者。巍巍
隆高。其尊無上也。

人有三在。其一體在。體則居之所能限之。所外
無體。其一見在。見則目所接能限之。接外無
見。其一能在。能則事所管能限之事外無能。
此至美好者。體無不在。見無不在。能無不在。
其體其見其能。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行不
在。又於人類萬物。默爲存收。使免傾散。而與
之同行。與之偕動。爲萬行萬動之所以然。

靈言卷下

十一

此至美好。最玄最微。不可以形像摹擬。非但不
可摹擬。兼亦難可思惟。雖復聰明絕世。不能
形容其毫末。

此至美好。不能明知。不能明見。若有思惟擬議。
以爲已能知見。此政極無知見。若更加窮究。
盡思極慮。至於昏無所得。自視爲至愚至懵。
我所想。我所講。我所識。與所當想。所當講。所
當識者。全然未有分毫入處。此正爲有所知。
有所見矣。

有至香者。其本體香。不足爲香。有無數穢惡。移
與相近。悉化爲香。與本香相類。是爲至香。此
至美好者。舉天下無數惡人。嘗造無量惡跡。
若與相近。悉化諸惡。而備諸德。入於聖域。都
成美好。豈非至美好。

盡天下聖人。盡天上天神。相與讚歎。此至美好
之爲美好。時時讚歎。窮無量時。時時以爲奇
異。時時讚歎。窮無量時。時時以爲喜樂。時時
讚歎。窮無量時。時時不竭。新之又新。無有盡

靈言卷下

十二

際

神有三司。一司記念。一司明悟。一司愛欲。記念
者。記念此美好時。卽爲至富。明悟者。明悟此
美好時。卽爲至光明。至高貴。愛欲者。愛欲此
美好時。卽爲至正。爲至尊。而一切人。一切時。
一切楮墨語言等。但一沾此美好。皆悉成爲
至尊至貴。隆崇無比。

有人於此。與人爲善。惟日不足。多出智巧方便。
化誘於人。彊勉於人。如是人者。可名甚善。而

至美好也

此至美好者從造物初時。恒出無量無數仁愛人之智計方略。牖人於善。救人於惡。時時扣我心門。督趣觀縷。有會即投。無時肯釋。必欲相將人類。悉成美好。此其美好。爲至美好。開闢以來。無量數聖人所行所作。功德無數。其所以然。皆繇此至美好而出。自今以後。至於世盡。無量數聖人所行所作。功德無數。其所以然。亦皆繇此。而前後無數聖人。特如繪師之鉛槧。工匠之斧斤。其握鉛槧。操斧斤者。此繪者方繪次。拙工挽筆壞之。良工就彼拙筆。增修焉。更加巧妙。縫者裁剪次。拙工誤剪壞之。良工就其壞處縫補焉。倍益佳麗。此爲善繪善縫矣。至美好者。恒聽人爲惡。及至當機。即取惡爲善。取惡爲善者。今彼從前百千罪過。皆爲立功累德之材具也。正如醫師製度毒藥。匪但令其無毒。且借其毒性以取奇効。是取彼不美好以爲美好。知此能此。恒知此。恒

能此。是爲至美好

至美好者。不能自爲不美好。亦不能令他爲不美好。具此兩不能。是爲全能。

隨其所命。但所命爲者。卽是至善。隨其所禁。但所禁不爲者。卽是至惡。

有在艱難苦毒中。而此至美好者。默爲勉勵。默爲照護。默爲安慰。是此大恩。但得幾微施。及於彼。彼卽以甚難爲甚易。以甚苦爲甚甘。若無此默佑。卽甚易事。亦成甚難。卽甚樂事。亦

爲甚苦。故得此佑者。要其至竟。不得不成吉

福。失此佑者。要其至竟。不得不成凶惡

此至美好者。默能係攝萬物。使彼萬物。不得不於彼趨向。使得微見之。微識之。卽自歎泣痛悔。從前未向於此。未識於此。所作所爲。空費時日。他諸美好。夙昔係戀者。皆是至惡。盡可棄捐。視彼未見未識。係戀於他諸美好。不能舍置者。以爲至愚無知也。此何以故。爲得此者。雖他無一有。已爲至富。已爲至足。失此者。

雖他無一無亦是至窮亦是至貧

此至美好自萬物視之實公有之爲普遍故自
物物視之皆若獨有之爲滿足故

能識此美好與否只在當人人能自進於美好
卽能識此美好愈進亦愈明人自遠於美好
卽不能識此美好愈遠亦愈蔽

欲見此美好先宜瞽欲聞此美好先宜聾欲論
此美好先宜啞欲得此美好先宜去欲嘗此
美好之味先宜不知味何以故不絕世見不

靈言蠡句卷下

廿五

能見此不絕世聞不能聞此不絕世論不能
論此不絕世有不能得此不絕世味不能嘗
此

此至美好但歸向之者必將爲美好不然亦必
大去其不美好如入寶藏而出必富不然必
大消其貧如造良醫而還必安不然必大減
其疾矣

爲此至美好而作者雖微善必得無窮盡之報
其施甚小其獲甚大如此旋念有人悖之違

之雖所作者特是微罪萬萬不可何以故爲
彼是彼故且所犯微罪非微罪也今爲微罪
究其將來必造於無窮之惡

凶惡有二種其一罪愆其一患難此至美好者
患難之所以然非罪愆之所以然所以患難
我者非患難我也正欲用此救我使進於善
使近於美好也

此至美好而欲禍我甚無難也但舍置我便爲
無量數之苦已旋思之但收受我其爲美好

靈言蠡句卷下

廿六

當復何似

無此美好卽無爲善之始亦無爲善之中亦無
爲善之終爲萬善所係皆在於此其係屬也
如光係日如熱係火倍萬親切

此至美好無時無處不施無窮之恩無窮之善
無有竭盡亦無宰制之者而無不屬其宰制
者

此至美好之前無有大凶惡不可救者無有大
美好不可施者

雖有至惡人在於至美好之前而能自愧悔。認
已爲惡。卽彼自謂至惡。已是大善。能自謙抑。
謂已無功。卽彼自謂無功。已是大功。

此至美好。爲欲人至於美好。多用計畫。今我得
至甚懇甚切。所屈抑者甚尊甚貴。所俯就者
甚痛甚苦。令我從之。甚近甚易。種種非人思
慮所及。但我輩不能體認真切。卽彼所爲。我
不能信。或謂非宜。若體認親切者。無論深信
不疑。卽我自心。亦自計慮。以爲非此固不可
也。以此至美好而爲我主。我爲其民。豈非大
福。豈非天寵哉。

靈言蠡勺卷下

十二 三三三

右所論至美好。是亞尼瑪之造者。是萬物之造
者。是亞尼瑪之終向。是人之諸行人之諸願
所當向之的人。幸而認此。凡百無有差謬。如
海舟之得指南。定不迷其所往也。求此則遇
萬福。爲此而死。則得常生。爲此入患難之中。
則是大安樂。爲此淪於卑陋。則是榮福。爲此
貧困。則是極富厚。爲此飢寒。則是極飽暖。爲

此竄流。卽得鄉其本鄉。是人類共所當敬。是
泰西諸儒先所自奉事。所傳教人共相奉事。
是因愛憐萬民。親來降世。以其教光普照天
下。今得天上真福。是定何謂。謂之 天主。述
此書者。無非令人在此世中。認此事。此而身
後見之。用享其福。第此所論。殊未詳盡。卽令
詳盡。千億倍此。亦不能罄其無窮。譬如一滴。
不盡大海。譬如一 盡大地也。讀者於此。
識有闕漏。卽當存之所論者。至爲無窮論之
者。至爲談劣。庶或無譏焉爾。

靈言蠡勺卷下

廿八

三十四

靈言蠡勺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啟編錄之書成於天
啟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
凡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
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同美好之情而總歸
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卽釋氏覺性之說而巧
爲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
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

空際格致二卷

〔明西洋〕高一志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空際格致

二卷》提要

空際格致卷上

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撰

古絳後學韓雲訂

引

空際所視變化之蹟繁矣奇矣明著矣而究其所以然者古格致之學恒以為難茲余將測其畧須先推明其變化之切根然後可切根者惟四元行所謂火氣水土是也

空際格致卷二

元行性論

將論元行之性先陳其名義次序等類而終以各行之說

行之名義

行也者純體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雜物之諸品也所謂純體者何也謂一性之體無他行之雜蓋天下萬物有純雜之別純者即土水氣火四行也雜者有五品如雨露雷電之類金石之類草木五穀之類

禽獸之類人類此五品無不有四行之雜惟元行雜畧有清濁其性則不雜而純也可謂所分不成他品之物者何也萬物有全有分凡分與其全有同名者有異呂者如一撮曰土大山亦曰土一滴曰水大海亦曰水氣火皆然則分與全皆同名也若他物不然如手足不可名人枝葉不可名樹則分與全皆異名矣所謂惟能生成雜物之諸品者何也雜物五品如上所云皆無不包四行之雜如人身骨肉屬土痰血屬水喘息屬氣溫熱

空際格致卷二

二

屬火雜物之類所得四行之雜多少不等如金石等以土為主其餘次之烟霧等以氣為主其電等以火為主雜物諸品皆然故欲洞徹諸雜物之性情非先洞明元行之性無由也

行之數

古有於四元行中正立一行以為萬物母者其說各異而不相通後名哲皆病之定四為行之確數曰土水氣火不增不減其可証之理非一端茲且括其五一曰元

情之合蓋散於萬物者元情止有四主作且授者二曰熱曰冷主被且受者二曰乾曰濕冷熱屬陽乾濕屬陰今任相合如乾熱相合成火、性甚熱次乾或曰二情皆甚而無次亦通濕熱相合成氣冷濕相合成水乾冷相合成土元情有四元行亦有四蓋情如性之傳種然若冷與熱乾與濕相反則不能成行蓋相對則必相乖而不相能於後圖可見二曰輕重之別純體者或輕或重甚輕者火也甚重者土也次輕者氣也次重者水也

空際格致卷上

三

即離體亦不能外輕重但不能稱為元行要其中甚輕者以火為生甚重者以上為主次輕者以氣為主次重者以水為主而已三曰元動之別動中亦有雜有純、之動又有三皆以地心為界旋動週心乃諸天之本動也從心至上乃輕行之本動也從上至心乃重行之本動也惟輕重又有其次之別故甚重至心者土甚輕至天者火次重安土上者水次輕係火下者氣純動之界惟四則元行惟四而已四曰雜體之散壞凡雜體散壞

時必遺其內所含之跡假如木被焚時必有氣之烟水之濕土之灰火之炎漸、漸出則豈不驗稊體原結以四行乎否則木所遺四行之跡由何發乎人身所含四液亦應四行則驗人身亦為四行所結成耳禽獸之體皆然亞理斯多性理總領又証之曰天體恒古旋動即宜有不動之體以為其中心是即地也地性以甚重甚濁得甚低之位則宜有一甚輕甚潔者對以敵之必火也西歐體以相反之性不能相近以生成物故復須氣

聖際格致卷上

四

水二行又居兩體之中而調和之則原必欲四始為不多不火

問金木為元行否

中士曰吾中華從古有五行之說即于土水火三行更加金木以成五行未知此說同于西學否余曰利西泰昔已設論茲畧述其要以証之中華論五行古今多不同按諸前論所謂行者乃萬形之所從出也則惟元行為至純也既純必無相雜矣試觀萬物之成概不以金

木如人虫鳥獸諸類是也則金木不得為萬物之元行也又誰不知金木有火土之雜乎稊則不能為元行矣設稊者可為元行則草石等物宜置之于元行之列則又不止于五矣何獨取金木耶昔大禹陳謨特以水火金木土與穀列之為六府只云其切于民生者洪範亦然未嘗謂為元行及萬物之本也後儒言水而木、而火、而土、而金乃以為相生之序此說誠有難以順非者夫木中兼有火土何獨由水而火土未生時木安

聖際格致卷上

五

得自成乎如土未先生木將于何地植乎夫物之相生今宜無異于昔也乃今之水無土與太陽之大莫能生木必先有木種入土後以水漬以太陽照而後下生根上萌芽而長成矣則古昔亦應如何無所據而殊其說乎又木如生火則木性至熱矣水何能以至冷者生至熱之木耶水能生木而木生火水乃祖火乃孫則祖孫何至相反相滅一不仁一不肖至如此極也乎初未有土金木時獨水于何居存用何器受含乎金由土生

則與木何異蓋金生乎土內木生乎土上本皆自土發
矣且易註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
五生土則五者之生若有先後定序矣今日金生水則
金四當先于水一矣曰土生金則土五當先于金四矣
火二雖居土五之前然隔三四何以生土木三雖居水
一之後然隔火二何以承生于水一乎是其序均難解
故五行之說似于性理無合處仍宜存前可定四元行
之數也

空際格致卷上

六

行之序

序者萬物之文也四元行不雜不亂得可則安不得則
強：力已盡自復本所本所者何土下而水次之火上
而氣次之此定序也其故有三一曰重輕重愛低輕愛
上以分上下重輕又有甚次之別同是上之中有下
之中有上以分元行之四蓋水輕于土氣重于火水在
土之上氣在火之下也但水曰重而不曰輕氣曰輕而
不曰重較從其衆故也蓋水對一土曰輕對二氣曰重

氣對一土曰重對二水則曰輕也以是知水必下而不
上氣必上而不下也二曰和情蓋情相和則近相背則
遠假如乾冷成土濕冷成水土水以冷情相和故相近
濕熱成氣濕冷成水：氣以濕情相和故相近乾熱成
火濕熱成氣：火以熱情故亦相近若背情之行相反
則遠假如水冷而濕火熱而乾二情相背故以相遠問
土火以乾情相和而極遠者以土火雖有相和之情重
輕大異故權衡二故可以定四行之序三曰見訊蓋四

空際格致卷三

七

行之序目前易試也火發為焱常有從下至上尖殺之
形而曰火形蓋不能安下而奮力以上必向極高是也
氣偶入土水之中不能得安而欲上行在土為地震為
山崩在水為滬為泡試強一練至水底忽然突出是也
水若騰在氣域必被強而不得安迫強力已盡自歸本
所如成雨者以太陽薰蒸地濕為雲：稀屬氣故輕而
浮雨密屬水故重而墜：者復其本所也土入水必下
至水底而後安或問水多在下而土在上何也曰造物

主初造天地無山無谷地面為水所蔽但欲適物之便故山時谷水乃流而盈科如人身血脈周流非土在水上也就上論可知火較諸行為尊蓋其性與情皆精于諸行而其能力尤強尤速其功尤大尤廣以故其所居之所宜高于諸行乃易通達而輔造化之業也各行後有本論以詳其性情

行之形

古或曰天圓地方又曰水氣火無定形乃隨所居之位
空際格致卷上

八

以為體況天以旋運故宜圓形四行直行何須圓耶惟性理正論曰四元行必圓其理有二一曰宇宙之全正為一球：以天與火氣水土五大體而成則皆宜形圓上已証之其餘四體亦圓無疑矣二曰四行皆在月天之下面相切也若有他形則火形之上面或方或尖而不圓必于月天之下未能相切以致有空闕為物性所不容也四行之上面既圓則其下亦然苟下有他形則地心之周圍亦不成圓地面既無不圓則其相連之

水與氣亦無不圓矣每行之形後有本論更詳此姑就其總為圓形者言之耳若上所云地方火尖有易解于本論其之或問四行何取于圓乎曰上論天性已詳圓形之妙此又曰圓形存物方者易散而毀以故非特四形諸天至于人物形體草木果實無不皆圓至滴水必成珠性固欲合以成不欲散以致亡也

行之厚

古或較論四元行之廣厚者云每行愈高亦愈廣厚於
空際格致卷上

九

其下者否則高行既尊且清非廣厚于下者其尊清無所顯矣此說于性理不合夫四元行之尊清係于性情而驗以功效非由于質體之廣厚也不然是上之山尊清于樹：尊清于象：尊清于人豈不謬乎至言各行之廣厚古今有定論土之週約有九萬里則土之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三十六丈蓋徑為厚而從周求徑得三不及之一此徑一圓三應作二十二之七為唯土外有水：之淺深不等提以大海為宗即極深處不

過十餘里而其週圍難定惟與地併成全球而已水土
球外有氣之分三域解在共厚二百五十餘里氣外有
火之厚四十六萬七千九百五十三里八十二丈因
知火行極厚土次之氣又次之水居衆行之薄各行之
厚必有實驗可據而于各行之本論詳之此可知四行
之厚不必以位之高低為準也

行之情

古書云四元行各有本情天清而輕氣次之土濁而重

空際格致卷上

十

水次之故諸行之動或上或下由之而異焉然察之復
有可疑者試觀火或從上而下于氣域之內則火非極
輕矣黃金水銀黑鉛奇物皆重于土浮石以上為主而
浮于水上人尸亦然又海中多魚流浮不停則土又非
極重矣而有湖水投之石木不沉則水又有重于土者
氣非極輕則稍帶重而謀水非極重則稍帶輕而謀
則非純情矣以上觀之則四行之情未必確定且于上
論難合也雖然按性理惟火為極輕而氣次之惟土極

重而水次之非由其情之稜也蓋四行之性雖有清濁
之異而皆本純無稜則其情雖異亦無不純惟相較之
時似稜而實無稜者也情隨性豈有性純而情稜者乎
是時火本極輕非至極高弗止氣本次輕故至于火輪
之下即止而不復欲上土本極重故弗至極低弗止水
本至重故至土上即止而不復欲下矣試觀水偶在土
位必上而氣偶在火位之內必下則豈非其自然之情
乎但所謂氣下水上非真下真上也蓋趨于重物之本

空際格致卷上

上

位謂之真上乃氣從火之中而反本位非重物之本位
豈宜謂之下耶水從土之中反本位非趨輕物之本位
豈宜謂之上耶惟俗言然耳或曰四行相較時似然而
實非然亦通由是則上所設諸疑可冰釋也若所謂火
下而出于本輪之外是必為上天之勢所強非自然之
情也至金鉛水銀之情是皆重于所見稜性之土而不
重于深藏純性之土也蓋諸金之所以重而下者必得
之于土乃何能以土勝土而以土之重勝土之重也惟

由于土之或純或雜耳至人尸浮與石不沉之情是皆物內所含之氣使然若所言昂浮之事未為可信焉為可信其為內含多氣不使沉也亦明矣吾斯難論者惟元行之純情而居其所得其序始不及其過空與本之亂者也

行之動

元行或在本所之外或在本所之內其動皆有定論先曰動類括有二曰純曰雜體有二種衆天為一四行為

空際格致卷上

十三

二則純動亦有二種一曰旋動即衆天之動也一曰直動即四行上下之動也若雜動則或直或旋即禽獸及人任動之類是矣今元行或被強而離本所力盡自還本所重者下輕者上以直線為路不曲不邪其動必極連蓋直綫乃萬綫之徑必短故也乃已得本所之動又大不然何也將復其所之動自然也已得其所之動強也假如火行因近天輕而易動故從天動之強第強之者離所強愈遠其動必漸衰以至于無是故氣之下域

不見宗動之強矣試觀書字正像氣之上域明受宗動天之強旋乃大輪居于氣上豈不更受宗動天之強乎凡力能至遠者必先至近故也若宗動天之強不至其氣下域之近必亦不至其水土之遠矣不能動其輕且浮者胡能動其重且定者乎或問曰元行已得本所必致安靜豈可強而動乎強不能常動豈可常乎曰火氣二行雖遇宗動之強但其動未出本所之外故此動亦為全強何也論本所自然也論動強也宗動常也其二

空際格致卷上

十三

行之動亦常也若他動之強則不然矣如氣強纏地下必燥為地震在水下必發為波濤二者在本所之外固其強不可常也

行之純

上云四行純而不雜每行各有定位難相借而不肯相和故上不得着水、不得着火、不得着土有入即出其性然也但自所見而理所驗者四行時相攻破以致生物則各行未有不相雜者也雖然欲釋此疑須知其

純稊有二種為一曰性體之純稊一曰情勢之純稊四行爲元行未嘗有性體之雜否則定不謂元行矣假如火之質止懷火之理模以成火行未能并容他行之模否則火非爲元行反爲四行之雜至論情勢四行多雜而不純者蓋相攻相闢之際未免以情相破相損矣假如土氣相闢而土冷乾之情或被氣暖濕之情所攻損于是土難不得其冷乾之甚情反有異情之稊者而其本性猶然全存不壞不雜也他行皆然但緣各行之界

聖陰格致卷上

十四

內多有他行相雜故四元行亦謂之稊不爲全純矣假如地中多有水氣及火水中有土有氣中有雲有風有水是也獨火輪離氣以上及地近中心之處或爲全純無稍稊矣

地論

四元行之公論已析次當列陳各行之私論而詳其性情矣則自下而上土爲首爲心故先之

地之廣大

古今舉地大之論者甚多甚異而其異之所以然爲其所用推測之法或其所定度分之數各地不同也從諸後名哲所定之數曰地面之周約有九萬里則依圓三徑一法必有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三十六丈之厚矣

蓋論地之廣古者分爲三區而已曰歐羅巴曰亞西亞曰利未亞然百餘年之前從西游海新進他地則古所未聞因又加二州曰亞墨利加曰墨加辣尼加以成五

聖陰格致卷上

十五

大洲矣至論各州各地之客人居止古者多疑赤道及北南二極下之地皆無人居以甚苦甚寒故也然航海者每週全地驗處有人足知前說之非是矣欲明其所以然先論赤道下之和其故有五一曰晝夜均平蓋晝所致陽氣之盛有夜之涼以節之而夜所致陰氣之盛有晝之熱以調之乃氣得其平非他方可比二曰恒有雨澤蓋日既行頂上其照直下多吸陰氣以成雨而調熱三曰受造之初原得溫和故非特足育人物且

善于他方矣四曰地近滄海日气和暖五曰地多涼風以定時來往而其定之故由于日常招陰氣之勢也由是可知赤道不及其左右一帶無不可居也但各地之勢未必相等其甚者人必居山內洞窟以避之至于二極之地無不為人住則目所常見耳所常聞無容疑也倘或寒氣甚酷人必有防禦之法蓋赤道下既有風雨以節陽氣之炎豈二極下無所以節陰氣之寒耶造物者至公至慈豈私一方乎就上論又可知大地之四面

空際格致卷上

十六

皆可居人不必疑也蓋凡物之重者必趨向地心人亦重物也豈有自欲離地反趨向天也乎若人未能對吾足而立則地亦何能自立于天之中心乎愚者未徹物性故致有疑則實有人漂航四海隨處觀驗萬非誑誕也

地較天之大

從古推測天周之廣大以視地球無不云止一點而已者但以理論之又似可疑蓋天體有限則地球以九萬

里之大終有比例也凡有比例者各有分數既有分數何為一點蓋點不能受分者也試于月輪天俯視地體必見三倍大于月今從地視月猶大而不為一點乃三倍于月之地何援而止謂為一點乎正理曰地球較天必有比例性較之于第八重以上之天乃猶然然不足作算矣此說可証有三端一曰地之各方相隔雖遠較于第八重之一方一點必為相近不見隔也試觀各方同時測一星之高大不期而符纖毫無差則地之廣濶

空際格致卷上

十七

比第八重天之大必無足算乃知無分之點而已二曰第八重天中各星甚微者必數倍大于地球也星至大從地視之猶微點耳况從彼天俯視地球豈足觀乎三曰今人在地上常見天體之半若地比天有可分之體必人所居之地平不能均分天體或半為大而見星辰之多半為小而見星辰之少均所未聞也又試觀日月東西正對時俱可兩見則知天之一半在目中必驗之于天猶一點耳倘地畧大惟可以見天之小半或見

月而不見日或見日而不見月即春秋亦無晝夜平之
理中國先儒有謂世間無一个物事大故地德地大者
與此論不相戾乎後學名哲由前論推定地球較第七
鎮星天與第六歲星天猶然為點但至于日輪天而形
始可觀愈下則地球愈顯至月輪天已見三倍大于月
之輪矣此理之確屢驗以測量之器必無爽謬渾儀之
論載甚詳屬天文家與性理無切與也

地凝注之所

空際格致卷二

十八

夫所謂天之中心者從四圍千萬均綫所交而合之處
也古有云地或偏于南北東西未必居天之中心又中
儒有云北地遠天南地近天又有想北海挨着天殼等
說然性理曰地正係着天之中心而不偏証有三端一
曰月食凡日月正對必致月蝕因地從正中掩之也若
地不在正中雖正對亦不蝕且非望亦可蝕矣渾儀諸
書設圖以明此理考之無疑二曰上性甚重故本向必
趨于甚低之位而各方乃同性倘非在中是此處多一

分必彼處少一分必趨低之性有不同矣三曰假如從
異方引重物任垂至地中心其相會必于一點若地非
居正中未能若是此理亦有圖可攷

地體之圓

上已舉此論而未詳其所以然古或云地方如案或如
鼓或如石柱或如盆或又曰下有深根以至無窮中國
先儒于夜短之地曰想是地之角尖處又曰地形如饅
頭崑崙其尖也諸說皆非地必圓體有數端可証曰假

空際格致卷上

十九

如天上以度數作垂綫至地中心皆為三角形三角者言在地心則兩綫合為一角中心為等角此四邊綫皆于在地心則兩綫合為二角也倘地不圓則角不均平測量日星便隨方遠近亦不
等矣二曰試取相等兩盂注水令滿一置山頂一置地
面必下盂盛水多于上盂蓋水愈近地心愈益受圓故
下盂之水出于上盂之水也使地非圓不能如是三曰
試隔數百里各置百大高表各與地面作直角其表地
必相近表端必相遠何也形如輪輻也四曰月蝕之形

亦証地圖蓋月為地所掩而蝕圓影必圓體所生也五
曰人物之環居亦驗地圖不方何也居東者先視日月
星辰之出而居西者後以故彼此有晝夜晝速之異日
月之見蝕東西有先後之殊倘地方則日月諸星東西
當同時而見也又試向北行其愈近北極之星愈高
南極諸星愈低至北極到頂而南極漸與吾對足從北
而南亦然豈不明地圖而無方耶六曰其圖之所以然
地本力趨于天之中心乃其各分必同一性情必各欲
空際格致卷上

二十

得本所是四面爭相會合遂凝結而成圓形矣此與証
圖之第二同理古曰地方論其德不論其形若曰不方
不圓形如盆蓋則居西者見日月之出必先于居東者
正如居山者先于居谷者也今不其然則是地必圓而
非盆形矣若云山谷不夷何能為圓不知山谷之于地
其度數必無足羅英況諸空缺為水所填而更致其圓
乎後水性論詳之或曰地既圓則日輪始出時與地平
相切之綫宜曲奈何見直乎曰綫本曲也其見直者惟

遂視之故蓋人目距日甚遠但見日小于地而寔大于
地一倍六十餘倍也夫大者既見小則相切處曲者自
見直矣試從高山望海無不見平而實非平蓋周綫愈
廣其中各分之曲愈匿而不易見也

地性之靜

上古或擬地浮水中猶舟然或又意地恒運旋天恒寧
靜而居民不覺反謬為天旋地靜矣中士又有曰地有
四遊升降然諸說者之謬一剖自明蓋凡不靜者有左
空際格致卷上

廿一

右上下之直動或有圓轉如天之周動地如直動則有
時不居中測驗皆與況地一離中必向天而上豈為重
物所能有耶若曰非由本性之動或由他動所強乃何
物之力能強地使之遂上而動乎若謂周動則天頂時
利換矣其兩極之距度各星之出入時令之寒熱宜皆
倏忽不定今乃有確據不索何也又試射一箭直冲天
頂其下必不復落于故處正如舟在流水中矣又曰若
地有移動是自然之動乎或勉然之動乎既為一純之

體止有一自然降下之動乃既得本所萬不欲復動若
為勉然之動勉然者未能為常且又果有何物何意而
受強也乎若天之宗動且不及動天下域之近且輕浮
者胡能動天地之遠且重實者乎至論不動之所以然
古今各有定說或曰地以水為據大水復以何為據况
水浮滑豈能定寧地乎或曰地有深根下至無窮夫地
圓而人環居即屬有根何致無窮之根乎况是無底之
根不將滯阻諸天之運乎亞里斯多德性理之師曰地

空際格致卷上

三

性甚重故于六合內必求得甚低甚深之位既得之則
必寧靜而不復動也倘復動是又逆本性而上升矣夫
重者豈可升乎

山嶽

先聖論地初受造時甚圓無深淺高卑之殊惟水徧回
其面而已但造物者將居人物于地面則開取洲坎全
水歸之致露乾土即以所取之土致成山岳陵阜之類
試觀海涯無不倚山陵之足江河多映于阜嶺之中大

約高山多近深谷可以驗其厚生之意也然造成後又
有變遷蓋諸國所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所未有者
或新發而始見是乃地震所致或風力或火勢所成也
若究其山生之為者不但飾地之觀豎地之骨直于人
物乃多益為益或以毓五金或以捍四海或以潯溪澤
或以茂林叢或以蔽風雪或以障陰翳或以界封疆或
以禦寇盜或以闢飛走之囿或以廣藏修之居無算妙
用則造物之原旨以全夫寰中之美而脩生民之須耳

空際格致卷上

三

古說地以甚乾驅逐諸水以故水歸深處必不掩地也
又有說北極星有異德能取土立山滙水歸壑二說皆
非蓋地之乾情無是能力不然湖川江河及于滄海終
宜乾竭也若北極星古有是德今豈遽無何不常取土
而生新山或如舊山使高或水日退而更深乎或又問
曰地情乾已何到處能發濕而湧水耶曰地情本乾矣
但為養滋萬物故不得不濕則受造之物本宜全隱于
水下而造物者復公露之以舍人物而養萬類故地雖

欲適其性之乾而造物者或從湖海或從江河或從山
窟多引陰渠使徧濕發水以脩潤澤而免乾涸也洗物
之甚乾而無濕者難凝注而易散毀乎如沙塵之類可
見或又問曰地之德不外乾冷二情草木及生活之物
宜貴于地矣何反由地生乎曰地本賤于生物然非自
能生之也乃造物者于造成之初即有生草木之命一
以飾觀一以脩用又因各方土情以別種類并賦傳種
之德自此而地之德流通不窮也故俗以天為父以地
空際格致卷上

苗

為母而以萬生之類為子然依性理正論天地實非自
足養育萬生止為造物者所用之大器具耳

地水大小之較

古人多疑水大于地然涉海者常見海中各島及探其
極深處不過千餘里如地厚二萬八千六百餘里則地
大于水也甚晰即或聚天下江河川瀆之水亦未能比
一大海聚天下衆海較地又不啻什伯矣至如地面與
水面誰為寬厚則自古迄今未及詳明或議水面大或

議地面大無理可據而決蓋因海島甚衆而涉海者隨
時遇新島新地非一時所能窮究故難剖明

地水高卑之較

古今論水之位者多端或擬造成之初水歸一處而自成
球且異于地體是水地為二球相切不相通矣且問水球
何據而不流渙以致淹地也乎因知水自不能空懸而
不流下但水視全土則浮于地外若為高而視地面則
行于地中及為下蓋本性就下有隙必入遇土而止故
空際格致卷上

畫

因土體有崇卑水即得其卑處如曰海高于地地又不
見為沉沒如上已証矣二曰倘海高則海中諸島全無
露出者矣三曰倘海高則舟從江河入海宜逆而行遲
舟從海入江河宜順而行速乃素航海者下海則易而
進江河則難吾以知其必下也四曰水之本所在海凡
江河溪澗皆流注之則知海處為下五曰凡穴地取水
必多過于深處下故也六曰水與地全成一球則水自
不能另成一球此理更詳于後或問曰地既高于海乃

巡濱而漂海者何視池如卑下乎曰地從海視之多如黑者恒視如深卑也試觀繪法欲繪井穴幽深等物無不黑之則地之見卑者人目之謬非寔情矣或又問江河從海而出則海非高乎地江河之水皆逆而上矣曰此疑于下卷有正解在江河本論

水體之圓

按上論或疑水火氣無定形乃隨所居之器以為體故水惟滴地而補其空闕正如今人所謂孟方水方孟圓空際格致卷上

其

水圓者是已乃以為圓何也一曰凡性物多愛圓水性更甚試之全水與一方之水同性試以滴水洒空入塵皆成圓體降為雨雪亦復如是即斟水滿甕亦必拱成穹圓則全水之圓甚晰二曰倘地既圓而水或平方必有與地心近遠之別其相遠者便不歸向地方是違本性矣故凡水皆欲附麗圓地必不得方平他形也三曰航海者當日初升不能處同見必在東先而在西後倘水方何不同時皆見必以漸而後日先過此義與土

同用四曰在海中行遠望山頂漸見山腰近始見山足不能一時盡見此義亦與土同用五曰月蝕時地水合成一體之影其影圓則體亦圓由是可知地較水猶不甚圓蓋地既分山岳江海則已定崇卑其體又乾而堅不能如水之柔自為流轉運動則各歸向地心成絕圓形也然土雖不甚圓惟得水為合盈科補空蓋共成其圓也由是又知水與土未可謂全得本位及本形也蓋物既為人用而生則水退地露俱非自然乃有使之不空際格致卷上

其

得不然而于其使然之間猶各存其性持其形而聚得其所矣或問簷溜之滴懸而不下既為自愛其圓性及繼以第二滴乃併初滴俱下何不愛其圓耶曰初滴性雖向下因惟恐渙散故成圓形自懸繼以二滴則愛圓之性不敵其向下加重之力耳或問曰水趨地心否曰水之本所惟地面而已得之遂安而不復欲下矣即復下時惟趨補空闕隨就地勢以與之合成一球而已使自地面

至地心有窟為氣所充水必下至心以得氣之下位而就地之體以成球矣

氣行有無

古或以氣無色不屬五外司疑為無有此說大謬可証者有六一曰無氣則天內空矣地何以不懸空而得居于中萬物何以得生日月星辰何得以外光或以隱德養育萬生乎蓋物惟聯統庶得相濟相保空虛是所大忌避也二曰禽鳥無所賴則不能飛：者以翼御氣如空際格致卷上

芥

人用手御水而得浮也三曰風寂時人急趨走則前面若有物觸之者然足非氣而何四曰人向空中揮鞭定有聲響凡彈射皆然夫聲從二物相擊而生若空中非有氣幾無他物以生聲矣五曰一室中西門相對開合此一門則彼一門亦動又人在空中急行其憲之紙及諸條懸之輕物亦動非由氣而何六曰室中寂靜無風見隙影內塵埃滾：上下所謂野馬者何也必氣使之然矣數端不足證有氣乎至其變幻莫測則因應感小

大之不倫耳非難明也氣惟實有而萬不可無一則以資喘息之功一則以運天光物像及人物聲音之跡一則以存水火等類之性蓋氣一缺則人物之呼吸遂輟而內心火及其生機并滅又上天所射之光形物所發之像諸體所出之聲無所憑據無由至于所當至而資存其所包含內物之體也若言無色體可見遂謂之無則彼風聲臭味及鬼神人物之魂諸不屬人目者悲當謂之無乎夫外目所不及者有理之內目可及也

空際格致卷上

光

氣之厚域形動

前既論性之有矣而其形體性情各有本論不可混淆析之如左先曰氣之厚按諸名學之論約有二百五十里何以為証太陽攝土水清氣無所阻而徑冲直至火輪而止乃以甚乾甚清易燃而變火其微者一燃即散是為流星厚者燃不易滅久懸空中是為彗字必係氣之最高域矣用法測其高不過二百五十里使氣再加厚則所視彗字宜更高懸若強以彗字之上尚有清氣

此氣非受于火亦近火性當于火域內置算不足算于氣域矣渾儀諸書多端証此說可考

次曰氣厚分有上中下三域上域近火近火常熱下域近水土土常為太陽所射足以發煖故氣亦煖中域上遠于天下遠于地則寒各域之界由何而分以絕高山為界上為上域風雨所不至氣甚清人物難居下為中域雨雪所結自此以下為下域夫第其寒煖之分處又有厚薄不等若南北二極之下因遠太陽則上下煖

空際格致卷上

手

處薄中寒處厚若赤道之下因近太陽則上下煖處厚中寒處薄以是知氣域之不齊也次曰氣之精雖本甚濕次熱因所切之他行他物易染于熱而失元精之純假如上域熱者以其切近火輪上恒接火星之隕下恒接乾氣之升又被運于宗動能增其熱也下域雖不若上域之燥熱而亦過本情者一因土中發出之熱氣一因日暈從土反退之力一因山洞內常有火炎中上而染其情若中域反為甚冷一則上遠于天下遠于地

一則所接土水出升之氣既遠本所易失所借之熱而反本情之冷乃生雲雨等所屬陰物也又内生之冷被上下熱情所攻更加其冷一因不見運動于上天即無生熱之端次曰氣之形雖難結注大槩為圓蓋下域猶週土水之球故亦與球同圓若上域因切火輪而隨上天之運易致浮動且或厚或薄以故未能圓若下域矣次曰氣本止有上動之自然蓋純體止有一純動也乃其止有上動不能復欲他動者物之所以動以得所而

空際格致卷上

三

全性也氣性未得所故上動以求之至既得矣即足靜矣何須復動乎因知氣既為純行止有一自然之上動而已若上域所受宗動天之旋動不為自然矣若為自然則中域下域何不并旋運乎蓋物分之情勢亦為全之情勢動也如氣火之全性本欲上則氣火之各細分亦必升矣土水之全性本欲下則土水之各微分亦必欲下何疑之有夫氣之下域既自不能動則上域之旋動安得為自然哉次曰氣之清濁和乖或上由星辰

之異照或下由土水之異情蓋星辰各有隱德滋育萬物乃因各相會相對之勢必致異情異致而氣體又甚軟甚順易受諸天之變諸動之染者也又甚輕甚浮以其所染外情易入人物而薰染之又土水時發濕乾二氣無不帶原而傳于空中之氣也由是推知人物之智愚美惡妍媸強弱等情皆于各所吸之氣大有關係矣

火行有無

古者或意氣上無火而以地下之火為元行或又以置空際格致卷上

之于地山之內以外所見者為內火之跡也然依性理實論無不認四元行中火為最尊為最貴而位于三行之上此論火者上已概舉此宜畧詳之凡萬物之生育以熱為主蓋熱主作而力甚大非他元情之力可比元情必有所從所主之行如水主冷土主乾氣主濕火主熱則熱情非有元火之行何所從何所歸以為主也又大性清細宜為至輕既為至輕即宜冲飛于諸元行之上試觀下火之燃炎上乃分火之性情必不異于全火

之性情也若論火輪之不見是必有故蓋元火非如下土熱熱之火極淨極熱但目無新炭供焚之料以傳其光無體可見倘遇可熱之物則光必立發如葦草及流火可証如陶甕火候既到而火息雖目不見火而遇物便燃更速更易也其詳並列于後

元火厚薄等情

論性者名師定元火之厚約有四十六萬七千九百五十三里八十二丈何以驗之從下面始則視葦草便知空際格致卷上

氣火相分之處也從上面始則觀月輪便可以測月天與火相分之處上下二界已定則其中之隔處如指掌矣然元火必如是寬者何也曰一因其甚遠于地一因其甚闊于物使不然則其熱不足敵水土之寒而太陽之光照亦不足以氤氲宇宙之廣大即人物無由長育矣且南北二極有半年夜時非得空中元火之廣博何由以遂其生乎或曰火域既寬如是而其勢力又本大非他行之比不

有焚燼下物之患乎曰否也火域上下必有他體之力以破抑之上則月與土星俱有陰德下則中域之氣有所含冷濕之情時、破火之烈不使肆殘下物也況彼上火之體最稀且薄即其焚燼之力亦短不似下火為質粗厚因而焚燼之力亦甚大也如火燦之熾熱不如炭火炭火又不如着火之鉄是也或又曰下火非時得薪料必息上火何以無料而常然乎曰下火係居本所之外因受他行敵攻故非恒得薪料之供萬不能永存

空際格致卷上

一

上火居本所遠于對敵又本域廣厚易自存不復須他料以供之矣下火易損滅故人脩燬火之方耳一曰元火之形大都為圓蓋上面切于月天、圓即火亦圓不然火上面為他形天火之際未免有空物性所不容也若下面依上諸論不至圓因其與氣或赤道下或二極下有厚薄之故也則所謂腰子形是也是雖非全圓而亦近圓矣或曰下火上炎時形不圓而尖分火之形如是則全火之形無不然矣曰否也下火係居本所之外

清且輕者先炎而升其次者連升于後濁且重者又復在後其形故尖何足定元火之本形耶

三曰元火固為純行止有一自然之純動乃其所以趨上者是也上論已詳此外上被宗動天之動自東而西但係天動非順火性故不謂之自然亦非逆火性故不謂之全強惟是受動于天猶然不離本所因能永久而不壞若諸他動或縱或橫皆屬強而不得已之勢也

下火

空際格致卷上

二

上云人脩多許燬火之方今試詳之或以玻璃水晶等窪器向日映取或以硬體擊發或以宿火引傳然硬體相擊而生火之所以極難測難解名士有論曰硬體相擊時其間虛氣被逼迫遂成清薄既薄則易熱既熱遂燃而射出其光矣試觀相擊者體愈實且硬其生火愈速且大何也蓋體既堅實則其逼氣不肯少寬于是所逼之氣愈易薄細因速于感熱而焚燃以故鋼速于鉄鉄速于骨、速于竹、速于木因是知相擊時先燃者

中所逼之氣也。氣既熱，便致燃隣物，而物之乾且薄者，愈易受燃。如硝黃如草棉等物也。至論日光所生之火，亦有他故。蓋光本足生熱，遇諸窒體，不能透過，乃退而以重暈之力聚熱隣氣。蓋窒者能收氣不散，故也。又有週邊厚，中心薄之玻璃境，日光透過，亦是燃所射之物。蓋日暈收束于薄心，故力大而光毒也。

二曰火滅之故有三：或被敵攻，或乏供料，或小火為大火所逼。三者各有本論以証之。凡火受土水氣冷濕之

窒，格致卷上

葉

攻使而不能敵其強，便滅而不復甦矣。又凡火被外氣漸削其力，而不繼以補力之料，亦不能不滅。又雖薪料不缺，第其料驟加，不助火力，不惟不能養火，或且致滅。熄與無料等，假如油本以養燈之光，使油太甚，失宜必致燈滅。此理非特火也，即人致養之道亦然。蓋人有內火，軀命所關，其與外火生滅同一道耳。若上所云小火，或為大火所逼者，大火以強力擅取諸料，而小火一則被外氣之攻，一則因無料補力而存，體故亦不得不滅。

也。然小火驟湊為大火，至成一火，而實不能滅矣。或曰：火既為外氣所攻而滅，又何須氣以存之乎？火藏器內，無氣出入，則必滅息也。曰：氣也，亦供火之需也。蓋火燃時常生烟煤，凡物甚礙火之清養，故非得新氣而遂散之，并供元火，必致損滅。彼塞其器口，氣無由出入，而內無料可食，又為濁烟所滯，得不滅乎？又有云：外氣之涼濕，約抑喜飛之火性，不使散煥，倘大約注于小口之器，必致氣甚熱，難傳清涼之氣，以濟之，故終不得不滅也。

窒，格致卷上

葉

亦通。但言火必須新氣以存者，必非太濕太冷之氣不。然火力能敵而不滅，故因知將滅之火，輕煽之則復燃，而長大煽之則易消，而敗。又火居陰處，久存居陽處，易敗。概由陰氣之涼，抑約浮性，而不致散煥。陽氣以熱相通，引火力既散，故易致滅息也。或曰：上云外氣攻下火，終必滅之，故云火必須氣以自養，存二說不矛盾乎？曰：否也。火氣二行，以熱相親，可以互相保存，又以乾濕相敵，可以互相損滅。下火之體雖微，惟以強力攻氣，則氣

亦易化為火而自養焉下氣之力雖微惟以大體攻火則火亦漸化為氣而自益焉夫二行相攻相敵以致相隕相滅旋又相資相益以致相養相存造化之功其妙如是

或問曰元行各足懷保物生如氣于禽鳥水于魚鱉土于走獸乃火域甚寬獨無此功耶曰古者多云下火亦足懷保生物西言火虫然後學多非之云生萬物不能存于火內何也夫物之生必欲熱冷乾濕回元情之和

空際格致卷上

火

若火甚熱且乾必勝敗諸他情和情既絕生意何由存乎由是亦知借他負形之物于火內必不能永存雖然火域之不懷保生物非其性之卑力之弱也適以見甚清甚強不容他情之雜其懷保之功更非他元行可比也

空際格致卷下

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撰

古絳後學韓雲訂

元行生物

凡元行始交必以相反之情相攻相雜則各行之情已見損破而其元性仍存不至見滅變于他物假如乾氣之生從土濕氣之生從水被熱之異情所雜故冲上生風生霧生雨生露等類則風霧雨露等雖不存其土水

空際格致卷下

一

原情之純然其元性猶然在矣因知元行交結所生之物有二品一變而未離其類謂未成之物品如風雲雨雪等類及一失本性而變成他物謂成體之物品如金石等類是也此正舉其未成者乃有四焉或屬火或屬氣或屬水或屬土因序立論以析其性情如左

火屬物象

其象甚繁而大且顯者約十有四為火燄為火鋒為狂火為耀羊為垂綫火為拈頂火為卓火為流星為隕星

為飛龍為雷為電為葦字此皆從乾氣而遇火燃結成其象

火燥

燥氣繁而清漸騰空際伸而長之忽遇火燃則有火燥若俗所云火把之象也但氣之質厚薄清濁不等故其光之巨微體之長短及隱顯之速遲亦不等矣惟氣愈清薄愈易燃而亮愈易滅而散

火鋒

空際格致卷下

二

氣至空中長廣等齊停注不動而火燃之如火鋒或火箭或火棟

狂火

乾熱氣濁且多含膏油不能冲高忽值寒氣圍逼或風所觸激則易燃而浮且非法亂動故謂之狂火也人于夏秋月夜間疾行多見之或在人先後左右何也其先因人疾行時逐其氣故也其後因人引其氣比從故也其旁因氣為風或他體所運故蓋此種氣易為浮動大

抵多顯于坵坎中以內有積尸故也故空懸之尸生是氣尤多此中名曰燐火

躍羊火

燥氣冲高其體不廣而長厚薄不等始燃時先從其氣之清薄者傳跳于其厚者致成羊躍之象或曰氣之體質畧厚其外圍之氣畧薄似羊身之絨大然于外又連于中若羊躍然

垂絛火

空際格致卷下

三

燥氣不拘下厚且濁上薄且清者先燃而炎濁者後燃而下乃其成若蠶立成一垂絛上尖下厚之象也

粘頂火

薄細之氣從土氣出浮游不能定立以故易燃易散然多見燃于人行時之髮或于馬行時之駿因髮與駿有膏油故今蠶毛及細繒以手持之即發火且磔有聲亦是其類

雙火單火

單火因地上燥熱之氣甚肥且黏偶被外風鼓擊或遇外寒圍迫因而燃之其氣猛而未散必生暴風變者是氣既分為二乃消散之先因知暴風將息矣故單火多凶獲火多吉航海者屢驗之俗多以為鬼神所顯謬矣

流星隕星

有二種一者或氣微而長清而細燃其一端或橫或直漸燃至于他端而盡乃成星流星墜之象而氣寔未移動矣一者或烟微而短一經燃着更輕而易動或無阻

空際格致卷下

四

而上遇雲之寒所迫即燃而橫飛漸化或有氣多含渣滓受火煨為石而隕乃成流星隕星之象非特夜間有之即白晝更多特為太陽所奪故不顯如星宿也若星隕隕多者必驗暴風之起蓋流星與風槩從一元質生發若多方見星隕隕則多方必有相拂之風將至而燒物也或問曰二種流星行時似遺明跡或一大線或一火路謂此火星從此跳彼不可也答曰是惟目之謬耳星流之捷使人惟視其所從起及其所至而不分其由

行之漸譬之雷下甚疾人不及細分其下之漸次正見其所遺之跡如一大綫耳

飛龍

地出之氣不甚熱燥察厚冲騰之際忽遇寒雲必轉退下乃其旋迴之間必致點燃而成龍飛之象又因其氣上升之首本清潔其退迴時點燃之象猶龍吐火而旋下之尾又為寒雲所迫目細而蜿蜒若龍尾然俗以為真龍謬矣

空際格致卷下

五

雷

旱地發燥熱之氣漸冲入大厚雲中被雲之寒濕圍繞攻迫若欲滅之者而乾熱主動又迫欲自全故奮力飛流往來求出其飛流之際氣愈加清薄性愈欲開散不容鬱于內以故衝擊致響而為轟雷當雷鳴時寒濕為燥熱所勝旋即燃烈忽爆出而有光即電詳後論中聲即迅雷也其體大其聲亦大或寒濕圍繞不固乾熱以漸出但殷雷而已殷雷聲之小者春夏多于秋冬赤道下多于

二極下蓋春夏之月赤道之下生燥熱之氣甚煩易結為轟雷故也然雷聲亦有不必先燃而後鳴者因二體相撞猶足鳴響如鞭擊氣時必致鳴但氣不必燃耳又有說曰雷鼓之鳴非止氣衝雲之勢也凡二大厚相擊亦可成雷何也二氣相擊相關足致雷鳴則雲相撞相破之時何不足成雷乎或難之曰雲山時相撞何不響耶曰凡雲與山相撞之勢大不同于二雲相撞之勢蓋山本停寧不生闢裂乎物雲遇之因而圍繞卷無生

空際格致卷下

六

響之勢即或作響亦以風勢猛烈過山岑強敵之故終不成雷聲耳或又曰間有太西天晴無雲曾有火山倏崩而吐火沙硫黃與惡氣甚衆其冲空際爆響如雷因知雲響之勢有從地體鼓擊者非止氣強開雲而生矣又知轟雲約有二種或氣流雲內久而無路可出左右冲突其響連綿幽深正如牛聲其一也或氣流而終闕雲大響其二也但雲之厚多有其層則氣之勝而闕裂夫雲也每層必鳴多層亦必多鳴也又迅雷之雨必大

者因其激散遂合併俱下也其露必速者激散已盡無復積滯也

電

古時未明電生之所以然或以為天中所降之一火非也如其秘一則以天體為有火一則以天體為可分皆性情所不容或又以為太陽所照之火亦非也彼深夜悉無太陽之光而電猶然顯著則與日光何與哉正論曰乾熱氣既困鬱于寒雲之內流飛冲突或着火燃而

空際格致卷下

七

發光則為電若或有雷無電是由于氣質之勢正足發雷不足發光如上篇已論之矣雷必先電必後乃人見電在先而反聞雷聲在後者何也目視捷耳聞遲光之跡微而神空中無滯故速傳到目聲之跡粗而厚空中為氣所滯故聞遲也嘗見權川者以楫激水人見楫起水外矣而後聞激水聲一切放銃擊鼓遠近皆作如是觀然亦有時雷先聞電後見因其氣鳴速而燃遲又緣雲或甚薄與乾熱氣不能敵爭故足發電不足發雷

雷降之體

俗以雷降之體為神所謂雷公非也神皆靈而無形雷有形而無靈或以雷為石亦非也雷雖帶石而降其原不為石蓋雷能透入物體石則未能雷之體無他乃乾熱氣困鬱于寒雲之內流飛着燃因奮力衝突至強劈雲而下當其氣含雲內時雲勢原密爭敵不裂則氣由內行久之凝結成石于是更急撞擊雲旁終劈裂之而下凡所遭硬體無不破碎也即是知雷降之體論其卑

空際格致卷下

八

行者不過一燃之乾氣而已論其運行即彼着燃之氣同帶一石而降下矣其下也亦無定規故常有象或以為箭或以為標或以為鈎或以為雷公楔但緣其氣凝結厚薄不等故其降或未至地而先散或至地不能透而散或深入至數尺而止蓋石類之先後左右多有所帶之熱氣常隨其發揮以為上下縱橫然而橫下者多矣蓋火性欲上炎而強欲出雲之勢上下初無定向如力均相敵不能相讓而氣又不能停注于是遂橫行

時火性漸劣而原所強出之力猶存故終必下而氣之下也猶然凝結未盡其虐故能損物而凶俗多以為鬼神者謬矣又知雷體與電體不同電之體稀且薄其燃有漸次發不齊一在雲內顯着必不外出若雷之氣更實更密燃即齊燃發即齊發倏然劈雲而下矣是故乾熱之氣能生電而不足結雷薄稀之雲屢發電之光而終不足成一雷之鳴若生電之氣復得地氣積加之者庶乎成雷之體也由是可推冬夏二時雷寡春秋二時

空際格致卷下

九

雷多者冬月氣不多熱故難點燃夏月地氣甚乾且熱亦即甚薄且稀故所成雲薄稀也既薄必亦不足成雷矣若春秋二時因寒熱平均而氣無已甚故成雷獨多耳試觀和溫之地多見厚雲輾結多聞迅雷鳴響也其雷降之體多遺硫黃臭氣者或因其氣原從硫黃之地而發入雲內而作雷焉或因其氣于雲內凝結可以生硫黃之性如在地內然正如一氣在雲內可以生石與在地內無以異也又如雷之種不一其火有名而甚異

者大約有三一穿物體因其氣甚清甚銳故一擊散物體或入終必復出不能透物體因其氣甚密而結故一燃毀物體因其氣深含火性故要其燃燬物體之勢亦不一或止為焦或又焚燃或又燼燬其為焦而不焚者氣之畧濕而火力弱也擊散物體而不燃者氣之甚乾甚密也其先氣透物而又不燃者氣之最清微也

雷之奇驗

一雷多擊山頂大樹高厦峻樓何也是諸物高于隣物

空際格致卷下

十

之上先迎橫飛下擊之強力也一物未受雷擊之先必顫動者何也雷擊之勢急迫必能動先後之氣、又因而動物試觀人馬諸物捷馳之時多致風氣搖動左右之物也一雷降而擊物事有甚奇者如囊中金輻中弓鞘中劍雷惟化其金其弓其劍為囊鞘或無恙或微有所損矣又擊人體止碎其骨不傷皮肉大抵物之剛硬者毀柔虛者存何也雷降之力最强凡值硬物對敵而阻其行者不得不注其力久奮而終必克勝旋至毀

敗矣若柔虛之物無力能敵雷乃以極清之氣瞬息通透不暇損壞也一雷下時或值酒在桶焚燼其桶而凝結其酒不便湮泄何也雷之氣燥熱遇乾料必焚且消乾其酒之冷濕而凝結矣試觀鹽硝硫黃等質本流者也乃以日濕氣之乾猶可凝結不流雷值衆液不能透其內而化乾之亦可結其外面至或厚皮使堅持內液不至泄散正似水鳥或凍其外足以包含其未凍之內水不使流渙也西地有草名白色畧入葡萄酒能使

空際格致卷下

十一

其外結一厚皮雖破其盛酒之器酒猶然含注不漏但結皮不能久而易壞耳又或有雷下其桶存而酒消化者必由于桶之勢為薄易受雷氣之出入而不敵阻之也若酒則被熱氣消乾矣又凡一物之有毒者被雷擊多失其毒物之無毒者被雷擊多反負毒何也曰毒氣或主寒濕雷氣反主乾熱故擊物時以相反之情多減其毒而不暇遺其所自帶之邪氣也雷氣又屢自帶黃硝等類之染故擊物時即致毒于內如酒被雷染之後

必不可食者非立死必目眩心迷矣

彗字

上古多以彗字為繫天之星與七政並列因云有本運與七政絕異此說非也諸政及列星自有定運恒古不改而彗字獨不然諸政與星其形圓其體永存不壞亦無長減而彗字不然又問曰有二彗字同見一東一西又或同見于東則七政之外非止多一星政也又測彗星之位明見係月天之下故知不為真星矣則依性理

中降格致卷下

十一

正論先曰彗星之質乃地所發之厚氣而結成為地氣厚如濃烟以甚乾而熱故能冲空而燃以甚濃而粘故不滅而久懸矣彗星見時多有暴風迅颶旱涸之患足驗彗字是衆燥熱之氣充塞空際而生上古有一大彗星懸看七旬不滅其後迅風肆作強攝山中巨石拋于千里之外

次曰彗字結生惟在氣之上域以三端証之一曰彗字從宗動天而運何也氣惟上域之運從宗動天二曰氣

之中域不越峻山之頂而彗字高山頂猶遠三曰氣之中域甚寒且濕而彗星之質甚乾且熱故未能住于其域而久燃矣因知彗星本處惟氣之上域乃近火輪故易燃易存而能久懸也其上見着處又多在冬夏二至界

即赤道南北
二十三度半

之外罕見于其內者

次曰彗字多結于秋月蓋春時未備如是濃氣冬月寒濕能遏抑其氣之發夏月又炎乾散敗獨秋月以網氣足發而凝結甚易也雖然冬月亦可結或向曾有見之

中降格致卷下

十二

者焉至言彗字所見限期未易可定或云其甚短者不下七日其九者不過八旬或又曰且久者可延六月但于一千五百年前如德亞國曾見一大彗星暮然始滅若其久燃之故其氣厚而粘耐久焚也其大懦弱遲行不易滅也其地所恒發氣繁衆正豈久養其燃也

次曰彗字之動不一自東而西隨宗動天與火氣併動即常動也一自西退東同所係之氣與火同一浮輕之體不能全受上天之動力故較大氣之動稍遲動

因似運動而實非運動耳一或偏向北或又南或他方因上有星以招攝之或從下有氣以引透之也一或見升降升者因下面之氣消缺而上面者猶存因似升矣其降者因其地新發之氣加于下面而上面之氣已燃盡或因其氣之清者燃盡則其餘之濁者重必降矣

次日彗字所見之色不實皆偽也或銀色或紅或如焰射光或無光而色如血或渾如烟是皆氣之異勢所至

四時格致卷下

正如大質之異惟由于新質有不同耳

次日彗字之形亦不一或圓而其周有積或長而其上有首下有尾或附比一星而係之或無星而獨見係星者由于氣之上中正對是星燃而懸之非氣實至于星天也正如日月或見有光圓之而是圓光惟係氣中不能臻日月輪之天也目視之如連者目之謬也凡物相遠者會于一視線之上必使視之如相連然試觀地面與天邊無不視之如相切者因天地之相隔遠于人目

故不得明辨之也

天河

天河本不屬此論但古或以為火屬之象故列于此中謂天河西國謂氣通因其色白如乳也古或曰天熱之跡也此說非也觀其以白為色絕異于熱情則不為天熱之跡且熱情本屬必壞之物也或又曰天河惟為一大之道亦非也天河皆在天內而本體甚異火體何以相容也或曰天河乃日所不及照之多星蓋云地隔空際格致卷下

日光諸星乃以其微光發見而成一河狀也此說雖畧近而亦非蓋列星無時不見照于日而地之影未及掩也又天河本有定居其內之星亦有定象恒古不改果係日不及照之星而成則日之或北或南其所不照之星亦必不同既不同則天河之處與其象亦不能同矣今竟無不同何也或又曰天河非係天內惟居空際又非為多星之會乃多氣之積氣之清薄者多冲至上域正對大星之照必至照染地氣恒繼續不絕故天河恒

然不滅也此說亦非有駁論一曰地氣或厚或薄或衆或寡或清或濃定不能久守一規乃天河終古恒居一處恒守一規恒成一象一色未見或改二曰使天河必在空中如彗孛也則其上對之星從旁方視之亦必不同今天河上對之星永定不移因知必不係空際也而其位蓋甚高矣三曰天河之運動大異乎彗孛若係空際如彗孛則與彗孛之運必同無大異也性理正論曰天河實在第八重列宿之天蓋其運動正第八重天之

空際格致卷一

十六

運動而已若論其體乃天體內無數之微星耳星因微未能射光以擊人目如諸大星又因其密故交射其微光而成白道或白河之象焉或曰第八重天之質或厚或薄不均其畧厚者不退所接日星之光致成白道白河之象此說亦通至論其形勢周圍天體所公之兩切又廣闊無他圖之可比其道中之星處、不等故其色其光與其闊處、亦不等矣

氣屬物象

火屬之物象已明以宜言氣屬者其象多異色而顯故必言其色之所以然而後列陳其性情

空際異色

色有二種一從寒熱乾濕四元行之情相交而生是乃真實者然正于襟體之物可見若純體必不能見矣一從光照物體又退反之勢而生是乃幻妄者易顯亦易散矣其真實有本論于此無與其幻妄者當詳論之而究其所以然始論其色之質或氣或水氣畧厚而密

空際格致卷下

十七

水畧薄而稀方可成色又其所以顯之處大概在空中際其橫者即光也其作者即太陽與射光之物也其為者即宇宙之萬物之全也其色之異品或由氣質厚薄或由輝光進退或由空際之異勢或由目視之強弱凡光照空際之體甚厚其所生必深而黑其體稍薄而濕色必青若又畧薄則色見紅其體又薄則色青綠體又青而稍帶厚則色為黃如日月星辰之異色多為空際之染所致正如火焰之異色多由其交烟之異勢也

虹霓

虹霓本然之妙及其所以然之奇為衆象首茲述其結
成之次如左

凡成虹之雲必欲薄其前以容日照而厚其後以退所
受日光正如玻璃鏡然若稍有不然難接日光定未能
結而成虹故形容虹者曰虹乃潤雲被日對照所成多
色之弧也曰雲乃虹之質體也曰潤以指虹質之勢也
蓋雲非方化雨者不能生虹故曰被日對照以指其虹
空際格致卷下

十八

之造作者并其受造之處也蓋虹非雲接日光不足以
生而日非正對又不足成故虹朝西而暮東或東北也
曰弧以指其形之曲也曰多色以別諸一色之他弧他
象也次曰人必居雲與日之間始可見虹何也雲正如
鏡回退所接日光因而成虹則人非居日雲之間萬不
能見雲所退之日光并其所製之虹象也設雲在日與
日之中難而日之分成虹而人目之必無虹設在
雲與日之間難迎日之雲成虹而太遠又不及見于人

何也虹之色象能擊及人目者十五里之遠而已若彼
日外之虹其遠不止十八度四千五百里目知人目必
在日與雲之間而天虹乃可得而見也

次曰同時多虹可成假如日及午東西方各有足成虹
之雲日照之無不成虹第人止見其一因人不能并居
二異方故也又使一方併有二可虹之雲日光對照其
一正對者成虹矣且復回所受之日光照相近之他雲
而成第二虹矣又從第二雲之日光退傳至于他雲仍
空際格致卷下

九

成第三虹矣但論其色之奇第三不如第二第二又不
如第一因第一乃獨受正照之日光而第二第三所受
者特日光斜退之照故也

次曰日月亦成虹但不能如日之虹有多色正見一白色
或又稍帶黃色而已蓋對月之雲雖亦成虹而月之光
懦弱不能深透雲體以成多許異色也

次曰虹之異色皆幻而非真如燈燃或見多色圍繞又
對日噴水見多色于空中又曰鷓鴣白日其頭亦發多色

則是諸色偽幻不寔何也諸色時顯時渙由于日照雲之勢而不由元情之交正色故也紅色雖繁而其要者約分半圓為三其上如香圓色中如青草色下如紅花色若其所以不同由于雲之厚薄異勢蓋雲之上由畧薄故接日照即顯黃色中体畧厚故顯綠色下面更厚故顯紅色矣又其雲薄厚之異必由于氣之勢異也氣之愈清且薄者其騰愈高而接日光愈浮其回光愈的其所生之色愈輕淡矣氣之愈濁且厚者其騰愈下而

空際格致卷下

二十

接日光愈其回光即愈強故所生之色亦濃深矣至言第二虹較之第一其色雖等而其序相反蓋上反為紅中綠自若而下者反黃矣其故以鏡發象之情勢可推也二鏡相對時其所照物之象必政相反蓋一以為上一必以為下一以為左一必以為右也

次曰虹之形小半圓而已其故由于雲之質日之照人視之勢不能不然矣又虹高必由日低虹低必由日高又日或在東西之時其虹必短而濶在中天時虹必窄

而長又晝短時虹甚密夏日午後則甚稀至秋分後時時可見乃雲氣及日照之勢使然也

次曰蝦蟇為雨兆蓋雲必濶而將化雨方可成虹則虹于下後顯發必主來雨之多至晚時顯知雨之微薄矣若顯色深重其雨猶多因降雨之雲為多故二蝦蟇又為晴兆蓋雲之厚而且結者未能成虹則必降大雨若成霓之雲薄于前而厚于後已化散為微雨矣化既盡天必將晴因知霓雖主雨不能大且久也

空際格致卷下

三

雲窟

深夜空中多顯形象未徹其所以然者必生忌諱語舉其要而釋其由

凡清氣繁騰空際疊結廣延其內畧密其圓稀薄乃在星光與人目之際即成深穴象蓋其外稀薄能受星光故見淺而內容厚未能深受故其深與窟穴無異也繪法凡欲畫深者遠者必多置墨而以粉地圓之若欲畫高者反是

圓光

地氣多積于空中或結雲與否但其氣週圓均齊厚薄不至相勝于此忽被日月或大星從上來照其光不能通透氣乃退而閃散于週圓致圓光之象也此象月下多而日下少者因日光之力原大化散其氣不使結成團矣若月光不然倘光圓漸密必為雨來之兆蓋驗濕氣上升之象氣聚必多結雲而生雨倘是團又從三方化散必為多風之兆若又自化而開散必驗天晴之意

空際格致卷下

三

蓋氣之熱者消化其氣之濕者雨無由可生而天自晴矣

墜條

氣至結雲時其厚薄不齊則承日之旁照而其光深淺不等因所致之偽色亦甚異然其色承雲勢退而下垂正似日射之暈故成墜條之象其色與其伴俱無定數而其光多類虹也

多日之象

太陽行時不拘南北忽遇潤雲在旁其雲間日之面為薄故深受日光及像其背日之面為厚故所受光與像不能通透乃退而不及人目與成虹之雲畧相似致見日有二其一係本輪乃真者一條旁雲乃偽者正如對鏡者必生像于鏡內凡在旁者見一真人與鏡中所退宛有二像矣又清水亦可取驗其在泉或有在盂一受日照無不生日像在天與在水二像無異也若雲之正面不清薄必不能深容日光背面不厚密必不能回退

空際格致卷下

三

日光內體之清密厚薄或不均齊必不能于日之全像或受或退也試之鏡與水無不然矣倘此雲或二或三在旁相列無不相傳相承致人見有多日矣又說曰惟日升降時則致多日之像若在頂則難得成蓋日在頂直射其暈于地而遇潤雲必晞化之難以久存而成是像也又雲太遠日者不能受光又太近日者未免化散惟遠近得中方可成之

或問曰日則見二或三矣若月如何答曰月亦然其望

時輪既滿而力更大故值潤雲而倍數端者無不傳其像而見二或三矣三者惟中為真月在旁者偽也日亦然

或又問曰依性理凡像自不可見惟引人由像至見其物而已日之真像惟一乃何見之如三乎答曰日之實像惟一而像之三者皆引人由是以見二日也但日月所發本像之象直擊人目而引之人遂直見日像在在本輪若其花雲隨下之日像曲傳而下則引人見日如實際格致卷下

雷

在雲內而已故三像正傳一日之辭而其所由之道有所不同矣又說凡見日多者必為雨來之兆蓋濕氣聚也若偽日在真日之南其雨更多因南方之雲尤濕而易化為雨故

風

古者多以風為充塞空際之氣也靜則為氣動則為風此說非也蓋無風時空際之氣猶多端可動假如人搖手使扇揮鞭等氣即搖動如鼓發鼓震金鳴樓偃屋敗

其週圍之氣大動乃惟以為風耶即依性理正論先曰風本質乃地所發乾熱之氣有多端一試春秋時多風何也是時空際多聚乾熱之氣二晚晨時多風何也日出而升必攝多氣三雪化時多風何也雪內多有乾氣是氣將分別于冷濕故生風四空際忽見火色知後必有風何也火者乾熱之氣所致也五風愈大而物愈燥何也風之元質乾熱故也由是知空際之氣雖動時或生風亦能如風之清涼入物然其實與風不同則風之實際格致卷下

三

元質多屬乾氣而乾氣或亦有濕氣泰之故春時之風與海上之風多致物朽可以為驗次曰乾熱氣騰上至于中域為冷寒氣所扼既不得上而性輕又不得下則必致橫飛也又其飛之速遲強弱由于氣之衆寡清濁及其上冲之力與勢也蓋氣之中上者疾急一值阻扼其退飛亦必迅速由是可知風飛時其前後左右之氣無不動而隨之者是以氣動為風者亦必有故也

次曰正風惟有四即四方所發東西南北是也正東正西乃赤道下二分時日所出入之方則正東西二風必由是方而發南北二氣之理亦然若諸他風謂之旁風其要有四其小者至有二十四蓋平分地半圈為八方又再分為三十二為十六又再分其數之實航海者明士屢驗而無不然

次曰風之情勢必隨其氣之元質氣之元質或乾或濕或熱或冷則其所生之風亦然又因所經之地而風必空際格致卷下

示

滯其勢如北風西風多經雪山乾地故寒且乾南風東風多從海出又經赤道下之熱地故熱且濕也又因各地以沾其美惡清濁之染能轉染人物也又風消長之規不一日出時望發風因日照暖氣而使之動若兄有風而日漸化其氣又能致風息又日落時風有能息者氣已失日照故弱又因無日晡化其氣乘旺故發提之時地熱冷之異勢致風有大小發息之不同也又說諸風之情在各方不同吾段選巴諸國以北風為尚以南

風為虐利末亞諸國反是他方亦然而其所以然者皆不出上所陳數端矣暴風約有三一曰迅風乾熱氣橫積于空或遇冷雲迷團如在垓中不某久逼乃自奮力撞雲爆出而下無法橫肆與雷畧相似因而凡所遭樹木房樓舟航必致毀敗矣西來航海者北至赤道下見一黑雲必收其帆以備不虞蓋是地多有迅風之害也且此風肆吹之時併帶冱熱大雨一濕人衣服必朽腐之且多生蟲矣二曰旋風若上所論乾熱之氣入數雪空際格致卷下

三七

內復各爆出適相撞擊因各所向之地互相推逐以成旋輪譬之川水其急流時忽值山石阻遏無由可出即回而成旋窩也又譬之諸風凡從廣濶之地歸入隘巷而無路可出必回旋矣是風在平地值物多起在海中值舟多沉三曰疾風其氣或在雲內或出雲時忽着點燃橫飛而下乃凡所遭人物必致焚然而毀敗矣或在海上必使其水忽泛濫正如鼎沸象也

次曰宇內各方既有定時定限之風每日以幾何時為

限或隔幾何日為候或連數日數月而為候或夏多而
冬寡或冬多而夏寡其所以然雖不一摠由海地與日
照之近遠異勢也久吹之風必有根源海地發氣之所
積也根源處廣窄不等則氣之積亦不等但積已成即
風不得不出而行其積已盡則又不得不息也以瘧疾
可驗此理試觀人失內和則有定時以發寒熱經數日
經數月曾無改異者何也和氣之積必有定數滿瘧發
積散已盡而疾必退矣其或邪氣復生而積復滿乃疾

空際格致卷下

二八

亦復發如前矣

水屬物象

水屬物象約有十曰雲曰雨曰霧曰雪曰雹曰冰曰霰
曰霜曰露曰露若他類者無不歸此十門矣

雨雲

雲乃濕氣之聚且結者也地水之氣被日曝暖中至空
際中域一遇中域之寒即氣所帶之熱而反元冷之情
因漸凝聚凝結成雲則或薄而稀或厚而密者又由于

氣之乾濕清濁相勝之異勢也薄稀者輕浮易為風所
撥散難以成雨是為枯瘠無益之雲若厚密者多含潤
澤故易化雨而益物則雨無他乃施雨之雲耳雲有二
種一細而淡一則驗雲質之薄一大而易過則驗寒氣
逼雲之急又雨水之異味異色多由氣之原染之地勢
蓋地或紅或白故其所發之氣一而施雨或紅如血或
白如乳而實非真血與真乳也真血與乳非得活物必
無由生乃雨中一時或帶出虫魚等物或得生物之諸

空際格致卷下

式九

所以然故生于空際與在地水中生無異或被旋風從
地水之中取携而置之他方便併雨而降亦未可知矣

風雨預兆

預驗風雨之端甚繁此舉其要

一太陽晚落及早出時俱清潔天必將晴早出時見大
于常又稍帶青色皆驗有雨未出而其旁雲紅已出而
其色又紅即驗紅雲之間或白或黑之襟是為主雨雲
從西而東即致天晴雲橫而不行主風一後主雨太陽

出時為雲所圍雲愈密將至之風愈大圍雲始開其方
必有風圍雲一時冰化必將晴矣一太陰出時明亮清
潔則晴若紅主風黑主雨初四五月月角銳驗兩角直
驗風又其向北之角尖銳又驗北風其對角銳亦驗南
風若月于初四日有紅圍必將風雨月望時大半清潔
主後連晴若紅主風黑主雨圍圍始開必主其方有風
圍圍或重者又主暴風將至而圍愈多愈黑將至之風
愈大月初出之上角畧黑其消退之時必有多雨下角
雲陰格致卷下

三十一

黑即于望日前必致有雨中休黑即于其望日必有雨
月望有圍半清潔者即從清之方主風月于初四日
不見但有西風一月有雨于十六日見紅如炎必致暴
風。

一星辰于空中所見之流星亦可以預驗風雨凡星先
昏後必有風雨星有圍圍從南而始開亦得有雨若從
他面始開即從其方有風倘圍不開而一齊消滅天必
將晴若流星四方飛必有四面之風亂發若止一方星

流即從其方將發風矣

一雲坐山頭主雨雲潤而白主雹坐谷下驗晴

一火災時或見青白或聞響鳴必大風雨燈燭發炮主
雨其焰斜飛主風火匿于灰或發星或灰白疑結或灰
燃大亮皆為雨其山林風靜時或有鳴響必主來風之
大空際飛毛海中浮沫亦主有大風之兆

一生物亦有指于未來者海靜時若魚見躍主風海動
而見噴水者反主晴水雞異常鳴者驗雨海鳥入林皆

雲陰格致卷下

三十一

主風雨鵲雁噪而高飛蝙蝠雨中多鳴者主晴烏鴉多
鳴而揭翼久者即風不久即雨烏鴉以地上之禽或向
水鳴或以水潑濕其羽者皆主雨燕切水而飛鵲連朝
飛而啖雲牛向天如嗅而遂欲其毛蟻急而匿其垣
燧出于土蟻噪人加振而驅之不去者是皆風雨之兆
也

或問曰禽獸至蠢無靈猶能預覺風雨之變乃人至靈
反不能知之何也曰禽獸因不靈故主專五司之事其

覺天氣之變為更切故預防之以預若人多參以他慮他務難或有所惑亦不自覺雖然觀察禽獸之業可以悟學而自勉也

霧

濕氣自水中發生冲上空際結雲：化施雨而歸于元水此公論也第雲內之濕氣或濁清不等則清者仍化水成雨其濁者不能化水乃落而成霧譬之飲食之清者化而養人體若濁者既不足化血致養必棄之為渣

空際格致卷下

雪

澤也霧有二種一稀者日照易散而為晴一密者難容日光亦難于消化矣此密者又有二種一附地面不能騰高此特竟容日照漸化而散因為將晴之驗一難容而竟冲入中域與所值濕氣合結而終至施雨也

雪

潤雲正在中域或為本域之冷寒所迫不能化水乃結成雪是雪非他乃雲之結凍耳此雪較施雨之雲更乾為中域冷氣逼去其濕是雪較雨亦為更乾故不如雨

之速淡而如絮花之散落矣若其色之白一則由于氣之清正如水之沫其色白因水被動擊時其氣之清者遂分別于濁者而外顯也一則由于氣冷試觀寒地之人多白于暖地之人若雪愈稀者愈白曰近元氣易受外光愈密者反是以故施雪之雲多而畧可透光若雲之黑者多無雪也雖然或見別色因其久于地其氣之清者必穢而染因失其潔白也雪落時必冬與初春因彼時日遠而天寒耳雪之多處高山頂一因近于上冷

空際格致卷下

雪

域一因遠于下之暖域又為四風所恒鼓也雪久于地上多蓋百穀蓋以所懷肥濃之土氣壅料百穀之根又以所帶潤澤之水氣漸源之故多雪之年占其為豐又不止此且能透大山之脉內結生水晶等寶物此另有本論以析其詳

電

天甚亢炎時自地招攝乾氣于空際被中域之冷結雲雲化施雨：落時又被水汽氣遶圍逼迫使雨內之冷

氣更加甚至凝凍而成冰雹也然天寒時空中之冷乾氣亦足致雨凝凍而成雹若問雨凝結之難易曰凡水其熱氣者其凝結更易于無熱氣者試置熱水于露天中其致冷凍更速于不熱者其所以然因水受熱氣內必清薄則冷之氣易入而攻服之若水之厚密者能久敵外冷而難服難結凍矣又如冰雹凝結之處非獨中域即下域亦有之又非止于冬月即夏月更多蓋夏之下域愈熱亦愈緊迫乎冷氣使結水矣試觀冰雹之內

實際格致卷下

雷

多見草莽足驗雨水以近乎地取所植之下物而同凝結也若冰雹之凝結則無定時但氣得其冷與熱相積之宜即可結矣試觀春月下域之氣甚為緩和而是時屢見冰雹雖然夏秋二季冰雹更密更大即雨亦然因下域之氣更熱乾耳又晝多于夜又化速于雪者亦是故耳若論冰雹之體亦無定形止隨外氣攻逼與水体水冷之勢而結但其形圓且微者其結之處必高蓋雹初結必大有角由高落下漸消磨其角遂成圓體而微

小矣若多角且厚者其結之處必低因所成為元形也緣水氣無定數其冰雹之巨細亦無定度也

水

冰乃水之結凍者也其水必多帶土氣又遇寒氣之嚴蓋不寒則無能結之勢而無帶土之乾氣寒雖嚴亦無可結之質也否則水既係四元行中之甚冷宜恒結凍而不流矣矧水之本濕者自不能凝結故必積土之乾氣以為凝結之質試觀冰化之時必多遺塵垢冰雹與

實際格致卷下

雷

雪之結凍者亦然不必復論或問海水凍否古者多以海水不凍因其多含熱氣然人航海者近南北極下每見海水止而不能通則海雖含熱氣之多猶不能爭敵外氣之甚寒以免結凍

露霜

露霜之質体乃濕氣之微薄者也日照土水恒攝其濕氣或承所攝之力大即升高結而為中域之象或所承之力大則冲注下域及日落後必失其勢力又以被夜

氣之冷即反本性而墜落也外冷不大則成露如春夏時冷大即結霜如秋冬是也又惟氣靜時露霜始結如遇風與陰晦則氣散而不能矣譬之水注停者易凍流動者難凝露霜多于谷低而寡于高嶺者一由濕氣多由于谷低之濕處一因高地為風所擊而散濕氣也露霜得于時無不益于草卉百穀者蓋露之所以帶濕氣潤澤而滋育者如旱時之乾雨霜以所之冷氣抑遏熱氣于地脈之內使養育百穀之根而不至出散矣倘

空際格致卷下

栗

違其時其害不淺也凡露見日照而不速化者必至花葉朽蠹又露之黏濁者一坐草上非害其草必害食草之畜若霜之害損尤大焉春初花木之萌芽一值霜降必焦萎何也霜以乾冷氣先滅物內之熱次擠取物內之濕氣終至物乾而焦萎也然物或止萎其外葉或萎其枝或且萎其深根皆由于霜之薄厚乾濕與凝結之異勢也

露

世以蜜為蜂所釀成而無他故謬矣蓋蜂取蜜于花草而二三日遂充實其窠若是蜂漸釀成之胡能若是速耶又秋月人取其蜜而蜂不復釀何也蓋是月雖有花草而氣無蜜飴也故蜂雖飢不復出尋而採之也否則甚有飢而死者矣何不復釀以自育也似古名士之論乃地水之氣所脩具者蓋濕氣之清者在空際東帶地氣之微清與之交受天之和之質結為甘露此露于晨前降之必沾于樹葉花草之上蜂擇聚之以釀為蜜也且

空際格致卷下

栗

非特樹葉人于此時向露天中或行或寐試其鬚髮亦沾飴澤故古者蜜以天之露澤而結以蜂之拮据而成至盛蜜之窠與蠟皆草卉津液係窠中之粗分也大聚蜜味多飴且益物或亦有苦且毒者曰露落于苦毒草上而染蜂所取之蜜也由是驗甘蜜非蜂所自造成矣甘蜜有二種蜂所擇而釀即黃色者是若色之白者係自成而沾于花草山石者畧厚而飴因其露帶土氣多而水氣少而水氣更受外物蒸蕪遂自凝結為厚蜜也

此蜜可治多藥之品有大功小西土多有之

海之源派

昔人或擬海水為大地之汗蓋地多含濕氣被日蒸之而生津液正與人身之汗無二而是汗歸注一處所謂海洋以故海水鹵苦不如他水甘飴也此說皆理不屑深辨則依上論天地造成之初水淹地面造物移動之為山為壑命水聚歸四方深淵中露乾土外遂成海是則海成之源也諸聖賢按據經典恒古宗之無疑海洋空際格致卷下

兼

區分多派一謂滄海以四方其闊狹深淺不等且又從所流方而取名如大西洋大東洋小東洋等類二謂地中海次于大海即從大海分入地內而剖歐邏巴與利未亞諸國者也三謂紅海此又有二一在西一在東其紅所以然之說古今不同或云受日暈故或云海底紅沙映射水色故或云海非紅特其地之古王借紅為號或云是海之濱有泉凡羊飲之必變其毛為紅色因以名海然是諸說皆無實惟近世西人航是海者就視則

見紅汲出則見清究其故竟知海底多產珊瑚因致有紅色寔非紅也四謂墨生于海且伯耳西亞海是也五謂北高海其水甚浩蕩四面各有山岸不見聯通大海故未明其為淵為海惟因其鹹疑有所通大海之陰路其週則有十二日之程此天下五名海之畧也

海水之動

海水自然之動止有其一即下動也凡水動為強即非自然可知矣其強動甚多一曰水風所發風既不一動空際格致卷下

兼

亦如之二曰自東而西凡從歐邏巴航海西向而行則順而速東向而行則逆而遲此動非特大海又于地中海可見其所以然從宗動天生焉蓋宗動天之健力非惟帶運下重諸天又以其大德惜運動于海水也三曰自北而南凡航海者從北向南必順而速從南向北必逆而遲其所以然者北地視南更峻崇故水流于低者也又云北地多含大江此乃入海必使其溫而流于南之低也然此動在滄海尚微而地中海之中更大于墨

阿納湖及于大海矣四曰自南而東：而西之旋動此動惟見于地中海即所謂上海是也。是動之所以然惟由于宗動天自東而西緣其海為四面之地所挾故旋轉未能悉從宗動天自東而西之動矣五曰潮之動大滄西東南北無不發潮但進退遲速各方有異即欲究其所以然

海之潮汐

潮汐各方不同地中海迤北迤西或悉無之或微而難

空際格致卷下

一

辨迤南迤東則有而大：滄海中大都隨處可見第大小遲速長短各處又不同近岸見大離岸遠速潮愈微矣其長退之度或每以二候或長以四候退以二候或反之而長以二候退以四候或其長極速即馳騎猶難猝脫則一候忽淹覆四百餘里而又一候忽歸本所又始起長亦不同大槩每一日遲一候月望後更大月朔後更小此則海潮不同之大畧也至究潮之所以然古今之論不一或曰江河入海者衆致使潮長此說非也

江河常相連入海無有止期則潮亦宜連長而無退限矣或曰日輪旋時相聚多氣而生潮亦非也夫潮長退之異勢與日旋轉之勢蓋日行之道惟一何能使潮每日遲起一候而時：變易乎或曰潮由海濱之高卑不齊亦非也海濱恒古不移而潮日日有異或曰海內多生氣含而不發必發為潮氣息而潮退矣譬人感疾以一定之時寒退或日日如是或隔日或隔數日亦復如是惟為和氣之結聚遲速使然耳又譬之風焉氣之聚

空際格致卷下

一

或多或寡或速或遲而風因之發息大小必有定規定時也此說近是惟不言其氣發之所以多寡遲速之然故尚有說云海潮由隨宗動天之氣運而感以日月光耀統攝之也古今多宗之其正發有多端一曰潮長與退之異勢多隨月顯隱盈虛之勢蓋月之帶運一晝夜一周天其週可分四份自東方至于午自午至于西自西至于復自子至東一晝夜縣分二次卯長午消酉長子消居隨處隨時畧有不同是不足為論別有所以然也

二曰月與日相會相對有近遠之異勢亦使潮之勢亦殊假如望時月盈即潮大月漸虧而潮漸小三曰潮之發長每日遲四刻必由于月每日多用四刻以成一週而返原所蓋月之本動從西而東一日約行十三度從宗動天之帶動自東而西必欲一日零四刻方可以補其所運行之路而全一週也四曰冬時之月多強于夏時故冬潮暴烈于夏潮五曰凡物屬陰者稟以月為主則海潮既由于濕氣之甚無不聽月所主持矣即月所

空際格致卷下

三

以主持海潮者非惟光也蓋朔會時月之下面無光與吾對足之地亦無光海當是時猶然發潮不息則知月尚有他能力所謂隱德者乃可通達而成功矣是月以所借之光或所具之德致使潮長也如磁石撒針琥珀拾芥然或生多氣于海內使其發潮也如大使湯水沸溢然

或問曰月既主乎潮則江河何不發潮乎曰作者以德成功必欲相應相稱之質非得其實未能成功磁石懸

針不懸金琥珀拾芥不拾鐵以是故也月之德足發海潮江河水之質不足以應月况同一海水有潮有不潮更自有別故乎

或又曰江河入海者遇潮長或退或不退何也曰其江流之或急或慢與其潮長之速遲相為勝負是以有退有不退也

或曰各方之潮不同何故海濱之地有崇卑直曲勢海底海內之洞有多寡大小故也况月之照海各方不同

空際格致卷下

三

則其成功亦不能同如日有德隨處可招氣以致雲雨乃一方之地甚乾不足應日之德以發濕氣因而他方有雨此方獨無也由是可知月之德雖足發潮惟各方各海之勢不同故潮之勢亦不同或問井泉亦有發潮者但與海潮不同何故曰夫井泉之潮由近海之潮決無疑矣惟海所以通泉井之隱渠或寬而直或窄而曲故難通及而遲彼此之潮安能齊乎或問潮汐之為者曰一則以免腐朽之患蓋水久住必朽一則以清外

聚之垢蓋地上正惡之積由江河而歸于海乃潮長復發吐之也一則以輔就漂渡之事蓋潮長則從海易就岸退則從岸易入海觀此知海潮之益不淺矣造物主豈無意乎

江河

古或疑雨水聚于地內之空洞巡流而為江河泉川矣驗之雨多之地必多發江河而旱地不然冬時江河滿溢夏時皆枯何也冬時雨密夏時雨稀故也此說非也

空際格致卷下

四

雨水雖大且久而通透地內必不全一丈之深蓋地面甚乾沁入既足必辭其餘而引歸江河也如是則何能通達于地內之空洞以作江河之源乎又觀高山惟疊石耳初無土以受雨水乃恒發為泉永溪何哉又觀旱地之內深數十丈而有泉恒湧不息者何哉由是可知雨水僅足充溪澗行潦萬不足供發諸泉及諸江河也若上所言冬時江河之甚及旱地之無江河者後有正解則依後性理之師又有兩說或曰日月星宿照射

多生濕氣于地內其濁重且冷者力弱不能出頂之外即內變水而為流泉：又生江河是也

或曰江河無不從海而出蓋海或顯色地外或從隱渠入內其脈無不相通因而發泉及諸江河也此二說各有所取吾舉數端以詳其原焉

曰地內多藏精水常見鑿鑛者多遇池漬及速流之澗又隨處掘井者或淺或深無不得水之源又觀乾地屢開竅發水而或成湖澱或淹房屋人物也曰知地中非

空際格致卷下

五

涵大積之水定無是事也

又曰造物者初收水于深淵時遺多分于地內又隨處開闢匿空隱渠以徧運潤澤之恩正如人體內多條脈絡筋骨以運血氣之潤澤也蓋地原本至乾非得水之潤自難凝結又不能養有草木金石之類濟救人物之用曰知天地造成之初而地即多發泉川江河以脩後用聖經注天主于造物之始所置異景之圖以置生人者即云是景初有大川從斯川引為天下之大江分流

于四方矣若四大江及諸地方之河無不源于內地之積水而分流也

又曰江河溪泉多由于海水證以四端一曰天下江川日入海而不溢者必有他出若無出而不溢極難解矣是以聖經嘗云江河皆入于海而海不泛由河江返歸其源必欲復流是也二曰江河之洪大者非源于海更無此大源矣蓋地內從氣所變之水萬不足供大江之長流也三曰從古嘗有江河泉川新出其味如海之

空際格致卷下

四

鹹其魚亦如海內之形則江河非出于海而何四曰凡近海之地必多泉川愈遠于海者其川亦愈寡矣又曰江河雖多從海而出但泉川亦有從氣變生者蓋地中所藏多氣既不能出外又被圍山之冷攻之因漸變淡而滴流致成泉溪之水原試視最高之山大都有水泉甚乾甚冽然海水或相去甚遠其地或甚低其水又濁且鹹又何能至甘冽乎又觀人屋近于山麓開其戶牖必多濕而發水何也其內藏之氣易變水也矧山

穴之內乎又入山中諸洞等傍多滴水成水者乃溪澗之水源協矣

或問有方夏時江河豐盛冬時枯乾有方反是何也曰夏時日招多氣故山內水亦多山外雲亦多以致多雨乃泉川得不涸即若冬時甚寒或地甚乾日力又弱而氣在內外上不足結雲下不足變水泉川得不涸耶若他方之勢反是若他方之勢反是則春夏之水盛而秋冬微甚不足怪况由內所變之水雖豐將出地外時

空際格致卷下

四

適值地面最乾者必為所消以致江河淺微由是又知夏時泉川之水者因天甚亢炎地甚燥乾乃日所招之氣又甚寡且清最易消化而不足結雲變水也或又曰海旱地崇水可能逆本性上流于地乎曰海水所由之匿空隱渠必曲非直乃水曰潮長時強入其內不能復退惟有漸進勢不得不上湧矣况星辰之隱德必招攝海水以滋萬物而土為極乾又招水以自慰其渴因際外物之須則水之上流也觀其私性為逆觀眾物之公

則不為逆也正如凡遇空時水土必上大气必下而是上下之動者論各元行之性為逆論衆物之性不逆是也

或又曰海水皆鹹衆川水皆甘則衆川必非由海而生曰海水在本所為鹹至運流內地漸失其鹹而為甘矣試觀岸上掘井其愈遠于海者其水愈甘因其經歷多砂石故

或曰山谷有源之河川及雨澤之水皆歸于海而海未

空際格致卷下

四

嘗溢泛何也曰海水非特流通于地之脈絡且恒被太陽招吸其清者以結雲蒸雨况夫天下之江河在滄海中不啻如滴而已

水之臭味

水為元行其情陰濕本純而無雜既純則宜無他臭味矣且味與臭從熱冷乾濕四元情之雜而生乃水之甘苦淡鹹或臭惡或蒸熱由何生乎古今之論甚多吾姑舉其要而寔者數端以詳之

一曰海水之鹹非以漸致從收淵之始即已得之矣其証曰造物聚含海水一以通四方之交一以濟人物之須故始初即使之鹹也試觀一夫其水不能存活又觀海水日鹹故厚且濁乃易任受巨舟之重又遇寒難凍即恒可航渡而不急又使海水非鹹則太陽射以亢炎必至朽爛又海內玉貝海外鹽鹵何由備以致用乎

空際格致卷下

四

二曰海水之鹹多由于乾濕二氣之滲証曰凡滋味必從二氣之雜乃乾而甚燥必生鹹如灰溺汁等是也則海是既含多氣一或風從外至或日從內生故其水不能不鹹也故試用海水灌物若溫和乾燥較之他水為濁其沾濡如油何也其含土之乾氣故也又試觀海水或流沙內或被大蒸必乾何也失土氣之大分故也又試取浮薄空器塞口沉于海中其內所浸入之水必甘因水從微空入少帶土氣故也又從海氣聚結之雨必甘何也氣上時其土之濁多墜失故也觀此多端海水之鹹從土極乾焦之氣而生也明矣雖然太陽之亢炎

亦能至鹹驗之海面之水鹹甚于海底者近受日暈之射而底之水日光不及故也又試之夏月海水多鹹于冬月蓋日軌甚迫之所使然矣

三曰諸水臭味與熱情其故非一或由其所經歷之土石金木等物之勢也蓋地內多藏火原五金硫黃硝礬鹽等類乃水忽流其中得不染其臭味耶或水滲于鄰旁之沙土或受外至之垢穢或襍于地內所生之燥氣故又不能不借其異味異臭也

空際格致卷下

五

四曰非特海水鹹若即河泊泉井江河亦有然者觀各方足驗而其所以然則不外于上論之已析

或曰江河等水既從外受土之濁氣又為太陽所射照何不皆鹹如海水乎曰江河之鹹者必有他故如上論已詳言之矣若其不鹹者因其未沾外物之染而仍存本性之純耳雖不能清純如元質而所受土氣之襍與太陽之照較之海水為甚微矣故終不能使鹹如海水也况造物者原使其應人物之日用乎

溫泉

溫泉有二故一由地內所藏之熱氣一由火及諸濕大之料試觀熱乾氣滲于海便能熱及江河之水冬月井水溫暖者曰熱氣為外冷所攻伏藏地下因而暖所值之水也又觀凡地發溫泉者亦每噴烟硫等滋火之料即足証溫泉之熱由于內火又知其料窮盡溫泉亦復寒冷而失其療病之德則古者所謂風入地內逼迫生熱曰致溫泉或曰先生熱于地內而生溫泉者謬矣蓋

空際格致卷下

五

風得泉所由出之路必隨出而散水何能久存其溫熱乎又風為體之浮薄者何能大熱以熱冷水使永久滾沸耶若日光所生溫熱必不能深通地以生火與諸溫泉也上論已辨之明矣

二曰溫泉多有孟子療疾蓋浴其中者可以止顫如油者能泄邪也如硫黃者能開筋或導淋也約畧中寒之疾雖深且久者溫泉必可以療之

三曰諸泉性情有甚奇者各方不一有舊泉竭新泉生

者近林之卉木漸攝土滋乃淺者竭盡深者發出也又各泉所從經之地而為味從鉄則甘從硝則苦從鹵則鹹從土汁之者且甘則醴有醴燈油者有燃燭而入則滅燭而入復燃者有晨溫午寒日所熱夜半沸者或外見沸而中體寔冷或沸而不溫又復潛沉或時長或退又沸冲巨石或一羽不負如所謂弱水或吞諸物或負大重而不沉或一日之間涸十二次或二十次或隔數日吐所積之濁及諸朽物是皆各地及各氣之異勢

空際格致卷下

五

所至也有寒泉溫泉、寒者氣或改其脉或失其質也有能狂人醉人愚人使人忘使人如清人音美人顏使人厭酒又有變改人物之色或毛髮之黑者改白者改黑改紅或使馬飲如烈或使北馬生黑乳以育人或所承受之木與加石皮或每日三次酸苦三次復淡一夜復然或吐能燃之泥而凡沾之者皆可燃是土性及氣之殊也至論甚美且益者大抵以清為良清同者以淡、同者以輕、同者以易熱易涼純而無雜故

也

土屬物象

地內土水二氣所結物象亦繁茲惟舉其要且奇者

地震

古論甚繁或意地含生氣自為震動或意地體猶舟浮水中遇風波即動或云地體亦屬老朽乃朽壞者裂分全體而墜于內空之地當墜落時無不搖動全體而致聲響者又有云地內有蛟龍或鯢魚轉身而致震也此

空際格致卷下

五

皆無稽不足深辨惟依正論畧陳數端及其性情如左一曰地震者地內所含熱氣所致也蓋地外有太陽恒照則有多火恒燃則所生熱氣漸多而射注于其空窟中是氣時積時重不容含注勢欲強出而猝不得路則或進或退旋轉狂勃肆力破固而裂出故致震動且有聲响也正如火藥藏棧舍下火一燃冲突裂奮必致破裂四圍且值諸阻礙而發火响也或疑氣似不能動地須知氣之甚大試觀夫風初亦莫非微氣所發猶足走

石板樹預屋覆每至氣被圍鬱時奮力倍常其震搖地體何足異哉欲詳証其然先立三端一震之時率在春秋之月因此二時氣最易生二震之所凡土理疎燥又空虛之地以其容易多氣故三震之或先或後久屬尤早并有多風肆暴提之震之所以然惟氣之甚耳其甚之故亦有三一曰凡地內空洞氣既充盈而又有新氣增加難可並容即迫擠鬱勃奮力求出終至震盪二曰凡地被寒氣圍迫必自放縮乃致其內所含熱氣自為

空際格致卷下

嘉

躲避遂乳冲其地三曰地內所藏熱氣一被外之冷氣圍之必退而約屈約屈愈極其力愈長而質愈稀清愈稀清亦愈欲舒放而得廣所以飄動觸震地體也然地震非特由于氣又由于地內所生之火或自外入地之風為益大氣風三者之力勢皆等凡在地內迫鬱而尋出路未免撓動其地大槩三所以然或得其一或二三相併俱能致震乃其常也間亦有地體損壞破裂或山隅崩損搖動旁側之地正如房堂損毀時其諸隣宅無

不震動是也

又曰地氣之情勢及其多寡不等則其所致之震亦不等約其要有三一曰搖：者或左右而搖動也二曰躍躍者或上或下而震動也後賢更詳說六種一曰搖即或左或右二曰反即翻覆地體使下者上而上者下三曰裂折裂成罅四曰鎖開鎖小孔五曰戰掉條離本位倏而反歸六曰荒棄則棄本所而他適

又曰發震之勢其疎密巨微各地亦有不同屬二極之

空際格致卷下

至

下者稀震因其地甚寒所生之熱氣甚寡近赤道之下亦少震因其地甚熱又太陽近而易消散諸致震之氣也地多虛空者足容多氣故易而山之處內多洞穴者猶更密震矣若地有空竅向天可噴散所蘊之氣則終不致震矣又海中之島亦多震因外國之海水與內所含之硝硫多致生熱氣熱氣既盛必發震也若地多泥沙因無空穴以藏氣或雖有空穴而氣之出無窒阻故罕震矣

又曰地震之廣狹雖無定數際不遠于數千里之外也
因合氣之空窟既如是之廣曰致震之氣無如是之衆
且強也若史氏誌古大地道發震者非一大氣動一大
地也乃各處各氣各動曰其相近相引惟一震之聯耳
又曰凡聲响由于二形體之相觸擊者也則氣之冲突
地體必致聲响矣但氣始流于地內其聲猶微而破圍
而出之聲更大又响聲亦不等因其氣發有多寡所由
出之處又有廣狹乾濕曲直之不齊等出于廣潤者其

空際格致卷下

五

聲轟洪出于狹窄者其聲微細出于乾堅者其聲厲嘶
出于濕軟者其聲嘔啞出于直順者其聲清亮出于曲
逆者其聲鏗鏘或其氣僅足鳴响而不足震動則其氣

舒發也

又曰震之久暫首係氣勢凡氣之厚且多者緩消薄與
寡者速散次係地勢凡地之疎軟者易開密且硬者難
出因其久為冲奮或連或斷而復續竟致久動矣其寔
一動非能久也

又曰地震之預兆有六一曰井水無故而涸且臭蓋氣
強出時噴土及土內雜物以致井水濁臭也二曰井泉
沸滾蓋下氣上冲曰致水湧沸三曰海水無風自漲其

空際格致卷下

五

故與上二者同此三者以氣之發而知之也四曰空中
非其時而清瑩氤氲之氣伏退于地內必致其震故也
五曰晝間或日隕後天氣清朗有雲其細如絨而甚長
蓋細雲久存不散足驗空中絕無微風曰知諸氣盡伏
藏于地下故易至震也六月夏月忽有異常之寒蓋前
暑所生之熱氣為避水寒之攻必退于地內而其力自
常曰易至震動此三者以氣之退而知之也然此六者
難據寔理而未可決定不差倘倏值他所以然阻之終

未必盡然耳

又曰震之功効多為警人一曰造物者見人忘已忘本則欲人提醒而自為改圖二曰或反覆一地使上者下下者上或左者移右者移左也是乃多由于地內之旋風矣三曰或二氣相敵而起二震以故或見二山相迎相拒即敗中間所有之房屋也四曰地震時或裂口而吞一城邑而口旋復合也五曰或氣不裂破地惟墳起高出如山而終不復下若地中新山海中新洲新島

空際格致卷下

五九

六曰海底豁開巨穴吞吸海水及其海島七曰暴氣從紅海之底猛發上冲激起其水高如大山致大泛而淹人物也若在江河中其水或散注兩旁而顯露其底或退于原也八曰震後多發新泉新溪又溫泉水反變冷而冷者反變溫因震之時或開其新脉或塞其舊竅竟致其內水或乳其脉絡或改其性情也九曰震後或有大河大焰噴出因地內燥象甚迫既迫則熱則易于點燃燬火而出焉是故火出之時多帶硫磺黑砂之類

皆乃熱氣被鬱所生者也十曰震而裂之時聚有惡氣發出而染空際之氣以致瘟疫之病也則震後空際多霾多蒙者惟由于氣發極為濃濁累日不能清澄矣如上提屬天變非為警戒世人何故如是

地內火

宇內多火山火井因知地中恒多有火乘地開裂時而發第未明其生存之所以然古或云太陽照地生多熱氣于地內以致燃火也然謬矣太陽之暈及暈所生之

空際格致卷下

五九

熱未能通于地脉之深遠試觀硫磺等引火之藥于太陽之下必不能燃乃地內深遠處胡能為太陽之暈所點燃耶稽先正之論首曰地內之火皆由于氣之焚燃而生氣在地竅或被水冷圍攻深自約縮約縮之極乃奮力求出與地震之氣同其動之時必極熱能燃凡值引大物料亦即焚之也但其焚燃或在地竅之內而不外顯或出而發燃或燃而又帶噴灰沙硫磺等物或晝夜焚燃不斷或止夜中顯着或久暫大小併長消伸屈

之次俱不一律次曰地內養火之質約有三種硫黃膏
油鹹鹵若硫黃有人造者天生者人造者不具論天成
者外如灰色內如黃泥而淡其體濃肥其味苦鹹其氣
臭毒其性燥熱故近火則易為養育也若膏油鹹鹵亦
為肥濃之質乾熱之性其色如油之凝結以故能從速
引火而且耐久燃此三種亦為熱氣所生如五金之類
則知地中之火但須三種為資藉蓋火山吐火時并吐
硫黃等物火井亦然

呂氏各文卷下

五

空際格致二卷

直隸總督
孫進本

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水土為四大元
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為非一志因作此書
以暢其說然其窺測天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
然之氣而欲以強詞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
已矣